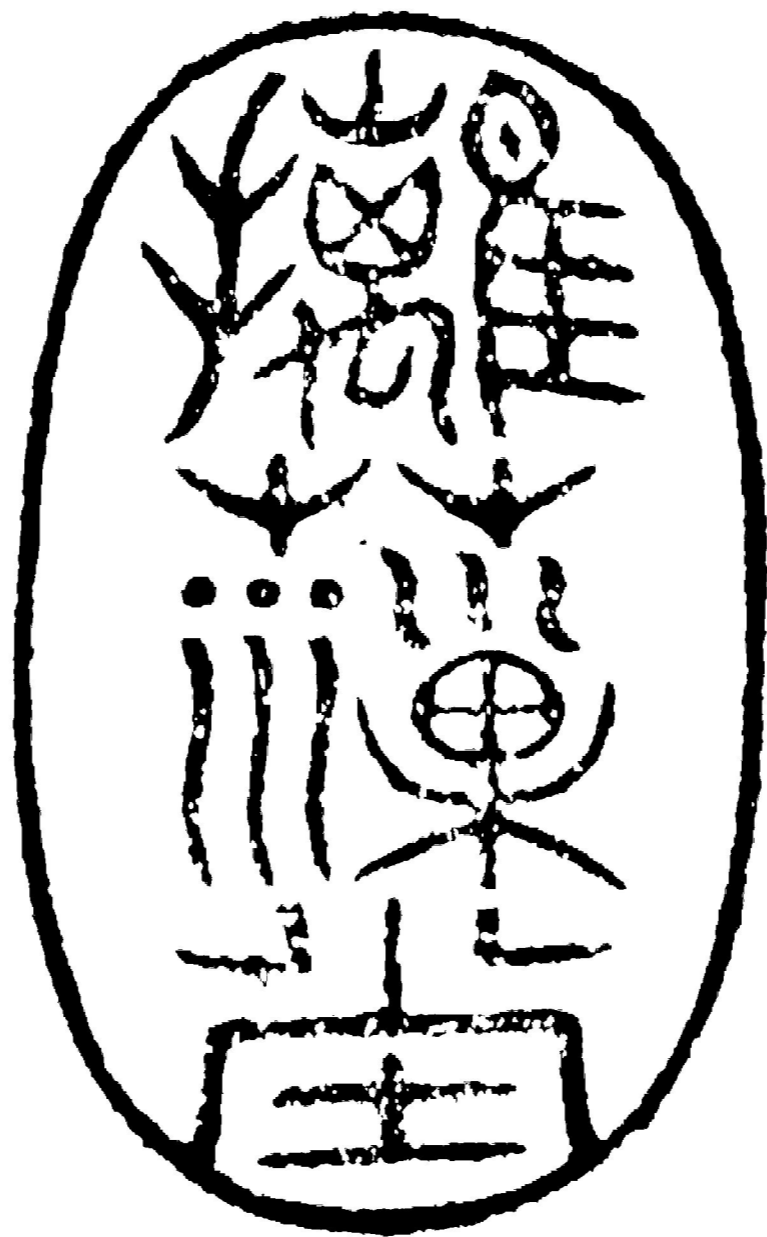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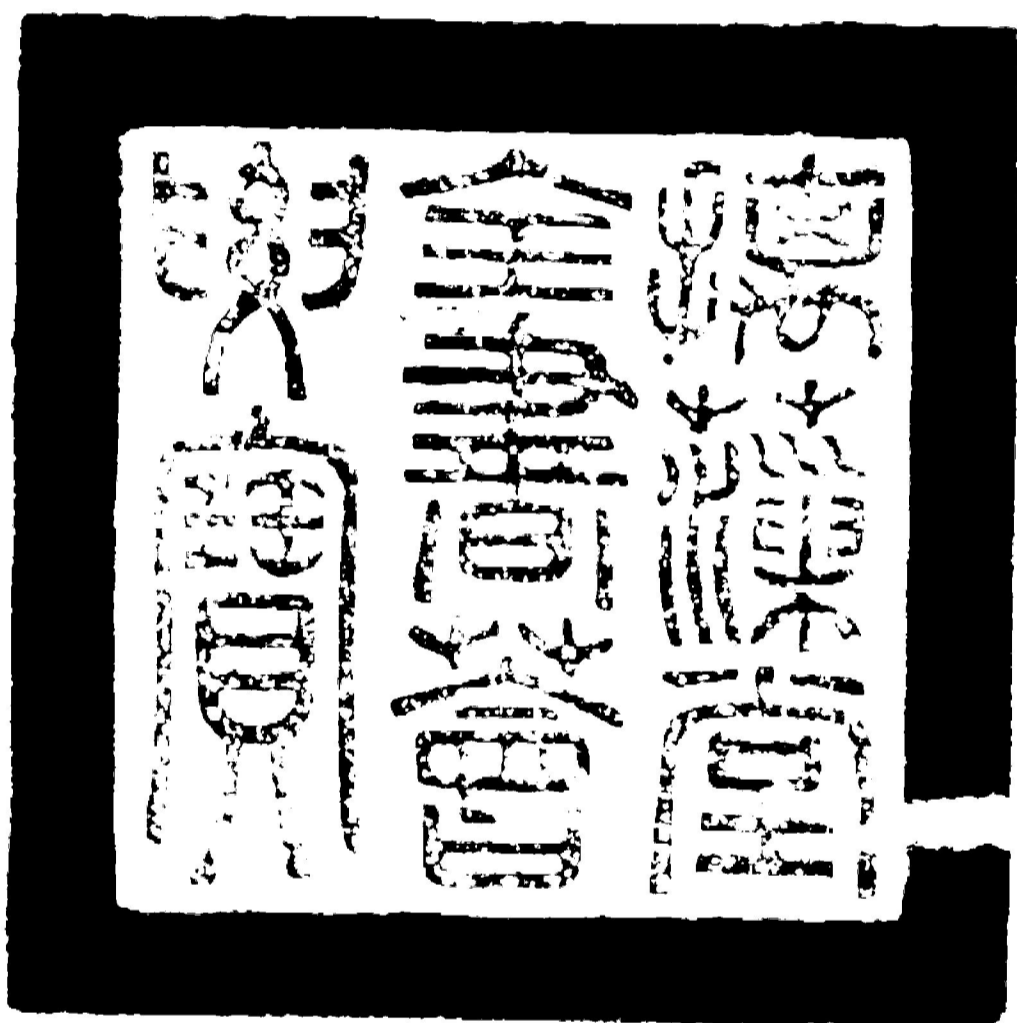
世界書局印行

景印
摘藻堂

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第八冊
第四年
類編





本册目次

書名及撰人

卷次

頁次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二十七卷 明成化中史臣纂輯 清
聖祖仁皇帝加批頒行

卷一至卷十二

一七〇—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目錄 卷一

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

命皇子及軍機大臣訂正續資治通鑑綱目諭

朕披閱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內周禮發明張時泰廣義於遼金

元事多有議論偏謬及肆行詆毀者通鑑一書關係

前代治亂興衰之迹至綱目祖述麟經筆削惟嚴為

萬世公道所在不可稍涉偏私試問孔子春秋內有

一語如發明廣義之肆口謾罵所云予尚命儒臣編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上諭

纂通鑑輯覽其中書法體例有關大一統之義者均

經朕親加訂正頒示天下如內中國而外夷狄此作

史之常例顧以中國之人載中國之事若司馬光朱

子義例森嚴亦不過欲辨明正統未有肆行謾罵者

朕於通鑑輯覽內存弘光年號且將唐王桂王事蹟

附錄於後又諭存楊維禎正統辨使天下後世曉然

於春秋之義實為大公至正無一毫偏倚之見至於

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因地而名與江南河北山左關

詳校官編修 臣汪鏞

右何異孟子云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此無可諱亦不必諱但以中外過為軒輊逞其一偏之見妄肆譏訕毋論祭犬之吠固屬無當即區別統系昭示來許亦並不在于此也況前史載南北朝相稱互行詆毀此皆當日各為其主或故為此訛笑之詞至史筆係千秋論定豈可騁私臆而廢公道乎夫歷代興亡前鑒不遠人主之道惟在敬

天勤民兢兢業業以綿億萬載之丕基所謂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三

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誠不在乎區區口舌之爭若主中國而不能守如宋徽欽之稱臣稱姪於金以致陵夷南渡不久宗社為墟即使史官記載曲為掩飾亦何補耶所有通鑑綱目續編一書其遼金元三朝人名地名本應按照新定正史一體更正至發明廣義內三朝時事不可更易外其議論詆毀之處著交諸皇子及軍機大臣量為刪潤以符孔子春秋體例仍令粘簽進呈候朕閱定並將此諭冠之編首

交武英殿照改本更正後并發交直省督撫各一部令各照本抽改將此通諭中外知之特諭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三

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

御製續資治通鑑綱目內發明廣義題辭

甚矣周禮等發明廣義之為誣而謬也大一統而斥偏安內中華而外夷狄以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道義是故夷狄而中華則中華之中華而夷狄則夷狄之此亦春秋之法司馬光朱子所為亟亟也茲發明廣義乃專以貴中華賤夷狄為事貴中華賤夷狄猶可也至於吹毛求疵顛倒是非則不可而矢口謾罵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題辭

白為黑又豈溫良君子之所為哉嘗考遼金元三朝惟金世宗元世祖二帝最為賢明史冊具在美不勝書而廣義則曰世宗固一世之賢君雖中華令主何以過之然羣臣不能將順其美以底大順要亦天厭其德故使之有君無臣僅成一代之小康耳夫賢如金世宗而又責其無臣且謂天厭厥德金世宗有何德之可厭豈非中外之見芥蒂於胸腹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乎又如金禁女真人學南人衣飾一條金

主謂從官曰女真舊風最為純直汝等當習學之不

可忘此正敦尚節儉率由舊章發明乃云用夏變夷固為美事奚必禁而絕之特書曰禁深貶之也夫以遵舊制不忘本者而貶之尤為拘迂紕繆且自古變祖宗之章服制度者不數世而國勢衰弱元魏遼元已事可鑒彰彰甚明秉筆者獨不觀前史之事乎最其甚者蒙古額呼布格自歸於上都蒙古主釋不治其黨布拉噶等伏誅一事額呼布格世祖之弟也受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題辭

命鎮和林乃敢構逆興兵僭稱尊號其罪可勝誅乎元世祖以諸王乃太祖之裔不忍加戮惟誅布拉噶等此世祖之大度曲貸其死可謂難矣乃發明謂世祖致令其弟僭立和林則所以處之未盡其道布格之悖未如象之頑而世祖處弟之友豈不有愧於舜乎云云其言尤為背謬夫象之傲不過不順於家所為閹牆之釁耳額呼布格則儼然稱帝謀危宗社也其罪之輕重大小不待智者明之而猶謂不如象之

頑乎益不然矣且春秋之義善善欲長從未有以克
舜責人者若象於舜升庸之後如額呀布格之所為
舜亦未必復封之有庠而乃以此責元世祖非惟不
公且不明矣又如書太子珍戩卒一條下載中庶子
巴拜以其子阿巴齊入見諭之以毋讀蒙古書須習
漢人文字初閱之以為太子珍戩令人毋讀蒙古書
是忘本矣因重檢閱元史本傳則云中庶子巴拜以
其子阿巴齊入見諭令入學巴拜即令其子入蒙古

學逾年又見太子問讀何書其子以蒙古書對太子
曰我命汝學漢人文字耳云云蓋珍戩之意以蒙古
人習蒙古書自其家傳舊學如今滿洲人之於清文
童而習之不須入學始能也命學漢人文字則欲其
兼通經史知古今事耳乃綱目刪改本文且云諭之
以毋讀蒙古書則是毫釐千里而使後之讀綱目者
竟以珍戩為忘本有是理乎總之是書之成乃成化
時商輅修輯其後周禮續為發明張時泰又續為廣

義附刻于後吹毛求疵顛倒是非甚至矢口謾罵誣
白為黑其所關於世道人心甚大昨既命皇子及軍
機大臣量為刪去其破口者以符孔子春秋之義茲
復舉其尤紕繆者數端用作題辭仍錄是書卷端以
存是非曲直之公以昭天命人心之正俾覽古者得
以折衷焉雖然千萬年後寧無如周禮輩其人者之
顛倒是非誣白為黑者乎吾於是知懼矣然而悠悠
之口其亦不必懼而已矣



凡例

凡提綱分目悉遵朱子凡例

凡事迹悉據正史謂宋遼金元史及皇明實錄正史或有闕畧異

同參取宋長編元經世大典等書增入訂正或事

有可疑正史不載而傳聞彰著者畧述於目之末

以圈隔之或出某人曰以為別疑以傳疑也

凡得天下有救世之功者每進綱目於漢唐皆然宋得天下

頗類唐故開寶八年大書如武德七年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凡例

凡入中原而未一統者不紀元遼金夏皆不紀及金元

得中原然後分注紀年於宋年下倣晉魏例

凡外邦得統中國正統未絕猶繫之中國及外邦全

有天下謂元世祖中國統絕然後以統繫之其間書法間

亦有異如中國有稱兵者不書反叛之類及中國有義兵起即夷之於

列國如秦隋之末

凡未踰年不成君不帝不崩如元明宗倣春秋王子猛及子野之例

凡遼金元官名悉從簡畧人名更改異同者依其初稱

及其本史為據

凡諸儒論斷附於目中皆稱姓名其出於正史者止

稱史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凡例

成化御製原序

朕惟天地綱常之道載諸經古今治亂之蹟備諸史自昔帝王以人文化成天下未始不資於經史焉我太宗文皇帝表章五經四書輯成大全綱常之道粲然復明後有作者不可尚已朕祇承丕緒潛心經訓服膺有年間閱歷代史書舛雜浩繁不可殫紀惟宋儒朱子因司馬氏資治通鑑著爲綱目權度精切筆削謹嚴自周威烈王至於五季治亂之蹟瞭然如指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原序

一

諸掌蓋深有得於孔子春秋之心法者也展玩之餘因命儒臣重加校訂鈔梓頒行願宋元二代之史迄無定本雖有長編續編之作然采擇不精是非頗謬槩以朱子書法未能盡合乃申敕儒臣發秘閣之載籍參國史之本文一遵朱子凡例編纂二史俾上接通鑑綱目共爲一書始於宋建隆庚申終於元至正丁未凡四百有八年總二十有七卷名曰續資治通鑑綱目而凡誅亂討逆內夏外夷扶天理而遏人欲

正名分以植綱常亦庶幾得朱子之意而可以羽翼乎聖經仍命梓行嘉惠天下於戲人不考古無以證今觀是編者足以鑒前代之是非知後來之得失而因以勸於爲善懲於爲惡正道由是而明風俗以之而厚所謂以人文化成天下者有不在茲乎用述其槩冠於篇端以垂示無窮焉成化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原序

二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七千三百八十五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目錄

卷一 凡一十五年

起庚申周恭帝元年宋太祖建隆元年盡甲

戌宋太祖開寶七年

卷二 凡二十三年

起乙亥宋太祖開寶八年盡丁酉宋太祖至

道三年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三 凡二十五年

起戊戌宋真宗咸平元年盡壬戌宋真宗乾

興元年

卷四 凡二十一年

起癸亥宋仁宗天聖元年盡癸未宋仁宗慶

曆三年

卷五 凡二十年

起甲申宋仁宗慶曆四年盡癸卯宋仁宗嘉

祐八年

卷六 凡八年

起甲辰宋英宗治平元年盡辛亥宋神宗熙

寧四年

卷七 凡一十四年

起壬子宋神宗熙寧五年盡乙丑宋神宗元

豐八年

卷八 凡一十五年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起丙寅宋哲宗元祐元年盡庚辰宋哲宗元

符三年

卷九 凡一十四年

起辛巳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盡甲午宋徽

宗政和四年

卷十 凡一十一年

起乙未宋徽宗政和五年盡乙巳宋徽宗宣

和七年

卷十一 凡二年

起丙午宋欽宗靖康元年盡丁未宋高宗建炎元年

卷十二 凡三年

起戊申宋高宗建炎二年盡庚戌宋高宗建炎四年

卷十三 凡七年

起辛亥宋高宗紹興元年盡丁巳宋高宗紹興七年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志通鑑綱目

三

卷十四 凡八年

起戊午宋高宗紹興八年盡乙丑宋高宗紹興十五年

興十五年

卷十五 凡一十七年

起丙寅宋高宗紹興十六年盡壬午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

紹興三十二年

卷十六 凡二十七年

起癸未宋孝宗隆興元年盡己酉宋孝宗淳熙十六年

卷十七 凡一十七年

起庚戌宋光宗紹熙元年盡丁卯宋寧宗開禧三年

卷十八 凡一十七年

起戊辰宋寧宗嘉定元年盡甲申宋寧宗嘉定十七年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志通鑑綱目

四

卷十九 凡九年

起乙酉宋理宗寶慶元年盡癸巳宋理宗紹定六年

卷二十 凡二十五年

起甲午宋理宗端平元年盡戊午宋理宗寶祐六年

卷二十一 凡十六年

起己未宋理宗開慶元年盡甲戌宋度宗咸

淳十年

卷二十二

凡五年

起乙亥宋帝景德祐元年盡己卯宋帝昺祥

興二年

卷二十三

凡十五年

起庚辰元世祖至元十七年盡甲午元世祖

至元三十一年

卷二十四

凡十七年

起乙未元成宗元貞元年盡辛亥元武宗至

大四年

卷二十五

凡十八年

起壬子元仁宗皇慶元年盡己巳元文宗天

歷二年

卷二十六

凡二十三年

起庚午元文宗至順元年盡壬辰元順帝至

正十二年

卷二十七

凡十五年

起癸巳元順帝至正十三年盡丁未元順帝

至正二十七年

臣等謹案續資治通鑑綱目二十七卷明高

輅等撰始于宋太祖建隆元年庚申訖于元

順帝至正二十七年丁未大書分注悉準朱

子綱目之例厥後周禮撰發明張時泰撰廣

義散系各條之下其持議偏駁紀事失實名

為續朱子之書實無能為役也明陳仁錫刊

本取以附于朱子綱目之後用備宋遼金元

四朝事實逮我

聖祖仁皇帝御批綱目遂因仁錫之舊並是書亦予

加批刊布其中紕繆間有

駁斥而未嘗改正我

皇上稽古示訓一粟大公

洞燭是編之非如金禁女真人學南人衣飾乃敦

儉由舊之美也蒙古額呼布格僭號於和林後自歸上都元世祖以其為太祖之裔不忍加戮止誅其黨乃敦族舍容之度也而是書曲加詆毀又如巴拜以其子入見太子珍戩珍戩諭之以學漢人文字蓋欲其兼通經史也而是書刪改其文曰諭之以毋讀蒙古書則并其事實失之此其背謬之最甚者其他誣罔是非顛倒黑白不勝枚舉因

命諸

皇子及軍機大臣詳加考訂存其時事之可稽者易其論議之偏謬者更正板刻曲直不清考驗可據卷首冠以

勅諭及

御製題辭於是春秋筆削之旨燦然具在非獨是書之幸亦億萬世讀史論古者之幸也乾隆四十九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_臣紀昀_臣陸錫熊_臣孫士毅
總校官_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七千三百八十六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一

起庚申周恭帝元年宋太祖建隆元年 凡十五年

申年 蜀主孟昶廣政二十三年南漢主劉鋹大寶三北
漢孝和帝劉鈞天會五南唐元宗李景十八年 是歲
周亡宋代新大國一舊小國四凡五國吳越荆南湖南
凡三 春正月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稱皇帝國號宋廢

周主宗訓為鄭王周侍衛副都指揮使韓通死之

匡胤涿郡人四世祖毗唐幽都令生珽唐御史中丞
珽生敬涿州刺史敬生弘殷周檢校司徒岳州防禦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一

使弘殷娶杜氏生匡胤於洛陽夾馬營赤光繞室異
香經宿不散及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其非
常人仕周補東西班行首累官殿前都指揮使掌軍
政凡六年數從世宗征伐薦立大功人望歸之世宗
嘗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時
張永德為前殿都點檢乃命匡胤代之及宗訓立加
檢校太尉領歸德節度使時主少國疑中外密有推
戴之意顯德六年冬十一月鎮定二州言北漢會契
丹兵入寇正月辛丑朔遣匡胤率兵禦之殿前副都
點檢慕容延釗將前軍先發都下謹言將以出軍之
日冊點檢為天子士民恐怖爭為逃匿之計惟內廷
晏然不知癸卯大軍繼出軍校苗訓號知天文見日
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匡胤親吏楚
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將士相聚謀曰主
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冊點檢
為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李處耘具以事白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一

匡胤弟供奉官都知匡義及歸德掌書記趙普匡義
普部前都將環列待旦遣牙隊軍使郭延斌馳騎入
京報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都虞候王審琦二人皆
素歸心匡胤者甲辰黎明將士逼匡胤寢所匡義普
入帳中白之匡胤時被酒卧欠身徐起將校已露刃
列庭曰諸將無主願冊太尉為皇帝匡胤未及對黃
袍已加身矣眾即羅拜呼萬歲掖之上馬還汴匡胤
攬轡曰汝等貪富貴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
若主矣皆下馬曰願受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
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
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違不汝貸也皆應曰諾遂肅
隊而行乙巳入汴先遣楚昭輔慰安家人又遣客省
使潘美見執政諭意時早朝未罷聞變范質執王溥
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入溥手幾出血溥噤
不能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自禁中遑遽而
歸謀帥眾禦之軍校王彥昇逐馬通馳入其第未及

發明

三代以後得國之正莫如漢高誅無道秦討
逆賊羽故綱目以即皇帝位書之明其正也

自漢獻衰微曹丕篡奪浸淫至於晉宋五代壞亂
 極矣歷考舊史往往以禪位為文嗚呼自堯舜揖
 遜傳於賢而不傳於子禹傳於子而不傳於賢然
 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禹非自私而傳子
 天與故耳三代以降抑何堯舜之多耶是乃亂臣
 賊子假此以欺天下天下安可欺乎綱目正名定
 罪皆書稱皇帝廢故主而畧無寬恕其義自明迨
 大匡盾為周點檢受周厚恩富主少國危之時正
 宜盡心輔佐以勸王室雖有陳橋之變必斷以大
 義誅鉏叛卒退居藩服當如禹避舜之子於陽城
 而謳歌訟獄之來歸然後踐位庶幾名正言順而
 無叛逆之罪夫何受命而出因變而逐殊無辭避
 之意遂居九五之尊殆與朱全忠石敬瑭等耳故
 綱目特書稱皇帝廢周主以著其篡竊之罪周朝
 諸臣為之犬馬獨韓通欲謀禦之未遂遇害故以
 全節予之所以罪周人挈國與賊之意然則范質

廣義

臣嘗讀宋史至史臣曰太祖得國視晉漢周
 亦豈甚相絕哉未嘗不嘆其言為至公而有

所自也何也蓋石敬瑭篡唐而為晉劉嵩篡晉而
 為漢郭威篡漢而為周彼晉漢篡國之由姑置勿
 論且以郭威篡漢之當夫漢道郭威伐遼之日威
 至澶州自立而還廢其王質為相陰公吾知匡盾
 之意以為周之篡漢亦猶漢之篡晉漢之篡晉亦
 猶晉之篡唐歷代之君皆爾吾何為獨不然故率
 意因襲其弊而無忌憚也且古有朝委乘植遺腹
 之大義烏可因其主之幼自立為君而廢之也耶
 嗚呼匡盾稱尊號廢幼主與周太祖郭威如一
 律非篡而何且夫見得思義者君子之心見利忘

義者市井之行觀夫匡盾高平之戰謂將士曰主
 危如此吾獨何得不致死力由是身先士卒即退
 漢師厥功茂矣其後受命伐唐之初匡盾父馬軍
 副指揮使弘殷引兵叩城門匡盾曰父子雖至親
 城門王事也不敢奉命明旦弘殷乃得入觀此則
 知匡盾君臣之義根於胸中牢不可破雖父子之
 親弗能逾也使其秉心塞淵不改前轍托孤于周
 不亦美乎或曰五季之衰杳冥昏黑乞養異姓奴
 隸豈徒皆得為君匡盾此舉迫於眾情之不得已
 豈其本心哉不然孟子何以勸齊梁之君行王道
 而為天下之義主也匡盾義主也矣可謂哉曰非
 也王道不過義焉而已一有非義抑豈所謂王道
 哉故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况
 乘其主之幼而篡奪其國者可以義主名之耶曰
 其事始於度下之將士而成於匡盾趙普耳豈太
 祖之汲汲哉曰不然使太祖守義之心如石之不
 可雖烏獲弗能奪也今馬彼眾得以售其謀者豈
 非平日闢知其素志之有在耶故他日杜后曰吾
 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臣嘗迹夫宋祖篡國之心
 不在於陳橋兵變之日乃萌於去年周主殂而幼
 子即位之時也使周主不殂則匡盾守義之心自
 若周主雖殂而嗣君賢而且長匡盾守義之心亦
 自若也今周主既殂嗣君亦幼故其朶願之勢
 突然以興彼一杯守義之水安能勝夫與薪射利
 之火哉惜乎天資素美之主而卒蒙萬世首惡之
 名者守義之不堅也曰五代庸君暗主彼此相承
 使非宋祖起而一之孰能一之乎曰恭帝雖幼君
 也匡盾雖賢臣也臣廢其君可乎曰然則武王為
 萬世之聖豈以伐紂為非耶曰恭帝無商紂之暴
 匡盾無武王之聖使恭帝暴於商紂匡盾聖於武
 王亦終紀乎君臣之義况乎恭帝不紂而匡盾不
 武者哉不然彼伯夷叔齊何甘於首陽之薇而苦

於姬周之粟也網目開卷第一義而予韓通之死節則史臣之論益明矣曰宋與周之得國不異如此周祚何其促而宋祚何其速耶曰篡逆雖同而修德則異故也

宋贈周韓通為中書令

宋主贈通以旌其忠仍詔以禮葬之欲加王彥昇禮殺之罪羣臣以建國之始乞賞之宋主猶怒故終身不得

發明

韓通心乎周室闔門遇害乃宋主之仇讐易為贈之以官蓋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宋之贈通由其良心不昧惕然於中不可掩匿故耳通如有靈安肯受非義之贈乎當時范質等偷生賣國苟焉無恥抑不知贈通之時詎無汗顏警惕耶然不曰贈韓通而曰贈周韓通者所以美通始終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一

周因以愧宋之叛主爾其旨嚴哉

廣義

抑考韓通仕周為陸路都部署太祖為水路都部署則是一以死周盡忠千載之下是非定於是冊則君子寧得不快韓而鄙趙哉

宋論翊戴功加石守信等官爵

石守信為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高懷德為殿前副都點檢張令釋為馬步軍都虞候王審琦為殿前都指揮使張光翰為馬軍都指揮使趙彥徽為步軍都指揮使並領節鎮餘領軍者並進爵時慕容延釗握重兵比真定韓令坤領兵巡北邊宋主遣使諭意許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命乃加延釗殿前都點檢令坤亦加侍衛都指揮使

發明

蓋惡之心人皆有之石守信等雖宋主舊將然與匡胤皆北面事周均餐爵祿彼臣而我亦臣耳宋主篡位少有人心者必於焉而變矣守信等僥倖首事賊畧不知恥反效走狗驅馳以持狡兔既竊周鼎恬然受賞自以為有翊戴之功狐媚一時誇越當代殊不知由君子觀之何異齊人乞食於墻間歸而驕其妻妾者乎此文無貶詞乃所以深貶之耳

宋遣使分賑諸州

發明

五代之季兵亂凶荒斯民之塗炭極矣為君者但知般樂怠傲之榮為臣者但知富國彊兵之術求其卹民瘼者寥寥無聞周自世宗號為賢辟然且征伐四鄰骨肉糜爛境內蒼生未盡賑卹於乎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宋主得國之初未遑他務首遣使者分賑諸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一

州則其卹民之深從可知矣回視五代之君奚翅天淵宜其削平諸國混一區宇也歟綱目揭而書之深予之耳豈以宋之篡竊而遂沒其善哉見君子之心樂與人為善矣

○宋主以其弟光義為殿前都虞候趙普為樞密學直

士

光義即匡義也

宋立太廟追帝其祖考

宋主從兵部尚書張昭判太常寺竇儀議立四親廟尊高祖胤為僖祖文獻皇帝曾祖珽為順祖惠元皇帝昭敬為翼祖簡恭皇帝妣皆為皇后考弘殷為宣祖昭武皇帝定制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朝望

薦食薦新三年一禘以
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

發明

既散故王者當至於廟以聚之皆所以合其

散也宋主得國之初先立太廟追帝祖考蓋亦知
渙之道矣五代之世綱目未嘗書而此特書者其
所以予之者誠在是焉傳稱周公成文武之德追
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明其繼志述
事而以違孝稱之宋主立太廟帝祖考五代之君
絕無而僅有者其天子之規模已具宜其中天下
而立以定四
海之民也歟

廣義

考之分註實儀等議立四親廟者何其不經
之甚邪蓋凡有天下者必立始祖之廟故文

武之興乃以後稷為始祖而後稷必有廟也臣又
嘗考宣王時合祧毀二十餘廟况天子七廟諸侯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一

六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是以先王制禮正以別
嫌疑抑僭偪夫惟尊卑名分不同故尊祖敬宗亦
異今儀等議立四親廟則其所尊者乃在諸侯之
下大夫之上其議謂之何哉又曰五年一禘似矣
殊不知禘祭必有其所既無始祖之廟則以何者
為行禮之地邪且王者之禘必祭於始祖之廟而
以太祖配之也然則高曾祖考者特臣庶之分耳
豈王者報本之深義哉故後來臣子嘗尊始祖於
廟朱子頗覺有僭所以止尊三代及考而不及始
祖者其意亦為此也噫儀等當宋祖維新之日而
事之以叔孫輩爾
之禮不亦陋哉

宋主視學

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像自為贊書於孔顏座
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幸焉嘗謂侍臣曰朕欲盡

命武臣讀書知為治之
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

發明

漢高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祠孔子綱目特筆
其墓綱目特書美之宋主視學乃見於得國之始

分註言其增葺祠宇塑繪聖像綱目備載美之
亦以見天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可得而泯沒者宋
氏三百年基業其精神命脉蓋在於此自是而後
儒道稍稍振起於是臣庶始貴文學迨至闕閤濼
洛之間文運大亨矣綱目所以特書而美宋主也

二月宋主尊其母杜氏為太后

后定州安喜人治家嚴而有法陳橋之變后聞之曰
吾兒素有大志而今果然矣及尊為皇太后宋主拜
於殿上羣臣稱賀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
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一

置身北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
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宋主再拜曰謹受
教

宋以范質王溥魏仁浦同平章事吳廷祚為樞密使

質加侍中溥司空仁浦右僕射俱平章事如故廷祚
以父名璋避平章特加同二品仍為樞密使舊制宰
臣上殿命坐而議大政其進擬差除但入執狀畫可
降出奉行而已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迹且憚
宋主英睿乃請用劄子面取旨退各疏其事
同列書字以誌宋主從之坐論之禮遂廢

發明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孟
軻氏曰恥之於人大矣不恥不若人何若人

有范質等周朝舊臣食君之祿受君之恩非一朝
一夕矣矧與宋主比肩北面稱臣昭灼人目不可

掩也顧乃偷生賣國忍恥事讐四維既絕安足為人尹氏論馮道曰浮沉取容迎降賣國販易人主如斯人者周當廢斥貶責不使之得預縉紳之列可也今乃顯榮終始極其殊遇豈有一人臣身事四姓十君尚可得齒于人數者乎用是而觀則不惟質等無恥宋主亦無恥者矣五代衰亂之極而禮義廉恥為之掃地詎不深可哀哉直書於策文譏之也

三月唐吳越遣使於宋

賀即位也

發明

春秋桓二年紀侯朝魯傳曰桓弟弑兄臣弑君天下之大惡王與諸侯不奉天討反行朝聘之禮則皆有貶焉宋主廢君篡國乃亂賊耳當時列國倘能修連帥之職移檄天下聲罪致討庶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九

幾君臣大義不致廢墜不能以此自明却乃二國連術來賀即位果何義乎故綱目變文直書遣使於宋而不曰來賀所以正其本耳此綱所以作也不然則亂臣之與賊子又將肆其愆而無禁矣

南漢主張殺其弟桂王璇與

宦者陳延壽謂張曰先帝所以得傳位於陛下者由盡殺羣弟也勸張除去諸王張以為然遂殺璇與由是上下怨而紀綱大壞

發明

兄弟閭牆詩人所刺况乎同氣者乎甚哉劉錡昏惑之蔽至是極矣前書南漢主晟殺

其弟八人此書南漢主張殺其弟璇與是何作述之一轍耶錡或宦者陳延壽之言遂殺其弟噫張不足道也書殺其弟則其餘凶虐抑又不可言可知也雖欲長守其國烏可得哉

夏四月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會北漢伐宋宋遣兵擊之

宋遣使加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欲拒之賈佐切諫乃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像懸於壁涕泣不已賈佐惶駭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訝北漢主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舉兵筠長子守節泣諫筠不聽宋主手詔慰撫且召守節為皇城使遣歸謂筠曰我未為天子時任汝自為之我既為天子汝獨不能小讓我和守節歸以白筠筠遂起兵命幕府為檄數宋主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送於北漢以未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從事閻丘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銳難以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

上也筠不能用北漢主自帥兵赴筠筠迎謁於太平驛言受周太祖恩不敢愛死北漢主與周世讐不悅其說因使其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見漢兵弱少而贊又來監心甚悔謀多不協乃留守節守潞而自引衆南向北漢主聞贊與筠異復遣其平章事衛融和解之宋主遣石守信高懷德慕容延釗王全斌分道擊之仍勅守信等曰勿從筠下太行急引重兵扼其隘破之必矣守信等敗筠兵於長平

發明

李筠可謂知義矣昔郭威篡周漢湘陰公故將擊廷美舉兵徐州綱目義之故大書周昭

義節度使所以見其不忘舊君書起兵所以見其不肯事讐書伐宋所以正宋主之罪此皆予之詞是以數日城陷焚死遂以死節書之也然李筠前史皆以賊反為文至宋則以討筠為說於戲安有篡國之賊反為正而討賊之人反為逆耶諺妄甚矣然則欲知李筠之事者要當以綱目為的

廣義 春秋聲罪致討曰伐太書曰夏四月周昭義節度使李筠會北漢伐宋者所以著李筠之忠義而科宋祖篡周之罪也為呼嚴矣

五月朔日食

發明 春秋隱三年日食傳曰每食必書示後世遇災而懼之意也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而

有日食之災乃答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象而無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中國有邊患昏朝綱不振之徵也然當時天下未一民羅塗炭宋篡周國則是臣子背其君父南漢寵宦官則是政權在臣下北漢引契丹伐宋則是中國有邊患由是胡氏之言可以驗而變不虛生信矣故併及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一

○宋主以其弟光美為嘉州防禦使○宋遷周六廟于

洛陽○宋主自將圍澤州六月克其城李筠死之

宋主自帥大眾討筠山路險峻多石宋主先於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即日平為大道遂與守信等會大敗筠家於澤州南殺盧贊筠走保澤州宋主列柵圍之六月宋將馬全義帥敢死士數十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筠赴火死獲衛融請死宋主怒以鐵撻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宋主曰忠臣也釋之以為太府卿北漢主懼引師歸宋主進攻潞州守節以城降宋主釋其罪以為單州團練使

發明 春秋隱五年宋人圍長葛傳曰圍者縲其城邑絕其往來之使禁其樵採之途宋主親帥

六軍以圍澤州書圍於上而書克於下宋主之惡彰矣李筠竭力拒守城陷而死則其始終殉國之

心若焉故前書起兵于倡義此書死之于全節也夫以筠之一死固無有所議宋主寧無少愧乎

廣義 鳴呼李筠之伐宋也豈不知宋之不敵哉惟以忠義自許故不以成敗利鈍為心也前書

李筠伐宋此書李筠死之學者比而觀之則宋祖得國之由於是乎可見矣

秋七月宋主還以趙普為樞密副使○荆南節度使高

保融卒弟保勗嗣

保融迂緩國事悉委於母弟保勗及卒保勗權知軍府請命於宋宋主授以節度使

冬十月宋襲北漢汾州不克

先是昭義節度李繼勳焚北漢平遙縣俘獲甚眾至是晉州鈐轄荆罕儒復率眾攻汾州為北漢大將郝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三

責起所襲戰死罕儒驍將宋主痛惜之斬其部將不用命者二十餘人

發明 春秋兵伐之例曰輕行而掩之曰襲譏詞也利人土地者謂之貪兵兵貪者威宋將荆罕

儒潛興師旅攻漢汾州意以此舉成功必希重賞殊不知反為漢襲兵敗身亡果何益乎故書襲書不克以譏之然罕儒戰死亦能忠於王事曷為削而不書蓋罕儒既無上之所命又無詞之可執不過鼠竊狗偷利人土地耳綱目責義而不責功其削而不書者既以為輕慮淺謀之戒又以為利人土地之鑒焉其旨嚴矣

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謀起兵拒宋十一月宋主自將

擊之重進自焚死

重進周太祖之甥與宋主同事同食室分掌兵柄常
心憚宋主宋主立加重進中書令移鎮青州重進愈
不自安陰懷異志及李筠舉兵重進遣親吏程守珣
往潞陰結筠守珣素識宋主乃潛詣京師求見宋主
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被信我乎守珣曰重進終無
歸順之志宋主厚賜守珣命說重進緩其謀無令二
兇並作分我兵勢守珣歸勸重進未可輕發重進信
之既而宋主遣六宅使陳思誨賜之鐵券重進欲治
裝隨思誨朝汴左右沮之猶豫不決又自以周室懿
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援於唐唐
主聞於宋宋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偃等分道
討之趙普勸宋主自行十月宋主發汴十一月至廣
陵即日拔之城將陷左右欲殺思誨重進曰吾將舉
族赴火死殺此何益即盡室自焚思誨亦被害宋主
入城戮同謀者數百人史臣曰韓通死於宋未受禪
之頃忠義之志明矣李筠李重進舊史書叛叛與否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三

未易言也洛邑所謂頑民非殷之忠臣乎或曰
三人者皆臣唐晉漢矣曰智氏之豫讓非歟

發明

嘗以李筠李重進之事論之二人皆為周之
臣子李筠為節度而此亦節度也何為李筠

則直書起兵重進則書謀起兵及其死也俱焚於
火何為一書死之一書焚死蓋謀者欲為而未果
之詞誅心也李筠一見宋使奮激起兵畧無猶豫
重進感鐵券之賜將圖朝宋左右沮之疑而未決又
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則其拒宋乃不得已非
如筠之剛斷耳故書謀起兵拒宋則欲為未果之
情可知書自焚死則仗節死義之心不篤然較諸
偷生賣國者則又異焉宋兩加兵不日討而曰擊
者宋乃亂賊不予其討也此綱目子重進而
未盡予之意也觀此二人則是非之斷也

廣義

李筠者周之藩臣也重進者周之懿親也於
李筠則書曰伐宋曰死之於重進則書曰拒

宋曰自焚死何耶蓋李筠雖藩臣未嘗臣於宋重
進雖懿親蓋嘗臣於宋矣不臣於宋則是周之臣
也既臣於宋則是宋之臣矣烏有臣拒其君之理
耶故豫讓有曰既以委質為臣而求殺之是二心
也若重進者是誠二其心者也其心既二惡在其
為忠周哉君子觀綱目備載李筠重進之事則二
人之是非蓋可知
矣史論不亦過乎

唐主遣子朝宋主於揚州十二月宋主還汴

宋主令諸軍習戰艦於迎鑿鎮唐主大恐遣使犒師
且使其子從鑑朝於揚州唐臣杜著薛良以罪奔宋
獻平南策宋主惡其不忠斬著
于蜀市配良盧州牙校遂還汴

發明

自周室不綱諸侯放恣弑君篡國習以成風
桓公弑逆而諸侯朝之卒不能上告天子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四

告方伯聲罪致討此春秋所由作也宋主篡位一年
于茲而列國不能修連帥之職但見唐與吳起來
賀即位而又遣子朝于揚州事之甚謹愈見侵伐
何益之有宋主前因李重進起兵厚賜程守珣令
說重進籠其謀毋令二兇並作分我兵勢以冀爾
藩鎮懼力弗及况列國乎唐主苟能聲大義於天
下連合諸侯併兵伐宋宋必見滅而徒偷安忍恥
阿諛苟容曾是以為保邦之道乎是知滅六國者
六國也非秦也平五國者五國也非宋也使六國
連帥足以拒秦五國合兵足以拒宋噫六國既誤
於前五國復愚於後可勝
惜哉故直書以深譏之

契丹烏嚕殺其叔父魯呼

魯呼子宋主喜隱輕懦無恒謀反事覺
辭連魯呼遂死於獄尋追謚章肅皇帝

宋太祖欲察厚情而不安於深宮宴處洵勵精求治之心第當命駕時地者方問俗進窮之

發明 舉號斥名罪之也魯呼無罪何以書殺見鳥魯之恐也謀反者魯呼之子安可濫及無辜哉凡綱目所書皆經世大訓直書殺叔父其惡見矣於分註則稱追諡章肅皇帝於綱目則削而不書是蓋不予魯呼以帝王之號而亦不予鳥魯以追諡之權其用意微矣

廣義 叔父謀反原之可也况為其子所逮即書殺叔父所以著鳥魯三綱之絕也

宋以實儀為翰林學士

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宋主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實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宋主曰非斯人不可卿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復入翰林宋主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宋主岸幘跣足而坐却立不肯進宋主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一 五

發明

士大夫立身而為世所貴者莫重乎綱常綱常不重冠裳而禽犢矣實儀周朝之臣曩因滁州之物不以應命是則宋主重而用之者實基於此焉儀射一時之利以圖顯榮殊無可若於其間而立身之綱常一切棄而不顧抑不知五代以降何無恥之甚哉雖有清介重厚之德過人之才不足貴矣綱目特書深貶之也

宋主微行

宋主微察羣情向背頗為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宋主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

父老而使德自隱足以周知可無九閭萬里之隔矣

側亦不能害若應為天下主誰能圖之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不汝禁也

發明

漢武微行綱目譏之宋主踐祚未久輕舉妄動已見於此夫人君繼體承祧所繫甚重出警入蹕清道後行烏可肆其輕儻身為匹夫之舉向使一夫不逞包藏禍心其危豈不甚哉有天命者任汝為之則誤矣厥後徽宗數為微行其源蓋出於此源深則流清詎不信然書微行則輕宗廟褻神器棄萬乘之尊失人君之體具見於此有天下者不可不鑒

辛未建隆二年○是春正月宋度民田

周世宗末年嘗命官詣諸州度民田而使者多不稱至是宋主謂侍臣曰度田益欲勤恤下民而民愈甚今當精擇其人遂分遣常參官詣諸州尋詔州縣課民種植長吏以春秋巡視著為令又置義倉官所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一 十六

二月宋遣使監輸民租

先是藩鎮率遣親吏視民租入概量增益公取餘美符彥卿在天雄軍取民尤悉宋主聞之即遣使諸州分主其事民始不困

發明

自五代亂離以來王政之不行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人君苟有愛民之心則必有愛民之政宋主得國度民田則所以勤恤下民監輸民租則所以刻華宿弊此皆可謂有愛民之心者綱目詳而書之皆所以致其予之之意耳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此之謂也

唐徙都洪州

唐主景屬中國多故跨據江淮三十餘州擅魚鹽之利即山鑄錢物力富盛頗有窺覩中原之志及淮甸入于周寢以衰弱宋主既平揚州景懼甚乃遷豫章以太子從嘉守建康豫章城邑迫隘群臣日夜思歸景怒欲誅贊行者

閏三月宋以慕容延釗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時延釗自真定來朝韓令坤亦從討李重進還皆罷為節度使自是殺前都點檢不復除授

夏四月朔日食○六月宋太后杜氏殂

后疾宋主侍藥餌不離左右疾革召趙普入授遺命且問宋主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宋主曰皆祖考及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一

太后之餘慶也后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爾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汝百歲後當傳位先義光義傳光美先美傳德昭夫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宋主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榻前為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歲之金匱命謹宮人掌之甚密遂殂

廣義

大抵堯之傳舜舜之傳禹豈堯舜之得已哉以朱均無舜禹之賢故也使朱舜而均禹焉

則傳賢之事不聞於後世不然則禹之傳子何萬世而無弊邪然則有天下者自堯舜傳賢之外無有出於傳子之為正也彼其不傳於子而傳於弟此宣公所以成宋亂也趙宋之事幾矣或曰莊公之弑場公是猶子之弑君父也其為亂宜矣厥後宋之太宗非有莊公之不道是何曾比於是哉曰不然場公見弑於莊公德昭死由於匡義雖曰下之弑上上之殺下跡雖不同同一不仁之心也非

亂而何今杜氏但知周亡於幼君而不知周之所以亡者非幼君也由乎托孤之匪人也使其如成

王之得周公則宗訓雖幼宋主烏敢朵頤其鼎哉且杜氏欲太祖傳之光義光義傳之光美光美傳

之德昭似矣假如太祖二十年光義亦二十年而光美亦如之然後傳至德昭則德昭至是已七十

餘矣焉有墓木既拱之人而可以帝天下乎杜氏惟據一時目擊之見而為此厲階之說耳況乎夫

死從子婦人分也是安得為賢哉曰然則為之奈何曰杜氏當曰周主幼而無輔此其所以失天下

也汝百歲後當傳位於德昭吾屬匡義以輔之如周公之於成王則庶乎其可也不此之慮而卒陷

其子於魯桓之惡悲乎且自古國之所以亡者豈皆幼君也借曰國君雖長而不賢亦終必亡而已

矣惡在其為幼君哉杜氏之說謬矣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此之謂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一

秋七月宋罷其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典禁兵

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宋主故人有功典禁衛兵普數以為言宋主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邪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則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能自由爾宋主悟一日因晚朝與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臥也守信等頌請其故宋主曰是不難知此位誰不欲為守信等頌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宋主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宋主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

藩擇好便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
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
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
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骨肉
也明日皆稱疾乞罷與兵宋主從之以守信為天平
節度使高懷德為歸德節度使王審琦為忠正節度
使張令鐸為鎮寧節度使皆罷宿衛就鎮賜
賚甚厚唯守信兼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

發明

罷典禁兵之事呂氏以為罷之當理愚獨以
為不然心病故耳宋主以臣而叛君其心揣

揣焉惟恐臣之將叛乎已一聞趙普之言即罷諸
將之秩於乎既疑於此曷不謹於彼耶考之分註
宋主給守信等曰一旦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
為其可得乎夫言者心之聲心有是病則其發言
亦有是病况宋主嘗以天命自託既有天命何必
疑之王者量同天地奉行天命守而弗失則人心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一

自服天命自歸安有一天異議耶昔秦政得識云
亡秦者胡也乃役天下之民以築萬里長城未幾
卒亡於胡亥唐皇得識云女主昌民間乃聚在廷
之臣以殺無辜之將未幾終亂於武氏蓋由國政
不修猜忌甚謹人心既離天命亦去然則猜忌者
果何益哉宋主罷典禁兵蓋亦猜忌之過云爾不
然綱目何以不書守信等罷典禁兵而書宋罷
其義可見後之論此者當以分註為按以綱目為
斷則是
非明矣

宋主以其弟光義為開封尹光美為興元尹 宋以李

漢超為齊州防禦使

尋命兼閩南兵馬都監漢超在閩南民有訟其強娶
已女為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宋主召謂曰汝女可適

何人對曰農家耳又問漢超未入閩南時契丹何如
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宋主曰漢超
朕之貴臣汝女為之妾不猶愈為農婦乎且使漢超
不在閩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耶責其人而遣
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貨財姑贖汝勿復
為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耶漢超感泣由是益修
政理吏
民愛之

八月宋襲執武義節度使孫行友

行友繼其兄方簡鎮易定踰八年銀山佛舍妖黨益
盛宋主即位行友不自安累表乞罪不許行友懼乃
繕甲兵將棄其節還據山寨以叛兵馬都監樂繼能
密表其事宋主遣李懷節馳騎會鎮趙之兵偽稱巡
邊直入定州行友不之覺既而出詔令舉族歸朝行
友倉皇聽命既至訊之得實制削奪其官爵禁錮私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一

第

發明

按分註孫行友繕甲兵將棄其節還據山寨
者何也正其本耳宋主篡國是亦亂臣自己昏昏

安能使人昭昭故不以討罪例予之况行友周之
臣子雖不能為周報讐然能謀亂其志可尚浴邑
所謂頑民非殷之忠臣乎故怒之怒行友則所以
罪宋主也
其旨嚴矣

唐主景殂子煜立于金陵

景方議東還以疾卒于南都太子煜時留建康遂即
位遣其戶部尚書馮謐奉父遺表于宋願追尊帝號
宋主許之煜初名從嘉聽悟
好學善屬文工書畫明守律

女真入貢于宋

女真之先居古肅慎地元魏時號勿吉至隋改號靺鞨唐初有黑水粟末兩部後粟末盛彊號渤海國黑水因役屬之渤海既滅黑水部民在南者繫籍于契丹號熟女真在北者不籍于契丹號生女真至是以馬入貢于宋宋主詔鑿登州沙門島居民租賦令專治舟船渡其所貢馬

冬十一月沙州入貢于宋

沙門本漢燉煌故地唐末以張義潮為瓜沙節度至朱梁時張氏絕州人推長史曹義金為帥義金卒子元忠繼有其地周授歸義軍節度使至是入貢于宋

發明

書入貢志謹也不曰來貢而曰入貢見來之不易而入之當謹也自古王道興則遠方向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輯覽

三

化周公制禮作樂而越裳重譯來獻白雉曰中國有聖人今而宋主得國女真沙門相繼入貢則其興王之道成混一之勢見矣雖然盛之極者衰之漸泰之際者否之伏幾微之際聖人所謹厥後女真構兵卒為宋患故綱目於女真入貢必謹而書之以志宋室興亡之本爾

壬宋建隆三年唐後主煜元

春正月宋廣東京城

宋主既廣汴城且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以韓重贊董其役營繕既畢宋主生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

發明

宋廣東京城易為書見後民為重事也宋主得國之初天下未一民心未寧正宜恭儉修身以示天下城之廣否何須馬唐虞土階三尺茅茨不剪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古之聖人恭儉

如是而萬國咸寧四方賓服豈以廣城池修宮殿然後光耀前王哉其識趣卑陋甚矣厥後真徽之世土木大興實宋主啟之也形端影

正詎不信然故綱目特書以深譏之

廣義

分註載宋主曰此如我心若有私曲人皆見見可乎所謂明于此而暗于彼者宋太祖之謂也

二月宋初詔常參官轉對

每五日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

發明

後唐明宗初令百官轉對綱目美之然則常參官轉對亦清朝令典而實始於此夫以宋主立國規模盡善則其混一天下也宜哉特書曰初蓋予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輯覽

三

廣義

觀綱目具載此條則知宋主急於求治之切然曰初者于以見自此以前無有此美而五代之政不足言矣

北漢侵宋晉潞州○宋令大辟諸州不得專決

宋主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詳覆之

發明

慎刑法恤民命王者之盛心也是以旅之大覆五覆之奏先儒美之觀宋主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耶至哉言乎誠王者之量天地之心也較之諸侯徒事於富國彊兵者豈可同日

語哉故綱目
直書以美之

廣義 此其重民命而即帝舜歛恤之
意也文無美辭而美在其中矣

宋禁民火葬

發明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後世聖人
易之以棺槨此送死大事過於厚之意焉蓋
木余棺槨必誠必信者欲其堅厚久遠無使土侵
膚則是葬者皆歸於土未聞有火葬之禮也苟用
火葬棺槨何為以父母之身指烈燭之內人子之
心獨無惻怛乎則俗棄禮莫此為甚直書曰禁乃
深予之

○夏四月清源節度使留從効卒牙將陳洪進執其子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一

紹鎡歸于唐推副使張漢思為留後

從効卒子紹鎡典留務會吳越聘使至紹鎡夜召與
燕統軍使陳洪進誣紹鎡謀附吳越執送建康推副
使張漢思為留
後而自為副使

發明

唐季以來藩鎮跋扈至五代而其禍極矣往
往欺孤制弱遞相讓推習以成風恬不之懼
朝廷因而授之罔敢誰何以致卒無紀律名分大
壞誠王法之所必誅也陳洪進循其故轍執其留
後唐不能討可勝惜哉故備書于策所
以譏當時因襲之弊耳於洪進乎何誅

宋以趙贊為彰武節度使

贊至延州前後分置步騎使綿綿不絕林莽之際遠
見旌旗所部羌渾來迎莫測其數相視奪氣莫不畏

服宋主嘗注意於謀帥命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
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
西夏李漢超屯閩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
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鎮秦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

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
義以禦太原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斃權

之利悉與之恣其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稅命召募驍
勇以為爪牙凡軍中事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

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
暮死刀使為間諜洞知番情每入侵必先預為

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自此累年無西北之虞
恭精蓄銳得以盡力東南取荆湖川廣吳楚之地

廣義 分注備載趙贊之功乃趙克國擅道濟李靖
之傳耳宋初邊將得人如此王業其無與乎

冬十月宋以趙普為樞密使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一

五

吳廷祚罷以普代之宋主嘗謂普曰天下自唐季以
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鬪戰不息生民塗炭其

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
普對曰此無他方鎮太重君弱臣彊而已今欲治之

宜稍奪其權制其殺殺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
未畢宋主曰卿勿復言吾已諭矣朱子曰趙韓王佐

太祖區處天下收藩鎮之權立國
家三百年之安豈不是仁者之功

廣義

大抵趙普輔太祖以興王業其利澤及人之
功固不在管仲之下然其失節之醜與夫浩
陵之寬受金販水之事曾謂管仲有之乎考亭朱
子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宜有以與過美之辭也不
然孔子於昭公之事何
直受其過而不辭哉

宋主匡胤遷鄭王宗訓于房州

發明 宋主自篡位斥書名厥後止書宋主而已至是遷鄭王曷為斥名遷故主也子路問孔子

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曰必也正名乎宋主之於宗訓則臣也宗訓之於宋主則君也雖已篡位名分猶存綱目必斥其名者所以扶三綱正名

分其旨切哉然宗訓易為不書故周主已失其國故特貶之綱目權

衡審矣垂法嚴矣

廣義 嗚呼宋主篡周以來其故主若樊籠之鳥何能為哉雖不遷可也今既奪其國又遷其主

果何道乎綱目書曰宋主匡胤遷鄭王宗訓于以見匡胤宗訓若塗人耳君臣之道於是乎絕而世

變亦至於此亦可悲矣

○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卒子保權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一

保權年十一矣

十一月荆南節度使高保勗卒兄子繼冲嗣

繼冲保融子也

十二月湖南將張文表襲潭州據之

初周行逢病亟召將校屬其子保權曰吾部內兇狼者誅之畧盡唯張文表在耳我若死文表必亂諸君

善佐吾兒無失土宇必不得已當舉族歸朝無令陷于虎口及保權嗣位文表聞之怒曰我與行逢俱起

微賤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會保權遣兵代永州成道出衡陽文表遂驅之以襲潭州知留後

廖簡素易文表不設備文表兵徑入府中簡方燕客醉被殺文表遂據潭州又將取朗陵以滅周氏保權

遣揚師瑤擊之且求援于宋

蜀主鑄鐵錢征逋稅

蜀以用度不足始鑄鐵錢禁境內用鐵几器用須鐵為之者置場權之以專其利又遣使督諸路累年逋

員租稅能遊令田淳上疏言後民犯天意聚財損君道語甚切直蜀主不能用淳好談治亂大畧屢陳朝

政闕失嘗言王昭遠伊審微輯保正不可當大任或勸以遜詞取貴任淳曰大丈夫豈能附狗鼠求進哉

發明 節用受人為國先務蜀主因用度不足鑄鐵錢征逋稅則其汲汲然惟務漁奪民財損下

益上之心甚矣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或以為蜀地編小故用不周然漢

高帝起蜀而得天下諸葛亮治蜀而圖中原當時且耕且戰軍餉不乏未嘗有國用不足之憂或又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一

以為蜀地編小不能興王然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皆能朝諸侯而有天下人主患不行仁政耳

福小何嫌原其心不過費出無經以致用度不足苟欲征之於民易若反之於己胡為利民之若是

邪譬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其能久矣乎綱目揭而書之以為後世驕奢者戒重法深矣

廣義 田淳乃暴之龍逢比干也有臣如此而不能用雖欲不亡得乎

南漢誅其內侍監許彥真以李托為內太師

彥真既誅殺尚書右丞鍾允章威權與龔澄樞等澄樞忿其恣橫會有告彥真通先朝李麗姬者澄樞將

按之彥真懼與其子謀殺澄樞澄樞使人告彥真謀反下獄族誅南漢主以李托為內太師六軍觀軍容

使初南漢主納托長女為貴妃次女為美人至是詔邦政皆稟托而後行

發明

歷觀漢唐以來未始不為閹寺所誤甚者稱其定策國老天子門生其禍極矣南漢立國

閹人弄權彥真遣殺忠良勢傾人主寔乃蠹國之

蠹賊故綱目不曰南漢主誅而必曰南漢見一國

之人誅之也夫以南漢主既知彥真之罪而殺之

則必悉屏元惡肅清宮闈可也夫何因社席之愛

甫誅彥真即用李托且又以為內太師一邦之政

悉稟行之則是一彥真初誅而一彥真又生矣國

家何由而平治哉此其所以終於滅

亡而不救耳比而觀之其義自見

癸宋乾德元年○是春正月宋初以文臣知州事

五代諸侯強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鎮受代先命近臣

諭旨且發兵備之尚有奉詔者宋初異姓王及帶

相印者不下數十人宋主用趙普謀漸削其權或因

其卒或因逸徙致仕或因遙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

欽定四庫全書

宋遣慕容延釗李處耘假道荆南討張文表二月周保

權執文表誅之處耘襲江陵高繼冲以荆南降

初宋主遣盧懷忠使荆南謂之曰江陵人情去就山

川向背我欲盡知之懷忠還言高繼冲甲兵雖整而

欽定四庫全書

繼冲乃遣其叔父保寅奉牛酒犒師于荆門且覘疆

弱處耘待之有加繼冲聞之以為無虞是夕延釗召

保寅宴飲帳中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冲

但俟保寅還遽聞宋師奄至即惶怖出迎遇處耘於

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冲令待延釗而率親軍先

入城比繼冲還則宋師已分據衝要繼冲大懼因盡

籍其境內三州十七縣遣客將王昭濟奉表納于宋

宋主受之以王仁瞻為荆南都巡檢使而授繼冲荆

南節度使如故高氏親屬僚佐

拜官有差以光憲為黃州刺史

發明

宋之出師未嘗書討而此書討何伐有罪也

蓋人人之所共誅保權不能討悖逆之臣諸侯不

能修連帥之職宋人是舉為有名矣故書討書

誅以予之也然文表有罪而繼冲則無罪因而假

道乘勢襲之不過利人土地豈王者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而不為之義乎故書襲以譏之繼冲據有

荆南弗克死守偷生迎降不為無罪故書以荆南

降可見荆南之力猶可敵宋而繼冲自降之也其義深切著明矣

之以歸宋主釋其罪以為右千牛衛上將軍汪端猶
擁衆寇掠宋師擊殺之胡南恣平得州十四監一縣
六十六宋主以戶部侍郎呂餘慶權知潭州

發明

誅亂討逆固王者之本心與滅讎絕乃仁人之素志文表陵蔑其主宋國與師討之義也今既元惡授首是宜撫慰班師襲執保權此何義邪不過假公營私詐力以利人土地惡足尚哉然則保權獨無罪歟春秋傳曰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皆名者為其服為臣虜故絕之也國君死社稷正也逃之雖非猶有取焉虜甚矣故夫入者逆而不順之詞惡延到也以歸者賊而絕之之詞罪保權也

宋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入朝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一

宋主欲使彥卿典兵趙普屢諫不聽宣己出復懷入從容言之宋主曰朕待彥卿厚豈忍相負邪普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宋主默然事遂寢

夏四月宋初置諸州通判

詔設通判于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用趙普之言也

廣義

趙普之相太祖也釋兵權以文臣知州事止符彥卿置諸州通判是皆謀國之大者也宋之興也普有力焉

宋行應天歷

王朴欽天歷推驗稍疎司天少監王處訥製新歷上之宋主自為歷序賜名應天頒行之

泉州將陳洪進幽其留後張漢思而代之

漢思患洪進專因設燕伏甲將殺之酒數行地忽大震棟宇傾側坐立者不自持同謀者懼因以告洪進洪進亟走出甲士皆散自是更相為備一日洪進袖大鎖安步入府中叱退直兵漢思方坐內齋洪進即合其戶而鎖之使人叩戶言曰郡中軍吏請副使知留務衆情不可違幸授之印漢思惶懼不知所為即自門間出印與之洪進遂召將吏曰留後授吾印以茲事衆皆賀即日遷漢思別舍以兵守之遣使請命于唐又遣牙將魏仁濟間道奉表告宋且請制命

廣義

抑觀洪進漢思之副漢思洪進之主洪進不請于君而擅幽其主則是無君矣唐主置而不問其不綱孰甚焉由是觀之則知南唐之祚蓋已移于此豈待曹彬師臨而後知哉有國者權不可下移也

宋初以常參官知縣事

符彥卿久鎮大名專恣不法屬邑頗不治故特選常參官強幹者往蒞之自是遂著為令

秋七月宋主幸武成王廟毀白起像

宋主歷觀武成王廟兩廡指白起曰起殺已降不武之甚豈宜受享命去之

發明

綱目於宋主謁文廟則書視謁武廟則書幸起之殺已降因為因襲之弊其罪亦不可勝言者昔唐德宗詔葺白起廟贈兵部尚書君子譏之宋

主斥其惡毀其像胃中涇渭亦明矣其與葺廟贈爵者詎不什百千萬之異哉揚而書之深予之也

北漢主殺其樞密使段常

北漢宿衛殿直王隱劉昭趙密等謀逆伏誅解連常北漢主出常為汾州刺史尋繼殺之初北漢主寵姬郭氏醫僧之女也僧與娶婦通而生姬有殊色北漢主愛之將立為妃常以所出非偶恐笑貽鄰國北漢主乃止姬之昆弟姻戚又多抑而不用故咸怨常因潛殺之死非其罪國人憐之

發明

毀譽出於愛憎之口惟明者能識之暗者則弗及也段常北漢大臣初無過舉易為殺之因寵姬之姻戚譖想故耳於戲社席之愛雖微其姦政妨賢有不可得而已者北漢當國家閒暇之時明其政刑舉賢黜姦鄰民保境尚恐弗逮無故信讒殺其大臣是可謂得計乎哉綱目書殺而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

去其官一以明改常之無罪又以譏北漢之失政刑也

八月宋侵北漢取樂平契丹救之不及

宋將王全斌攻取北漢樂平詔以為平晉軍

發明

潛師入境曰侵犯者收奪之名皆譏詞也王者之師禁暴誅亂而已宋與無名之師以入鄰國之境恣行屠掠攻取樂平不義之甚凡書教未有不善者也美契丹則所以罪宋也故夫美在外蕃則罪在中國契丹救北漢夏救遼是也美在中國則罪在外蕃宋救平晉救李璣之謂是也

廣義

春秋書侵者潛師掠境之謂也中國之於外蕃梁之云乎豈曰侵之云乎是時北漢無罪而遼與中國之師非義也跡其侵漢之由不過憾其與李筠之會師耳故書曰侵者其亦不滿於宋

云

宋殺其殿前都虞候張瓊

初宋主為周將瓊隸帳下嘗以身蔽宋主中弩矢死而復蘇及宋主即位擢與禁兵會殿前都虞候闕宋主曰殿前衛士如狼虎者不啻萬人非瓊不能統制即命瓊為之遷嘉州防禦使時軍伐史珪石漢卿以數言外事得幸于宋主瓊輕侮之二人因譖瓊養部曲百餘人擅威福宋主召瓊面訊之不伏宋主怒命擊之漢卿即奮鐵撻擊其首血流氣絕乃曳出下吏瓊自知不免解所繫帶以遺母即自殺宋主旋聞瓊家無餘財甚悔責漢卿厚恤其家

發明

浸潤之譖膚受之愆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瓊乃宋主之舊將身履艱難死而復蘇其致身事國之心宋主之所預知而不可泯沒者是當以殊遇加之不容浮言枉奪可也夫何或軍校之譖嫁以非法受抑而死果何謂哉蓋由宋主心中無主因物有遷云爾明哲之若寧如是耶故書殺而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

去其官義自見矣

廣義

不去張瓊之官者所以表瓊之無罪以著太祖信讒之失也

九月宋貶李處耘為淄州刺史

初荆湖之役處耘以近臣護軍臨事專斷不顧羣議與慕容延釗大不協由是更相論奏朝議以延釗宿將賞其過止罪處耘責授淄州刺史處耘懼不敢自明

發明

處耘之貶易為削去其官原情也荆湖之役處耘以近臣護軍臨事專斷不顧羣議固不

能無擅輒之責故削其官然與慕容延釗不協朝廷賈延釗而貶處耘則亦非公議矣故維削去其官而不書有罪又所以罪宋主也

北漢以契丹攻宋平晉軍宋將郭進救却之

進從征澤潞遷洛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御下嚴毅宋主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誣訟進不法事宋主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伐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賞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效克捷進即以聞乞還其職宋主從之

發明

以者不以者也綱目前書契丹以晉主南下則是契丹貪利而為之倡首尹氏譏其聽命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一

外蕃進退皆出於契丹耳至是北漢以契丹攻宋平晉軍則是北漢挾憤而為之倚強大之力以逼人國其惡甚焉郭進書救善之也善郭進則罪北漢矣

冬十月宋以高繼冲為武寧節度使○北漢以郭無為

同平章事

北漢主自潞州之敗日懼宋師至以趙文度為相又召抱腹山人郭無為及五臺山僧繼顯參預國事未幾文度無為議論不協北漢主出文度守汾州而無為獨相機事悉以委之

發明

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固為國之急務而遠佞人亦為國之急務也北漢主自潞州之敗日懼宋師可謂有戒謹恐懼之心矣然於用人則多失焉無為乃抱腹山人不學無術而遽任以宰相

之職成湯立賢無方未聞若此厥後弒君亂國皆其所啟故綱目直書以郭無為同平章事志亂始也其謹於微之意深哉

十二月宋黜鄭起楊徽之為縣令

初殿中侍御史鄭起在周見宋主握禁兵有人望乃貽書范質極言其事石拾遺楊徽之亦嘗言於世宗以為宋主有人望不宜典禁兵宋主銜之至是左遷起為西河令徽之為天長令

發明

鄭起楊徽之任周也一為御史一為拾遺職既近君責當言路見宋主典禁兵一貽書范質一嘗告世宗可謂有知人之明而盡忠乃事者矣宋主篡周既不能死第必求其次肥遯丘園不臣於宋固其分也夫何貪位慕祿僥倖首事僭可謂智乎宋主既憾二人當以直報怨因其不職而明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一

黜之庶幾合義今計宿憤而黜為縣令宋主亦少包荒之量矣據事直書文譏之也

廣義

嗚呼鄭起楊徽之乃貪位無識之小人也既他事殺之殺之則亦已矣更何辭哉

宋折德辰侵北漢衛州擒其刺史楊瑋○北漢遣侍衛

親軍使劉繼文如契丹拘之

契丹主以書責北漢主曰爾不稟我命擅改年號助李筠殺段常其罪有三北漢主引父為子隱謝之初北漢與契丹歲使不絕自是契丹使不來而北漢使往則見留羣臣悉以使北為懼北漢乃命從子繼文請命亦被拘之繼文崇之嫡孫也

溪州蠻附于宋

北江蠻酋最大者曰彭氏世有溪州州有三曰上中下溪又有龍賜忠順保靜感化天賜永順六州及懿

安遠新給富來寧南順高十一州至是其酋彭允林以地附宋於是各州悉置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兼

都誓主以統之謂之誓下州

甲宋乾德二年○是春正月宋范質王溥魏仁浦罷以子歲凡五國一鎮

趙普同平章事

普既相以天下為己任宋主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宋主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去衣冠

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宋主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宋主立風雪中普皇恐迎拜宋主曰已約光義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一

已而光義至設重榻地坐堂中燉炭燒肉普妻行酒炙宋主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

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宋主曰吾意正如此特

試卿耳宋主又嘗以幽燕地圖示普問進取之策普曰圖必出曹翰宋主曰然因曰翰可取否普曰翰可

取孰可守宋主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宋主默然良久曰卿可謂深慮矣普嘗薦某人為某官宋

主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明日又奏宋主大怒裂碎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

牘復奏如初宋主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宋主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為請宋主怒曰朕固不

與遷卿若之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宋主怒甚起普亦隨之宋主入宮普立宮

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其毅剛果斷類如此然多忌克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為言宋主曰若塵埃中可識

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復敢言

南漢侵宋潭州防禦使潘美擊却之○二月宋昭義節

度使李繼勳侵北漢遼州克之

繼勳屢敗北漢兵至是宋主遣曹彬會繼勳合兵入北漢境攻其邊邑及遼州繼勳大敗北漢兵于遼

城下北漢遼州刺史杜延韜危蹙籍部下兵三千人降于繼勳契丹以六萬騎來援又擊走之

宋以陳洪進為平海節度使

宋改清源為平海軍仍授洪進節度洪進歲貢多厚獻于民二州甚苦之

夏四月宋以薛居正呂餘慶參知政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一

宋主以趙普獨相欲置副而難其名稱問翰林承旨陶穀曰下宰相一等有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政事乃

以樞密直學士薛居正兵部侍郎呂餘慶並以本官參知政事不押班宣制知印不預奏事不升政事堂

止命就宣徽使廳上事殿廷別設磚位勅尾署銜降宰相月俸雜給半之未嘗與普齊也

發明

居正餘慶故周之鳴皋宋主乃悅其才而用之獨不念其責國於盜乎直筆書之失自見矣

宋以秦再雄為辰州刺史

辰州在唐分為錦溪巫叙四郡唐末蠻酋分據之各保險阻以自固時出寇欽宋既平湖南思得通蠻情

習地勢沈勇智謀者以鎮撫之辰州猛人秦再雄武健有奇畧蠻黨畏服宋主召至汴察其可任擢為刺

愚民自罹法網
情罪昭然萬無
可生之路必不
得已而刑之高
覺惻然不忍何
得於五刑之外
恣為慘酷殘民

史使自辟吏子以租賦再雄感恩誓以死報至州日
訓土兵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整捷如後孫
則又選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徠之至意
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自是荆湘無復邊患

廣義 用其才而治其地太祖
可謂行所無事之智矣

六月宋主以其子德昭為貴州防禦使

故事皇子出閣即封王宋
主以德昭未冠特殺其禮

秋七月宋頌刑統

判大理寺竇
儀所重定也

八月宋置榷貨務

欽定四庫全書

置於京師及沿江令商旅入金帛京
師執引詣沿江給茶後解鹽亦榷之

九月宋攻南漢郴州克之

宋潘美尹崇珂帥兵攻南漢郴州克之初南漢內常
侍郎廷瑁言于南漢主曰漢承唐亂居此五十餘年

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而漢亦驕于無事今兵不識
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請

飭兵備且遣使通好于宋南漢主情然莫以為慮至
是始懼以廷瑁為招討使也光口宋既克彬得南漢

內侍余延業宋主訪其國政延業具言其主作燒煮
剝剔刀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鬪虎抵象入賦歛繁

重邕民入城者人輸一錢瓊州斗米稅四五錢置媚
川都定其課令入海採珠所居官殿以珠玕瑁飾之

內官陳延壽作諸淫巧日費數萬金宮城左右離宮
數十遊幸常至月餘或旬日以豪民為課戶供宴犒

之費宋主驚駭曰吾當救此
一方民時方謀下蜀未遑也

冬十一月宋永安節度使折德辰卒

德辰鎮府州甚得蕃情契丹畏之至是卒宋主
以其子御勳權知府州尋加留後自是世襲

宋范質卒

質遺命其子勿請謚立碑宋主弟光義嘗稱之曰宰
輔中能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
宗一死為可惜爾

宗一死為可惜爾

發明

綱目凡名臣之卒書官書爵其不書者則貶
之范質事宋忠清公亮今而削去其官如布
衣然何歟曰質之失節先儒固已交譏之矣宋主
弟光義亦嘗稱其但欠世宗一死為可惜爾嗚呼

欽定四庫全書

質之浮沉取容迎降賣國販易人主如斯人者宋
當廢斥賤責不使之得預縉紳之列可也今乃顯
榮終始極其殊遇至於如此豈有人臣歷仕二姓
三君尚可齒於人乎故綱目特削其官以示貶厥後
實儀趙普卒而削去
其官義與此同耳

廣義

范質者周宰相也不能死君而又忍事二姓
其不違韓通遠矣故綱目削去其官而特書
宋書卒者
惡之也

蜀約北漢侵宋宋遣忠武節度使王全斌等伐之

初宋主欲謀伐蜀以張暉為鳳州團練使暉盡得蜀
虛實險易以聞宋主大悅已而蜀山南節度判官張

廷偉說知樞密院事王昭遠曰公素無勳業一旦位
至樞近不自建立大功何以塞時論莫若通好并門

令發兵南下我自黃花子午谷出兵應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則關右之地可撫而有昭遠然其言勸蜀主遠趙彥韜等以蠟書間行約北漢濟河同舉兵至汴彥韜潛取其書以獻宋主宋主得書笑曰西討有名矣乃命王全斌為西川行營都部署劉光義崔彥進副之王仁贍曹彬為都監將步騎六萬分道伐蜀且命為蜀主治第於汴水之涯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備具召全斌謂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全斌及彥進等由鳳州進光義及彬等由歸州進蜀主聞之以王昭遠為都統趙崇韜為都監韓保正為招討使李進副之帥兵拒宋命左僕射李昊餞于郊昭遠酒酣攘臂言曰吾此行非止克敵取中原如反掌耳手執鐵如意指麾軍事自方諸葛亮

發明

聲罪致討曰伐宋師非義曷為書伐蜀有罪也夫以力服人者霸霸必大國以德行仁者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一

王王不待大蜀以區區一隅君驕臣誦政事乖離不能修德以保邦却乃與師以挑敵不過自速其敗亡耳宋欲取蜀之心爰非一日第無可乘之機隱忍以至此及得蠟書率兵西討誠所謂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故綱目以伐予之易曰田有禽利執言宋人得之矣

廣義

蜀主奢修日甚而又任非其人雖欲不亡不可得也况乎蠟書之欺太祖寧無辭乎故大書伐蜀者其光明正大氣像可得而見矣謂非王者之師可乎

十二月宋王全斌入蜀興州擒其招討使韓保正蜀兵

大潰

全斌等克萬仞燕子二皆遂取興州連拔石圍等二十餘砦獲糧四十萬全斌先鋒將史進德與保正李

進等戰于三泉砦敗之擒保正及進等獲糧三十萬宋師至羅川蜀師依江列陣以待崔彥進張萬友等奪其橋蜀人退保大漫天砦彥進萬友與康延澤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逆戰大敗而潰王昭遠等復引兵迎敵三戰皆敗昭遠渡桔栢江焚梁退保劔門

宋將劉光義曹彬克蜀夔州蜀寧江制置使高彥儔死之

初夔州有礮江為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光義等行宋主示以地圖指礮江曰我軍沂流至此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襲擊之俟其勢却即以戰艦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礮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復牽舟而上彥儔謂益軍武守謙曰北軍步遠而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一

守謙不從獨頌麾下與光義騎將張廷翰戰敗走廷翰乘勝登城彥儔力戰不勝身被十餘鎗左右皆散彥儔奔歸府弟整衣冠望西北再拜縱火自焚死後數日光義得其骨於灰燼中以禮葬之

發明

蜀自被兵以來其守禦諸臣迎降者有之逃遁者有之求其為君死者寥寥無聞獨彥儔力戰不勝身被重創整衣再拜縱火自焚亦可謂明於君臣之道而能舍生以取義矣故綱目特書死之以著其節

宋命判太常寺和峴定雅樂

宋主以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詔峴改定峴以王朴律準較洛陽司天臺影表石尺制律呂音始

和暢

發明

雅樂之音雍雍中和而奏之以享上帝拾宗廟為國之不可無者也宋主以雅樂聲高近

於哀思不合中和詔規改定可謂垂情禮樂而有帝王之宏規矣故特書于策以深美之

廣義

大抵治定功成而後禮樂可興蓋樂者所以形容治功也無非因人心之和而宣揚其情

耳故大舜命夔作樂而獨後諸臣者蓋以此也今觀宋祖篡周以來不侵北漢則伐西蜀日相尋於

干戈兵甲之間瘡痍未脫樂豈可與雖欲興之皆苟而已不然魯之兩生何以曰禮樂積德百年而

後興且以漢祖得國之正而魯之兩生尚爾況乎宋祖篡人之國又非漢祖之比綱目持書曰宋命

判太常寺和峴定雅樂者其微意有攸在也

唐主募人為僧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聖

唐主酷信浮屠法出禁中金錢募人為僧時都下僧及萬人皆仰給縣官唐主退朝與后服僧衣誦佛書拜跪手足成贅僧有罪命禮服釋之宋主聞其姦乃選少年有口辯者南渡見唐主而命性命之說唐主信重謂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復以治國守邊為意

發明

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莫敢侮予是則有國家者當及時勉

善用昌厥祚焉唐主酷信浮屠事佛甚謹內出金錢募人為僧嗚呼陋矣五季之時亂極思治疆敵

在外攻取鄰國獨不念虞亡及號之事即當此之際兢惕守邦尚恐弗遑安得他圖為唐計者以募

僧之金錢募天下之豪傑以養僧之餼廩天下之英才則仁賢既信國不空虛宋雖有堅甲利兵

猛將謀臣不能南渡而問鼎矣弗克以此自明而荒唐如是縱有金城湯池長江天堑奚足為恃哀

哉據事直書足以貽千古之一笑爾有天下者不可不戒

廣義

嗚呼梁之蕭行醜好乎佛而餓死臺城唐之李煜酷好乎僧而為宋所滅是則佛與僧者

亡國之因也後世之君有好浮屠者蕭衍李煜傳不可不讀

乙宋乾德三年○是歲春正月宋王全斌攻蜀劔門克丑宋滅蜀凡四國一鎮

之獲其都統王昭遠

全斌進次益光得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峽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對岸可渡自此出劔門南二十里至青疆與官道合若行此路則劔門不足恃也乃分兵趨來蘇跨江為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寨而遁遂進次青疆王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劔門自引眾退屯漢源坡以待全斌未至漢源劔門已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聖

早破昭遠股慄失次趙崇韜布陳出戰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全斌進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昭遠走投東川匿倉舍下悲嗟流涕日盡腔俄而宋追騎至與趙崇韜俱被執

發明

凡書獲者賊詞也前韓保正書擒此獨書獲者罪昭遠也昭遠輕慮後謀以批疆鄰誤君

慶國弗克劾死其罪大矣故綱目變文書獲比同賤者所以深誅之也安有身為都統部領六師而為人所擒易於藏獲尚可以將帥目之哉是以用人慎所擇

宋劉光義曹彬取蜀五州

光義克蜀萬施開忠四州峽中郡縣悉定遂州知州陳愈以城降時諸將所過咸欲屠戮以逞獨曹彬禁止之改峽路兵始終秋毫無犯

蜀太子玄喆將兵禦宋至緜州遁還王全斌進次魏城

蜀主昶降

蜀主昶昭遠敗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太子玄喆統之
李廷珪張惠安等為之副趨劍門以禦宋師玄喆素
不習武廷珪惠安皆庸懦無識玄喆離成都但攜姬
妾樂器及伶人數十輩晨夜嬉戲不恤軍政至緜州
聞已失劍門遂遁還東川所過焚廬舍倉廩而去蜀
主皇駭問計于左右有老將石斌對曰宋師遠來勢
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之蜀主曰吾父子以豐衣
美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為我東向發一矢今
君國壘何人為我效命已而全斌進次魏城蜀主命
李昊草表請降全斌受之遂入城劉光義等亦引兵
來會前蜀之亡也降表亦昊為之蜀人夜書其門曰
世修降表李家宋師自發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得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一

州四十五縣百九十八宋主以呂餘慶知成都府初
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宋主設旣帷于講武殿
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
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
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偏
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

發明

蜀主昶之禦宋是弟子也安能免與屍之咎
乎雖然玄喆蜀之太子家國被兵君父蒙難有人
心者便當背城一戰同死社稷可也夫何將兵禦
敵至緜而遁可勝誅乎故書遁還以著其苟免之
罪國君死社稷在理所當然蜀主偷生忍辱相率
降警所謂萬手云爾惡得無罪故斥名而書降
以著其不死社稷之罪綱目之旨顯而微矣

廣義

宋之太祖思及將帥如此宜其得死力以成
功也若夫蜀之君臣亦皆乳口之兒况其約

漢侵宋以發禍蒙乎
被俘于宋豈不立哉

三月宋兩川軍亂

王全斌崔彥進王仁贍等在蜀晝夜宴飲不恤軍務
縱部下掠女子奪財物蜀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
斌等不從既而宋主詔發蜀兵赴汴並優給裝錢全
斌等擅減其數仍縱部曲侵擾之蜀兵憤怨思亂三
月蜀兵行至緜州遂作亂劫蜀邑衆至十餘萬自號
興國軍獲蜀文州刺史全師雄推以為帥全斌遣米
光緒往招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納其愛女及索
裝師雄怒遂無歸志率衆攻彭州據之自稱興蜀大
王開幕府署節帥二十餘人分據要害兩川民爭應
之崔彥進高彥暉等分道攻討為師雄所敗彥暉戰
死全斌又遣張廷翰擊之復不利退保成都於是邛
蜀眉雅果遂渝合資簡昌普嘉戎榮陵十六州及成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一

都屬縣皆起兵應師雄全斌等大懼時成都城中降
兵未進者尚二萬七千全斌慮其應賊與諸將謀誘
致夾城中
則盡殺之

發明

昔武王伐紂謂其民曰無恐寧爾也若崩厥
角稽首蓋禁暴誅亂謂之義兵誅君弔民謂
之王師全斌等初克蜀邦宴適怠政子女玉帛縱
軍掠之是乃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其民豈不亦運
而已乎故綱目不曰兩川而曰宋不曰軍叛而曰
亂所以見兩川之亂非其本心由全斌等激之而
後亂耳怨在兩川則罪在全斌也然而今年三月
兩川軍亂至明年十二月兩川始平則生靈之禍
何其慘哉易曰能以眾正可以王矣

宋初置諸路轉運使

自唐元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益彊率命部曲主場務厚斂以入已而輸貢有數宋主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占留每藩鎮帥缺即命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維節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及刺史皆不預僉書金穀之籍於是財利盡歸于上矣呂中曰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干戈之所以交爭互戰者方鎮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於賦繁役重者方鎮之專利也民之所以苦於刑苛於賦繁役重者方鎮之專利也民之所以苦於刑苛法峻者方鎮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得行於天下者方鎮之繼襲也太祖與趙普長慮却顧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於是置運使置通判皆所以漸取其權朝廷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皆所以漸取其權朝廷以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歸於一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一

夏六月宋賜孟昶爵秦國公尋卒

蜀主昶舉族與官屬至汴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宋主御崇元殿備禮見之賜賚甚厚拜昶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予玄詰為太寧軍節度使從臣親屬授官有差昶尋卒宋主廢朝五日追封楚王昶母李氏氏本唐莊宗之宮妾也至汴宋主命肩輿入宮謂之曰國母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妾本太原人倘得歸老并土妾之願也時宋主有北征意聞其言甚喜及昶卒不肯哭以酒酌地曰汝不能死社稷貧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爾今汝既死吾何用生焉不食數日亦死宋主聞而傷之宋主嘗見昶寶器命解之曰既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為如是不足亡何待

發明

孟昶故蜀主耳易為斥其姓名失地也春秋之法諸侯不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此同

者欲使有國者兢兢業業無危溢之行也前代國君迎降往往滅亡誅戮其禍慘矣孟昶降宋而宋待之有加老死牖下然則宋之俗猶厚也故又書而予之後之亡國之君書卒者義與此同

南漢主殺其招討使邵廷瑁

廷瑁屯洗口以待宋師招輯亡叛訓士卒修戰備國人賴以少安有投區名書詣廷瑁將圖不軌南漢主信之遣使賜廷瑁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許廷瑁無反狀請加考驗弗許乃相與立廟洗口祠之

發明

甚哉南漢主之鸚鵡也廷瑁以內常侍而為招討輯亡叛訓士卒修戰備北民賴之是乃閭寺中之忠臣耳雖有投區名書之詭當嚴加考究實則誅之否則赦之古之用刑者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慎刑之道貴乎如是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一

秋八月宋選諸道兵入補禁衛

先是宋主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為上軍至是命諸州長吏擇本道兵驍勇者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疆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復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趙普之謀也

宋置封樁庫

宋主平荆湖西蜀收其金帛別為內庫儲之號封樁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以為軍旅饑饉之備宋主

嘗諭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使一方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萬遣使謀於彼儻肯以地歸于我則以此酬之不然朕當散滯財募勇士以圖攻取也尋又鑿大池於京城南號講武池選精卒習戰池中

發明 按劉氏書法凡書置庫議也曷為議人主私藏其財而不賑卹下民所以議之昔商紂聚鹿臺之財積鉅萬之粟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漢之桓靈賣官錢入私庫而終無益於敗亡宋置封樁以收金帛以為軍旅饑饉之備則是公於民而非私於己者矣此綱目所以書之也

丙宋乾德四年○是春正月北漢侵宋宋敗之於靜陽寅歲凡四國一鎮

○夏五月宋罷羨餘賞格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一

初三司請諸場院主吏有羨餘粟及萬石芻五萬束以上者賞知光化軍張全棟上言此苟非倍取民租私減軍食何以致之乃詔自今勿復施行

發明 羨餘乃利民奉君損下益上甚非清朝之令典也自唐季五代以來習以成風其弊滋甚

興利之徒往往於常賦之外括剝聚斂假公營私獻之者以為廉幹而蒙賞不獻者以為闕茸而罹愆是以攘背側目爭先為之噫羨餘之物豈為地中所產取之無窮用之不竭耶固非漁獵民財常賦既辦而多者則為羨餘臣受賞而民受殃矣豈不深可痛哉宋主因張全棟之言即命罷之可謂能從其善能革其弊者故特表而出之所以深予之爾

閏月宋求遺書

發明 興王之道其謀謨舉措迥出入表蓋由其志之安子女玉帛之是樂聲音彩色之是耽也宋主之求遺書見於兵亂倥偬之日垂情古典尤為所難網目所書千數百年僅克一見不亦美乎我太祖皇帝初起義兵而即求遺書于天下謂宰臣曰金玉雖貴求之易得惟古先聖賢之書稽義所萃為難得耳大哉先王言乎此所以應五百年之昌期而傾否為泰乎故綱目特筆于策垂訓於無窮耳

○冬十一月宋竇儀卒

初宋主將改元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及蜀平蜀宮人入內宋主見其鏡背有識乾德四年鑄者召儀問之儀對曰此必蜀物蜀主王衍嘗有此號宋主大悅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者每對大臣言欲用儀為相趙普忌其剛直陶穀等又相與排之遂中綴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一

十二月宋兩川平

宋主聞兩川兵起命客省使丁德裕領兵往討之以康延澤為東川七州招安巡檢使時全師雄屯新繁劉光義曹彬進擊大破之師雄退屯于郫王全斌王仁贍復攻之師雄走灌口水陸轉運使曹翰會仁贍圍賊呂翰於嘉州翰棄城走是夕賊還結眾圍城約以三鼓進攻曹翰謀知之戒守備者止擊二鼓賊眾不集至明而遁追襲大破之全斌復破師於灌口師雄走金堂病死其黨據銅山推謝行本為主延澤旅板之德裕等分道招集賊眾悉平西南諸著多請附宋

北漢復取宋遼州○韃靼入貢于宋

韃靼本東北靺鞨之別種唐元和後徙陰山是歲來貢

丁未乾德五年○是春正月宋王全斌等有罪徵還貶

官有差以曹彬為宣徽南院使

宋主自開蜀兵亂凡使者至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事因盡得其狀乃皆徵還以其初立功不欲屬吏但命書問狀全斌等具伏黜貨殺降之罪遂責降全斌崇義節度留後崔彥進昭化節度留後王仁贍石衛大將軍以劉光義等廉謹並進爵秩復召召餘慶參知政事仁贍等歷詆諸將冀以自免獨曰清廉畏慎不負陛下者曹彬一人爾彬之還也橐中惟圖書衣衾人能載下於是賞彬特優彬入謝曰諸將皆獲罪臣不敢奉詔宋主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懇勸君之常與可無遜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一

發明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蓋賞罰國之大典不可不慎也然之理也全

斌曹彬俱為伐蜀之將而全斌之貶官曹彬蒙賞非厚此而薄彼也狗名責實故耳蜀兵之亂蓋由全斌等不修紀律縱軍剽掠之所致曹彬清廉畏慎嚴戢其象今而一貶一賞者所以示其懲勸之

至公若概以罪之豈舉直錯諸枉之義哉綱目書此詞繁而不殺其義見矣

廣義 溺於富貴者全斌等而甘於淡泊者曹彬一

當如是哉

二月宋以沈義倫為樞密副使

義倫為四川轉運使隨軍入蜀獨居佛寺蔬食有以珍異獻者皆却之及歸篋中惟書數卷而已宋主嘗

問曹彬以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軍旅至於采察官吏非所職也固問之曰義倫可用宋主嘉之故有是命

宋罷其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贇

時有諸重贇私取親兵為腹心者宋主怒欲誅之趙普諫曰若重贇以獲誅人人懼罪誰敢為陛下將者宋主乃止出重贇為彰德節度使

發明

人君之德莫大乎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其德不明則百邪隨之而入矣宋主因惑讒言遂忌宿將使非趙普切諫則重贇遭誅幾不能保於牙宋主號稱英睿猶且信讒而忌下况亞於宋主者乎故綱目具官所以表重贇之不失其職曰罷所以識宋主之中心不明此綱目所以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一

萬世是非之權衡也歟

三月五星聚奎

周顯德中實儀與盧多遜楊徽之同為諫官儼善步星歷嘗謂徽之等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卒如其言

發明

有太平之基必有太平之象有文明之運必有文明之祥伏羲畫卦而河出圖洛出書文王修德而鳳鳴岐山此皆世運亨嘉以兆其隆平之瑞耳五代以降時丁極否否終復泰理之必然故五星聚奎以應太平之治周實儼之言信不誣矣是以世道之隆替關乎氣運之盛衰而非人之私智穿鑿所能必也故特揭而書之

五星之行於天度數不同運速各異何由聚於一宿雖史冊書之以理終不可信

廣義 抑觀宋祖自得國以來其見書于冊者美且多矣觀其度民田賑諸州視國學謹刑罰討

叛逆求道書削藩鎮之權置常參之官討亂國則恩及無辜公財利則除去羨餘與夫求賢才錄功

過一皆公平正大之舉是誠帝王致治之大節也書曰五星聚奎豈非以其和順五行而此休徵自

至哉洪範汨陳五行帝乃震怒與此正相反也孰謂天人相去之遠哉

夏六月朔日食○秋九月定難節度使李彝興卒子克

敵嗣

彝興即
彝殷也

宋以周保權為右羽林將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一

戊宋開寶元年北漢主繼元廣春二月宋主立宋氏為

后

宋主元配賀氏早卒建隆初冊繼室王氏為后乾德元年冊至是立宋氏為后后左衛上將軍僅之女也

發明

夫婦人倫之大綱夫之有婦猶乾之有坤也乾而無坤則化功不成夫而無婦則生育不遂故春秋傳曰夫婦人倫之本風化之原信斯言矣按之分注宋主元配賀氏卒而繼立王氏又卒而復立宋氏綱目何不書而此獨書耶正名分於始也他日后崩而太宗不成服其罪不言而可知矣其謹微之意亦深切哉

正月宋覆試貢士

知貢舉王裕上進士合格者十八人陶穀子邠名在第六宋主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邠安得登第因詔自今舉人凡闕食祿之家悉委中書覆試

夏五月唐以韓熙載為中書侍郎

熙載顯德中入朝歸國唐主景問中國大臣熙載曰趙點檢顧視不常不可測也宋主受禪景益重之欲以為相以惟簿不修而止至是拜中書侍郎

六月宋以董遵誨為通遠軍使

遵誨父宗本仕漢為隨州刺史宋主微時往依焉遵誨如益又夢登高臺過黑蛇約長百尺餘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宋主皆不對他日論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一

兵遵誨理屈拂衣起宋主乃辭宗本去及即位遵誨被召伏地請死宋主諭之曰卿尚記曩日紫雲黑蛇之事乎遵誨再拜呼萬歲俄而部下卒訴其不法十餘事遵誨皇恐待罪宋主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惡邪遵誨母在幽州患難睽宋主厚賞邊民購得之仍加優賜至是以夏州近邊授通遠軍使遵誨至鎮召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眾皆感悅後數月復來擾邊遵誨率兵深入其境俘斬甚眾獲羊馬數萬部落以定

廣義

自古帝王之興莫不各有神異觀紫雲黑龍之事則彼吞卵履迹之兆不誣而趙宋之興也孰禦况於遵誨不念舊惡惟結新恩而其量又非凡主之比宋業之興豈偶然哉

秋七月北漢主鈞殂養子繼恩立

初世祖女適薛釗生繼恩再適何氏生繼元二子俱幼孤世祖以鈞無有子命養為子鈞嘗謂郭無為曰繼恩巽軟非濟世之才恐不能了我家事將奈何無為不判至是病篤召無為付以後事繼恩既嗣位怨無為初不助己且惡其專政加守司空外示優禮內實疎之

發明 尹氏曰古人於族類尤重而後世亂之此綱目所以必書其養子者亦是別生分類之意也五代周太祖立子榮其義亦然故併反之

八月宋遣李繼勳將兵伐北漢

宋主嘗因謀者謂漢主曰君家與周世讐宜不屈今我與爾無所問何為因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漢主遣謀者報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然我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一 李 氏之不血食也宋主哀其言謂謀者曰為我語鈞爾一坐路致終約世不加兵至是聞其卒遣李繼勳等以禁軍伐之

九月北漢司空郭無為弒其主繼恩而立其弟繼元

繼恩欲逐郭無為畏懼不能決月餘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閣反高其門時繼恩獨處喪次見之驚起繞屏環走霸榮以刃搥其背殺之無為使人梯屋入殺霸榮繼恩立纔六十餘日并人疑無為授意於霸榮亞殺之以滅口無為與羣臣議立繼恩之弟繼元參議中書事張昭敏獨曰少主非劉氏故嗣位不終今宜立宗姓以慰民望世祖嫡孫繼元久留契丹歷險阻宜立之可以圖宗社結外援無為不從以繼元異制則遂立之

發明 弒其主者侯霸榮耳曷以歸獄於無為討首惡也春秋晉趙盾弒其君趙盾以不越境而書弒况無為跋扈無君繼恩欲逐而不能決陰授其黨以殺其君雖能梯屋殺霸榮原其情誠恐姦謀呈露亞殺之以滅其口耳豈真能聲罪致討而珍厥渠魁乎然無為排衆議而立繼元者特因其幼冲易制而可以擅其權焉亦非合義也故綱目變文直書郭無為弒其主所以正名分植綱常而誅亂臣賊子於既

斃之後其旨嚴哉

廣義 分註載北漢殺君者侯霸榮也綱目何以書郭無為弒其主哉曰昔者趙盾弒君而董狐歸獄於趙盾者以其亡不出境而返不討賊也而况造意者哉綱目歸罪于無為者春秋誅首惡也

宋李繼勳敗北漢兵于銅鍋河進薄太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一 北漢主初立宋兵已入其境乃遣劉繼業馬峰等領軍扼團栢谷峰至銅鍋河繼勳前鋒將何繼筠擊破之斬首三千級遂奪汾河橋薄太原

發明 王者之師吊民伐罪而已故曰三代之師若伐之不武北漢主少國危權姦弒逆宋主能於是時聲大義於天下與師弔伐斯為合宜夫何擊無名之兵入他人之國見其危而不存聞其危而不恤尚可以一視同仁目之哉故下書契丹殺北漢者所以美契丹而罪中國也

冬十月宋貶雷德驥為商州司戶參軍

德驥判大理寺寺之官屬與堂吏附會罕用趙晉增減刑名德驥憤惋求見宋主面自白其事未及引封事

直詣講武殿奏辭氣俱厲并言普彊市人宅聚飲財
賄宋主怒叱之曰鼎鑄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社稷
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齧二齒則命左右曳出
之詔處以極刑既而怒解止以闡入之罪黜之

十一月契丹救北漢宋李繼勳引還北漢遂入宋晉絳

州

北漢主遣使告即位于契丹且乞師契丹主遣特烈
將諸道兵救之宋主亦遣使賫詔諭北漢主命降約
以平盧節度使授之又別賜郭無為詔許以邢州節
度使無為得詔色動勸北漢主納款北漢主不從初
宋主使謀者惠璠偽稱殿前指揮使員罪奔北漢無
為知其謀便為供奉官及宋兵入境璠即奔赴至嵐
谷候使獲送太原北漢主使無為鞫之無為釋不問
有李超者知璠姦狀上告無為怒并起斬之以滅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

李繼勳等聞契丹兵來晉絳二州
歸北漢因大掠宋晉絳二州

宋主享太廟翌日郊

初宋主入太廟見其所陳豆盞盞問曰此何物也
左右以禮器對宋主曰吾祖宗寧識此亟命撤去進
常膳如平生既而曰古禮不可廢也命復設之判太
常寺和峴請遵唐故事每室加常食一牙盞從之自
是三年而郊郊必先享太廟
禮畢加恩肆赦以為常制

廣義

考之中庸曰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
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以此

周公制禮之格言萬世不刊之典而聖人稱之以
垂教後世者也烏有子孫富有天下而使祖宗享
生前未王之禮耶
宋主此舉失矣

北漢主劉繼元弑其母郭氏

繼元妻段氏常以小過為孝和后郭氏所責既而病
卒繼元疑后殺之后方縗服哭孝和帝于柩前繼元
遣其嬖臣范超執而縊殺之宮中嬪御連罹逼辱無復
嫌問世祖十子錡錡錫最有賢行繼元聽羣小之譖
幽囚之未踰
年皆死焉

發明

北漢主斥其姓名何正名定罪也臣弑其君
子弑其父皆天下之大惡王法所必誅無時
焉而可恕也前郭無為以臣而弑君今劉繼元以
子而弑母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三綱絕
矣未聞絕三綱而可以長有其國者世道日衰
莫倫日壞哀哉故綱目斥書弑名以著其罪

唐主立周氏為后

周氏故后之妹也美姿容以姻戚往來先得幸于唐
主后卒遂册立之唐主頗留意聲色霓裳羽衣曲久
絕不傳后按諸書得其聲調唐主嘗欲以戶部侍郎
孟拱辰完賜教坊袁承進御史張憲上疏力諫不聽
○初唐宰相嚴續盡忠不貳與執政議多不同求罷
政事唐主許之於是百司政事皆歸于樞密院樞密
副使陳喬柔懦畏法猾吏潛結權倖多為非法紀綱
並壞而張洎方以文學得幸特授清輝殿學士與太
子太傅徐遼太子太保徐遊別居澄心堂密畫機務
中旨多自澄心堂出遊從子元橋等宣行之中書密
院俱同
散地

發明

列國之立后未嘗書而此特書何正彙倫也
周氏故后之妹唐主先與私通因后卒而册

立之夫婦之道乖矣曲禮曰無別無義禽獸
之道也安可以君臨億兆乎故特書譏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

己宋開寶二年○是春二月契丹弑其主烏嚕于懷州

契丹主朮酒好飲獵嗜殺不已嘗以虞人偵驚失期加炮烙鐵梳之刑又以獲鴨甚歡除鷹坊刺面之令刑政紊亂國人怨之至是政于懷州獲熊斃飲

夜分近侍霄格盡人華格庖人錫哀等弑之
發明 綱目於契丹未嘗書主此書主何亦正名而定分也烏嚕維云會長是亦一國之主耳君臣之分不以中外而有間苟以中外而問焉則亂所以嚴君臣之分立上下之防也網目誅亂討逆之旨嚴矣

宋主自將擊北漢三月圍太原

李繼勳等既還宋主謀再舉以問魏仁浦曰朕欲親征太原何如仁浦曰欲速則不達惟陛下重之宋主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一

不聽命繼勳等將兵先赴太原以光義為東京留守自將發汴三月至太原築長連城圍之立砦於城四面繼勳軍於南趙贊軍於西曹彬軍於北黨進軍於東北漢劉繼業等乘晦突門犯東西砦戰敗而遁宋主又命壘汾晉二水以灌城漢人大恐郭無為復勸北漢主出降漢主不從一日因宴羣臣無為痛哭于庭曰奈何以空城抗家百萬之師乎引佩刀欲自刺冀動衆心而漢主遽降階執其手引之升坐而止
發明 北漢弑君弑母不為無罪宋主自將何不利以討伐而書擊耶誅心也宋主是舉不過利其土地恣相攻擊耳非因彼有罪而與爭伐之師也故不以討有罪之例予之昔宋圍長葛春秋譏之傳曰國者環其城邑絕其往來之使禁其樵採之途書圖所以惡之耳用是而觀則詞義嚴正此其所以為綱目而非常史所可彷彿也歟

契丹耶律賢立

賢小字明安世宗次子聞契丹主被弑帥甲騎千人馳赴懷州即位改元保寧號烏嚕曰穆宗以蕭守與為尚書令納其女燕燕為后賢嬰風疾國事皆燕燕決之

發明 契丹烏嚕被弑則書主今耶律賢則片名書立前後書法用意之特異者蓋別起一例以謹耶律賢嗣立之始且以辨內外之防也後皆倣此

夏四月契丹復救北漢宋韓重贇等擊敗之

初宋主度契丹必由鎮定救太原使重贇倍道兼行赴之又聞其分道一自石嶺關入召何繼筠逆擊校以方畧繼筠遇契丹兵于陽曲大敗之斬首千餘級重贇亦先陣于嘉山契丹兵自定州西入見旗幟大駭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一

欲遁重贇急擊大破之時擒其首領三十人宋主命以所獲契丹俘示于城下城中喪氣憲州判官史昭文嵐州刺史趙文度各以城降宋

閏五月宋主引還

時契丹主遣韓知瑤冊立北漢主知瑤習知我備在圍城中晝夜督察盡心固守宋命水軍載弩環攻驍將石漢卿等多戰死北漢兵亦屢敗夜半忽傳呼漢主出降宋主將開壁門將作使趙遂曰受降如受敵詎可中夜輕出已而果謀者契丹復遣南大王者將兵援北漢宋東西班都指揮使李懷忠曰敵勢已困若選勁兵急攻破在旦夕都虞候趙延翰請先登宋主壯之俾率眾攻城戰不利懷忠中流矢斃死時宋師頓于耳草地會暑雨軍士多疾太常博士李尤贊上書請班師宋主以問趙普普亦以為然乃分兵屯

鎮潞徙北漢民萬餘戶于山東河南而還北漢主籍
宋所棄軍儲得粟三十萬茶絹各數萬喪敗之餘賴
此少

發明

春秋莊八年秋師還傳曰書師還譏久役也
宋主輕舉大眾妄動久役圍漢不下歷三月
而後還則無名黷武非義害人未有如此之甚也
所以著勞民毒家之罪為後戒也綱目王道輕重
之權衡此類是矣

廣義

大抵兵貴有名向之伐蜀也以有蠟書為辭
若於漢則未聞其有何辭也特憾其與李筠
會師耳故綱目前書侵漢此書曰引還者以見師
以曲直為老壯而此舉則曲在宋矣故師不期老
而自老也故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此之謂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一

北漢郭無為伏誅

太原之圍南城為汾水所隔郭無為謀出降因請自
將夜擊宋北漢主信之選精甲千人付無為自登七
夏門送之無為行至北橋值風雨晦冥而止至是闕
人衛德貴告其事且言無為為獻地之謀蹤跡屢露反
狀明白不可赦北漢主乃殺之以徇

發明

無為大逆不道在王法之所不原抑且欺君
賣國屢欲謀叛其罪甚矣分註以殺之為文
綱目變文直書伏誅畧無少恕所以誅亂臣討逆
賊而為萬世綱常之計豈淺哉故曰微君子莫能
修之

廣義

無為弑君之賊也去其官而書伏誅
者正名定罪深予北漢討賊之義也

冬十月宋罷王彥超等節度使

鳳翔節度使王彥超及諸藩鎮入朝宋主宴于後苑
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鎮王事
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諭意即前奏曰臣
本無勲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乞骸骨歸丘園臣之
願也安遠節度使武行德護國節度使郭從義定國
節度使白重贊保大節度使楊廷璋自陳攻戰闕
闕及歷履艱苦宋主曰此異代事何足論明日皆罷
鎮奉朝請胡一桂曰太祖深思天下唐末以來生民
塗炭知所以處藩鎮收兵權之道既以從容盃酒之
間解石守信等兵權復以後苑之宴罷王彥超等節
鎮於是宿衛藩鎮不可除之痼疾一朝而解矣

發明

興滅國繼絕世王者之盛心也唐末以來生
民塗炭固由於藩鎮之跋扈然當時姑息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一

政多處置之法廢耳宋興漸收其權則亦已矣夫
何因其入朝遂罷節鎮豈至誠無偽之意乎先儒
胡氏多美之臣獨以為不然宋主盃酒之釋兵權
一言之罷藩鎮雖於隨機應變而能革一時之宿
弊然等而上之王者至誠無偽之心則未也且諸
節鎮歷履艱危冀傳後裔一旦罷之謂之何哉苟
或有功則賞有罪則誅勿行姑息自然畏服安用
罷為昔周得天下而封諸侯享年八百秦併列國
而置郡縣傳祚二世比無他仁不仁之異爾然則
詐力安可尚耶故綱目不曰王彥超等罷而曰罷
王彥超等則其義亦深切而著明矣

唐末開寶三年○是春正月契丹遣北漢使者劉繼文
等歸

等歸

契丹韓知瑞自太原歸言晉陽多梗而劉繼元無輔
政事令趙高勳亦言我與晉陽父子之國先君以一
怒而盡徇其使甚無謂也契丹主乃盡索北漢使者
比十六人厚禮而遣之仍命劉繼文為平章事李弼
為樞密使俾輔繼元繼文等久留契丹復受其命歸
乘國政左右皆譖毀之北漢主乃出繼文為代州判
史李弼為
憲州刺史

宋徵處士王昭素為國子博士

昭素酸棗人有學行宋主召見便殿年已七十餘問
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
慾宋主愛其
言書于屏几

發明

書徵何子宋也書處士何子昭素也昭素值
五代亂離之世安貧樂道不求聞達其志尚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一

矣及宋主聞召而聘召錫以殊禮加以美官可謂
出處得其正者回視奔競之徒昏夜乞哀驕人於
白日者豈可此
肩而彷彿哉

夏四月朔日食○宋除河北鹽禁○秋七月宋省州縣

官增其俸

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
元員而重費不若損官而益俸諸州縣宜以戶口為
率差減其員舊
俸月增給五千

九月宋詔修前代帝王陵被盜發者

發明

欲觀其國之興衰先觀其善否之政宋自夏
徂秋善政多矣如除河北鹽禁如省州縣官

增其俸如詔修前代帝王陵繼書于策不一而足
者何益除鹽禁所以便民省官增俸所以養廉修
帝王陵所以存厚皆表表之善政五代以降絕無
而僅有者宋能行之治國之政優矣此故備書以
子

廣義

宋太祖恩及前朝朽骨視他人取天下而發
掘諸陵者不啻鸞鳳鷹鷂之相去也嗚呼延
祚三百而為垂統創
業之主豈不宜哉

○宋遣潘美將兵伐南漢冬十月克賀昭等州

南漢主張舉兵侵宋道州刺史王繼勳言張肆為發
暴數出寇邊請南代宋主未欲遠加兵乃令南唐主
為書諭張使稱臣歸所侵湖南舊地張因唐使而驛
書答唐主言甚不遜唐主上其書宋主乃以潘美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一

桂州道行營都部署尹從珂為副以伐之時南漢舊
將多以讒構誅死宗室剪滅殆盡掌兵者惟宦官數
輩自南漢主晟以來耽於遊宴城壁濠隍多飾為宮
館池沼樓艦皆毀兵器又腐及聞有宋師內外震恐
乃遣龔澄樞馳往賀州南漢諸文臣皆請起故將潘崇
樞還宋遂圍賀州南漢將兵援賀潘美聞潘崇至
徹南漢主不從遣伍彥柔將兵泊南鄉驛丹岸側潘美
潛以奇兵伏南鄉驛而宋伏兵卒起彥柔大驚
扶彈登岸踞胡林指彈而宋伏兵卒起彥柔大驚
死者十七八擒彥柔斬之魚其首以示城中城遂破
美督戰艦聲言順流趨廣州南漢主憂迫計無所出
乃以潘崇微為都統領眾三萬屯賀江會美徑趨昭
州崇微但擁眾自保而已美乘勝克昭州進拔桂連
二州南漢主聞之謂左右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今
北師取之足矣
吾知不復南也

廣義

或曰宋於蜀曰伐於北漢曰侵則固聞命矣若於南漢則未嘗見其有辭而書曰伐者何

哉曰南漢之罪不容誅矣何謂無辭觀其窮奢極慾殺人如草菅比固天吏之所當伐也况宋主德

政大修正于時之天吏也且其答書唐主言甚不恭其可伐之罪亦甚明矣書曰伐者此固書法之

當也夫何疑哉

十一月契丹入宋定州宋將田欽祚戰却之

契丹以六萬騎入定州宋主命田欽祚領兵三千禦之欽祚與敵戰蒲城敵騎少却乘勝至遂城敵圍之數日欽祚度城中糧少整兵開南門突圍一角出其兵至保塞軍中不亡一矢宋主喜謂左右曰敵數犯邊塞以二十匹絹購一敵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人止費我二百萬匹絹則敵盡矣自是益修邊備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一

十二月南漢將李承渥帥兵拒宋潘美進擊大敗之遂

拔韶州

南漢主以李承渥為都統將兵十餘萬陣于蓮花峰下南漢人教象為陣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仗凡戰必致陣前以壯軍威潘美其勁弩射之象奔跟乘者皆墜反踐承渥軍軍遂大敗承渥僅以身免美進拔韶州韶州之北門也張聞韶破窮蹙不知為計始令擊廣州東壕顧諸將無可使者官溫梁鸞真薦其養子郭崇岳可用南漢主以為招討使與大將相廷曉統軍六萬屯馬逕以禦宋師崇岳無謀勇惟日積于鬼神而已

發明

欲觀國之治亂當於人才用舍觀之方是之時劉鎮昏庸羣小用事繫澄樞以欺誕而寵

北漢以僧繼顓為太師兼中書令

擢潘宗微以忠正而廢棄即廷瑁以直亮而誅夷李承渥以柔佞而進用然猶未也伍彥柔以巽懦為將帥郭崇岳以庸才為統軍劉鎮退人才雖不止此而其大要亦無不然是以政事安得而不泰國家安得而不亡故綱目於宋興師而曰伐所以罪漢而予宋也其垂戒後世之意切矣

繼顓本劉氏孽子以宗姓授鴻臚卿嘗遊華嚴見地有寶氣乃於圓柏谷置銀場募民鑿山官收十之四

繼顓自督所獲即倍于民時北漢主多內寵繼顓獻首飾數百副北漢主大喜遂有是命

發明

昔後唐用伶人為刺史綱目譏之蓋成湯立賢無方固亦有焉未聞無籍孽子為大臣者也揭而書之所以

志北漢亡國之本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一

辛未開寶四年○是歲宋滅南漢唐改號江南凡三國一鎮 春二月宋潘美大破南

漢于兵馬逕遂克廣州南漢主銀降

潘美克英雄二州潘崇微以其眾降美進次龍頭漢主遣使請和且求緩師美不許進兵馬逕去廣城十里若于雙女山下漢主聞之取船艦十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宦者樂範與衛兵千餘盜船船走漢主懼遣其左僕射蕭澹奉表詣軍門乞降美即令人送澹赴汴漢主欲遣其弟保興率百官出迎郭崇岳止之乃復為扞禦之備又遣保興率國內兵拒宋植廷曉謂崇岳曰北軍乘席卷之勢其鋒不可當吾士旅雖眾然當傷疲之餘今不驅策而前亦坐受其斃矣廷曉乃領前軍據水而陣令崇岳殿後既而宋師濟水廷曉力戰不勝死于陣崇岳奔還其柵潘美謂諸將曰彼編竹木為柵若篝火焚之必擾亂因而

夾擊之此萬全之策也遂分遣丁夫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會暮夜萬炬俱發天大風煙埃紛起南漢軍大敗崇岳于亂兵死龔澄樞李托相與謀曰北軍之采利吾中國珍寶爾今盡焚之使得空城必不能久駐也乃縱火焚府庫宮殿一夕皆盡明日張出降美入城俘其宗室官屬送汴有官者百餘輩盛服請見美曰是極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為此

發明

宋自周兵以來克賀昭拔韶州克廣州勢如破竹無與敵者南漢之無人可知矣及宋師臨境南漢君臣不能背城一戰同死社稷而乃相率迎降恬然無恥於乎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効死者義也縱不能遷國以圖存獨不能守正而効死乎夫何偷生苟免服為臣虜使社稷為墟生民塗炭豈不深可惜哉若張者不有難乎免於春秋之責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一

宋加潘美山南東道節度使○夏六月宋誅南漢宦者

龔澄樞李托賜劉鋹爵恩赦侯

張至汴宋主遣呂餘慶問張及費及焚府庫之罪張歸罪龔澄樞李托明曰有司以帛繫張及其官僚獻于廟社宋主御明德門遣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責張張對曰臣年十六儲位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專在國時臣是臣下澄樞是國主遂伏地待罪宋主命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執于千秋門外釋張罪賜衣冠帶器錦鞍馬受檢校太保石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張體質豐碩眉目俱殊有口辨性絕巧嘗以珠結鞍勒為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宋主謂左右曰張好工巧習以成性儻能移於治國立至滅亡哉張在國時多置醢毒臣下一日從宋主幸講武池從官未集張先至賜以色酒張疑有毒泣

曰臣承祖父基業遠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誅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為大梁布衣觀太平之象未敢飲此酒宋主笑曰朕推赤心於人腹中安有此事命取銀酒自飲而別酌以賜張張大慙謝

發明

嘗觀易之噬嗑初九履校滅趾无咎聖人發上九荷校滅耳凶聖人復發其義以為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是以荷校而滅沒其耳為凶之極南漢宦官之禍不幸類是妨賢病國欺君虐民塗炭正所謂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者尚何說之有哉宦官恣橫漢不能誅而宋誅之張獨無愧於心耶故綱目直書宋誅南漢宦者其所垂戒深矣疾惡嚴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一

廣義

觀分注載宋主待張之事則知其豁達大度出於天性然也所謂帝王自有真其美可勝哉

宋御史中丞劉溫叟卒

溫叟為中丞十二年屢求解職宋主難其代不許至是卒溫叟重厚清介好古執禮一日晚過明德門西闕前宋主方與中黃門數人登樓溫叟知之令傳呼依常而過翌日請對且言人主非時登樓則下必希望恩賞臣所以呵尊而過欲示眾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宋主善之

冬十月朔日食○十一月唐貶國號曰江南遣使朝宋

唐主事宋甚謹每聞宋有嘉慶吉凶之事必遣人貢獻賀外示畏服內實修備及南漢亡懼甚使其弟

從善上表於宋乞去國號改印文為江南國主且請賜詔呼名宋主許之唐主乃貶損制度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為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為司會府其餘官稱多所更定先是唐主以銀五萬兩遺趙普普以白宋主宋主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宋主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削弱當使之弗測及從善來朝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震駭服宋主之偉度

發明 凡綱目所書皆經世大訓此何以書罪唐也為國者當自強貶號與否何預焉不知守國自貶以求媚於人其夔王爵卑先祖甚矣書唐貶國號曰江南甚惡之也其與戰國衛貶號侯貶號君其義同耳

廣義 史稱唐主遺普白金太祖以為可受及從善來朝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唐之君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

臣皆服其偉度臣則以為不然密賚者正欲使普聞之適足以愧其心如漢文之於張武是也不然何其所賚者如遺普之數馬噫唐之君臣但知太祖之偉度焉足以知太祖之所以待普者哉方當有事於唐而不顯普之失者太祖善處之術也

河決澶州

東匪于鄆濮壞民田廬宋主怒官吏不即以聞通判統怒坐棄市怒初為開封判官謁趙普聞者不即為通怒怒而去普由是憾之竟坐法誅投其尸于河

發明 和氣致祥率氣致異乃理勢之必然也故承立伯有之事偏見於春秋之世山崩川竭之

應每生於戰國之時值斯之際天下未一民生未寧災異之來必矣然澶州乃宋地曷不書宋河決

澶州而概書河決澶州災在天下也若止書宋則是天之警省豈止於宋而已哉綱目之為斯世借亦深切爾如春秋書梁山崩同意

仁肇

初仁肇密陳淮南成兵少宋前已滅蜀命又取嶺南道遠師疲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徑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禦之勢不能敵兵起日請以臣叛聞于北朝事成國享其利則族臣家明陛下無二心也江南王不能又沿江巡檢盧絳募亡命習水戰屢破吳越兵于海門亦嘗說江南主曰吳越仇讐也他日必為北朝犄角臣請許以宣歙叛陛下聲言討臣且乞兵吳越至則躡而攻之其國可取江南主亦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

用宋忘仁肇威名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此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為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使者歸白江南主江南主不知其間鳩殺仁肇

發明

唐主可謂下愚不移者矣既畏宋之侵伐賊有苟偷目前之安焉若自強其國春秋吳信諂而殺伍員戰國趙被問而殺李牧楚項羽被問而不殺項羽南史宋被問而殺檀道濟此皆皆君闇主之通患不旋踵而國為他人所滅矣仁肇乃江南之人僕觀其深謀遠慮出入表苟或用之則土地開拓而國未遽亡夫何因宋之問遂鳩殺之於手抑不知宋之所擇者仁肇耳仁肇既誅則江南長城已壞雖欲久有其國焉可得哉殺非以罪故書殺而不

廣義 李煜之有仁肇項羽之有范增也太祖之間

亡於宋祖一轍矣

夏五月大雨河決宋主出宮人

癸明 災異頻仍董子以為天心之仁愛故逆賊風雨足以致黃龍之治平景星慶雲足以致開元之稅駕能修其德化災為祥不能修德災之來也必矣綱目自庚申至於壬申十有三年而書日食六河決二大雨一當時之君未嘗見其有省己責躬之實惟此書大雨河決而宋出宮人較諸列國則宋亦庶幾焉耳故特書以予之

○秋九月朔日食○宋以辛仲甫為四川兵馬都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宋元

宋主問趙普以文臣有武幹者普以左補闕辛仲甫對宋主遂用之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也

癸宋開寶六年○是春三月鄭王郭宗訓卒宋人葬之西歲凡三國一鎮

謚曰周恭帝

鄭王卒宋主素服發哀輟朝十日謚曰周恭帝還葬慶陵之側號曰順陵

癸明

綱目於宗訓恒書名此書姓何罪之也不能自疆挈國授人故斥其姓名比同賤者絕之之詞也然書卒何予存厚也自廢至是十四年矣書宋人葬之何予宋人也綱目予存厚苟有禮於先代必以國書之書謚恭帝何所以重予宋也此固書法之深意學者所當詳察焉

廣義 書曰人者惡之也

宋初殿試貢士

翰林學士李昉知貢舉有進士徐士廉訴昉用倩取舍宋主乃擇終場下第者已舉者親御講武殿給紙筆別試得進士諸科百二十五人皆賜及第且賜錢二十萬以張宴會責昉為太常少卿殿試遂為永制

癸明 欲得乎真才須精於選選宋主前命覆試貢士此命殿試貢士則其倦倦於求賢之意切矣豈不曠古而僅見者哉特書曰初蓋予之也

夏五月宋行開寶通禮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宋元

初宋主命李昉劉溫叟重定開元禮附以國朝制度損益為書二百卷號通禮至是行之

交州丁璉入貢于宋宋封璉為交趾郡王

梁末交州士豪曲承美乘中國之亂據有十二州之地南漢遣將李知順攻承美執之置交趾節度使乾德初節度使吳昌文死其參謀吳處珩等爭立攝謹州刺史丁部領擊敗處珩等自領交州帥號大勝王署其子璉為節度使尋遜璉位漢既亡璉入貢于宋宋授璉靜海軍節度使加封爵

癸明

古人於取舍之際甚明而後人則惑之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意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交州中國之地不幸而陷於交趾之籍遁相推據借號稱王誠天討之所宜加也茲因入貢遠錫封爵則是可以取而不取不當與而與之均失之矣遂使中華故地流入蠻荒迄于今而未

復可勝借哉綱目據
事直書交譏之也

宋武寧節度使高繼冲卒○秋八月宋趙普免

普獨相十年為政頗專嘗以私怨誣馮瓚李美李徽
以賊論死廷臣多忌之宋主嘗幸其弟會吳越遣使
致書于普以海物十瓶置于無下未及發而宋主至
倉卒不暇屏宋主顛問何物普以實對宋主曰海物
心佳即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皇恐謝曰臣未發書
實不知宋主曰第受之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
時官禁私販秦隴大不普遣親吏詣市屋材聯臣役
至汴治第吏因之竊貨大木皆稱普市貨駕部下三
司使趙玘以聞宋主大怒即欲逐普王溥力為救解
得止盧多遜與普不協數因入對短普宋主滋不悅
初雷德驥之貶商州也知州奚煥希普意奏德驥怨
望坐削籍流靈武其子有鄰意普害之擊登聞鼓訴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中書不法事宋主怒悉下御史獄鞠實始疑普詔呂
餘慶薛居正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普不
自安求罷政遂出為河陽三城節度使以有鄰為秘
書省正字召德驥為秘書丞普至河陽上表自訴曰
外人謂臣輕議皇帝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
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
君願賜昭鑒宋主守封其表歲之金匱○時呂餘慶
以疾解職宋主以薛居正沈義倫同平章事餘慶宋
主崩府元僚趙普李處耘先進用餘慶恬然不以
介意及處耘與普得罪餘慶悉為明辨時稱長者
發明 按劉氏書法凡免官而書某人免者可免者
也普以可免書原情也蓋宰相代天理物宜
以平心處之公爾忘私國而忘家庶幾不愧足職
也普獨相十年得君如彼其專行政如彼其久然
而擅權自恣挾怨妨賢好利而陰受吳越間金假
公而私市秦隴大木則是失為相之道慙德多矣

故綱目直書普
免以著其罪

廣義 抑考趙普周之滁州判官也及事太祖謀

量受賤無恥卒至於敗果何心哉噫士之守節猶
女之守身也女之失身者雖潔不足以為潔况不
潔哉士之失節者雖廉不足以為廉况不廉哉易
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無攸利其普之謂乎

宋主封其弟光義為晉王班宰相上

又以弟光美兼侍中
子德昭同平章事

冬十二月宋起復盧多遜叅知政事

多遜敏給任數謀多奇中以翰林學士判史館宋主
好讀書每取書館中多遜預戒吏命必白之知所取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書因通夕閱覽及召對宋主問書中事應答無滯同
列宿服拜叅知政事未幾以父喪去位詔起復之多
遜父憶有高識惡其子所為曰趙普元勳
也而小子毀之我得早死不見其敗幸也

發明 唐德宗貞元十三年起復張茂宗綱目譏之

尹氏曰苦塊不可以處內練經不可以吉服
躡踊哭泣不可以歌笑燕語飲粥飲水不可以賜
酒豆肉有人心者宜於此焉愛矣書起復盧多遜
叅知政事不惟漬悲服之制而亦陷人於罪
逆不孝之地宋主乖僻若此尚可與論人道乎

北漢主殺其大內都點檢劉繼欽

初北漢主為大內都點檢父鈞以其幼弱命繼欽副
之委以禁衛北漢北立親舊多所誅放繼欽謝病請
罷北漢主曰繼欽但事先帝豈肯為我盡力邪乃黜
居交城尋遣人殺之北漢主性殘忍凡臣下有忤意必

族其家自宋主親征及遣將攻伐因之殺傷不可勝
紀大將張崇訓鄭進衛儔故相張昭敏樞密使高仲
曠等先後俱
以讒見殺

發明 凡書殺殺無罪也北漢以私憤而殺繼欽其
惡甚矣此故書殺而不去其官所以罪北漢
失政
刑也

甲宋開寶七年○是
戊歲凡三國一鎮 **春二月朔日食○夏五月江南遣**

使如宋

江南主天性反愛弟從善使宋被留江南主悲戀不
已歲時宴會皆罷作登高文以見意至是遣常州判
史陸昭符入貢奉手疏
求從善歸國宋主不許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一

秋九月宋遣曹彬將兵伐江南

宋主欲伐江南而無名遣知制誥李穆論江南主入朝
江南主將從之其門下侍郎陳喬曰臣與陛下俱受
元宗顧命今若往必見留其如社稷何臣雖死無以
見元宗於九泉矣內史舍人張洎亦勸其主無入朝
時喬與洎掌機密江南主信之遂稱疾回辭且言謹
事大朝冀全濟也今君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
主自處之然朝廷甲兵精銳物力富雄恐不易當也
宜熟思之無貽後悔江南主不從而遣使求封冊宋
主不許命梁迥復使諷之入朝江南主不答迥還宋
主乃命曹彬為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為都監曹
翰為先鋒將兵十萬以伐之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
卒宋主每恨之至是彬等入辭宋主誠彬曰江南之
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
煩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因闕則李

江勢之洶湧浮
梁似乎難結或
當時朕舟而濟
也即如晉伐吳
時吳以鐵索橫
江晉以炬鎔斷
之夫以鐵之重
載江之濶何能
浮而不沉此皆
紀事者未及深

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
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彬自荆南發戰艦東下江南
屯成皆謂每歲宋所遣巡兵但閉壁自守奉牛酒犒
師尋覺異於他日池州將戈彥棄城走彬入池州敗
江南兵于銅陵
進次采石磯

發明

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貞凶然則行師之
道貴乎老成之人否則必致與尸之凶矣宋
主以曹彬廉慎命征江南可謂師之長子其攻戰
圍取不嗜殺人之心見矣然江南何以書伐宋諭
入朝而不從有詞之可
執也故又書伐以予之

廣義

江南無罪書曰
伐者尊中國也

冬十月宋加吳越王俶昇州東南行營招撫制置使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一

先是俶使判官黃夷簡入貢于宋宋主謂之曰江南
疆抵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云皮之
不存毛將安附尋密告以師
期至是加俶招撫制置使

十一月宋潘美渡江江南將鄭彥華等拒戰敗走

初江南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漁
釣於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其中維南岸疾擢抵
北岸凡十數往返得其江之廣狹因詣汴上書言江
南可取狀請遣浮梁以濟人宋主然之以為右贊善
大夫遣使往荆湖造黃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
巨竹絕自荆渚而下或謂江濶水深古未有浮梁而
濟者乃先試于石牌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尺
寸潘美因帥步兵渡江若履平地時江南久不用兵
老將皆沒主兵者多新進以功名自負聞兵與踴躍
言利害者日數十人江南主以鎮海節度使同平章



事鄭彥華督水軍萬人都虞候杜真領步軍萬人同
逆宋師將行江南主誠之曰兩軍水陸相濟無不捷
矣彥華以戰艦鳴鼓沂流而上急趨浮梁潘美虜兵
擊敗之真以所部接戰彥華不能救亦敗金陵始戒
嚴下令去開寶之號益募民
為兵民以財粟獻者官爵之

發明 江南危如壘卵正當選將練兵以決勝負夫
何用浮薄新進以禦宋師其亡必矣直書敗
走交罪
之也

宋始修日曆

史紹修撰扈蒙請修日曆宋主從之命宰
輔日錄時政送史館仍以盧多遜專其職

廣義 分注云命宰輔日錄時政送史館嗚呼所處
若此其心可謂公矣視彼自觀國史者豈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一

多
哉



總校官候補中允 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 臣柴模
謄錄監生 臣夏謙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二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三百八十七 史部

起乙亥宋太祖開寶八年 凡二十三年
盡丁酉宋太祖至道三年

宋太祖神德皇帝開寶八年 是歲江南亡唯北漢至
太平興國四年乃亡

三月曹彬大敗江南兵于秦淮進圍金陵

彬連破江南兵于白鷺洲新林港遣田欽祚攻溧水
江南統軍使李確謂諸子曰吾必死于國難爾曹勉
之父子八人皆沒于陳欽祚遂克溧水彬大軍進次
秦淮江南兵水陸十萬陳于城下時舟楫未具潘美
率兵先赴令曰美提統果數萬人戰勝攻取豈限此
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遂涉水大軍隨之江南兵大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一

敗馬軍都虞候李漢瓊率所部取巨艦實以葭葦蒙
風縱火拔其城南水寨又拔關城守捍者爭道溺死
計千

發明

宋建隆初易為分注其年號而此大書何天
下未一宋亦列國耳故細書之今此大書者按
凡例宋得天下類類唐此故開寶八年大書
如武德七年例是亦史外傳心之要法也

江南誅其將皇甫繼勳

初陳喬張洎為江南主謀請所在堅壁以老宋師江
南主弗憂也日於後苑引僧及道士誦經講易高談
不恤政事軍書告急非徐元楨等莫得通宋師駐城
下累月江南主猶不知時兵事皆屬神衛統軍都指
揮使皇甫繼勳繼勳素貴驕初無效死意但欲其主
速降而口不敢發每與衆言輒云北軍強勁誰能敵

詳校官編修 臣汪鏞

之聞兵敗則喜曰吾固知其不勝也偏裨有募死士
欲夜出邀宋師者繼勳心杖其背拘囚之一日江南
主自出巡城見宋師列柵旌旗滿野知為左右所蔽
始驚懼收繼勳付獄殺之遣使召神衛軍都虞候朱
令贊以上
江兵入援

發明

春秋衛人殺州吁傳曰伐稱人責詞也殺州
吁稱人衆詞也其殺州吁則石碯謀之而使
右宰醜蒞也變文稱人則是人人皆有欲討之心
亦夫人之所得討也繼勳職專統軍不能得禦取
君蒙蔽縱敵圍城其罪甚矣然殺之者江南主耳
綱目取法春秋變文書江南誅其將皇甫繼勳則
是人人欲討見一國之人誅
之也其討亂賊之旨嚴哉

廣義

皇甫繼勳書曰誅者正其責
國之罪也雖噬臍無及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二

三月契丹遣使來通好

契丹涿州刺史耶律琇貽書宋知雄州孫全興請通
好全興以聞宋主命答書許之契丹乃遣使詣宋復
遣人告北漢以通好于宋無妄侵伐北漢主聞
命慟哭謀出兵攻契丹宣徽使馬奉回諫乃止

夏四月吳越王俶取江南常州

俶既受宋命以沈承禮權知軍務而自率兵五萬攻
常州丞相沈虎子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
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不聽進兵拔其闕城又敗
其軍于北界遣兵攻江陰宜興皆下之遂拔常州江
南主貽俶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
易地酬勲王亦大梁一布衣耳俶不答以書上宋宋
主優詔
棄之

發明

取者收奪之名聲罪伐人而強奪其土地者
也錢俶是舉可謂不思之甚矣秦始皇滅
六國厚賂齊王與之結好齊信之而不出兵以救
五國雖偷安四十餘年厥後五國甫滅而齊亦為
所虜矣江南吳越之藩蔽其為唇齒之邦宋之先
江南者譬猶蠶食自近以及遠然而結好吳越非
誠心也恐其連師拒宋勢弗能支故耳江南既亡
吳越孤立唇亡則齒豈有不察者乎俶誠有愧於
沈虎子之言矣故書取江南常州非所以予之
實所以譏之也此與春秋書虞師滅下陽同意

彗星見東方○秋七月朔日食

發明

嚴恭寅畏所以興高夙夜畏威所以隆周太
祖祗懼天戒無愧古人然而天變之屢形者
兵戈未息民瘼未寧故也星日示變天之告戒勤
矣其如天下未一何被弑而終國嗣廢絕天亦莫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三

如之何也已書之
亦所以哀之也

遣使如契丹

呂仲曰和非中國得已之計也然和出於彼則和可
堅和出於我則和易敗太祖專任邊將來則拒之去
則禦之且未嘗遣一騎出境亦未嘗命一使通和必
待其邊臣貽書而後命邊臣以答之必待其來聘有
禮而後遣通和之使以
報之得中國之體矣

發明

前書契丹遣使來通好則是契丹求通於中
國也古之王者待遠邦必持大體侵軼則示
之以威畏服則接之以禮苟求通而不答之則是
失撫綏之道曲在中國耳故太祖因其求通而遣
使以往得中國之體
矣書以予之宜也

冬十月江南主使徐鉉來乞緩師不許

江南都虞候劉澄以潤州降江南主危迫遣學士承旨徐鉉求緩師鉉至言于宋主曰李煜無罪陛下兵出無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宋主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而還踰月江南主復遣鉉乞緩師以全一邦之命鉉見宋主論辨不已宋主按劍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鉉皇恐辭歸

發明

乞者卑屈請求之謂江南此舉誠技窮矣所也時宋削平諸國既及江南勢如破竹師馬肯緩正猶盜竊人財而謂之姑徐徐云爾盜豈舍之而他適哉據事直書失自見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四

廣義

昔者孔子謂子貢曰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今徐鉉如子事父之言可謂辱君之命者也惟其辱君之命此所以來父子無兩家之說耳當是時也唐之國勢危如一髮之引千鈞諷宋亦亡不諷亦亡為鉉者則當曰我主無罪陛下兵出無名以小事大從古為然非今獨爾今陛下與無名之師伐無罪之國後世必謂陛下利人土地將不得為令主也且與師問罪必有其辭昔管仲以包茅不入貢責楚其辭可謂當矣然曰昭王南征不返此所以致楚人之不服也今陛下加兵江南不知江南何罪陛下何辭若使江南罪狀昭彰陛下伐之又何辭焉若陛下無故伐人之國又決意不肯班師則臣死於君君死社稷乃其分也今小國且欲與陛下定是非于萬世奚暇計一朝之強弱哉如此則宋主之語必為之塞而其師之還否非所計焉惜乎鉉不及此而遽有如子事父之言見其

早

曹彬將王明大破江南兵于皖口獲其都虞候朱令贇

朱令贇自湖口入援象號十五萬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彬聞之遣戰艦都部署王明密令人樹長木於洲渚間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疑有伏遂撓不敢進明因移檣諸將角裝之令贇乘大航建大將旗鼓至皖口明合步軍將劉遇急攻之令贇勢促因縱火拒戰會北風甚火反及之象大潰遂擒令贇金陵獨恃此援由是孤城愈危慶矣

發明

獲者賤詞也曷為賤之罪令贇也時江南危父之難可也夫何輕慮淺謀為彼所襲則令贇安能逃其失律之罪乎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五

十一月曹彬克金陵江南主煜降門下侍郎陳喬死之

彬遣人謂江南主曰事勢如此所恃者一城生聚耳若能歸命策之上也某日城必破宜早為之所江南主不聽一日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彬即稱愈又明日城陷初陳喬張洎約同死社稷然洎實無死志至是喬徑入白江南主曰此乃歷數卿死無益也喬曰殺不殺臣何面目以見士人乎遂自經死勸政殿學士鍾情朝服生于家兵及門亦舉族死之江南主率臣僚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悞無斷既以降必不能自引決煜治裝畢遂與其宰相湯悅等四十五人

赴汴京彬自出師至凱旋士眾畏服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捷至羣臣稱賀宋主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卹之餘一夔曰蘇軾有云正統者猶云有天下云爾宋太祖既受周禪平荆湖蜀漢江南吳越恐俟待命所未臣者獨河東一彈丸地可以謂之有天下矣朱子曰如以正統則秦晉隋初未可當必併六國滅吳陳而後歸之如本朝亦必并河東而後可據朱子之說而以當時大勢度之六國之衆可以敵秦初之秦吳陳帝有江南可以敵晉初之晉隋初之隋區區河東而欲敵宋初之宋以一敵九小大不敵昭然可見此蓋一時答問云然非其終身不易之定論也

發明

國君死社稷在禮所當無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比當賤者絕之之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輯覽

六

也李煜生致困憊不能一決金陵既破幸衆迎降可愧之甚江南諸臣無一死節獨陳喬斷以大義從容就死蓋亦難焉觀其對主之言曰今日國亡願加顯戮以謝國人至今凜凜猶有生氣煜獨無愧於心乎蜀之亡而死節者高彥休江南之亡而死節者陳喬皆亡國之善詞也故綱目以全節予之垂法深爾

廣義

陳喬之死國君子固多其義焉臣則以為喬之死無益於國也歷觀李煜之嗣唐信浮屠

逆忠良縱奢侈廢政事廢近習五者乃亡國之大端煜皆弱而不止當是時也陳喬何不諭之於道而使煜為令主邪昔者孫皓暴虐晉將伐之張華以為恐吳人更立令主江南未可圖也幸而李煜聽喬之諫而改弦易轍宋豈易圖哉諫而不從自當行己之志以盡大臣之道考之于冊未嘗見喬

進一諫疏出一忠言至此而死則亦徒死而已果何益哉昔豫讓之死智氏似矣君子謂智伯貪地不己讓無一言以止之而徒為之報仇亦非忠智之士况喬乎臣故於綱目予喬之死姑廣其義以與識者道豈喬之死而不足有以激勸人心也哉

丙子九年

十二月太宗皇帝

春正月曹彬振旅而還詔賜李煜爵違命侯

煜爵違命侯

彬俘江南主李煜還汴帝御明德門以煜當奉正朔命勿宣露布止命煜君臣白衣紗帽至樓下待罪詔並釋之賜冠帶器鞍馬有差授煜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子姪從官皆錄用之因赦天下帝責張洎曰汝教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洎所草召上江援兵燻九書示之洎謝曰書實臣所為犬吠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輯覽

七

非其主比其一耳他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帝奇之以為太子中允史臣曰張洎初勸李煜勿降既而不能死之犬吠非主之對徒以辨舌僥倖得免厥後揣摩百端譏毀正直利口之士鮮不為反覆小人也

發明

書軍還多矣未有書張旅而還者書張旅而還特筆也其特筆何嘉全師也彬還師不亡一鐵所謂萬全之師矣特筆于策深嘉曹彬也

二月以曹彬為樞密使

初彬之伐江南也帝謂曰侯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潘美頴以為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道廟謀乃能成事吾何功哉况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帝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徽恩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

不過多得錢耳未幾乃拜樞密使

廣義

分注載彬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是言也所謂前言戲之耳亦非名教中之說觀者以意逆志可也

吳越王俶來朝

帝謂吳越使者曰元帥克昆凌有大功朕平江南可暫來與朕一相見以慰延想即當復還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食言乎至是俶與妻孫氏子惟濬入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賞賚甚厚賜俶劍履上殿書詔不名命與晉王叔昆弟之禮俶固辭乃止留兩月遣還賜以黃袱封識固戒俶曰途中宜密觀及啟之則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益感懼

欽定四庫全書

發明

春秋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曰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穀伯鄧侯何以名桓天下之大惡執之者無禁殺之者無罪穀伯起國踰境相繼而來朝即大惡之黨故特貶而書名與失地滅同姓者比焉錢俶輕棄社稷來朝宋拜幾致拘執若俶者難乎免於春秋之責矣

三月以子德芳為貴州團練使○帝如西京夏四月郊

大赦

帝以江表底定方內大同欲西幸以行郊禮三月如西京次鞏縣遂拜安陵賜河南今年田租之半奉陵戶復一年至洛陽四月祭天地于南郊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亂離不意今日復觀太平天子儀

術有泣下者祭畢大赦宴賜親王羣臣有差

還宮

帝欲留都洛陽羣臣咸諫帝曰遷河東未已終當居長安耳光義問其故帝曰吾欲西遷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光義曰在德不在險力請還汴帝不得已從之因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曹翰屠江州殺江南守將胡則

江南州郡皆降獨江州指揮使胡則殺刺史謝彥寶集衆固守曹翰圍之四月餘則力屈被執翰殺之因縱兵悉取質財而屠其民

欽定四庫全書

發明

天之生人均稟同賦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故見儒子入井尚有怵惕惻隱之心况屠戮千萬人乎胡則固守江州四月不下乃其臣職之當無耳翰既克城於胡則厚禮而釋之於百姓撫慰而安之斯為王者之師仁人之心也夫何甫得江州逞其私憤殺胡則屠百姓而元元生靈靡有孑遺江州之民奚罪焉嗚呼既亡惻隱安得為人厥後子孫焉乞於市此蓋天道之昭報爾故綱目據事直書以著殘暴之罪

秋八月遣侍衛都指揮使黨進率兵伐漢九月敗漢兵

于太原契丹救之

帝命党進潘美楊光美牛思進米文義率兵分五道以攻太原又遣郭進等分攻忻代汾沁遼石等州諸

將所向克捷進敗北漢兵于太原城北漢主
急求救於契丹契丹主遣其相耶律沙救之

帝幸晉王光義第

帝友愛光義教幸其第恩禮甚厚光義嘗有疾親為
艾灼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灸每對近臣言光義龍
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
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

冬十月帝崩晉王光義即位

癸丑帝崩甲寅晉王即位趙家后為開寶皇后遷之
西宮○李焘云上不豫夜召晉王屬以後事左右皆
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所遊避
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散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為之已
而帝崩顧命大事也實錄正史皆不能記惜哉○帝
享年五十性孝友節儉實任自然不事矯飾一日罷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十

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曰爾謂天子容
易為邪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宮中簾幕綠
用青布常服之衣澣濯至再永康公主嘗衣貼繡鋪
翠襦帝曰汝服此衆必相傲禁之主一日勸帝以黃
金飾肩輿帝曰我有四海之富宮殿飾以金銀力亦
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初頗好獵一日
逐兔馬蹶墜地因引佩刀刺馬殺之既而悔曰吾為
天下主輕事田獵又何罪焉哉自是不復獵尤注意
刑辟嘗讀二典嘆曰堯舜之罪四凶止從投鼠何近
代法網之密邪故定為折杖法以遠滅流徒杖笞之
刑自問竇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惟
賊吏棄市則未嘗貸史臣曰太祖得國視晉漢周亦
豈甚相絕哉及其發號施令名藩大將俯首聽命四
方列國次第削平建隆以來釋藩鎮兵權絕職吏重
法以塞禍亂之源州郡司牧下至幕職躬自引對務
農興學慎罰薄歛與世休息迄於丕平治定功成制

禮作樂傳之子孫世有典則遂使三代而降考論聲
名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無讓於漢唐規模可謂

遠矣

發明

顧命之是非論者多矣然宋史及通鑑皆備
載之至綱目一切削去止存李焘之說又按

凡例或事有可疑正史不載而傳聞彰著者畧述
於目之末以圖隔之此疑以博疑也然顧命大事
而實錄正史皆不能記是必當時諱之也胡為綱
目亦不敢正名其事耶夫使太祖有疾則太子諸
王與用事大臣皆當入侍萬一帝崩而傳位則大
臣亦當相率同列稱領遺詔推戴晉王則是真偽
瞭然在目而授受明矣既不能然乃悉聽羣聞所
為果何謂耶且顧命天下之大事也以顧命大事
尚莫能明則天下之事更有大於此者乎不然綱
目何不書傳位而書之若此春秋隱弒鍾玉而桓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十一

立禮之正也而傳且曰桓公與聞乎改而書即位
若其弒立之罪深絕之也美惡不嫌同詞用是而
觀則雖信傳信而疑傳疑按以春秋之法則晉
王不能逃桓公之責矣此綱目是非之斷也
廣義 臣嘗以宋太祖傳弟之事失有三人焉一失
於杜后之不義何也蓋位者天之位非人之所得私
太宗之不義何也蓋位者天之位非人之所得私
也苟以人而不以天必將起釁召禍蓋有不可勝
言者矣尚何以安厥位為望哉觀夫杜后有曰國
有長君社稷之福也斯言也杜氏聞周之亡於幼
主故也使其不賢其如長何信斯言也則古人委
裘遺腹之事謬矣至若太祖承母之訓似矣獨不
思乎自傳賢之後必以傳子為正間有不傳於子
而傳於弟者未聞其有不亂也况婦人無專夫死
從子乃其職也太祖何獨昧於此哉及夫太宗則
又不顧禮義而為之耳當夫兄之禪已也蓋曰德

昭嫡長且賢未聞其有過也况陛下創業垂統傳子為宜臣何功德而敢冒居此位乎雖違母后之言正所以益其德也至於甚不得已則掉臂而為泰伯夷齊之事不亦可乎嗚呼杜氏以患得患失之心而保天位太祖以曲謹小廉而傳天位太宗以福急奸貪而攘天位天位一壞於三人之手其不幸孰甚焉夫大抵以天下與人天下之大事也彼其傳子之常法尚有顧命大臣而為之證佐况傳弟之異事耶噫傳子而有顧命之臣者豈古人之得已哉無非謹天位而除厲階塞禍源立此樞機周密之法耳今而普雖出守豈無一二顧命大臣邪無顧命之臣而獨召晉王者是太祖有其弟而不知其子也便太祖誠有其弟矣安知後日光美能庇德昭不乎使太祖不有其子矣又安知德昭能無歛望之心以生亂乎誠使太祖知其弟不可傳而其子之不可傳一以公天下為心又孰若不

道也

欺人孤寡以取天下為美乎然權其輕重而論之則杜氏之失為最太祖之失次之而太宗之失為不足

以弟廷美為開封尹封齊王兄子德昭封武功郡王德

芳為興元尹

以盧多遜同平章事楚昭輔為樞密使○十一月進封

劉張衛國公李煜隴西郡公○十二月大赦改元

發明 踰年改元乃古今不易之常禮苟或不幸而遇篡弑之事邊陲之警如漢之光武晉之元

帝則不踰年改元所以示中國之統未絕以安天下德北之心此蓋應變非常道也今太宗於十二月改元肆赦又非漢光晉元之比姑徐一月是為明年何汲汲以殘年為元年大赦於天下其忍心害理莫比焉為甚原其心欲誇示海內以為太平我之所敢與國我之所基其無兄之心於斯見矣故綱目特書十二月大赦改元不

廣義

甲寅而太宗遂即位况纔二月而遽改元且不過一月則是明年丁丑矣於丁丑而改元無乃不可乎今於十二月而改元則是上冒太祖開寶九年而為太平興國之元年也何忍為之語曰是

何耳心而不顧邪蓋太宗急於得國譬則饑者甘食渴者甘飲故於飲食雖失其正而不暇擇也由是觀之則其授受之是非蓋不待辯而自明矣

○詔羣臣論列者即時引對

富弼曰太宗求治之切故詔羣臣論事欲面奏者即時引對此言路所以無壅也自後臣僚非差違合上殿者不得對亦有朝臣乞上殿數奏邊事踰月不得報邊事尚拘常例况他事乎

發明

治天下者莫病於上情不能下達下情不能上通是故乾上坤下天地不交則為否坤上乾下天地相交則為泰舜好問好察禹拜昌言良

達言路庶幾無壅也太宗求治之切何其至哉故綱目揭而書之所以不沒其善耳

初詔諸道轉運使糾察官吏○罷河東兵

發明 察官吏則勸懲之法行罷河東兵則撫字之道著皆為國之善政也故備書予之

丁丑太宗皇帝太平興國二年春二月賜禮部進士呂蒙

正等及第

初太祖幸洛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其餘策皆善太祖怒命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帝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為相也是時齊賢亦在選中賢有司失於掄擇寔於下第帝不悅故一榜自呂蒙正以下賜及第

發明

按書法綱目非元年不書號此二年也易為書之改元於去年也去年分注嘗細書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元年矣而此復書太平興國二年既正其始復誅其心也唐文宗太和二年綱目書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

親策制舉人而不言所得之人示其不備之意今而直書其所得之人所以美太宗求才而得實用耳夫豈文宗棄其才而不用者哉此綱目進士書人之意也後皆倣此

二月帝更名炅○夏四月葬永昌陵

契丹遣耶律敵會葬尋遣辛仲甫報謝之契丹主問曰聞中朝有克進者真驍將仲甫曰名將甚多如進鷹犬之材何可勝數契丹主願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契丹主厚禮遣還

秋九月容州初貢珠

初南漢置蜆川都令人入海五百尺採珠無日不溺死者嶺南平太祖詔廢之仍禁民採珠未幾官復自採容州海渚亦產珠置官掌之至是始貢珠百斤賜負攜者銀帶衣服

冬十月初權酒酷

發明 凡善政書初美創業也弊政書初譏作俑也古之帝王不貴異物不作無益不通聲色不

殖貨利故恭己南面垂衣裳而天下治昔唐文宗禁獻奇巧綱目予之矧帝號為英明之主受貢珠權酒酷繼書于策則其貽厥孫謀豈不早且酒哉特書曰初深譏之也

十一月朔日食既

發明 春秋桓三年壬辰朔日有食之既穀梁曰既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既則其變大矣先儒以為荆楚僭號鄭拒王師之應然當時四年宋伐契

丹師徒撓敗則其應迨與春秋無異矣故併及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一

戊寅三年春二月立崇文院

初置三館于長慶門北謂之西館帝臨幸惡其陋命有司於昇龍門東北初立三館至是成賜名崇文院遷西館書貯焉凡八萬卷

夏四月陳洪進獻漳泉二州以洪進為武寧節度使

洪進來朝因獻漳泉二州縣十四詔授洪進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留之汴京諸子皆授要郡遣之官

五月吳越王倣以其地來歸詔封倣為淮海國王

倣朝于汴會陳洪進納土而懼上表乞罷所封吳越王及解天下兵馬大元帥並書詔不名之命歸其兵甲未還帝不許其臣崔仁冀曰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連納土倘且至倣左右爭言不可仁冀厲聲曰

今已在人掌握且去國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飛去耳
假遂決策上表獻其境內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假
朝退將吏始知之皆慟哭曰吾王不歸矣詔封爵為
淮海國王授假弟儀信並觀察使假子惟清惟治並
節度使惟演惟灝及族屬僚佐授官有差又授其將
校孫承佑沈承禮崔仁冀并為節度使賜資待過冠
絕當時尋命兩浙發假總麻以上親及管內官吏悉
至汴京凡千四十四艘以范吳權知兩浙諸州軍事
是上言假在國日徑賦
繁苛乞盡蠲其弊從之

發明 孟子有曰子曾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
於子曾蓋以土地受之天命傳之先君雖尺
寸不可擅以與人故死社稷國君之正禮洪進錢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志卷一百一十四

六

易地酬勳王亦大梁一布衣耳今破唐未幾喪其
其主貽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
假相率獻地其惡甚矣昔者假奉宋命攻取江南
而降曷不若守地而死苟力不及而失之亦當同
死社稷庶幾無愧何况宋人未有征伐之心二國
遠懷獻地之策即春秋之法諸侯失地
則絕之矧獻地者哉故書直以著其罪

定難節度使李克獻卒子繼筠嗣○秋七月隴西公李

煜卒

初曹彬命煜治裝煜方以亡國為念不及多取留汴
貧不自給帝命增給月俸仍賜錢三百餘萬至是卒
追封
吳王

以孔宜襲封文宣公

宜知星子縣回獻所為文帝召問孔子世嗣遂命襲
封宜因言歷代以聖人之後不預庸調周顯德中遣
使均田遂抑為編
戶詔特復其家

發明

尊事黃帝周家所以師賢崇祀先哲唐家所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

開太平誠百王之師表也夫子雖沒子孫猶存太
宗特召孔宜襲封爵革編戶其尊崇先聖之後可
謂至矣厥後文運大亨真儒繼出雖垂亡之際外
邦咸以衣冠禮義之國稱之豈非祖宗之
道澤有以及之也歟大書于策深予之也
廣義 周之亡也編大聖之後宋之興也復之而又
於聖道然而尊奉之者非奉聖人也奉天也非奉
天也奉手理也故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豈不信
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志卷一百一十四

七

冬十月置內藏庫

帝幸左藏庫語薛居正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盡先
帝每焦心勞慮以經費為念何其過也詔改為內藏
庫并以封
樁庫屬焉

己卯四年春正月以潘美為北路都招討使

帝議伐漢薛居正等多以為不可惟曹彬力贊之帝
意遂決乃以潘美為北路都招討使帥崔彥進李漢瓊
劉遇曹翰朱信田重進軍分四面攻太原城又以
郭進為太原石嶺關都部署以斷燕薊援師契丹遣
捷馬長壽來言曰何名而伐漢也帝曰河東逆命
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故本無惟有戰耳

初以石熙載僉書樞密院事○新渾儀成

司天監生張思訓本唐李淳風梁令瓚之法創式以
獻製於禁中日月行度成於自然不假人運比舊制
尤為精妙命置文明殿東
南鼓樓推思訓為渾儀丞

二月帝自將伐漢

帝欲以齊王廷美掌留務開封判官呂端言於廷美
曰上禱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弟處親賢當表率臣從
君掌留務非所宜也廷美遂請行帝許之以
沈倫為東京留守王仁贍為大內都部署

發明

利用行師以征不服雖三代盛時有不可免
者然為天子而自將以伐人則非禮矣故直

書以
譏之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月契丹救漢都部署郭進邀擊于白馬嶺大敗之

漢求救于契丹契丹遣耶律沙為都統迪里為監軍
帥師赴之至白馬嶺與郭進遇沙欲阻澗以待後軍
迪里不從澗迎戰未成列進薄之契丹大敗迪里
等皆死會耶律色珍兵至進引師退沙得免田欽祚
獲石嶺屯軍恣為姦利進不能禁屢形於言欽祚憾
之進武人剛烈戰功高欽祚數加陵侮進不能堪遂
縊而死欽祚以卒中風眩聞帝悼惜良久贈安國節
度使左右皆知而無敢言者尋詔以牛思進代之

夏四月行營都監折御卿取漢苛嵐軍

御卿分兵攻苛嵐
軍下之遂取嵐州

發明

救者善之之詞取者收奪之名宋人恃強伐
漢久役大衆取非所有其罪著矣漢人土地

祖宗所有先君所傳不能保有而失之而漢亦無
君也故契丹書救以善之善契丹則所以罪宋人
矣

以石熙載為樞密副使○漢城隆州威勝軍使解暉等

攻破之

漢人於隆州依險築城以拒帝遣解暉折
彥贊等先發兵圍之繼遣尹勳往城遂陷

帝至太原督諸軍圍城五月漢主繼元降詔賜爵彭城

郡公

潘美等屢敗漢兵進築長連城圍太原矢石交下如
雨漢外援不至餉道又絕城中大懼帝至督戰益急

欽定四庫全書

城無完堞帝慮城陷殺傷者衆詔諭繼元降使者至
城守陴者不納帝親督諸將士進薄城下列陣于前
躡甲交射矢集城上如蝟毛五月漢指揮使郭萬超
踰城出降繼元親信之臣多亡城中危急帝復詔諭
繼元速降當保終始責富詔雖入城而諸將銳攻不
可遏帝猶慮城陷害良民度兵少却繼元乃夜遣客
省使李勳奉表乞降詔許之因至城北張樂宴從臣於
城堦明日繼元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臺下帝釋之
賜襲衣玉帶召使升臺繼元叩首謝罪詔授特進檢
校太師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賜資甚厚命劉保
勳知太原府凡得州十軍一縣四十一帝作
平晉詩命從臣和又授漢相李揮以下官有差

徙太原民于并州

詔毀太原舊城改為平晉縣以榆次縣為并州遣使
分部徙太原民居之縱火焚太原廬舍老幼趨城門

不及焚死者甚衆

發明

徒者不宜徒也蓋安土重遷民情之常太原既下則當反其旄倪止其重器命官以撫之發粟以賑之使其民歸市者不變耕者不止斯為王者予伐之師也今而徒民并州焚死甚衆則是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非所以慰安億兆之意矣漢氏不競宗社丘墟而君臣方以偷生苟免為樂豈不深可嘆哉直書于策交識之也

漢劉繼文奔契丹封為彭城郡王

發明

秦始皇滅韓國而張良奮復讐之心趙襄子殺智伯而豫讓秉全忠之志繼文漢室之胄英名素著縱不能號召豪傑恢復舊疆獨不能含生取義同死社稷如漢之北地王謀乎却乃奉頭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三

鼠竄奔歸契丹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未聞下喬木而入于幽谷者於乎若繼文者亦可謂不知義命之匹夫矣故特書奔以深絕之

○帝發太原六月遂伐契丹圍幽州秋七月與契丹耶律休格大戰于高粱河敗績乃還

帝既滅漢欲乘勝取幽薊諸將以師罷餉匱不欲行崔翰獨曰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取之易帝意決遂發太原六月次東易州契丹刺史劉守以城降留千兵守之涿州判官劉原得亦以城降進次幽州城南契丹將耶律希達軍於城北帝攻走之命宋渥崔彥進劉遇孟玄喆分兵四面攻城圍之三周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契丹將多降七月契丹順州大州皆降耶律學古時守燕悉乃禦之不能支城中大

懼契丹遣耶律休格救燕時帝與契丹將耶律沙大戰于高粱河沙敗將遁休格兵適至與耶律色珍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帝大敗死者萬餘人帝引師南還休格追至涿州帝急乘驢車走免喪資械不可勝計乃命孟玄喆屯定州崔彥進北關南劉廷翰李漢瓊屯鎮定而還以石守信劉遇從征失律貶之自是契丹之好遂絕

發明

五代周代契丹綱目予之宋太宗可謂英武功至是薄伐獯狁取涿易州有如反掌使宋主果能自強則幽燕之地可以坐復惜乎不勝而遠止此因盛衰之大機也綱目於此書伐契丹圍幽州既致其喜之之意書大戰高粱河敗績乃還又致其惜之之意然則綱目之情益可見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三

廣義

昔者光武嘗曰人苦不自足得隴復望蜀至今太宗以罷師勞卒而攻遼豈知所謂天道惡盈而滿之招損哉涿州之追其危也已

定難留後李繼筠卒弟繼捧嗣○八月皇子武功王德

昭自殺

初德昭從帝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帝聞不悅及還以征北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為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帝聞之驚悔往抱其尸哭曰廢兒何至此耶追封魏王諡曰懿

發明

自殺未有不書故者不書故何無故也無故易為書自殺必有任其責者矣德昭從征幽

州帝聞有謀立之事心滋不悅而嫌疑之意迄今未釋及德昭請太原之賞而太宗以非語詰之抑鬱弗伸相生自刎然則太宗安能逃其責哉以誅心之法論之太宗可謂上負其母下損其兄者耳

廣義 觀太祖嘗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不汝禁也何其心之公邪今太宗一聞德昭之事不問真偽遽爾不悅因以不行公賞何其心之私邪在他人且不可况皇姪乎然則以怒而激德昭之死其有負于太祖也深矣

九月契丹侵鎮州都鈐轄劉廷翰等合擊大破之

契丹遣南京留守韓匡嗣與耶律沙耶律休格侵鎮州報圍燕之役軍于滿城西方陣官軍詐降匡嗣欲納之休格曰彼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衆待之匡嗣不聽俄而劉廷翰陣于前崔彥進潛師躡其後李漢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三

瓊崔翰趙延進兵繼至合擊之契丹軍大潰追至遂城斬獲萬計匡嗣棄旗鼓遁去獨休格整兵而退

以楊業為代州刺史

業本漢建雄節度使劉繼業帝克太原聞其勇召見復楊姓以其老於邊事拜代州刺史業善戰號楊無敵

冬十月進封齊王廷美為秦王

論平漢功也文武諸臣進秩有差

五年春二月定差役法

太祖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工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

力手散從官給使令後有貧富隨時升降至是從京西轉運使程能請定諸州戶為九等上四等充役下五等免之

三月魏公劉錡卒

錡有口辯帝之將伐北漢也宴近臣于禁中錡進言曰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偽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挺為諸國降王長帝大笑至是卒追封南越王

廣義

分注載劉錡之言則知錡之在國其節非拒諫之事何所不有然卒至於亡國者非不幸也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錡其有味焉

楊業敗契丹于鴈門殺其將蕭卓琳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三

契丹兵十萬抵鴈門業領麾下數百騎自西陞出至鴈門北口南向擊之契丹兵大敗殺其節度使射馬侍中蕭卓琳自是契丹畏業每望見旌旗即引去主將多嫉之或潛上謗書帝皆不問封其書付業

發明

為臣莫難於得君之專為君莫難於任將之篤得君專則浮言不奪任將篤則大事可成此古今之通論也楊業之守代州出奇設伏屢敗契丹太宗之用楊業委任責成謗書封付可謂得君專而任將篤矣邊鄙何由而不寧哉備書于策交予之也

交州亂秋七月命蘭州團練使孫全興等將兵討之

交州丁部領及其子連相繼死連弟瑋權行軍府事年尚幼大將黎桓幽瑋別館而代領其衆時知邕州侯仁寶趙普女弟之夫也盧多遜與普有隙出仁寶於邕九年不代仁寶恐因循死嶺外乃上言交州亂

可以偏師取之願乘傳詣闕而陳其狀帝喜將驛召
仁寶多遜遠奏曰交州內擾此實天亡之秋但先召
仁寶其謀必泄蠻寇預為之備未易取也不如密令
仁寶經度其事發兵長驅勢必萬全帝以為無以仁
寶為交州水陸轉運使孫全興劉澄賈湜等並為部
署將兵討之全興等由邕州澄湜等由廉州進桓聞
乃遣使為瑒上表
求襲位帝不許

冬十月契丹侵瓦橋關十一月帝自將禦之次于大名

契丹軍退乃還

契丹主賢圖瓦橋關耶律休格帥精騎渡水而戰官
軍大敗休格追至莫州十一月帝自將禦之時關南
諸將已破契丹帝次大名諸將復戰于莫州敗績會
契丹主引去帝欲遂取幽州李昉力陳其未可乃詔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二

曹翰部署諸將而還帝既還京議者皆言宜速取幽
薊張齊賢上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
若不戰而勝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外侮亦多邊吏
擾而致之若緣邊諸軍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
力養銳以逸自處則邊鄙寧而河北之民獲休息矣
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土角
勝負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
堯舜王道無他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民既安利則
遠人歛衽而至矣呂中曰齊賢之論其知本矣然徒
知遠未可伐而不知燕薊在所當取豈惟齊賢雖趙
普田錫王禹偁亦不知也蓋燕薊之所當取者有
二一則中國之民喪其故土二則中國之險以資敵
人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
南不可高枕而卧也特太宗時未有其機耳

發明

漢文十四年匈奴入寇遣兵擊之出塞而還
綱目美之去年書契丹侵鎮州劉廷翰等敗

之楊業又敗于鴈門是年書寇瓦橋關帝自將禦
之契丹軍退乃還殆與薄伐獯虺至於太原者如
出一轍夫侵邊犯境乃敵情之常耳出師禦之盡
境而止此盛德事也窮兵黷武犂庭掃穴果何為
哉特筆於策
蓋美之也

十二月契丹以耶律休格為裕悅

裕悅契丹至貴之職也休格智畧宏遠料敵
如神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卒樂為之用

己辛六年春三月皇子興元尹德芳卒

贈中書
令岐王

罷交州兵徵孫全興棄市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二

交州行營破賊于白藤江口獲戰艦二百於是知苞
州侯仁寶率軍先進全興等領兵不行仁寶戰死會
炎暑軍士多死轉運使許仲宣以聞詔
班師斬劉澄賈湜于軍徵全興棄市

發明

行不為無罪故削其官然頓兵不行不過逗
撓之責耳初非叛逆也取其秩足矣遽以棄市政
刑濫焉故又不著其罪此綱目是非之斷案也

夏六月薛居正卒

居正輔相十八年寬簡不苛察衆論賢之因服丹砂
過毒方奏事疾作輿歸遂卒帝親臨其喪為之流涕
居正子惟吉素無行帝存問其家因曰不肖子安在
頗改節否不克負荷先業奈何惟吉伏喪側懼報不
敢起自是盡革故態讀書親賢士修飾
為善其後帝數委以大藩所至稱治

秋七月遣使如渤海

渤海本高麗之別種契丹嘗取扶餘城為都木大府
帝將大舉伐契丹遣使賜其王詔書令發兵以應約
滅遼之日幽薊土宇復歸中朝朔漢
之外悉與渤海然渤海竟無至者

九月朔日食○罷左拾遺田錫

時盧多遜專政羣臣章奏必先白多遜然後敢通入
必於閣門署狀云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榮錫貽書
多遜乞免署狀多遜不悅出錫為河九南路轉運副
使錫因入解直進封事言朝廷大體者四其一乞修
德以來遠宜罷交州七兵其二言今諫官不聞廷爭
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陞記言動御史不
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
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願擇才任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唐書通鑑綱目
卷二

三

使各司其局其三言通者寓縣平寧京師富庶軍營
馬監廬不恢崇佛寺道官悉皆輪奐又闢西苑廣御
池而尚書省湫隘郎官無本局尚書無聽事九寺三
監寓天街之兩廊貢院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
度邪願別修省寺用列職官其四言按獄官令枷扭
鉗鎖皆有定式今以鐵為枷於法所無去之可也帝
覽疏優詔褒答
賜錢五十萬

發明

君子為政必喜同己而惡異己也小人為政
亦喜同己而惡異己然君子之同己者君子
異己者小人小人之同己者小人異己者君子在
人君察之何如耳時盧多遜專政田錫忤之因而
罷出是君子小人之不容並立也及錫入辭備陳
時政帝知其賢而縱之出外謂之何哉太宗剛明
之君尚不能察况中材之主其能免小人之惑者
幾希田錫雖多遜所罷而綱目書之若太宗罷者

責有所
歸矣

以趙普為司徒兼侍中

普奉朝請累年盧多遜並毀之謂普初無立上意普
鬱鬱不得志會晉抵舊僚柴禹錫趙鎔楊守一告普
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疑以問普普因言願
備樞軸以察姦變且自陳曰臣忝舊臣為權倖所沮
遂備道預聞昭憲太后顧命及前朝上表自訴等事
帝發金匱得誓書及覽普前表因召見謂曰人誰無
過朕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年非
矣乃拜普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

置京朝官差遣院

舊制京朝官屬吏部國初以來皆出中書至是詔京
朝官奉使從政於外受代而歸者並令中書舍人考
校勞績品量材器以中書所下
闕員引對而投之謂之差遣院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唐書通鑑綱目
卷二

三

以石燕載為樞密使冬十一月楚昭輔罷○女真遣使

來貢

帝欲伐契丹乃以詔賜定安國王命張筠肉之勢定
安本馬韓之族也其王烏玄明亦怨契丹侵侮不已
欲依中國以據宿憤得詔大喜因女真遣使朝貢道
出定安附表來上帝優詔答之付女真使者令齎以
賜焉

七年春三月朔日食○罷秦王廷美為西京留守夏

四月以柴禹錫為樞密副使

或又告廷美欲因帝幸西池為亂遂罷廷美開封尹
以上變進禹錫樞密副使揚守一樞密都 趙鎔
東上問門使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于帝意欲
帝傳之廷美以及德昭故帝即位之初命廷美尹開
封而德昭德恭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
相繼天沒廷美始不自安他日帝以傳國意訪之趙
普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

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

發明

春秋比事之書韓愈稱其筆削謹嚴先儒稱
而罷綱目何不書秦王之廷美罷而書罷秦王廷美
一以明廷美之無辜二以誅帝之心也蓋至親厚
者莫如兄弟今太宗於一弟尚不能容於所厚者
薄無所不薄矣原太宗之情初無踐金匱之盟故
一聞流言更不加察即罷廷美其意可見蓋上詩
者柴禹錫耳綱目上書罷廷美下書以禹錫為樞

欽定四庫全書

命正統實治通鑑綱目

卷二

密副使則其義不
待辨說而自明矣

廣義

嗚呼太宗傳子之意雖萌而實決于趙普之
一言也夫趙普始為周滁州判官而受知于
太祖卒至富貴之極名雖君臣情猶兄弟其曰太
祖已誤則是明知其誤矣夫何阿諛苟容不肯出
一言以正教其背恩忘義何人似焉若普者真儉
人也烏可以負乘相位哉書曰國則罔有立政用
儉人有天下
者不可不慎

以實傳郭贇參知政事

初帝尹開封傳為判官以雅官賈琰佞諛於生叱之
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悅於心哉衆皆失色帝因
重傳之直至是謂傳
曰賞德之叱賈琰也

勒秦王廷美就第流盧多遜于崖州

趙普復相多遜不自安普屢諷令引退而多遜貧固
推位不能決會普廉得多遜交通秦王事帝大怒責
授兵部尚書越二日下御史獄命翰林承旨李昉等
雜治之多遜具狀累遣中書守當官趙白以機事密
告廷美且云願官車晏駕盡力事大王廷美亦遣小
吏樊德明報多遜云承旨言正會我意因遺之弓箭
多遜受之獄上詔文武集議王浦等奏廷美多遜詛
咒願望大逆不道宜正刑章詔制奪多遜官爵流崖
州並徙其家屬期親于遠方趙白樊德明等悉斬于
都門外廷美勒歸私第復其子為皇姓女落皇女公
主之
號

廣義

秦王之寃多遜之逐皆趙普懷奸肆謫之所
致也厥後京悖秦檜仇曹彌遠之徒排斥忠
良操戈王室者謂非
普之作俑不可也

欽定四庫全書

命正統實治通鑑綱目

卷二

沈倫罷

生與盧多遜同列不能覺察降授工部尚書倫清介
謹厚每車駕出必令居守然為相十餘年無所建明
縉紳
少之

五月貶秦王廷美為涪陵縣公安置房州

趙普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
廷美不悔過而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封廷
美為涪陵縣公安置以開房造知房州安京道
判州事以何宗之為人恐符言泄乃生符他事長守
國司
馬

發明 鄭伯克段春秋譏之秦王太宗之弟太宗秦

罪為西京留守次書勒就第此書張為浩陵縣公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以薄者厚未之有也太宗於一

弟尚不能容則天下之事安能容之者也然

綱目一書再書而不書有罪則其權衡審矣

廣義 趙普之於秦王必欲置諸死地而後已抑不

此謀為身也非為國也足可惡也孰不可惡也嗚

呼秦王之事若子奚可獨咎普哉杜后太祖失之

於初也末流之弊至於兄之得以殺弟况可以

傳位望之邪人謂宋朝家法過漢唐臣不信也

定難留後李繼捧入朝獻銀夏綏宥四州六月繼捧弟

繼遷叛走地斤澤

欽定四庫全書

夏州自李思恭以來未嘗親朝中國至是繼捧率其

族入朝帝嘉之賜資甚厚繼捧陳其諸父兄弟多相

慰怒乞納其境內夏綏綏宥四州留京居之帝為遣

使如夏州護總麻以上親起關以曹光實為四州都

巡檢使時繼捧族弟定難軍都知蕃落使繼遷留居

銀州開使至乃許言乳母死出葬于郊遂與其黨數

秋九月契丹耶律賢死子隆緒立

契丹主賢幸雲州至焦山有疾命韓德護耶律色珍

受遺詔立長子梁王隆緒而卒隆緒小字文殊母

十二年矣既嗣位詔賢曰孝成皇帝廟號景宗尊母

蕭氏為太后尊國事復國號曰大契丹改元統和

以慈讓為政事命兼樞密使總宿衛兵巴回濟

總領山西諸州事耶律休格為南面行軍都統

發明 周衰吳楚僭號稱王春秋因變文起例於其

辛則不書其葬者避其號也綱目凡四喬居

長皆從其國俗之號至其死則書死者蓋吳楚以

諸侯而僭王者也契丹各君其國非僭王可比故

生前從其國俗之號易

世則據事直書之耳

冬十月竇偁卒十一月以李繼捧為彰德節度使

欽定四庫全書

帝嘗問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

部對曰羌人驚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

十二月朔日食

癸未八年春正月罷樞密使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為樞密

副使

酒坊使弭德超有寵于帝觀代曹彬之位乃自領州

乘傳以急發聞曰彬秉政久得士心將為不利且証

以事為微帝信之郭資極言救解不聽遂出

彬為天平節度使而以顯德超並為副使

發明 甚矣君子之正道難明小人之邪言易惑也

曹彬開國元勳忠厚廉慎而太宗之所目擊

者茲因弭德超之証遽信而罷出雖郭資急言救

解剛愎不聽何哉蓋由其中心無主蔽固已深耶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克加察焉耳安有開國元勳一旦信謔罷出有如
所役者尚可與論治道乎他日德超事敗太宗始
悟曹彬之誣嗚呼晚矣觀綱
目之所書則其義為可見

廣義 曹彬不能居竊思危太宗又
能變疑信謔均之為失也

二月朔日食○以宋琪參知政事○三月宴進士于瓊

林苑

帝親試禮部貢士于講武殿始分三甲
錫宴于瓊林苑寵之以詩遂為定制

夏四月弭德超有罪流瓊州

德超以不得樞密使怨望居常怏怏一日詔王顯榮
禹錫曰我言國家大事有安社稷功止得綏許大官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二

汝等何人反在吾上我實恥之言頗侵帝顯奏之詔
鞠問德超具伏遂奪官秩禁錮瓊州而死帝始悟曹
彬之誣待之加厚德超始因李符薦得事上符貶寧
司馬德超屢稱其寬德超貶帝惡其朋黨令徒符嶺
表初盧多遜之貶崖州也符白趙普曰瓊州雖近至
者必死不若令多遜處之普不答至是以處符歲餘
卒

發明 小人之心殊無厭足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
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德超前

欲代彬位而譖罷之此不得樞使而怨望之此因
小人患得患失之常態在太宗無知人之明而使
之得售其姦耳故綱目刑其官
而直書有罪所以深貶之也

廣義 分注云帝悟曹彬之欲誣惡德超之用黨則
可以知邪正之未嘗無所別也大易無妄之

九五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其曹彬之謂也
至於剝之上九曰小人剝盧其德超之謂乎

五月河決滑州

河大決滑州之韓村汎瀆漢曹濟諸州壞民田盧
東南流至彭城入于淮詔發丁夫十餘萬塞之

六月以王顯為樞密使

帝語顯曰卿世家本儒少遭兵亂失學今典機務無
暇博覽羣書能熟讀軍戒三篇亦可免於面牆因取
賜之

秋七月大水

江河漢雅穀洛湮湖
水溢溺死者以萬計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二

發明 和氣雖不能致祥而祥自生乖氣雖不能致
異而異自至非緣氣數實乃人為帝自即位
八年于茲而日食河決大水繼書于策然帝德英
明又非昏庸之比所以致災異者蓋由兄弟叔姪
之間慙德頗多君子小人之際不能盡別西夏叛
賊萌蘇已形薄伐契丹王師敗績得非此之應歟
是以人君兢兢業業致崇天道
永保天命而無危溢之行也

郭贇免以李昉參知政事

贇嘗因論事奏曰臣遭不次之遇誓以愚直上報帝
曰愚直何益于事贇對曰雖然猶勝姦邪至是以入
對宿醒未解
出知荆南府

八月石熙載罷 冬十月以姚坦為益王府翊善

王帝第五子元傑也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衆皆褒
美坦獨使首王彊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
王驚問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
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所出
非血山而何時帝亦為假山未成間之亟毀焉王每
有過失坦輒盡言規正左右教王稱疾帝憂甚召乳
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
耳帝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為善今乃欲使我逐正人
王年少豈解此也必爾輩教之
姚坦母于後園召坦慰諭之

發明 王府翊善未嘗書此何以書錄賢也姚坦忠
良正直畧無隱諱擢為翊善得其宜矣故書

趙普罷

普罷為武勝軍節度使帝作詩餞之賜宴長春殿普
奉詩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
欽定四庫全書

帝為之動容翌日帝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
游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樞務擇善地處之因詩以
導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為之墮淚宋琪對曰昨普至
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希
來世得効犬馬力臣昨聞普言今
復聞宣諭君臣始終可謂兩全

廣義 趙普輔相兩朝可謂君臣相遇者矣然以失
其功過有不足言矣綱目於
其罷而去其官者惡之也

十一月以宋琪李昉同平章事李穆呂蒙正李至參知

政事張齊賢王沔僉書樞密院事

昉初與盧多遜善多遜屢譖昉人或以告昉曰盧與
我厚不當爾帝嘗語及多遜事昉頗為解釋帝曰多

遜居常毀卿不直一錢昉始悟帝由此益重之遂與
琪並相帝又謂蒙正曰古所謂君臣道合者情無間
耳凡士未達見當世之務戾于理者則快于心及
列于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言或未中亦當
僉議而更之俾協于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
敢言也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
邪蒙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
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弗
知之為愈時
人服其量

廣義 觀綱目備載此條則太宗得人
之盛可見矣其泰之初九乎

以呂文仲為翰林侍讀王著為侍書

帝勤於讀書自己至中然後釋卷詔史館修太平御
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琪以勞瘁諫帝曰開卷有益
不為勞也朕欲周歲讀遍是書耳每
暇日則問文仲以經義著以筆法

甲 雍熙元年春正月求遺書

時三館所貯遺帙尚多乃詔募中外有以書來上及
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
願送官者借其本寫之
由是四方之書間出矣

發明 行政之善否在人君之一心君心溺于聲色
玩好則所求於天下者皆聲色玩好之事君
心樂于賢才典籍則所求於天下者皆賢才典籍
之圖太宗以三館之書遺帙尚多乃詔募中外定
賞營求可謂垂情古典而好學之心篤矣然求書
之事再見於太祖再見於太宗誠繼志述事者也
綱目於二帝之篇大書
于策所以深美之爾

欽定四庫全書

涪陵公廷美以憂卒

廷美至房州憂悸成疾堯年三十八追封涪王謚曰悼以其子德恭德隆為刺史

發明

天子天下之父母四海之攸尊崇高其富貴也大寶其爵位也發號施令入必欽之動作

舉措史必記之是以兢兢業業罔敢怠違焉豈有尊為天子而肯倫棄禮者乎何則天倫之中兄弟為重怡怡友愛禮之當然假使兄居富貴弟處貧窮其如心之惻隱何其如義之虧歎何縱有怨怒亦不藏宿古之人有行之者吾於大舜見之矣孟子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庫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用是而觀象之常欲殺舜舜處之如此則廷美未有殺兄之心而太宗何待弟之若是哉故綱目因廷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三

美之卒特書以憂所以著其不滿之意而深罪於太宗也則其扶天理於將亡過人欲於既肆而肯倫棄禮者始無駭足之地矣故曰麟經絕筆而綱目作

廣義

趙普死秦王於涪州則陛下豈容再誤之言踐矣噫普真忍人也哉

李穆卒

帝臨其喪哭謂侍臣曰穆孫履純正真不得易朕方倚用處爾爾淪沒非穆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

夏四月羣臣請封禪許之五月乾元文明殿災六月詔

求直言罷封禪

帝詔以十一月有事于泰山命翰林學士扈蒙等詳定儀注五月乾元文明殿災詔求直言遣使

按察淮浙蜀廣獄遂罷封禪知睦州田錫上疏畧曰給事中不得其人左右補遺不舉其職致陛下有朝

令夕改舍近謀遠之事又言時久升平天下混一故左取右奉致陛下以功業自多然臨御九年四方雖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理又言宰相不得用人而委員外差遣近臣不得受責而求令錄封章又言聽用太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繁則依從者少自今凡有奏陳當令大臣議而行之毋使垂之空言示之寡信又言宰相若賢當信而用之宰相非賢當擇而任之何以置之為具臣而疑之若衆人也

發明

封禪非清朝之令典乃衰世之妄為堯舜禹湯之時治隆俗美天下寧謐然未聞其封禪而致是也漢晉隋唐之世生民塗炭四海未安然未聞其不封禪而致是也太宗繼體天下小康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三

羣臣遠有封禪之請可謂逢君之惡者矣迨夫乾元文明相繼被災乃始求言而寢前詔則帝之心庶幾不惑焉耳故書羣臣請封禪所以惡其佞書許之所以著其惑書乾元文明殿災以見天變之告戒書詔求直言罷封禪以美太宗之警省詳書于策美惡自見

冬十月華山隱士陳搏入朝

帝之即位也召搏入見待之甚厚至是復至帝謂宰相曰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方外之士也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搏曰搏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上升亦何益于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子之表搏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於此琪等以聞

帝益重之賜號希夷先生還華山尋卒

發明 揭非偽隱沽譽為仕宦捷徑者故特以華山誠抱道自樂不求聞達者乎

知夏州尹憲襲李繼遷破走之

憲與曹光實襲繼遷於地斤澤大破之斬首五百級焚四百餘帳繼遷與其弟繼冲遁免獲其母妻而還

十二月立妃李氏為皇后

后淄州刺史處耘之女

賜京師大酺三日

欽定四庫全書

發明 綱目凡書賜酺譏也其曰賜京師大酺三日則甚譏之諸葛武侯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

惠賜酺與否何預焉然則治天下者仁以結民心義以固民志所政與聚所惡勿施其或歲之饑饉必發倉廩以賑之民之窮苦必薄稅斂以卹之則惠之所及者重而德之所感者深賜酺京師烏可偏及天下耶

封陳洪進為岐國公

乙酉二年春二月李繼遷誘殺都巡檢使曹光實遂襲銀

州據之

繼遷自地斤澤敗轉徙無常漸以疆大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多歸之於是幸宋攻麟州使人給都巡檢

曹光實曰我數奔北勢窘願講媾舅之禮期日會于葭蘆川納降光實信之且欲擅其功故不與人謀至期繼遷設伏止頤數十人迎城迎光實光實從百騎赴之繼遷前導北行至其地忽舉手揮鞭伏兵盡起光實被害遂襲據銀州

發明 繼遷之叛朝廷初無弔伐之舉尹憲之知夏州光實之為巡檢保境卹民訓兵禦寇乃其分也今乃擅兵生事違命邀功果何為者故前書襲李繼遷襲者輕行掩之之詞譏不正也光實輕

信妄動墮賊計中執而殺之如獵狐兔致使銀州之城復為賊有維建寸功得不償失豈不深可惜哉故綱目不書死之而書殺所以深罪之也識者可以觀矣

禁增置寺觀

欽定四庫全書

京城外有僧積薪將自焚帝聞之惡其惑眾命配流惡處仍毀其所居因謂宰相曰近多請建置寺觀屋

才十數間輒求名額大抵誑惑閭閻藏匿姦弊耳詔天下寺觀非籍所存無得建置
廣義 僧之害人國家先儒論之詳矣然能不顧流俗而效然則除者元魏周世宗而已其他則未聞焉今也宋之太宗新服厥命此舉當矣然而去草而存其根者曾謂良農有是乎

遣知秦州田仁朗等將兵討李繼遷

夏四月江南饑

發明 穀不熟曰饑志災也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故民無菜色國

以富饒綱目不書其地而概曰江南則是江南諸郡皆饑者也民之憔悴益盛矣然帝能遣使賑之

亦可謂遇災而懼動卹民隱之心若焉較之忽然不顧者豈可同日而語哉故分注存之以備考也

宴羣臣于後苑

先是帝召宰相近臣賞花于後苑謂之曰春日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為樂宜令侍從詞臣賦詩至是召輔臣三司翰林樞密使直學士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三館學士宴于後苑賞花釣魚命羣臣賦詩因習射

發明

按劉氏書法凡書宴議也然若臣同樂國云美矣太宗以四海底寧縱酒為樂不亦過乎是時江南饑饉民不聊生西夏用師殆無虛日宋之君臣正當嚴恭寅畏講求治理尚慮弗及而太宗以四方無事賞花曲宴謂之何哉綱目上書江南饑下書宴羣臣于後苑其義自見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徵田仁朗還五月副將王仇擊李繼遷走之銀麟夏州

蕃內附

繼遷既殺曹光實遂圍三族皆將折裕勒密殺監軍使與繼遷合仁朗行及綏州請益兵留月餘俟報時繼遷乘勝進攻撫寧皆仁朗聞之喜曰敵人常為合寇邊勝則進敗則走不可窮其巢穴今繼遷殲聚數萬盡銳以攻孤壘撫寧小而固非旬決所能破我俟其困以大兵臨之分遣彊弩三百邀其歸路破賊禽矣即著已定仁朗欲示開暇縱酒博捕仇等因謀棄之帝聞三族已陷大怒徵仁朗還下御史獄劾問請益兵及陷三族狀仁朗對曰銀麟夏三州兵皆以城守為辭不遣三族去綏州遠非元詔所救也臣已定擒繼遷策當詔至不果回言繼遷得免我情願優詔懷來或以厚利啖部落酋長令圍之不爾他日大

為邊患帝愈怒特貸死竄高州是月仇等出銀州北破寶理諸峒其代州刺史祈裕勒麟州諸蕃皆請細馬贖罪助討繼遷仇遂與所部兵入濁輪州斬賊首五千級繼遷及遇也遁去時詔郭守文與仇同領邊事守文復與知夏州尹憲擊鹽城諸蕃焚千餘帳由是銀麟夏三州蕃百二十五族悉內附戶萬六千餘

秋九月廢楚王元佐為庶人

元佐帝長子少聰警貌類帝帝鍾愛之廷美遷房州元佐嘗力救及廷美死遂發狂疾至以小過操徒刃傷侍人疾少間帝為赦天下會重九詔諸王宴射苑中元佐以新瘥不預及諸王宴歸暮過元佐元佐恚曰若等侍宴我獨不預是棄我也因發怒被酒夜縱火焚其宮帝大怒曰廢為庶人均州安置宋琪率百

欽定四庫全書

官三上表請留之京師帝許之行至黃山召還居于南宮

發明

秦王之死不厭眾心雖五尺童子皆知其狂也元佐初無大惡特因秦王之死遂發狂疾乃秉彙好德之良心耳太宗君德不明而以縱火焚宮之事輒加廢黜雖以羣臣力諫其意稍解而終以不免故綱目不書楚王元佐廢而書廢楚王元佐所以著太宗昏蔽之火雖其親子尚不能隱而致廢然云爾嗚呼儲君之重宗祧所係近在宮庭之內而腹誅若此則四海之廣匹夫之賤欲望其察情寬宥豈亦易乎其難矣宜乎書法如此譏其不明也

廣義 元佐之廢豈其罪哉皆太宗不孝不友不慈處弟處子之若是亦曠古未有之惡其流毒一至於此可急也已

右羽林統軍周保權卒遣使如高麗

時議伐契丹以高麗與之接壤數為所侵命韓國華齋詔諭令發兵西會高麗遣使未即奉詔國華屢移檄督之得報發兵乃還

冬十二月朔日食○宋琪柴禹錫免

初詔廣宮城禹錫有別第在表識內上言願易官邸帝不悅禹錫又陰結琪為琪請盧多遜舊第帝亦鄙之廣南轉運使王延範琪妻高氏親也將謀不執知廣州徐林復密奏之帝因琪禹錫入對問延範何如人琪禹錫不知其端盛言延範疆明忠幹帝意其交通不欲暴其狀詔琪誅無大臣體罷守刑部尚書降禹錫為左曉衛大將軍延範及其黨與皆伏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康軍大雨雪江水冰

雪厚三尺江水冰合可勝重載

發明

庚辰大雨雪春秋謹之盛大雨雪者陰沴之發江水水者陰氣之凝不曰雨雪而曰大雨

雪言大則所以志其盛而異之也不曰水冰而必曰江水冰言江則所以舉其難而異之也陰陽運動有常而無惑凡失其度人為惑之也今陽失節而陰氣從西夏之亂召矣契丹之抗萌矣綱目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而事應其存惟明於天與人相感之際響應之理則見君子所書之意矣

丙三年春正月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等為都部署將兵

伐契丹

初賀懷浦將兵屯三交好議邊事與其子知雄州令圖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龍倖用事請乘其驕以取燕薊帝信之以曹彬為幽州道行營都部署崔彥進副之朱信為西北道都部署杜彥圭副之出雄州

田重進為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潘美為雲應朔等州都部署楊業副之出鴈門

發明

且中國之地久為割裂禮宜克復故變文而有功皆喜之之意也

李至罷

至上疏諫伐契丹因因請解機務帝許之

二月李繼遷降契丹

欽定四庫全書

契丹以為定難節度使都督夏州諸軍事

三月曹彬取涿州

彬趨涿州遣先鋒將李榮隆破契丹兵取固安新城二縣進攻涿州克之殺其相和卓敵兵復集朱信獨以麾下三百人接戰被圍數重信持大刀大呼突圍而出會彬遣兵至遂收契丹兵于新城東北

田重進敗契丹兵于飛狐

重進出飛狐南遇契丹兵擊破之契丹西南面招安使大鵬翼率眾來拒重進陣于東勝負未決命部將別嗣出其西乘暮薄崖以短兵接戰契丹兵投崖而下餒斃甚眾居數日復遣騎挑戰勢頗張重進召嗣以五百騎禦之契丹兵二萬餘力不敵時譚延美屯小沼嗣請延美列隊平川別遣二百人執白幟于道

側嗣以所部疾驅往闕契丹兵見旗幟綿亘疑大軍
繼至欲遁去重進乘之契丹兵崩潰生擒大鵬翼飛
狐靈丘
皆降

潘美取寰朔應雲州

美自西陲入與契丹兵遇追至寰州破之刺史趙希
章以城降進圍朔州節度副使趙希贊亦舉城降遂
轉攻應雲
州皆克之

岐公陳洪進卒○夏四月田重進取蔚州○五月曹彬

引兵退與契丹耶律休格戰于岐溝敗績

初諸將陞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等一十萬
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敵聞大兵至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輯覽通鑑綱目

四

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及彬等乘勝而前所
至克捷每捷奏聞帝謂其進軍之速彬既次涿契丹
南京留守耶律休格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
其軍弱以脇餘衆畫則以精銳張其勢又設伏林莽
以絕糧道彬居涿旬日食盡退師離州以授糧餉帝
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留糧失策之甚
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接
潘美盡畧山後地會重進東下合勢以取幽州彬部
下諸將聞美重進景捷取糧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
議蜂起彬不得已乃稟糧與米信復趨涿州休格聞
之以輕兵來薄伺焉食則擊離伍單出者由是軍士
自救不暇結方陣墮地兩邊而行時方炎暑軍渴乏
井底涸而飲凡四日始得至涿士卒困乏糧又將盡
會契丹主隆緒與其太后自馳羅口將大兵應援趨
涿州彬信復引退休格因出兵躡之戰于岐溝契丹
信敗走無復行伍夜渡拒馬河休格引精兵追及溺

者不可勝計彬信南趨易州方瀕沙河而費間休格
引兵復至驚潰死者過半沙河為之不流棄戈甲如
丘山休格請乘勝畧地至河為界太后不從引兵還
燕封休格為宋國王帝聞之召彬信及崔彥進等還
命田重進七定州潘美還代州徙雲應朔寰四州吏
民及吐谷渾鄒族分寘河東京西帝悔謂張齊賢等
曰卿等共賭狀自
今復作如此事否

發明

宋自用兵所向克捷曹彬有涿州之勝田重
進有飛狐之勝潘美有環朔之勝田重進有
蔚州之勝使攻溝之師不敗則幽藟之地可指日
而復也曹彬名將而有退軍援糧之失遂致王師
敗衄肝腦塗地此固彬之失策然亦天數非人力
所及也太宗親征自高粱之敗而無成功諸將弔
伐因岐溝之敗而事申輟幽藟之地從茲不
可復矣於乎惜哉綱目書此皆惜之之意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輯覽通鑑綱目

四

廣義

中國之與外邦自開闢以來興廢不一要皆
各守其土宇各保其人民者也帝中國者惟
在慎固封守緩撫得宜斯邊圉寧而外患弭若自
守不足強與之爭則未獲其利先受其敵御嘗考
其所自矣其在唐虞也商曰革粥在夏曰淳維在
商曰鬼方在周曰玁狁秦曰匈奴漢曰冒頓唐曰
突厥而五代及宋則曰契丹其部不異而名殊者
世代別也是雖秦皇漢武亦無如之何矣今太宗
出師屢捷將以契丹屈指可殲何其用意之甚別
而措置之乖方哉觀其對齊賢等之語殆亦嗟靡
無及者矣易曰不利為寇利禦
寇若太宗者可謂不占者也

契丹復陷蔚寰州

契丹耶律色珍將兵十萬至定安西賢令圖過之取
績而奔色珍追及斃于五臺死者數萬人明日攻陷

蔚州令圖與潘美帥師往救與色珍戰于飛狐又敗
於是渾源應州將皆棄城走色珍乘勝入寨州殺其
守城吏
卒千餘

潘美副將楊業進兵擊契丹敗績轉戰至陳家谷死之

契丹復陷雲應朔諸城

潘美既敗于飛狐議引兵還雲應朔吏民內徙時
耶律色珍已陷寨州兵勢甚盛揚業欲避其鋒但願
兵出連實路直入石碣谷護軍王先等以為畏懦欲
從鴈門北川中而往業不可先曰君侯素號無敵今
逗遛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
利徒殺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為諸公
先引兵出實特迴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
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知之殺寵以連帥授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

兵柄非縱敵不擊蓋欲伺便以立尺寸功報國家耳
今諸君責業避敵尚敢自愛乎因指陳家谷口曰諸
君幸於此張步兵彊弩以相援也業轉戰當至此可
死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遂與先帥麾下陣于谷口
色珍聞業且至遣副帥蕭達蘭伏兵于路業至色
珍擁眾為戰勢業麾幟而進色珍佯敗伏兵四起色
珍還兵前戰業大敗退趨狼牙村先自寅至己不得
業數使登托囉克台望之無所見以為契丹敗走欲
爭其功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而
進行二十里聞業敗即麾兵却走賀懷浦敗沒業且
戰且行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拊膺大慟再
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猶手刃數十百
人馬重傷不能進區深林中耶律希達望見起影射
之業墮馬被擒其子廷玉死焉業因太息曰上遇我
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為姦臣所迫致王師敗績
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業既敗麾下尚百餘

人業謂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也可
走還報天子眾咸激奮皆戰死無一生還者於是雲應
朔州及諸城將吏聞業死悉棄城走色珍復陷其地
復其陷地事聞帝深痛惜詔贈業太尉制美三任除
名

發明

楊業之死非戰之不善也非謀之不深也非
力之不勇也所恨者以寡敵眾而為姦臣所
陷耳夫以潘美之為主將不能制一王先去留任
意無如之何獨不記業臨行之言乎然則潘美亦
不能追其責矣使谷口之兵少駐則楊業安
得而敗亡哉故綱目直書死之以著其節

六月朔日食○以辛仲甫參知政事○秋七月貶曹彬

為右驍衛上將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

治其違詔失律罪也崔彥進米信以下貶官有差初
米信軍潰獨李繼隆所部成列而還田重進亦全軍
不敗詔以重進為馬步軍都虞
候繼隆為馬軍都虞候知定州

發明

前書曹彬敗績固有罪矣然是時諸將爭功
謀議蜂起使他人處此必歸罪偏裨以自解
惟曹彬直任違詔之責故綱目亦正名書之若曹
彬者亦可謂之賢矣如唐貶郭子儀為左僕射其
義亦
同

以張齊賢知代州

帝以楊業死訪近臣可知代州者時齊賢以言爭
願許帝意因請行乃命與潘美同領緣邊兵馬

八月以王沔張宏為樞密副使○冬十二月契丹隆緒

大舉入寇瀛州部署劉廷讓與戰敗績契丹誘執知雄

州賀令圖遂掠邢深德州

契丹主隆緒及蕭太后帥眾南下以耶律休格為先鋒都統時劉廷讓帥師數萬並海而北與李敬源合兵將趨燕休格聞之以兵扼要害逆戰于君子館天方甚寒士卒皆不能毅弓弩會隆緒兵大至圍廷讓數重廷讓先分精兵屬李繼隆為後援而繼隆退保樂壽廷讓力不敵一軍盡沒以數騎脫走李敬源楊重進皆死之先是休格謀給賀令圖曰我獲罪本國旦夕願歸南朝令圖信之私遣重錦十兩及廷讓敗休格先言願見雄州賀使君意令圖意其降欲擅其功即引數十騎逆之既至帳下休格據胡牀罵曰汝常好經度邊事今乃送死來耶令左右殺其從騎而執之自是河朔戍兵無復副志契丹乘勝長驅而南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

遂陷深邢德三州殺官吏俘士民輦金帛而去魏博之北民尤苦焉帝聞之下詔自悔而釋敗績將士之罪且錮河北通租給復三年令圖貪功生事輕而無謀初與其父懷浦欲謀北伐一歲中父子皆敗天下笑之

發明

隆緒斥名賊之辭也入寇外之辭也賀氏父子首謀伐北而一歲之中相繼敗沒果何益乎後之邀功生事擅開邊釁者可以鑒矣

張齊賢敗契丹于代州

契丹薄代州城副部署盧漢贊畏懦保壁自固齊賢選廂軍二千出禦之誓眾咸旣無不一當百契丹少却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賊使為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柏井得密詔云東路王

師敗劔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開美使室中夜

發兵二百人持一幟員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契丹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

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證皆掩擊大敗之殺其國舅詳哀塔爾噶官使蕭達哩斬首數百獲馬二千器械

無算

發明

自南北構兵邊疆郵撥宋之健將銳卒敗績屢矣齊賢特一書生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乃能以微弱之兵抗方張之敵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苟非以文武全才出人意表者曷克臻此此太宗所以任用得人而齊賢亦能不負所托也

廣義

齊賢之列職廣謂之增竈隨機應變而能臨敵取勝齊賢其智者歟

李繼遷請婚于契丹契丹以女歸之

繼遷率五百騎款契丹境言願婚大國永作藩輔契丹以王子帳節度使耶律襄女號義成公主歸之

丁亥四年夏四月張宏免以趙昌言為樞密副使

時河朔用兵宏猶然備位而御史中丞趙昌言數上臺事乃色宏左遷御史中丞而以昌言代之王偁曰御史之職在觸邪中丞之位號執法事之利害人之忠佞皆得言之其責豈不重哉而使備然之人充其位可乎

遣使募兵于諸州

帝將大發兵討契丹遣使募兵于河南北四十餘郡凡八丁取一以充募軍京東轉運使李維清曰君是

天下不耕矣三上疏爭之李昉等亦相率言河南之民周知戰聞或慮人情搖動因而為盜非計之得乃詔獨送河北而詣路悉罷

發明

甲午治兵春秋譏之况募兵以報怨於遠蕃乎昔唐玄宗募兵以禦祿山尹氏譏其武備

之弛至募市人為兵太宗比舉則異於彼何為亦募兵于諸州乎蓋幽薊之地近接宋境國中朝之所當取然而異代之事取之不得則亦已矣乎成以戰殺人盈城豈王者之心哉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故直書募兵不惟譏其武備之弛抑且譏其贖武之失

戊子**端拱元年春正月親耕籍田赦**

發明

漢文親耕籍田綱目美之今而書親耕籍田則帝之尊民務本為何如哉海內殷富不亦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

宜乎

二月改補闕拾遺為司諫正言

舊制臺諫有名而不得行其職帝以失建官本意故更以新名

廣義

太宗比舉是雖成湯從諫勿咈高宗輔德納誨何以過之書之于策美可知矣

李昉罷

布衣翟穎性險誕與知制誥胡旦狎旦為作大言使穎上之且改穎名曰馬周以為唐馬周復出也於是穎擊登聞鼓訟昉居宰相位當北方有事之時不為邊備徒知賦詩宴樂帝由是厭昉遂罷為右僕射昉和厚多恕在位小心醇謹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

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以趙普為太保兼侍中呂蒙正同平章事

帝欲相呂蒙正以其新進籍趙普舊德為之表率會普以籍田入朝帝遂留為太保兼侍中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其不可帝嘉其無隱故與普並命普開國元勳蒙正以後進歷官一紀進同相位普雅重之

廣義

書稱知人之難太宗之相蒙正其庶幾矣

改封錢俶為鄧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

俶雍熙中改封漢南國王未幾改南陽俶回讓國王之封乃改封許王至是復封鄧王

以王沔參知政事張宏為樞密副使楊守一僉書樞密院事

趙昌言有罪貶為崇信行軍司馬

昌言與鹽鐵副使陳象與知制誥胡旦度支副使董儼石正言梁顥善日夕會語翟穎既罷李昉與旦並相得穎益肆誕毀斥時政上書自薦且歷舉所善數十人為公輔令昌言為內應事覺穎流海島貶昌言為行軍司馬象與團練副使旦儼穎皆司戶參軍

發明

昌言前因數上邊事而得樞密宜乎有德者必有言而名稱其實也胡為朋奸合計共誣

善類耶雖然有德者必有言而有言者未必有德孔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詎不於斯而益信故

綱目特書有罪以深絕之因以戒後之人
君謹於用人而反覆小人終不可任也

廣義 昌言之貶厥罪當矣故削其官者所以示姦
倭之戒也易所謂鳴豫者其昌言之謂與

夏五月作秘閣

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以吏
部侍郎李至兼秘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
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
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
已矣至每與李昉王化基觀書閣下帝
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預焉

以李繼捧為定難節度使賜姓名趙保忠

李繼遷侵擾日甚趙普復請命繼捧鎮夏州帝召見
加賜而遣之且謂曰若繼遷歸款當授以官也呂中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

五三

曰保忠之再入夏臺故地趙普之謀也後保忠反與
保吉合大為邊患何普能知符彥卿之不可與兵權
而不能知保忠之
不可復歸其州邪

發明

古人於族類最明宗法最謹故郭崇韜拜郭
子儀塚妾認宗裔君子識之歷考三代以降

賜姓者絕無自漢高西都關中以冀敬為郎中賜
姓劉氏嗣是因襲之弊久不能改於乎尊寵臣下
懷綏遠人在乎豐其廩祿厚其恩信如斯而已矣
賜其姓名奚足齒哉太宗因繼遷之叛命繼捧復
鎮夏州固已失策况賜以姓名尤為可恥厥後繼
遷請降亦賜姓名則帝待李氏兄弟可謂至極宜
乎赤心以報帝也末幾相繼叛卒為邊患太宗
亦無如之何矣然則天子至貴之姓而下賜叛逆
之人寧不有愧於心乎及其叛扈不服始命削其
姓名噫亦晚矣後之君子合前後所書觀之始足

以知書法
之深意云

廣義 賜姓之義雖本於唐虞封建之說然為人臣
者能以忠義自許雖異姓垂名可也不然雖

父子兄弟反有操戈之毒烏有賜其姓之同於己
而即能使其忠於己哉太宗賜繼捧之姓曰趙者
欲其為一家之人也賜其名曰保忠者欲其保此
忠而始終不渝也明年冬十月保忠降于契丹則
其忠果可保乎其家果可
一乎書之所以著其失也

鄭州團練使侯莫陳利用有罪賜死

利用以幻術得幸驕恣不法居處服御僭擬乘輿趙
普按其十罪既命配商州普復力請誅之帝曰豈有
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
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命誅之已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

五三

而復遣使貸之使至新安馬旋淨而踏反
出淨易馬至商州已磔于市矣聞者快之

發明

利用狎邪小人其進身不正借周不法分注
備載之矣然太宗庇一利用眷然而不忍

舍雖趙普反覆曉告其心未釋比無他德其以幻
術教己也嗚呼棄君子而近小人此中材庸主之
通患耳太宗不幸而類是可勝嘆哉故綱目必正
名書之以示貶若曰不去其官又以譏太宗不明
之失
也

秋八月鄧王錢俶卒

俶亮報朝七日追封秦國王謚忠懿命使護喪葬
洛陽自鏐至俶世有吳越而俶任太師尚書令兼中
書令者四十年為天下兵馬大元帥者三十五年既
以地歸朝四使大國善始令終富極富貴福履之盛

近代無此

九月楊守一卒○契丹復陷涿州冬十一月遂入祁州

契丹主隆緒攻涿州射帛書箭城中降不聽縱兵四面攻之城破乃降遂進攻長城士卒潰圍而走隆緒邀擊之殺獲殆盡因攻滿城祁州及新樂皆陷之

廣義

太宗開邊起蒙而致喪師失地兵連禍結者皆賀懷浦有以導之也易曰開國成家小人

勿用信哉

己丑二年春正月契丹陷易州遷其民于燕

時契丹屢侵邊詔羣臣上備戎策張洎言中國禦戎惟恃險阻今自飛狐以東皆為契丹所有既失地利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志卷之二

五

而河朔列壁皆據城自固莫可出戰此又分兵之過也請於沿邊建三大鎮各統十萬之眾鼎峙而守仍命親王由臨魏府以控其要則契丹雖有精兵豈敢越而南侵制敵之方盡于此矣宋琪言國家取燕于淮霸直進非我戰地如令大軍於易州倚孤山涉涿水抵桑乾河出安禮寨則東瞰燕城縱及一舍此周德威取燕之路下視孤壘決旬必克山後八州關門不守必盡歸降勢使然也然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選使通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李昉王禹偁亦多以修好為言帝嘉納之

發明

契丹之侵逼至是極焉上書陷涿州入祁州比書陷易州遷其民恣其攻掠如陷無人之

境宋之武備誠疎畧矣故綱目一書再書不惟惜之抑且譏之也

自二月不雨至于夏五月

詔錄繫囚遣使分詣路決獄

發明

春秋僖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傳曰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歷時而總書不夏雨者

也不夏雨者無志乎民者也太宗因不雨而錄繫囚決疑獄是豈弭災之道乎况內政不修外侮常作其無志乎民審矣故春夏不雨歷時而總書于策所以著其慢也綱目取例春秋故其書法如此然則較之信公不逮遠矣

秋七月以張齊賢為樞密副使張遜僉書樞密院事

齊賢復入樞密趙普薦之也

彗星出東井八月赦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志卷之二

五

司天言妖星為滅契丹之象趙普上疏謂此邪佞之言不足信帝避殿減膳大赦

作開寶寺塔

藏佛舍利也高三百六十尺費億萬計踰八年始成知制誥田錫言上疏云衆謂金碧焚煌臣以為塗膏累血帝亦不怒

發明

作不宜作也分注言作開寶寺塔藏佛舍利則感佛之念盡矣書不雨書彗出東井則忽

災之意若矣太宗號為刑果而所為若此况前禁僧寺觀而此作寺塔何朝令而夕改耶由其聖學不講素無禮義以養心故外物皆足以移之爾凡此事宋流若此躬自禁之而躬自蹈之然則有天

深意

廣義 抑考太宗於雍熙二年禁增置寺觀其詔有曰寺觀非籍所存無得建置則是其病根不能拔去也故至此詔墨未乾殆觸事而發莫之禁焉噫儒者好獵之心尚不能保况太宗乎故曰其要只在於謹獨

都巡檢使尹繼倫襲契丹耶律休格于徐河大敗之 朝廷聞契丹復至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糧認數千乘趨威虜休格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途北而都巡檢使尹繼倫通領兵微巡路遇之休格不顧去不投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為今日計當卷兵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刀戰而勝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

足以自樹繼元猶不失為忠義豈可泯然為異地鬼乎眾皆憤激從命繼倫令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徐河天未明休格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眾皆驚潰休格方食失箸為短兵中其臂創甚乘善馬先遁徐眾引去契丹為之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寇每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云

發明 徐河之捷或者以為倖勝臣獨以為不然自宋師再伐契丹屢為挫衄敵勢益張而三軍之氣又屈不伸繼倫以寡敵眾契丹奪氣苟非忠於所事者曷克臻此回雖倖勝然亦少振懦弱委靡之習矣故特揚而書之亦予之之意也

大旱

自秋徂冬不雨田錫上言此實陰陽失和調燮倒置上侵下之職而燭理未盡下知上之失而規過未能疏入帝及宰臣皆不悅出錫知陳州

發明 不日旱而曰大旱志其甚也自秋徂冬恒暘侵下之職而獨理未盡下知上之失而規過未能者也太宗正當勞心焦思訪求直言省己責躬以答天譴庶幾得矣夫何田錫上疏反遭怒黜太宗聽德之聰亦少虧焉後之有國家者不可以災異為玩而忽之焉耳吁

淳化元年春正月趙普罷

普自再相帝每優禮之免朝謁五日赴中書視事有大政則召對至是以疾力求致仕帝不得已授太保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

兼中書令 西京留守

夏四月詔貸江州義門陳兢粟

陳兢宜都王叔明之後九世同居長幼凡七百口不畜僕妾工下媼睦人無間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為一席有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羣犬亦皆不食唐僖宗及南唐時旌其門闢實初免徭役至魏子姪益眾常苦乏食知州康載言于朝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

發明 九世同居之事一見于張公藝再見於陳兢嗣是而後寥寥無聞蓋亦鮮矣世有異姓同居爭長腕短介門割戶骨肉相殘者比比皆然何風俗之易偷也夫以公藝之同居也陳兢之同居公也忍則無嫌心公則無私意能忍而能公則治家之良法備矣其九世同居復何難哉故綱目

書義門所以美陳競書貸粟所
以美太宗也其為世勸切矣

廣義 嗚呼世家大族之著姓于各代者非不多也
間有枝籍沒者有遭兵燹者有僅盛于一二

世者何也由其本不因而枝葉易凋也彼陳氏立
孝弟以固其本推信義以達其枝效自唐而五季

五季而趙宋其間物故變遷者何可勝計曰視同
時巨室若槿花之於朝露耳曾不為之與感邪獨

陳氏巍然不動又屢沐君恩而光昭簡冊豈非根
本固而枝葉茂哉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其陳

氏之謂乎

冬十二月詔致仕官給半俸○契丹封李繼遷為夏王

辛卯 二年春旱蝗

欽定四庫全書

時連歲旱蝗是年尤甚禱雪無應帝手詔宰相曰朕將自焚以答天譴翌日大雨蝗盡死

發明 土膏初動農事方殷而連歲旱蝗是年尤甚
民之塗炭不亦甚乎太宗非昏情之主其值

此者必有舛政逆令以干天地之和者也分註言
帝將自焚以達天譴翌日大雨而蝗盡死是知天

心仁愛人君其災異頻數正欲其警惕而為善耳
由此觀之則天人感應之理捷如影響甚可思也

後之人君忽天變者當以是為鑒

閏二月朔日食○辛仲甫罷○夏四月以張齊賢陳恕

參知政事張遜溫仲舒寇準為樞密副使

初準為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
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及旱蝗帝詔近

臣問以得失眾以天數對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
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
之復召準問以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即言之
二府入準乃曰頃者祖吉王准皆海法受謀吉職少
乃伏誅准以參政馮之弟益主守財至于萬止杖之
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馮馮頓首謝於是切
責馮而以準為可
大任遂有是命

張宏罷○五月以謝泌為左司諫

上修正殿頗施絳繒泌為右正言因對陳其事即日
命待以緒聖賜泌金紫拜左司諫泌入謝曰陛下從
諫如流故臣得以盡誠如唐末孟昭圖者朝上
諫疏暮不知所在如此安得不亂帝動容久之

置諸路提刑官○六月忠武節度使韓公潘美卒

欽定四庫全書

諡武惠

發明 自建隆以來諸臣之卒鮮有書其官爵者至
是美卒而書其官爵則其予之之意蓋可見矣

秋七月李繼遷請降以為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

先是趙保忠至夏州言繼遷悔過歸欵詔授繼遷銀
州刺史使然實無降心也至是與保忠戰于安慶澤繼
遷中流矢遁去轉攻夏州保忠乞師禦之乃遣程守
素帥兵往援守素至繼遷歸欵奉表謝罪遂有是命
且以其子德明為管
內蕃落使行軍司馬

發明 按分注繼遷歸欵奉表謝罪遂有是命然綱
目不書奉表者繼遷本無降意始以是歎兵

耳况前書繼遣叛道田仁誦討之未聞舉正其罪
今乃無故官之故綱目直書加官賜姓以見天討
不能加威令不復振之意然繼遣實未嘗請降而
書請降猶為宋人文其詞云爾如唐故田承嗣入
朝同

八月置審刑院

帝慮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誣乃置審刑院于禁中以
李昌齡知院事置詳議官六員凡獄上奏先達院印
訖付大理刑部斷覆以聞乃下院詳議申覆裁決范
以付中書省行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聞始命論決
發明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
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蓋刑以弼教不可以不
用而又不可以濫用要當詳審精密勿使有偏枉
之失可焉觀此太宗重刑之意可見矣在京師則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

辛

有大理刑部在外郎則置提刑官今又置審刑院
以革舞文巧誣之姦可謂詳審而精密爾特書于
冊蓋予
之也

九月王沔陳恕呂蒙正罷

呂蒙正為首相以寬簡居位政事多決于沔沔聰察
敏辯有適時材然性苛刻少誠諂見者必啗以耳言
既而進退非允人胥怨之又素與張齊賢陳恕不協
及二人參知政事沔不自安慮僚屬有以中書舊事
告齊賢恕者會司諫王禹偁言宰相樞密不得於本
廳見容許於都堂延接以杜私請沔喜即奏行之司
諫謝泌以為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也疏駁之帝追還
前詔沔遂罷沔見帝涕泣不願離左右未幾髮鬢皆
白時帝怒戶部使樊知古所部不治怨聞密以語之
覲其修舉知古訴于帝帝怒怒漏言亦坐免度支判

官宋沆伏閣奏疏請立太子詞意狂率帝怒貶沆而
沆乃蒙正妻族也遂罷蒙正為吏部尚書時三日之
間連罷三相因有奏毀者帝語之曰蒙
正有大臣體沆甚明敏毀者慙而止

以李昉張齊賢同平章事賈黃中李沆參知政事

初黃中再典貢部多拔寒峻及掌吏部選除擬精當
沆嘗侍曲宴上目送之曰風度端凝真貴人也至是
拜

王顯免以張遜知樞密院事溫仲舒寇準同知院事

知樞密院同知
樞密院自此始

冬十月趙保忠叛降契丹契丹封為西平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

辛

發明 防患於未然則事易就緒防患於已然則勞
而無功故曰凡事豫則立李氏兄弟反覆之
情至是見矣然綱目不曰李繼捧而曰趙保忠者
所以譏帝賜姓名之失也然保忠特書叛降契丹
所以著其負恩背主之罪為萬世亂臣賊子之
戒耳於保忠乎何誅綱目一字之貶其嚴矣哉

彭城公劉繼元卒

追封彭
城郡王

女真請伐契丹不許

自是不復入
貢遂屬契丹

發明

或以太宗不許女真之請有失緩懷遠之
心曰是不然是時屢伐契丹王師失利正悔

過責躬之時苟從其請則兵連禍結何時已乎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故大書不許者所以嘉其悔過之心深予之爾若以縱懷遠蓄之心疑之是豈綱目責義不貴功之意哉雖然強者弱之漸衰者盛之極女真以烏合小醜契丹以積累大邦而女貞有請伐契丹之舉則其威強之勢固不待宣請而可見矣是以幾微之際聖人所謹明乎此然後可論綱目書法之深意焉

十一月以畢士安為翰林學士

先是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續翰林志二卷以獻帝嘉之賜詩二章又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令榜於廳額曰永為翰林美事於是知制誥范杲獻玉堂記請備其職帝悉其蹠蹠出知濠州乃以士安為學士執政欲用諫議大夫張洎洎曰洎文學資任不下士安第德行不及爾

欽定四庫全書

三年春二月朔日食夏六月置常平倉于京師

先是旱大蝗詔遣使決諸州獄五月雨蝗盡殪至是京畿穀賤帝遣使增價糶貯之俟歲饑則減價糶名曰常平倉遂為永制

發明

常平云者豐凶一價而無過中不及之弊也太宗開頻年荒早賑貸恒缺創置倉廩號曰常平年豐穀賤增價糶之歲歉民饑減價糶之其思患預防卹民之心可見矣故綱目大書以著其善

秋七月趙普卒

普卒年七十一帝聞之震悼近臣曰普能斷大事盡忠國家真社稷臣也普性深沉有岸谷少習吏事寡

學術及為相太祖勸以讀書遂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啟篋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卒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史臣曰陳橋之事人謂普及太宗先知其謀理勢或然事定之後未嘗以勳舊自伐及其當俸賦可替否惟義之從僊武修文慎罰薄斂以立宏規其功大矣獨廷美盧多遜之大為太宗之累豈其學力有限而猶有患失之心歟君子惜焉

發明

普卒不具官削之也易為削之陳橋之事普實預謀其罪一也為政而有患得患失之心其罪二也秦王盧多遜之獄普實尸之其罪三也此所以特削其官以示貶嗚呼觀綱目書法之旨則夫後之人臣亦當勉於為善不可徒竊祿位而行名虧闕也

廣義

嗚呼趙普見道不明者也其輔相兩朝無非從君之好尚耳史氏謂其習吏事寡學術斯言得之矣然則於其卒而不銜者何著其失節也

欽定四庫全書

召終南隱士种放不至

放洛人沉默好學隱居終南以講習為業從學者眾資以養母母亦能樂道薄於滋味不喜浮圖嘗裂佛經以製帷帳所著有蒙書及嗣禹說轉運使宋惟幹言其才行詔使召之其母恚曰當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為果為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乃稱疾不起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迹罕至帝嘉其節命有司時加存問

發明

凡書隱士子之也其曰不至則尤美焉种放躬逢盛世抱道自樂重違母命終身不仕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种放以之曰視一材一藝曉曉自鳴奔趨於桃李之門希求進用者豈可同

日語哉觀綱目之所書則其子之之意益可見矣

廣義 古之隱士被召不至者其間必有所處而始終執守之堅也今太宗治朝庶可以行君臣

之義而放也召猶不至然則孔孟之汲汲者非歟今也放既高其行矣何於真宗之世數朝京師而

又晚節之不謹也杜錫北山移文尚誰譏之若放者沽名之士也

癸巳 四年春二月朔日食○置審官院

初帝慮中外官吏清濁混淆命官考課號磨勘院至是改為審官院掌審京朝官其幕職州縣官別置考課院

交州黎桓入貢詔封為交趾郡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十五

桓遣使來貢并上丁璿讓表朝廷懲孫全興之敗許之以桓為靜海節度使封交趾郡王尋進封南平王

發明

所責乎天子者以其奉行天命誅亂討逆而命為王則是子孫承襲禮之正也丁璿既卒弟

嗣位部將黎桓欺制其主遂執國政是誠亂臣賊子在王法之所必討茲因來貢亦加王爵則是交

趾之王可以勢取而不可以義受也使桓之臣亦效而尤之將何以制哉於乎討伐不行則亂賊無

所懲戒矣綱目上書黎桓入貢下書詔封為王則

是中國外蕃均以利為利不以義為利也公道何由而伸乎

青神民王小波作亂

初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京後任事者競起功利於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

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小民貧困兼井者益懼錢販貴以規利青神民王小波因聚眾為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神掠彭山殺縣令齊元振剖其腹實之以錢悉其珠求無厭也賊黨由是愈

發明

王小波盜耳曷不書之以盜而書之以民耶原情也蓋民富則君不致獨貧民貧則君不

能獨富兩川民牧競起功利橫征暴斂民不聊生無恒產而無恒心必無之理也故綱目書曰青神民以見民之困於重斂不得已而起之所以罪宋也然罪及於上則亂賊無所懲戒故又書作亂以著其悖逆之罪比綱目輕重之權衡耳

三月以何承矩為河北屯田制置使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十五

初承矩至雄州即建屯田之議會黃懋亦請於河北興水田乃以承矩為使懋為判官發河北諸州戍兵

萬八千人給其役開塘泊種稻田民賴其利

發明

河北屯田則且耕且守軍有餉而民安居矣是亦莫安土宇之長策也故書

夏五月以錢若水為翰林學士

帝謂侍臣曰學士之職親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為之又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朱拖紫足以為榮矣得不竭誠以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為先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標其或以爵祿位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帝然之

六月張齊賢罷以呂端參知政事

殿中丞朱貽業與李沆有姻婭嘗為其同僚王延德求補郎沆言于齊賢齊賢以聞帝以延德嘗事晉邸怒其不自陳而干執政召見詰責延德言未嘗有請齊賢不欲援沆為證即自引咎遂坐免

廣義 張齊賢不欲援李沆其賢可知矣故書張齊賢罷若齊賢有罪則當書曰罷張齊賢矣餘

此做

以向敏中張詠同知銀臺通進司

二司舊隸樞密院至是始以敏中詠同知司事隸門下主視章奏案牘以稽出入蓋給事中之職也

張遜寇準免以柴禹錫知樞密院事劉昌言同知院事

遜素與準不協一日準與溫仲舒並轡晚歸有狂民迎馬首呼萬歲街使王賓與遜雅相厚因泰民迎準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

拜呼萬歲準自辨云實與仲舒同行而遜令賓獨奏臣因互發其私帝惡之乃左降遜為右領軍衛將軍出準知青州準既罷帝念之不置語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乎左右揣帝意且復召用因對曰陛下思準不少忘間準日縱酒未知亦念陛下否帝默然

廣義 嗚呼寇公以無罪左遷而太宗念之不置者是亦天鑿之所在也然而卒沮於左右近習者孟子所謂泄柳申詳無人乎

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者與

秋八月朔日食○九月大水冬十月河決澶州

發明 春秋紀災異而不書祥瑞外史傳心之要法也太宗謀國頗識求治頗切而日食大水河

決陰道浸盛陰陽失常其微可知矣夫乃西蜀擾

亂夏州逆命之應

李昉賈黃中李沆溫仲舒罷

自七月初雨至是不止京城廬舍多壞陳穎宋亮間盜賊並起商旅不行帝以陰陽愆和罪由公府切責昉等曰卿等盈車受俸豈知野有餓殍乎昉等慚懼拜伏遂並罷之

廣義 上天示災變者所謂天心仁愛人君欲其改過自新也太宗歸罪臣下其與致大雨退災惑者異矣人君苟以天變罪其臣而不責諸己而求天之所福者難矣哉

以呂蒙正同平章事蘇易簡趙昌言參知政事趙鎔向敏中同知樞密院事

敏中同知樞密院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

蒙正嘗因召對論及征伐帝曰朕比年征討蓋為民除暴苟好功然武則天下之人惜亡蓋矣蒙正對曰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帝然之易簡在翰林八年帝待之若賓友舊制欲授台輔必使天下稔其名望而後正位易簡以親老急於進用因亟言時政得失遂入政府自是帝不復有款接意但正色責吏事而已易簡悔之時西北用兵樞機之任專主謀議敏中明辨有才畧遇事敏達凡二邊道路斥堠走集之所莫不周知帝器之

閏月以陳恕為三司總計使

時復置三司使而罷鹽鐵戶部度支三使分天下郡縣為十道曰河南河東關西劍南淮南江南東西浙東西廣南以京東為左計西為右計恕為總計使魏羽為左計使董儼為右計使中分十道以隸焉而各

道則署判官以領其事凡設計度者三使通議之怒言官司各建政令互出難以經久帝不聽

周太后符氏卒

發明

符氏者周太宗后也亡國之后未有書卒者此其書何美存厚也於是周亡宋興餘三十

年矣然則易為不書殂周失天下也是故失天下之帝書卒失天下之后書卒此同諸侯大夫之列欲使有國者戰戰兢兢而無驕泰之行耳綱目一字之權輿嚴矣哉

十二月王小波死其黨李順陷蜀邛州永康軍

西川都巡檢使張玘與小波戰于江原玘射中小波已而為小波所殺小波亦病創死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為帥寇掠州縣眾至數十萬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

甲午五年春正月李順陷成都以宦者王繼恩為兩川招

安使討之

李順攻陷漢彭州乘勝攻成都轉運使樊知古知府郭載及官屬新闕出奔梓州順入城據之僭號大蜀王遣其黨四出攻劫州縣兩川大震帝議遣大臣撫諭趙昌言獨請發兵急討無使滋蔓帝從之遣繼恩等分路進討以雷有終為陝路轉運使

發明

唐肅宗用李輔國綱目譏之書以宦者王繼恩為招安之使親率六軍以行則宋室之卑從可知矣貽是禍者非太宗乎然李順悖逆法所必討故不嫌其人之美惡而以討予之綱目急於討賊之意深矣

趙保吉寇靈州以李繼隆為河西都部署討之

保吉從緞州民于平夏部將高文垕等因象不樂反攻敗之保吉復圍堡塔掠民居焚積聚遂攻靈州詔

繼隆帥師討之

饑

先是西京饑浙饑民相率持杖投券富室取其粟皆坐強盜棄市知秦州張榮獨取為首者杖春餘悉從杖以其事聞帝感悟下詔褒之至是遣使十七人分詣諸道巡撫帝謂之曰彼皆平民因饑取餼糧以圖活命爾宜悉從末減不可與強盜同科

發明

魯宣十四年饑春秋饑之蓋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水旱民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

無菜色太宗為國務華去實虛內事外而不教其本府庫竭矣倉庫匱矣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綱目所以書饑以示後世為國之不可不教本也

二月李順寇劍州都監上官正大敗之

順分遣數萬眾寇劍門正為劍門都監麾下有疲卒數百因怨激以忠義勇氣百倍力戰以守會成都監軍宿翰兵至正與之合迎擊賊眾大敗之斬骸幾盡餘眾三百奔還成都順怒其驚眾盡斬之自此氣沮時朝廷聞蜀盜甚盛深以棧道為憂正以孤軍力戰破賊於是閣道無望王師得以長驅而進

李順圍梓州

初知梓州張雍聞王小波起即練士卒募強勇為城守計葦綿州金帛以實帑藏命官屬治戎器守械悉

備至是順遣其黨帥衆二十萬圍梓城中兵纔三千
雍悉智力禦之凡八十日王繼恩遣石智頭來援賊
去

三月李繼隆入夏州執趙保忠赴京師

保忠聞繼隆將至先挈其母與妻子壁野外乃上言
與保吉解怨獻馬乞罷兵帝覽奏立遣中使督繼隆
進軍及師壓境保吉因夜襲保忠營欲併其衆保忠
方寢聞難作單騎走還城其指揮使趙光嗣閉之別
室開門迎繼隆繼隆執
保忠送汴保吉遁去

夏四月削趙保吉姓名墮夏州城

帝以夏州深在沙漠奸雄因以竊據欲墮其城呂蒙
正曰自赫連築城以來頗為闕右之患若遂廢之萬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

世利也乃詔墮之
遷其民于綏銀

發明

觀太宗處李氏兄弟蓋由明察有餘而剛果
不足弗克謹始慮終必徵於色發於聲然後

喻耳然李氏兄弟反覆之蕃必非屈服於宋者太
宗既知其狀當歎誘京師禁錮終身不使之往返
自如可也夫何前因保吉之叛命保忠往鎮夏州
遂使兄弟連衡邊患日甚其謀亦未矣及保忠雖
執保吉遁去厥後屢降屢叛卒為子孫西顧之憂
太宗啟之也於乎是時媒孽已成而乃削其姓名
墮其城邑曾是以為弭盜之計耶不過逞其私
忿云爾於保吉乎何預故綱目直書以著其失

置起居院

右諫議大夫張泌請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職為起
居注與時政記逐月終送史館以備修日歷上嘉之

乃置院於禁中命梁周翰等掌其事周翰請以
所撰先進御後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始此

五月王繼恩復成都獲李順誅之其黨張餘復陷嘉戎

諸州

王繼恩師過綿州賊潰走追殺及溺死者甚衆遂復
綿州遣曹習破賊於老溪進復閬已蓬劍等州五月
至成都破賊十萬衆斬首三萬級獲李順遂復成都
其黨張餘復攻八州陷開州益軍秦傳序死之詔磔
順等于鳳翔市降
成都府為益州

賜趙保忠爵宥罪侯

保忠至汴帝詰責而釋之責授
右千牛衛上將軍封宥罪侯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

發明

侯乃至責之爵而加於叛逆之人則宋之是
非素矣壞國家之名器者非太宗乎故書以

之

秋七月李繼遷遣使來貢

繼遷獻馬謝罪又遣弟延信入覲
言違叛事出保忠帝召見慰諭之

高麗請伐契丹詔諭止之

高麗數為契丹侵掠請擊之帝以北邊甫寧
不欲為外蕃開隙詔諭之自是不復入貢

八月以王繼恩為宣政使

中書以繼恩討蜀寇功欲除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
史不欲命宦者預政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

他官宰相力言繼思有大功非此不足以賞帝怒深責之乃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以授之

發明

繼思官者以之帥兵猶為朝廷之恥繼有平寇之功但當優之以金帛而不當任之以爵位也

當時宰相阿諛苟容階君不義少有人心者於焉而變矣夫何力陳繼思之功欲除宣徽之使噫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必擬以春秋之法宰相其誅首歟綱目書此文無敢詞乃所以深貶之爾

廣義 分注載太宗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使宦官預政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何其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烏有刀鋸之賤而能正人之不正也既拒宣徽復與宣政所謂慮盜入室而又開之以塗也噫欲求盜不入室而開之不喪者萬無是理也

太宗其失之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 十三

以張誅知益州

王繼思上官正宿翰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頌師不進專務飲博其下恣橫剽掠餘寇勢復張大誅至免正等親行臨發舉酒屬軍校曰爾曹家國厚恩此行當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為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時寇掠之際民多脇從誅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煽民為賊今日吾化賊為民不亦可乎有謀訴者誅灼見情偽立為判決人皆厭服其為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先是城中屯兵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誅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誅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

以趙昌言為川峽都部署尋罷知鳳翔府

王繼思在蜀不能戢眾士無聞志郡縣多叛帝意頗厭兵召昌言謂曰西川本自一國太祖平之今三十年矣昌言知帝指即前畫攻取之策帝喜命昌言為川峽招安行營都部署自繼思以下並受節制昌言既行或奏昌言有反相不宜握兵入蜀恐後難制乃詔昌言駐鳳翔時昌言已至鳳翔詔追及之因留候館則不復進尋罷知鳳翔府

發明

昌言反覆小人不宜帥蜀與其慮之於終易者矣特書以予之宜也

上官正復雲安軍張餘敗走

先是賊攻夔州白繼贊大敗之于西津口斬首二萬獲舟千餘艘上官正復連破賊于廣安嘉陵合州賊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 十三

進攻陵州又為知州張旦所敗至是正等大敗張餘復雲安軍

九月罷權醜以襄王元侃為開封尹進封壽王

帝在位久儲貳未立馮拯等上疏言之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復言者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悅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既以為可願即決定遂以元侃為開封尹進封壽王元侃帝第三子也呂中曰東漢李唐所以有女主宦官外戚之患者以立天子之權盡出其手雖李回杜喬裴度鄭覃之徒不能正之準之一言真為萬世法也

以寇準參知政事冬十二月朔日食

是日陰雪羣臣以不食稱賀

廣義

分注云是日陰雪羣臣以不食稱賀抑觀朝

廷設司天以察天象不可有毫髮之差况日為天變之大者乎故尚書曰先時者殺無赦後時者殺無赦今宋廷之臣以陰雪而遂誣日之不食則其欺君孰甚焉如果不食則當書曰冬十二月朔日當食不食綱目既正書于綱復反書于日者一以著羣臣欺君之罪一以正太宗受欺之失也

以陳恕為鹽鐵使

總計使果不便乃罷之復以三司兩京十道歸三部各置使以恕為鹽鐵使時帝留意金穀召三司吏李溥等詢以計司利害溥等上七十一事詔以四十四事付有司行之餘下恕等議賜溥等金錢悉補侍禁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

殿直帝語恕等曰溥等於錢穀利病自幼至長寢處其中必周知之卿等但假以顏色引令剖陳必有所益復賜三司錢百萬募吏能言本司不便者令恕等量事大小賞之恕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聞之第為三等語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下等固減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不可行于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為三法行之貨財流通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帝深器之親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每便殿事奏帝或未察至形詞讓恕蹴踏退至殿壁俟帝意稍解復進懇執前論終不易帝亦多從之

乙未 至道元年春正月帝觀燈于乾元樓

帝以上元御乾元門樓觀燈賜宴見京師繁盛諭近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

罹剝掠下則火光上則彗孛觀者恐懷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眚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眾願陛下親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帝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多其侃直

發明

隱五年春公觀魚于棠傳曰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遊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以禮也特書觀魚譏之也太宗觀燈乾元自託太平其志迺矣

廣義

漢文帝時可謂承平富庶矣而賈傳尤有積逸樂粉飾太平難乎免於呂蒙正之譏也綱目直書觀深譏之耳有天下者不可不鑒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

顏波之洪 彼者歟

劉昌言免以錢若水同知樞密院事○契丹犯府州永

安節度使折御擊敗之

契丹大將韓德威率眾萬騎誘黨項埒里等族自振武入寇御擊敗之于子河汭埒里等乘亂反擊德威殺其將突厥合里等德威僅以身免

廣義

契丹書曰犯者別強戒重邊防也

二月四川都監宿翰獲張餘于嘉州蜀盜平

先是四川行營術紹欽楊瓊屢破賊眾復蜀邛等州帝以蜀盜漸平下詔罪己畧曰朕委任非當獨理不

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為政管權之吏唯用刻削為功撓我蒸民起為狂寇念茲茲失德是務責躬永鑒前非庶無貳過聞者感悅至是餘攻眉州翰擊敗之餘走嘉州為軍士所獲翰等至函餘首送行營其黨悉平

發明

自淳化四年書青神民王小波作亂至是三年李順張餘相繼而起攻陷城邑殺掠民財其禍益慘然則橫征暴斂者果何益哉雖然蜀盜烏合之眾縱橫兩川官軍屢敗岳三年而始平之則宋之武功不振亦可見矣故書蜀盜平既喜之復譏之也

夏四月呂蒙正柴禹錫蘇易簡罷

帝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可責以事者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曰卿何執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

邪蒙正對曰臣非執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同列疎息不敢動帝遂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辛用其人果稱職至是罷相判河南

以呂端同平章事張洎參知政事趙鎔知樞密院事

初帝欲相端或曰端為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端持重識大體慮與寇準同列而已先正台揆恐準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同升政事堂時同列奏對多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內札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參酌乃得聞奏端愈謙讓不敢當洎博涉經史善持論為翰林學士帝嘗謂近臣曰張洎富有文藝至今尚苦學江東士人之冠也甚見寵過洎初為寇準官屬甚恭謹每為準規畫準心伏以兄事之極薦其才遂與準同列奉之愈謹政事一決於準無所參預惟專修時政記其言

善柔而已

契丹寇雄州何承矩禦卻之

承矩條子河漢之捷諭州民且揭于市契丹謀知媿忿將襲取承矩以雪恥夜引數千騎抵城下承矩整兵出拒遲明與契丹酣戰契丹復敗走帝聞敵入邊之由謂承矩輕脫生事失守禦體罷之

開寶皇后宋氏崩貶翰林學士王禹偁知滁州

后疾甚遷于故燕國長公主第崩禮賻普濟佛舍謚曰孝章皇后羣臣不成服禹偁對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帝不悅坐謫責知滁州禹偁立朝敢言以直躬行道為己任不為流俗所容故屢見斥

廣義

鳴呼太宗之於宋氏以家人言則嫂也以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

而待之不厚也可知已夫太宗之薄宋后非薄宋后也薄太祖也歷觀太祖之於太宗無所不厚何太宗之於太祖無所不薄也且宋后母子俱託官家之說言猶在耳太宗尚不能保厥躬矣況望有天

六月以李繼遷為鄜州節度使繼遷不奉詔

繼遷遣押衙張浦以良馬素駒來獻帝令衛士射于後園俾浦觀之士皆拓兩石弓有餘力帝笑問浦曰羌人敢敵否對曰羌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鉅人則已遁矣況敵敵乎乃以浦為鄜州團練使留京師遣使持詔拜繼遷鄜州節度使繼遷不受

發明

書不奉詔著其逆命之罪也太宗因繼遷來

器例行逆施輕如鴻毛豈不謬哉及加之節鉞繼
遠不受其損朝廷之威取逆豎之侮莫此為甚矣
據事直書
交譏之也

秋八月立元侃為皇太子更名恒大赦

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立儲之禮廢及百年至是
始舉而行中外胥悅太子既立廟見還宮京師民雜
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憚召寇準謂曰人
心遠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
也帝悟入語后嬪宮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
醉而罷以李至李沆並兼太子賓客詔太子以師傅
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沆必先拜
至沆不敢當上表辭謝帝不許

發明

立太子以回國本此回當時之盛事揆之於
義則未安焉蓋太宗所居之位太祖之位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

所治之民太祖之民所享之富貴太祖之富貴也
太祖遵母后之命而發堯舜之心慨然傳禪畧無
沮致太宗得位欺心遠生誣累弟姪不得其死此
固千載之遺恨也太宗苟有念兄之情曷不求兄
之子孫而立之則母命兄倫兩無所歎今乃急立
己子夸越天下而太宗孝友之心果安在哉春秋
之法美惡不嫌
同詞其義自見

廣義

嗚呼子賢而父悅天理人情之至也分注備
載太宗不悅其子之賢則其得國之非斷可

識

李繼遷寇清遠軍○冬十一月召王繼恩還以上官正雷
有終為西川招安使○十二月契丹寇府州折御卿禦

之卒于軍

契丹韓德威謀知御卿有疾遂帥眾攻府州以報子
河汭之役御卿力疾禦之德威聞其至不敢進既而
疾甚母密召之歸御卿曰世受國恩邊患未靖御卿
罪也今臨敵安可棄士卒自便死於軍中乃其分也
為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得兩全言訖
泣下翌日卒詔以其子惟正知府州事

發明

凡書卒於軍嘉死事也御卿心宋之誠可謂
切矣前書契丹寇府州折御卿敗之此書契
丹寇府州折御卿禦之雖云有疾奮不顧身觀對母
之言其君臣之美晚然矣諸葛武侯曰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御
御無愧焉

廣義

凡書卒于軍者所
以著死國事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

丙申二年春二月以李昌齡參知政事○以太祖孫惟吉

為閬州觀察使

惟吉魏王德昭長子也太祖崩時惟吉纔六歲帝即
位猶在禁中日侍中食太平興國八年始出居東宮
未幾授左驍衛大將軍至是授閬州觀察
使凡師師供應車服錫與皆與諸王同

發明

太宗之官惟吉或者皆以存厚為言臣獨以
為不然蓋太宗所得者太祖之心天下所護者

太祖之鴻基太宗當思太祖之心以報太祖斯無
歎焉彼德昭德芳皆太祖之子既而天亡無可推
立幸而德昭之長子惟吉尚在則當毋為儲嗣不
食前盟可也夫何隱而不發必待既立己子然後
舉而官之嗚呼然其以為觀察使者固非本心特
欲錐天下之舌意以我之不負太祖云爾殊不知

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故綱目特舉太祖孫惟吉書之所以誅太宗之心深議之也

夏四月遣李繼隆等分道討李繼遷

初白守榮護芻粟四十萬赴靈州李繼遷邀擊于蒲洛河守榮眾潰運餉盡為繼遷所奪帝怒命李繼隆為環慶等州都部署將兵討之會曹榮自河西還言繼遷眾萬餘方圓靈武城中告急使為繼遷所得則頓兵不去矣呂端請發兵由麟府鄜延環慶三道以犄角夏襲其巢穴則靈武之圍解矣或云盛夏涉旱海水泉竭糧運艱辛不如靜以待之帝不聽即命諸將命繼隆出環丁罕出慶范廷召出延王超出夏張守恩出麟五路進討直趨平夏

秋七月以陳靖為京西勸農使未行而罷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二

帝務興農事詔有司議均田法太常博士陳靖乞先命大臣兼屯田制置令京東西檢責荒地及逃民墾籍之募民耕作賜以牛種室器俟田成然後度地均稅量田授人約井田之利為定法頒行天下乃詔靖為勸農使皇甫選何亮副之選等言其功難成陳恕亦以為不可遂出靖知婺州而罷其法

廣義

此雖不及三代井田之制亦庶幾焉耳矣為之不猶愈於豪強兼井而賦無定法乎奈何選恕不能成人之美君子惜焉

寇準免

是歲郊祀中外官皆進秩準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要官所悉及不相知者即序進之廣州通判馮拯上疏極陳準擅權且條上除拜不平等事帝不悅張洎揣知帝嫉準懼一旦同罷乃奏準誹謗帝益不悅會

廣東轉運使康戡上言呂端張洎李昌齡皆準所引故準得以任胸臆亂經制帝怒召端等責之端對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及準入對帝語及極事準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直於帝前帝因嘆曰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遂罷知鄧州

發明

準刑直有餘而行事未必皆出於公論宜乎有以誨羣才之紛紜也故綱目削其官而以可免例書者其亦拘名責實之意耳

以丁惟清知西涼府

涼州周回二千里領姑臧神烏番木昌松喜麟五縣久不內屬至是請帥從之

八月李繼隆副將范廷召遇李繼遷于烏白池擊敗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二

繼隆不見敵而還

諸將分道並進期烏白池繼隆遣其弟抵繼和馳奏以環州道迂欲自清岡峽直趨繼巢穴不及援靈武上怒曰汝兄必敗吾事矣因手札切責使未至而繼隆發兵與丁罕合行十日不見敵引軍還而張守恩見敵不擊獨廷召與王起至烏白池與賊遇時虜銳甚起持重不進其子德用年十七為先鋒請乘之轉戰三日敵遂却德用曰歸師過險必亂乃領兵先絕要害下令曰亂行者斬一軍肅然敵見其師整不敢近廷召等大數十戰雖頗克捷而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終不能擒賊

發明

繼隆不能無逗撓之責矣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理之必然是時繼遷跋扈太宗肝食繼隆親承上命復受方畧德音在耳不可忘也為繼隆者當勉勵諸將戮力同心直搗巢穴擒其亂賊則

不辱君命矣夫何虛行十日不遇而還其罪可勝
誅乎故書副將范廷召擊敗所以美偏裨之能立
功書繼隆不見敵而還所以譏主將之違君命
美在廷召則罪在繼隆矣此曲直之絕墨也

九月秦晉諸州地震○大有年

發明 宣十六年書大有年穀梁曰五穀大熟曰大
有年胡傳曰程氏謂大有年記異也旱乾水
溢饑饉存錄者災也山崩地震彗孛飛流者異也景
星甘露醴泉芝草百穀順成者祥也大有年上
瑞矣何以為記異乎蓋太宗享國二十二年獨此
書大有年他年之數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此
一事也在不修綱目則為慶祥君子筆之則為
變異綱目取法春秋故其所書如此其旨深哉

丁酉三年春正月張洎罷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三

洎性險詭巧於將順尤善事宜官嘗引唐故事奏內
供奉藍敏政為學士帝曰此唐弊政朕安可踵履
卿言過矣洎慙而退
未幾以病罷尋卒

發明

張洎故唐之臣責國降讐苟焉無恥況性險
詭巧於將順是乃小人之魁傑也宋不能誅
而復用之雖有文藝之末亦無
足取矣故於罷而削去其官

廣義

分注載太宗拒張洎之說可謂獨見之
明者也易曰牽復吉太宗其庶幾矣

以溫仲舒王化基參知政事李惟清同知樞密院事

葬孝章皇后

發明

自至道元年書開寶皇后崩至是踰三年而
始克葬則太宗棄禮悖義而無兄之心益著

矣故特書
以著其失

○分天下州軍為十五路

京東京西河東河北陝西淮南江南荆湖南北兩
浙福建川陝廣南東西凡十五路各置轉運使

三月帝崩太子恒即位

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
李昌齡和制詰胡旦等謀立楚王元佐帝崩皇后令
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即給繼恩入書閣鎖閉之亟
入宮后問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
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
乃奉太子至福寧殿即位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
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馬史
臣曰太宗沉謀英明儉勤自勵閔農事考治功慎刑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三

獄納諫爭過災知懼有過知悔故能削平海內功業
炳然若夫太祖之崩不踰年而改元涪陵武功之不
得其死宋后之不成
喪後世不能無議焉

廣義

端之處繼恩若獵猛獸而置諸甕天下大事
不糊塗
者也

夏四月尊皇后為皇太后赦○以李至李沆參知政事

五月李昌齡有罪貶忠武行軍司馬

討謀立楚王之罪貶昌齡為司馬降王繼恩為
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胡旦除名長流恩州

發明

昌齡交結內侍將謀廢立其罪已甚苟非呂
端諸賢維持調護宏濟艱難則姦黨之計成

而儲嗣之位易矣嗚呼小人之心利於立昏者以其欲售在己之姦而擅竊威福耳故曰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綱目特書有罪則其貶而絕之之意深矣

立郭氏為皇后

后宣徽南院使守文之女

六月追復涪王廷美為秦王復封兄元佐為楚王

發明 廷美之不得其死元佐之無故廢棄皆公議之不容也帝即位之初首行此舉是亦天理人心之不可泯沒焉耳大書特書深予之也

錢若水請罷許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

初太宗以劉昌言罷問左右曰昌言涕泣否及呂蒙正罷又曰望復位日穿矣若水因嘆曰上待輔臣如此蓋無東節高邁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之者耳即欲移疾會西邊用兵不敢言至是以母老請解樞務章再上乃罷為集賢院學士若水入謝便殿帝問近臣可大用者若水以中書舍人王旦對帝曰此固朕所屬也

發明

書請罷嘉恬退也蓋功名之際得之為難失之甚易是以固祿位而保令名者人心之同然求其輕富貴如浮雲視功名如敝屣急流勇退考槃山澗咏谷口之清風釣溪邊之明月而飄然於物外者幾何人哉太宗之時劉昌言罷官而有涕泣之譏呂蒙正去位而有目穿之請若水喟然發歎惻然動心以為上待輔臣如此蓋無東節高邁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之者耳今以母老上章乞

解樞務是誠泥塗軒冕見機而作者矣其高尚之心何加焉故綱目特書請罷所以深嘉而樂予者也

秋八月趙鎔李惟清罷以曹彬為樞密使向敏中夏侯

嶠為副使○冬十月葬永熙陵○十二月追尊太宗賢

妃李氏為皇太后

帝生母也

李繼遷請降以為定難節度使復姓名趙保吉

繼遷表求蕃任帝雖察其變詐方在諒陰姑從其請又以夏綏銀宥靜五州與之張浦亦遣還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

發明

書以李繼遷為鄜州節度使不奉詔又書寇清遠軍又書削姓氏分道進討則是繼遷叛逆之罪不可赦也書李繼隆為都部署又書繼隆不見敵而還則是繼隆違命之罪不可逭也夫繼遷背叛既不能討繼隆失律又不能誅此固太宗之失少帝雖居諒陰正宜賞罰明決茲既繼遷復官繼隆付之不問真宗謬政如此曾不自知玩法然則書復繼遷姓名如其官爵不知前日削之也何為而削今日復之也何為而復參考觀之義自見矣

廣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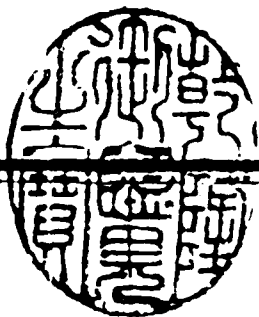
抑嘗考繼遷本中國人四世祖思忠討黃巢年以定難都知蕃落使叛乍臣乍叛無如之何但賜其姓名與削耳噫削亦取賜亦叛於賜與削果何益哉曰然則何為而可曰於其降也則羈縻之而處以必死之方庶乎其可也豈可既受其降而

又縱之邪曰于時繼遷正以契丹聲威朝廷遷志
莫此為甚烏能處以必死之方哉曰既不能是但
當修德教謹守備而已
惡在姓名之賜與削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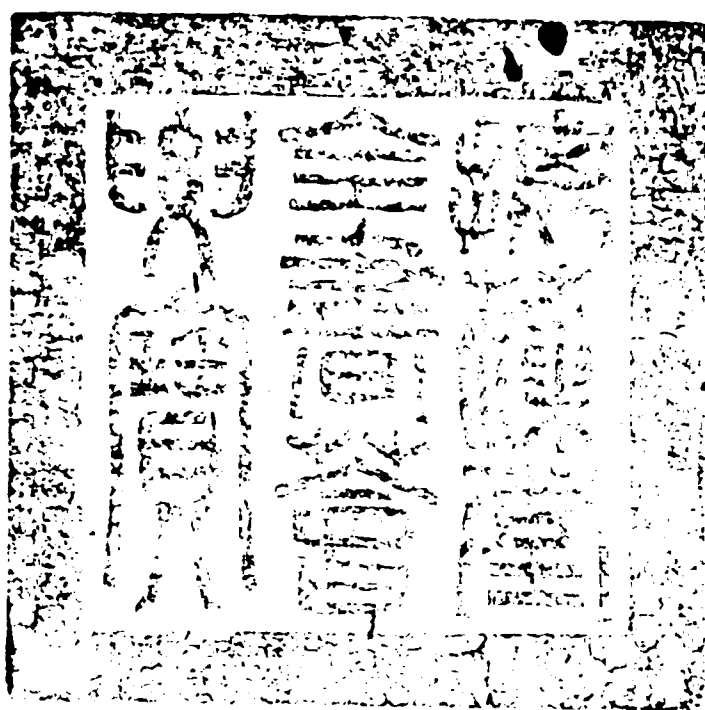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

八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二



總校官候補中允 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 臣柴模
謄錄監生 臣夏謙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三百八十八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三

起戊戌宋真宗咸平元年凡二十五年
盡壬戌宋真宗乾興元年

真宗皇帝咸平元年春正月彗星見詔求直言

出營室北呂端言應在齊魯分帝曰朕以天下為憂豈直一方邪詔求直言避殿減膳時田錫自知集賢院出知秦州上疏言李繼遷不合與夏州又不合呼之為趙保吉乃時事舛誤之大者又言樞密公事宰相不得預聞中書政事樞密不得預議以致兵謀未精國計未善帝嘉納之

發明 三皇邁德七曜順軌蓋聖賢在位則日星為之明潤焉有帝王建功立業之始而天變已形於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上者哉是時李繼遷跋扈而不能討反益之以地而復其姓名又况樞密公事宰相不得預聞中書政事樞密不得預議此固時事舛誤之大者使真宗少有酌量者則無是矣書彗星見而下書詔求直言則庶幾有恐懼修省之實分注言田錫上疏帝能嘉納非有求言之名而無聽言之實者比矣人主觀此可不克謹天戒也哉

夏四月遣使按諸路逋負悉除之

除天下逋欠一千餘萬釋繫獄者三千餘人用三司判官王欽若之言也呂中曰漢唐之小人易知宋朝之小人難見熙寧以後之小人易知熙寧以前之小人難識蓋自古小人之所以誤國者聚斂也嚴刑也用兵也而宋之目為小人者自欽若丁謂始然欽若請蠲逋負釋繫囚謂請罷兵撫蠻寇與君子之處事何異情其一入政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府患得患失之心生而改節易行矣故
當時知二子之姦者王旦李沆而已

發明 咸平之初政事清明故彗出營室隨即詔求
直言綱目已書之矣至是以除道員等事詳

列下策則其動輒民隱之意為
何如哉大書特書皆予之也

五月朔日食○冬十月朔日食○呂端李至温仲舒夏

侯嶠罷

端器量寬恕知大體帝深重之每見其入對肅然拱
揖不以名呼又以端姿儀環天宮度陞峻時令梓人
為紉陞至
是以疾罷

以張齊賢李沆同平章事向敏中參知政事楊礪宋湜

欽定四庫全書

為樞密副使

齊賢慷慨有大畧每以致君自負嘗為帝言皇上之
道帝曰皇上之道非有跡但庶事無撓則近之矣帝
嘗問沆治道所宜先沆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
人此最為先帝問其人沆曰如梅詢曾致堯輩是矣
帝又語及唐人樹黨遂使王室微弱蓋奸邪難辨耳
沆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
為真奸邪是也帝曰奸邪之迹雖曰難辨久之自敗
一夕內出手詔欲以劉美人為貴妃沆對使者引燭
焚之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帝嘗謂
沆曰人皆有密啟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
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啟夫人臣有密
啟者非諛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

十一月契丹耶律休格死

休格鎮燕千有七年省賦役恤孤寡戒戍
兵無犯邊境雖馬牛逸於北者悉來還

發明 休格契丹之賢將其卒易不具官而書死以
其契丹外之也其君亦然况其臣乎綱目書

法甚嚴所謂惟名與
器不以假人者也

己亥二年春閏三月早求直言

轉運副使朱台符上言畧曰陛下踐阼以來彗星一
見時雨再愆彗星見者兵之象也時雨愆者澤未流
也宜重農以積粟簡卒以省費專將帥之任以安邊
慎守令之選以惠民捨此數事雖有智者不能為計
矣又言無名之賞賜不急之造作他費百端動計千
萬加以教化未甚行廉恥未甚立法有滋章之條更
無惻隱之實背理傷道非為
公家忠計者不可一二舉也

欽定四庫全書

發明

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
乃天道真宗踐阼以來彗星一見時雨再愆
而帝初政清明非昏惰之比其屢召災異者是亦
天心之仁愛也朱台符曰彗星見者兵之象也時
雨愆者澤未流也帝前因彗而詔求直言此因旱
而亦求直言可謂有乾乾惕厲之意而非玩災忽
變者比矣書求
直言深予之也

夏六月樞密使兼侍中魯公曹彬卒

彬疾帝臨問因詢以契丹事宜彬對曰太祖英武定
天下猶經營和好帝曰此事朕當屈節為天下蒼生
然須執綱紀存大體即久遠之利也又問以後事對
曰臣無事可言臣子琛璋材器皆堪為將帝問其優
劣對曰琛不如璋及卒帝哭之慟贈中書令追封濟
陽王謚武惠彬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

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過士夫於途必引車避之
不名下吏每曰事必冠而後見居官俸入給宗族無
餘積君子謂彬仁怒清慎能保
功名守法度為宗良將第一

發明

宋之諸將卒而其官爵者前有潘美後有
曹彬二人而已彬仁怒清慎能保功名史稱
其為宗良將第一故於其既
卒也特具其官爵以示褒焉

秋七月初給外任官職田

以官莊及遠
年逃田充之

以王顯為樞密使○以呂文伸等為翰林侍讀學士邢

昂為侍講學士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三

四

初置翰林侍讀學士設直廬於秘閣秘閣以楊徽之
夏侯嶠及文伸為侍讀學士昂為侍講學士更直召
對詢訪或至中夕尋詔昂與杜稿舒雅孫奭等校定
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

八月楊礪卒○九月朔日食冬冬十月契丹隆緒入寇

都部署康保裔與戰於瀛州死之十二月帝自將禦契

丹次於大名

契丹主隆緒大舉入寇攻遂城城小無備眾情危懼
守將楊廷昭業子也集眾登陴因守會大寒汲水灌
城上旦悉謂水堅滑不可上契丹乃引去掠祁趙邢
洛州時鎮定高陽關都部署傅潛擁步騎八萬餘畏
懦不進閉營自守將校請戰者則配言詈之朝廷聞
道遣使督潛出兵合擊潛不聽范廷召忿詔曰公恒

法乃不如一婦餘張昭允又屢勸之潛不得已乃
分騎八千付廷召仍許出師為援廷召復求援於都
部署康保裔保裔即領兵付之過獻於瀛州會募約
詰旦合戰而廷召潛遁保裔不知覺遲明敵圍之數
重左右請易甲以道保裔曰臨難無苟免正吾效死
之日也遂決戰數十合殺傷甚多兵盡矢絕而援不
至保裔沒焉契丹遂自德棣濟河掠淄齊十二月帝
親禦之以李沆為東京留守命王超等督先鋒示以
戰圍遂次大名聞保裔死優詔賻之贈侍中錄其二
子一孫又聞請將告急於潛潛不遣兵而有功者抑
不以聞帝大怒召
潛還流之房州

發明

契丹主舉號斥名賊之也書入寇外之也保
裔為宋大將戰敗而死固其分也觀其對左
右臨難無苟免之言可謂明於君臣之大義順逆
之名分者死得其所宜乎以全節予之也春秋兵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三

五

伐而書次以次為善故書自將禦契丹次於大名
深予之也因帝親征敵人宵遁是知敵人之情弱
則悔之勇則怯之耳於乎使繼世之君皆能
如此則播遷之禍安得復見於靖康也哉

庚三年春正月契丹引還廷召追敗之

契丹知帝親征乃縱掠而去廷召等追敗之
於莫州斬首萬餘級盡獲所掠餘物皆遁出境

發明

乙去而驅之謂廷召此舉
誠有功矣故揭而書之以示勸

宋湜卒○益州戍卒作亂推王均為首都巡檢使劉紹

討之

初神衛卒戍益州以都虞侯王均董福分領之福御
 衆有法所部皆優贍均好飲博軍裝悉以給費兵馬
 鈐轄符昭壽亦驕恣侵虐軍士素怨之正月朔旦戍
 卒趙廷順等八人為亂逆殺昭壽是日益州官吏方
 賀正旦聞變皆奔竄知州牛冕與轉運使張適總城
 而去惟都巡檢使劉紹榮冒刃格闕衆寡不敵叛卒
 尚未有主欲奉紹榮紹榮攝弓矢罵曰我本燕人棄
 敵歸朝豈能與爾同逆耶亟見殺我終不負朝廷也
 監軍王洋召王均謂曰汝所部為亂蓋自往招安之
 叛卒見均至即擁之為主紹榮自經死均遂借號大
 蜀改元化順署至官稱以小校張錯為謀主三月均
 率衆攻陷漢州進寇綿州不克直取劔州為知州李
 士衡所敗還保益州帝將發大名聞之以戶部使雷
 有終為川峽招安使李惠石普李守倫並為巡檢使
 給步騎八千往討之上
 官正李繼昌等皆隸焉

發明

推王均為首者均與周子故也故罪之惟劉
 紹榮冒刃格闕衆寡不敵其曉諭賊卒之言
 君臣之義逆順之分明矣故書死之
 以著其節此綱目善惡之勸懲兩

帝至自大名

上之在大名也詔調丁夫十五萬修黃河監察御史
 王濟以為勞民請徐圖之乃命濟馳往經度還奏省
 其什六七張齊賢以河決為憂因對并召濟入見齊
 賢請令濟署狀保河不決濟曰河決亦陰陽災沴所
 致宰相若能和陰陽弭災沴為國家致太平河之不
 決臣亦可保齊賢曰若是則今非太平耶濟曰北有
 強敵西有繼遷兩河關右歲彼侵擾以陛下神武之
 畧苟用得其人可以馴致今則未也上動容獨留濟
 問以邊事退而著條邊策十五條以獻未幾選官判
 大理寺欲得剛正不回者上曰王濟近之即以命濟

廣義

書曰帝至自大名者即
 春秋公至自乾侯之意

知蜀州楊懷忠會兵討王均

懷忠聞王均作亂即詞鄉丁會諸州巡檢兵討之懷
 忠入益州焚城北門至三井橋與賊黨戰數合懷忠
 不利而退復檄嘉眉等七州合兵再攻益州賊之乘
 勝追賊至州南十五里砦于雞鳴原以俟王師均亦
 閉城自固

發明

時王均作亂攻陷城邑而亂臣賊子人人得
 而誅之當時無有奮激起義為天下先者獨
 懷忠親會諸將以討叛逆其忠國之心可尚矣故
 夫書知蜀州楊懷忠會兵討王均所以深嘉而玉
 予之也綱目為臣子
 狗國之勸亦多矣

二月王顯罷以周瑩王繼英知樞密院事王旦同知院

事

初旦為翰林學士嘗奏事退帝目
 送之曰為朕致太平者必此人也

雷有終敗績于益州

有終等至益州時都巡檢使張思鈞已克復漢州有
 終遂進壁升仙橋賊已攻砦有終擊走之一日均開
 城偽為遁狀有終與上官正石普帥兵徑入分剽民
 財部伍不肅賊閉關發伏布麻榻于路口官軍不得
 出因為所殺有終等緣環而墜得免李惠死之官軍
 退保漢州益州城中民皆奔迸四出復為賊黨追殺
 或囚繫之支解族誅以恐衆又將士民之少壯者為
 兵先刺手背次斃首次斃而給軍裝令乘城與舊賊

黨相間有終署榜招之至則署其衣袂釋之日數百人

發明 春秋書王師敗績于茅戎君子謂聖人惡周王失道故以王師自敗為丈夫長子師弟

子與尸雖正亦凶此荀林父所以有邲之敗也今雷有終之師素無紀律縱其剽掠是弟子與尸而又不正也故綱目於此以自敗為文若曰有終之師無有能敗之者有終自敗之云爾夫以全師入蜀無故而敗有終之罪豈不甚哉

廣義 有終敗績不能無罪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蓋言師出不以律雖勝亦凶也况不律乎有國者之任帥盍亦知所戒云

三月朔日食○夏四月太子太保呂端卒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三

諡正

六月以何敏中為兩河宣撫大使

以大兵之後特命重臣巡慰河北河東訪民疾苦

冬十月雷有終復益州王均走死

賊由升仙橋分路襲王師有終帥兵逆擊大敗之均單騎還城遂撤橋塞門有終與石普進屯於城北分遣將校攻城三面賊出戰屢敗然王師每薄城輒會雨城滑不能上九月有終命為洞屋以進均亦對設敵樓以相拒有終遣卒焚之賊由是消沮復築月城以自固有終令卒蒙德舉燧以入悉焚其望檣機石先遣東南南岩鼓譟攻之有終普以主洞屋而前遂入城大敗之均夜與其黨二萬餘突圍而遁有終疑

有伏遣人縱火城中詰朝執當投偽署者數百人悉焚殺之時謂冤酷均既走所過斷橋塞路焚倉庫而去有終遣楊懷忠追至富順及之大敗其眾因張旗鳴鑼入城均方在監署中與蠻酋飲其黨多醉不能拔格均乃縊死懷忠取均首及借偽法物旗甲馬甚眾擄其黨六千餘人詔進有終懷忠等秩而流牛冕儋州張適連州以翰林學士

十一月張齊賢免

齊賢與李沆不相得日南至朝會齊賢被酒失儀遂坐免

廣義 被酒失儀小過也遽免大臣大失也觀此則因酒失而免之耳此與鵠冠之美畧相似觀必注則得其意噫齊賢酒失之免文靖盛德之類乎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三

辛丑四年春二月詔羣臣子弟補京官者試一經○三月

以呂蒙正何敏中同平章事○王化基罷以王旦知

政事馮拯陳堯叟同知樞密院事○夏四月回鶻來貢

願助討李繼遷

發明 是時繼遷逆命屢抗王師朝廷無如之何而回鶻絕域小醜尚有願助討代之意故必注

因而存之可見天理民彝不以殊族而不具然綱目止書來貢而不書助討之事者宋無討罪之舉回鶻之請亦徒然云爾嗚呼以繼遷之梗化回鶻尚知助討而不容真宗獨能容之何哉此所以來侮也

以王欽若參知政事○六月汰冗吏

天下九汰冗吏十九萬五千八百餘人選曹為清

廣義冗吏之汰為治之先務也綱目月之

頌九經于州縣學校

發明

汰冗吏頌九經皆為國之善政也蓋冗吏既汰則所以省浮費而絕姦欺九經既頌則所以明聖道而敦實學為國之政莫善于此故備書予之使真宗慎終如始而不為他技所惑則豈不為令德之主耶惜乎

秋八月以張齊賢為涇原諸經畧使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一

帝以趙保吉雖入貢而鈔劫並甚乃遣齊賢行邊齊賢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徒使軍民六七萬陷于危亡之地通判永興軍何亮復上安邊書言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決不可舍之以資外國帝不能決詔羣臣議棄守之宜揚億言棄之便輔臣咸以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感之季沉曰保吉未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闕右之民息肩矣帝不從以王超為西面行營都部署將部署六萬援靈州齊賢又請募江南丁壯以益戍兵帝曰此不惟人心動搖抑使南方之人遠戍西鄙甚不便也寢其奏富弼曰戍守之兵自古以客軍為非便蓋不語邊事之艱若不識山川之險易守則不固戰則多敗其數雖多未若土兵少而精也真宗不從齊賢之請得守邊之策矣

九月趙保吉反陷清遠軍

保吉寇清遠軍都監段義叛降于保吉都部署楊瓊擁兵不救城遂陷保吉勢益大張復攻定州懷遠又掠輜重至唐龍鎮副都部署曹瑛以蕃兵邀擊敗之

發明

保吉未嘗書反此特書反何所以罪保吉而識真宗也繼遷驚悍無狀帝所親見者譬猶山雞野鷲雖謹其蹤龍飽其飲食一時少縱則高飛遠舉矣宣家之所能訓哉夫何加之以節餞復之以姓名遂使繼遷得志並輕朝廷而肆無忌憚耳自是陷清遠據靈州破西涼日以盛強浸不能制蓋由朝廷姑息之政多處置之法少焉故曰慎厥終惟其始於予威令不行而徒以爵祿啖之何其謬哉李氏自太宗縱之真宗宗之仁宗又從而羈縻之其所由末者漸矣是以為國者不可不謹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一

冬十月契丹寇遂城都部署王顯敗之

契丹謀入寇朝廷聞之以王顯為鎮定高陽關都部署王超副之是月顯與契丹戰于遂城大敗之賊二萬餘人契丹進次滿城而還

五年春三月趙保吉陷靈州知州事裴濟死之

濟知靈州謀輕八鎮興屯田之利民甚賴之保吉大集蕃部來攻濟被圍餉絕刺指血染奏求救兵不至城遂陷濟死焉保吉以州為西平府居之帝得報悔不用李沆之言詔王超屯永興軍

發明

濟以孤城抗數萬之眾兵少援絕身死王事可哀也已夫以靈武西鄙之藩屏宗人無意

固守雖濟刺血求救亦無至者則相君謀國亦疎畧矣豈不深可惜哉故綱目於裴濟特書死之以

著其全節之實

夏六月周瑩罷○秋七月朔日食○九月召种放為左

司諫直昭文館

張齊賢言放孝行純至簡朴退靜可屬風俗下詔召之放乃詣京師對於崇政殿賜坐詢以民政邊事放對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即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放固讓不許賜予甚厚時詔對馬明年請暫還山許之遷起居舍人放既還後數朝京師東封西祀無不預祿賜既豐頗飾輿服置田長安強市爭訟時議薄之王嗣忠守京兆因條上其不法事極其醜詆會赦而止杜鎬嘗因宴餞賦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三

詩誦北山移文以譏之故不之愧

發明

种放隱士耳曷為不書隱士而直書召种放若已出仕然者何譏之也然放祿賜既豐頗飾輿服置田長安強市爭訟則是不能以禮義養心而為富貴之所淫耳若放者其可以全德目之哉嗚呼窮此守而達亦此守者君子也窮此守而達易此守者小人也故曰仁者不以盛衰改節智者不以存亡易心書法如此故雖欲辭其名不可得也

沙州將曹宗壽殺其節度使曹延祿而伐之

宗壽延祿之從子也

冬十月何敏中免

薛居正孫安上不肖有詔不許貿易居第敏中質之安上嫡母柴氏無子欲攜資財改適張齊賢安上訴其事柴遂誣敏中嘗求娶已不許以是陰託安上帝以問敏中敏中言臣近喪妻不復議婚柴又代登聞鼓訟之遂下御史臺按問因得敏中質宅狀鹽鐵使王嗣宗忌敏中因對復言敏中議娶王承衍女弟帝不悅以敏中前言為妄罷知永興軍而齊賢亦坐柴事責授太常卿分司于洛

廣義

或曰敏中之免當乎曰未也彼王嗣忠忌敏中竟以坐敏中不惟深中嗣宗之計抑且不服敏中之心曰然則何為而可曰正其違詔之罪則庶乎其心也

癸卯六年春二月以六谷酋長巴勒結為朔方節度使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三

知鎮戎軍李繼和言巴勒結願戮力討趙保吉請授以刺史張齊賢請封為六谷王兼招討使帝以聞宰相皆曰巴勒結為酋帥投刺史太輕未領節鎮加王爵非順招討使號不可假外夷乃授朔方節度使靈州西都都巡檢使巴勒結言感朝廷恩信慎保吉徂疆已集騎兵六萬乞會王師收復靈州帝許之

夏四月副都部署王繼忠與契丹戰于望都敗績契丹

執繼忠以去

耶律諾哀寇定州之望都高陽副都部署王繼忠與大將王超桑贊等帥兵赴之至康村與諾哀戰繼忠陣東邊為敵所乘超贊皆畏縮退師繼忠獨與麾下躍馬馳赴敵所乘超贊皆畏縮退師繼忠獨與麾下死戰且戰且行旁西山而北至白城力不能支遂被執帝聞之謂其已死優詔贈官繼忠見契丹主于炭

山蕭太后知繼忠才賢授戶部使

蔡明 是時敵入望都諸將畏縮獨繼忠奮勇當先委身且戰力不及而被執其志亦可嘉矣蓋

力有餘而降三者不忠職有守而降三者不義力有餘者據大鎮擁強兵之類是也職有守者為郡牧專城邑之類是也繼忠雖為部署既無持鎮雄兵之事又無郡牧專城之寄力屈而執既執而降乃不得已耳故不書降而書執執者善詞也力屈而被執也所以顯其情而恕之也雖然使王超桑贊諸人戮力同心持角殺敵則繼忠安有被執之辱哉故綱目恕繼忠者一以罪諸將不能救授之失二以譏朝廷不能擇將之非夫以邊陲之防僅能如此則其餘之事不言而可知矣此書法之深意不得不詳辨而發明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三

復以張詠知益州

帝以詠前在蜀治政優異復自永興徙知益州民間詠再至皆鼓舞相慶詠感惠並行政績益著下詔褒美且令巡撫使傳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

六月以寇準為三司使陳恕罷

恕久領三司帝初即位嘗命條具中外錢穀恕久不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至是以疾固求館殿之職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恕薦準馬準至三司檢尋起前後改創之事類為冊及其所出榜別用新板躬至恕第請判押恕亦不讓一一押之旬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恕精于吏理深刻少恩人不敢干以私掌利柄十餘年強力幹事胥吏畏服

秋九月呂蒙正罷○冬十一月有星孛于井鬼

蔡明 孛者惡氣所生闇亂不明之貌又兵象也者孛于井鬼井鬼者乃二十八宿之惡星也積

祥妖孽隨其所感先事而後著後一月趙保吉陷西涼閱一歲而契丹大舉入寇然則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十二月右諫議大夫田錫卒

錫居諫署直言時政得失每指斥將相備位無所籌謀封疏凡五十二奏恣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藏副示後以貴直耶及卒帝謂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疏已至矣嗟惜久之

蔡明 田錫言事無隱則其不負諫職亦多矣故綱目因其卒而特具其官以予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三

廣義 世號陽城為直諫然激於昌黎之論若錫者卒也不惟月之而又具其官者惜其死而美之也

趙保吉陷西涼殺丁惟清巴勒結會蕃部擊敗之保吉走死子德明嗣

保吉陷西涼殺丁惟清於是巴勒結偽降保吉受之不疑巴勒結遽集六谷蕃部擊之保吉大敗中流矢創甚奔還死于靈州境上年四十二子德明年二十三年遣使告哀于契丹契丹贈保吉尚書令尋封德明為西平王環慶邊城以德明初立乞降詔無之帝乃詔德明令審圖去就知鎮戎軍曹瑋上言保吉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彊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

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南為郡縣此其時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報

甲辰景德元年春正月京師地震

丙申震癸卯丁未復震

發明 正月乃一歲之首京師乃天下之本而地震陽動而陰靜今既地震則是用弗端而賢否雜進兵戎侵擾而邊郵未寧是以書曰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人君知此當兢兢業業戒謹恐懼周敢怠違而無驕奢縱逸之行也所以春秋紀災異而不書祥瑞者欲後之人君知所恐懼云爾

三月皇太后李氏崩

欽定四庫全書

明德

夏六月宥罪侯趙保忠卒

保忠狀貌雄毅居環列奉朝請常怏怏不自得至是卒

秋七月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李沆卒

時西北用兵帝使殿廷訪或至盱食王旦歎曰我輩安得坐見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強敵外患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沆又曰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且以為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丁謂與寇準善準屢薦其才于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

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沆嘗言居重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罷之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悉備具或拘所陳請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先所謂庸人擾之是已儉

人苟一時之進豈念為民耶沆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為宰相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沆性直諫內行儉謹居位慎密不求聲譽遵法度識大體人莫能干以私公退常危坐未嘗踞倚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謂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及卒帝驚慟謂左右曰沆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壽耶贈太尉中書令諡文靖

欽定四庫全書

以示勸耳

廣義

文靖作人固無可議然而白壁微瑕惟在齊賢一免耳

以畢士安參知政事○盜殺朔方節度使巴勒結

趙保吉死故黨密巴勒儒及日布結羅丹二族亡歸結隆族欲陰圖巴勒結復讐會其黨攻結隆巴勒結率百餘騎赴援將議合擊遂為二族戕于帳下六谷諸豪共立巴勒結弟斯多特為首領朝廷聞之授斯多特朔方節度使

發明

殺巴勒結者保吉故黨耳曷為書盜賊而賊蓋言其無衣股肱之位故予之也自保吉叛逆干戈靡寧更歷二世制御不得其術治之愈急則其

勢愈熾必至於喪師失地而後已幸而景德之主
乾剛獨斷以平賊為事不以得失利害而沮一定
之謀然而叛黨相繼而起亦可謂事變之極也
結六谷酋長任討賊之責觀其連衡蕃部擊殺保
吉與賊為仇誠足以當節鎮之責故雖身死賊手
而綱目大書其官蓋言其無忝是任不失所守足
為宋之藩臣此固書法予之之意也夫忠臣義士
以身許國及其成功則亦有幸不幸存焉要之不
失其正則雖死之年猶生之日而忠肝義膽直與
天地相為始終臣恐後人或以已勒結死於盜曲
如擬議故特因綱目所書詳為
之說以告後之安於義命者云

八月以畢士安寇準同平章事王繼英為樞密使馮拯
陳堯叟僉書樞密院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十九

初士安既拜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因
問誰可與卿同進者對曰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
臣所不如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忘身殉國秉
道疾邪故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
養安佚而北人跳梁為邊境患若準者正宜用也帝
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準既相守正疾惡小人日思
所以傾之士安每
為申辨帝始不疑

廣義 寇準能安其身於真宗之側者有畢公
維持調護之也不然鮮不為張齊賢矣

閏九月契丹隆緒大舉入寇

契丹主隆緒同其母蕭氏大舉入邊遣其統軍順國
王蕭達蘭攻威虜順安軍北平皆保州皆敗乃與契
丹主合眾攻定州王起拒于唐河又分兵圍奇嵐軍
高繼勳力戰禦之又攻瀛州李延渥擊敗之契丹遂

駐兵陽城浞離二十萬每縱游騎剽掠小不利輒引
去倘伴無關志寇準聞之曰是狙我也請練師命將
簡驍銳據要
官以備之

冬十月契丹來議和遣閣門祇候曹利用報之

故將王繼忠為契丹言和好之利契丹以為然遣李
興以繼忠書及密表詣莫州部署石普議和普以聞
于朝朝臣莫敢如何畢士安請羈縻之漸許其平帝
曰敵悍如此恐不可保士安曰臣嘗得契丹降人言
其雖深入屢挫不得志陰欲引去又取無名且後寧
不畏人乘虛覆其巢穴此請殆不妄於是詔諭繼忠
許其通和繼忠復附奏乞先遣使帝乃遣曹利用詣
契丹軍帝語之曰契丹南來不求地則邀賂而闕南
地歸中國已久不可許漢以玉帛使單于有故事利
用憤契丹色不平對曰彼若妄有所求臣不敢生還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十九

帝壯
其言

發明

嘗觀中國之有外邦自開闢以來各守其土
置之得宜耳處置者何堅其城壁利其甲兵示其
威武固其思信謹斥堠之戒峻出入之防彼來寇
則擊之彼何化則撫之自然威服而不敢犯矣是
時契丹傾國入寇蓋由防閑慎密杜不得志遂有
謀和之舉其情狀固瞭然矣宋因其求和遣使答
報其中國正大之氣象何如哉故夫契丹來議書
和所以嘉其向化之誠而進之也書遣曹利用
報之以美其戰兵之念而予之也嗚呼微矣

置龍圖閣

奉太宗御置文集及典籍圖畫寶瑞之物與宗正所
進屬籍并置待制學士官自是每一帝崩則置一閣

十一月契丹進寇澶州帝自將禦之

契丹陷德清軍逼冀州遂抵澶州邊書告急一夕五至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畢士安力勸帝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畧時以敵人深入中外震駭王欽若臨江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也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者曰誰為陛下畫此策罪可斬也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抗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勝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意乃決時欽若大臣鎮大名準薦欽若遂詔判天雄軍蓋準以欽若多智恐妄有所疑沮故出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三

發明

是時敵入澶州朝廷震恐誠敵國外患臨深履薄之秋也宋庭諸臣袖手無策王欽若有請幸金陵之舉陳堯叟有請如成都之謀苟非寇準畢士安靜以鎮之毅然不惑則天下之亂不待靖康而可見也雖然臣有謀而君無主則亦不能成其事焉真宗委任寇準言聽計從云爾是知景德有是君有是臣此其所以取勝靖康無是臣亦無是君此其所以取敗故夫書進寇澶州罪深入也書帝自將禦之嘉明決也識者宜詳察焉

李繼隆軍射殺契丹將蕭達蘭

契丹圍澶州李繼隆整軍禦之會有自敵中回者言達蘭謀以遲明襲寨繼隆伏兵分據要害頃之控弦暴至達蘭躬出陣前督戰繼隆將張瑛守林子弩弩撼機發射殺之達蘭有機勇所願皆銳兵既死敵大

契

發明

書射殺蕭達蘭喜之也達蘭在契丹為統軍攻城畧地為眾所推今被李繼隆軍射之而殞敵人挫衄甚矣然射之者繼隆之將張瑛綱目變文書軍者所以外契丹而內中國也以為繼隆之軍尚能射殺契丹之將况繼隆耶言其軍乃所以歸功繼隆也綱目之旨顯而微矣

以王旦為東京留守

初帝親征以雍王元份留守旦等皆危從至是元份以暴疾聞命旦馳還代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不捷何以處之帝默然良久曰五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久無知者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三

十二月朔日食○帝渡河次澶州契丹請盟而退

帝在道又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帝意稍惑召準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鑿與至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象瓦解敵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至也準出過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曰太尉授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願效死準復入瓊立庭下準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盍試問瓊瓊即奏曰寇準言是準又曰準不可失宜趣駕帝乃晨發適苦寒左右進貂裘帝却之曰將士皆寒朕安用此帝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眾請駐蹕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以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高瓊亦回以請即麾衛士進轅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呼萬歲聲

開數十里契丹相視益怖駭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留準居北城下徐使人視準何為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歡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契丹遣其臣韓杞持書與曹利用俱來請盟利用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欲求朕當決戰若欲金帛朝廷之體固亦無傷準不欲賂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劃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我且生心矣帝曰數十年後當有軒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握謂曰雖有敕旨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契丹軍蕭太后謂利用曰晉界我闕南周世宗取之今宜見還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三十三

也利用曰晉周事我朝不知若歲求金帛以佐軍尚不知帝意可否割地之請我不敢以聞契丹政事舍人高正始遽前曰我引眾以來圖復故地若止得金帛而歸吾愧吾國人矣利用曰子盍為契丹熟計使契丹用子言恐連兵結讎非國利也契丹猶觀關南遣其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持書復議帝不許而去利用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疋成約而還戒諸將勿出兵邀其歸路契丹遣其閭門使丁振持誓書來以兄禮事帝引兵北歸陳瓘曰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必為南北矣向使其言盡用不惟無慶厯之悔亦無靖康之禍矣

發明 寇未有書至者上書進寇澶州深入也而帝六騎輕出臨城禦之固有心矣書曰請盟而退請者何求盟在彼也與後書邀出盟者大異矣寇準內舒國政外籌軍旅號令明肅契丹

味標是誠社稷之臣也故陳瓘曰向使其言盡用不惟無慶厯之悔亦無靖康之禍也惜乎真宗不足語此此綱目既所以為宋惜噫

廣義 謝安以奕棊而賦苻堅投鞭斷流之眾寇準鎮物也厥功偉矣夫何晉宋之君一以偷安江左為念一以畏憚強敵為心不能長顧却慮而狃於目前之見所謂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是也使能乘勝於風聲鶴唳之餘決戰於士卒譁呼之頃立足厥功以克永世豈致篡竊相仍而子姓被俘哉嗚呼晉之孝武宋之真宗其失一也

帝至自澶州

乙二年春正月大赦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三十三

以其丹講和大赦天下放河北諸州強壯歸農罷諸路行營省河北戍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二詔緣邊毋出境掠奪得契丹馬牛悉縱還之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廣儲蓄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

發明 澶淵之盟春秋所恥夫王者無外之規威德遐被焉可刑牲歃血要質鬼神與結盟誓乎雖然兵乃凶器戰乃危事息兵安民亦守國之先務也宋與敵和肆赦天下似予可醜然南北講和與民休息乃盛德事耳故又喜而書之然不書其事而直書大赦者又惡中國納侮而諱之也

以馬知節楊廷昭等知河北諸州

畢士安請安邊要選守將以知節知定州廷昭知保州又以李允則知雄州孫全照知鎮州他所擇任悉當其才也

置國信司

以契丹修好則有度帛之使乃置國信司專主之願以宜者時遣太子中允孫僅賀生辰置書曰稱南朝以契丹為北朝直史館王曾上言春秋外夷狄爵不過子今從其國號足矣何用對稱兩朝帝以為然弗果易僅隨事損益豐約中度後奉使者悉循其制時稱得體

廣義

修好貴信書置國信司者志其失也

二月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繼隆卒

繼隆處耘之子嚴於馭下而賓禮儒士太宗時每征行必委以機要帝以元舅之親不欲煩以軍旅繼隆能謙謹保身明德太后寢疾欲面見之帝促其往繼隆但詣萬安宮門拜牋終不入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三

發明

繼隆以元舅之親屢立戰功能謙謹保身是亦宋之賢臣也故卒而具官以予之

夏四月王欽若罷以馮拯參知政事

欽若與寇準不協累表願解政事特置資政殿學士授之

韃靼九部致貢于契丹○秋七月增置制舉六科

賢良方正等三科久不行至是增置為六科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洞識韜畧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凡六科詔中書門下試察其才具名聞奏臨軒親策之

歸幣于契丹

自是歲以為常

發明

歸者彼有求而與之之詞不曰納而曰歸尊中國也或以為譏曰是不然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乃去邠以避之漢亦以玉帛賜單于古之帝王待外蕃但予之以若帛使飽其欲而已矣不與之較也歸幣之事安足譏哉故綱目特書于冊以見息兵為重事也

廣義

于時君臣輯睦將相協和幣雖不歸契丹亦厥後契丹動以不輸歲幣為辭皆真宗有以啟之也

八月有星孛于紫微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三

發明

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備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咸平六年之世星孛兩見得非由其浸不克終小人進而君子退之應繳綱目特書于冊者所以明天象謹告甚頻為後世人君過災而懼之戒也其旨淵乎微矣

以何敏中知延州

先是趙德明以父有遺命遣使乞歸順詔以敏中為緣邊安撫使受其降時帝幸瀘州賜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邊藩以安至是以德明誓約未定伏飲中為都部署兼知延州委以經畧

冬十月吏部侍郎同平章事畢士安卒

帝謂輔臣曰士安劾躬畏謹有古人之風遽此淪沒深可悼惜王旦等對曰士安官至輔相而四方無田園居第沒終喪家用已屈真不負陛下之所知矣帝感嘆賜其家白金五千兩謚文簡

十一月契丹遣使來聘

自是往來不絕

發明

莊二十三年荆人來聘春秋進之契丹自開寶八年書遣使通好然其入寇遂以號舉者惡其侵犯邊陲故外之也至是來聘遂稱遣使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胡傳曰朝聘者中國諸侯之事雖外邦而能修中國諸侯之事則不念其侵犯邊陲而遂進焉見聖人之心樂與人為善矣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嚴正統之義綱目則之故其書法如此

丙午三年春二月王繼英卒○罷寇準知陝州

準為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他日除官同列目吏取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若用例一吏職耳自澶淵還頗於其功帝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準為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以萬乘之責而為城下之盟何恥如之帝愀然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寢衰竟罷為刑部尚書出知陝州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兩及準知陝詠適

自成都還準送之却問曰何以教準詠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也未幾移準知天雄軍契丹使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至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錮論非準不可耳

發明

罷準而不書其故無故而罷也然易為不具無過易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準實愧焉然準之於功不過小疵耳澶淵之役苟無寇準則天下必為南北矣茲因王欽若之譖出知陝州則真宗於聽德之聰有少虧而亦不能無過焉據事直書交謫之也

廣義

城下之盟非準之意真宗意也真宗反聽欽若之譖而疎之亦在乎于時真宗蓋思曰

欽定四庫全書

向若從欽若金陵之幸則宋之為宋未可知也一聞欽若之譖準即當逐欽若而褒準何為罷準而顛倒是非之若是邪若準者可親而不可疎者也至於欽若其可疎而不可親者歟不有君子其何能國識者重為真宗惜焉

以王旦同平章事趙安仁參知政事

帝謂旦曰寇準多許人官為已恩卿當深戒之

以王欽若陳堯叟知樞密院事韓宗訓馬知節僉書院

事

置諸州常平倉

詔京東西河北東陝西江南淮南兩浙皆立常平倉計戶多寡量留上供錢歲夏秋視市價賤貴量減增糶糶三年以上不糶即回充糧廩易以新粟其後荆湖川陝廣南悉置焉

夏五月南平王黎桓死子龍廷殺其兄龍鉞而自立

知廣州凌策言桓諸子爭立舉心離叛請發本道兵討之帝以桓素修職貢不許遣使諭晚之

發明 龍廷驕悍篡竊骨肉相殘在王法之所必討真宗忽凌策之言則是自絕其綱常耳夫以

時者難得而易失功者難成而易敗交州中國之地不幸為賊所乘一旦自相攻伐衆心離叛不於此時興師弔伐復其故壤而乃以素修職貢遣使曉諭謂之何哉故綱目必正色書之曰龍廷殺其兄龍鉞不以外蕃之故而末減其罪其扶理過欲之法嚴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三

冬十月趙德明請降詔以為定難節度使

何敏中言德明屢表歸款復奉誓表請藏盟府帝嘉之乃遣使授德明檢校太師兼侍中充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賜賚甚厚給奉如內地因責子弟入質德明謂非先世故事不遣惟獻駝馬謝恩而已未幾契丹亦冊德明為夏國王

發明 趙保吉叛服不常真宗討之而不能克保吉既歿其子嗣位德明屢表歸款綱目特書請

降至此遂詔以為定難節度使則是聽其改過自新以恕待人此忠厚之意也而亦綱目予之之意也

葬明德皇后

丁四年春正月帝如西京謁諸陵作太祖神御殿三月

還宮

又置國子監于西京

發明 唐懿宗歷拜十六陵綱目非之蓋宗廟之祭國典具存而徧謁諸陵此何禮也真宗庸鄙若此禮官亦無有能正之者直筆書之其失自見凡祭祀常事合禮則不書

契丹城遼西為中京

遼西幅員千里多大山深谷險阻足以自固唐初置饒樂都督府至是契丹主建都於此激臨潢置宮掖樓閣府庫城市實以漢戶號中京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三

夏四月皇后郭氏崩

諡曰莊穆

五月朔日食○增孔子守塋戶

凡二千戶

六月葬莊穆皇后○宜州軍校作亂以曹利用為廣南

安撫使討平之

初置宜州劉承規御下嚴酷軍校陳進因衆怒鼓譟殺承規推判官盧成均為首僭號南平王據城反陷邠州進圍邠州詔利用帥兵討之至邠州擊進斬之成均率其族來降進黨陷邠州利用進討平之

秋七月交州黎龍廷來貢詔封為交趾郡王賜名至忠

發明

骨肉相殘古今大惡當是之時龍廷有殺兄奪位之罪使宋室有人則當窮治其惡正其殺逆之誅然後人道可立今既不能討反乃授以爵命則是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王綱於以不明國勢於以不振矣吁真宗自棄禮法將何以服天下哉故綱目直書以著其悖畔之失

八月韓宗訓罷○權三司使丁謂上景德會計錄

自乾德中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於是利歸公上而條禁文簿漸為精密吏不得售其姦夫宗尤留意財用淳化初詔三司每處具見管金銀錢帛軍儲等簿以聞至是謂權三司使著會計錄以獻因條大禮經費以備參較優詔獎之謂機敏有智謀儉狹過人在三司案牘繁委吏久難解者謂一言判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三

之衆皆釋然

發明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以事是君為容悅者也小人之心姦險狡偽務在得君不得乎君則熱中故凡所以悅其君者靡不為之苟可奉君之欲雖斃其身有所不惜而利於民奉君是為常態竊其榮利於己貽其禍患於君雖至於殞身滅性而亦不悔是以人君宜遠而不宜近宜疎而不宜親或曰君無以辨言亂舊政臣無以寵利居成功信斯言也丁謂之上會計錄似乎盡職而得君殊不知君心之驕實甚於此故下書天書見自是以後東封而祀浸不能已實謂有以啟之也所以小人為君心之蠹耳故綱目直書以著其欺蔽之罪

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有天書見于承天門天赦改元

虛誕之說欺人且不可況假為書詞以欺天乎宋真宗之蔽惑不待言也王欽若小人之尤以致其君過舉罪難道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三

帝曰聞王欽若言深以澧州之盟為辱常怏怏不樂欽若度帝厭兵因諂進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除此恥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忍為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封禪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乃可爾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耶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沉思久之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諭以聖意宜無不可欽若乃乘間為旦言且曰臣勉從之帝尚猶豫會幸秘閣驟問直學士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上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爾帝意已決遂召旦欽若等賜以樽酒曰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封則皆美珠也旦悟帝旨自是不敢有異議五月乙丑帝謂羣臣曰去冬十一月庚寅夜將半朕方就寢忽室中光曜見神人冠絳衣告曰來月宜於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朕珠然起對已復無見自十二月朔即齋戒於承天門南鵝尾上令中使視之帛長二丈許絨物如書也旦等皆再拜稱賀帝即步至承天門瞻望再拜遣二內侍升屋奉之下旦跪進帝再拜受之親置輿中遵至道場授陳堯叟啟封帛上有文曰趙受命與于宗付于裔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十九帝跪受復命堯叟讀之其書黃字三幅詞類洪範道德經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論以清淨簡儉終述世作延永之意讀訖帝復跪奉輿以所誠帛盛以金匱厚臣入賀于崇政殿賜宴帝與輔臣皆蔬食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大赦改元羣臣加恩賜京師舖五日改左承天門為承天祥符置天書儀衛侍使有大禮即命宰執近臣兼之欽若之計既行陳堯叟陳彭

年丁謂杜錫益以經義附和而天下爭言祥瑞矣獨龍圖閣待制孫奭言于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然

發明

凡書有者所未嘗有者也書曰有天書見于承天門深病之也天何言哉安有文字然則

小人之逢迎其君真宗之不辨其偽胥失之矣昔漢武以天瑞紀元綱目譏之尹氏曰人君即位書元春秋諸儒論之詳矣未有建號紀元之事也自新垣平以候日再中欺文帝於是始有後元之稱景帝因之七年而改中元又六年而改後元至武帝遂有建元之號甚失古人即位紀元之意今而宋之小人欺蔽其君偽造天書乃反以大中祥符為名自後綴紙不可勝舉書曰天赦改元非美之也正所以譏其失爾不然一札偽書豈祥符乎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三

廣義

天書之配人人得而非之故今不復詳其弊也于時王欽若揣知帝意故先以言詬之繼以欲投之所以其言易入而其事易從也然豈特

欽若之可罪哉當置真宗于首惡可也烏有堂堂中國之主而甘為請張為幻之小人邪厥後徽宗有道君之稱而父子相繼歿于沙漠者謂非真宗之作俑不可也書曰違上所命從厥攸好信哉

三月詔議封禪夏四月以王旦兼封禪大禮使

先是宰相王旦等率文武百官諸軍將校官吏藩夷僧道耆壽二萬四千三百餘人凡五上表請帝封禪帝意未決召丁謂問以經費謂對曰大計有餘議乃定命翰林太常詳定儀注以王旦為大禮使王欽若等為經度制置使丁謂等計度糧草既而契丹遣使請歲幣外別假錢幣旦曰東封近彼以此探朝廷意

耳帝曰何以答之且曰止當以微物輕之乃於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呂中曰李沆之言至是驗矣封禪之議決于丁謂大計有餘之一言天書之降成于欽若神道設教之一語雖以王旦之碩德重望不敢異議冠準之入亦以天書當時極言其非者惟孫奭一人而已

發明

上書詔議封禪下書以王旦兼封禪大禮使則主是事者王旦也蓋將順其美匡救其

惡此人臣事君之常道當時封禪之議決於丁謂大計有餘之一言天書之降成於欽若神道設教之一語二人皆儉邪小人同無足責王旦碩德重望弗克諫止反率郡臣首倡是議何耶蓋由美珠之賜因結其心云爾嗚呼士君子讀聖賢之書不以仁義為利而可壞其心術以利為利哉詳書于冊其義自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三

廣義

王旦於天書未作之前其相業不無可觀一自受賂而贊成天書之後其妄行之事如東

封者甘心為之而不恥人以馮道方之未也必如一鄉原人而後可春秋之責且其首乎

六月得天書于泰山羣臣上帝尊號

王欽若至乾封上言泰山醴泉出錫山蒼龍見未幾木工董祚於醴泉亭北見黃帛曳林木上有字不能識言于皇城使王居正居正見其上御名馳告欽若欽若奉至社首跪受中使馳捧詣闕帝御崇政殿趣召羣臣曰朕五月丙子夜復夢向者神人言來月上旬當賜天書于泰山知密諭欽若等凡有祥異即上聞今果與夢協上天眷祐惟懼不稱王旦等再拜稱賀乃迎奉合芳園之正殿帝齋戒備法駕詣殿拜受之後陳亮叟啟封其文曰汝崇孝奉吾育民廣福錫爾嘉瑞黎庶咸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國祚延永

帝應遐歲請託復奉以升殿於是羣臣表上尊號曰
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未幾
欽若獻芝草八千本趙安仁獻五色金玉丹紫芝八
千七百餘本諸州上芝草嘉禾瑞木三脊茅等不可
稱紀九月令有司勿奏大
辟案以天書告于太廟

發明

正月書有天書見是月書得天書半載之間
而天書兩見者何耶夫天者理而已矣至公

無我景德以前此天也此君也祥符以後亦此天
也亦此君也景德以前何待真宗之甚倨祥符以
後何待真宗之甚恭乎其謬妄矯誣不言可驗家
人至無謂者莫甚乎加尊號之事然前史猶載其
所上之號曰宗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
仁孝皇帝至綱目正書厚臣上帝尊號而不著其
詞者正以淫名無實故特削
之耳自後加尊號者皆倣此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三五

廣義

嗚呼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今真宗之
好祥瑞而獻瑞之徒何其多也如其果出于
天則天乃狗君之欲者耳謂之天可
乎若真宗者其欺天罔人之尤者也

作玉清昭應宮

奉天書也知制誥王魯都
度侯張旻皆上疏諫不聽

冬十月帝封泰山禪社首大赦

帝發京師以玉輅載天書先道凡十七日至泰山王
欽若等獻芝草三萬八千餘本齋戒三日登山道經
險峻降輦步進函簿儀衛列于山下享昊天上帝於
圓臺陳天書于左以太祖太宗配命羣臣享五方帝
又諸神于山下封祀壇帝飲福酒攝中書令王旦跪
稱曰天賜皇帝大乙神筆周而復始永綏兆人三獻

畢封金玉匱王旦奉玉匱置于石碣攝太尉馮拯奉
金匱以降將作監領徒封碣帝登圓臺閱視祀選御
帳宰相率從官稱賀明旦禪祭皇地祇于社首山如
封祀儀禮畢御壽昌殿受群臣朝賀大赦天下文武
並進秩令開封府及所過州軍考送舉人賜天下酺
三日改乾封縣為奉符縣大宴穆清殿又宴泰山父
老子
殿門

發明

上書正月天赦此書冬十月天赦一年之內
兩頒赦者則其玩法原委莫此為甚焉綱目

自漢先以後凡赦之無事義者皆不書而此屢
書之者所以著其縱侈無度忘憂肆赦云爾
廣義 大抵封禪之謬助于嬴政之狂妄初非唐虞
三代之盛事也何真宗決欲行之而不顧邪
其意惟欲欺誑契丹是以不顧禮義而為之耳孔
子曰吾誰欺欺天乎真宗天且欺矣况人乎哉且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三五

當是時朝廷與契丹通好使輅往來不絕于道未
聞契丹以封禪而遣使來賀是亦契丹之不可欺
也書之于冊
貽笑千古

十一月帝過曲阜謁孔子加謚玄聖文宣王

帝幸曲阜謁孔子廟酌獻再拜近臣以莫七十二
弟子遂幸孔林加謚孔子曰玄聖文宣王祭以太牢
賜錢三十萬帛三百匹又進謚齊太公望為昭烈武
成王周文公旦為文憲王太公立廟青州周公立廟
曲阜尋復追封孔子廟配享從祀者顏回為克國
公閔損曾參及漢儒左丘明以下為郡公侯伯

發明

真宗自正月以來書得天書二書謔封禪一
書作玉清昭應宮一書封泰山一紛紜制作
無一盡善獨此過曲阜謁孔子之事頗協輿情而
帝宵中之涇渭亦明矣蓋由其天理萌動之機自

有不可得而汨沒者也聖人遺範取重於萬世豈不於斯可見哉綱目特揭而書之所以不沒其善耳

廣義 真宗祀孔子太公追封從祀諸賢者非其本心也蓋以天書封禪而連及之耳不然何終

十月封禪而十一月遂行此禮乎噫聖賢因封禪而得享斯禮者是亦道之不幸也

還宮

帝還羣臣爭頌功德惟進士孫籍獻書言封禪帝王之盛事願陛下謹於盈成不可遂自滿假知制誥周起亦上言天下之勢當患恬於逸安而忽於兢畏願毋以告成為恃帝皆納之

二年春二月以方士王中正為左武衛將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三

三五

先是汀州人王捷言于南康遇道人姓趙氏授以丹術及小錄神劍蓋司命真君也是為聖祖宦者劉承珪以開賜捷名中正得對龍圖閣既東封加聖祖號為司命天尊授中正以官恩過甚厚

發明 漢以方士藥大為五利將軍綱目譏之蓋以方士為左武衛將軍則非其義矣凡羣臣封

為將軍皆不書而此特書之者所以著其失也事有不待取照據事直書而能自見者此類是也

廣義 自古邪不可以干正真宗於小人無稽之言罔即信之則其中之黜陟蓋可知矣書曰無稽之言弗聽真

宗何足以知之

三月朔日食○夏四月昇州大火陝西旱蝗

發明 書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周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周

大陞厥宗真宗東封西祀松楸太平而日食大火旱蝗繼書于策嗚呼日食居道之虧大火旱蝗民災之甚災異迭見而反謂之太平抑不知宗世所謂災異者果何事耶宗之君臣逸豫如是尚可與論治道哉噫天變之告戒審矣綱目之垂法嚴矣

三司使丁謂上封禪祥瑞圖

丁謂上封禪祥瑞圖示百官于朝堂自封禪之後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贊頌崔立獨言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為烈風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驕於也而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此何足為治道言哉不省

發明 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是時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為烈風金陵大火災異之多莫此為甚真宗所目擊者苟少有人心則於焉而變矣丁謂乃上祥瑞之圖帝復不省甘於自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三

三五

亦可謂寄生之君耳雖然丁謂前書上會計錄此書上祥瑞圖蓋會計之上尤可怒焉祥瑞之上其惡甚矣誅謂之心其與秦趙高指鹿為馬隨高德孺指野馬為鶩以欺其主者何異哉此而觀之其惡自見

五月代州地震○冬十二月契丹隆緒母蕭氏死

蕭氏有機謀善欺大臣得其死力每入寇親被甲督戰及通好亦出其謀然性殘忍多殺戮與韓德讓通專擅國政賜德讓姓耶律改名隆運拜大丞相封晉王蕭氏死未幾德讓亦死契丹賜地陪葬陵旁

罷制舉諸科

上封事者言兩漢賢良多因災變以詢訪闕政今國家受瑞建封不當復設遂詔罷制舉

發明也項因諛臣之言詔華先朝之制此何義耶
兩漢賢良固多因災變以詢訪闕政抑不知真宗
之世災變方殷闕政不少曷為罷之當時舜詢于
芻蕘禹拜昌言亦因懼災變訪闕政而若是乎此
謬妄之言焉足深信必注備於下意有在矣故綱
目特書曰罷以
明其不宜罷也

成貞三年春二月交州將李公蘊殺其主黎至忠遣使入

貢詔封公蘊為交趾郡王

至忠苛虐國人不服大枝李公蘊為至忠親任乃遂
至忠出城而殺之其二弟明提明昶爭立公蘊又殺
之自稱留後遣使奉貢帝曰黎桓不義而得之公蘊
又效尤焉甚可惡也然蠻俗何足責哉其用桓故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三 三十九

授以官爵 賜之器幣

發明 交州自丁氏竊據以來不數十年凡易三姓
其禍慘矣黎桓以臣而篡位于丁璿公蘊亦

以臣而篡位于至忠然黎氏自淳化四年受封迄
今父子相繼十有八年而國亡豈非天理之昭報
乎然何以不書殺而書殺蓋至忠殺兄而篡位則
足以殺其軀而已矣雖然亂臣賊子不可不討故
又書殺其主以正其罪於乎當時天下一統非春
秋之世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却乃縱其亂賊不能
討伐而反封之以爵殊不知三綱淪而九法斁矣
賞罰何從而正哉綱目備書于冊所以交罪之兩

贖呂端第賜其家

端諸子多不同處舊第已質於人帝聞之出內庫錢
贖還之令其聚居端長子蕃言負人息錢甚多帝別

賜內庫金帛俾償之蕃弟荀與西京差遣仍令內侍
省置簿為掌概課給其家詔樞密院察其妄費王旦
曰陛下推恩舊臣
始終委曲至矣

發明 呂端輔佐太宗有致治太平之功不幸子孫
貧窶質其故廬真宗雖能憫子孫之貧贖而

賜之然所以錄用其後而賑恤之者殊未之聞也
他時既不可質惟有毀之而已故綱目止書贖第
之事而他無可書蓋亦重為之
惜也其與唐贖魏徵第同意

夏五月契丹伐回鶻破肅州俘其民而去

先是契丹將蕭托雲伐回鶻入甘州降其王伊羅勒
至是托雲復破肅州盡俘其民修土隄口故城以實
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三 三十九

高麗康肇弑其主誦立誦兄詢而相之

契丹主隆緒謂羣臣曰康肇弑君誦而立誦因而相
之大逆也宜發兵問其罪羣臣皆曰可蕭迪里曰國
家連歲征討士卒抗敵况陛下在諒陰年穀不登創
痍未復海島小國城壘完固勝不為武萬一失利恐
貽後悔不如遣一介之使往問其故彼若伏
罪則已不然俟服除歲豐舉兵未晚不聽

發明 弑者下殺上之名直書弑其主誦正名定罪
也立誦兄誦何與聞乎故也安有賊不討
而亟於自立豈得未減其罪哉綱目嚴君臣之
分立上下之防如此故曰微君子莫能修之

秋旱蝗○九月內侍江守恩有罪誅

守恩擅取民田麥穗杖殺軍士獄成抵法太常博士
俞獻卿抗章論赦坐貶帝嘗謂輔臣曰前代內臣恃

恩恣橫盡政害物朕深以為戒故於班秩賜予不使過分有罪未嘗於貸王旦等曰前代事跡昭然足為龜鑑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發明

特恩恣橫盡政害物此內侍之故態也真宗乾剛獨斷不惑羣議其亦明而有守者乎易

曰荷校滅耳凶言小人惡極而不可解罪大而不可赦云爾守恩擅取民田杖殺軍士獄成抵法固其宜也故綱目特書有罪誅所以深絕之權其輕重而書見君子之心得好惡之正矣

冬十一月契丹伐高麗執康肇誅之王詢奔平州

契丹主隆緒伐高麗先遣高正韓犯問詢奉表乞罷師不許十一月契丹軍渡鴨綠江康肇帥眾禦之戰敗退保銅州契丹進擊肇分兵為三營肇居其中契丹耶律達魯擊破之擒肇及副將李立追亡數十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三

里銅霍貴寧等州降契丹蕭巴雅爾等攻開京詢棄城走平州契丹遂焚開京宮室府庫民廬俱盡契丹兵還諸降城復歸高麗

發明

聲罪致討曰伐正其典刑曰誅契丹與師曷為予之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

康肇弒君大惡也王詢自立大逆也君不君臣不臣三綱絕矣高麗不能討悖逆之臣天子不能行弔代之典亂臣賊子何以懲究契丹與有名之師討叛亂之賊故書伐書誅以予之予在契丹則罪在中國矣綱目急於討賊之意其嚴矣哉

廣義

契丹雖盛終非仁義之師焚掠殆盡果何謂哉宜乎降城之復叛也國之興師可以鑒矣

十二月夏州饑

西夏管內饑趙德明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方納款而敢渝誓請降詔責之王旦曰第詔德明云已教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其遣眾來取德明得詔慚曰朝廷有人

發明

凡外災吾則書夏州乃季氏所據然曷為不書夏饑而書夏州饑不成之為列國也夏州

辛四年春二月帝祭后土于汾陰大赦

先是羣臣上表請祀汾陰帝從之以王旦兼大禮使王欽若為禮儀使陳堯叟為禮度使儀同封禪正月奉天書發京師是月出潼關渡渭河遣近臣祀西嶽遂至寶鼎縣奉祇宮祀后土地祇大赦天下文武進秩建寶鼎縣為慶成軍賜天下醪三日大宴群臣於穆清殿而還初將祀汾陰會歲旱龍圖閣待制孫奭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三

上疏陳不可者十有曰陛下纔舉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五年卜征重謹之意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其饗之乎又曰今之姦臣以先帝嘗停封禪故贊陛下以繼承先志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則未嘗獻一謀畫一策而乃早辭厚幣求和於契丹感國康爵姑息於保言謂主辱臣死為空言以誣下罔上為己任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為姦臣僥倖之資此臣所以長嘆痛惜也時羣臣爭奏祥瑞復上言方今野靡山鹿并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夫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陛下何為而不思也帝嘉其忠而不能從

發明

真宗此舉惑之甚矣書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真宗內不修德外涉

虛無西祀東封迄無寧歲然而災異迭見天變屢形則其無益於事蓋昭然矣是時諂媚周啟誰何善乎孫奭有曰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使其聽奭之言渙起宸斷一新政令滌其舊染可也惜乎徒嘉其忠而不能從焉綱目直書深識也

廣義 孫待制一疏忠誠懇切雖武夫悍卒亦能感動何真宗迷而不悟邪蓋真宗左右前後皆非孫待制也一孫待制獨如宋王何觀此則當時王旦諸人其得罪于孫待制也多矣

三月召陝州隱士魏野不至

野不求聞達居陝之東郊為詩精苦帝自涇陰還次陝州遣使令王希召之不起命工圖其所居觀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三

四十三

發明

魏野甘子恬淡不求聞達天札屢臨召之不起其浮雲富貴泥塗軒冕之心可尚矣豈與沽名偽隱以為仕宦之捷徑者比哉故直書不至所以深嘉而垂予之也

廣義 太宗之世有種放真宗之時有魏野皆隱流也夷考其行則野賢於放也審矣

帝過西京遂謁諸陵夏四月還宮○太子太師呂蒙正

卒

諡文穆

六月江淮大水○秋七月馮拯罷○畿內蝗鎮眉昌州

地震○八月河決通利軍○冬十月以向敏中等為五

嶽奉冊使

加上五嶽帝號帝御朝元

發明

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帝自今歲以來契政繼作災異迭見如江淮大水畿內蟲蝗鎮眉昌州地震河決通利軍並尤而乃馳驅道路戲豫無常敬天之心漠然無有真宗誠可謂下愚不移者矣故書以向敏中為五嶽奉冊使於災異之下則其忽天變之心為可見焉事有不待貶而義自見者此類是也

壬子五年夏四月復以向敏中同平章事

時舊相出鎮不以吏事為意惟敏中盡心民事帝由是有復用之意及東封西祀皆以敏中留守厚重鎮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三

四十三

靜人情恬然遂復拜相

高麗王詢乞降于契丹

高麗王詢遣蔡忠順奉表如契丹乞稱臣如故契丹命詢親朝詢復以疾為辭初契丹以鴨綠江地予高麗高麗嘗築六城曰興鐵通龍龜郭州至是契丹怒詢不朝命復取六州地於是高麗人知高麗事者言於契丹以為自開京東馬行七日有大岩廣若開京九旁邑所貢珍異皆在焉其勝羅等州之南亦有二岩所積如之若大軍自女真北渡鴨綠江並大河而上至郭州與大路會高麗可取也

五月賜杭州隱士林逋粟帛

逋力學善詩不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結廬杭州西湖之孤山帝聞其名賜以粟帛

發明 通力學善詩不趨榮利家雖貧窶處之晏如

賜以粟帛樂善之誠何切哉特書于策文美之也

廣義

抑考通嘗有詩曰茂陵他日未遺棄猶喜魯無封禪書噫是詩也通豈自高其行哉且使天下後世皆知封禪之為非也通之識見超越如此豈直趙宋間人物雖司馬子長亦當作衙官矣

秋八月朔日食○作會靈觀

奉祀 五嶽

九月罷參知政事趙安仁

初議立后安仁謂劉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於相門帝不悅他日與王欽若從容論方今大臣誰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詩話通鑑綱目

卷三

為長者欽若欲排安仁乃譽之曰無若趙安仁安仁昔為沈倫所知常欲報之帝然未幾罷安仁雖貴

簡儉若貧素喜誨誘後進時以重德推焉

發明

人君之德昭如明鏡則妍媸悉辨自不能逃否則未免以妍作媸以媸作妍者矣安仁執德不阿簡儉自守誠重德之臣也見忌欽若遂毀

罷之則真宗於一念之明為少虧焉於戲三代以後能辨靈光之忠上官桀之詐者唯漢昭帝一人而已舍此其不為姦人所惑者幾希綱目直書罷

而不其無罪也

廣義

分注載王欽若計罷安仁則知小人之陷君矣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此之謂歟

以王欽若陳堯叟為樞密使丁謂參知政事馬知節為

樞密副使

時天下入安王欽若丁謂導帝以封祀春遇日隆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而謂附會之與陳彭年劉承珪等蒐講隆興大修官觀以林特有心計使為三司使以幹財利五人交通蹤跡詭秘時號五鬼王旦欲諫則業已同之欽若去則上遇之厚追思李沆之先識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目為癭相性傾巧敢為矯誕然智數過人每朝廷有與作能委曲遷就以中帝意知節以眾方競言祥瑞深不然之每言于帝曰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也

廣義

王子明嘆羨交靖而追思其言可謂味味我思之矣雖然悔將焉及然其慎終于始子明

其有味於此哉

冬十月帝言聖祖降于延恩殿

帝語輔臣曰朕夢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玄朗授汝天書今令再見汝翌日復夢神人傳聖祖言吾座西斜設六位以候是日即於延恩殿設道場五鼓一籌先開異香頃之黃光滿殿聖祖至朕再拜殿下俄有六人至揖聖祖皆就坐聖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皇帝後唐時復降生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為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即離座乘雲而去王旦等皆再拜稱賀詔告天下肆赦加恩命丁謂等修崇奉儀注閏月上聖祖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聖母懿號曰元天大聖后遂加大廟六室尊號群臣上帝尊號曰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真佑德上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詩話通鑑綱目

卷三

卷五

聖欽明仁
孝皇帝

發明

易曰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通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春秋繫玉於天其尊無對群臣之所瞻仰四海之所依歸故兢兢業業無敢怠荒真宗以聖祖下降宣諭群臣則其感世誣民莫此為甚以萬乘之尊而效虛無之說在誕不經殊無愧耻深可醜矣遂使徽宗效尤仍至覆國惜哉故綱目凡前史所載加號之事皆削而不書不予其妄也然不書聖祖降而必書帝言聖祖降則不惟譏帝之妄誕蓋所以明其必無是理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三

廣義

唐太宗嘗曰朕以至誠治天下至今以為明言宋之真宗發此妖言妄語其亦異乎唐太宗之見矣殆孟子所謂妄人是也以妄人而帝中國則是黃屋中居一妄人耳安望其能立人極哉備書于冊適足以發千古之笑

十一月以王旦兼玉清昭應宮使

詔建康軍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尊像以丁謂為奉迎使奉安於玉清昭應宮帝幸百官郊謁又詔刻天書於宮以旦為刻王使王欽若與謂副之

廣義

真宗狂妄人也既欺其天又欺乎人而又欺祖宗則是閻閻走隸之不若也夫閻閻走隸尚知天人祖宗之不可慢而况萬乘之君乎綱目備書于冊所以遺真宗萬年之臭也

作景靈宮

奉聖祖也

發明

凡書作不宜作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真宗藏國已深無益繼作前書作玉清昭應宮又書作會靈觀此書作景靈宮竭天下之財而不恤歛天下之怨而不辭嗚呼節用愛民為國首務以有限之財恣無窮之費豈不深可惜哉綱目書此以為後世作無益者戒耳於宋乎何誅

改孔子謚

以玄字犯聖祖諱改玄聖為至聖

廣義

歷考太祖之先見諸史冊者未嘗有玄字之名者也使果有之亦二名不偏諱何嫌乎此皆真宗不經之說耳何以為訓雖然吾夫子與天同德惡在其為玄至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三

十二月立德妃劉氏為皇后

后父通為虎捷都指揮使從征太原道卒后在襁褓而孤鞠于外氏善播鼓蜀人龔美者以銀為業携之至京師年十五入襄邸帝即位自美人進位德妃尊寵後宮郭后崩帝欲立之翰林學士李迪言妃起於寒微不可以母天下帝不從欲得楊德草制使丁謂諭旨億難之謂曰勉為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馬后既立以無宗族更以美為兄改其姓為劉間李迪之諫大恨之后性警敏晚書史問朝廷事能記其本末帝退朝閱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宮閣事有問輒援引故實以對帝深重之由是漸干外政

癸明

夫子贊乾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贊坤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是知乾

非坤無以資生萬物坤非乾無以資始萬物乾坤雖有尊卑其道相為一體夫婦之配義若乾坤故

又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春秋諸侯稱薨而夫人亦稱薨明其齊也然則天子

立后當精選選劉氏起於寒微安可儼體宸極母儀天下耶真宗以偏愛而止之失禮甚矣李迪正

言切諫帝不能用惜哉故綱目直書立德妃劉氏為皇后文無貶詞乃所以深貶之耳

廣義

德丁謂人品之高下不言可知矣

癸六年春正月禁內臣出使干預公事

凡有干預州縣公事所在官吏不以聞並罪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三

秋七月除農器稅

知濱州呂夷簡請免稅河北農器帝曰務穡勸農古之道也豈獨河北哉詔諸路並除之

發明

治國之道莫大於革弊政而恤民瘼革弊政所以安黎庶真宗禁內臣以肅紀綱恤民瘼所以安黎庶真宗禁內臣

干預公事除農器稅皆治國之善政也綱目特舉而書之意有在矣

廣義

除農器稅細事也綱目記其時而月之者美其重國本也

冬十二月朔日食○獻天書于朝元殿

先是帝享玉皇于朝元殿判亳州丁謂獻芝草三萬七千本遂詔扶持使趙安仁等奉獻天書于朝元殿

發明

工書日食下書獻天書則帝之不重天變為可見矣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於乎人君所畏者天耳天不能言而災異謹告以警君心苟或人君玩其災變則是不能畏天而般樂怠教矣真宗自祥符以來敬天之心少虛誕之心多故雖災異預仍愆然無懼豈不深可惜哉此而觀之其義自見矣

甲七年春正月帝如亳州謁老子于太清宮

先是詔親謁太清宮命王旦兼大禮使丁謂兼奉祀皇帝孫奭上言陛下事慕效唐明皇豈以明皇為

今德之主耶帝曰東封祀汾謁陵寢享老子非始於明皇且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而非

之作解疑論以示群臣是月奉天書發京師遂朝謁太清宮丁謂獻白鹿一芝九萬五千本曲救亳州及

車駕所經流以下罪并亳州為集慶宮賜酺三日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三

發明

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不免為下然則人君當以唐虞三代為法漢唐以後皆不足法也夫以良法善政行於咸帝明王者後世多

不能而驕奢縱侈之事行於昏庸主之時者後世導之不遺此無他義利不兩立故耳真宗事

事慕效唐之明皇而乃強辯飾非驕矜自肆雖孫奭反覆曉告愼而不聽惜哉故綱目直書以著其失

廣義孫奭言陛下事慕效唐明皇豈以明皇為非始於明皇且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寶

之亂而非之觀此則知真宗飾非以拒乎奭者至矣為奭者蓋亦曰然則姑以東封一事言之則始

于秦皇也今陛下專意東封必欲取法於秦皇矣

秦皇抑豈令德之主哉如此以告不知真宗何辭以答奭乎惟其不爾此解疑妄論之所由作也孟

孟

子曰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又
從為之辭其真宗之謂歟

以應天府為南京

國初因五代之舊以大梁為東京開封府洛陽為西
京河南府後以太祖舊藩歸德軍在宋州改宋州為
應天府至是建為南京作鴻
慶宮以奉太祖太宗聖像

二月還宮大赦○夏四月沙州入貢

曹宗壽既殺延祿而代之至是死子賢順遣人入
貢詔授歸義節度使沙州自宗壽以來通使契丹

六月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免

知節素惡欽若之為人議論未嘗少屈欽若每奉事
必懷數奏但出一二語其餘退則以已意稱上旨行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三

三

之知節嘗於帝前稱欽若曰懷中奉何不盡出之欽
若不悅會澶州都巡檢王懷信等上平蠻功欽若久
不決既而擢起擢之知節因面詰其短爭於帝前帝
召王旦質之旦至欽若猶諱不已知節流涕曰願與
欽若同下御史府旦叱欽若使退帝大怒命付獄旦
從容曰欽若等當熟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忿爭無禮
旦曰陛下有天下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聞
外則無以威遠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
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未晚也帝曰非卿
言朕固難忍月餘始罷欽若知節併及堯叟

司空張齊賢卒

謚文
定

以寇準為樞密使

宋真宗以天書
之故作此宮以
奉之勞民傷財
置於無用之地
後為御容以待
大書命大臣兼
領宮使何所取
益甚不可解

王旦薦
之也

契丹伐高麗大敗而還

契丹連歲遣耶律資忠使高麗取六州舊地高麗不
從乃遣蕭迪里討之高麗與女真設奇邀擊契丹大
敗而還

廣義

契丹連歲遣使高麗取地者此不務德義而
徒欲勝人也其何以異于智氏之貪哉智氏
亡而契丹免者
智氏恃甚焉耳

秋七月以王嗣宗曹利用為樞密副使○八月以向敏

中兼景靈宮使○冬十月高麗來貢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三

三

自高麗王誦立遣使入朝為契丹所阻不過中國者
累年至是詢復遣其工部侍郎尹謹古入貢詔登州
置館於海
次以待之

十一月王清昭應宮成

初議營宮料功須十五年修宮使丁謂令以夜繼晝
每繪一壁給二燭故七年而成凡二千六百一十楹
制度宏麗屋宇少不中程式雖金碧已具劉承桂必
令毀而更造有司莫敢較其費未幾帝親謁宮奉刻
王天書安於寶符閣
以御容立侍於側

發明

凡宗廟書成慢也宮殿書成費也祥符元年
書作王清昭應宮至是七年而始竣事唐楹
繁華制度宏麗窮極華美不限財力噫財者國之
元氣民之命脈故取之有道用之有節真宗土木

之興彌年不息妄費如此其若之何蓋由一心之中藏固已深云爾綱目書玉清昭應宮成所以譏其無益妄費傷財害民之失
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戒
廣義作此無益妄費之事文靖之言至是為益驗矣綱目月之而備書其實者垂戒後世也

十二月朔司天監奏日食不應

群臣表賀

發明 日食不應何以書所以譏諷也蓋日食不應歷官擇術不精而失之也非可賀者也分注言群臣表賀於乎人臣之事君勿欺也而犯之獻可替否直道不阿君德少虧犯顏諫諍乃職分之當然耳茲因日食不應上表稱賀是乃欺其君矣則將安用彼相哉愚以為未庭諸臣皆婦人耳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三

有丈夫之志者豈肯阿諛以欺君乎綱目於群臣表賀削而不書所以不予其位也

戶部獻天下民數

戶九百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九口二千一百九十七萬六千九百六十五

發明 唐天寶十三載戶部奏戶九百六十一萬有

所奏之數戶僅二百九十餘萬至代宗廣德二年十餘萬較之天寶不能三分之一宋興至是五十九餘年而戶部奏戶九百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九口二千二百九十七萬六千九百六十五較之天寶三分之二擬於廣德十多五六真宗恃其戶口之數窮極極飾太平殊不知此於天寶不遠矣人主可不以盈成為戒哉

乙卯八年春二月淮浙饑

發明 穀不熟曰饑記災也真宗溺於妄誕營建日與用度日竭故書饑而不聞賑卹之政其無意於民可知矣禮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然則崇

妄誕者果何益哉綱目書此垂戒深矣

加楚王元佐天策上將軍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

夏四月寇準罷

準以三司使林特附會邪險惡之每事沮抑帝方寵特聞之不悅謂王旦曰準剛忿如昔且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乃以為己任此其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容之準竟以是罷初準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三

數短且於帝而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由是益賢旦中書有事送樞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且被責拜謝堂吏欣然呈旦且令送還樞密而準大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且令送還樞密而準大越謝及罷準托人語旦求為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也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愧歎以為不及可

廣義

準以使其相求王旦而旦不惟深拒之而且攻仁愛導之寬子明被準之恨其機一也夫君子寧為伯仁子明之為而不願為準與準之所為也雖

然伯仁子明無
乃言之過歟

以王欽若陳堯叟為樞密使○朝元殿火

榮王元儼宮火延及殿閣內庫有司劾遣火事當死者象王旦曰陛下始以罪已詔天下令乃過為殺戮且火雖有迹安知非天譴也
帝欣然納之減死幾百人

發明

天火曰災人火曰火六年書獻天書于朝元殿至是年而焚之入事感於下則天變形於

上真宗崇尚虛無而火及宮殿不亦異哉朝元之火安知非天書致之不然何以直書火而不言其半故

廣義

真宗之作是殿為天帝設也天何不之監邪使天監此而有是火則是天帝之不靈也惡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三

在其為玉皇哉且王旦既知此火為天譴則是縱真宗之作是殿為非矣口既受其賂安得不縱律曰故縱者與同罪然則王旦之事真宗可謂功不掩過者歟

六月朔日食○秋九月吐蕃嘉勒斯賚請伐夏州不許

嘉勒斯賚吐蕃嘉勒布之苗裔也居宗噶爾城以宗噶爾僧李立尊為倫布王尊貪而喜殺國人不附會與淫原幹轄曹瑋戰于三都谷而敗復襲西涼府亦敗衆並怨嘉勒斯賚遂與立尊不協徙居邈川而立道自居宗噶爾表請嘉勒布號朝議以嘉勒布戎王也立尊居嘉勒斯賚下不立授止命為保順軍節度使嘉勒斯賚與夏接壤每以兵抗趙德明希朝廷賜予至是始立文法聚衆數十萬請討平夏以自效帝以戎人多詐或生他變命周文質監淫原軍曹瑋知秦州以備之

王嗣宗罷○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張詠卒

詠調儻有大志尚氣節嘗曰事君者庶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故所至以政績聞帝嘗稱其才任將帥以疾不盡其用臨卒上疏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或陛下乞新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代之門以謝謂帝歎其忠諫忠定
發明 史稱張詠儻有大志尚氣節觀其事君者能之語深得守官之要法也故卒而具官以著其忠勤之節

賜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真靜先生

初漢張魯子自漢中徙居信州龍虎山世以鬼道教衆正隨其後也至是召赴闕賜號王欽若為奏立授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三

錄院及上清觀齋其田租自是凡嗣世者皆賜號

發明

尊賢育才以彰有德此治國之善政也正隨以鬼道教衆誠感朝之所惡也真宗召之赴

闕賜之以號而王欽若之徒又為奏立官觀齋其田租然則君臣之間蒙蔽甚矣綱目大書于冊深譏之也

廣義

考之張正隨者非有守風致雨之術其法不過聾聵愚民之耳目彼卓然有見者何嘗被

其惑邪且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固無繫于國家之安危君命之修短况乎天師之說未子之綱目譏之當矣尹氏之發明攻之切矣臣故不暇論矣然而歷觀國君崇奉之者不在乎願治之君惟在庸君暗主怕死求生所以既奉其教于暗室屋漏之中復加其號于青天白日之下其意蓋欲非長生

不死即身脫飛騰耳噫君之徽福者莫甚於真宗而貽禍于後世子孫者亦莫甚于真宗而彼虛無之教卒莫之救也悲夫綱目書此所以記真宗貽禍之實也後之人君欲崇奉虛無者盍以真宗鑒焉

丙辰 九年春正月以張旻為樞密副使

先是旻為馬軍副都指揮使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為變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捕謀者則震驚都邑今但擢旻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帝從其言兵果無他帝語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

契丹大敗高麗于郭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三 五十一
耶律世良蕭庫哩與高麗戰于郭州西破之斬首數萬獲其輜重而還

夏六月畿內蝗

帝遣人出郊得死蝗以獻因以示大臣明日執政遂袖死蝗進曰蝗盡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王旦曰蝗出為災災弭幸也又何賀固稱不可後數日二府方奏事飛蝗忽蔽天帝顧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耶

發明

蝗乃食穀之蟲記災也畿內宋根本之地而民群臣河諛成風固思匡救君馬源也臣馬流也其源潔則其流清其源濁則其流汚必然之理耳君臣之間懈惰荒寧如此天之譴告亦未如之何也已矣然則有天下者可不戒諸可不謹諸

秋八月知秦州曹瑋敗吐蕃于伏羌砦

瑋在秦州屢請益兵帝不悅問李迪邊將誰可代瑋者迪曰瑋知嘉勒斯賚欲窺關中故請益兵為備非怯也乃詔發關內美兵赴瑋未幾嘉勒斯賚與宗噶爾族入寇使謀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勒兵不動坐俟其至大破之夷其族帳斬首千餘級自是嘉勒斯賚勢蹙退保磧中不出

廣義

曹瑋之敗吐蕃謝立之蚬符堅也一則以叔謂不負所舉而謝曹二公誠所謂公於所舉者哉

九月丁謂陳堯叟免以陳彭年王曾張知白參知政事

任中正為樞密副使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三 五十二
彭年初入翰林為學士嘗謁王旦且辭不見翌日向敏中以彭年所上文字示旦且曰彭年附王欽若丁謂朝廷典禮無不參預詳練儀制雖前世未有者必推引依據以成就之帝甚寵遇及升內閣而李宗諤幸楊億罷彭年獨任事務叢委形神皆耗舉止失措至家人有不記其名者

廣義

觀王旦之告敏中則知其非不知符瑞之為能行其志耳易曰比之无首凶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子明其有愧于此哉

罷諸營建

李迪言陛下土木之役過甚蝗旱之災殆天意以警陛下也帝深然之至是詔築樂罷秋宴會諸路捕蝗

遂能諸營造禁天下貢瑞物詔民能賑貧者口之未幾得雨青州飛蝗多赴海死

發明 先儒有言一念之善祥風和氣一念之惡妖星厲鬼信斯言也真宗無益之作彌歲不止

天怒甚矣民怨極矣而處之自如畧無戒懼茲因李迪之言遂罷不急之務由是飛蝗多死而澤商均豈非一念之善而祥風和氣之應乎是以為人君者可不夙夜祇懼聿修厥德而永保天命也哉故綱目特揭而書之

廣義 纔罷妄禁貢瑞物即得雨而蝗散洪範天人之應可畏也哉

丁巳天禧元年春二月陳彭年卒

彭年敏給強記尤好刑名之學性奸諂時號九尾狐張齊賢謂人曰彭年在位必亂國政或疑齊賢過甚

欽定四庫全書

後乃服其知人

三月以王曾兼會靈觀使曾辭不受

王欽若方扶符瑞以回寵位陰排異已者會有詔以曾為會靈觀使曾以推欽若帝不悅謂曾曰大臣宜傳會國事何遽自異耶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駕病使侍罪宰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

發明 會靈觀使非義之職也語曰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此君子所從者義而已矣苟或非義

奚可妄受時方扶符瑞以回寵而曾獨不受會靈之使可謂鐵中之錚錚者耳否則何以名之君子哉特書不受深予之也

夏五月以王旦為太尉侍中參決軍國重事旦固辭許之

旦素羸多病連年求解機務不許乃拜太尉侍中五日一赴起居入中書遇軍國重事不限時日入預參決旦愈畏避上疏固辭新命又託同列奏白帝重違其意止加封邑

發明 凡前代柄臣或自加某官而復辭不受綱目不欺者矣書之以譏其偽若王旦辭是職可謂真情也春秋之法美惡不嫌同詞

旱蝗

帝以頻歲旱蝗國用不給問李迪迪請發內藏庫以佐國用則賦斂寬民不勞矣帝曰朕欲用李士衡代馬元方為三司使俟其至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之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下詔賜之以示恩德何必曰借帝悅

欽定四庫全書

秋七月王旦罷

旦疾甚引對滋福殿帝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子出拜旦皇恐走避皇子隨而拜之旦言皇子威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惟凌策李及旦復力求避位帝憫其形瘁許之復問曰卿萬一有不諱朕以天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因問之旦舉劾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偏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

八月以王欽若同平章事

帝久欲相欽若王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留之樞密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乃止及旦罷欽若遂相欽若語人曰為王子明選我十年作宰相

九月王曾罷

曾既不受會靈觀使上意不懌王欽若數譖之會曾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徙而曾令人昇土置其門賀氏許于朝遂罷曾政事王旦在告聞之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勲業甚大願予不得見爾或請其故曰王君昨謙觀使雖怖上意而詞直氣和了無所懼且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任政事二十年每進對稍忤即蹶踣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三

以李迪參知政事馬知節知樞密院事曹利用任中正

周起同知院事○太尉王清昭應宮使王旦卒

且為首相會天下無事慎守祖宗法度無所變改帝久益信言無不從凡大臣有所奏請必問曰王旦以為如何旦與人寡言笑及奏事群臣異同且徐一言以定居家賓客滿堂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日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以觀其所長密籍其名薦之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為人所毀以告向敏中敏中從容為旦言之旦曰旦處安得有毀人者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曰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當靜以待之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薛奎發運江淮辭旦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歎曰真宰相

之言也內臣劉承珪以忠謹得幸既病求節度使帝謂旦曰承珪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求為樞密使此其階也遂止自是內臣不過留後且任事久有誇之者輒引咎不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威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至是疾篤帝臨問親調藥并著預賜之遣內侍問者日至三四及薨痛悼不已旦遺令削髮披緇以故蓋悔其不諫天書之失也諸子欲奉遺令揚億以為不可乃止

發明

前書以王旦為大尉侍中參決軍國重事且既辭之矣今於其卒而盡削宰相之職僅書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三

呼生不能諫天書之妄死而削髮披緇其及救乎是以君子不可不慎

廣義 外注載王旦遺令削髮披緇以敏蓋悔其不諫天書之過也悔之何益哉且王清昭應宮

使者異端之術也綱目於旦卒而書其術者著其終身之醜行也嗚呼嚴哉

張旻罷

二年夏閏四月馬知節罷○五月京師民訛言妖至

先是西景訛言有物如席帽夜飛入人家又變為犬狼狀能傷人民恐每夕重閉深處操兵自衛至是京師民訛言帽妖至連旦叫諫詔立賞格募告為妖者知應天府王曾令夜開里門有倡言者即捕之妖亦不與

王旦輔弼大臣不能救正天書之失負職甚矣至于臨沒之時悔心始萌亦已無及復遺令削髮披緇以敏是其心猶謂佞佛可以免過則平日之崇信者不能篤守正道蓋較然可親矣

發明 漢哀時闕東訛言行籌綱目異之蓋訛言雖非真有亦不祥之兆也此皆人心皇惑是以扶氣乘之易於恐動爾人無靈焉妖不妄作真宗不修國政溺於虛無訛言之事宜其起也即綱目之所書驗當時之得失則人心世變皆可以觀矣况京師根本之地而有訛言之恐豈不深可怪哉

契丹以張儉為政事令

儉端慤不事外飾為雲州幕官契丹主獵雲中故事長吏當有所獻節度使進曰臣境無他產惟幕僚張儉一代之寶願以為獻因召見容止朴野苒及世務占奏三十餘事由是顧遇特異

六月以曹利用知樞密院事○彗星出北斗

發明 彗者何惡星也出北斗者斗域環城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天子中國紀綱彗者所以除舊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三

布新也禎祥妖孽隨其所感先事而著真宗惑於邪惡違道失德紀綱紊焉故天象曉告示人之意矣切

秋八月立子受益為皇太子更名禎赦

受益司寢李氏所生皇后養以為子與楊淑妃同撫育之祥符九年封壽春郡王就學于資善堂以張士遜崔遵度為王友未幾進封昇王至是立為皇太子

冬十月契丹伐高麗十二月戰于茶陀二河大敗○張

知白罷

知白與王欽若論議多相失因稱疾辭位遂罷知天雄軍

己未三年春三月朔日食○得天書于乾佑山夏六月王

欽若有罪免以寇準同平章事

巡檢朱能挾內侍都知周懷政詐為天書時寇準判永興軍以聞詔迎入禁中中外皆識其詐帝獨信之諭德魯宗道言姦臣誕妄以惑聖聽知河陽孫奭言乞斬朱能以謝天下皆不聽準由是得召用矣時欽若思禮衰商川捕得道士燕文陽畜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欽若坐與之出入遂免以準代相準之始召也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為上策倘入見即發乾佑天書之詐斯為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耳準不憚

發明

宰相謀人之國當使中外莫安社稷鞏固百姓從風而向化四夷稽首而聽命若果則可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三

以無負於經邦之職否則具位焉耳欽若為相坐與妖人出入而免故特書有罪以深貶之寇準入相初無所因以分注考之乃出於朱能天書之所援引耳夫以準之全德元老四海具瞻豈不能力辭無謂之寵而顧隱忍於此何哉大抵宋之名臣如王旦寇準諸賢表表傑出無可擬議獨於進退辭受之際處之未盡故君子不得不為之惜綱目上書得天書而下書以寇準同平章事又不聞有辭避之說若準者亦難免於春秋之責矣

廣義

抑考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天書見至六月又見至六年十二月又見至是又見則是天書

凡四見矣孫侍制有云天何言哉是其一言尚不可得天何為常策筆以示真宗邪何上天之不憚煩也今馬宋之君相以天為愚物而玩戲焉其蔡慢之罪何可勝誅至若寇公號為剛直而亦藉此

以復進者其意以為真宗意向惟此而已其他不足
命以就功名焉正張益州所謂不學無術者也然
不若也嗚呼寇公豈直有愧于益州而亦有愧于
門生也由是知寇公之剛特申張之剛耳何足貴
哉

以丁謂參知政事

謂因準稱譽得致通顯雖同列而事之甚謹嘗會食
中書羹汚準鬚謂徐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
乃為官長拂鬚邪謂
大慚恨遂成警隙

河決滑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三

泛濫濮鄆
濟徐境

秋七月群臣上帝尊號大赦

以天書
再見也

發明

詩曰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借不濫不敬怠
違宋之君臣可謂流連荒亡者矣是時災異

屢形民心惶惑而群臣方以再得天書上帝尊號
於乎臣欺主而不恤君受欺而不辭是亦偶人之

類耳綱目上書河決滑州下
書上帝尊號所以深著其惑

廣義

祥符元年正月又見于六月又見于十二月
者由於王旦也至若見于乾佑山者非他人
也由於丁謂寇準也遡流而源其義見矣

八月大會道釋于天安殿

凡萬三千
八十六人

發明

大會者集眾之詞真宗可謂愚惑之甚矣左
氏曰人君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
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
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蓋人君為天

下之則故其重厚如此未聞中華天子而會道釋
者是使天下臣民何所取法乎真宗惑於他岐敬
而不悟自以為清朝盛典樂然行之殊不知貽笑
於四海耳豈不深可惜哉故綱目直書以著其失

京東河北水○彰德留後馬知節卒

知節慷慨以方畧自任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性剛直
敢言不肯少有平屈天下稱其直嘗與王欽若爭論
上節退見王旦辭色猶怒甚曰知節幾欲
以笏擊死之但恐驚動君相爾卒諡正惠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三

冬十一月帝謁景靈宮享太廟祀天地于園丘大赦

自是每三歲行禮官廟園丘必同舉為永制向敏中
寇準並加僕射麻下帝以即位未嘗除左僕射意敏
中應甚喜賀客必多使人密覘之云敏中方謝客門
閤悄然矚其庖中亦寂無一人帝大笑曰向敏中大
耐官

發明

凡祭祀常事合禮則不書真宗變亂成憲官
廟園丘必同舉事此何禮也故直書于冊以

深譏
之爾

十二月以曹利用丁謂為樞密使任中正周起為副使

庚申四年春正月以曹瑋僉書樞密院事

瑋沉勇有謀馭軍嚴明自少捍禦西陲熟知羌情每以奇計用兵所向克捷善撫士卒綏靖邊人羌人畏之懷

二月帝有疾不視朝

發明 帝有疾不視朝何以書重宗社也蓋神祇不可久虛天位不可以久曠則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以主之書有疾不視朝所以為宗社生民之大感也故此書有疾以致其惜之之意後書疾瘳以致其喜之之意爾

三月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景靈宮使向敏中卒

敏中端厚沉毅識大體善處繁劇時以重德目之

發明

自咸平以來宰臣之卒得書辭者僅三人李沆畢士安向敏中是也自餘則止書三公之君耳敏中在當時誠為賢相獨有不諫天書之失其辭如此

夏四月有兩月並見西南

發明 有者所未嘗有者也此所以為異也禮曰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真宗感譏邪而不察棄厥德而不修逆氣所感而致災異宜矣綱目所書災異固多然未有書兩月並見者天無二日宜有二月之理蓋由帝德不明乖違和氣以致陰

陽失常顛倒錯亂月乃陰魄借陽以明二月並見則是陰盛之極與陽相抗若道之虧莫明於此矣故綱目特揭而書之以為後世不重天變者戒

高麗求成于契丹○六月寇準罷

時帝得風疾事多決于皇后寇準李迪以為憂一日準請問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裁擇方正大臣羽翼之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王帝然之準密乞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輔政已而準被酒漏言謂聞之曰即日上帝平朝廷何以至此李迪曰太子監國古制也何不可之有謂力諧準請罷其政事帝不記與準有成言竟罷為太子太傅封萊國公

秋七月以李迪丁謂同平章事馮拯為樞密使

迪時兼太子賓客制下同辭帝不允會皇太子見帝拜曰陛下用賓客為相敢謝帝顧謂迪曰尚可辭耶迪乃受命

賊寇準知柯州

帝始得疾自疑不起嘗卧宦者周懷政股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政東宮官也出告寇準已而準罷罷丁謂等因疎斥之使不得親近懷政憂懼不自安陰謀奉帝為太上皇而傳位太子罷皇后預政殺丁謂而復相準客省使楊崇勳等以其謀告謂謂即徹服夜乘輦車挾崇勳詣曹利用謀明日以問詔命曹瑋訊之懷政具服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群臣莫敢言李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如是帝悟乃止誅懷政謂與皇后謀并發朱能天書妖妄事遂貶準為太常卿知相州詔罷翰林學士戚慶樞密直學士王

謂朝士與華親厚者皆斥之準之敗也帝命與小州
此蓋始

發明而己君子所存者義與理也小人所存者利
與欲也義利不兩立理欲不並行彼進則此退此
存則彼亡乃必然之勢也真宗以李迪丁謂並相
此君子小人之不容並立也何異義利理欲之不
容並行乎然丁謂之講賊寇準正猶陰之剝陽自
一而至於二廼不識狐死兔悲之義高蹈遠引以避
小人之難反與之較遠近一字之失不亦愚耶易
曰幾事不密則害成寇準不識幾微昧於進退不
為無過故書貶而削去其官嗚呼自一貶而至再
自再貶而至三終至客處雷州鬱抑而歿豈不深
可惜哉綱目書此其亦為賢者惜之也其亦不得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三

已之意也

廣義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
餓斯人也豈好貧賤而惡富貴以逃之哉誠
以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安有得之不以其道而反以其道享之者哉是必
不然者矣觀夫寇公挾天書以進是其得之不以
道也况乎丁謂小人寇公稱譽之者豈非慮其間
已邪夫既譽其為人復鄙其拂鬚果何術哉殊不
知小人投間抵隙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况已
進身之不正邪故卒按以天書妖妄事準實無辭
以辨嗚呼始以天書進終以天書敗寇公尚爾况
去寇公之遠者哉易曰
晉如石鼠君子戒焉

八月以任中正王曾參知政事錢惟演為樞密副使○

周起曹瑋罷○貶寇準為道州司馬

時遣使捕朱能能擁眾叛未幾眾潰自殺準坐是再
貶道州既至晨具朝服如常時對賓客言笑若初無
席廟之貴者自罷相三紉皆非帝意歲餘帝問左右
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寇準羣臣畏謂成莫敢對呂中
曰至是李文靖之言驗矣當君子用事之時則常有
不盡絕小人之心至小人得志之時則去其君子必
盡其力而後止此準
之所以重得貶也

廣義大抵小人虎狼心也寇準慮謂之譏而因以
稱譽之者養虎也鄙其拂鬚者遺患也養虎
遺患寇準似馬呂中氏深罪丁謂當矣而準
也奚能免乎春秋之責微顯闡幽斯為得矣

九月帝疾瘳○冬十一月李迪丁謂罷翌日謂復留視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三

事罷翰林學士劉筠

丁謂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謂同列曰迪起
自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為
自安計耶會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迪以為不可
謂又欲引林特為樞副迪復沮之謂積怒既而謂加
門下侍郎兼太子太傅迪加尚書左丞仍兼太子少
傅故事宰相無兼左丞者及入對長春殿內出制書
置榻前帝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也迪進曰
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命丁謂罔上弄權私
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
遠謫惟演以皇后姻家使預朝政曹利用馮拯相結
為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留制不
下左遷迪知鄆州謂知河南府明日謂入謝帝詰所
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迪嘗臣爾願復留遂自出
傳口詔復入中書視事時劉筠已草迪謂同罷制既

而謂復留命草制苟不奉詔乃更詔學士晏殊草之
約自院出過殊殊皇愧側面不敢與揖謂既復位益
擅權專恣苟曰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力請補外
遂知廬州筠初為楊億所識拔後遂與億齊名時號

劉揚

發曰治天下者莫大乎辨忠邪之分能辨忠邪天
下治矣禮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
不濇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真宗彌歲寢疾
今喜疾瘳則是一日萬幾得以親覽矣丁謂擅權
李迪效奏帝既不能分別是非罷則俱罷留則俱
留可也夫何丁謂復留而李迪付之不問然帝忠
邪之分不能辨好惡之心不能公焉劉筠不易前
制更求補外其不欲與姦人同事之心可見矣故
書罷而不去其官罪累上
也此而觀之其義自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三

廣義大抵難進而易退者君子也易進而難退者
小人也觀丁謂對真宗之言曰非臣敢爭乃

迪嘗臣耳由是而知謂誠易進而難退之小人也
小人在朝君子不幸此劉筠所以力請補外歟易
曰介于石不終日詩曰既明
且哲以保其身苟其有焉

詔太子參議朝政

詔自今軍國大事取旨如故餘皆委皇太子同宰相
樞密等參議施行太子固讓不允遂開養善堂親政
皇后裁決于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為憂王曾謂錢
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
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
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間言之后深納焉

以馮拯同平章事

五年春正月以張士遜為樞密副使○秋七月朔日
食○九月吐蕃嘉勒斯賚降○冬十一月貶王欽若為

司農卿分司南京

欽若判河南有疾表乞就醫京師丁謂使人給之曰
上甚思一見君也欽若信之即興疾至京謂因言欽
若擅去官守無人臣禮命御史
就第按問欽若惶恐伏罪故貶

發明欽若之姦邪其貶何以不書有罪來貶之不
態項開上思之語即為與疾至京功名之心何其
急即不料墮丁謂之計中乃皇恐而伏罪於乎小
人之心欲害君子殊不知反為同類所害是亦天
理之昭報而毫釐之不差耳此綱目所以為萬世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三

是非之
權衡

廣義小人之陷小人何其易邪欽若果君子歟則
當曰無君命安可往也惟其不然是以速
禍

乾興元年春二月羣臣上帝尊號

發明君以知人為明臣以盡職為忠斯可不愧其
名也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
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當時堯曰帝堯舜曰帝舜
而未聞有尊號之稱然治隆俗美安富尊榮何後
世尊號雖多而治道不逮於堯舜乎真宗之世三
上尊號綱目皆書而不削者所以深罪當時而垂
戒後世也

戒後
世也

帝崩遺詔皇后權處分軍國事太子禎即位尊皇后

為皇太后赦

王曾奉遺詔入殿廡草制命皇后權處分軍國事輔太子聽政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謂遂止太子即位年十三矣尊皇太后為皇太后淑妃楊氏為皇太后兩府議太后臨朝儀曾請如東漢故事太后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帝右垂簾聽政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聞機政潛結入內押班雷允恭密請太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於是允恭恃勢專恣而謂權傾中外象莫敢抗獨曾正色立朝時倚為重臣史臣曰真宗景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三

德以前足為繼世之賢君祥符以後不過矯誣上天之主呂中有云景德以前之相呂端張齊賢李沆呂蒙正畢士安寇準王旦皆君子而沆之賢為最祥符以後王欽若陳堯叟馮拯丁謂曹利用皆小人而欽若之奸邪為最雖有向敏中李迪亦不踰時去矣吁以數君子成之不足以一小人敗之有餘相道之闕於君德如此夫

發明胡氏曰真宗景德以前足為繼世之賢君祥符以後不過矯誣上天之主呂氏曰景德以前之相呂端張齊賢李沆呂蒙正畢士安寇準王旦皆君子而沆之賢為最祥符以後王欽若陳堯叟馮拯丁謂曹利用皆小人而欽若之奸邪為最以為相道之闕于君德者如此也二公之論固為當矣然亦未能探其本也蓋當真宗與妖妄之時其意欲以為相臣德高望重者惟王旦一人而已

王旦不言其非何憂乎諫垣何慮乎史氏何畏乎在廷直言之士哉此所以暗賄美珠以藉其口也且於是時若曰君賜固不敢違君有過尤當直諫使如孫待制之言羣臣必將眾口交附而真宗之意必為之潛消默奪矣獨一欽若何能為哉夫何一受其賂而遂為妖人之倡致使其君取笑于當時貽禍於後世遺臭於萬年者且實為之也嗚呼且能輔君德于景德之前猶能敗君德於祥符之後若旦者功之首罪之魁也

夏四月敗寇準為雷州司戶參軍李迪為衡州團練副使

帝臨崩惟言寇準李迪可托丁謂怨準而太后憾迪嘗諫立已遂誣以朋黨敗之連坐者甚衆曹瑋亦謫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三

知萊州初議寇遂王曾疑責太重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耳蓋曾嘗以弟舍假準曾遂不復爭學士呈制草謂改曰當醜徒千紀之際屬先帝違豫之初罹此震驚遂致沉劇且使人迫迫行或語謂曰迫若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必欲令二人死遺中使齎敕就賜以錦囊貯劍指于馬前示將誅戮狀至道州衆皆皇恐不知所為準方與郡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授敕準拜於庭升階復宴至莫乃罷

發明小人之陷君子不置諸死地不已也丁謂讒四年七月敗準知相州以為相州非準之死地故於是年八月復敗道州司馬又以為道州亦非準之死地故又於五年復敗雷州司戶參軍然又以雷州之敗可謂極矣準或不死將若之何故賜劍

而迫其必死何其殘忍之若是邪雖然準於是時將焉處之曰知謂之將用而便投老山林角巾私第口不言當世之務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焉往而不得其所哉又安可俟其敗斥而至於勢不可為也或曰準之功業偉矣準亦疑有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彼天書何等物也準則藉其復進懷政何等人也準則聽其附已君子立身行己之要萊公想未之講張益州謂其不學無術其信然矣

六月契丹遣使來弔祭

契丹主聞帝崩集諸漢大臣舉哀遣耶律僧隱等來弔祭置帝御靈寢資福道場百日而罷詔諸州軍不得作樂凡國中祀帝諱者悉改之

契丹弔祭遂書遣使進之也弔祭中國禮義之事契丹能行是禮故特進之見君子樂與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三

人為善矣

內侍雷允恭伏誅丁謂任中正免

謂為山陵使允恭為都監判司天監和中言于允恭曰令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且恐下有石與水耳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中中曰山陵事重踏行履按動經月月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乃入白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為不可太后意不然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出與謂言謂唯唯允恭入奏山陵使亦無異議遂命夏守恩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繼之以水象議日喧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請待命謂允恭依違不決內侍毛昌達自陵下還以其事聞詔問謂謂始請

遣使按視既而咸請復用舊地乃詔馮拯曹利用等就為第議遣王曾復視曾還請獨對因言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怒甚欲併誅謂馮拯進曰謂固得罪然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若怒稍解遂止誅允恭等二日太后召宰相諭曰丁謂宰相乃與宦者交通謂前附允恭為奏事皆言已與卿等定議故皆可之且營奉先帝陵寢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拯等對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敢辦虛實類聖神察其姦此宗社之福也任中正獨進曰謂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曾曰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尚可知耶乃降授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并罷中正出知鄴州故事融宰相者降制時發函行止台舍人草詞仍榜朝堂而諭天下以拯為山陵使

發明 允恭包藏禍心擅易陵寢其惡甚矣故直書伏誅以正其罪丁謂身都宰相職使山陵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三

能禁遏反與通謀中正附會姦凶極言救解此皆同惡相濟厥罪惟均故書免以見其可免者也然何不著其有罪所以戮其罪重罰輕云爾安有私通內侍擅移皇堂而僅免官而已哉此綱目書法之深意

廣義 臣意丁謂之惡必破壞宋人之國而後已不血食未盡陰使其所為如此耳或曰謂之黜廢恨不得其罪之正曰不然小人之廢死不當問其罪之正否譬之蒼蠅或投熱羹或被撲殺或遭凄風其死不一但得其死而快人心目即為幸矣又何暇深究其所以然哉

秋七月朔日食幾盡

所以然哉

發明 日者象陽之宗人君之表綱目書日食多矣未有書日食幾盡者日食幾盡則君德之虧昭然矣是時主少國疑太后專政觀日食之應則當時政治之得失斷可識焉人事感於天下變見於上未有人事不感而天變虛生者如氣致祥乖氣致異詎不為之益信哉

以王曾同平章事呂夷簡魯宗道參知政事錢惟演為

樞密使

曾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中理多所拔薦尤惡僥倖帝問曾曰比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曾對曰惟陛下抑奔競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初真宗封岱祀汾兩過洛陽皆幸呂蒙正第問曰卿諸子孰可用蒙正對曰臣諸子皆不足用姪夷簡宰相材也夷簡由是進用累擢知開封府嚴辨有聲真宗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三

識其姓名于屏風將大任之不累宗道嘗為右正言論列無所畏避真宗書殿壁曰魯直蓋思念之也

發明 析美之薦折午謝安之薦謝玄曹彬之薦曹瑋與夫蒙正之舉夷簡皆所謂內舉不避親

者也或曰嫌疑之際非聖賢皆可避之如此則四子皆聖賢矣曰不然其心公而已矣四子之心之公獨得聖賢之公心者歟其他未之知也

丁謂有罪貶崖州司戶參軍

初女道士劉德妙嘗以巫師出入謂家謂敗速繫德妙內鞠問之德妙具言謂嘗教之曰汝所為不過巫事不若託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於是而謂家設神像夜醮于園中雷允恭數至請禱及真宗崩引入禁中又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內結言出其家山洞中仍教云上叩問若所事何知為老君弟云相公

非凡人當知之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涉妖誕遂貶為崖州司戶參軍藉其家得四方路遺不可勝紀謂赴崖州道出雷州寇準使人以一蒸羊逆諸境上謂欲見準準固辭之準聞家僮謀欲報仇乃杜門使縱博母得出候謂行遠乃已謂機敏有智謀儉殺過人及居崖州專事浮屠因果之說家寓西京嘗為書自克責叙國厚恩戒家人毋輒怨望遣人至于洛守劉焜祈付其家戒使者伺焜會象傑時達之焜得書不敢私即以上聞太后與帝見之感惻遂徙雷州亦出於揣摩也

發明 小人於進用之時私意橫流天理斲喪浸淫不殞身滅性者故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丁謂姦邪妖妄交通女巫按問得實正名抵罪故直書有罪以深絕之昔者謂賊寇準為雷州司戶而謂亦為崖州司戶丁謂道出雷州寇準蒸羊相贈是則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三

天理昭報投如影響特假手以償敗準之罪耳後之傾陷善類者可不以是為鑒哉

廣義 昔者丁謂之陷寇準發朱能天書妖妄事以之報之如出一律可怪也夫綱目於準不書有罪而於謂書有罪者輕重之權衡也嗚呼謂之待準

何其刻準之報謂何其怨孔子所謂觀過知仁於此可見

八月太后同御承明殿聽政

發明 北魏之時真宗崩仁宗立雖云幼冲然已餘齒觀又非赤子無知之比古有桓遺腹朝委裘而天下治者以名分素定故也仁宗豈遺腹委裘之主耶矧承明天子聽政之處非女后所當御太后樂為晨牝處非其據悖禮甚矣嗚呼女后臨朝漢

唐陋習宋自太祖以來家法頗正遠過漢唐至此所謂家法者寧不為之掃地哉故綱目特揭之而大書於策所以深識當時而垂戒後世也

冬十月葬永定陵以天書殉

發明 天書妄誕之事乃先朝之痼疾以之殉葬夫復何說於乎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且天下之事莫大乎理有是事而無是理尚不足信况無是事而無是理乎真宗惑於和罔沒齒不能悟苟或繼世之君能辨其偽焚其書誅其人以正王法可也以之殉葬果何義哉故直書以著其失

十一月錢惟演罷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三 七十九
初惟演見丁謂當國權勢薰灼因附之與為婚姻寇準之斥惟演有力焉及序樞密題名獨削去準姓氏云逆準不書御史中丞蔡齊言于帝曰寇準忠義聞天下社稷之臣也豈可為姦黨所誣哉帝遽令廢去之謂得罪惟演將慮及已因辯謂以自解為極以是惡其為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劉美乃太后姻家不可與執政以廢祖宗之法請罷之乃以保大節度使知河陽府踰年入朝意圖執政御史鞠詠上疏論之太后遣內使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顧望不行詠語右司諫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庭毀之惟演始去惟演出於勳貴文辭清麗名與揚億劉筠相上下於書無所不讀尤喜獎勵後進嘗曰吾生平不足者惟不得於黃紙上押字耳故切切求入中書為特議所鄙

吐蕃李立遵來附○以張知白為樞密副使○給兗州

學田

判國子監孫奭上言知兗州日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至數百人臣雖以俸贍之然常不給乞給田十頃為學糧從之諸州給學田始此

發明 設學養士古制也學田其饋廩書給兗州若襄而敗實寓焉

帝初御經筵

王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師儒乃請御崇政殿西閣召侍講學士孫奭直學士馮元講論語初詔雙日御經筵自是雖復日亦召侍臣講讀帝在經筵或左右瞻矚及容體不正奭即拱立不講帝為悚然改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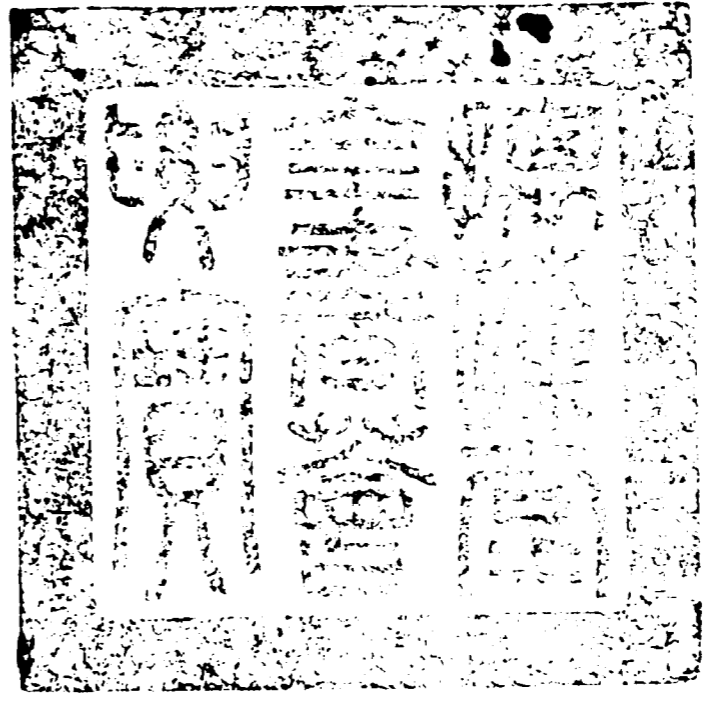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三 七十九

發明

高宗命傳說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而適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周武王訪于箕子曰於乎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曩倫攸叙古之聖王好學如此所以國祚茂隆於悠久也仁宗即位之初首御經筵以親文學其志誠可尚已蓋由王曾諸賢之為相爾特書曰初深予之也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三



總校官候補中允 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 臣程 炎
謄錄監生 臣李秉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四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三百八十九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四

起癸亥宋仁宗天聖元年凡二十一年
盡癸未宋仁宗慶歷三年

宗皇帝天聖元年春正月立計置司罷榷茶鹽行

通商法

時承平既久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之教蠹耗益甚百姓縱侈而上下困於財三司使李諮請省浮費鹽鐵判官俞獻卿亦言天下穀帛日耗稻苗未生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天禧以來日甚一日宜與大臣議抹正之上納其言乃立計置司以張士遜呂夷簡魯宗道領之初陝西河北商人入蜀糧者榷貨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四

務給券以茶償之又益以東南緡錢及香藥犀象為虛實三佑謂之三說至用十四錢易官錢百其法屢更不能無弊上命諮等校歲入登耗更定之諮等言淮南十三場茶歲課五十萬緡天禧五年纔及二十三萬緡每券直錢十萬緡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為實錢十三萬緡除九萬緡為本錢歲纔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稟給雜費不與焉是則虛數雖多實利殊寡請罷三說以十三場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錢息如舊舒州羅源塲茶斤售錢伍十有六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榷茶入官隨歲課貼射不盡則官市之如舊商人入蜀糧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理遠近量增其直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諮等又以鹽之類有二解池引水而成曰顯鹽淮浙蜀廣鶯海或井或鹺而成

曰木鹽皆通商貿易乾興初解鹽計歲入二十三萬
緡視天禧中數損十四萬請罷之專令兩池入中並
邊芻粟上
皆從之

發明 國之所貴者財民之所寶利國以財為本
民以財為命然而國之所取者民之財民之本
所取者物之利是以善治天下者必立至正不易
之法國取於民不覺其少民輸於國不覺其多使
上下通行財貨不竭所謂豐財之源節財之流良
以此也仁宗因財用耗竭而立計置司因民利不
便而罷權茶鹽行貼射通商法皆所以便民而益
國之事也非若熙豐新法之比矣故特謹而書之
廣義 王者與民同利者也權茶鹽固與民爭利而
貼射則又取息于商矣曾謂先王之政有是
哉後世治不古
若蓋有由耳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四 二

秋九月馮拯罷

極氣貌嚴重而乏風節議論多迎合上意平居
自奉侈靡外示儉陋人不能知至是以疾罷

以王欽若同平章事

欽若再相以帝初臨政謂百官叙進皆有常
法為圖以獻然亦不能大用事如真宗朝矣

閏月故相寇準卒于雷州

詔許歸葬西京史臣曰準論建太子謂不可謀及婦
人謀及中官謀及近臣澶淵之幸力沮眾議竟成雋
功古所謂大臣者於斯見之然挽衣留諫而詔同列
雖有直言之風而少包荒之量定策禁中不慎所與
致放懷政邪謀坐竄南裔勲業如是而
不令厥終所謂臣不容則失身信哉

發明 凡卒故官錄賢也然寇準前既貶為司戶參
軍而此特書故相者準無罪不予其貶也權
其輕重而書之如此則
善善之義蓋可見矣

冬十一月禁江南巫邪

先是洪州俗尚鬼多巫覡感民凡已之所資假神而
言無求不得知州夏竦索部中幾二十家勒令還農
毀其淫祠以聞詔江浙荆湖閩
廣凡扶邪術害人者悉禁絕之

廣義 甚矣淫祠之害人也昏愚者托以免禍求福
奸頑者倚以惑眾詭財不守名節是以農力耗散
商旅不興無不由此甚至寇賊竊發姦宄叢生窺
伺國家衰弱而起覬覦之心者率多假此故毀淫
祠者實為治之先務也仁宗新服厥命而有是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四 三

可謂蓋前人之懲者歟綱目於此記
其月而地之者其予之之意深矣

置益州交子務

初張詠知益州患蜀人鑄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
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二
十二界謂之交子使富民主之後富民稍衰不能償
所負爭訟不息轉運使薛山張若谷請置交子務以
權其出入禁私造者帝從其議立務于益
州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緡為額

甲二年夏五月朔司天監奏日食不應

中書奉
奏稱賀
發明 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蓋臣之享君
也恐君心之驕則導之以謙謙恐君心之侈

則導之以節儉恐君心之好征伐則導之以弭兵
恐君心之崇宮室則導之以愛民事民之忠大要
如此故曰惟大人者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
仁君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國定矣真宗之朝書日
食不應群臣表賀此書日食不應中書表賀於乎
宋庭大臣事君若是疑與古人格君心之非者若
不相似然故綱目雖存分注而不書表賀者不予其倭也

秋七月帝臨國子監謁孔子

發明

甚矣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功也人主亦
不可一日不重孔子之學也夫禮義之所以
興分守之所以立紀綱之所以張耕鑿之所以安
者非孔子之功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斯
道維正統為萬世開太平者又非孔子之功耶孔
子功用與天地並其可不加崇重之誠乎仁宗即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四

四

位之初首臨大學謁孔子乃所以知為國之先務
而崇道之誠為可見焉其維持國本振作儒風不
亦宜乎故綱目特表而出之深美之爾

冬十一月立皇后郭氏

后平虛節度使崇之孫女時張美人有寵帝
欲立之太后不可而止故后雖立而頗見疎

三年冬十月以晏殊為樞密副使○十一月復榷茶

鹽

李諮以實錢入粟實錢售茶二者不得相為輕重既
行而商人失厚利怨謗驟起上疑變法之弊下詔責
計置司而遣官行視諮具言新法之便會孫奭等論
其煩擾遂罷貼射法官仍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售

之茶法復壞解
鹽亦復榷之

王欽若卒

帝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為真姦邪也王
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同惡時人
目為五鬼姦邪
險為誠如聖諭

發明

欽若卒而不具官亦有說乎夫欽若私憾寇
宗苟能按罪行辟則欽若豈容但已况其相業無
聞此皆小人所為故綱目於其卒也削其具官以
示貶耳若生而幸免死又無
譏則何以為筆削之權衡哉

十二月以張知白同平章事張昊為樞密使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四

五

太后微時嘗寓吳家吳寧之甚謹后德之故自河陽
召還長樞府晏殊言昊無勲勞徒以恩倖被寵天下
已有非才之議奈何復用為樞
密使也后不悅昊尋更名耆

丙寅四年夏五月契丹伐回鶻圍甘州兵敗而還

自是党項準布諸部皆
叛契丹兵將多敗死

六月大水

京師大兩平地水數尺壞民舍壓死數百人京東兩
及河北江淮以南皆大水帝避殿減膳肆赦蠲民租
撫流民方水之作也幸就晨朝未入有旨放朝王曾
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變理無狀豈可退安
私室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
道同列有先歸者皆媿服焉

發明 春秋桓元帝書秋大水傳曰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也桓行逆德而致陰沴宜矣是時帝德幼冲初無過咎而大水之應壞民廬舍壓死數百人此非小變夫乃太后顯政用人非道之徵乎變不虛生信哉

冬十月朔日食

丁卯五年春正月朔帝率羣臣朝太后于會慶殿

先是帝白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乃受朝太后不可王魯奏曰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太后令帝不從

發明

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既不可以公義廢私恩亦不可以私恩害公義太后雖仁宗之母而仁宗乃太后之君夫死從子禮之必然豈可先率群臣北面朝后然後受朝者乎此舉也太后既不可宰臣亦不可仁宗違眾議而行之則是顛倒錯亂名分奈矣仁宗雖全私恩亦廢公義豈不深可惜哉綱目特揭而書之所以深譏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四

廣義 昔伊尹之告太甲曰立愛惟親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蓋欲君人者不可以言教當以身教也仁宗於元日先壽太后不亦當乎曾何所見而欲帝先受朝也噫以曾之賢尚爾况不

晏殊罷以夏竦為樞密副使

殊從幸玉清昭應宮從者持笏後至殊怒以笏擊之折齒為御史所論出知宣州尋改應天自五代以來

天下學校廢壞殊始興建為諸州倡且延范仲淹以教生徒仲淹敦尚風節每感激論天下事殊深器之殊明敏博學文章典雅材術過人但急於進取喜交結任數傾側世以姦邪目之

夏五月楚王元佐卒 ○秋九月以程琳為御史中丞

張知白最器琳當除命喜曰不辱吾筆琳上疏請罷諸上未營造綱被災郡縣逋租帝嘉納之未幾除知開封府王蒙正子齊雄殺人貨其妻子使以病告蒙正琳相太后家琳察其色詞異令有司驗之得狀太后因琳對諭之曰齊雄非殺人者乃其奴捶之琳曰奴無自專理且使令與已犯同太后默然卒論如法

戊辰六年春二月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張知白卒

知白為相慎名器抑傲倖每以盛滿為戒雖貴顯清約如寒士卒益大節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四

發明

宰相所以代天理物當慎惜名器杜抑傲倖得相君之道耳知白於數事皆兼有之宜乎綱目卒而特具其官以予之也

三月朔日食 ○以張士遜同平章事姜遵范雍為樞密副使 ○夏五月趙德明使其子元昊襲回鶻甘州取之

元昊小字威哩性雄毅多大畧善繪畫能創製物始圓面高準曉浮圖學通蕃漢文字德明雖臣事中國及契丹然於本國則稱帝至是以元昊襲破回鶻奪甘州遂立為皇太子

發明

德明既已稱帝而不書夏主何不借國子貶詞也夫李氏自繼遷謀叛德明不恭父子相襲竊據西夏朝廷無如之何沒活至於元昊建號稱

王肆意無憚矣故綱目因襲甘州之事特謹書之所以志其盛強之漸云

秋八月水

江淮兩浙河北皆水遣使安撫

己巳七年春正月曹利用罷

時太后臨朝中人與貴戚稍能軒輊為禍福而利用以勲舊自處不恤也凡內降恩力特不與左右多怨之前或以指爪擊帶鞶左右指示太后曰利用在皇帝時何敢爾耶太后領之會利用從子內為趙州兵馬監押被酒衣黃衣令人呼萬歲事聞汴杖死內侍羅崇勲請併罪不肖子為之利用顧望未有對者張士遜徐曰此獨利用后問諸執政大臣宜不知狀后大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四

怒王曾復為力解后曰卿嘗言利用強橫今何解也魯曰利用素恃恩故常以理折之今加以大惡則非臣所知也后意少釋乃罷為衛將軍知隨州

二月參知政事魯宗道卒

太后臨朝宗道屢替獻替后嘗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小臣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后問諸輔臣眾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幸慈孝寺欲乘輦先行宗道以夫死從子之義爭之后遽命輦後乘輿宗道剛正嫉惡遇事敢言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為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卒謚簡肅

發明

宗道剛正嫉惡遇事敢言則其不負是職亦多矣故卒而具官以美之

發明 宗道潛銷劉氏借偏之心不動聲色如太陽一出而群陰自伏也非社稷之器孰能哉綱目於其卒必月之而書其官者蓋以此耳

張士遜罷

士遜之相曹利用薦之也利用憑寵自恣而士遜依違其間時人目之為和鼓利用既斥士遜亦罷

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夏竦薛奎參知政事陳堯佐為樞密副使

初奎知開封府時真宗數宴大臣至有沾醉者奎諫曰今天下誠無事然晏樂無度大臣數被酒失儀非所以重朝廷也真宗善其言及拜參政入謝帝曰先帝嘗以卿可大任今用卿先帝意也他日帝諭輔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四

曰臣事君鮮有克終者奎對曰保終之道匪獨臣下然也因歷數唐開元天寶時事以聞帝然之

安置曹利用于房州至襄陽自殺

利用復坐私貸官錢再貶崇信節度副使宦者多惡利用必欲致之死以快志內侍楊懷敏送之至襄陽驛以語侵之利用遂投繯而死利用性悍梗少通力裁僥倖而其親舊或有因緣以進者故及於禍然居位忠蓋有守終始不屈死非其罪聞者寃之

發明

自殺未有不書故者不書故無故者也無故曷為自殺必有任其責者矣利用忠蓋有守終始不屈而為太后宦官之所忌行至襄陽投繯而死豈不深可歎哉書自殺而不書其故所以深責當時也

復制舉諸科

詔復賢良方正等六科以待京朝官之被舉及應選者增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之應官者高蹈邱園沉倫草澤茂材異等三科以待布衣之士

被舉者又置武舉以待方畧智勇之士

廣義考之真宗於祥符二年十二月罷制舉諸科即位未幾而遂復之其願治之心多矣

三月給契丹流民田

契丹饑流民至境上帝曰皆吾赤子也詔給以唐鄧州間田仍令所遇給食

發明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契丹饑流民至境仁宗惻然慈愛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四

給田賜食殊無彼此之心可謂一視同仁者矣壽年綿遠天下治平不亦宜哉即綱目之所書驗仁宗之政事帝

吾無間然矣

夏六月王清昭應宮災罷王魯知兗州

丁未夜大雨震雷宮內火起至曉宮屋盡燬詔繫守衛者于御史獄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竭力成此宮一夕延燎幾盡惟長生及崇壽二小殿存爾何以稱道旨哉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燬之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祇天戒也中丞王曙亦言王清昭應宮之建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有司諫范諷復言此天之戒告不當置獄窮治太后與帝感悟遂減守衛者罪乃下詔不復繕修以二殿為萬壽觀罷諸宮觀使初太后

受冊將御大安殿魯執不可及長寧節上壽又執不可皆供帳便殿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魯多裁抑

之太后滋不悅會王清昭應宮災魯以首相罷出知兗州

發明天火曰災真宗竭府庫之財極土木之盛跨尚虛無而設耳故綱目不曰火而曰災以見宋不能毀而天特毀之云爾王魯執法不阿見忤太后

茲因災變而以首相罷出則罰之非其罪矣故綱目不曰王魯罷而曰罷王魯所以明其無辜也昭

應宮災而罷首相夫豈應變之道哉

廣義抑考真宗於大中祥符七年冬十一月王清

皇大帝聖號又刻天書玉板奉安其中且又圖

已之容立侍其側其尊之可謂至矣今而天反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四

佑而災之者何歟蓋至公無私者天也天何為而

至公乎理焉而已豈有被袞冕如人形者位于蒼

蒼之上邪然以理言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帝王

宰云者言其善惡之應如影響若以人主宰故也

雖曰主宰無非理自然者耳易曰作善降祥作惡

降殃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此之謂乎今真宗不明

乎此妄假天書妄尊天帝殫竭民力以為宮則是

非真宗之所謂天帝者必為之震怒夫豈因真宗

孽奉曲跪而私以佑之邪若然則凡持齋謹奉者

肯得為天帝之子抑豈待真宗圖容侍立私親之

而後然邪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

堯則之當時堯未嘗上玉帝之尊號後世皆稱以為大

其大群臣亦未嘗上堯之尊號後世皆稱以為大

其見于書不過曰堯曰君曰帝而至今為萬世君

大下者之首稱何歟蓋以理宰于堯之一身故也

宋之真宗得為堯可矣何若而欲過于堯哉綱目

記其時月而書其災所以垂後世君天下者之戒也

秋八月朔日食○以陳堯佐王曙參知政事夏竦為樞

密副使○契丹詳袞大延琳據遼陽及冬十月契丹將

蕭孝穆討平之

遼東自神冊附契丹無權醜鹽麵之征馮延休韓紹勳相繼為戶部使始以燕法繩之民不堪命會燕荐饑戶部副使王嘉獻計造船使其民漕粟以賑之水路艱險多至覆沒鞭扑掠掠民怨亂東京錫里軍詳袞大延琳因之為變遂因留守蕭孝先及其妻南陽公主殺韓紹勳王嘉等以快眾情儲號興遼改元天慶副留守王道平踰城走黑嶺告變契丹主徵諸道兵命南京留守蕭孝穆為都統以討之賊兵屢敗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四

延琳嬰城固守未幾孝先穴地而出賊將報延琳以降

發明

契丹與師未書討此書討何延琳既書反則其罪則其下肆其欲而無禁何所懲誠哉綱目誅亂討逆之意深矣

京師地震○十一月出秘閣校理范仲淹通判河中

時帝每以歲旦冬至率百官上太后壽于會寧殿遂同御大安殿以受朝秘閣校理范仲淹上疏曰天子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今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虧君體損主威非所以垂法後世也疏入不報晏殊初薦仲淹為館職聞之大懼召仲淹語以狂率邀名且將累薦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繆辱公薦每懼不稱為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既而又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出為

河中府通判

發明

出者不宜出也仲淹無故曷為出之特因上疏論事見忤太后故耳蓋人臣事君義而已國有非義當力爭之義不可默雖鉞之威奚畏哉考之分注帝每以歲旦冬至率百官上太后壽遂同御大安以受朝則失禮甚矣當言矣仲淹言之不聽遂乞補外是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耳故綱目具其官所以明不失所守直書出所以譏踈斥忠賢讀者試思之

廣義而書其官并地其左遷者予之也

學士盛度等議更其制度上通商五利遂罷三京二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四

十八州軍權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於京師權貨務受鹽兩池而民便之自是雖商賈流行而歲課耗矣

九月姜遵卒以趙禎為樞密副使

時政出官掖稱厚結劉美家婢以干進用命未下有馳告者換問東頭西頭蓋意在中書也聞者以為笑

發明

治天下者建官惟賢任事惟能惟名與器不賢如不得已是以時太后專權政出宮掖趙禎黃緣勢家希求進用則必術不端從可知矣以無賴小人而為樞密副使名器何濫耶觀其東西頭之言豈不貽笑於天下哉綱目特書于冊文無異詞以為後世用人不審之戒耳美惡不嫌同詞其義自見

辛九年夏六月契丹隆緒死子宗真立其母蕭訥木錦

聽政

宗真宮人訥木錦所生齊天后蕭氏無子取而養之
愛同已出宗真立訥木錦自立為皇太后聽政宗真
改元景福號隆緒曰聖功初隆緒疾革訥木錦嘗皇
后曰老物之寵亦有既邪左右希其風旨誣齊天后
弟謀逆令鞠治之辭連及齊天后宗真聞之曰皇后
侍先帝四十年撫育朕躬當為太后今不果何反罪
之訥木錦曰此人若在恐為後患宗真曰皇后
無子而老亦無能為也訥木錦不從遷之上京

發明

契丹之君卒則書死此外之辭也分注言訥
木錦自立為皇后至此斥其名者所以正其
自立之罪不得齒於母后
之列耳自是而後皆倣此

欽定四庫全書

秋七月遣龍圖閣待制孔道輔等使契丹

契丹來告哀帝遣道輔及王隨等充賀冊及弔祭等
使初道輔使契丹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為戲
道輔絕然徑出敵使主客者邀還坐且令謝道輔正
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排優之徒侮
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何謝為至
是益加禮重道輔孔子四十五世孫也

廣義

今既往來通好庭列九賓豈可令排優侮先
聖哉且自開關以來未有盛于吾夫子者也故凡
帝王之興罔不爭先拜謁惟恐或後者何也誠以
為國者一日而背其道則國非其國矣今也契丹
待使不惟不敬而反以為戲劇誠不知尊師重道
也噫於先聖尚甘心以侮之况其他乎原其所自
蓋先聖之道莫先于五倫也契丹于五倫何如邪

莫重於仁義禮樂也契丹於仁義禮樂又何如耶
凡吾先聖之道皆契丹之所惡者也其侮慢也不
亦宜乎雖然契丹此舉固不足責所可責者宋人
與之通使往來講和耳噫吾夫子天也天亦有彙
血而射者也曾何損於天哉契丹之侮亦無損於吾夫子也

冬十月罷翰林學士宋綬

時太后專政而帝未始獨對群臣綬請令群臣對前
殿非軍國大事及除拜皆前殿取旨書上忤太后意
出知應天府

發明

王氏魯曰君從諫謂明臣盡職謂忠是時太
后專政而仁宗未始獨對群臣宋綬慨然上
書直言切諫則盡職而忠矣太后不能容納出知
應天府又豈從諫而明之道哉綱目凡君罷臣而不

欽定四庫全書

壬明道元年春二月以張士遜同平章事○真宗宸妃

李氏卒

李氏杭州人實生帝太后既取帝為已子與楊太妃
保護之李氏然處先朝嫡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
后亦無敢言者以是帝雖春秋長不自知為李氏出
也至是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堯太后欲以宮人
禮治喪于外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
頃復獨立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何
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怒
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對曰陛下不以劉氏
為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后悟乃以
一品禮殯于洪福院夷簡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

宸妃當以後服殮用木銀寶棺異時勿謂夷簡不道及也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

三月契丹蕭訥木錦弒其主母蕭氏

訥木錦慮宗真懷齊天后鞠育之恩因其菟于雪林遣人馳至臨潢賜后死后曰我實無辜天下共知待我浴而後就死使者退比反則后已死矣

發明

殺者下殺上之名訥木錦以媵妾殺主母其惡甚矣厥罪大矣綱目正名定罪直書殺其主母所以扶名分植綱常明妻妾之等立上下以防嚴矣律以春秋之義能不正其罪矣故曰麟經絕筆而綱目作

秋七月王曙罷八月以晏殊參知政事楊崇勳為樞密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四

副使○宮中火詔羣臣言闕失

大內火延及八殿帝移御延福宮百官晨朝而宮門不啟輔臣請對帝御拱宸門迨班百官拜樓呂夷簡不拜帝使人問其故曰宮中有變群臣願一見清光上舉簾見之乃拜有司究火所起多引宮人屬吏御史蔣堂言火起無迹安知非天意陛下宜修德應變有司乃欲歸咎宮人是重天譴也時促開封府具獄推琳命工圖火所經處辨其誣伏者且言此殆天災不可以罪人遂罷獄詔群臣直言闕失大赦殿中丞滕宗諒秘書丞劉鉞皆請太后還政以答天譴不報

發明

人火曰火何以言之人事感于下天變形于上故耳是時太后專權政事舛錯宮中之火安知非太后為之不然何以直書火而不言其故乎仁宗既求直言當納直諫而滕宗諒劉鉞之言

皆切時弊棄而不用則亦虛應故事耳於乎求言不聽何必求之故綱目皆削而不書意有在矣

廣義凡書火入火也書災者天火也

九月復作受命寶

以舊寶冊為宮火所焚故也

冬十一月夏王趙德明卒子元昊嗣

是歲封德明為夏王未幾卒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遣楊吉授元昊三使封西平王契丹亦遣使冊元昊為夏國王初元昊數諫其父勿臣於宋德明輒戒之曰吾用兵久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當爾王耳何錦綺為既葬封明號令以兵法勒諸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四

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做中國置文武班立蕃漢學自中書令宰相樞密使以下皆分命蕃漢人為之以衣冠采色別士庶貴賤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而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因避父諱改明道為顯道稱于國中

以楊崇勳為樞密使

癸酉二年春二月彗星見于東北

光芒長二尺司天言舍譽星見然觀者皆以為彗

發明

彗者惡氣兵之象也見于東北東北位屬震為陽宮庭為陰中國為陽獨國為陰是時太后專政一應也不踰年而趙元昊反二應也然則天人

相感之際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甚可畏也是以人君當終日乾乾欽崇天道而無盈成之侈焉

太后有事于太廟

太后欲被服天子衾冕以享太廟薛奎力諫且曰必御此若何為拜后不聽服儀天冠衮衣初獻皇太妃亞獻皇后終獻禮畢羣臣上太后尊號

發明

婦人無故不踰閭閻况在朝廷尤宜如謹是時仁宗仁柔務以姑息奉慈極綱目前書大后同御承明殿聽政固已失其國體至是又復有事太廟分注言太后欲被服天子衾冕以享太廟薛奎力諫太后不聽何乃借分踰越反以是為樂耶劉后雖稱賢德而有借祀太廟之事則其他可知矣此綱目於聽政之事太廟之祭所以比書于冊以交譏之也嗚呼仁宗母子驕縱如此尚可以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四

服天

廣義

蓋聞天子親耕籍田以供祭祀后妃親蠶以大事婦人夫死從子國政尚不可預况服天子衾冕而主國之大事乎書太后有事于太廟譏之也

帝耕籍田

命宰相張士遜撰謁太廟及躬耕籍田記檢討宋祁言皇太后謁廟非後世法乃止撰籍田記

三月皇太后劉氏崩尊太妃楊氏為皇太后帝始親政

后稱制十一年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習少所假借宮掖間未嘗妄改作內外賜予有節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銅器曰尚方器勿使入吾家也三司使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后擲于地曰吾

不作此負祖宗漕使劉綽還京西言在度有出贖糧千餘斛乞付三司后問曰卿識王魯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乎此四人者豈因獻羨餘進哉晚年稍進外家而任宦者羅崇勳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勳由此勢傾中外至是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薛奎曰其在衾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下帝悟遂以后服飲謚曰莊獻明肅舊制后皆二謚稱制加四謚自此始太后遺詔尊太妃為皇太后與皇帝同議軍國事閣門趣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目臺吏毋追班而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偽今宜躬親朝政豈可使女后相踵稱制乎殿中侍御史龐籍請下閣門取垂簾儀制盡焚之乃止尊太妃為皇太后而削去同議軍國事之語帝始親政罷創修寺觀裁抑僥倖召宋綬范仲淹而黜內侍羅崇勳等中外大悅劉太后愛帝如已出帝亦盡孝故始終無毫髮間隙及帝親庶務言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四

者多追詠太后時事仲淹言于帝曰太后受道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戒飭中外毋得輒言皇太后垂簾日事

發明

母后臨朝甚非不得已不幸國無長君時丁厄面假借威權建制人主顛倒綱常如漢之呂氏唐之武氏乎昔者仁宗幼冲劉氏聽政且十年矣其用人行事不能無專輒之失苟或久假而不歸不能為呂氏者幾希幸而天奪其年况帝春秋鼎盛今欲復尊楊氏則是母后相繼聽政而仁宗殆為委裘遺腹之主將不可一日無母后者矣向非蔡齊龐籍諸賢竭力諫沮則宋室之禍何時已哉故綱目特書帝始親政于下以見十餘年間政非已出至是而始親之也其垂世立教之意亦深切矣

廣義 劉太后久于國政朵頤蒙見惡得賢然欲揚
稱乎幸而蔡奔仲淹龐籍諸賢同心制之弗克成
其勢耳不然則垂簾之事必相因而起矣大易始
之九二曰包有魚无
咎不利賓諸賢象之

夏四月呂夷簡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趙禎晏殊罷

帝與呂夷簡謀以張耆等皆附太后欲悉罷之夷簡
以為然帝退以語皇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
多巧機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制下夷簡方押班
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因令素所厚內侍都知閻文
應詢之乃知事由郭后也
於是深憾后思有以傾之

以李迪同平章事王隨參知政事李諮為樞密副使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四
主

德用僉書樞密院事

地自太后崩召還未幾復相德用初為殿前都虞候
有求太后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不可
與太后固欲與之德用卒不奉詔至是帝聞太后
閣中得德用所奏事奇之以為可大用遂拜僉樞

追尊母宸妃李氏為皇太后

左右有為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者
帝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尊為皇太后諡莊懿幸洪
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啟視之妃以水銀故玉色如生
冠服如皇后帝歎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廣義 仁宗待劉太后如厚
者夷簡先見之功也

六月朔日食○秋七月旱蝗詔求直言

歲大旱蝗食草木幾盡范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因
請問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乃命陳執
中安撫京東仲淹安撫江淮端明殿學士宋綬言帝
王御天下在總攬成柄陛下躬親萬幾內外延首望
治而賞罰號令未能過於前日頃者思出太后而
今又出大臣大臣市恩以招權小人趨利以售進此
風遠長有姦邪政太宗嘗曰國家無外憂必有內患
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若姦邪共濟為內患深可
懼也真宗亦曰唐朝朋黨尤甚以致王室昇弱願陛
下思祖宗訓戒念王業艱難整齊紀綱正在今日又
言馭下之道有三臨事貴守當機貴斷貴謀貴密能
守則姦無由移能斷則邪無由惑能密則事無由變
斯安危之所繫
惟陛下深念之

發明 人君之德雖不一然敬天聽言乃其要者人
君不納直言天下以言為諱故雖災異譴告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四
主

亦莫之省是以淪于滅亡而不悟今仁宗乃能因
日食旱蝗之變詔求直言一舉而敬天聽言之意
皆在其中天下之人自是改視易聽一洗舊染後
世踵為故事自我作古不亦善乎書之于冊足為
千古之美

冬十月葬莊獻明肅皇后莊懿后于永定陵

作奉慈廟以
奉二神主

張士遜楊崇勳免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宋綬參知政事

王曙為樞密使王德用蔡齊為副使○十一月贈寇準

中書令

復萊國公
謚忠愍

發明

冠準輔相真宗有振安社稷之功固非他相
比也然竄逐雷州以沒其身至是追復官爵
加以褒贈是亦公論之不容泯者書以予之宜矣
如唐懿宗追贈李德裕其義亦同學者試觀之

薛奎罷

奎以疾罷踰年卒奎謀議正直或志不伸歸輒嘆
不食家人笑曰何必如是奎曰吾仰慙士人俯愧後
世爾尤能知人范仲淹龐籍明鎬自為
吏部選人皆以公輔許之卒如其言

詔宰相毋得進用臺官

言者謂臺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帝曰祖宗法不
可壞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故詔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四

三

廢皇后郭氏謫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淹

時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數與皇后忿爭一日尚氏
于帝前有所言皇后不勝忿怒其頗帝自起救之誤
批帝頸帝大怒內侍問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以
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告之故夷簡有憾于后
遂主廢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
郭后止以怨懟廢况傷陛下頭乎帝意遂決夷簡先
勅有司毋得受臺諫章奏乃詔稱皇后領入道封淨
妃王京冲妙仙師居長寧宮臺諫章疏果不得入於
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孫祖德宋庠劉渙御
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詣垂拱殿伏奏
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廢願賜對盡所言殿門闔不
為通道輔叩銀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臺臣時

言尋有詔令夷簡謝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至中書
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
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
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
法耶夷簡不能答即奏言伏閣請封非太平美事遂
黜道輔知泰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罰金仍詔臺諫
自今毋相率請對明日道輔等趨朝欲留百官揖宰
相廷爭至待漏院聞詔乃退道輔等特達遇事彈
劾無所避天下皆以直道許之僉書河陽判官富弼
言朝廷一舉而兩失縱不能復后宜還范仲淹等不聽

發明

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家而天下定矣
天聖二年書立皇后郭氏至是已越十年未
聞其有失德何為廢之耶仁宗偏愛妾媵疎斥
正妻又惑夷簡之譖而廢之則於夫婦之道乖焉
嗚呼宰相代天理物獻可替否君行不義弗克匡
救豈可助之以行不義乎書廢而不書有罪則見

廣義

大臣之處具瞻當以公滅私則民其允懷矣
公矣人心其肯服從哉詩云赫赫尹民具爾瞻
夷簡有愧于此雖然君子奚可獨罪夷簡哉當首
仁宗而從夷簡可也且閨門之內萬化由出况天
子為萬民之標準邪仁宗始政而即與羣婦相鬪
且以爪痕示人何無羞惡之心邪孟子曰無羞
惡之心非人也修齊治平之學仁宗必未之講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四

三

甲景祐元年春正月置崇政殿說書

侍講學士孫奭年老乞外因薦賈昌朝希言言王宗
道楊安國等自代遂置說書日輸二人祇候昌朝誦

說明白帝
多所質問

夏五月契丹宗真幽其母蕭氏于慶州

契丹太后納木錦召諸弟議欲立少子重元重元以其謀白于宗真宗真遂收太后符璽而遷之慶州七括官始親決國事立重元為皇太后

發明

蕭氏前治國事則斥其名裁其主母則斥其幽其母蕭氏不斥其名而著其惡也此書契丹宗真考分注納木錦欲立少子宗真幽之則固有說矣噫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人之處世莫大乎父子君臣虎狼尚有父子之親蜂蟻亦有君臣之義矧宗真儼然有國君長一方夫豈虎狼蜂蟻之不若哉據事真書其惡自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四

秋七月趙元昊反寇環慶

慶州柔遠若蕃部巡檢咸通攻後橋諸堡破之元昊稱兵報仇入寇慶州緣邊都巡檢楊遵與戰敗績環慶都監齊宗矩授之次節義峯伏發被執既而放還下詔約束之元昊雖常奉貢然車服僭竊改元開運或言石晉敗亡之號也更曰廣運

八月有星孛于張翼

帝以星變避殿減膳尋詔淨妃郭氏出居瑤華宮美人尚氏入道揚氏安置別宅

發明

歷觀災異之來未始不由人為所感司馬溫公曰聖帝明王皆消惡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其所以然也是時仁宗廢郭后而夫婦之道乖元昊寇環慶而撫御之法曠

是以星孛示微豈為適然變不虛生信斯言矣君子豈以天道無知而忽之哉此綱目所以必書災異而不書祥瑞也歟

王曙卒以王曾為樞密使

曙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居官深自損抑然喜浮圖法齋居蔬食泊如也

九月立曹氏為皇后

彬之女孫也御史秉行孫沔請終莊獻喪制而後行祕書丞余靖亦以為言不報

發明

兩宋之篇書立皇后某氏者恒詞書立某氏陰而莊獻之喪未終郭氏廢棄而人倫之道有歎故耳蓋天子儀刑四海罔敢棄禮今居喪而行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四

禮廢后而立曹氏於心獨無愧乎孫沔余靖相繼諫阻復而不報謂之何哉書之變例義自見矣

冬十月趙元昊進毒弑其母威摩氏

母族人山喜謀殺元昊事覺元昊醜其母殺之沉山喜之族于河遣使來告哀

發明

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當是之時元昊有正其弑逆之誅然後人道可立春秋之法許世子以不嘗藥而書弑况醜其母乎前書反不聞有伐叛之師此書弑未聞有討罪之舉則是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人理幾於滅息綱常不可復振矣書法若此其所以過人欲存天理者為如何哉噫

乙未二年春正月作通英延義二閣

孫爽嘗上無逸圖帝命施於講讀閣至是又詔蔡襄寫無逸篇於閣屏

貶御史裏行孫沔監永州酒務

沔上言自孔道輔范仲淹被黜凡在縉紳盡懷緘默乞少霽天威用存國體疏入責知衡山縣沔未知有責命復上書曰深宮之中侍左右者刀鋸之餘悅耳目者艷冶之色宸禁畫嚴乘輿天遠未見款召名臣清問外事詢祖宗之紀綱質朝廷之得失徒修簡易之名未益承平之化又曰領推擇大臣講求古道極論精思品藻賢哲逐刺史縣令老懦貪殘之輩以利於民罷公卿大夫諂佞詭誕之士以肅於朝簡拔庭之幽曠以求錫美之慶抑官侍之重任以防昵近之私書奏再責監永州酒務

發明

大戴禮曰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臣得民心者民從之有賢佐者士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四

歸之考之分注自孔道輔等被謫即臣盡懷緘默獨孫沔上書切諫其忠盛焉仁宗不聽則已屢為貶黜謂之何哉故綱目具官而書貶者既美孫沔之盡職復譏仁宗之不明也

二月育宗室允讓子宗實于宮中

宗實太宗之曾孫商王元份之孫江寧節度使允讓之子也帝未有儲嗣取入宮命皇后拊鞠之生四年

廣義

書之所以重國本也

李迪罷

侍御史龐籍劾三司使范諷李迪右之籍劾諷不已詔下獄置對上獨召呂夷簡與宗綬決獄夷簡素疾

諷又欲因以傾迪特寬籍而重貶諷凡與諷善者皆絀削迪遂罷知亳州人謂籍之劾諷夷簡實陰教之

以王曾同平章事蔡齊盛度參知政事王隨李諮知樞

密院事王德用韓億同知院事○命集賢校理李照重

定雅樂

時承平日久帝留意禮樂之事判太常寺燕肅乞以王朴所造律準考定禮樂器帝乃命李照言朴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教坊樂高二律臣請依神贊律法試鑄編鐘一簇可使量度權衡協和詔許之照獨任所見更造新器而聲極下議者非之詔天下有深遠鍾律者所在以聞知杭州鄭向薦鎮東推官阮逸知蘇州范仲淹薦布衣胡瑗瑗逸至闕盛言照樂穿鑿帝命改作之瑗以橫黍累尺及成則律圍徑與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四

不合右司諫韓琦言自燕肅倡議以來言人人殊臣恐後人復有從而非之者臣竊計之不若窮作樂之原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斯則治古之樂也可以器象求乎今西北二陸久弛邊備陛下與左右大臣宜先及之緩茲求樂之議移訪安邊之策帝嘉納之詔太常仍用和峴所定樂

發明

禮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

故命和峴重定雅樂是時西北弛備夏人跳梁災異頻仍治亂相半而仁宗以承平日久留意禮樂命重定之善乎韓琦曰不若窮作樂之原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斯則治古之樂耳三復斯言何其切哉分注言帝納琦言仍用舊樂綱目書之若已重定然者所以深識之也

廣義

也樂也者樂也因人之心之理而節文之因人

心之和而宣暢之故曰禮樂也孟子曰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此其心自然之樂有不樂而樂者存非勉強而而可致者人今仁宗之世劫丹跳梁元昊跋扈無罪而廢郭后而閨門失德無罪而誦道輔仲淹而朝廷失政水沄大災地震日食星蝗告變史不絕書此豈作禮樂時乎雖欲用禮樂而禮樂不為之用矣善乎韓魏公曰不若窮作樂之原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斯則治古之樂也可

秋七月作睦親宅

上以皇族散處都城或朕燕集詔以玉清昭應宮舊地作睦親宅以處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四

冬十一月故后郭氏暴卒詔寬內侍閻文應于嶺南

后居瑤華帝頗念之遣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答之辭甚悽惋帝亦悔焉嘗密遣人召之后辭曰若再見召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可文應以嘗譖后懼其復立屬后小疾帝遣文應挾醫診視數日言后暴崩中外疑文應進毒而不得其實帝深悼之追復后號以禮歛葬而停謚冊祔廟之禮知開封府范仲淹劾奏文應之罪寬之嶺南死于道

發明

郭后仁宗之正配亦嘗儷體宸極母儀天下以君天下乎曰然則何以不書哉曰唐陳弘志之逆憲宗以暴崩書宣宗之裁郭太后亦以暴崩書今郭后亦以暴卒書之其書法先後如一則裁逆明矣分注言后居瑤華帝頗思念文應以譖后之

故懼其復立屬后小疾挾醫診視因而進毒后乃暴崩其為弒逆尤更彰彰無可疑者大應以邪佞刑人仁宗不知否命之視疾其險姦欺何所不有宜凌虐虐國母親行弒逆畧不顧忌然猶隱諱其說文欺天下故綱目亦以待陳弘志者待之耳若郭后之事左驗甚明故反書暴卒以著其欺世之罪又以見當時君臣不敢明言其事之意固非曲為陳弘志開文應諱其大惡也夫以文應弒逆僅寬嶺南綱目書之若無罪然者所以譏宋誅之不以罪也以皇后罹禍尚不能明則其他可知矣

廣義

郭后蓋嘗母儀天下而與仁宗為敵體也既先則罪人斯得今乃含糊苟且而止亂文應于嶺南則春秋討賊之義何在子時國政闕失抑有大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四

於斯者耶仁宗不得為剛明之君矣

詔錄五代及諸國後

御史臺碑石介為主簿介未至論不當求諸偽國後坐罷館閣校勘歐陽脩道書責中丞杜衍曰主簿於臺中非言事官介足未履臺門之闕已用言事見罷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為主簿直可為御史今斥介而他舉亦必擇賢夫賢者固好辨又有言則又斥而他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

十二月吐蕃嘉勒斯賚敗趙元昊于河湟

趙元昊遣索諾爾擊嘉勒斯賚敗死殆盡執索諾爾元昊自領衆攻猫牛城一月不下既而詐約和城開

乃大殺戮攻青唐宗噶爾帶星嶺諸城吐蕃部將阿
咱爾以兵截歸路元昊與戰敗之然兵渴宗噶爾河
及饑死過半并兵臨河湟嘉勒斯資壁鄯州不出元
昊乃渡河揮幟其其淺嘉勒斯資潛移植深處又大
戰元昊潰歸士卒視幟而渡溺死者十八九所獲甚
衆嘉勒斯資獻捷加保順軍留後

丙子三年春三月詔優給致仕官俸

詔曰致仕官舊給半俸而士嘗顯者或貧不能自給
以所以遇高年養廉耻也自今兩省大卿監正刺史
閣門使以上致仕給俸如分
司長吏歲時以朕意勞賜之

復貼射茶法

自貼射茶法廢而河北入中虛估之弊益甚李諮既
居政府請復行見錢法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命商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四

持券徑趨權貨務驗實立償之錢
而三說之法廢縣官自此省費矣

夏五月貶知開封府范仲淹及集賢校理余靖館閣校

勘尹洙歐陽修于外詔戒群臣越職言事

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多出其門上百官圖指其
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
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
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進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
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
繕宮室帝以問夷簡夷簡對曰仲淹迂闊務名無實
仲淹聞之乃為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弊且曰漢成
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
張禹瓌陛下家法夷簡訴仲淹越職言事離間君臣
引用朋黨仲淹對益切由是落職知饒州集賢校理

余靖上言仲淹以譏刺大臣重加譴備其言未合
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為罪乎漢黯在廷
以平津為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為鹿踈漢皇吳主
熟聞管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親政以來屢
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請改前命詔入生落職監筠
州酒稅館閣校勘尹洙上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
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臣不可苟免夷簡怒
斥監鄧州酒稅館閣校勘歐陽修貽書責司諫高若
訥曰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
出入朝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納怒上其書
脩坐貶夷陵令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送仲淹者獨龍
圖直學士李紱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餞之或以請
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為朋黨幸矣館閣校勘蔡襄作
四賢一不肖詩以譽仲淹靖洙脩而議若訥都人相
傳焉弼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買以歸張於
幽州館御史韓縝希夷簡旨請以仲淹朋黨榜朝堂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四

戒百官越職
言事者從之

發明 宰相公平正大職均四海進賢人退不肖乃
此光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
所以傾頽也是時君德不剛權奸怙寵范仲淹以
言事忤呂夷簡被貶余靖等以上疏救范仲淹而
被謫嗚呼古人從義如轉圜進善如不及仁宗去
一小人如是其難去眾君子如是其易何是非之
不明乎夫以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况朝臣而有越
職言事之禁豈不貽笑於四方取譏於後
世哉綱目書此詞煩而不殺其義可見矣

廣義 抑觀夷簡自執政以來無一可觀但能力主
誠有負於所
薦者多矣

秋七月置太宗正司

以宗室允讓領之時諸王子孫衆多既聚居睦親宅詔於祖宗後各擇一人使司訓導糾遺失

冬十月契丹初殿試進士

發明契丹行政未嘗書此何以書進之也予其討

和而況殿試進士乃求賢之美圖哉特書曰初蓋予之也

十一月皇太后楊氏崩謚曰莊惠祔葬永定陵○李諮

卒

詔性明辨周知世務吏不敢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四

以王德用知樞密院事章得象同知院事○十二月趙

元昊侵回鶻取瓜沙肅州

元昊既悉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涼又取瓜沙肅而洪定威龍皆即堡鎮號為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為固地方萬里改元大慶設十六司以總庶務置十二鹽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河北七千人以備契丹河南鹽州路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在肅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府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吐蕃回紇餘兵駐賀蘭靈州興州慶府為鎮守總千五萬又選豪族善弓馬五千人送直號六班直分鐵騎三千為十部元昊自製蕃書形體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複以教國人紀事

丁丑四年春二月祠赤帝於宮中

祈嗣也

發明仁宗此舉誠昇陞矣劉氏賁曰為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事天地以教人恭奉宗廟以教人孝祠赤帝非天地也于宮中非宗廟也特因無嗣而祈禱之云爾噫堂堂中國天子而作此無稽之事則夫天下之民豈不從而效尤哉事有不待駭絕而後見者此類是也

夏四月呂夷簡王曾宋綬蔡齊罷

初夷簡事曾甚謹曾力薦為相及曾復入中書位反居下而夷簡任事久多所專決曾不能堪議論間有異同遂力求罷帝疑之問曾曰卿亦有所不足耶時外傳夷簡納賂曾因及之帝以問夷簡夷簡乞置對遂交論帝前而曾語亦有失實者求去益力夷簡亦乞罷時曾與蔡齊善而夷簡善宋綬惟盛度不得志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四

以王隨陳堯佐同平章事韓億程琳石中立參知政事

盛度知樞密院事王醜同知院事○冬十二月地震

京師及定襄并代忻州皆震而并代忻尤甚壞民廬舍壓死者二萬二千餘人傷者五千六百人直史館葉清臣上言京師地震及大河之東彌千五百里誠大異也陛下泰然不以為異徒使內侍四方崇佛事修道科非所謂消復之實也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齟舌不敢議朝政者將二年願陛下

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
鑒善應來集書奏數日仲淹等皆得近徙

發明 地乃陰道宜靜而不宜動權臣強敵之象也
迨夫壞民廬舍壓死者二萬二千餘人傷者

五千六百內則地震之應豈不益深切哉綱目不
臣估勢於內則地之中所以明天變不虛生而
言事應而事應已在其中可不兢兢守成也歟
人君當警省也有天下者可不兢兢守成也歟

戊寅寶元元年春正月求直言

時有眾星西北流雷發不時下詔求直言大理評事
蘇舜欽言臣觀國史見祖宗日視朝肝辰方罷猶
坐後苑門召對白事者委曲詢訪今陛下春秋鼎盛
實宵旰求治之秋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三司
計度經費二十倍于祖宗之時府庫匱竭斂科無虛
日此用度不足也二者誠國大憂願陛下因此災變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四

脩己以御人洗心以鑒物勤聽斷舍燕安放優諸近
習之纖人親剛明顯直之良士以思永圖疏入詔復

前殿

發明 陸宣公曰君人者以眾智為智以象心為心
恒恐一夫不盡其心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

問惟善是求豈但從諫弗弗而已哉仁宗親政以
來屢黜言者求言數下未見施行不過因值災變
徒示虛文而已夫豈求如不及者哉綱目一書再
書而皆削其言事之臣所以譏帝求言之不誠聽
言之不果也

廣義 直言之士無有過於范仲淹等去國之四賢
也直言之士無有過於范仲淹等去國之四賢

舍壁而求壁也抑豈別有其壁邪
是宜天變之不時也仁宗其庸矣

三月王隨陳堯佐韓億石中立免

隨為相無所建明而數與堯佐億中立爭事會災異
屢見右司諫韓琦言隨堯佐中立非輔弼才億不當
以子綱為羣牧判官遂皆免琦遇事敢
言切而不迂在諫垣前後凡七十餘疏

發明

人臣之事君公其心守其職進嘉謀宣教化
君非未革思所以革之國政未善思所以善
之君子未進思所以進之小人未退思所以退之
四夷未服思所以服之天下未安思所以安之斯
得相君之道不愧輔弼之才王隨為相無所建明
陳堯佐亦然而韓億石中立皆以庸才為參政此
皆一時之小人也故
以可免例書以示貶

以張士遜章得象同平章事王叡李若谷參知政事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四

博文陳執中同知樞密院事

得象為翰林學士時莊獻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
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帝聞而罷之至是謂
曰向者太后垂簾群臣邪正朕皆默識惟卿清
忠無所阿附且未嘗干請今日用卿職由此也

夏四月王博文卒以張觀同知樞密院事○冬十月詔

戒百官朋黨

范仲淹既徙潤州護者恐仲淹復用遽誣以事語入
帝怒亟命置之嶺南中外踰薦仲淹者衆帝曰向貶
仲淹為其密請建立皇太子非但欲毀大臣也今稱
薦者如此似涉朋黨乃下詔戒之程琳為帝開說帝
意解李若谷亦言近世俗薄專以朋黨汙善良蓋君
子小人各有類今概以朋黨名之恐正臣無以自立

帝是其言

發明 小人所構者朋黨之說為國所忌者朋黨之

言何則小人欲陷君子必指以朋黨則一網盡去而可以快其私心如漢之黨人唐之牛李皆是也於乎小人之心肆意無憚在於人君辨之何如耳苟非剛明之主鮮不為其所搖然則小人之禍可勝言哉直書詔戒深譏之也

趙元昊殺其叔父山遇稱帝于夏州

元昊遣使詣五臺供佛以窺河東道路既還與諸酋歃血約先攻鄜延欲自靖德塞門皆赤城路三道並入其叔父山遇數勸元昊勿反不聽山遇遂挈妻子來降知延州郭勣執還天昊元昊殺之遂稱帝改元天授禮法延祚國號夏遣使奉表有云望許西郊之地冊為南面之君敢竭庸愚常敦歡好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四

發明

元昊叛逆不臣朝廷屢煩處置幸而山遇舍逆從順叛降延州為郭勣者當結以恩信徐圖進取可也執送殺之此何義耶然綱目止書元昊殺山遇而不書執送者猶為中國諱之也夫元昊擅殺叔父則其惡不言可知矣稱者不宜稱者是故不宜王而王則書稱王不宜帝而帝則書稱帝元昊借號稱尊肆無忌憚宋人縱賊不討可勝惜哉

十一月沂公王曾卒

贈侍中謚文正曾性資端厚在朝廷進止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謂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爾曾曰思欲歸已怨將誰歸邪仲淹服其言史臣曰方仁宗初立莊獻臨朝將有專制之患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習不敢窺覲而仁宗君德日就莊獻亦

全令名古所謂社稷臣於斯見矣

十二月京師地震 ○以夏竦為涇原秦鳳安撫使范雍

為鄜延環慶安撫使經畧夏州

未幾復以竦知涇州與雍俱兼經畧使又命天章閣待制龐籍體量陝西詔籍就竦計事竦上奏曰繼遷當太宗時遁逃窮蹙而累歲不能勦滅先帝惟戒疆吏謹烽堠嚴卒乘來即逐之去無追捕然自靈武陷沒銀綬割棄以來假朝廷威靈其所役屬者不過河外小醜爾况德明元昊相繼猖獗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實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以興國習戰之師方今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遷窺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搜糧不支進則賊避其鋒退則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四

加吐蕃嘉勒斯賚保順節度使

敵隣其後老師費糧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涉大河長舟巨艦非倉卒可具若浮囊挽縋聯絡而進我師半濟賊乘勢掩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為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下十事一教習強弩以為奇兵二羈縻屬寇以為藩籬三詔嘉勒斯賚并力破賊四度地險易遠近皆柵多少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為兵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以備城守八併並邊小砦以完兵力九聽關中民入粟贖罪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兵冗官以紓饋餉朝廷多採用之然

是時邊臣多議征討反以竦為怯

自西涼為李繼遷所陷巴勒結舊部歸嘉勒斯賚回紇多附之嘉勒斯賚居鄯州西有臨谷城通青海高

昌諸國商人皆趨之以貿易由是富強朝廷欲使背擊元昊以披其勢因授節鉞仍兼遡川大首領尋加

河西節度使嘉勒斯賚約盡力然終不能立大功

發明 加嘉勒斯賚約欲其共擊元昊然卒未聞有破賊之績則吐蕃之不可共功明矣故書

以識之也

己卯二年夏四月募民入粟實邊

發明 募民入粟討元昊也何以書蓋所以識宋之國窘耳然則有天下者可不節其財用手

五月罷王德用以夏守贊知樞密院事

趙元昊反德用請自將討之不許德用狀貌雄毅面黑頸以下白哲人皆異之言者論其貌類藝祖且得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輯覽

卷四

士心不宜久與機密遂罷言者猶不已遂降知隨州家人惶懼而德用舉止言笑自若惟不接賓客而已

發明 不曰德用罷而曰罷德用亦不有其說焉夫德用狀貌雄毅有類藝祖故忌而罷之非其

罪也噫用人之道求其才而已矣奚以貌形疑似而遂擯棄之哉此蓋猜忌之心勝而讒言乘是間

入之故耳綱目直書罷而不言其故所以深著其失

六月削趙元昊賜姓官爵

元昊表至群臣皆曰元昊小醜也請出師討之旋即誅滅矣諫官吳育獨進曰元昊雖稱藩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叛服不常請置之示不足責且彼已借輿服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附而收之不報未幾下詔削奪元昊官爵絕互市揭榜于邊募人能擒元昊若斬首獻者即授

定難節鉞已而元昊又遣賀永年齋嫚書約旌節及所授敕告置神明匣留歸孃族而去

發明 天下之事必有扭而為之者繼遷叛太宗失賊不討故元昊扭於為逆意可以為常事

而行之耳向使宋人能窮治繼遷之黨聲其罪於天下芟夷剪滅靡有了遺則亂臣亦必知所畏忌

而不能免其患然後知聖人誅亂臣誅賊子汲汲然惟恐或後者正欲絕禍亂之源杜跋扈之漸爾不

然仁宗寬原仁恕恩撫四海何至於元昊侵擾之甚哉削姓削官不亦

晚乎識者自可察之

詔省浮費

時陝西用兵調費日蹙命近臣及三司議省浮費詔自乘輿服御及官掖所須務從簡約若吏兵祿賜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輯覽

卷四

得輒行裁減時論者或欲損兵吏俸賜帝曰祿廩皆有定制毋遽更變以搖人心宜申諭之

秋七月契丹宗真迎其母蕭氏于慶州

太后居慶州五年或勸契丹主迎之以觀中國歲聘之利契丹悔悟乃奉迎還京然出入舍止常相距十

數里陰為之備

發明 分注云契丹宗真於其母出入止舍常相距數十里陰為之備嗚呼宗真於其母尚爾况

他人乎宋與通和其計左矣

冬十一月盛度程琳罷

初張士遜惡琳而嫉孔道輔不附已欲并去之會開封府吏馮士元以賊敗知府鄭戩窮治之亂連度琳

及天章閣待制龐籍直集賢院呂公綽太常博士呂公弼等十餘人士選謂道輔口上顧程公厚今為小人所誣蓋見上辦之道輔不悟入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怒道輔朋附併出之於是度坐令士元強取其隣所貸官舍琳生令士元給市張遜故第籍與公弼公弼生令士元市女口度免知揚州琳知潁州籍等皆被黜罰士元流海島而道輔亦出知鄆州道輔始知為士選所賣發憤而卒然天下皆以遺直許之

以王醜知樞密院事宋庠參知政事○夏人寇保安軍

巡檢指揮使狄青擊敗之

青初以善騎射為騎御散直從西征戰安遠諸砦皆克捷臨敵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至是元昊寇保安軍鈴轄盧守勳使青擊走之以功加秦州刺史帝欲召見問以方畧會賊寇渭州命圖欽定四庫全書

形以進

發明 冠保安者元昊耳變文稱人貶之也是時西賊陸梁邊陲騷擾而狄青獨有保安之捷他

日建功立業則又不言可知矣故特喜而書之

庚辰 康定元年春正月朔日食

先是司天揚惟德請移閏於庚辰歲則日食在正月之晦帝曰閏所以正天時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不許至是知諫院富弼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豈不為朝廷羞既而聞契丹罷宴帝深悔之

發明 日食正旦此天下大變也自李元昊稱帝至是二年矣天道一變故特以是警告之自是

以後賊勢愈張兵禍紛紛迄無寧歲由是塞門諸若相繼陷沒孰謂果無天道乎即綱目之所書驗者可以觀矣

廣義 日食正旦天變之大者也慶賀正旦細微之常事也于時執政張士選章得象也其與鄭公之識見高下蓋可見矣

元昊寇延州副總管劉平石元孫戰沒二月敗范雍知

安州

延州當夏人出入之衝地闊砦疎土兵寡弱又無宿將時元昊將攻延州知州范雍聞之懼甚元昊詐遣人通款于雍雍信之不設備既而元昊盛兵攻保安軍鄜延副總管劉平石元孫屯慶州雍以書召之平欽定四庫全書

與元孫趨上門元昊既破金明砦執都監李士彬父子乘輿至延州城下雍閉門堅守平元孫聞之督騎兵晝夜倍道而前明日至萬安鎮平先發步兵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營遣騎兵先趨延州爭門時鄜延都監黃德和巡檢萬俟卨分屯外境雍皆召還為援平與之合步騎萬餘結陣東行五里許與賊遇平與賊皆為偃月陣相向有頃賊兵涉水為橫陣遵擊退之賊為敵盾為陣官軍復擊却之奪盾殺復及溺死者近千人平中流矢日暮賊以輕兵薄戰官軍小却黃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却率麾下走保西山山衆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德和曰當勒兵還并力抗賊奔何先奔德和不從驟馬遁赴甘泉平遣軍校劉延留得千餘人轉門三日賊退還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山立七柵自固夜四鼓賊環營呼曰如許殘兵不降何待平旦賊酋舉鞭麾騎自山四出合擊絕官軍為二平遂與元孫等皆沒

于賊會大雪賊解去延州得不陷詔殿中待御史文
彦博即河中置獄問狀黃德和坐腰斬范雍賤知安
州而贈平元孫官雍為治尚
怒好謀而少成故及于敗

發明

則以延州之事論之范雍身為安撫職任經略
伏以勦賊又不能相機設法以安邊却乃信其詐
謀幾至誤事召兵入援閉城自守此何策耶劉平
元孫敢勇當前不為失職而黃德和鄙夫引兵宵
遁衆心離叛戰敗而沒然典守者不得辭其責故
書貶范雍而削其官蓋雍不過
失律無大惡也故又不書有罪

以夏守贊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內侍王守忠為都

鈐轄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四

四十三

知諫院富弼言唐之衰以內臣監軍取敗非一今守
忠為鈐轄與監軍無異昨用夏守贊已失人望願罷
守忠勿
遣不聽

發明

師之六三日師或與尸凶大無功也傳曰與
尸謂師徒撓敗與尸而歸也以陰居陽才弱
志剛不中不正而犯非其分故其象占如此是時
西賊陸梁官軍覆沒正宜選將擇兵攻戰圖取夫
何夏守贊恒怯無能而使之專招討之職王守忠
以刑餘小人而使之居鈐轄之任是固師之六三
也安能免與尸之凶乎噫宋之邊備疎畧命將苟
且宜乎元昊輕蔑朝廷而全無畏憚之心也綱目
特舉而書之于冊
所以深譏之耳

廣義

昔武后不用監軍御史儒者謂其識見之高
况官官典兵柄乎官官典兵何始乎始乎肅

宗以魚朝恩領神策軍也且于時以汾陽輩賢將
又何待朝恩腐朽之餘以領軍乎書曰用人勿疑
肅宗疑于用人故也後世用官官典兵而有
慎兵蹶將之恥而亡其國者肅宗之作備也

除越職言事之禁

西事日擾括畿內京東西淮南馬詔樞密同宰臣議
邊事出內藏給錢八十萬陝西糧軍儲訪知邊事者
釋寇所至州縣罪及夏稅時禁越職言事富弼因論
日食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帝嘉納之于是盡除其
禁許中外臣庶上
封章言朝政得失

發明

書曰稽于衆舍己從人是知古先哲王未嘗
諫誠宰相有過而不取糾劾民之利病何以知之
政之善否何以察之願治之朝豈有越職言事之
禁乎自景祐三年書詔戒羣臣越職言事至是踰
五年而始除之可愧之甚矣然則寶元元年書求
直言者不過虛文耳苟或職當言者又不能言職
不當言者又不敢言則將尸位素餐括囊无咎而
已誰肯復言哉故特書
于冊既喜之又譏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四

四十三

命知制誥韓琦安撫陝西

初琦使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即命安撫陝西琦言
范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
焦勞之際臣豈敢避形迹不言若涉朋比
誤國家當族帝從之召仲淹知永興軍

廣義

識者謂魏公問氣所生觀其
薦仲淹之方剛宜其然矣

三月王嗣陳執中張觀免

天聖中使河北過真定時曹瑋為總管觀見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瑋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權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少子元昊年方十餘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已為非策又從而殺之失衆心矣德明從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為邊患嗣未以為從比再入樞密元昊果反帝數問邊事嗣不能對及劉平敗議刺鄉兵久未決帝怒遂與執中觀同免嗣始歎瑋之明識

以晏殊宋綬知樞密院事王貽永同知院事○夏五月

張士遜致仕以呂夷簡同平章事

先是詔簡輦官為禁軍輦官攜妻子避宰相樞密院喧訴士遜馬驚墮地移造家居時軍興機務填委士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四

遜位首相無所補諫官以為言士遜不自安上章請老至是以太傅致仕宰相得謝自士遜始

發明 士遜庸人也方軍興機務填委既位首相碌碌無補至諫官交章論列乃請致仕使其移

此請于前日豈不美哉綱目書之文無貶詞而義則在其中矣

以夏竦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韓琦范仲淹副之召

夏守贊王守忠還

夏守贊庸怯寡方略詔與王守忠赴關以竦等代之仲淹言今邊城之備十有五七關中之備十無二三若吳賊深入乘關中之虛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為今之計宜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其關內使無虛可乘寇至邊城清野不得大戰關中稍實不能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弱此上策也

今邊城請五路入討臣恐承平歲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國之安危未可知也

廣義 分注載文正之策即尚書傳所謂先自衛而後攻人者也若文正者可謂不負魏公之所

也知

元昊陷塞門諸砦

執若主高延德以去又陷安遠承平砦時著作佐郎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略以為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幸臣呂夷簡見之謂知樞密院宋綬曰大科得人矣

發明 直書陷塞門諸砦不聞有攻戰之說則宋之邊備亦疎略矣安能折衝禦侮犁庭掃穴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四

故書以譏之

六月以夏守贊同知樞密院事秋八月守贊罷以杜衍

同知樞密院事

右正言梁適等皆言守贊經略西事無功不可復處樞密遂罷

以范仲淹兼知延州

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請自行詔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民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序取敗之道也于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眾寡使更出禦敵入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

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也仲淹以民遠輸勞苦請建廊城為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糶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為康定軍仲淹又修承平永平等皆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堠城十二若于是蕃漢之民相踵歸業

九月李若谷罷以宋綬晁宗憲參知政事○以晏殊為

樞密使王貽永杜衍鄭戩為副使○元昊寇三川諸砦

環慶副總管任福攻其白豹城克之

元昊之寇三川也韓琦使任福等領兵七千聲言巡邊部分諸將夜趨七十里至白豹城平明克之破四十一族焚其積聚而還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四六

發明 韓琦料敵之心至是可見矣元昊之寇三川官軍不為捍禦乃使任福夜攻白豹破其族屬焚其積聚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師貞丈人言无咎韓琦有焉

廊州將种世衡城青澗

時塞門諸砦既陷廊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至石不及泉工辭不可穿世衡命肩石一畚酌百錢卒得泉以濟城成賜名青澗以世衡知城事世衡開營田募商賈通貨利城遂富實

發明 城青澗耳何以書所以于其守要地也自是營田通商城遂富實可以固延安之勢可以

致河東之粟矣非無故勞民者比也

冬十月詔內降升遷者許執奏

先是韓琦言祖宗于賞罰任使必與兩省大臣升朝公議自莊獻垂簾遂有假托因緣或于內中下表或口為奏求以致使倖日滋賞罰倒置蠹壞綱紀為害至深臣乞自今于凡因緣陳乞者即降出姓名并為奏求人並重行貶責則聖政無私朝規有叙矣帝嘉納之詔禁皇族及諸命婦女冠尼等非時入內至是復詔凡有內降升遷及差遣者許執奏

十二月宋綬卒

綬清介博學言動有常朝廷大議論多所裁定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四七

鑄當十錢

助邊費也

辛慶曆元年春正月詔廊延涇原會兵討李元昊不果

行

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翰林學士晁宗憲即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二說令副使韓琦判官尹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為難杜衍亦曰徵僦成功非萬全計帝不聽詔廊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且廊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徠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乞留廊延一路以備招

納或擇利進城，發若以牽制元昊，帝從之。仍詔仲淹與琦等同謀，可以應機乘便，即仍出師，琦亦奏言：兩路協力，尚懼未可。大懼，點虜若郡，廷以牽制為名，則是委涇原孤軍，嘗于賊手，非計之得。乞督令郡廷進兵，同入帝以奏示仲淹，仲淹言：臣與琦等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戰者危事，一或差失，則平定之期，轉延歲月。况橫山藩部，散居亦多，設僅控扼兵少，則難追多，則難進，未見其利。琦又令尹洙至延州，議仲淹堅執不可，琦復上奏曰：仲淹意在招納，使朝廷強之終非已謀，將佐聞之，必無銳志。臣以賊吳頌國入寇，不過四五萬，老弱婦女，舉族而行，吾逐路之兵，自守勢分力弱，故遇敵不支。若大軍併出，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今中外不究此故，遂乃待賊太過，屯二十萬重兵，只守界壕，中夏之弱，自古未有。臣恐邊障日虛，士氣日喪，經費益感，師老思歸，賊乘此有吞陝之心，乞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可進討，斷在不疑。朝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四

難之

發明者，故齊人有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元昊叛，逆法所必誅，大臣謀國，義所當告。此皆事有可為，而機不可失者。當時戰守二策，迄無定論。范仲淹意在招納，韓琦意在用兵。以二說評之，仲淹招納之言，不為非策。然以夏州事勢觀之，李氏累世跋扈，朝廷每存姑息。况元昊入寇，邊城陷城，則其輕侮之心，必不能已。宋不討罪，則是徒示削弱，無補于事。堂堂中國，將多兵衆，元昊舉族而行，不過五萬，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併力攻之，賊必破滅，顧乃縱其猖獗，保境自守，喪師失地，閱歲無休，豈不失策之甚哉。故書會兵討以致其喜，之意，書不果行，以致其惜之之意。噫！韓范之是非，斷矣。綱目之書法，明矣。

元昊遣人至延州，議和。范仲淹以書諭之。

元昊遣高延德還延州，與范仲淹約和。仲淹自為書遺元昊，反覆戒諭，令去帝號，盡臣節，以報累朝厚期之恩。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

二月，元昊寇渭州，任福與戰于好水，川敗死。韓琦知秦州。

韓琦至邊，至高平，元昊果遣衆寇渭州。薄懷遠城，琦乃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以取傳參軍事。涇原都監桑維翰為先鋒，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福將行，琦令福併力自懷遠趨德盛，若至羊收，降城出敵之後，諸皆相距才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四

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捺龍川，過鎮戎，四路巡檢常鼎、劉肅與敵戰于張家堡，斬首數百，敵棄馬羊，素駝，伴北桑，憚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謀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憚合軍，屯好水，川觀英屯籠絡，川相距五里，約翌日會兵。川口必使夏人匹騎無還，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于川口，候者言夏人有些不多，詰旦，福與憚循好水，川西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諸將方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憚于道傍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鷓百餘，自中起，盤飛軍上，于是夏兵四合，憚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衆欲據勝地，忽夏人陣中樹鮑老旗，憚等莫測，既而旗左，左伏起，右麾，右伏起，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壑相覆，壓憚，肅戰死。

史筆須助贊高，潔言簡而事詳，朕覽綱目績編。

文氣薄弱字句
之間每多冗雜
有似稗官小說
者較之正編相
去遠矣至發明
廣義率勦襲陳
言泛濫不公且
議論偏謬尤不
足觀

敵分兵數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
劉進勳福自免福曰吾為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揮
四刃鐵簡挺身決鬥鎗中左頰絕其喉而死子懷亮
亦死之敵乃併兵攻觀英戰既合珪自羊牧隆城引
屯兵四千五百陣于觀單之西渭川駐泊都監趙津
將瓦亭騎兵二千繼至珪屢出略陣陣堅不可破英
被重傷不能視軍敵兵益至官軍大潰英津珪傳皆
死士卒死者萬三百人惟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向
縱射會暮敵引去得還閱右大震時元昊傾國入寇
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練之兵又分出趨利故至
甚敗奏至帝震悼為之肝食夏竦使人收散兵得琦
檄于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猶奪一
官徙知秦州

發明

任福親冒矢石與賊決戰兵敗而死非苟免也觀其論衆之言曰吾為大將兵敗以死報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四

五十一

國爾是亦忠于王事者何不書死之而書敗死原
其情而敗之也福違韓琦禁令趨利邀功以至於
敗不為無罪故雖身死于敵不以全節予之然則
畫策者韓琦違命者任福琦非有罪者也但其所
託非人而少知人之明耳故既削其官以著
其失復不書罪以起其情綱目權柄亦審矣

廣義

敗軍之罪在任福非由魏公也使福一遵魏
公之律則敗在元昊也必矣安有喪師如是
之甚乎今魏公自劾敗
軍則可以見其公忠矣

三月貶仲淹知耀州

元昊答仲淹書語多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朝議以
仲淹不當擅通書又不當擅焚之宋庠請斬仲淹杜
衍曰仲淹志在招納蓋忠于朝廷也何可
深罪帝悟乃降戶部員外郎徙知耀州

發明 仲淹志在招納通書元昊以致曠日持久邊
備益疎不為無過故書貶而削其官然專任
為難任事不易仁宗因浮言搖奪疎斥忠賢則其
愧唐憲專任裴度以成克蔡之功多矣故又不書

有罪

廣義

大易履之九五曰夬履貞厲蓋言任其剛決
而行雖正亦危文正焚書之事其剛決何如

耶向非祁公之回護則其
危也蓋有不可勝言者矣

夏四月以陳執中同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

時夏竦判永興軍執中知軍事議多異同故分命竦
屯鄜州執中屯涇州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
依違顧避嘗出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至兵變
元昊命募得竦首者與錢三千其見輕侮如此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四

五十二

五月宋庠鄭戩罷

庠練習典故遇事輒分別是非戩果敢任氣皆與呂
夷簡不合罷凡庠與善者夷簡悉指為朋黨斥之

以王舉正叅知政事任中師任布為樞密副使○秋八

月元昊陷豐州冬十月夏竦陳執中免

元昊寇麟府州折繼閱敗之尋寇金明砦破寧遠砦
進圍豐州孤城無援遂陷元昊遣兵分屯要害以絕
麟州餉道管勾麟府軍馬事張亢擊賊瑠瑤堡破之
又戰于栢子砦及兔毛川皆敗之遂築建寧等五堡
河外始固知諫院張方平言竦為統帥三歲于茲師
惟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必殘蕩安用為統帥
也今將校被斥而師不加罪非刑賞
之公乃改竦判河中執中知陝州

發明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是知人臣當國家

中皆為招討西賊陷城坐視不救則其辱命失律之罪不能辭矣安用其為統帥哉故夫書夏竦陳執中免所以明其可免若曰自免之爾君子合韓琦范仲淹書法觀之始可以知綱目褒貶深意矣

分陝西為四路以韓琦王公范仲淹龐籍兼經略安撫

招討使

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為四路各置使時琦知秦州言涇原最當賊衝王公未愜人望不當與琦等同列不報琦上言請于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技用有勇略將帥純領訓練預分部曲遠斥堠于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求則命駐劄之兵觀利整陣併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四

力擊之又于西賊未集之時出三州已整之兵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招其種落築壘拓地別立經制朝廷節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使行間覘賊如此則二三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矣自元昊延州城皆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籍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于橋子谷旁以斷賊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初元昊陰誘屬黨為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為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番閱其人馬為立條約諸番皆受命自是為中國用番人親愛之呼為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舖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伴北仲

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佑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鈎深摘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矣

二年春正月復權鹽法

自元昊反軍興用度不足因聽並邊入中芻粟子券趨京師權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子券價以池鹽由是羽毛筋角膝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猶商賈吏未稟為姦至入椽木二估錢千給鹽二百二十斤鹽直益賤販者不行至是詔凡商人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滿者皆計直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官為置場增價出之復禁永興等十一州軍商鹽官自輦運以衙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析博務于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趨蜀中以售已而東南未鹽悉復禁權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四

二月置義勇保捷軍

詔選河北諸州強壯者為軍刺手背為義勇字各置于其州給以俸廩分番訓練不願者釋之尋又刺陝西秦鳳路義勇為保捷軍

三月晁宗慤罷○契丹來求闕南之地夏四月遣知制

誥富弼報之

契丹主有南侵意會元昊反欲乘釁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地乃集羣臣議南院樞密使蕭惠曰宋人西征有年師老兵疲陛下親帥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北院樞密使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况勝負未可逆料願熟察之契丹主從惠言乃遣南院宣徽使蕭特默翰林學士劉六符來致書取

故地及問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戎之
故特默至呂夷簡奏弼為接伴使與中使迎勞之特
默託疾不拜弼曰吾嘗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起今
中使至而子不拜何也特默默然起拜弼開懷與語
特默感悟亦不復隱其情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且
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弼具以聞帝唯許增
歲幣或以宗室女嫁其子且令夷簡擇報聘者夷簡
不悅簡因薦之集賢校理歐陽修引顏真卿使李烈
事請留之不報弼得命即入對叩頭曰主辱臣辱臣
不敢愛其死帝為動色進弼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
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
逆以官爵賂之遂往

發明

契丹舉號外之也然則來聘則書遣使弼祭
則書遣使此直書契丹所以惡其邀求無厭
故外之也先正有曰國勢之強弱使命之輕重係
馬使命之重輕敵情之敬忽係焉宋之富弼使契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四

丹雖出于呂夷簡私意然而不勞寸兵終成和好
好則弼之不辱君命可知矣故特具官以予之

五月以大名府為北京

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朝議請城洛陽呂夷簡曰
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
恃耶我聞契丹畏壯侮怯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
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
建大名為北京即真宗駐
蹕之所城焉識者韙之

六月以王德用判定州

以契丹兵壓境詔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
時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
請捕之德用曰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
也則日大閱于郊下令其輿糧聽吾鼓視吾旗所向

覘者歸告契丹謂漢
兵將大至和議益決

秋七月任布罷○以呂夷簡章得象兼樞密使加晏殊

同平章事

初富弼建議宰相兼樞密使帝曰單國之務當悉歸
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故止令中書同議樞
密院事及張方平請廢樞密院帝乃追用弼議命夷
簡判樞密事議者以判名太重夷簡亦不敢當遂改
兼樞
密使

富弼還復如契丹

弼至契丹見契丹主宗真言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
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四

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為羣臣請舉兵
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
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
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
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
故勸用兵者皆為身謀爾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
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
契丹全師獨克然擄獲金幣充物諸臣之家而壯士
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
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
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
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
之弼又曰塞雁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于何承矩事
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
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
也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閩南地皆異

代異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六符曰吾主
恥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嘗言為祖
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
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
得地是志在收盟假此為辭爾澶淵之盟天地鬼神
實臨之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
乎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當共奏
使兩主意通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
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
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
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
甚感悟今惟有結昏可議爾弼曰結昏易生嫌隙本
朝長公主出降齊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
利哉契丹主諭弼使還具以白帝帝復使弼持和親
增幣二議及誓書往契丹且命受口傳之詞以政府
既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為使而不見國書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四

季

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啟視果不同馳還都
以時入見曰政府故為此以陷臣臣死不足惜如國
事何帝以問晏殊殊曰呂夷簡決不為此誠恐誤
爾弼曰晏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易書而行

廣義

昔盧杞之陷顏真卿讀史者每為之太息夷
簡何為而踵其故智耶嗚呼真卿死于希烈

鄭公不屈契丹事雖不同而忠義則同也若夫夷
簡之事仁宗首倡廢后之謀繼以排斥忠良今又
附陷鄭公君子原情定罪
不當置李簡于盧杞之下

九月暨契丹平

弼至契丹不計議昏專欲增幣且曰南朝既增我歲
幣其遺我之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為兄豈有兄獻于
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為納字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
南朝既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于一字何有若我擁

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之民故屈已
增幣何名為懼或不得已而用兵則當以曲直為勝
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
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
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聲色俱厲契
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留增幣誓
書而使其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及劉六符持誓
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曰二字臣以
死拒之敵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
許之于是歲增銀絹各十萬匹兩送至白溝仍遣知
制誥梁適持誓書與仁先如契丹報之契丹亦遣使
再致誓書來報撤兵自是通好如故李燾曰時契丹
實惜盟好特為虛聲以動中國呂夷
簡等乃許與過厚遂為無窮之害矣

發明

使之有職尚矣詩有皇華之章語有專對之
責富弼煉金鐵言傾人聽而使契丹日無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四

季

損于無厭之求不動干戈和好復定故司馬溫公
曰國之致治在于審官官之得人在于選士豈不
信哉故上書富弼還復如契丹下書暨契丹平所
以深嘉而樂予之耳語曰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富
弼以

廣義

鄭公之使契丹其忠義之言溢于簡冊至今
可謂士矣鄭公有馬乃若夷簡之于鄭公將以死

之適以生之將以毀之適以譽之噫九原可作蓋
當起夷簡
而愧之

元昊寇鎮戎軍副總管葛懷敏會兵禦之敗死元昊遂

大掠渭州

元昊雖數勝而死亡創瘡者相半國人困于點集財
用不給多怨之知延州龐籍言夏境鼠食稼且早元
昊思納款詔命知保安軍劉拯諭元昊親信雅爾剛
哩凌格勒且等言公方持靈夏兵倘內附當以西平
茅土分冊之剛哩凌令凌密桑結馬尼三人詣種世
衡乞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為問留
使監稅出入騎從甚寵而遣王嵩以素及畫龜為書
置蠟丸中道剛哩凌喻以早歸之意欲元昊得之而
致疑剛哩凌笑曰種使君年亦長矣何兒戲尚爾元
昊果疑剛哩凌因嵩害中剛哩凌使其教練使李文
貴至青澗報世衡言用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于
和籍曰此詐也乃屯兵青澗留文貴不遣已而元昊
果大舉入寇攻鎮戎軍王沿使懷敏督諸將兵禦之
分諸將為四路趨定州若賊毀橋斷其歸路四面圍
之懷敏突圍走由是大潰懷敏馳至長城濠路已斷
遂已將校十四人死馬餘軍九千四百馬六百皆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四
五十一

敵所得元昊乘勝直抵渭州焚蕩廬舍屠掠民畜自
涇邠以東皆閉壘自守范仲淹自將慶州蕃漢兵援
之元昊乃還議者欲以金縷啖契丹使攻元昊命御
史中丞賈昌朝往使昌朝使命且上疏曰太祖收方
鎮之權以為萬世利及太宗時將帥多舊人猶能
仗威靈所向有功近歲因西蕃之叛驟擇將領而士
不練習以屢易之將取不鍊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削
方鎮太過之弊也况今武臣多親舊恩倖出即為將
素不知兵一旦付與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
用親舊恩倖之弊也請自今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刺
史以上宜慎所授以待有功且命將之時去疑戴推
思惠務責以大放使一切便宜從事庶得取將之道
帝嘉納之

發明

不日帥兵而曰會兵以見諸若之兵皆歸統
率力足以拒賊明矣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

用兵之大要懷敏輕率六軍殊無紀律墮賊計中
不為無罪故不曰死之而書敗死以示貶書大掠
所以賊元昊也嗚呼自元昊叛迎喪師失帥殆無
虛日而官軍未聞一捷則宋之武功不競亦可見
矣慶曆盛時不過如此况靖康
之世乎有天下者不可不鑒

冬十一月以韓琦范仲淹龐籍為陝西安撫經略招討

使置司涇州

初翰林學士王堯臣體量安撫陝西歸上疏論兵因
言韓琦范仲淹皆忠義知勇不當置之散地及葛懷
敏敗死中外震懼帝思堯臣之言會仲淹附王懷德
入奏乞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
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
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四
五十一

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
定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
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其
策乃使置陝西路經略安撫招討使總四路之事置
府涇州益屯兵三萬以琦仲淹籍分領之復以堯臣
為體量安撫使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元率渭州
堯臣復言琦等既為陝西四路招討等使則四路當
稟節制不當復帶使名各置司行事使所稟不一于
是諸路並罷經略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
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
諸蕃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思畏威不敢輒犯邊境
人為之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
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廣義

出而共當其任吾知囊中必無脫穎之錐而

西邊之事何人能辦乎易曰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韓范以之

徵處士孫復為國子監直講

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國子直講石介嘗師事之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于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故召用之

發明

舉逸民感德事也孫復心存著述甘于韜晦誠非偽隱以徵名者也今因推薦舉而用之其樂善之誠可見矣書以予之宜矣

以富弼為翰林學士辭不拜

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于是帝復申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四

密直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安敢受賞乎

三年春正月元昊上書請和

西鄙用兵日久帝心厭之會契丹使言元昊欲歸款乃密詔龐籍招納之籍遣李文貴還以通意元昊聞之大喜丞出王高厚禮之使與文貴以剛哩凌書至延州議和然猶倔強不肯削階號且曰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籍以其言未服乃令自請而詔籍復書許之使呼剛哩凌為太尉籍曰太尉三公非陪臣所得稱使剛哩凌當之則元昊不得臣矣今其書自稱寧令或謨寧令皆其官名也于義無嫌至是元昊知朝廷許和有緒乃遣其六宅使賀從最與文貴至延州上書自稱男邦尼鼎國烏珠上書

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稱臣烏珠譯之為吾祖如汗號籍言名體未正未敢以聞從曷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送使者闕下因陳便宜言羌久不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辭理寔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遣使諭之

發明

嗚乎宋室柔弱從可見矣宋人無謀益可知矣考之分注西鄙用兵仁宗已厭頃因契丹之傳言遂許夏人之通好由是變君臣之號為父子之稱更名曩霄戲譯吾祖則其侮慢不恭莫此為甚宋之君臣惟存姑息因敢正名其罪豈不深可惜哉故綱目不曰表而曰書不曰乞而曰請其義可見矣

二月立四門學○三月以呂夷簡為司徒同議軍國大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四

先是夷簡感風眩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疾稍愈命數日一至中書裁決可否夷簡力辭帝降手詔曰古謂罷可療疾今剪以賜卿至是帝御延和殿召見教乘馬至殿門命內侍取几子與以前夷簡辭避久之詔給扶母拜乃罷相改授司徒同議軍國大事

以晏殊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叅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弼固辭不拜

弼見帝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且收臣新命使天下知使臣不受賞和好未可保其于守備決不敢懈帝察其意堅改授資政殿學士

發明

富弼謙德之心至是益見矣前為翰林學士而不受此固樞密副使而固辭回視少得寸功一敗自鳴患得患失者豈可同日語哉觀其契丹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之言詎非仁人之量君子之心乎易曰謙謙君子

早以自牧富弼近之矣

召夏竦為樞密使○以歐陽修王素蔡襄知諫院余靖

為右正言

增置諫官以修管為之襄喜賢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乃上疏曰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修等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為禦之說其禦之不過有三曰好名好進彰君過爾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修每入對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翁翁

欽定四庫全書

歐陽修王素蔡襄知諫院余靖

卷四

不便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為帝分別言之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修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羣邪目之曰黨人于是朋黨之論起修乃進朋黨論以為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皆自然之理也然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發明

右正言則賢路開而正人得矣觀修之所進朋黨一論豈不切中時之膏肓哉揭而書之意有在矣

廣義

大易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蓋言君子同類而進則吉也今以衆君子而任言責其得泰之初九者乎

夏四月遣使如夏州

賀從勗至京帝用龐籍言命著作佐郎邵良佐更往議之許封冊元昊為夏國主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富弼言元昊臣契丹而不臣我朝則是契丹為無敵于天下矣須令稱臣乃可許和蔡襄亦言元昊自稱烏珠既又譯為吾祖特以侮慢朝廷使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耶不可許其請帝皆不聽良佐至夏州元昊亦遣儒鼎伊實張延壽等來議和及歲幣

以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

欽定四庫全書

歐陽修王素蔡襄知諫院余靖

卷四

以元昊請和故召還命知永興軍鄭戩代之富弼言西寇未殄亦須籍材若二人俱來或恐闕事願召一人使處于內一人就授副樞且令在邊表裏相濟事無不集不聽時元昊倚契丹邀索無厭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力陳其不便帝嘉納之

夏竦至京師罷之以杜衍為樞密使

初召竦諫官歐陽修蔡襄等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兼之挾詐任數姦邪傾險陛下致政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中丞王拱辰亦言竦經略西師無功而歸今置諸二府何以厲世因對極論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畢其說帝乃悟會竦已至國門言者論益力乞毋令入見右正言余靖言珠累表引疾及聞召命即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面對叙恩感泣復有左右為之地者則聖聽感

怪輩壞事也

夫章累上即日詔殊歸鎮拜杜衍為樞密使殊亦自請還節鉞使知亳州殊至亳上書萬言自辨乃從判并州蔡襄言于帝曰陛下罷殊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于朝庶民歌于路至飲酒叫號以為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能閉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邪并退衆賢并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國子監直講石介篤學尚志樂善嫉惡喜聲名遇事奮為敢為會呂夷簡罷相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同時執政而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並為諫官夏竦既拜復奪之以行代因大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歷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莠之去如距斯脫其言大莠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聞之曰介禍始于此矣范仲淹亦謂韓琦曰為此鬼

發明

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仁宗用韓琦范仲淹杜衍而罷夏竦可謂

得好惡之公矣蓋由蔡襄歐陽修諸賢諫之也所謂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并退衆賢并進海內其有不泰乎是以治天下者當辨其賢不肖而黜陟之否則如莠之亂苗其不為害稼者幾希矣綱目

廣義

夫之上六曰无號終有凶蓋言衆陽君子決去一陰小人故小人無用號咷而終必有凶也修等去夏竦其得夫之上六

者歟宜乎石介之形于歌頌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是月帝禱于西太乙宮是日雨

京師久旱遣使祠禱嶽瀆羣臣請帝親禱于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以旦日出禱王素曰臣非且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也帝殊然詔明日詣西太乙宮諫官故不在屬車間時命素扈從日甚熾埃氛翳空比車駕還未薄城天大雷電而雨時王德用進二女素論之帝曰朕真宗皇帝子卿王旦子也世舊非他人比德用實進女然已在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爾帝動容立命遣女出宮而賜素銀緋

發明

春秋之法歷時而總書不憂雨者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僖三年書六月雨傳曰雨云者喜雨也是時亢陽不雨仁宗焦勞禱于太乙是日即雨天之感應何若是之速耶觀此義則知綱目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過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亡無日

矣

廣義

昔王旦受賂真宗釀成天書之醜今有骨體之子而仁宗隨致禱雨之應其可謂能蓋父

之愆者歟

呂夷簡罷

先是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以姑息為安以避諂為知柔而易制者升為腹心姦而可使者保為羽翼是張禹不獨生于漢而李林甫之復見于今也書上帝不之罪夷簡見書謂人曰元規無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爾至是蔡襄復言夷簡被病以來兩府大臣並笏受事于門貪尚權勢病不知止乃罷同議軍國大事未幾以太尉致仕

廣義 昔呂蒙正曰有姪夷簡宰相才也今觀孫沔之言則知夷簡正大學所謂不能挈矩之小人也豈宰相才耶嗚呼蒙正之于夷簡雖以同氣之親尚不能知况他人乎書稱知人之難觀此益信

五月朔日食○秋七月王舉正罷八月范仲淹參知政

事富弼為樞密副使

歐陽修余靖論舉正懦弱不任事范仲淹有相才請罷舉正而用仲淹帝然之舉正遂罷拜仲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為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帝方銳帝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

欽定四庫全書 命北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四 李六

為之開天章閣召輔臣條對仲淹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悉采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帝復申副樞之命弼猶固辭帝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遠故也時元昊使辭帝至紫宸殿候弼綴樞密院班乃坐弼不得已受命當世以平治責成輔相命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弼上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于是小人始不悅矣

以韓琦為陝西宣撫使

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或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嘗條所宜先行者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擢材賢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繼又陳救弊八事曰選將帥明按

察豐財利過僥倖進士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謗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注措帝嘉納之遂命宣撫陝西琦討平羣盜張海郭龜山等汰禁卒羸老不任用者修廊延城障賑河中同華諸州饑民所活百餘萬人

九月任中師罷○冬十月以張昞之王素等為都轉運

按察使

先是知諫院歐陽修言天下官吏既多朝廷無由遍知其賢愚善惡乞立按察之法于內外朝官三丞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為之使至州縣適見官吏其公廉無狀皆以朱書于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之歲具以聞詔從之富弼范仲淹復請詔中書樞密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即委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

欽定四庫全書 命北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四 李五

不任事者皆罷之于昞之等首被茲選昞之河北王素淮南沈遼京東施昌言河東李絢京西范仲淹之選監司也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弼曰一筆勾之甚易馬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

廣義

范文正富鄭公千載偉人也觀二公論勾官之事則知其識見亦不能無軒輕矣

更定磨勘法

初太祖以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曹務間劇為月限考滿即遷非循名責實之道乃罷之淳化中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引對磨勘蓋復序進之制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職私罪始得遷秩曾犯贓罪則文臣七年武臣十年中書樞密取旨其七階選人則考第資歷無過犯或有勞績者遷

遷謂之循資至是用范仲淹言詔兩地臣僚非有勲德善狀不得非時進秩京朝官磨勘年限內有無勞績及舉者數取旨朝官須三年無私罪而有監司及清望官五人為保任方遷員外郎舉者數不足增二年遷郎中少卿監亦如之遷太卿監諫議悉聽旨其法始密于舊矣

十一月更定陰子法

太祖初定任子之法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嘗歷兩任然後得請太宗即位諸州進奏者授以試銜及三班職尋特定選人七等凡誕聖節及三年南郊皆聽奏一人而特恩不與焉由是奏薦之恩寔廣至是范仲淹富弼始裁損奏補入仕之路罷聖節奏陰恩凡長子不限年諸子孫必年過十五弟姪年過二十乃得蔭至是任子之恩殺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四

發明 定磨勘則考官之法愈密定蔭子則任子之恩愈殺此皆革故鼎新之善政也故備書子之

十二月河北雨赤雪河東地震

諫官孫甫上疏言赤雪者赤青也人君舒緩之應地震者陰盛也陰之象為臣為後宮為小人盛則陰變而動矣天地災變固無虛應陛下救舒緩之失莫若自主威福時出英斷以備姦邪救陰盛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內制後宮此應天之實也

發明 凡陰陽之道順則為常變則為異然變不虛赤則是變常而為異地乃常理地馬而震則是變常而為異是故明王順德則四時順序陰陽和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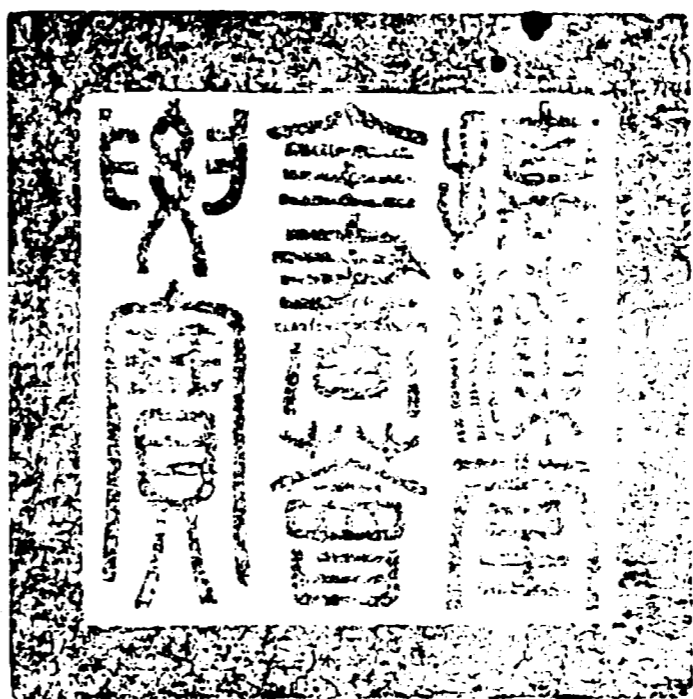
海宇乂寧善乎孫甫有曰赤雪者赤青也人君舒緩之應地震者陰盛也陰之象為臣為後宮為小人得非是之應歟苟能納甫之言益加惕厲則庶乎其可矣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噫降災雖在乎天弭災則在乎君後世之有天下者不可不勉于為善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四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四



總校官候補中允 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 臣程 炎

謄錄監生 臣李秉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三百九十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五

起甲申宋仁宗慶歷四年 凡二十年
盡癸卯宋仁宗嘉祐八年

四年春正月帝復御經筵

元昊反罷進講崇政殿說書趙師民言帝王治經
與品庶異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臣
等即不復進見是以為先王遺籍可以講無事之朝
不足贊有為之世臣愚以為過矣又獻勸講歲帝嘉
納之于是復命曾公亮等講讀經史嘗謂公亮等曰
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
勞爾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發明

人主不可一日不學仁宗因西鄙多故遂罷
進講經筵久曠于茲有年昔漢光武受命中

興東西誅戰不遑寧處而且投戈講義息馬論道
孝明帝庶政萬幾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遊意經
義茲以西方小警久廢進講之規夫之甚矣蓋自
即位之初書御經筵至是垂二十年僅克再見豈
不深可惜哉故書復御
既喜之而又譏之也

荆王元儼卒

元儼太宗第八子廣穎豐順嚴毅不可犯天下崇憚
之名聞外夷呼為八大王連人入使必問王安否及
所在莊獻臨朝自以屬尊望重恐為太后所忌深自
沉晦既有病帝親視之屏人與語所對皆忠言至是
卒有司以年歲不利財用方困請緩葬期范仲淹言
荆王太宗愛子真宗愛弟屢被讒惑陛下仁聖力能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保全豈忍送葬之際却惜財利而廢典
禮請賜內藏庫金帛備葬事帝從之

發明 書曰荆王元儼卒者
為天下得人之惜也

三月詔天下州縣立學行科舉新法

時范仲淹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
臣議于是宗祏等奏教不本于學校士不察于鄉里
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求以聲病學者專于記誦則不
足盡人材參考衆說擇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土
著而教之于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
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于治亂矣簡程式則闕博
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熟經者不專于記誦矣帝
從之乃詔天下州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為
教授員不足取于鄉里宿學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
百日乃聽預秋試舊嘗克試者百日而止試于州者
欽定四庫全書

今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次
論次詩賦通考為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
對大義者
試十道

廣義 分註載宗祏之論即三代取
士之法備書于冊其美可知

契丹党項諸部叛附于夏

元昊侵党項契丹遣使讓之元昊不聽党項等部及
夾山部落低爾族八百戶與山西部族節度使庫哩
皆叛契丹
降于元昊

宜州蠻歐希範作亂討平之○夏四月作太學五月帝

謁孔子

判國子監王拱辰田况王洙余靖等言漢太學二百
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
今取才養士之法盛矣而國子監才二百楹制度狹
小不足以容詔以錫慶院為太學置內舍生二百人
講殿既備帝謁孔子故事止肅揖帝特再拜賜直講
孫復五品服初海陵人胡瑗為湖州教授訓人有法
科條纖悉備具以身率先雖盛夏必公服坐堂上嚴
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
兄從之遊者常數百人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
治事齋以敦實學及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為
式令

發明 善治天下者莫大乎育賢才而崇先哲育賢
才則得人以資國家之用崇先哲則褒善以
為斯道之倡此皆治天下之善政而王者之盛心
焉仁宗自三月詔天下立學行科舉新法則育賢
欽定四庫全書

才之道著是月作太學謁孔子則崇先哲之義隆
其所以培植國本振作斯文而為有宗盛德守文
之主豈不從可見哉綱目特舉
而備書之其予之之意有在矣

廣義 書曰帝謁孔子所以著
仁宗尊師重道之美

契丹伐党項夏人救之

發明 聲罪致討曰伐党項契丹之藩服既書叛以
正其罪于前復書伐以定其罪于後夏人納
叛不為無罪故書救者非善詞也所以惡
其助逆之非耳美惡不嫌同詞其義自見

○元昊復遣使來上表

元昊遣使上誓表言兩夾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
願藏盟府其前日所掠將校民戶各不復還自此有

邊人逃亡亦母得襲退臣近以本國城皆進納朝廷
其栲栳鎌刀南安承平故地及他邊境蓄漢所居乞
畫中為界于內聽築城堡凡歲賜銀綺綉茶二十五
萬五千乞如常數臣不復以他相干乞願誓詔蓋欲
世世遵守永以為好倘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
渝變當使宗祀不永子孫罹殃帝遣使賜元昊詔曰
俯聞來誓一皆如約時韓琦自陝西回與范仲淹並
對言為今之策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因畫
和守戰三策又言北戎久強今乘元昊議和其勢愈
重苟不大為之備禍未可量夫京師坦而無備若北
戎一朝稱兵深入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彼戰勝
則直趨澶淵若京城堅固戒河朔之兵勿與戰彼不
得戰欲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沮而自退退
而邀之擊之皆可也故修京師非徒禦寇誠以伐深
入謀諷官余靖言王者守在四夷今無故而修京
城是舍天下之大而為嬰城自守之計遂不果行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五

四

發明 書元昊遣使來上表則其歸款之誠與前上
使所以嘉其悔過而進之也雖然元昊之來上表
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時方有事于契丹苟不求
和于宗則南北受敵自取敗亡耳故上一札之書
以結中朝之好殊不知為緩兵之計也使宗室君
臣苟能知此併力伐之安有西
顧之憂哉惜乎不足以語此

六月開寶寺塔火

余靖上疏言五行之占本是災變宜戒懼以答天意
而聞有詔取舊廢舍利入禁中竊恐巧佞之人推為
靈異再圖營造廣事浮費以奉佛求福非天下所望
也且一塔不能自衛為火所毀况藉其福以庇于民
哉

發明 開寶寺塔乃太宗所建以藏舍利者其淫名
也夫抵天地之間一義氣之周流開寶寺塔乃非
義之建非義之建天必厭之故一夕大火焚燒俱
盡豈不快哉凡人不能毀
而天毀之者此類是也

以范仲淹為陝西河東宣撫使

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及陝西用兵帝以
其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為治中
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以天下為己任與富弼日夜
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模濶大論者籍籍及
按察使出多所舉劾衆心不悅任子之恩薄磨勘之
法密僥倖者不便由是謗毀稍行先是石介奏記于
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又欲因以傾弼等乃
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且偽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五

五

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弼與
仲淹恐懼不自安通聞契丹伐夏遂請行邊羅從彥
曰小人之權幸可畏也以仁宗之英明急于圖治而
富范等劔于讒間不果其志何耶古者人君立政立
事君臣相與同心同謀明足以照之仁足以守之勇
足以斷之為之不暴而持之以久故小人不得措其
私權幸不得搖其成若慶曆之事銳之於
始而不究其終君臣之間毋乃有未至邪

廣義

文正功業不就豈文正之不幸耶仁宗之不
幸也使得遂其初志則宗國不虛而契丹西

夏不足平矣
嗚乎惜哉

京師旱蝗

上謂輔臣曰方歲旱而飛蝗百姓何罪罹此點禱上
帝願歸咎朕躬余靖等言災異之來實由人事缺失

今陛下既有引過之言達于天地神祇伏乞必踐其言必行其實專聽斷攬威權號令信于人恩澤及于下則災異消和氣應矣

發明 書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旱則旱不為災蝗不為厲反是則災異之害民必矣考之分註帝若旱蝗憂及百姓默禱上帝願歸朕躬庶幾有恐懼修省之心矣故又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仁宗其近之

契丹初修國史○秋七月大封宗室

先是富弼言北人率以近親為名王將相以治國事掌兵柄今歲荆王之薨識者憂之臣願陛下擇宗室中賢者數人封之內以屏藩王室外以威示四夷時祖宗之後未有封王爵者帝用弼議封秦王廷美子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五

德文為東平王潤王元份子允讓為汝南王燕王德昭孫從霽為潁國公岐王德芳孫從照為安國公同時封王公者凡十人

廣義 封建重事也趙宋開國至此始封宗室不充舜之知不偏愛物急先務也鄭公有焉

契丹來告伐夏八月遣右正言余靖報之

契丹主以夏援党項之故徵諸道兵將討元昊遣使來告曰請為中國討賊慎無與和也時朝廷欲加元昊封冊而契丹之使適至帝疑契丹與元昊同謀以見欺欲調發為備召羣臣議之富弼言契丹實有怨于元昊耳保無他也余靖言契丹扶許不可輕許乃命靖致賂禮且現其誠否而留夏國封冊不發

發明 夷狄雖春秋所外者然能盡禮于中國則未嘗不進之如書荆人來聘之類是也契丹惡夏納叛將欲伐之又恐名義不正遣人來告則其尊中國之心可見矣因其來告遣使報之亦得體焉綱目有中國夷狄交予之者此類是也

以富弼為河北宣撫使

從弼請也弼及范仲淹既去石介不自安亦請外得濮州通判

許公呂夷簡卒

諡文靖自莊獻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多及西夏用師契丹求地夷簡選將命使二邊以寧獨建募萬勝軍加契丹歲幣大為後日之患又成郭后之廢逐孔道輔范仲淹于外時論少之然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五

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于天下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故當國最久雖數為言者所詆而帝眷倚不衰未嘗曰當許公用事之時其舉措不台衆心者多矣而又惡忠賢異己必力排之逮其晚節知天下公議不可終拂又慮天下之事或至危亂而忠賢之排去者將起復用是以寧損故怨以為收之桑榆之計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于至公而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國家者相去遠矣

發明

夷簡輔相二紀得君專而行政久然其卒也何不具其官而獨存其爵蓋必有說焉自太后臨朝天下無事固其功也及募萬勝之軍加契丹之幣雖偷目前之安大為後日之患况以私忿而譖廢郭后惡直言而黜逐正人則是乏休休有容之量而愧是職亦多矣故削其官此予而未盡

予之意也

九月晏殊罷

殊平居好賢及為相務進人材擢歐陽修等為諫官既而苦其論事煩數或面折之至是修出為河北都轉運使諫官奏留之殊獨不許孫甫蔡襄因上言殊為李宸妃碑不言生帝又役官兵治儼舍以規利乃降授工部尚書出知潁州殊剛簡清儉博學洽聞文章瞻麗為世推重

以杜衍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為樞密使陳執中

參知政事

衍務裁僥倖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嘗語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

耶凡有求于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還也執中自知青州召還諫官蔡襄孫甫等爭言執中剛愎不學若任以政天下不幸帝不聽諫官論不止乃命中使賈勅告即青州賜之明日諫官上殿帝作色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耶朕已召之乃不敢言

廣義

分註載仁宗用陳執中之決則其拒諫不亦甚乎惡得賢

契丹伐夏冬十月夏人誘而敗之契丹及夏平

契丹主宗真親將騎兵十萬出金肅城遣弟重元將騎七千出南路樞密使蕭惠將兵六萬出北路三路濟河長驅入夏境四百里不見敵據德勝寺南壁以待惠與元昊戰于賀蘭山北敗之元昊見契丹兵勝乃請和退師十里請收叛黨以獻且進方物契丹主遣樞密副使蕭草送之而進軍次于河曲元昊親率

党項三部以待罪契丹命草詰其納叛背盟之故賜之酒許其自新惠以為大軍既集宜加伐不可許和契丹主猶豫未決元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候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藉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和元昊乃遷延以老之度其馬飢士疲因縱兵急攻惠營敗之乘勝攻南壁契丹主大敗從數騎走得脫元昊入樞密使蕭孝友岩執駙馬蕭呼敦以去已而遣使歸其先所俘獲契丹六遣所留夏使還之契丹主遂引兵還

廣義 觀綱目所書則知契丹可謂勇而無謀者也而元昊則能勇而能怯者焉噫二國桀黠于

當時有如此者仁宗雖欲高枕得乎

十一月詔戒朋黨相訐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 九

并戒按察恣為苛刻及文人肆言行怪者

發明 國有朋黨非美名也揭而書之所以識慶厯治亂邪正之雜抹耳君臣同心上下輯睦惡

在其有朋黨哉

契丹以雲州為西京

雲州即雲中也契丹建為西京大同府于是契丹境內凡五京六州軍城百五十六縣二百九部族五千

二屬國六十東至於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臚胸河南至白溝輻員萬里

十二月冊元昊為夏國主

余靖使還知契丹已與夏和帝乃遣尚書員外郎張子奭充冊禮使冊元昊為夏國主仍賜對衣黃金帶

子奭充冊禮使冊元昊為夏國主仍賜對衣黃金帶

子奭充冊禮使冊元昊為夏國主仍賜對衣黃金帶

子奭充冊禮使冊元昊為夏國主仍賜對衣黃金帶

子奭充冊禮使冊元昊為夏國主仍賜對衣黃金帶

子奭充冊禮使冊元昊為夏國主仍賜對衣黃金帶

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斤冊以漆書
竹冊籍以錦金塗銀印文曰夏國主印約稱臣奉正
朔改所錫敕書為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京就
驛買賣宴坐朵殿使至其國相見用賓客禮置權場
于保安軍及高平峇第不通青鹽命國子博士高良
夫等會夏人畫疆界然朝使往止留館宥州終不復
至興靈而元昊帝
其國中自若也

發明

宋以仁義為本而國勢恒病于不振何者以
方輿之師而不能克以疲之遠以全盛之師

而不能制最爾之夏陵夷而至于宣靖建紹以後
浸不足道也豈非積弱之勢有以致之耶昔孟子
告齊宣王曰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
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書曰天降
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
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

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是時元昊雖臣而
稱帝自若所陷城邑不能復取而反贈以王爵賜
以銀絹夫策甚矣觀元昊不欲臣宋之意契丹請
為討賊之言豈不見識于夷邦哉或者以元昊小
醜不足與較烏乎義當為而不為則過于弱義不
當為而為之則失于強元昊父事宋朝臣事契丹則
有輕宋之心在義之所當伐而不可違者苟行姑
息則是失國之體驕敵之情其如國法何哉此姑
息元昊是非之斷也

知環州种世衡卒

環原間敏珠爾密藏康勞卜三族最大其北有二川
交通西界宣撫使范仲淹議築古細腰城斷其路命
世衡及知原州蔣偕董其事世衡時知環州方卧病
檄至即將所部甲士晝夜興築城而卒世衡善撫

士卒得人死力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謀
某事辭某事者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
失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在邊數年積
穀通貨所至不煩縣官益兵增饋而武功自振夏戎
聞屬先不可誘土人皆善射乃不復以
環為意及卒青澗及環人皆畫像祠之

乙酉五年春正月罷杜衍仲淹富弼以賈昌朝同平章

事兼樞密使宋庠參知政事王貽永為樞密使吳育龐

籍為副使

仲淹弼既出宣撫攻者益眾二人在朝所為亦稍沮
止衍獨左右之衍好薦引賢士而抑僥倖羣小咸怨
衍婿蘇舜欽易簡子也能文章議論稍侵權貴時監
進奏院循例祠神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曙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

之子也于席上戲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聞之以
二人皆仲淹所薦而舜欽又行婚欲因是傾衍及仲
淹乃諷御史魚周詢劉元瑜舉劾其事拱辰及張方
平列狀請誅益柔章得象無所可否賈昌朝陰主之
韓琦言于帝曰益柔狂語何足深計方平等皆陛下
近臣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俱不為陛下論列而同
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見矣帝感悟乃止點益柔
監復州酒稅而除舜欽名同席被斥者十餘人皆知
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舜欽既得罪行由
是不安求去不許會諫官錢明逸論仲淹弼更張紀
綱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扶朋黨陳執中復譖衍庇
二人帝不悅遂併黜之衍罷知兗州仲淹知邠州弼
知鄆州衍清介有大節其去也君子惜之

發明

禮曰為人君者謹其好惡而已矣其臣果忠
耶雖有浮言而勿去其臣果佞耶雖有譽言

而必去斯得好惡之公也今社行等因厚吠紛紜同日罷職然三人素著忠直仁宗所目擊者而且信境擴素苟平日所不知者其能免於黜逐哉綱目不書社行等罷而書罷社行等其義可見耳吁廣義仲淹之服西夏富弼之使契丹其豐功偉績仁宗一聽讒人而遽罷二公耶况乎二公無罪可徵特指其與社行公為朋比而去之耳噫若仁宗者可謂自壞其萬里長城者也其不智孰甚焉

罷磨勘蔭子新法○三月罷樞密副使韓琦

范仲淹富弼罷去琦不能獨居上疏辨析且言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不報初陝西四路總管鄭戩遣靜邊若主劉滂著作佐郎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知渭州尹洙以為前此屢困于賊者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三

正由城若多而兵勢分也今又益城不可奏罷其役會戩罷而滂等督役如故洙不平以張忠代之滂不受代洙乃諭裨將狄青往械滂及士廉下吏而罷水洛之役戩論奏不已琦是洙而朝議右戩竟徙洙知慶州釋滂等獄而復城水洛琦乃請外遂出知揚州河東轉運使歐陽修上疏曰社行范仲淹韓琦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其識不遠欲廣陷良賢則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誣以專權蓋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惟指為朋黨則可盡逐自古大臣被主知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方可傾之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竊為陛下惜之羣邪益忌修因傳致修罪左遷知滁州洙博學有識度以為自唐以來文格卑弱至柳開始為古文而世未知宗尚乃與穆修振起之為文簡而有法元昊反

洙未嘗不在兵間故于西事尤為練習未幾卒

發明禮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通臣不

救尹洙之直言諫之不行琦力請外仁宗無辨出知揚州則于敬大臣之心為益疎矣涇渭何由而

別哉綱目具官而書罷所以明其不宜罷也

廣義范仲淹富弼韓琦一時罷去則宋國可謂空

自伐而後人伐之也奚足怪哉

罷科舉新法

范仲淹既去執政以新定科舉入學預試為不便且言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祖宗以來莫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三

有改且得人嘗多矣帝下其議有司請如舊法乃詔前所更令悉罷之

發明科舉之法國之得實才者莫切于此士之期

要法也自唐以詩賦取士雖亦求賢之圖未免浮

譁之失宋去唐未遠因之不革猶未盡善惟范仲

淹定以策論則庶幾有性理之學焉仲淹去國朝

議罷之豈不深可嘆哉上書罷磨勘蔭子新法此

書罷科舉新法皆惜之之意也

夏四月朔日食○五月夏人歸石元孫

諫官御史奏元孫軍敗不死為國辱請斬于塞下以示西人賈昌朝獨引春秋殺臣知營故事請赦之因入對又袖出魏于禁傳以奏曰前代將臣覆沒而還多不加罪帝乃貸元孫編管全州子弟嘗授陣亡恩

澤者並
退奪之

發明

元孫之事當以臺諫之言為是而以宰相之
言為非是時元昊反叛邊城未復正宜明君

臣之義辨逆順之理今石元孫以總管敗沒于賊
不能死義罪逆當誅况臺諫論奏尤為明切仁宗
乃惑賈昌朝之言從而赦之是使偷生之徒橫行
于天下而誅亂討逆之法亦不必立矣故綱目于
此書夏人歸石元孫以深貶之嗚乎失節之臣猶
且赦之况下于失節者乎綱目不書赦免猶為中

國諱
之也

章得象罷

得象在中書畏遠名勢宗黨親戚一切抑而不進然
亦無所建明御史孫抗數論之得象乃上章求去遂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古

出知
陳州

廣義

既已罷黜諸賢則得象之才德果
有出于諸賢之右者哉罷去宜矣

以陳執中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吳育參知政事丁度為

樞密副使

未幾執中與賈昌朝言西夏
來庭乞免兼樞密使從之

冬十月罷轉運兼按察使○十一月罷京東安撫使富

弼

滁州狂人孔直溫謀反伏誅其家得石介書時介
已死宣徽南院使夏竦言介詐死乃弼遣介結契丹

起兵期以一路兵為內應請發介棺驗之詔下兗州
訪介存亡杜衍以圖族保介必死提刑呂居簡亦言
無故發棺何以示後始獲免遂罷弼安撫

使敗孫復敗州州稅介子孫羈管他州

發明

甚矣小人之心至酷而不恕也苟有中傷若
子者則必投間抵隙務致傾陷而後已

夏竦深憾石介詞連富弼誣以謀通契丹之事嗚
乎弼以赤心報國帝所深知安有潛結北敵如夏
竦所云哉苟富弼欲反曷不于出使之時迨至今
日而復懷疑貳耶此理甚明無可疑者信譏而罷
非其罪矣故書
罷而不去其官

丙戌六年春三月朔日食○秋八月以吳育為樞密副使

丁度參知政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古

育在政府遇事敢言時知永靜軍何綬疑通判江中
立譖已因誣以罪迫令自殺育欲坐綬死賈昌朝不
可遂爭議帝前殿中皆失色育論辯不已曰臣所辯
者職也願力不勝願罷臣職知審刑院高若訥附昌
朝議綬竟成死一等帝以昌朝故乃命育與度
易位謂近臣曰吳育剛正可用第疾惡太過耳

丁亥七年春二月大旱詔求直言三月賈昌朝吳育免

昌朝育議不協論者多不直昌朝時方憫兩朝引
漢冊免三公故事乞罷御史中丞高若訥上言大臣
喧爭為不肅故而不時若於是

昌朝出判大名育出知許州

發明

人君所敬者天所寶者民不能敬天而災咎
之來必矣矣不能保民而四海之叛必矣矣古之

善治天下者未始不以敬天勤民為心焉吳元年
六月久旱我太祖皇帝日減膳素食宮中皆然既

而大雨厚臣請復膳曰亢陽為災實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然苗稼損傷必多縱肉食莫能甘味得乎民心則得乎天心今欲弭天災但謹于修已誠以愛民庶可答天之眷大哉王言萬世之鑒仁宗因大旱詔求直言其于敬天勤民之心誠庶幾矣宰相所以受理陰陽陰陽不和咎將誰執故書昌朝吳育免于下以明其可免者也臣故敢併及之

以夏竦同平章事尋改授樞密使

竦制下諫官御史交章言大臣和則政事修竦前在閣中與首相陳執中論議不合今不可使共事故改之

以文彥博參知政事高若訥為樞密副使○帝禱于西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五
十六

太乙宮是日雨

帝出禱雨于太乙宮日方炎赫帝却蓋不御及還而雨大決

發明

春秋書六月雨志喜雨也上書大旱詔求直言此書帝禱于太乙宮是日雨則仁宗勤民之心益見矣是日雨者言天感應之速也是故人君不敬天則已苟或敬之而天必隨應捷如影響世豈可以常事忽天變乎直書于冊所以深美之也

冬十一月貝州卒王則據城反以明鎬為河北安撫使

初承人王則以歲饑流至貝州自賣為人牧羊後隸宣毅軍為小校貝真俗尚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諸國誠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妖人爭信事之州吏張繼卜吉主其謀黨與連德齋諸州

約以明年正旦斷澶州浮梁作亂會其黨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則故不待期至以冬至日反時知州張得一囚之從通判董元亨索庫鑰元亨屬聲罵賊賊遂殺之又殺司理王獎等兵馬都監田斌以從卒巷戰不勝而出城扉闔提點刑獄田京等總城出保南關入晚健營撫士卒凡有欲應賊者京以計盡誅之由是營兵在外者皆懾服南關得不陷則借稱東平王建國曰安陽改元得聖旗幟號令率以佛為稱城以一樓為一州書州名補其徒為知州每面置一總管然絕城下者日衆于是令民伍伍為保一人絕餘悉斬事聞以知開封府明鎬為體量安撫使而詔貝州有能獲賊者授諸衛上將軍鎬至貝州民汪文慶等自城上繫書射鎬帳約為內應夜乘緹以引入城者數百人賊覺率眾拒戰官軍不利乃與文慶等復絕而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五
十七

廣義

觀綱目備載王則之事乃知去淫祠禁妖術慮如此况其他乎有國者當知先務云

太子太傅致仕李迪卒

諡文定

戊子八年春正月以文彥博為河北宣撫使明鎬副之閏

月執王則檻送京師誅之以彥博同平章事

鎬以貝州城峻不可攻乃為鉅圍將成為賊所焚鎬乃即南城為地道日攻其北以章制之朝廷以則未下命彥博宣撫鎬為之副夏竦惡鎬恐其成功凡鎬所奏輒從中沮之彥博既受命請軍事得專行許之

彥博至貝鎬穿道通遂選壯士夜半由地道入城
衆登城賊縱火牛官軍以槍中牛鼻牛還攻之賊大
潰開東門遁總管王信追則擒之餘衆保村舍者皆
被焚死竦復言所獲恐非真盜乃詔檻送則京師磔
于市則據城凡六十六日而敗改貝州為恩州張得
一以降賊伏誅詔以彥博同平章事加明鑄端明殿
學士封賈昌朝為安國公學士楊偕言賊發昌朝
部中至出大臣乃能平昌朝為有罪不當賞弗聽
發明上書以文彥博為河北宣撫使下書執王則
任事得其當也據
事直書義自見矣

夏元昊卒

年四十六子諒祚方期歲密藏氏所生也養于母族
郭特彭遂因以三大將分治國政諡元昊曰武烈皇

欽定四庫全書

新編資治通鑑綱目

卷五

帝廟號景宗尊密藏氏為皇太后○李燾曰元昊初
娶裕勒且女雅爾氏生寧令格特愛之以為太子既
而為寧令格納瑪依克氏為妻見其美自取之寧令
格憤殺元昊不死刺其鼻而去匿鄂特彭家為其所
殺元昊因鼻創死王侑曰自德明戮塞西鄙息肩矣
元昊強梁兇悍乃謀僭尊以天下之力臨區區一方
然未嘗少挫及敗於女色禍發其子
彼能叛君而子亦能弑父此天道也

發明

也然宋亦冊為夏國主今卒而削之者元昊
僭國例待之若生不加誅死不示貶則亂賊何所
懲戒

衛士作亂伏誅

帝將以閏月望夕復張燈皇后諫止之越三日親從
官顏秀等四人謀為亂夜入禁中越屋叩寢殿皇后
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閣擁持趨召都知王
守忠使引卒入衛賊傷宮嬪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
乳媪毆小女子紿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
邪陰遣人挈水踵後賊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
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曰以是徵賞故爭盡死力
守忠兵至賊就擒詔領皇城司者皆坐斥事連副
都知楊懷敏夏竦與懷敏相結欲曲庇之乃請御史
與宦官同鞠于禁中丁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請
付外臺窮治因爭於帝前帝從竦
議由是懷敏止降官領內職如故

三月詔羣臣言時政闕失

帝幸龍圖天章閣以手詔問輔臣及御史中丞以上
時政闕失皆給筆札令即坐以對時陳執中不學少
文固辭不對宗庠六請至中書合議條奏乃聽兩府
歸而上之翰林學士張方平方鎖院草制夜半與所
條對俱上言汰冗兵退刺員慎磨勦擇將帥四事帝
覽奏警異詰旦更賜手札問詔所不及者方平復上
備邊恤刑二事又言古今治亂之變只在上下之勢
離合而已比來朝廷引用輕險之人內為言官外為
按察多發人曖昧之事議論展轉緣飾沾激天下承
風靡然一變故將相以至卿大夫士一動一為輒曰
恐致人言更相姑息專避嫌疑苟且因循求免謗咎
何暇展布四體為國立事者哉願陛下深為留神務
在通上下之情欲上下之情洽惟審于聽受而已殿
中侍御史何鄭上言古者人君以天下至廣非一人
聰明所能盡故內則公卿大夫謀于朝外採百工庶
人議于下今國家設侍從之官自學士以至待制皆
自文學選以備顧問公卿之才並由此出以職分
朝廷惟以文翰待之不責其言議臣下亦以職分

欽定四庫全書

新編資治通鑑綱目

卷五

當爾自安猶然以天下利害之大備言責者惟御史諫官數十人而欲陛下聰明無所遺政理無所失不可得矣欲乞頒詔告諭兩制臣僚自今有聞朝政得失並許上章論列欲進用臣僚取其裨補多者用為選首庶使親侍之臣各知責任

發明 人君有求治之心則必有求治之事夫治天下之道無他其在乎行善政而已大戴禮曰政善則民悅民悅則歸之如流水親之如父母仁宗幸天章龍圖之閣以手詔問輔弼御史之臣皆給筆札令即坐對蓋欲聞時政之得失則其求治之心切矣憂國之心勤矣宜乎有以享太平之治也故綱目特書以著其美

夏四月冊諒祚為夏國主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二十

夏遣使來告哀朝廷及契丹皆遣使慰奠議者請因諒祚幼弱母族專國以節鉞啖其三大將使各有所部分以披其勢可以得志陝西安撫使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之帝乃遣使冊諒祚為夏國主議者深惜朝廷之失機會

發明 冊諒祚之子曰非也是時元昊甫沒諒祚削平僭叛之時也夫何君臣優柔不斷坐失機會而為子孫終身之憂自是而後不遇踵行故事耳豈不深可惜哉特書曰冊蓋譏之也

廣義 程琳此舉乃宗襄陳餘之仁義也果何益于郡縣矣不此之務而乃為煦煦子子之事此議者所以深惜之也

罷丁度為觀文殿學士以明鎬參知政事

度以與夏疎議事不合求解政事乃置觀文殿學士以授之度性淳質在翰林十五年數論天下事未嘗及私帝雅重之文彥博數推鎬貝州之功且薦其才可大用帝遂以代度

五月無雲而震夏疎免以宋庠為樞密使龐籍參知政事

何郊論疎姦邪不可任樞要會京師一日無雲而震者五帝乃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謂曰夏疎姦邪以致天變如此宜免之乃出知河南

發明

胡氏曰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于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于未亂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三十

慎于微之意也蓋天象之垂戒實人為之所感雲而震乃理之常無雲而震此理之變焉夏疎姦邪致傷和氣免之誠是也故以可免例書雖然仁宗因何郊之言罷夏疎之職庶幾有從善之心昌六反求諸身而已矣惜乎仁宗徒知責人而不知責己也豈不深可惜哉特書于冊其義自見

六月明鎬卒○河北京東大水○冬十月以美人張氏為貴妃

初衛士之變帝以美人有危蹕功夏疎建議欲尊之同知諫院王贇因言賊本起皇后閣前請究其事冀動搖中宮陰為美人地上以問御史何郊郊曰此姦人之謀不可不察上悟事遂寢然美人卒以功進貴妃

發明 張氏一貴妃耳何以書所以譏仁宗偏愛之
失也是時河北京東同時大水仁宗未聞有
省己責躬之實却乃垂情嬖倖立責妃謂之何
哉蓋大水者陰沴婦人者陰類以氣感氣自然之
理耳仁宗迷而不悟悲夫識者
試觀之綱目之首思過半矣

丑巳 皇祐元年春正月朔日食○二月彗星見

發明 仁宗頻年以來災異屢見上書河北京東大
水此書正月朔日食二月彗星見然則大水
者陰逆之氣日食者陽道之虧彗星者惡氣所積
皆非善變也胡氏有曰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
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仁宗敬天勤民
初無過舉意者宮闈偏寵而金草將興歟不五月
而有儂智高之反兵連禍結災不妄作信
哉是以人君當克謹天戒不敢縱逸也

欽定四庫全書

綱目批卷治通鑑綱目

卷五

○夏五月加知青州富弼禮部侍郎辭不受

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
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新
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
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為奏請受賞
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于至誠人人為
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死者為
大冢葬之目曰業冢及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而
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前此救災者皆
聚民城郭中為粥食之蒸為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
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
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帝聞遣使褒勞加拜
禮部侍郎弼曰救災守臣職也固辭不受

發明

嘗以易謙之象觀之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
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

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然則
謙之道乃君子之德富弼始終勞謙其志可尚
前使契丹有功加官而不受今救荒歎有功加官
而因辭誠乃仁人之量君子之心乎後之頗竊寸
功於己誇人者豈不為富弼之
罪人哉直書不受深予之也

廣義

富鄭公青州救荒至今膾炙人口况乎以功
進者不啻天淵矣故記其
時月而備書之者褒之也

帝幸後苑觀刈麥

帝御寶岐殿觀之謂輔臣曰朕作此殿不欲
植花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稼穡之不易也

發明

綱目于兩宗之篇有書觀燈者有書觀芝者
皆譏詞也此觀刈麥譏之歟曰非也觀燈觀

欽定四庫全書

綱目批卷治通鑑綱目

卷五

芝皆無益之觀玩物喪志不恤國政如春秋書觀
魚于棠之類皆譏也人君深居九重羅八珍而列
九鼎稼穡之艱漠乎其未聞也是以瓊其宮而瑤
其臺丘其糟而池其酒肆欲敗度可勝言哉仁宗
之觀刈麥乃敦本之意耳非玩物喪志之比焉觀
其宣諭輔臣之言其務本抑末之心可見耳又豈
聞基問廢者所能彷彿耶
故綱目特書以著其美

廣義

自古人君未有不以逸欲而亡奢侈而敗也
觀于煬帝後主可見矣雖以成王之賢而周
公尚有無逸之戒况其他乎今仁宗此舉正無逸
所謂以勤而居逸者也綱目書此以昭千古之美
不亦宜乎

六月以賈昌朝為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

帝以昌朝舊學特置觀文殿大學士以寵之仍兼判尚書都省詔自今非嘗為相者毋得除後昌朝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入見召赴通英閣講乾卦帝曰將相待講天下盛事昌朝頓首謝

秋八月陳執中罷

執中居位無所建明但延接卜相術士言者屢攻之遂以足疾求罷出知陳州

以宋庠同平章事高若訥參知政事龐籍為樞密使梁

適為副使

庠初執政遇事輒分別可否及再登用遂浮沉自安然天資忠厚嘗曰逆詐恃明殘人矜才吾終身不為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五

汰諸路兵

文彥博龐籍建議省兵衆以為不可帝以為疑彥博籍共奏曰公私困竭正坐冗兵果有患臣請死之帝意遂決于是簡汰陝西及河北諸路羸兵為民者六萬減廩膳之半者二萬又詔減陝西兵屯內地以省邊費

九月廣源州蠻儂智高反寇邕州

儂氏自唐初即雄于西原世為廣源州首領唐未交趾強盛廣源服屬之知儂猶州儂全福為交人所殺其妻改適商人智高冒姓儂氏既壯與其母據儂猶州建國曰大曆交人攻而執之釋其罪使知廣源州智高怨交趾乃乘間襲據安德州僭稱南天國改元景瑞因招納亡命貢獻中國求內附朝廷不許復

奉金函書以請不報智高怒與廣州進士黃師宓等謀據廣南乃數出散衣易穀食始言洞中飢饉部落離散知邕州陳珙信之不設備智高一夕忽縱火焚其居因始衆曰平生積聚今為天火所焚生計窮矣當取邕廣以自王否則兵死衆從之遂率衆五千沿江東下攻邕州橫江寨守將張日新等戰死詔江南福建等路發兵備之

罷武舉○契丹伐夏夏人襲敗之

契丹北院樞密使蕭惠帥師自河南進以伐夏戰艦糧艘綿亘數百里既入敵境偵候不遠鎧甲載于車軍士不得乘馬諸將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弊耳契丹主既還惠師尚進未立營柵夏人奄至惠與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射之惠幾不得脫士卒死傷者不可勝數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五

冬十月契丹復伐夏獲諒祚之母于賀蘭以歸

發明復伐者已甚之辭獲諒祚之母以歸其惡憤矣伐人之國而虜其父母非至不仁者弗克忍為是時契丹夏人遞相報伐殊無義戰書之子冊足以志強暴之相凌耳

庚寅二年春二月夏侵契丹○三月契丹伐夏○秋九月

大享天地于明堂赦

自太祖以來未嘗親享明堂惟命有司攝事是歲帝謂輔臣曰今年欲以季秋行大享明堂之禮夫明堂者布政之宮朝諸侯之位天子之路寢乃今大慶殿也其以大慶殿為明堂仍詔有司議定儀注于是新作禮神王製樂八曲九月朝享景靈宮又享太廟乃大享天地于明堂以太祖太宗真宗配儀如園丘大

樂以昭功德言和氣當從其大者言之偶爾之疾亦屬感應母乃瑣屑乎況古樂久失其傳豈更何所考據不逆應之詞好

赦百官皆進秩

發明 明堂乃布政之宮非享祭之所蓋郊祀之禮國典攸存而大享天地于明堂此何禮也凡祭祀常禮則不書此特書之者所以著其大君臣俱罪之也

廣義 仁宗明堂之舉其義得矣然以太祖太宗真宗配者果何見哉必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則庶乎無弊矣

冬十月夏請平于契丹契丹不許

夏兩遣使于契丹乞依舊稱藩契丹主遣北院都監蕭艾括等使夏索克項叛戶夏表契丹乞伐克項權進馳馬牛羊等物而求唐陰鎮及罷所建城邑契丹主不許安置所獲曩霄妻屬于蘇州

十一月詔外戚母得任二府

時張貴妃寵冠後庭克佐其伯父也驟除宣徽節度景靈厚收四使殿中侍御史唐介與知諫院包拯吳奎等力爭之中丞王舉正又留百官班定論故有是詔且罷克佐宣徽景靈二使

閏月詔太子中舍致仕胡瑗定雅樂

置局于秘閣詔太子中舍致仕胡瑗與作雅樂知制誥王洙言舊樂宮小而商大是臣強君弱之象乃參酌鐘磬特釐制度與瑗等更造鐘磬上之賜名大安之樂其法與李照一律由是黃鐘律短而所奏樂音高又其鐘弁而直聲鬢不發著作佐郎劉義叟曰此謂害金帝將感心腹之疾乎已而果然瑗等既上樂議者以為鐘磬皆不合古遂復命詳定而當議者各安所習久而不定乃命諸家作鐘律以獻而郊廟仍

事者遂為之傳會爾

用舊樂益州鄉貢進士房庶嘗著樂書補亡二卷其說以為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于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為尺以制律是律生于尺尺非起于黃鐘也蓋漢一為一分者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為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畫得九十分為黃鐘之長九寸加為一尺則律定矣直秘閣范鎮是之時胡瑗等製樂已定故授庶校書郎而遺之惟集賢校理司馬光不以鎮言為是數與之論雖然世鮮鍾律之學竟不能決矣

發明 雅樂未易定惟能知音律之學者可定之宗謂之何哉一書再書蓋惜之也

廣義 音律之學自古為難雖以胡安定司馬光范鎮諸賢尚不能精到况其他乎惟李通律呂新書為考亭之所尚焉

辛卯三年春正月帝幸魏國大長公主第

公主太宗女幼不好弄貌類太宗下嫁李遵勗賓客皆一時賢士大夫每燕集主必親視饗餼之節莊嚴太后嘗賜金龍小冠辭不敢服太后訪以政事多語祖宗舊事以諷導勗守許州暴得疾主亟欲往視不待奏而行從者才五六人居夫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復御鮮華嘗燕禁中帝親為簪花主辭曰自誓不復為此久矣未幾病日帝自臨視親故主目左右感泣帝亦悲慟問子孫所欲主曰豈可以母疾而邀賈邪賈白金三千兩不受至是以暴疾聞帝促駕往視未至而主卒乃即主堂易服奠哭謚獻穆

發明 公主太宗之女仁宗之姑考之分注仁宗奉
姑之心可謂至矣因主有疾親往視之因主
病目親為舐之則其篤于天倫之
愛豈不切哉特書于冊蓋美之也

三月宋庠免以劉沆參知政事

時有偽造勅牒者庠弟祁之子與遊事覺包拯等言
庠不戢子弟且在政府無所建明庠遂求去出知河
南府

夏六月詔州郡勿獻瑞物

知無為軍茹孝標獻芝草帝曰朕以豐年為瑞賢臣
為寶草木之異焉足尚哉免孝標罪而戒州郡勿復
獻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

發明 仁宗踐祚閱三十年觀綱目之所書自災異
紛擾之外凡前入宦官女寵奢侈聚斂神仙
浮屠之事一毫無有可不謂之賢哉故綱目上書
詔外戚毋得任二府下書詔州郡勿獻瑞物等事
皆所以予之也嗚乎使仁宗有不遜聲色不殖貨
利之德而又有布昭聖武表正萬邦之才豈不為
有宗盛德之主惜哉

廣義 仁宗詔州郡勿復獻瑞其過于
真宗遠矣特書于冊豈溢美哉

作隆儒殿○秋八月京東淮浙饑

諫官吳奎言近歲以來水不潤下盜賊橫起皆陰盛
所致今內寵驕恣近習回撓夷狄桀驁讒邪交傷陰
盛如此寧不致大異哉且朝廷之過常在乎無事之
時因循而不為有事之後顛沛而失錯中外臣僚平

時建一策舉一官雖有可取皆抑而不行又從而媒
孽謂之生事如兩河盜賊行路之人皆已傳布而大
臣不以為事至執殺官吏然後倉皇移易官
守不亦晚乎事將有大于此者幸陛下留意

發明

禮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
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
菜色然後天子食日以舉樂用是而觀則宋之儲
蓄亦歎矣救荒亦疎矣以致京東淮浙同時饑饉
豈不深可惜哉是以有國家者要當廣其儲蓄以
為凶年之資勿作無益以耗有用之財則國富而
民阜矣反是則民有饑色野有餓殍雖
有臺池鳥獸人君豈得而獨樂之哉

冬十月以張堯佐為宣徽南院使貶殿中侍御史裏行
唐介為英州別駕文彥博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

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命下介謂同列曰是欲與
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獨抗言之帝謂曰除擬本出
中書介遂劾文彥博知益州日造間金奇錦緣閣侍
通官朕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
相富弼語甚切直帝怒却其奏不視且曰將遠竄介
徐讀疏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于謫帝急
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于彥博由妃嬪致
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宰豈應得預而乃薦弼時彥
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
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修起居注
蔡襄趨進救之貶春州別駕王舉正言其太重帝亦
悟明日取其疏入改英州而罷彥博知許州吳奎亦
以介黨出知密州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
使護之由是介直聲聞天下然彥博事之有無卒莫
能辨王侁曰彥博雖有過宰相也使廷辱宰相而不
問則于春禮大臣之道有所未盡故斥介以慰彥博

介雖許臺諫也或偏信大臣而抑臺諫則于聽言之
美為有規故罷彥博而行介之言使之俱無怨焉嗚
呼忘已以用人虛心而從諫
後之君人者當以仁宗為法

發明

臣謂王偁氏之論過矣何者人君謹其好惡
察其是非勿以私意而廢羣議之公勿以邪
謀而妨衆情之正苟或臺諫是而宰相非則納臺
諫而黜宰相苟或宰相是而臺諫非則納宰相而
黜臺諫此是非之公論也人臣事君當面折廷爭
宰相非是廷辱何害介以直言而貶彥博徇私
而免官是謂之慰彥博而行介言乎新序有曰
聖賢之君不以祿私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愛
能當者處之故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充
佐以責妃之弟而授宣徽之職彥博以宰相之任
而存阿附之容羣臣不能言介獨言之仁宗則當
行介之言賞介之直罷充佐宣徽之職降彥博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

官之佐斯得好惡之至公賞罰之正理夫何充佐
職任如故彥博僅免官而唐介乃貶英州奚以
見其忘已用人虛心從諫之實乎觀綱目之所書
則其義自見而王氏之說不攻自破矣此發明書
法之意也

廣義

富弼有青州之功尚辭禮部侍郎充佐果何
人斯而欲驟除宣徽耶蓋于時張貴妃寵冠
後宮堯佐其伯父也仁宗除其官乃私也非公也
宜乎子方之力爭焉然則貶于方而卒除充佐者
仁宗私勝公微也書曰官不及私
明爵罔及惡德仁宗何足以知之

夏竦卒

賜諡文正同知禮院司馬光言諡之美者極于文正
竦何人乃得此諡判考功劉敞言諡者有司之事竦

姦邪而諡之以正不應法
且侵臣官詔更諡文莊

以龐籍同平章事高若訥為樞密使梁適參知政事王

充臣為樞密副使

壬辰四年夏五月資政殿學士汝南公范仲淹卒

贈兵部尚書諡文正仲淹為政忠厚所至有思邇慶
二州之兵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其卒也哀號如父
呂中曰先儒論本朝人物以仲淹為第一觀其所學
必忠孝為本其所志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
樂而樂其有所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
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此諸葛武侯
不計成敗利鈍之誠心也仁宗晚年欲大
用之而淹已即世豈天未欲平治天下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

發明

仲淹立心正大為政忠厚呂氏中論之詳矣
故卒而特具官爵以予之然則綱目于夏竦
姦邪則削其官仲淹忠直則具其官此
所以為筆削之權衡是非之明鑑也

廣義 文正佐宋皆聖賢事業白璧無瑕者也故綱
目于其卒也備記時月于年之下不惟書其
官而又尊其爵
者美之至也

儂智高陷邕橫諸州遂圍廣州詔鈴轄陳曙等發兵討

之

智高攻陷邕州執知州陳珙等欲任司戶孔宗旦以
事宗旦不屈大罵而死智高即州建大南國自稱仁
惠皇帝改元啟曆置官屬時天下久安廣南州郡無
備智高所向守臣輒棄城走遂陷橫貴藤梧康端莫

封知州曹觀知康州趙師旦皆戰死智高進圍廣州知州魏瓘力戰禦之知英州蘇緘寇募壯勇合數千人越援托賊歸路得黃師必父斬之以循而轉運使王罕亦自外至募民兵益脩守備城得不陷事聞命陳曙討之又以余靖為廣西安撫使同提刑李樞及曙經制賊盜事復以楊政體量安撫廣南發廣東鈐轄兵赴之

以狄青為樞密副使

初尹洙與青談兵善之薦于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累進馬軍副都指揮使青起行伍十餘年而顯貴面涅猶存帝嘗敕青傳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

三

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帝益重之至是自知延州召拜副使臺諫王舉正等諫其不可帝不聽

秋七月儂智高陷昭州九月以孫沔為廣南安撫使

初以沔知州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為憂臣觀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奏既而昭州鈐轄張忠以敗聞帝乃除沔湖南江西安撫使沔請發騎兵求武庫精甲梁適折沔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亡備故至此今乃欲示鎮靜耶夫實備不至而貌為鎮靜危亡之道也乃與兵七百人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江西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燕犒賊疑不敢北侵行至鼎州加廣南安撫使

以狄青為荆湖宣撫使督諸軍討儂智高

智高寇擾日甚嶺外騷動楊政等久無功帝以為憂智高移書行營求邕桂節度使帝將受其降梁適曰若爾則嶺表非朝廷有矣會狄青上表請行遂以為宣撫使提舉廣南經制盜賊事青入對自言曰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數百騎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時命入內都知任守忠為青副知諫院李允言唐失其政以宦者觀軍容致主將掣肘是不足法遂罷守忠諫官韓絳復言青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龐籍籍力贊青可用且言號

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廣義或曰韓絳龐籍之言果有得乎曰有曰何青必能立功籍之見乃武后去監軍御史之識也非得而何絳之見即仁宗用宦者監軍之左計也非失而何大臣謀國而有得失如此人主奚可不慎其所與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

三

以范祥為陝西轉運使制置解鹽事

自復榷法兵民輦運不勝其苦並邊務誘人入中芻粟皆為虛估騰踴至數倍大耗京師錢幣太常博士范祥聞中人也熟其利害常謂兩地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邊計者公私浸漁之害也倘一變法歲可省度支緡錢數十百萬乃畫策以獻遂命制置其事使推行之論者爭言其非是遣戶部使包拯視還言其便論者猶藉藉祥召祥至與三司雜議皆祥所建詔從之田况請久任祥以專其事乃擢祥為轉運使于是舊禁鹽池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錢償以鹽投以要券即池驗券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以商所入緡錢糴粟輸並邊九州軍而悉留推貨物錢幣以實中都由是點商貪賈無所僥倖閱內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使之

冬十月以胡瑗為國子監直講

瑗既居太學其徒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過之不問可知為瑗弟子也特與孫復同為直講復教養不及瑗而治經過之然二人論見多不合常相避不見

廣義 孫復胡瑗為世通儒至于論見不合而常相避者要亦渣滓之未盡也人之全者豈得多哉

儂智高陷賓州復入于邕

時交趾請出兵助討智高余靖以便宜許之請于朝狄青奏曰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五

橫跋二廣力不能制乃假交趾兵因而發亂何又樂之願罷助兵帝從之

發明 自皇祐元年書智高反至是閱四載如陷邕

人之境守臣戍將非死則逃罔敢與敵於乎以烏合小醜橫行嶺南卒難勦捕宗之武備亦甚疎畧矣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有天下者不可不鑒

廣義 余靖儒者也狄青武人也靖之見不逮于青遠矣青豈武人也哉

十一月朔日食○十二月狄青勒兵賓州陳曙兵敗青

斬之以狗

青行軍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柵至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鬥聽吾

所為廣西鈴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擊賊潰于崑崙閣殿直表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眙諸將股栗莫敢仰視

發明 師之初六爻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然則行師之道貴乎正紀律而肅號令否則未免與尸之凶也狄青部分諸將號令嚴明陳曙邀功無謀王師敗績苟不正法則軍令不肅人無門志于是按罪行誅一軍股栗攻戰國存卒能成功雖然青固能執法蓋亦朝廷委任之身耳所以任將不可不專行師不可不肅綱目不書殺而書斬蓋予青而罪曙也

癸巳五年春正月會靈觀火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五

發明 人火曰火歷觀宋之宮觀非義之建者未始不為天之所毀如開寶寺塔玉清昭應宮會

靈觀皆毀于烈焰之中靡有孑遺是知人為不善天必厭之綱目特書于冊者一以見作非義者之無益一以見逆天道者之有徵也然則人君豈可不修省以答天變乎合前後書法觀之然後可見綱目垂世立法之意深矣

○狄青夜度崑崙閣大敗儂智高于邕州智高走大理

廣南平

青既誅陳曙因按兵止營令軍休十日衆莫測賊規者還言軍未即進青明日即整兵自將前軍孫沔將次軍余靖為殿夕次崑崙閣黎明整大將旗鼓諸將環立帳前待令乃發而青已微服與先鋒度閣趣諸

將會食閱外賊方覺悉出逆戰右將孫師搏賊死山下賊氣銳甚汚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落騎兵從左右翼擊之縱橫開合部伍不亂賊不知所為大敗走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賊黨黃師宓懷建中等及偽官屬死者百五十七人生擒賊五百餘死者萬計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由合江口入大理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為賊所俘脇者慰遣之泉師宓等于城下斂屍築京觀于城北隅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贖功也廣南悉平捷至帝喜曰青破賊龐籍之力也又日向非梁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詔余靖經制廣西追捕智高而召青沔還朝後二年靖遣都監蕭注入特磨道生獲智高母及其弟智光子繼宗繼封又募死士使大理求智高重譯得至會智高已死於大理函首至京師乃誅其母及其弟子

發明 觀狄青之用兵可謂好謀而成出人意表者矣夜度崑崙出賊不意罪人斯得廣南悉平其峻功偉績為何如哉

廣義 分注載狄青之言以為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其心事明白雖儒者何以過之噫青雖起于行伍而能人之所不能此其功之所以立也雖然向非龐籍之贊襄必將受制于閭豎矣况望其能立功哉詩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此之謂也

夏五月高若訥罷以狄青為樞密使孫沔為副使

賈平廣南功也龐籍及臺諫朝士皆論青不可長省府帝不聽

以孫抃為御史中丞

韓絳奏抃非糾絕才抃即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評人為風采掇給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上察其言趣令視事未幾抃舉吳中復為監察御史抃未始識其面或問之抃曰昔人恥為呈身御史今豈薦識面臺耶官

秋七月龐籍罷

籍長于吏事持法深峭士卒畏服及為相聲名減于治郡時

閏月詔定內侍員

詔自今內侍供奉至黃門以一百八十人為額仍詔內侍省都知押班須年五十以上歷任無贓私罪者

乃得為之

八月以陳執中梁適同平章事○九月夏及契丹平○

冬十月朔日食○十一月詔減畿內諸縣稅

端明殿學士張方平言王畿賦斂之重詔開封府諸縣兩稅于元額減二分永為定式

發明 真氏曰有修德之實心然後有修德之實事有愛民之實心然後有愛民之實事未有無

是心之實而能有其事之實者也上書詔定內侍員則其草獎之法嚴此書詔減畿內諸縣稅則其

憂民之心切豈非修德愛民之實事乎一書再書深予之耳

甲至和元年春正月貴妃張氏卒追冊為溫成皇后二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

月孫汚罷

貴妃巧慧多智數善承迎至贈其父堯封為郡王世父堯佐至太師嫺戚莫不顯貴然帝守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凡宮禁干請雖已賜可或輒中卻妃嬖幸少比然終不得紊政及卒帝憂悼甚至輟朝七日禁京城舉樂一月追冊為皇后治喪皇儀殿知制誥王洙鈞撫非禮陰與內侍石全斌附會欲令孫沔讀冊宰相護葬帝從之沔曰陛下若以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遂求罷乃知杭州時陳執中為首相奉行惟謹且引洙為員外翰林學士論洙是爭咎執中

發明 觀此則仁宗溺愛之心益著矣張氏以美人甚焉當時宰臣附會無敢可否者獨孫沔力辭讀冊遂求罷政然亦不能辨正是非較諸羣臣則彼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五

善于此耳綱目書沔罷於冊后之下則其因是事而罷從可知矣此事而觀其義自見

廣義 五伯之主尚曰無以妾為妻何中國之主而反以妃為后耶人謂宋朝家法過漢唐觀于此則所謂過者乃稱之過也豈真所謂過人之過者哉此綱目所以不書罷孫沔而書曰孫沔罷者以見罷由於沔而非出於上也

京師疫 內出犀角二令太醫和藥以療民其一通天犀也左右請留供服御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立命

以田况為樞密副使三月王貽永罷以王德用為樞密

使

貽永尚真宗女鄭國公主自以祖宗來無外嫺輔政者恒懼寵祿過盛故在樞府十五年能遠權勢帝由是益加尊禮至是以疾罷德用時以太子太師致仕會乾元節上壽立班廷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耶帝聞之遂拜樞使

夏四月朔日食用牲于社

發明 春秋莊二十五年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傳曰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魯以諸侯之國用牲于社春秋譏之矧堂堂中國天子不知修省而乃效尤豈不誠可惜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五

綱目持揭而書之所以深譏之耳

秋七月以程戡參知政事○梁適免

適晚暢法令臨事有膽量而多挾智數貪黷怙權不戡子弟御史中丞孫抃御史馬遵吳中復論之出知

鄭州

八月以劉沆同平章事冬十月葬溫成皇后祔其主于

太廟

劉沆充溫成皇后園陵監護使既葬祔廟賜后閣中金器數百兩沆力辭而為其子請試學士院遂授館職

發明 烏乎宋人是舉可謂徇私滅公全恩棄禮者矣蓋名不正則言不順張氏後宮之勝妾仁宗以溺愛之故生榮死哀追冊為后則亦已矣附主太廟此何禮耶凡皇后之崩止書曰葬而不書附主此特書者所以譏其溺愛不明違法悖禮之失也當時羣臣罔敢正名其失者則其阿諛苟容亦可見矣劉沈附會葬事得授平章可恥之甚觀綱目之所書驗當時之得失其義可見

乙未二年春三月改封孔子後世愿為衍聖公

世愿孔子四十七代孫襲封文宣公太常博士祖無擇言祖謚不可加後嗣乃詔改封仍令世襲

廣義 按無擇所言不惟不敢黷先聖而且為先聖衍慶澤矣美號一加而至今作式無擇其有功于聖門也

功于聖門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四十一

夏四月定差衙前法

初太宗立九等差役法後承平既久姦偽滋生而里正衙前主運官物陪償折耗役為至重民多破產者知并州韓琦請罷其法蔡襄亦為帝言之乃視資產多寡差排鄉戶衙前置籍分為五則定役輕重而罷里正衙前自是民稍休息

以趙抃為殿中侍御史

抃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為小人雖小過當力過而絕之君子不幸誣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時吳克鞠真卿馬遵吳中復等皆以直言居外歐陽修賈黯復求郡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由是克等悉

得召

廣義 人君用骨鯁之臣朝廷享清平之福清獻公謂一言興邦

不其諒哉

六月陳執中免

知諫院范鎮論執中無學術非宰相器會執中嬖妾咎小婢出外舍死孫抃趙抃等論之不報至是以早錄因范鎮言執中為相不病而家居陛下欲弭災變宜速退執中以快天下之望今臺臣不以陰陽不和責宰相而舍大索小暴揚燕私若因此為進退是因一婢逐一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也孫抃復與其屬合班論奏執中過失執中竟免然執中在中書八年人莫敢干以私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四十一

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

帝嘗問置相于王素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爾至是彥博與弼同召至郊詔百官迎之范鎮言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及宣制士大夫相慶于朝帝遣小黃門覘知之語翰林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若此豈不賢于夢卜哉修頓首賀會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于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與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將相皆得人矣

廣義 文富二公素望碩德華夷著稱今特舉以為相可謂厭天下之心矣故特書曰以文彥博

富弼同平章事文無美辭而美在其中矣

以張昇為御史中丞

昇指切時政無所避畏帝謂之曰卿孤立乃能如是
昇對曰臣仰托聖主致位侍從是為不孤今陛下之
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

竊以為陛下乃孤立耳帝為感動

發明

仁宗以孫抃為御史中丞以趙抃為殿中侍
御史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以張昇為御

史中丞則吳宰相臺諫皆得
其人矣綱目備書深予之也

秋八月契丹宗真死子洪基立

宗真入秋山有疾翌日而殂廟號興宗長子燕趙國
王洪基即位以太弟重元為太叔大赦改元清寧尊
皇太后為太皇太后遣使來告哀宗真性佻悅嘗因
夜宴自入樂隊又數變服入酒肆寺觀尤重浮屠法
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其臣馬保忠嘗勸
以臣下無勳勞宜序進之宗真佛然怒曰若爾則是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

君不得專宜社稷之福耶自是欲
有遷除必先厚賜近臣以絕其言

冬十月知辰州宋守信擊下溪蠻不克

下溪州自彭允林至仕義相繼為刺史五世矣至是
仕義子師寶怨父取其妻來奔辰州詐仕義嘗殺誓
下十三州將奪其印符而并其地自號如意大王補
置官屬將起為亂知辰州宋守信聞之乃以師寶為
鄉導帥兵數千深入討伐仕義遁入他洞不可得俘
其孥官軍戰死者十八九守信等皆坐貶自是蠻獠
數入寇掠邊
吏不能制矣

發明

不曰討伐而曰擊惡蹟武也自是蠻獠數入
寇掠邊吏不能制矣擅開邊釁者果何益乎

綱目貴義不貴
功其旨深哉

十二月修六塔河

河入中國行太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為大患既出大
岷東更平地二千餘里特以隄防為之限夏秋霖潦
百川所會不免決溢而大名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棗
濱德博懷衛鄭等郡及開封往往受其害于是詔諸
州長吏兼河隄使防塞之法甚備而決溢之患時有
說者以河隨時漲落自立春後解凍候人量水初至
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為信驗謂之信水非時
暴漲謂之客水隨決隨塞瀕河苦之至是河決大名
館陶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澶州高胡河穿六塔河入
橫隴故道以披其勢富弼是其策詔發三十萬丁修
六塔河以回河道以仲昌提舉河渠翰林學
士歐陽修三上疏力諫其不可行帝不聽

發明

唐憲元和十三年書浚龍首池綱目譏之甚
矣驕侈之念未易克也災異迭見未果修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

而役民之事已駸駸乎不可遏獨不思夫廣南盜
發士卒暴露攻陷城邑民無寧居僅克速誅未聞
撫馭此正勞心焦思講求致理之時豈宜高枕而
肆宴安者哉等而上之正使外邦臣服河北克清
四海寧謐在聖人處此猶且兢兢業業圖惟克終
況十僅一二者乎書修六塔河則慶厯之駕已稅
于此矣易曰其亡其亡
君子為仁宗惜之

丙嘉祐元年春正月帝有疾文彥博等宿衛禁中二月

帝疾瘳

正月朔帝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趨行禮而罷翌
日文彥博召內侍都知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
漏言彥博叱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
居欲何為耶自今病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

又與劉沆富弼謀啟于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白
無故事彦博曰此豈論故事耶因赦死罪以下令輔
臣禱天地宗廟社稷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
彦博不使入明且有言禁卒告都虞侯欲為亂劉沆
欲捕治彦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侯何如人
懷德稱其愿可保彦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
誅之以靖眾乃請沆判狀尾斬卒于軍門北京留守
賈昌朝素惡富弼陰結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
言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後數日二人
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治六繼隆所教也志聰以其狀
白執政彦博視而懷之徐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
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
懼色變彦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
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皆憤怒曰奴敢
爾僭言何不斬之彦博曰斬之則事彰灼于中宮不
安眾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塔方位復使二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四五

人往繼隆白請留之彦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
者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塔恐治前罪更言六
塔在東北非正北也二月帝疾愈御延和殿彦博等
還私第當是時京師業業賴彦博弼持重眾心乃安
已而劉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彦博
擅斬告反者彦博以沆判呈帝乃解

發明是時仁宗有疾人心皇皇謀變者眾苟非文
富諸賢宿衛禁中盡心調護則帝位易矣豈
不甚可畏哉故綱目特
表而出之蓋予之也

廣義仁宗有疾中外疑之况羣邪投間抵隙者不
勝其衆于時若非潞公砥柱其間則仁宗或
不能保厥躬矣易曰以杞包
瓜含章有隕自天潞公有焉

閏三月以王堯臣參知政事程戡為樞密副使

戡以文彦博親
故改授副使

以唐介知諫院

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文彦博因言于帝曰介頃
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
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介
知諫院時稱彦博長者

夏四月河決六塔流殿中丞李仲昌于英州

李仲昌等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復決
溺兵夫漂芻藁不可勝計詔三司判官沈立往行視
內侍劉恢遂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數千萬人穿土干
犯忌禁且河口乃趙征村於國姓御名有嫌而大興
鉞劇非便詔罷其役令御史吳中復內侍鄧守恭置
獄于澶劾仲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以致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四五

潰於是流仲昌于英
州餘各被謫有差

發明修六塔仲昌之謀耳今而河決六塔則仲昌
不為無罪曷為以無罪例書蓋謀之者仲昌

主之者富弼况河決亦天變之告戒非人力所能
為當恐懼修省以答天變可也夫何君臣之間殊
未見更相戒飭之意而徒流仲昌置獄并宜應變
之道哉綱目書流仲昌而不著所坐君臣交罪之
也

廣義六塔之役富鄭公是之文忠公非之至是將
四月矣竟無成功而徒損人大國用者則二

公識見亦於
是可占矣

五月罷知諫院范鎮

帝性寬仁言事者競為激訐鎮獨務引大體非閔朝
廷安危生民利疚則未嘗言及帝暴疾文彥博因請
帝建儲帝許之會疾瘳而止至是鎮奮然曰天下事
尚有大于此者乎即上疏曰置諫官者為宗廟社稷
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
之人臣不為也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為陛
下獨以祖宗後裔為念是為宗廟社稷之慮至深且
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
以周王薨養宗子于宮中天下之大憲也願以太祖
之心行真宗故事近屬賢者優其禮秩而試以政
事俟有聖嗣復遣還邸章累上不報執政論之曰奈
何效希名干進之人鎮貽書曰比天象見變當有急
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
尚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因復上疏言之愈切除兼
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執政論之曰今間
言已入為之甚難鎮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四十六

易諸公謂今日難于前日安知異日不難于今日乎
凡見帝面陳者三因泣下帝亦泣謂曰朕知卿忠當
更俟二三年鎮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
皆白朝廷知不可奪乃罷知諫院改糾察在京刑獄
時并州通判司馬光亦言建諸事且勸鎮以死爭之
翰林學士歐陽修殿中侍御史包拯呂景初趙抃知
制誥吳奎劉敞等皆上疏力請於是文彥博富
弼王堯臣等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不見聽

發明

歐陽氏曰人主之善取者常欲聞難言之
言然後下無隱情上無壅聽姦究不作禍亂

不生難言之言人主當聞况易言之言乎蓋建儲
國家之大計不可不早為之定仁宗春秋鼎盛儲
位久虛范鎮職當言責理合備陳仁宗不聽則已
罷而黜之夫豈從善之道哉故書罷知諫院范鎮
則其以無故而罷
諫臣之意可見矣

廣義 建儲國之大事也大事者何大本也大本不
立則懷奸蓄惡者誰無覬覦之心哉范公不
顧成敗利鈍而極言其事者此仁人君子正誼明
道而無謀利計功之說也復之六四曰中行獨復
范公
有焉

六月大水社稷壇壞詔求直言

京師自四月大雨水注安上門門閔折壞官私廬舍
數萬區諸路言江河決溢河北尤甚至是雨壞太社
太稷壇詔羣臣實封言關
失而分遣使賑卹被傷者

發明

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也水壞社
稷其異大矣人君行逆德者必致陰沴仁宗
無其逆德而致陰沴何蓋太子社稷之本是時太
子未建社稷未固故水壞社稷者得非此之應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四十七

仁宗但能詔求直言而不能反求諸心則是雖有
求言之名而無求言之實災變何從而弭哉所謂
人無譽焉妖不
妄作信斯言矣
廣義 范鎮諫立儲則凡言之直者無有直于此也
至是又詔求直言是猶舍玉而求玉也奚可
哉

彗出紫微垣○秋八月朔日食○罷狄青判陳州以韓

琦為樞密使

青在樞府每出入士卒輒指目以相矜誇至墜馬足
不得行又其家數有光怪會大水青避于相國寺行
止殿上人情頗疑翰林學士歐陽修言青掌國機密
而得軍情非國家之利知制誥劉敞出知揚州陸

亦言陛下幸愛青不如出之以全其終帝然之乃以使相判陳州

冬十一月王德用罷以賈昌朝為樞密使

德用將家子習知軍中情偽善以恩撫下故多得士心雖屢臨邊境未嘗親矢石督攻戰而名聞四夷閭閻婦女小兒亦呼為黑王相公

十二月劉沆免以曾公亮參知政事

沆初以附張貴妃得進數為御史論列沆深疾之因上言自慶歷後臺諫官用事朝廷命之出事無當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專務決人陰私莫辨之事以中傷士大夫執政畏其言進擢尤速請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二歲者與知州帝從之會御史范師道趙抃歲滿求補郡沆引格出之中丞張昇曰天子耳目之

欽定四庫全書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五

四

官而宰相挾私斥之可乎上疏極言沆遂出知應天沆長于吏事然任數善刺探權近得失陰持之以軒輊取

以包拯知開封府

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以其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聞節不

丁酉二年春二月祁公杜衍卒

衍臨終作遺疏畧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諡正獻

以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

帝切于求士進士諸科一舉而獲選者至千三百餘人士子習尚險怪奇澁之文號太學體張方平嘗言文章之變與政通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為奇驅扇浮薄重虧雅俗非取賢斂才備治具之意雖下詔揭示而士習不改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痛抑新體凡為時所推舉者皆被黜榜出澆薄之士候修晨朝聚議于馬首街司選卒不能禁止然自是場屋之習遂為之變

三月護國節度使同平章事狄青卒

青為人慎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饑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先後者故數有功嘗有持狄梁公畫像及告身詣青獻之以為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卒諡武襄

欽定四庫全書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五

四

發明

杜衍卒而不具其官狄青則具其官豈厚于青而薄于衍乎徇名責實也然則青衍之優劣判矣綱目

夏四月幽州地大震

壞城郭覆壓死者數萬人

發明

自元年至是災異多矣如大水社稷壇壞書于冊而宋之君臣未見其修德應天之實而皆視為泛常恕不之顧可勝惜哉即綱目之所書驗當時之得失則政治之得失從可知矣

秋八月詔諸州置廣惠倉

初天下没入戶絕田官自粥之至是韓琦請留勿粥
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為倉貯之以給州縣之老幼貧
疾不能自存者謂之廣會倉以提刑領其事歲久具
出納之數上三司每千戶留田租百石以是為差戶
寡而田有餘則粥如舊

廣義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
知田與民皆國之所有者韓魏公請置廣惠
倉于諸州則是因其人之田而給養其民所謂惠
而不費者也易曰弗損益之無咎貞吉利有攸往
得臣無家親公其庶幾矣

九月契丹來聘遣翰林學士胡宿報之

初契丹主宗真來求御容會卒乃已至是洪基復遣
使來求欲成先志帝遣張昇報聘且諭之曰昔文成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五

弟也弟先而兄于禮為順今南朝乃伯父之尊當先
致恭于是復使其臣蕭扈求致其像宿乃奉御容如
契丹契丹主具儀仗迎謁及瞻視驚肅再拜謂左右
曰我若生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持蓋一都雲候耳

發明 凡夷狄書來聘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契
丹之來求御容耳能求御容則是有尊敬中

國之心故特進之綱目于契丹侵邊則書入境于
契丹求地則書來求于契丹求通則書來聘見君
子之心樂與人為善因其侵夏則黜之因其慕義
則進之其謹內外之辨嚴上下之防審矣然來而
後報禮之宜耳故又書遣報以予之

冬十二月詔間歲一舉士置明經科

進士諸科待試京師者恒六七千人一不幸有故不
應詔往往沉淪十數年以此毀行干進者不可勝數

王洙侍通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帝曰古者選士
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孰
若裁其數而屢舉也下有司議咸請易以間歲之法
則無滯才之歎薦舉數既減半主司易以詳較得士
必精于是下詔間歲貢舉進士諸科悉詳舊額之半
增設明經試法凡明兩經或三經五經各問大義十
條兩經通八三經通六五經通五為合格兼以論語
孝經策時務三條出身與進士等未幾以登第者衆
驟致顯擢復下詔定其

發明 間歲舉士置明經科則仁宗求賢之心可謂
切矣人才疊出豈不宜哉特書于冊蓋予之
也

戊戌三年夏六月文彥博賈昌朝罷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五

彥博以老求罷以使相判河南封潞國公知諫院陳
旭等恐昌朝遂代為相乃率僚屬上言昌朝交通女
謁建大第別朝客位以待宦者宦官有矯制者樞密
院釋不治昌朝竟出判許州昌朝在侍從中多得名
譽及執政始不為正人所與

以韓琦同平章事宋庠田况為樞密使張昇為副使

時羣臣皆以建儲為言帝依違不決琦既相乘間進
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
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以為宗廟社稷計帝
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
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
能如是况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
帝不答

以包拯為御史中丞

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耳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

廣義

嗚呼堯舜以子不肖即傳于賢者正以見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己之所得私也苟不傳賢以定之無乃啟天下後世禍亂之源乎堯舜所以為萬世法者此也仁宗無子而貪戀厥位其私孰甚焉迹其本心是營菟裘者之不若也何是貴哉

秋八月朔日食○王堯臣卒○下溪蠻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五

先是彭仕義陳乞內屬帝遣殿中丞雷簡夫往視之簡夫度仕義未可專用恩澤誘化至則督諸將進兵築明溪上下二寨據其險要拓取故地五百餘里仕義計窮遂歸連歲所掠甲仗士卒詔辰州還其孥及銅柱自是復通中國然點驚益甚

冬閏十二月罷使吏知州軍提點刑獄

巳巳四年春正月朔日食用牲于社

知制誥劉敞言社者上公之神羣陰之長故日食則代鼓于社所以責上公退羣陰今反祠而請之是屈天子之禮從諸侯之制抑陰扶陽降尊貶重非承天降尊朝廷之義也

發明

元旦日食非小變也仁宗未聞修已之實而徒用牲于社失禮甚焉夫社者羣陰之長日

食伐鼓所以退羣陰春秋用牲于社君子譏之今反祠而請之則是屈天子之禮從諸侯之制抑陽扶陰降尊貶重其不可也明矣綱目前書日食而用牲于社此書日食而用牲于社然則當時羣臣無敢言其非能言其非者惟劉敞一人而已帝不見聽惜哉

二月更權茶法

自茶為官權民私蓄盜販皆有禁臘茶之禁尤嚴園戶困于征取官司並緣侵擾因陷罪戾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皆上書請罷給茶本能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權貨務以償邊羅之費可以疏利源寬民力富弼韓琦曾公亮然其策請于帝行之下三司議三司言茶課給本收利所獲甚微而煩擾為患園戶輸納侵害日甚小民趨利犯禁益繁宜約歲入息錢之數均賦于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算而不給本錢遂詔弛舊禁俾通商利凡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羅自是惟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論者又謂茶戶困于輸錢良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必致歲額不登經費日蹙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劉敞皆請除前令帝不聽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五

夏四月封周世宗後柴詠為崇義公

給田十頃以奉周祀從著作佐郎何鬲請也

廣義

昔成王封微子于宋聖人定為書之一篇其公平廣大氣象至今藹然可想綱目書曰夏四月封周世宗後柴詠為崇義公且給田十頃以奉周祀則是周成王復見于宋也仁宗其賢矣乎

五月除猜防大臣條約

前兩制不許至執政私第執政所薦士不得克臺官詔並除之

秋七月放宮人

帝以月食幾盡修陰教以應天變前後出宮女幾五百人時後宮得幸者十人謂之十閣而劉氏黃氏在十閣中尤驕恣通請謁御史中丞韓絳密以聞帝曰非卿言朕不知也當審驗之遂并出二人

發明

月食者陰道之虧仁宗以月食幾盡修陰教以應天變前後出宮女幾五百人則其應天之變為何如哉大書持書蓋予之也

田況罷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 况寬厚明敏有文武材好論天下事言甚明切以疾罷

冬十月大禘于太廟

帝將臨禘下禮官集議東向之位同判宗正寺趙良規請正太祖東向之位而不知太常禮院韓維請如故事虛東向之位使時禮官不敢決乃與待制以上及臺諫官同議太祖為受命之君然億祖以降四廟在上故大禘止列昭穆而虛東向魏晉以來已用此禮詔從之

十一月汝南王允讓卒追封濮王

允讓天資渾厚內寬外莊知太宗正寺二十年宗子有好學者勉進之以善若不率教則勸戒之至不變始正其罪故皆畏服及薨謚安懿以其子宗實育宮中故卹典有加

召河南處士邵雍不至

雍河南人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于書無所不讀始為學即堅苦刻勵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枕者數年既而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鄭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初北海李之才受易于河南穆修修受于种放而放受之于陳搏源流最遠之才攝共城令雍時居母憂于蘇門山躬爨以養父之才叩門求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迹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之才遂授以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雍由是探賾索隱妙悟神契玩高明深造曲暢遂行伏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遊為市園宅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吟羣居燕笑終日不為甚異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留守王拱辰薦雍道逸授將作主簿後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

五

發明

書處士予雍也雍躬逢盛世而以孔孟之道上九衆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也迨夫朝廷聘召力辭不就其泥塗軒冕之心著矣若雍者天下豈得而多見哉厥後卒老衡茅終身不仕而其名譽道德推重當時惡在其能仕宦也故書美之

廣義

或曰康節當治朝而召之不至者無乃不可乎曰康節非惡此而逃之也蓋其心樂乎道無得無喪心與道俱知有道之可貴而不知有官爵之可榮也譬猶魚樂乎水鳥欣于木皆出自然

非由勉強然非深于道者孰能與于此哉

庚子五年春正月鑿二股河

自李仲昌敗河事久無議者河北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宜浚二股渠分河流入金赤河可以紓決溢之患朝廷如其策役三千人幾月而成未幾又併五股河浚之

發明

魯人浚洙春秋譏之古之人君知民為國之本不作無益以勞民而使之耕食鑿飲無妨農時所以百姓充足倉廩富饒而長享雍熙之治也仁宗敬天動民之心不為無有然前書修六塔河此書鑿二股河曾謂是役非民力乎蓋由中心無主易于惑動云爾民者國之根本斧其根則枝葉豈有不凋瘵者哉此君子所以深為仁宗惜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五

夏四月程戡免以孫抃為樞密副使

戡與宋庠不合數爭議於帝前臺諫以為言帝不悅殿中侍御史呂誨復論戡結貴倖以致位乃免

置寬恤民力司

詔置于三司遣官分路訪寬恤民力事

五月召王安石為三司度支判官

安石臨川人好讀書善屬文曾鞏攜其所撰以示歐陽修修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調知鄆縣通判舒州文彥博為相薦其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歐陽修薦為諫官安石皆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復言于朝召為羣牧判官改度支判官安石議

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果于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于是上萬言書其大要以為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驚天下之口而固己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夫謂其無意于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及赴是職聞者莫不喜悅呂祖謙曰安石變法之蘊亦畧見于此書特其學不用于嘉祐而盡用于熙寧世道升降之機識者于此三致意焉

發明

始之初六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傳曰一陰始生靜正則吉往進則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五

凶故以二義戒小人使不害于君子則有吉而無凶然其勢不可止也故以羸豕孚蹢躅君子使深為之備云古之聖人于一陰始生之時其道雖微其勢必盛故謹微之意至于如此宋自用安石變更法制毒流四海其禍至于宣靖而未已然觀其所上之書則其矯世變俗之志昭然可見雖得遂志于熙豐其進實基于嘉祐綱目因其召用而特書于冊者以明小人肇禍之始此正始之初六羸豕蹢躅之戒耳其謹微之意蓋深切哉

廣義

朱子綱目載李林甫柔佞多狡深結宦官嬖妃故得居相位今文潞文忠交薦安石之賢則君子反被其賣其奸豈林甫之可及哉書曰召者以見朝廷與其賢皆被其愚又所以著其亂政之漸也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始罔厥厥灼叙弗其絕詩曰維彼雨雪先集維霰皆安石之

謂乎

六月契丹新置國子監

契丹主自即位求直言者再復詔設學養士頒五經傳疏置博士助教各一

歐陽脩等上新唐書

先是帝以劉煦等所撰唐史卑弱淺陋命翰林學士歐陽修端明殿學士宋祁刊修之曾公亮提舉其事十有七年而成凡二百二十五卷事增于前文省于舊修撰紀志表祁撰傳故事每書首止列官尊一人修以祁為先進且於唐書功多故各著其名以自異

發明

唐書何以曰新考之分注仁宗以劉煦等所撰唐史卑弱淺陋命修等刊修之故書曰新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

然事增于前文省于舊積之十有七年而始成蓋亦難矣綱目特書于冊一以美帝之存心古典一以美脩等遵君子美也其與上會計錄者豈不大相懸絕哉

冬十一月宋庠免以曾公亮為樞密使

庠前後所至以慎靜為治然愛信幼子縱其與小人遊殿中侍御史呂誨論庠昏惰乃罷判鄭州

以張昇孫抃參知政事歐陽修陳旭趙槩為樞密副使

丑辛 六年春三月起復富弼同平章事弼固辭許之

弼以母喪去位詔為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固請終制且曰起復金革之變禮不可施于平世帝乃許之

司馬光五朝行
已正大和平無
弊微之可議不
祇冠有吏階臣

發明起復者乃金革之變禮非治世之常規無金革之變奪人之喪自奪其喪皆非也宋制執事遭喪皆起復則是背禮甚矣仁宗虛位五起而富弼固辭不就君子之存心有異于人信哉特書固辭深予之也

廣義大抵以道事君不以寵利移易其心者大臣之固是誠不以寵利易其心而深得大臣之體者也綱目紀其年月而大書于冊者其垂訓之意至矣

夏四月陳旭罷

知諫院唐介趙抃御史范師道呂誨上疏論旭陰結宦者故得大用帝曰朕選用執政豈容內臣預議耶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

乃兩罷之旭知定州介等亦外補

以包拯為樞密副使○六月朔日食

司天言當食六分之半食四分而雨羣臣欲援至和例稱賀同判尚書禮部司馬光言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為近狹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天意若曰人君為陰邪所蔽災患甚明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食不滿分者乃歷官銜數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為賀也帝從之

以司馬光知諫院

光入對首言臣昔通判并州所言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對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聞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復以三

求之歷代亦不可多得其論曰
德有三曰仁明
武治道有三曰
任官信賞必罰
要言至理可書
丹泉空石萬世
不易也

劉子上一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
煦姑息之謂興教化脩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
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知道諳識安危
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
戾之謂唯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
移此人君之武也陛下天性慈惠謹微接下子
育元元汎愛羣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
過然踐祚垂四十年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
閭里窮民猶有怨歎意者羣臣不能宣揚聖
化將陛下之于三德萬分一亦有所未盡歟
臣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羣臣各以其
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一皆可之誠
使陛下左右前後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善矣或
有一姦邪在馬則豈可不為之寒心哉其二論
致治之道有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國家御
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仕苟日
月積久則不問其人之賢愚而真高位資塗相
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五

特如是而已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
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
巧文以逃罪陛下誠能慎選在位之士而用之
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徒其官無功則降黜廢
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
其三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赦書害多而利
少非國家之善政又進五規曰保業惜時遠謀
重微務實又言故事凡臣僚上殿奏事悉屏左
右內臣今內臣不過去御座數步君臣對問之
言皆可聽聞恐漏泄機事非使帝皆嘉納之詔
自今止令御藥侍臣及扶持四人立殿角以備
宣喚餘悉屏之

以王安石知制誥

安石自度支判官改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閣門吏
費勅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于廁吏置勅

於案而去又遣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及復除知制誥安石遂不復辭矣

秋八月以曾公亮同平章事張昇為樞密使胡宿為副使

宿為人清慎忠實臨事不妄發既發亦不可回止其當重任尤能顧惜大體羣臣多務更張革弊宿曰變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

閏月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王介蘇軾蘇轍皆在舉中轍對切直胡宿力請黜之帝不許曰以直言召人奈何以直棄之乃收入第四等王安石意轍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詞韓琦曰此人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妻師德郝處俊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五

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改命沈邁為之詞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改除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為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為陛下守法而強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執政者不悅會以母喪遂去職

發明漢文二年書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網目美之蓋人君之德雖不一然敬天聽言

乃其要者今仁宗乃能詔策賢良方正一舉而求賢聽言之意皆在其中天下之人自是欣躍感戴草故昂新四海皆延平采仁宗之德不亦善乎言曰直言諫曰極諫書之于冊足為千古之美

以歐陽修參知政事

時韓琦為首相法令典故問曾公亮文學之事問修三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修以兵民

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取視之不復求諸有司

冬十月起復宗實知宗正寺固辭不拜

羣臣以儲位未建為憂言者雖切而帝未之允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處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宗實天性篤孝好讀書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

書不為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時居濮王喪乃起復知宗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宗實固辭乞終喪帝復以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益罷識遠大所以為賢也願固起之帝曰然

發明 是時宗實居父濮王之喪仁宗將起為嗣是以命知宗正寺宗實固辭乞終喪制則其賢可知矣故書固辭

廣義 大抵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人君之天下也昔者堯老而舜攝舜老而禹攝未聞堯舜之無子也特以其不肖而傳之于賢耳今也仁宗春秋既高矣嫡嗣又無矣顧乃柶柶焉不肯建儲者何哉其心以為天意若錫吾胤則日可瞑于晏駕之時所謂遺腹之植不猶愈于委裘之朝乎殊不知

宗實既終喪韓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琦至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草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詔下宗實復稱疾固辭章十餘上記室周孟陽請其故宗實曰非敢邀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迹設固辭不受中人別有所奉遂得宴安無患乎宗實始悟司馬光言于帝曰皇子解不肖之富至于旬月其賢于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宗實遂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因肩輿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行李蕭然惟書數厨而已中外相賀

知傅子傳賢皆出于天非人力之所能為也况仁宗既有遺疾之險又有猶子之賢于時不定儲或可乎此羣賢所以深懼而力請也

壬寅七年春三月孫抃罷以趙槩參知政事吳奎為樞密副使

夏四月樞密副使包拯卒

拯性峭直耿介與人不苟合不一毫妄取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干謁一切絕之然惡吏苛刻務敦厚于人未常不怒其飲食服用喜儉朴雖責如布衣時卒贈禮部尚書謚孝肅

發明 包拯峭直耿介公正無私是誠宋室之賢臣也故卒而具官以著其公勤之績耳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

秋八月立宗實為皇子賜名曙九月進封鉅鹿郡公

宗實既終喪韓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琦至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草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詔下宗實復稱疾固辭章十餘上記室周孟陽請其故宗實曰非敢邀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迹設固辭不受中人別有所奉遂得宴安無患乎宗實始悟司馬光言于帝曰皇子解不肖之富至于旬月其賢于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宗實遂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因肩輿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行李蕭然惟書數厨而已中外相賀

冬十月賜諸路錢助糶常平倉

詔天下常平倉多所移用而不足以資凶年其令
內藏庫三司共出緡錢一百萬下諸路助糶之

發明蘇氏曰善治天下者必明于天下之情而後
得御天下之術仁宗以常平移用不足以支

凶年復詔出錢諸路助糶則其勤恤民隱之心可
見矣合前後所書觀之則仁宗憂國之誠而綱目

樂予之意為可見爾後
之治天下者當鑒於斯

知府州折繼祖卒

初繼祖欲解去州事下河東安撫使梁通體量適言
折氏世襲此州比年監司一以條約繩之尤為煩密

繼祖不自安故欲解去乞慰存之詔不
許至是卒以其兄子克柔權州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五

八年春三月帝崩鉅鹿公曙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

赦

帝暴疾崩于福寧殿皇后聞之悉斂諸門鑰寘于前
黎明召皇子入以遺詔令嗣位皇子驚再言曰曙不

敢為因反走韓琦等共掖留之四月朔皇子即位欲
亮陰三年今琦攝冢宰宰臣不可乃止史臣曰仁宗

恭儉仁恕敬天重民有同嘗請以玉清舊址為苑帝
曰吾奉先帝苑園猶以為廣何以為是為燕私常服浣

濯惟帝余稠多用絳純嘗中夜飢思燒羊戒勿宣索
曰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大辟疑者

皆令上識歲活千餘人每諭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
死况敢濫用刑乎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偷惰而任

事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
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

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
政所以培壅國基者厚矣子孫一矯其所為馴致于

亂傳曰為人君止于仁帝誠無愧焉呂中曰國家之
有天下強不如秦富不如隋形勢不如漢土地不如

唐所恃者人心而已太祖肇之太宗真宗培之至仁
宗四十二年深仁厚澤刑以不殺為威財以不畜為

富兵以不用為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為賢以寬厚待
民以恩禮待士夫而以至誠待外蕃蘇軾謂社稷長

遠終必賴之
者誠確論也

廣義大抵文勝于質史家之謬瑜不掩瑕斯為定
論觀史臣呂氏之言固足以知仁宗之賢然

無罪而廢正后飾非而譎諫官是誰之過
與此有識君子所以不滿于史臣呂中也

帝有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聽政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五

帝得暴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乃御內
東門小殿垂簾宰臣日奏事太后性慈儉頗涉經史多

援以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上一一能記綱要有疑
未決者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己意檢杞曹氏及

左右臣僕毫分不
以假借官省肅然

發明太后聽政因非朝廷之令典是時英宗有疾
而詔同聽政則非臨朝者比矣故書權同聽

政以見非專
輒之意也

立皇后高氏

后侍中瓊之曾孫母曹氏太后姊也故少育于宮中
與帝同年生又俱撫育于太后仁宗嘗曰異日必以

為配既長出官婚于濮邸封京
兆郡君生三子至是冊為皇后

五月以富弼為樞密使○秋七月帝疾瘳

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過宦者尤少思左右多不悅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內外洵懼知諫院呂誨上書兩宮開陳大義詞旨深切多人所難言者然兩宮猶未釋然一日韓琦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且道所以琦曰此病故爾疾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鮮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温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修復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獨稱舜為大孝豈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五

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矣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帝自六月不御殿至是初御紫宸殿見百官琦因請乘輿禱雨具素服以出入情大安

廣義

書傳曰大臣一身百責攸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甘辛燥濕欲其調濟盤結紛錯欲其解

紓黷闇汙濁欲其茹納然則事之震撼擊撞甘辛燥濕黷闇汙濁孰有過于此哉今也韓呂歐陽各奮忠誠幹乾坤于再造復日月于既食非曠度洪量者能如是乎蓋易曰大車以載有攸往無咎其韓呂歐陽之謂乎

契丹耶律重元反兵敗自殺

契丹主尊寵其叔重元甚至賜以金券免拜不名而重元陰懷異圖是月契丹主田于樂水之太子山重元子楚王尼嚕古與樞密同知蕭呼敦等四百人謀作亂敦睦官使耶律良上變契丹主召南院樞密使耶律仁先語之且急召尼嚕古仁先曰此曹凶逆臣固疑之陛下宜謹為備臣請帥衛士討之尼嚕古聞召知事泄遂誘脅弩手軍犯帷殿契丹主急欲走南院仁先曰陛下若舍扈從而行賊必躡其後且南院大王心未可知乃止仁先環車為營折行馬為兵伏帥官屬近侍三十餘騎陣抵外使北院樞密使耶律伊遜等率宿衛士卒數千人與尼嚕古戰賊衆多降尼嚕古躍馬突出為近侍渤海阿蘇等射殺之重元被傷而退其黨謂呼敦等曰行宮無備宜乘夜劫之若候明日外援必至其誰從我呼敦曰第圍之勿令外軍得入彼何能為黎明而發何遲之有重元從之令四面巡警待旦遂奉重元僭位以呼敦為樞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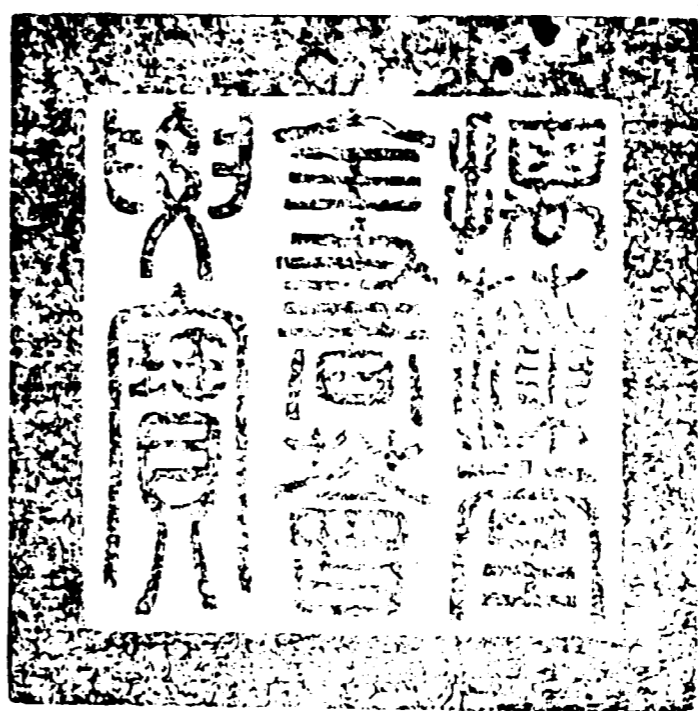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五

密使而率奚人二千薄行宮會五院部節度蕭塔喇聞召領兵適至仁先俟賊氣沮背營而陣乘便奮擊塔喇自外擾之其徒大奔追殺二十餘里重元走大漠歎曰尼嚕古使我至此乃自殺黨與皆伏誅契丹主執仁先手曰平亂皆卿之力也加尚父進封宗王乙遜等加賞有差

冬十月葬永昭陵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五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金光悌

謄錄監生臣常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六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三百九十一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六

起甲辰宋英宗治平元年凡八年
盡辛亥宋神宗熙寧四年

宗皇帝治平元年夏五月太后還政于帝加韓琦



右僕射

帝疾大瘳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
裁決悉當琦即詣太后復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
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遂起琦即厲
聲命撤簾簾既落猶于御屏後見后衣也帝親臨政加
琦右僕射呂中曰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
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無德望以鎮之則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無才智以充之則未
足以辨天下之事故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
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韓魏公蓋自慶歷嘉祐之
時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其德望服人心久矣至於處
事應變胸中才智又足以運用天下此其所以正英
宗之始歟在真宗之初則有呂端在仁宗之初則有
王曾此皆安國家
定社稷之名臣也

發明 北魏之晨惟家之索蓋自周赧八年綱目書
秦羊氏治國事始有婦人與政之端至漢祖

以神武得天下呂氏亦得與事幾危漢室然則女
后之臨朝實世道之大變宋自仁宗幼冲而劉后
專政英宗有疾而曹后臨朝皆不得已耳當時大
臣身濟艱難經綸天下者莫如韓琦觀其設機處
事迥出人表太后還政兩宮宴然易曰傾否先否
後喜韓琦有焉呂氏曰在真宗之初則有呂端在

仁宗之初則有王曾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名臣也故綱目上書太后還政于帝下書加韓琦尚書右僕射其功蓋可見矣

廣義 異哉曹后之貪權位也簾既撤矣而猶栖栖焉不忍去者所以見其居深宮之言為不得已也噫婦人尚爾而况不為婦人者乎

六月增置宗室學官

先是以王陶等為皇子伴讀司馬光言陶等雖為皇子官屬若不旬日得見或見而遠退語言不治志意不通教者止於供職學者止於備禮而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佞邪詭巧之人雜處其間雖皇子資性端慤難移然親近易習積久易遷雖有碩儒端士為之師傅終無益也臣願陛下博選學行之士使日與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三

皇子居處遊燕講論道義其侍御僕從和佞詭巧之人誘導為非者委伴讀官糾舉即時斥逐若皇子自有過失規誨不從亦聽以聞如此則進德修業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疎天下之幸也帝嘉納之至是封皇子頊為穎王王陶等為翊善記室增置宗室學官

秋八月內侍任守忠有罪竄蘄州

初莊獻太后臨朝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過盛累遷宣政使入內都知仁宗以未有儲嗣屬意于帝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入乘帝疾交構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國之大賊乞斬于都市呂誨亦上疏論之帝納其言翌日韓琦出空頭敕一道歐陽修已簽趙紫難之倚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責蘄州安置取空頭敕

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為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快之

發明 程子曰君道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至正君志定而天下之治

成矣蓋聞宦日侍左右伺察上意或竊主柄以騁人或鼓主怒以張勢是以利於立昏邀求大利也守忠在仁宗朝交通請謁權寵過盛援立昏弱以固已思乘帝有疾交構兩宮誠王法之所當誅而不赦者也向微歐韓呂馬諸賢同心協力宏濟艱難將來之禍可勝言哉昔孔子為政於魯先誅少

正卯而後教化大行其以此耳綱目特書有罪竄蘄州則其疾惡之旨嚴矣

廣義 大易解之上六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魏公之去守忠其有得于此乎

詔日開經筵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三

重陽節當罷講呂公著司馬光言先帝時無事常開講筵近以聖體不安遂於端午及冬至後盛暑盛寒推罷數月今陛下始初清明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間日御講筵從之

發明 天下之治亂未形而人事之善否可驗人君行政苟善則天下趨於善唐虞雍熙之治想見矣人君行政苟惡則天下趨於惡桀紂土崩之亂可知矣仁宗即位數十年間而經筵之御僅充

兩見英宗因呂公著司馬光之言日開經筵從善之心切焉雖然有賢君而無賢臣則天下不可得而治有賢臣而無賢君則天下又可得而治乎故

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反是則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矣天下何由而治耶故特書以著其美

廣義 大抵武以戡亂文以守成英宗當守成之日而頃刻不忘儒者其美可勝言哉

九月復武舉○冬十一月刺陝西民為義勇軍

韓琦言唐置府兵最為近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河東北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刺手背以為義勇甚便乃命徐億等往籍陝西五戶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五萬六千餘人賜錢二千民情驚擾而紀律疎略不可用知諫院司馬光上疏力諫不聽光至中書與韓琦辨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兵貴先聲為其無實也獨可欺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歷間鄉兵刺為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教與民約永不充軍遣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于民未敢以為然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反掌間耳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四

琦不從竟為陝西之患

廣義 昔王述有言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未嘗不以其言為當也且唐之府兵其制固為善矣當時變為強騎強騎變為藩鎮而後見也且曰益兵二十萬則是軍也無疑矣又曰永不充軍嗚呼小民至愚而神奚可誑邪其末流之弊必將倒持大阿而投人以柄矣其禍可勝言哉温公所以力言其不可者此也噫魏公才智卓越而尚有此舉之非而况才智之屈于魏公者耶

十二月吳奎罷以王疇為樞密副使○吐蕃瑪爾戩以

河州內附

嘉勒斯查娶李立遵女生轄藏瑪津嘉查又娶喬氏生棟哉李氏寵衰斥為尼于廓州而姻其二子二子乃結李巴全竊母奔宗噶爾城嘉勒斯查不能制瑪津嘉查撫有其眾寶元中瑪津嘉查死其子轄薩策丹繼立李氏懼孤弱不能守乃屬嘉勒斯查轄藏仍居龍谷而死二子長曰瑪爾戩居河州少曰轄鄂特且居銀川棟哉與母居懸精城號令嚴明人憚服之有眾六萬日以盛強獨有河北之地而嘉勒斯查所部分矣至是瑪爾戩率眾以河州乞內附

以內侍為陝西諸路鈐轄

帝遣王昭明等四人體量軍情治其詞訟有賞罰則與其帥議大事以聞各許歲乘驛奏事諫官呂誨言唐舉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我朝因循未革奈何又增置此員其權與安撫使均矣乞罷之指選帥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五

專制閭外之權傳堯俞趙瞻皆有論列不聽

發明 宋公寵信閭寺春秋譏之陝西諸路適當夏之勢此當時之所急者夫何以刑餘小人為諸路鈐轄此實唐人監軍之轍耳是時呂誨等非不力諫悉皆不聽惜哉分注言遣王昭明等四人綱目削其名何以其微而略之也蓋本端則末正源潔則流清宋自太宗信任宦官後世因之而不革卒致徽宗寵用童貫天下分崩是由本源不謹末流滋甚綱目特書亦端本澄源之意也

二年春二月罷三司使蔡襄

帝自濮邸立為皇子聞近臣中有異議人疑為襄及即位數問襄何如人韓琦等為救解帝意不回襄請

罷遂命出
知杭州

發明 味子曰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
而正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

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可得而正也英宗見
忌蔡襄浸懷疑貳然襄自請罷耳曷以上罷為文
原情也蔡襄托於危懼遂乞罷職英宗欲遂猜嫌
竟從其意殊無一毫留難之心觀綱
日之所書則英宗不能違其責矣

王疇卒○三月行明天厯

判司天監周
琮等所造也

夏四月詔議崇奉濮王典禮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初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
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
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
琦等言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
下有司議王及夫人王氏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
典禮用宜稱情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詔禮官與
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
光獨奮筆立議畧云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
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秦漢以來帝王有
自傍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
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况前代入
繼者多官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
宗皇帝年於未衰深惟宗廟之重於宗室中簡推聖
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統光
有天下所以負宸端冕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

臣等竊以為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
以高官大國諡國哀國仙遊並封太夫人攷之古今

為宜稱於是珪即命吏具以光手藁為按議上中書
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
等議濮王於仁宗為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歐
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服三
年為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
也若木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與據進封
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
議而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一
推宜罷之令有司
博求典故以聞

五月以陳旭為樞密副使○詔皇子及宗室卑屬勿授

師傅官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時封皇子並除檢校師傅中丞賈黯
以為子為父師於義未安故有是詔

秋七月富弼張昇罷

嘉祐中韓琦與弼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與樞密
謀之自弼使樞密非得旨合議者琦未嘗詢弼弼頗
不憚及太后還政弼大驚曰弼備位輔佐他事固不
可預聞此事韓公獨不能共之邪或以咎琦琦曰此
事當如出太后意安可顯言于眾弼愈不憚帝親政
加弼戶部尚書弼辭曰制詞取嘉祐中嘗議建儲推
思此特慈髮之勞何足加賞仁宗太后於陛下有天
地之恩尚未聞所以為報可謂倒置再奏不聽乃受
至是以足疾力求解政章二十餘上遂以使相鄭國
公判揚州未幾徙判汝州昇請老帝曰太尉勤勞
王家詎可遽去但命五日一至院進見母蹈舞司馬
光亦疏昇忠謹清直請留于朝而昇求去益力乃判

許州先是韓琦曾公亮欲遷歐陽修為樞密使將進擬修覺其意謂之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琦等服其言而止

廣義 君子觀富鄭公爭撤簾與夫文忠公辭樞密則二公之器局深淺益可見矣

以文彥博為樞密使呂公弼為副使

彥博自河南入覲帝曰朕之立卿之功也彥博悚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功之有且其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預焉因避謝不敢當帝曰暫煩卿西行即召還矣乃改判永興軍遂召為樞密使

八月京師大水詔求直言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京師大雨平地涌水壞官私廬舍漂人民畜產不可勝計是日帝御崇政殿宰相而下朝參者十數人而已詔聞西華門以洩宮中積水水奔激東殿侍班屋皆摧沒人畜皆溺死官為葬祭其無主者千五百八十人下詔責躬求言且命罷宴減膳禱於山川司馬光上疏畧云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黑子江淮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老弱流離積尸成邱今夏疫癘大作彌數千里秋收未獲暴雨大至都城之內道路乘舟官府民居覆沒殆盡死於壓溺者不可勝紀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者乎又曰先帝擢陛下於衆人中升為天子惟以一后數公主託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太后歡心長公主數人屏居閤宮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又曰凡百奏請不肯與奪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又曰臺諫天子之耳目其有所言當

以聖意察其是非不宜一付之大臣帝嘉納之

發明 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也京師天下之本而大水形焉其異不亦甚乎要在人君端其心術以答天譴則變災為祥反是則災咎之來必矣董子曰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正遠近莫不一於正而無邪氣奸其間者是以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用是而觀則行

政之善否由君心之邪正是以人君確守其正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無豐大自侈之念也三復董子之言為益信矣英宗因大水之警詔求直言其敬天勤民之心庶幾焉爾書以予之宜也

冬十一月吐蕃嘉勒斯賚死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以其子棟截為保順節度使

三年春正月翰林學士范鎮罷

韓琦求去鎮草批答引周公不之魯為辭帝不悅鎮遂請外罷知陳州時論或謂鎮以議濮王追崇事忤歐陽修修為帝言鎮以周公待琦是

以孺子待陛下鎮之出修為之也

發明 綱目書罷者多矣未有具官而書罷者具官而罷是必有其說焉是時韓琦求去范鎮草批至引周公不之魯為辭英宗不悅歐陽修又從而諧之故其罷之者亦不得已焉耳嗚呼君子小人之各有其黨故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今君子而攻君子是失其類聚羣分之道其可乎哉觀綱目之所書按分注之所載則其深為宋惜可見矣

契丹復改國號曰遼

發明 契丹改號為書復綱目於晉天福二年書契丹改號遼矣故書曰復茲春秋吳楚之君書其卒而不書其葬者所以避其號也契丹是時改國號遼蓋與中國等耳然綱目雖紀其改號之始繼是亦止以遼書之其君卒則書曰死其侵邊則書入寇正以存內外之防不使得同于正統也其旨嚴矣

温州火

焚官民居萬四千問死者五千人

發明 人火曰火大抵有無形之感然後致有形之應未有無無形之感而致有形之應者無形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一

之感何人事之乖戾也有形之應何災異之謹告也是時温州大火焚官民居萬四千間死者五千人則非小變矣意者政刑虧缺賢否混淆人事惑於下天變形於上耳夫豈無其故哉即綱目之所書則當時政治之得失昭然可見矣

詔稱濮王為親立園廟謫侍御史呂誨等于州縣

濮王宗奉之議久而未定侍御史呂誨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引義固爭以為王珪議是乞從之章七上而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罪曰昭陵之土未乾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又其劾歐陽修首開邪議以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於過舉而韓琦曾公亮趙鼎附會不正乞先貶之不報時中書亦上言請明詔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今所欲定者正名號耳至于

立廟京師干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意帝意不能不駕中書然未即下詔也既而皇太后手詔中書宜尊濮王為皇夫人為后皇帝稱親帝下詔謀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即園立廟以王子宗樸為濮國公奉祠事仍令臣民辟王諱時論以為太后之追崇及帝之謙讓皆中書之謀也於是呂誨等以所論奏不見聽

用繼約御史救告家居待罪帝命閣門以告還之海力辭臺職且言與輔臣勢難兩立帝以問執政琦修等對曰御史以為理難並立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乃下遷誨知新州純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寧縣時趙鼎趙鼎傳堯俞使契丹還以書與呂誨言濮王事即上疏乞同殿乃出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帝眷注堯俞獨進除侍御史堯俞曰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帝不得已命知和州知制誥韓絳及司馬光皆上疏乞留誨等不報遂請與俱貶亦不許侍讀呂公著言陛下即位以來納諫之風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一

未彰而屢誣言者何以風天下帝不聽公著乞補外乃出知蔡州誨等既出濮議亦寢程頤曰言事之臣知稱親之非而不明尊崇之禮使濮王與諸父等若尊稱為皇伯父濮國大王則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宗無嫌貳之失矣

發明 龜山楊氏曰人君所以御其臣只有一箇名分不可易名分既正上下自定蓋英宗雖濮

王之子仁宗既取之為嗣則是天下之大正庶之眾皆在統握既尊濮王為親是棄仁宗名分紊亂其不可也必矣當時司馬公曰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斯言是也然亦不求大義別立稱尊故使有為親之議不過子莫之執中耳非中庸之道也必如程子曰言事之臣知稱親之非而不明尊崇之禮使濮王與諸父等若尊稱為皇伯父

漢國大王則在漢王極尊崇之道於仁宗無嫌貳之失斯言得之矣呂誨等力陳其非遂皆貶謫是豈從善之道哉綱目詳書於冊所以深譏之耳

廣義 於時在廷之臣皆無定議惟明道以為當稱皇伯父者最為有得詳見遺書

三月彗星見西方

如太白長丈有五尺又字于畢如月

發明 彗者惡氣所凝而又為兵象也西方屬金是則其應宜不明且切哉綱目不言事應而事應已在其中然則天人感應之理甚可畏也有天下國家者可不謹於持已以慎天道而無危溢之行乎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夏四月朔罷以郭逵同簽書樞密院事

逵少諫范仲淹麾下歷官殿前都虞候遂同簽書樞密院事知諫院卻兀等交章言祖宗朝樞府參用武臣如曹彬父子馬知節王德用狄青勲勞為天下所稱則可遠黜佞小才宜堪大用不報

夏人寇邊環慶經畧使蔡挺擊走之

先是夏主諒祚遣吳宗來賀即位宗語不遜諒祚懲約宗諒祚不奉詔而出兵秦鳳涇原抄熟戶擾邊塞殺掠人畜以萬計遂寇大順城環慶經畧使蔡挺使蕃官趙明擊之諒祚表銀甲禮帽督戰挺先遣強弩列壕外注矢下射諒祚中流矢遁去從寇柔遠拔又使副總管張玉以三千人夜出擾營賊驚潰退屯金湯聲言益發十萬騎圍大順會朝廷發歲賜銀帶知延州陸詵曰朝廷積習姑息故敵人侵擾不稍加

折諸則國威不立因留止不與移牒宥州問故諒祚遂大沮盤桓塞下因遣使謝罪言邊吏擅興兵行且誅之初諒祚入寇韓琦議停其歲賜絕其和市遣使問罪文彥博難之舉實元康定時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時遠甚五語之必服會陸詵策與琦合而諒祚果歸款帝顧琦曰一如卿料也

秋九月朔日食○詔宰臣舉館職

帝謂中書曰水潦為災言事者多言不進賢何也歐陽脩曰近年進賢路狹往時進士五人以上皆得試館職第一及第二人以下無復得試往時大臣薦舉即名試今止令上簿候缺人乃試惟有因差遺例除者半是年勞老病之人此所謂進賢路狹也帝嘉納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因命韓琦等四人舉士得二十人皆令召試琦等以人多難之帝曰尚賢宜患多也乃先召試十人餘須後試時士人以登臺閣陞禁從為顯官而不以官之遲速為榮滯故為之語曰寧登瀛不為卿寧抱槩不為監

冬十月以郭逵為陝西四路宣撫使

自呂餘慶以參知政事知成都其後見任執政無守藩者至逵始以同簽書樞密院事出鎮兼判渭州

詔禮部三歲一貢舉○十一月帝有疾十二月立子頊為皇太子大赦

時帝久疾韓琦入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頷之琦請帝親筆指虎帝乃

書曰立大大王為皇太子琦曰必賴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帝又批于後曰頴王頴琦即召學士承旨張方平至福寧殿草制帝憑几言言不可辨方平復進筆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太子既立帝因泣然下淚文彦博退謂琦曰見上顏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亦不能不動也

發明 英宗有疾而亟立太子此亦隆國本安民心之大經也苟非韓琦之碩德重望竭力以匡濟之曷克臻此哉特書于冊深予之也

丁未四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大赦

帝崩年三十六史臣曰英宗以明哲之資應繼統之命執心固讓若將終身而卒踐帝位及其臨政必問故事與古治所宜每裁決皆出羣臣意表雖以疾疢不克大有所有為然使後世咏嘆至德何其盛也彼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四

晉王廣唐魏王泰窺鏡神器遂啓禍原誠何心哉

廣義 英宗讓位于受命之初是未知魚與熊掌之為美也至其傳位於子而猶有難色者是不忍舍魚與熊掌之味也然則堯舜者是不有魚與熊掌者也故至人無欲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以吳奎為樞

密副使○以韓琦為司空兼侍中○二月立皇后向氏

后太尉敏中之曾孫定國留後經之女帝為頴王時納焉至是冊為后

始命公主行見舅姑禮

英宗嘗謂帝曰舊制帝女出降輒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義甚無謂朕嘗思此寤寐不平豈可以富貴之

故屈人倫長幼之序也可詔有司革之會疾不果至是始詔令公主行見姑舅禮著為令

發明 唐德宗建中元年書始定公主見舅姑禮綱尚主之法然其意久而復失有宋因之而不改則知世俗承襲未易遽革今神宗始定其制可謂善之善者故特書始命公主行見舅姑禮曰始則見前世未嘗行之曰見則見公主知尊舅姑神宗此舉亦可以為後世法矣

廣義 大抵夫婦人倫大綱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手書曰始命者以見前此未嘗有此大綱也若神宗者可謂立大綱之主也不賢而能之乎

三月歐陽修罷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五

修既以議濮王典禮為呂誨所詆惟蔣之奇以脩議為是及誨等斥而脩薦之奇為御史衆目為姦邪之奇患焉思所以自解會脩婦弟薛良孺有感于脩誣修以惟簿不根之謗達于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脩修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所從來皆辭窮乃黜思永知黃州之奇監道州酒稅脩因力求退乃以觀文殿學士知亳州

以吳奎參知政事

奎入謝進治說三篇又嘗言帝王所職惟在判正邪使君子當居要近小人不得以害之則自治矣帝因言堯時四凶猶在朝奎曰四凶雖在不能惑堯之聰明聖人以天下為度未有顯過固宜包容但不可使居近要地耳帝然之

司馬光緒史傳
為通鑑其學疏
淹博文詞最為
典雅不能為四
六者蓋因宋承
五季之後時猶
崇尚俳偶說趨
浮華故尤以不
能四六為辭所
以矯當世之失
而欲返之淳朴
其用意良深矣
固非如後世所
隨無文之人焉
談性命而茂視
辭章以自文其
不學者所得而
藉口也

以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固辭不許

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馬光對曰臣不能為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光乃就職

閏月以王安石知江寧府

終英宗之世安石被召未嘗起韓維呂公著兄弟更稱揚之帝在穎邸維為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友王安石之說也維遷庶子又薦安石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及即位召之安石不至帝謂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赴頗以為不恭今又不至果病邪有所要邪曾公亮曰安石真輔相材必不欺國吳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羣牧見其護非自用所為迂濶萬一用之必紊綱紀帝不聽命知江寧府衆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謂安石必辭及詔至即起視事

發明

辭受取與所繫甚大聖人於其一介之取與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是故欲知君子小人之分當觀辭受取與之頃益由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神宗以司馬光為學士乃固辭之以王安石知江寧即起視事於以見君子小人之心視猶冰炭在乎人主熟察而審擇之果君子歟則用之果小人歟則擯之然後君子小人判為兩途朝廷正而天下治矣惡有鄭聲之亂雅樂哉比而觀之其義自見

廣義

王安石之奸李師中知之韓魏公知之呂誨知之吳奎知之而唐介孫固亦知之獨韓維不惟為諸公之罪人而且為萬世之罪人也

夏四月以司馬光為御史中丞

中丞王陶謀欲易置大臣自規重位因劾韓琦不押文德殿當朝班為跋扈琦聞門待罪吳奎以陶為過言詔陶與光兩易其任奎又言唐德宗缺大臣信任羣小斥陸贄而以裴延齡等為腹心天下至今稱為至闇之主今陶排抑端良不黜無以責大臣展布陶逆言奎附宰相欺天子帝以陶過毀大臣出知陳州而奎亦罷知青州陶論宰相不押班未行而罷則中丞不可復為請俟琦押班然後就職復言吳奎名望素重於陶今與並黜恐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即位於四方觀聽非宜帝從之奎乃復還書中

秋八月葬永厚陵○京師地震○九月召王安石為翰林學士罷司空侍中韓琦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帝頗不悅曾公亮因力薦安石

石觀以問琦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以琦為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對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答琦早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見于色居相位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所處矣琦歎曰是何言邪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受其不濟遂輟不為哉聞者愧服

發明

孔子傳姤之象曰姤之時義大矣哉傳曰幾微之際聖人所謹避之象曰避之時義大矣

哉傳曰陰方浸長處之為難故其時義為尤大也姑以一陰方生避以二陰浸長故聖人於防陰之道其嚴如此安石自仁宗末年始見綱目乃始之時也至是漸進用事非避之時乎觀曾公亮力薦安石韓琦遂求罷政可謂得退避之義矣雖然神宗繼體守成之初正宜求賢輔治之日而乃棄其老成之人用其浮薄之士則其不足與有為明矣綱目書此以為後世冰霜之戒

吳奎陳升之罷

升之舊名旭避帝嫌名以字行

以呂公弼為樞密使張方平趙抃參知政事韓絳邵亢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為樞密副使

抃自知成都召知諫院故事近臣召自外州將大用者必更省府及命下大臣以為疑帝曰吾賴其言耳尚欲用之無傷也及入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治簡易亦稱是乎遂拜參知政事抃感願知遇朝政有未協者必密啓聞帝嘉其忠恒褒答之

復以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冬十月張方平罷

光論張方平不協物望難居政府帝不從命徙光翰林知通進銀臺司呂公著封還除目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為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付閣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正臣罪乞解銀臺司不報未幾方平以父喪亦罷方平慷慨有氣節平居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所至

有政績然乏公輔之望

青澗守將種諤襲虜夏監軍寇名山遂復綏州

寇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名山弟夷山請降于知青澗城種諤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名山賂以金孟名山小吏李文喜受之陰許歸款而名山未之知也諤即以聞且欲因取河南地知延州陸詵言以衆來降情偽未可知戒諤毋妄動諤持之力詔詵召諤問狀且與轉運使薛向議撫納乃共畫三策令幕府張穆之入秦穆之因受向指詵言必可成帝意詵不協力徒之秦鳳諤不待命悉起所部兵長驅而進圍名山帳名山不得已舉衆從諤而南得首領三百戶萬五千兵萬人遂城其地夏人來爭諤擊敗之詵劾諤擅興之罪欲捕治之未果而從秦之命至西方用兵自此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發明

輕行而掩之曰襲譏詭也遂者繼事之詞罪專也然綏州何以書復宋故地也夏人叛逆不為無罪然自仁宗之朝元昊請和姑息既久今而未聞犯邊諤當城守而已縱使夏人跋扈亦宜請命天子聲罪致討以脩連帥之職可也夫何輕慮淺謀以啓邊釁遂為西方用兵之端然則諤之責不能免焉綱目責義不責功此類是矣

十一月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等詔韓琦經畧陝西

竄種諤于隨州

種諤既受寇名山降更主諜詐乃詐為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殺之邊釁復起朝議以諤生事欲棄綏諤諤諤陝西宣撫主管機宜文字趙高言虜既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示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

處又移書執政請存綏以張兵勢規度大理河川建
堡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不從乃命琦判永
興軍經畧陝西琦初言綏不當取及定等被殺復言
綏不可棄樞密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綏州
時言者交論種諤乃下
吏貶其官安置隨州

發明

種諤擅開邊虜不為無罪曷為書竄而不著
所生恕之也蓋李氏宋之逆豎法固當討綏
州宋之故地義所當復但其專輒為可惡焉雖然
種諤啓虜為朝廷耳豈因已利而為之者邪當時
議者欲棄綏州宋之故地不幸陷于賊穴在宋之臣
子所必取者得而復棄謂之何哉向微韓琦排
衆議而保全之則當時之是非無由可決耳吁

十二月夏主諒祚卒子秉常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郭達謂得殺楊定等首領姓名李崇貴韓道善諒祚
乃固崇貴等以歎既而諒祚卒子秉常立遣其臣薛
宗道等來告哀帝問殺楊定事宗道言殺人者已執
送之矣及崇貴等至言定奉使諒祚嘗拜稱臣且許
以歸沿邊熟戶諒祚遺之寶劍寶鑑及金銀物初定
歸時上其劍鑑而匿其金銀言諒祚可刺帝喜遂擢
知保安軍既而夏人失綏州以為定責已故殺之至
是事露帝薄責崇貴等而削定官沒其田宅萬計遣
劉航冊秉常為夏國主遣使冊為夏國王諒祚之
世嘗請去舊禮從漢儀服中國衣冠往往以漢官命
其臣且數上表求九經唐史冊府元
龜正旦朝賀儀仁宗以九經賜之

神宗皇帝熙寧元年春正月朔日食

帝不受朝詔宰臣極言闕失帝嘗謂文彥博曰天下
故事至多不可不革彥博對曰譬如琴瑟不調必更

張之韓絳曰為政立事當有大小先後之序帝曰大
抵威克厥愛乃能有濟又謂彥博曰當今理財最為
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大臣共宜留意節用
因稱太宗朝有御侍乞增俸命給十千輒差簿所賜
太宗曰朕昔為供奉官俸止十千爾敢以為
少邪遂幽囚至死以此言之事不可不勉也

發明

日食正旦大變也神宗於改元之初日食正
旦則其異可知矣是時賢否雜進邊虜復開
人事之外錯既形天道之變異即見是以人君脩
德則日月星辰必順其序陰陽風雨各適其宜謂
之日月薄蝕三辰失行山崩川竭者無有也自然
天地位而萬物育吾之氣正而天地之氣亦正吾
之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神宗時事乖違而致天
變宜偶然而已哉綱目書日食一百六十而正旦
日食十有三焉則其謹天變
垂後戒之意深切而著明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廣義

大抵元年者人君繼統之首春者四時之長
正月者歲之首月朔日者月之首日日食於
此天戒嚴矣厥後神宗受制安石豈非君弱
臣強之象於茲兆乎天道昭昭可畏也已

趙鼎罷

桑秉心和平與人無怨惡在官如不能言然以
利物者為多時議比之劉寬妻師德以老求罷

以唐介參知政事

先是宰相省閣所進文書于待漏院同列不得聞介
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事不預知上或有所問何
辭以對乃與同
視後遂為常

夏四月詔王安石越次入對

王世石性堅
悍動輒投引古
義以文其執初
之私心而又口
中使說應辯不
窮足以惑亂人
主之聽所謂大
奸似忠大詐似
信也

安石受命歷七月始至京師詔越次入對帝問為治
所先安石對曰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
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
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
高不可及耳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一日講席羣臣
退帝留安石坐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漢昭烈必得
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
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皋夔稷契誠能為高宗
則必有傅說彼二子者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常患
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
皋夔稷契傅說之賢亦將為小人所蔽卷懷而去耳
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
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為堯舜也若使四凶
得肆其讒慝則皋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
發明 否之初六曰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傳曰三
陰在下當否之時小人連類而進之象而初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五

之惡則未形也故戒其貞則吉而亨今安石之越
次入對是誠否之初六小人豈不連類而進乎綱
目有特書而示褒者復以司馬光為翰林學士是
也有特書而示貶者詔王安石越次入對是也

廣義 安石以堯舜望神宗而自任以皋夔稷契以
商高宗望神宗而以傅說為己任其志可謂

大矣然而此五人者未嘗有要君之心亦未嘗以
聚斂括剋事其君也惟是明刑作樂播教敷教講
學而已豈王氏所謂事其君者哉嗚呼安石駕言
之美如此雖聰明之主亦且崇信矣况神宗乎故
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
莊者乎取人者當審諸此

六月河決恩冀瀛州○秋七月以陳升之知樞密院事

升之前與文彥博同爭楊定不可使上
不聽定既殺上思其言於是復召用之

京師地震

自七月至十一月京師地
震者六河朔地亦大震

八月復行崇天歷

以月會不效詔歷官雜候星尋重造新歷至是上之
占驗亦差遂復行崇天歷削奪司天少監周琮等一
官

九月初封太祖曾孫從式為安定郡王

帝謂創業垂統實自太祖祖願無以稱乃下詔封太祖
諸孫行尊者一人奉太祖祀世世勿絕同知太常禮
院劉攽言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太祖傳天下于太宗
繼體之君皆太祖子孫不當別為天子置後若崇德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五

昭德芳之後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所
以褒揚藝祖者著矣帝從之遂有是命從式德芳之
也孫

發明 封太祖後則其於天理民彝不可得而泯沒
厚之深意也書
以予之宜也

冬十一月郊

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
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
石曰常衣辭堂饌時以為寡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
辭祿且國用不足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
財者不過頭會箕歛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
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

物不在於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絕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制引常察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

發明 郊不以時春秋譏之蓋郊祀常禮不書此何

異河朔旱傷國用不足而南郊每賜金帛恬不之懼雖執政曉告神宗不從亦可謂迷而不悟者矣

特書曰郊益陋之也

廣義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觀溫公之斥安石則聖人之言益驗矣

十二月邵亢罷

二年春二月以富弼同平章事王安石參知政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初弼自汝州入覲詔許肩輿至殿門令其子掖以進且命毋拜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為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傳會當如天之鑑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弼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然至日昃乃退欲以集禧觀使留之力辭赴郡至是召拜司空兼侍中賜甲第悉辭之乃詔以左僕射同平章事時帝以災變避殿減膳撤樂王安石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弼在道聞之嘆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及入對又曰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為喜怒喜怒為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姦佞得志又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於陛下

也大抵小人惟喜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覬若朝

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望哉願深燭其然無使

有悔帝欲用安石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

可任邪經術不可任邪吏治不可任邪介對曰安石

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濶若使為政必多所變更介

退謂曾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

知之帝問侍讀孫固曰安石可相否固對曰安石文

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獨

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

不以為然竟以安石參知政事謂之曰人皆不能知

卿以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

經世務帝曰然則卿設施以何為先安石對曰變風

俗立法度正方今之

所急也帝深納之

廣義 安石懷奸以堅神宗之意久矣又非諸賢所能易也嗚呼安石天且不畏况人乎哉

事 王安石言周置泉府之官以推制兼併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惟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為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脩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猶恐帝不能決意任之乃復言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堯與羣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况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不為異論所惑帝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乃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命陳升之王安石領其

事 王安石言周置泉府之官以推制兼併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惟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為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脩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猶恐帝不能決意任之乃復言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堯與羣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况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不為異論所惑帝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乃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

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遂以惠卿及蘇轍並為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之凡所為建請章奏皆惠卿筆也又以章惇為三司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凡有奏請朝臣以為不便者布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脅眾俾毋敢言由是安石信任布亞於惠卿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為新法頒行天下安石與劉恕友善欲引實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為辭且曰天子方屬公以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為先安石遂與之絕

發明 小人之狀言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人君苟不用之則已苟或用之則天下悖亂矣傳曰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又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安石以財利之事瞽惑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神宗創條例司議行新法末流至於靖康而不止然則小人之事可勝言哉益綱目書此亦不得已焉耳亦傷時之意耳

夏人寇秦州

夏人寇秦州陷劉溝堡殺守將范愿死者不可勝計

夏四月河決地震

廣義 神宗纔用安石行新法未幾河決地震此主臣下專權之應也孰謂天道之果遠邈哉

○旱

發明 神宗即位纔二年爾京師地震二正旦日食一河決思蕪瀛州一紛紛見于史冊至是又

書河決地震旱未幾果有變法之漸天下擾擾豈非有舛政逆令以干天地之和者乎賢否混淆祖法盡改而天變若此五峰胡氏曰天道至大至正者也王者至大至正奉行天道乃可謂之天之子也神宗初無過惡特以信邪變法而災異應之振如影嚮然則人君一念之間所繫如是觀之綱目之所書則知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可不謹諸

參知政事唐介卒

介簡仇敢言居政府數與王安石爭辯而安石強解帝主其說介不勝其憤遂疽發背而卒諡忠肅

以薛向為江浙荆淮發運使

發明 介簡仇敢言扼於權奸齎志以沒哀哉綱目卒而特具其官所以示其褒耳

初仁宗時范祥為制置解鹽使以鹽募商旅輸芻粟于陝西實邊公私便之祥卒以向繼領向請兼以鹽易馬王安石時領羣牧主其說請久任向至治平末向坐與種諤開邊始罷去會淮南轉運使張靖言向壞鹽法且有所欺隱帝召向與靖對錢公輔范純仁皆言向罪安石排羣議抵靖於法以向代之

罷知開封府滕甫

初甫同修起居注帝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子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綱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帝以為名言乃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甫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肺腑帝知其誠蓋事無巨細人無親疎輒皆問之甫隨事解答不少嫌隱王安石嘗與甫同考試語言不相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能深惡甫會議新法恐甫言而帝信之因極力排議出知鄆州

遣使察農田水利賦役于天下

從三司條例司之請遣劉彛謝卿材侯叔獻程顥盧秉王汝翼曾伉王廣廉八人行諸路相度農田水利稅賦科率徑役利害

廣義明道在當時而與其列者必有所處也惜乎不能知其所以處之之道焉

置賣鹽場于永興軍罷通商法

官自鬻之從薛向之請也

五月罷翰林學士鄭獬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知制誥錢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三

公輔

獬權開封府不肯行新法拱辰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公輔言滕甫不宜去薛向變法當默安石惡之出獬知杭州拱辰判應天府公輔知江寧府御史中丞呂誨上疏言三人者無罪被黜甚非公議上出奏示執政安石曰此三人出臣但愧不能盡理論情暴其罪狀使小人知有所憚不意言者更如此

六月罷御史中丞呂誨

王安石既執政士大夫多以為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過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為是言耶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于用則疎置諸宰輔天

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即位所與國治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顧可緩邪上

疏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愛其才辯久而倚

大姦得路羣陰彙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畧惟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

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帝方眷注安石選其章疏誨遂求去安石亦求

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已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身苟為

去就乃出誨知鄆州誨既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為不及也誨三居言職始論陳旭次論

歐陽修最後論王安石凡三月黜人推其鯁直王

安石嫌呂公弼不附己乃白用公弼弟知開封府公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三

不為邪說所亂矣帝善其言而不能行

秋七月朔日食○行均輸法

條例司言諸路上供歲有常數年豐可以多致而不能贏餘年歉難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徙之輸中都者半價之權今江浙荆淮發運使實總六路賦擅輕重做散之權今江浙荆淮發運使實總六路賦入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凡上供之物皆得從貴就賤因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而制其有無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專行于六路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者慮其為擾多言非便帝不聽薛向既董其事乃請設置官屬從之蘇轍言今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反其責也契復如前此錢

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帝方惑於王安石不納其言然均輸法亦能就

八月罷判國子監范純仁

初純仁自陝西轉運副使召還帝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脩糧儲粗備帝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為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邊臣觀望將貽他日意外之患遂拜起居舍人同知諫院純仁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措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曰卿善論事宜為朕條陳古今治亂可為監戒者遂作尚書解以進時帝切於求治多延見疎遊小臣咨訪闕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失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來行之必有累益知小忘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及薛向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脩先王補助之政今乃使小人措克生靈傲怨基禍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啓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異己者為不肖合意者為賢人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陛下入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頻革僅欲事功急就必為檢候所乘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留章不下純仁力求去不許未幾罷諫職改判國子監純仁去意愈確安石使諭之曰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是以利誅我也言不用萬鍾何加焉遂錄所上章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帝曰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其沮格以事左遷知和州

以程顥權監察御史裏行

初顥舉進士再調晉城令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五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凡孤寡殘廢使無所失行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句讀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其善惡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用薦者改著作佐郎至是呂公著薦為御史帝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入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顥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欲求言育才為言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為卿戒之

廣義 神宗願治之心可謂至矣向非安石蠱其心志則諸賢並進而世道必為之泰矣又豈漢唐之君所可及哉

定謀殺傷首原法貶判刑部劉述等六人

初知登州許遵上州獄有婦謀殺夫傷而未死及按問遂自承法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請

從減論帝命司馬光與王安石議安石以遵言為是
光謂因他罪致殺傷者他罪得原首豈可以謀與殺
分為兩事而謂謀為所因得以首原乎帝方意嚮安
石而文彥博富弼等多主光議踰年不決至是詔從
安石議凡謀殺已傷按問自首者減罪二等著為令
侍御史知雜事兼判刑部劉述封還其詔執奏不已
安石白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述遂率侍
御史劉琦錢觀共上疏曰安石執政以來未踰數月
中外翦然陛下置安石政府必欲致時如唐虞而反
操管商權詐之術與陳升之合謀侵三司利權取為
己功開局設官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去年因許遵安議
按問自首之法安石任偏見而立新議陛下不察而從
之遂害天下大公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守不失乃
事更張廢而不用姦詐專權之人宜宜處之廟堂以
亂國紀願早罷逐以慰天下曾公亮畏避安石陰自
結援以固寵趙抃則括囊拱手但務依違皆宜斥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三

疏上安石奏先取琦監處州鹽酒務額監衛州鹽稅
殿中侍御史孫昌齡以附安石得進顛時將出臺罵
昌齡而去於是昌齡亦言王克臣阿奉當權欺蔽聰
明遂黜昌齡通判衛州安石欲置述於獄司馬光范
純仁爭之乃貶知江州同判刑部丁諷審刑院詳議
官王師元皆以附述忤安石諷貶通判復州師元貶
州監安

發明 謀殺天下之大惡王法所必誅謀殺雖傷而
不死然原其情則不可恕也輕事首原理或
宜然謀殺首原悖理甚矣安石力主此議神宗偏
信安石雖司馬光之忠言劉述等之正議皆不悔
悟是知天下之事一小人敗之為有餘眾君子
收之為不足可勝惜哉據事直書其失自見
廣義 妻殺夫天下之大逆也夫雖傷而未死亦當
以殺夫之罪罪之此天下之大公也安石准

其首原而與常人同科則是亂天下之法也亂法
者而可以秉鈞衡乎安石動以奉變稷契自任觀
此則知安石之法其亦異乎臯陶之法也

罷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

轍與呂惠卿論多不合會遣八使於四方求遺利轍
以書抵王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之罪陳升
之止之乃以為河南府推官

九月行青苗法

初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多戍兵而糧儲不足令
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
錢經數年原有餘糧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廣
惠倉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三

息二分隨夏秋稅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如遇災傷
許展至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年之患民既受貸
則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
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餘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
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以廣
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兼并不得乘
其急凡此皆以為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是亦先王
散惠興利以為耕斂補助之意也欲量諸路錢穀多
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與幹轉移
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緒推之
諸路詔曰可乃出內庫緡錢百萬緡河北常平粟而
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為青苗矣初王安石既與呂
惠卿議定出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
勿疑轍曰以錢貸民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為
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
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笞必用州縣之

事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糶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今此法見在而患不脩公誠能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由是逾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言農事興而民苦乏彼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法合安石始以為可用名廣淵至京師與之議於是決意行焉

發明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周康王為太子成王崩二公率諸侯以康王見于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為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遂即位備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故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不用漢明帝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自臨萬幾約身率禮遵奉建武制度無違海內又安四夷賓服是皆率由乎舊章者也我太宗皇帝諭羣臣曰我皇考肇造鴻業垂法萬年其為子孫計思慮至周比者建文承任姦回悉皆更改使天下臣民無所遵法茲予既承天位恪遵成憲然則明哲之君統業守成一遵祖法罔敢變易如此神宗溺愛安石創立新法雖忠言曉告復不能從嗚呼青苗法行天下困疲矣是斯世斯民之不幸也故細目特書以著其失

廣義 安石青苗之法向非廣淵之啓禍蒙必見沮于子由矣君子於廣淵惡乎誅

以呂惠卿為崇政殿說書

王安石薦惠卿為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司馬光諫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

所為安石賢而復不閑世務惠卿為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並指為姦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辯亦似美才光對曰惠卿誠文學辯捷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帝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責公自售矣安石不悅帝嘗御通英閣聽講光讀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耳帝問光光對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典是為世輕世重也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宰相以道德政侵其事今為置制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德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辭塞乃以他語抵光帝曰相與語是非耳何至是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况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則與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太宗平河東立糶法時斗米十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糶不解遂為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陝西行之久民不為病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有司尚能以病民况法許之手他日又對帝曰今天下洵洵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象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

其是非今條例所謂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為是耳陛下宜能獨與此三人共為天下邪

發明 既書陳升之領新法事又書薛向為發運使

神宗無明見而所用之人若此亦由其心頗僻使此徒相繼擢用故一旦漸執大權耳况是時神宗

既信安石此曹安得不恣行其志乎書之亦所以為戒也其與唐順宗用王任王叔文司義

冬十月富弼罷

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帝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遂出判毫州弼恭儉孝敬好善嫉惡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歧萬轍必勝而後已待其得志遂肆毒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於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以陳升之同平章事

升之既相帝問司馬曰曰近相升之外議云何對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醇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光曰但不能臨大節不可奪耳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帝又曰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

城綏州

夏主秉常既寇秦州復上誓表請納安遠塞門二塔以乞綏州詔將許之鄜延宣撫郭遠上言曰此正商

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塔不可與綏朝議以為然賜以誓詔夏主遣臣剛明鄂特來言欲先得綏達

命機宜文字趙高等如夏交所納二塔且定地界則明鄂特曰朝廷本欲得二塔地界非所約高曰然則

塞門安遠二塔墟耳安用之二塔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且以長城嶺為界西平王祥符之書固在也剛明

鄂特語塞高以夏人渝盟請城綏州不以易二塔從之改名綏德城

發明 道成九年城中城春秋譏之傳曰經世安民視

凡城之誌皆譏其說是矣宋雖邊備疎畧致使西賊跳梁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寇亦豈能入

也城非春秋所貴亦非綱目所貴而書城綏州其為微守亦微矣雖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然天時

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徒得地利而無人和則金城湯池奚足貴哉綱目取法春秋故其書法如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十一月命韓絳制置三司條例

初陳升之欲傳會王安石以固其位安石亦患正論盈廷引升之為助升之知其不可而竭力為之用安石德之故先使正相位升之既相乃時為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因言於帝曰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宜可稱司請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執政有司馬司徒司空各名一職何害於理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但令制置三司一官則不可安石曰今中書支百錢以上物及轉補三司吏人皆奏得旨乃行至於制置三司條例何為不可由是二人遂判安石乃薦絳共事安石每奏事絳必曰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陛下宜省察安石恃以為助

頌農田水利約束

自是進計者紛然數年間諸路凡得廢田萬九百九十三處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而民給役勞

置諸路提舉官

條例司工言民間多願借貸青苗錢乞通下諸路轉運司施行仍詔諸路各置提舉二員管當一員掌行青苗免役農田水利諸路凡四十一人提舉官既置往往迎合王安石意務以多散為功富民不願取資者乃欲得之即令隨戶等而下品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為保首王廣淵在京東一等戶給十五十等而下之至五等猶給一十民間喧然以為不便廣淵入奏謂民皆歡呼感德諫官李常御史程顥論廣淵抑配括克迎朝廷旨意以困百姓會河北轉運使劉庠不散青苗錢奏適至安石曰廣淵力主新法而遭劾劉庠欲壞新法而不問舉事如此安得人無向背由是常願之言皆不行

十二月下龍圖閣學士祖無擇秀州獄貶為忠正節度

副使

初無擇與王安石同知制誥安石嘗辭一人所饋潤筆物不獲取置諸院梁上安石憂去無擇用為公費安石聞而惡之及安石得政乃諷監司求無擇罪會如明州苗振以貪聞御史王子韶使兩浙廉其狀因迎安石意遂連無擇在杭州貪賄時無擇知道進銀臺司自京師速赴秀州獄巧詆無所得遂誣以他事謫為忠正軍節度副使安石因言于帝曰陛下遣一御史出即得無擇罪乃知朝廷於事但不為未有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之而無效者無擇以言語政事為時名卿被誣放棄士論惜之

發明

凡書下某人獄無罪之詞也夫以小人之心

挽之失也安石惡無擇以私蓄作公費羅織其罪詆誦忠州而朝議殊無可否於其間者則是國家大計晚一小人之所為天下烏可得而治哉綱目據事直書則安石之罪不能運矣

廣義安石置此物於梁間正欲揚己之清譽以釣名於一寺也無擇取為公用毋乃佛其私之甚乎此其所以有搖牙切齒之毒也噫神宗買此第一等小人于其瞻其貽禍也豈淺鮮哉

增置官觀官

帝以監司郡守有老不任職者則與間局王安石亦欲以處異議者遂增置三京留司御史臺國子監及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諸州官觀官使不限員

發明

書頌農田水利約束書置諸路提舉官書增置官觀官所以著當時之失為後世之鑒也綱目宜無故而書之哉

以張載為崇文院校書尋辭歸

載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北西之地年二十以書謁范仲淹仲淹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之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與程顥程頤論道學之要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調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勸酬之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訪民疾苦及告所

以訓戒子弟之意帝初即位一新百度思得才哲之
手謀之呂公著薦載有古學名見問治道載對曰為
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為崇文校書一日
見王安石石問以新政載曰公與人為善則人以善
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
受命者矣未幾移疾屏居南山下

發明 書尋辭歸予者也夫君子莫大乎知幾苟不
知幾禍必及己是時大姦得路羣陰盈朝君

子之當退避也苟不能然安能免小人之禍哉故
寧違一時之命而嘉遁焉豈不為知幾者乎故曰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邦有道穀恥也邦無道
穀耻也於載乎何有故特書辭歸所以深嘉而樂
予之也

廣義 大抵姦邪當路正道莫行橫渠辭歸
者見幾明決也豫之介石橫渠有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聖

庚戌三年春正月罷判尚書省張方平

初帝欲用王安石方平以為不可方平尋以喪去服
闋以觀文殿學士判尚書省安石言留之不便遂出
知陳州及陞辭極論新法之害帝為之憮然未幾召
為宣徽北院使留京師安石深沮之方平亦力求去
乃復出判
應天府

二月河北安撫使韓琦請罷青苗法王安石稱疾不朝

詔論起之

河北安撫使韓琦上疏曰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
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
今所立條約乃令鄉戶及坊郭戶借錢一千納一千
三百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相違又條約雖禁抑

勅然不抑勅則上戶必不願請下戶雖或願請時
甚易納時甚難將來必有督索同保均賠之患陛下
躬行節儉以化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
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乞罷提舉官第委提
點行獄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
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
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王安石
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如
桑弘羊籠天下貨財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謂興利之
臣今陛下脩周公遺法抑兼并振貧弱非所以佐私
欲安可謂興利之臣乎帝終以琦說為疑安石遂稱
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趙抃請俟安石出安石
求去帝命司馬光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
語安石抗帝自辯帝為巽辭謝之且命呂惠卿諭旨
韓絳又勸帝留安石安石入謝因言中外大臣從官
臺諫朋比欲敗先王正道以沮陛下此所以紛紛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聖

帝以為然安石乃起視事持新法益堅以琦奏付條
例司令曾布疏駁刊石頒之天下琦申辯愈切且論
安石妄引周禮以惑上聽皆不報時文彥博亦以青
苗之害為言帝曰吾遣二中使親問民間皆云甚便
彥博曰韓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先是安
石陰結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押班監元震為助帝遣
使潛察府界俵錢事適命二人二人使還
極言民情深願無抑配者故帝信之不疑

發明 請罷青苗法所以予琦也稱者不宜稱者也
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萬邦惟無數當時青苗
之害無敢言其非者韓琦上疏力諫神宗惕然悔
悟而安石小人方且強辯飾非稱疾不起則其詐
誕矯誣之心著矣要君者無上然則安石之罪可
勝誅哉綱目直書于
冊君臣交罪之也

冊君臣交罪之也

廣義 趙清獻素號剛直今欲安石之出者則知新法之禍乃清獻不能剛果之所致也惡在其為剛直哉劉琦謂其囊括拱手但務依違信矣乎

以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固辭不拜

光素與王安石厚及行新法貽書開陳再三又與呂惠卿辯論于經筵安石不樂帝欲大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剛直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置之左右使預國論此消長之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為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及安石稱疾不出帝乃以光為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益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青苗之散使者恐其通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十年之外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常平又廢加之以節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為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疏凡九上帝使謂之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光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會安石復起視事乃下詔允光辭收還敕誥知通進銀臺司范鎮封還詔旨者再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乞解其職許之

解韓琦河北安撫使

廣義 綱目書光固辭不拜者所以著其制行之勇也

琦以論青苗不見聽上疏請解河北安撫使止頌大名府路王安石欲沮琦即從之

發明 君子立心正大操守剛方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辭受取予一合於禮不以淫名無謂之寵擢奪其心觀於司馬光韓琦見之矣光以不革新法固辭樞密副使之官琦以不改青苗請解安撫之職此皆行人之所不能行苟非立心正大操守剛方者曷克臻是哉比而觀之義自見矣

三月始以策試進士

初同知貢舉呂公著在貢院中密奏言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乞出自宸衷以咨訪治道至是上御集英殿試進士遂專用策賜葉祖洽以下三百人及第出身祖洽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得擢第一時直史館蘇軾謂祖洽詆祖宗以媚時君而魁多士何以正風化乃擬答進士策獻之上以示王安石石言賦才亦高但所學不正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蕩至此數請絀之

發明 祖洽之策乃阿附安石而抵牾蘇軾者其小人之志見乎

置刑法科

帝因王安石議謀殺刑名疑學者多不通律意遂立刑法科許有官無職罪者試律令刑統大義斷按取其通曉者補刑法官未幾選人任子亦試律令始出官或言試刑法世指為俗吏故應者少益高科不試人乃詔悉試

貶知審官院孫覺知廣德軍

帝初即位覺為右正言以言事忤帝意罷去王安石
早與覺善將援之以為助自知通州召還累改知審
官院時呂惠卿用事帝問於覺覺對曰惠卿辯而有才
過於人數等特以為利之故屈身安石安石不悟臣
竊以為憂帝曰朕亦疑之青苗法行首議者謂周官
泉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
焉覺條奏其妄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
徒與也故以國服為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
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蠶受息無過歲什一為據不
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况國用專取具於泉府則冢
宰九賦將安用邪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
文虛說以圖治安石覽之怒始有逐覺意會曾公亮
言畿縣散青苗錢有追呼抑配之擾安石遣覺視虛
實覺言民實不願與官相交望賜履罷覺遂坐奉詔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四

反覆既知
廣德軍

夏四月貶御史中丞呂公著知潁州

青苗法行公著上疏曰自古有為之君未有失人心
而能圖治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
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為非而主議者
一切詆為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會帝
使公著舉呂惠卿為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姦
邪不可用王安石以是積怒公著誣其言韓琦欲因
人心如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朕知潁州
且命知制誥宋敏求草制明著罪狀敏求不從但言
數陳失實安石怒命
陳升之改其語行之

發明禮曰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
公而無諂諫而無驕急則張而相之廢則掃

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張方平孫覺皆諫用安石
呂公著言青苗之害是乃諫而非訕社稷之役莫
大於此神宗曲庇姦回皆罷罷貶嗚呼退一小人
如是其難去衆君子如是其易神宗亦可謂寄生
之君耳為人君者在辯是非察臧否舉措如此烏
足以語治天下之道哉合前後書法觀之其傷時
之意切矣

趙抃罷

安石持新法益堅抃大悔恨上疏言制置條例司建
使者四十餘輩騷動天下安石強辯自用詆公論為
流俗違衆罔民順非文過近者臺諫侍從多以言不
聽而去司馬光除樞密不肯拜且事有輕重體有大
小財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於體
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為大今去重而取輕失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五

大而得小懼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奏入懇求去位乃
出知杭州抃長厚清脩為政善因俗施教寬猛不同
以惠利為本韓琦稱為
人中儀表已不及也

廣義 抑觀清獻之於安石既啓其新法之端於前
復抑其新法之弊於後是猶容盜入室而禁
其取也得乎
其罷也宜矣

以韓絳參知政事

侍御史陳襄言王安石參預大政首為興利之謀先
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條例司未幾升之用是
為相而絳繼之曾未數月遂預政事則是中書大臣
皆以利進乞罷絳新命而求道德經術之賢以處之
庶不害於王政而足以
全大臣之節矣不報

以李定為監察御史裏行罷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

臨

定少受學於王安石舉進士為秀州判官孫覺薦之
朝召至京師李常見之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
法如何定曰民便之無不喜者常曰舉朝方共爭是
事君勿為此言定即往白安石且曰定但知據實以

言不知京師乃不許安石大喜立薦對帝問青苗事
定曰民甚便之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命

定知誅院宰相言前無選人除諫官之比遂拜監察
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言定不由銓

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寘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
度越常格然蘇頌奏法所益者小所損者大封還制

書詔諭數四頌等執奏不已並坐累格詔命落知制
誥天下謂之三舍人未幾監察御史陳薦言定頃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涇縣主簿聞母仇氏死匿不為服定自辨實不知為
仇氏所生故疑不敢服而以待養辭官曾公亮謂當

行追服安石力主之罷薦御史而改定為崇政殿說
書監察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復言定不孝之人不

宜居勸講之地并論安石之罪安石又白罷三人定
亦不自安求解說書乃檢正中書吏房直舍人院

發明真氏曰人主之心與天地相為流通而善惡
吉凶之符甚於影響是時天下皆知青苗之

害神宗亦嘗聞而知之者李定受學安石力贊新
法而擢為御史古之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豈若是

乎宋敏求等憤姦人之進用懼正道之湮微見忤
安石遂皆罷黜嗚呼君子小人之不容並立如陰

陽晝夜每每相反信斯言矣此
綱目所以為是非之斷案也

詔百官坐罪免杖黥著為令

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職法官援例杖脊黥配海島
判審刑院蘇頌言於帝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
五品今黥之使與徒隸為伍雖其人無可矜所重者
汗辱衣冠耳帝曰善詔免杖黥而流海外因著為令
廣義頌之所言深為有得即質傳禮大臣之遺意
者咸若此則神宗必為宋之令
主而安石抑豈遺臭萬年哉

罷監察御史裏行程顥張戢右正言李常以謝景温為

侍御史知雜事

顥言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
有成者况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凌貴以邪姦
正者乎正使使倖倖小有事成而與利之臣日進尚德
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帝令顥詣中書議安石方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怒言者厲色侍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
平氣以聽之安石為之媿屈戢與臺官王子韶論新

法不便乞召還悉覺呂公著戢又上疏論王安石亂
法曾公亮陳升之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李

定以邪詭竊臺諫呂惠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姦
言宜宜勸講君側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

笑戢曰戢之狂直宜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
矣陳升之從旁解之戢曰公亦不得為無罪升之有

愧色常上言均輸青苗做散取息傳會經義何異王
莽猥折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遣所親密諭意

常不為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勸民出息
帝詰安石安石請令常具官吏主各常以非諫官體

不奉詔安石既積怒言者而顥等以言不行亦各乞
罷乃罷常迺判滑州戢知公安縣子韶知上元縣安

石素善顥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但出為京西路
提刑顥固辭乃改簽書鎮寧節度判官數日之間臺

諫一空安石以外議紛紛請以姻家謝景温為侍御史知雜事帝從之

發明 是時安石用事排斥忠良沮廢公議而君子為之敏迹矣顛論之於前戮効之於後皆忠

於所事者諫不行言不聽復為罷出不已甚乎賈誼曰為人臣者主爾忘身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利

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義所在豈以昏亂之世而賤其道以徇人哉景温安石姻黨以之居臺諫時事

可知矣觀綱目之所書驗當時之得失天下之治亂於斯可見

廣義 數日之間臺諫一空神宗猶不知省其信安石之深也為何如哉傳曰人莫知其子之惡

莫知其苗之碩正此類乎

五月詔罷制置條例歸中書以呂惠卿兼判司農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先是言者皆請罷條例司帝問安石可併入中書否安石言脩條例未畢且臣與韓絳共領是司每請開

奏事今絳在密院未可併請緩之至是絳入中書乃降詔以其事還中書又以手札諭安石凡脩條例據

屬悉授以官青苗免後農田水利等法付司農寺命呂惠卿掌之

廣義 嗚呼惠卿韓絳王氏黨也一入中書一判司農則新法之根益固矣雖責獲豈能拔哉諸

賢無以為也

遼立賢良科

今進是科者先以所業十萬言進

發明 遼立賢良科曷為書嘉其求賢於國故進之也遼尚知求賢立科而宋乃棄逐正士如此

綱目書之其意深矣

分審官東西院六月罷知諫院胡宗愈

舊制文選屬審官院武選屬樞密院至是帝與王安石議分審官為東西院東主文西主武以奪樞密之

權且沮文彥博也彥博言于帝曰若是則臣無由與武臣相接何由知其才而委令之哉帝不聽宗愈亦

力言其不可且言李定非才帝惡之手詔宗愈潛伏姦意中傷善良罷通判真州

發明 文選屬審官武選屬樞密乃祖宗之舊制也而神宗與安石定議東主文西主武以奪樞密

之權其矯枉無謂可見矣宗愈職當言路力諫其非神宗苟能因言訪察別其是否從而用舍之可

也夫何遽聞其言怒而罷黜古之求治者豈若此之復諫哉綱目特書其失自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以朱壽昌通判河中府

壽昌父巽守京兆時妻劉有孕而出生壽昌數歲乃還父家母子不相聞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

得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及知廣州軍與家人訣棄官入秦誓不見母不還行次同州得馬劉氏

時年七十餘矣京兆守臣錢明逸以聞詔壽昌赴闕時言者共攻李定不服母喪王安石力主定因忌壽

昌及壽昌至但付審官院折資通判河中府居數歲其母卒壽昌居喪幾喪明天下稱其孝

廣義 壽昌天資純孝何預于李定不服母喪王安石亦忌之何也蓋壽昌之正李定之邪相反

者也若右壽昌必左李定李定一去則安石之爪牙失矣何人助行新法哉此其所以左壽昌而右

李定也嗚呼壽昌無預新法而安石尚忌之而况其諫者乎

秋七月罷呂公弼知太原府以馮京為樞密副使

公弼以王安石變法數勸其務安靜安石不悅公弼具疏將論之從孫嘉問竊其稿以示安石安石先白之帝怒遂罷公弼知太原府呂氏號嘉問為家賊京為御史中丞言薛向總利權無績效近者復除天章閣待制於侍從為最親非向人材所堪處帝不悅以語安石安石請改用京帝從之以為樞密副使

出直史館蘇軾通判杭州

軾自直史館議貢舉與帝合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軾對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時之來然後應之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王安石不悅命權開封府推官因之以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鎮以安靜待時之來然後應之
深得其治大體
不致為當時樂
石至其條奏詳
明洋洋灑灑之
亦可觀

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嘗以新法不便上疏極論且曰臣之所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眾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又創制置三司條例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初部度五千人耳以此為術人皆知其難也汴水濁流自生民來不以種稻今乃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自古役人必用鄉戶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自楊炎為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

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乎昔漢武以財力匱竭用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臣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愚數

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仁宗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

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臣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起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姦臣之萌也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綱紀一廢何事不生臣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時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軾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符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為問安石滋不悅使侍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

發明 朱子曰聚斂之臣剥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下仁者之心至誠惻怛寧忘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所以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昔孔子以臧文仲之妾織蒲而直斥其不仁以冉求聚斂於季氏而欲鳴鼓以聲其罪以聖人之宏大兼容溫

良博愛而所以責二子者疾痛深切不少假借如此其意可見矣時新法害民天下擾擾生民之塗炭已極姦究之侈心益甚不言則已言則受貶不諫則已諫則受譴夫乃鉗天下之口膠天下之舌而孰肯為之赴翹乎蘇軾情安石之欺君疾新法之不使上疏備陳深切時務神宗既不見聽而反出之謂之何哉蓋由蔽固已深弗克省悟而沒齒無悔焉綱目揭而書之則是非判矣權衡審矣廣義分注載于瞻之疏可謂切於時病之甚者也君臣道合者尚雁斤逐况疎遠者邪嗚呼安石盡惑神宗即易所謂入於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者也夫

八月夏人寇環慶州以韓絳為陝西宣撫使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六

先是夏人築開訊堡和慶州李復圭令蕃漢兵三千遣裨將李信劉甫禦之信等大敗而還復圭懼欲自解既執信等斬之復出兵追夏人殺其老幼二百以功告捷至是夏人大舉入環慶攻太順城柔遠塔葛原堡兵多者號二十萬少者不下一二萬屯于榆林游騎至慶州城下九日乃退於轄郭慶等數人死焉韓絳請行遣王安石亦請絳曰朝廷方賴安石臣宜行乃以絳為陝西宣撫使授以空名告數得自除吏尋命兼河東宣撫使

九月以曾布為崇政殿說書判司農寺

王安石帝欲置其黨一二人于經筵以防察奏對者呂惠卿遭父喪去職安石遂薦布代之布資序淺人尤不服尋罷○山陰陸佃嘗受經于安石至是應舉入京師安石問以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

如初惠運為擾民安石驚曰何乃爾吾與呂惠卿又訪外議佃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然外間頗以為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召佃謂之曰惠卿言私家取債亦須一難半豚已遺李承之使淮南質究矣既而承之運詭言民無不便佃說遂不行

以劉庠知開封府

庠不肯在事王安石執見之或以為言庠曰安石自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往將何語邪卒不往而上疏極言新法非是帝曰奈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乎庠對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敢附安石也

曾公亮罷

公亮初嫉韓琦故薦王安石以問之及同輔政知帝方向安石凡更張庶事一切陰助之而外若不與同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六

者嘗違其子有寬參其謀至帝前畧無所異由是帝益信任安石安石深德之公亮以老求去遂拜司空待中集傳觀使燕賊嘗從家責其不能救正變更公亮曰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阿附已於是聽其罷相

以馮京參知政事吳充為樞密副使○策賢良方正之士

點台州司戶參軍孔文仲

詔舉賢良帝親策之太原判官呂陶對曰陛下初即位願不惑理財之說不問老成之謀不與疆場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謂庶幾堯舜然以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反而思之乎及策第帝顧王安石取卷讀讀未半神色頓沮帝覺之使馮京竟讀稱其言有理台州司戶參軍孔文仲策凡九千餘言

論安石所建之法非其家敏求第為異等安石怨格
帝御批罷文仲還故官齊恢孫固封還御批范鎮上
疏言臣所薦孔文仲草茅疎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
求之而又罪之恐為聖明之累不聽呂陶亦止授通
判蜀

發明 人君莫大乎求言而亦莫大乎用言苟有求
言之名而無用言之實則是徒求而已天下
烏能盡言乎是時詔舉賢良神宗親策廷試可謂
有求言之意耳迨夫文仲之策急切時弊乃忠於
宋者當優容以開言路可也矣以忤安石之改而
黜之抑荀况曰諫諍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
之寶也明君之所尊厚也神宗未能尊厚諫臣而
再為既黜是有求言之名而無用言之實矣安用
其為求言哉綱目上書策賢良方正之士
下書黜孔文仲則不再既而其義自見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廣義 詔舉賢良方正之士必用賢良方正之言可
也今呂陶文仲之言正所為方正之言也是
以安石請之有愧言且神宗既覺其愧而仗為京
竟其請則是知陶之正而安石之邪矣又何以右
安石之邪而左陶文仲之正者哉傳曰見賢
而不能舉見不善而不能退其神宗之謂乎

罷翰林學士司馬光

光求去上曰王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光曰安石執
政凡忤其意如蘇軾輩者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
不敢避剛烈但欲苟全素履且臣善安石孰如呂公
著安石初舉公著後亦毀之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
後非必有不信者矣求益力
乃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

發明 君子小人不容並立其故何也君子所居者
仁所由者義所治者正事以道事君不可則

止小人不取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
怨不得乎君則熱中是與君子之心判為兩途故
君子用事則不能容小人小人用事則君子不能
立是時安石竊權勢傾人主嚮之者則為刎頸逆
之者則為寇讐君子見幾而作詎肯阿循詭隨以
亂小人之羣乎然先自求罷為以上罷為文伺
名責實也先雖求去上遂罷出神宗待小人如
是其誠而待君子如是其怨尚可與論治道哉

冬十月陳升之罷

升之既與安石忤安石數侵辱之升之不
能堪稱疾臥家逾十旬乃出會母喪去位

貶秦鳳經畧使李師中知舒州

先是建昌軍司理王韶詣關上平戎三策以為西夏
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欲復河湟當先以恩信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招撫沿邊諸種自武威之南至于洮河蘭郭時故漢
郡其地可以耕而食其民可以役而使幸今諸羌
分莫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無撫之時也嘉祐氏子
孫轄戩差盛為諸戎所畏若招撫之使糾合宗黨
制其部族于漢有用腹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
上也帝異其言召問方畧王安石以為奇請以韶管
幹秦鳳經畧司機宜又字韶請築渭湟上下兩城屯
兵以無納洮河諸郡下師中議師中以為不便詔師
中罷帥事韶又言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願
置市易司頗籠高賈之利取其贏以治田乞假官錢
為本詔秦鳳經畧司以川交于易物貨給之命韶領
市易事師中言韶所借田乃極邊弓箭手地耳又將
移市易司于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補所
亡安石主韶議為削師中職徙知舒州而以審察知
知秦州與內侍李若愚按問田所在僅得地一頃地
主有訟又歸之矣若愚若愚奏其欺安石又為詢

御而命韓維與遂附會實其事乃進詔太子中允初
師中仕州縣印狀報也拯參如政事或曰朝廷自此
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為今知郵縣王安石者服
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矣世責其先
識

發明曰善戰者服上刑又曰我能為君開土地充
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時夏人雖常
寇獲皆譽實由邊臣李氏自太宗以來姑息既久
然與和好五朝于茲使夏人跋扈宋則懷之以
恩迨其不服繼之以怒斯為王者撫馭外夷之道
大何因王韶上平戎之策君臣與騎武之謀豈以
大字小之意乎師中力言不便見忤權姦遂遭謫
題和何罪哉觀綱目之
所書則其義益可見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增補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翰林學士范鎮致仕

鎮上疏曰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為蘇軾孔文仲
不見用二宜去李定趙鼎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
理而欲以為御史反為之罷舍人遂臺諫王韶上書
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為之罪
帥臣及不用蘇軾則倚撫其過不悅孔文仲則遠之
歸任以此二人况彼二人是非得失能逃聖鑑乎因
復極言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
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戶
安石大恣持其疏至于顛乃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戶
部侍郎致仕凡所宜得恩典悉不與鎮未謝恩曰願
陛下集羣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心腹
以養中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頌曰公雖退
而名益重矣鎮慨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息于未萌
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使

天下受其害而吾
享其名吾何心哉

發明和幾之道然諫則不行言則不聽又不可苟
任于朝脫避即園以避小人之難尤為見幾之先
務也吳氏澄曰移生得免申白之禍者能見幾而
作也劉柳竟南叔文之黨者不能見幾而作也鎮
於斯時一陽處羣陰之中禦乎剝落之象身諫新
法則安石不悅論安石則神宗不聽與其尸位於
上孰若恬退於下宜不高潔云哉特書致仕深于
傲也後

十二月改諸路更戍法

初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定兵制天子衛兵以
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軍諸州鎮兵以分給役使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增補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者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以為所在防
守者曰鄉軍其籍塞下以為藩籬者曰蕃軍大抵四
者而已至是議者以更戍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
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
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知有訓厲而無蕃戍之勞
尋置京畿河北京東西路三十七將陝西五路四十
二將然禁旅盡屬將官飲食嬉遊養成驕惰又將官
逸與州郡長吏爭衡每將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數
十人而諸州舊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
復虛破廩祿知兵者皆知其非卒不能奪也

立保甲法

王安石言先王以農為兵今欲公私財用不匱為宗
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十家為
保有保長五十家為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為都保
有都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為保丁附保

兩丁以上有餘丁而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資最厚材
勇過人者亦充保丁授之弓弩敬之戰陣每一大保
夜輸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
盜殺人強姦畧人傳習妖教造蓄毒藥知而不告依
律伍保法餘事非干已又非教律所聽糾皆毋得告
雖知情亦不坐若於法隣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
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鄰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
死絕同保不及五家併地保有自外入保者收為同
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為保置牌以書其
戶數姓名提點刑獄趙子幾迎安石意請先行於畿
甸諸從之遂推行於永興秦鳳河北東西五路以達
於天下於是諸州籍保甲聚民而教之禁令苛急往
往去為盜郡縣不敢以開列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
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于
罪罟也浸淫為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裁損
下戶以紓之主者指拱辰為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
以報國也抗章不已
帝悟由是下戶得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六

以韓絳王安石同平章政事王珪參知政事

時絳開幕府於延安詔即軍中拜之尋命安石提舉
編修三司令式珪為翰林學士承旨典內外制十八
年嘗因齋宮賦詩有所感嘆
帝聞而憐之遂拜參知政事

發明

三公坐而論道宰相代天理物明明穆穆聚
精會神與天子交相唯諾於一堂之上者也

車變稷契有都俞而無吁咈伊傅周召有誥命而
無戒飭皋伊諸公不可多得而世有故相與輔佐
共臻太平若漢之蕭曹丙魏唐之房杜姚宋皆一
時人傑弼亮天工古人以夢卜而求輔相者蓋由
宰相佐天子理陰陽不可苟用故也神宗以韓絳
安石為相是皆一時之小人夢卜求賢果若是乎

同惡相濟輾轉成風欲求天下之治平不可得
矣於戲惜哉據事直書不再貶而其失自見

行募役法

先是詔條例司講立役法條例司言使民出錢募人
充役即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命呂惠
卿曾布相繼草具條貫踰年始成計民之貧富分五
等輸錢名免役錢若官戶女戶寺觀單丁未成丁者
亦等第輸錢名助役錢凡敷錢先祝州若縣應用雇
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雇直人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
闕謂之免役寬剩錢用其錢募人代役既試用其法
于開封府遂推行于諸路既而東明縣民數百紛然
詣開封府訴帝知之以詰安石安石力言外間扇搖
役法者謂輸多必有贏餘若羣訴必可免彼既聚眾
俟俾苟受其訴與色輸錢當仍役之帝乃盡用其言
尋以臺諫多論奏因謂安石宜少裁之安石對曰朝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六

廷制法當斷以義宣須規規恤後近之人議論邪司
馬光言上等戶自來更互充役有時休息今使歲出
錢是常無休息之期下等戶及單丁女戶從來無役
今盡使之出錢是鰥寡孤獨之人但不免役夫力者
民之所生而有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至於錢者縣
官之所鑄民之所不得私為也今有司立法惟錢是
求歲豐則民賤糶其穀歲凶則代桑粟殺牛賣田得
錢以輸民何以為生乎此法卒行富室差得自寬貧
者因窮日甚
矣帝不聽

發明

人君莫切于愛民而愛民莫先于善政何者
有愛民之心則必有愛民之政有厲民之念

則必有厲民之政此理勢之必然也曰改諸路更
成法曰立保甲法曰行募役法層見迭出繼書于
冊綱目宜好為是書之哉蓋由傷時之亂而為後
世有天下者之大戒耳神宗沉湎物欲傾心奸究

而為天地神宗之所棄者烏足責耶

辛四年春正月韓絳使種諤襲夏人敗之遂城婁

韓絳素不習兵事問幕府于延安措置平方選著兵為七軍復以神諤為都延鈴轄知青湖城信任之命諸將皆受其節制蕃民皆怨望諤取無山乃帥師襲夏人于婁遂大敗之因以衆一萬城烏自是夏人日聚兵為報復計呂公弼言諤過惠不便宜戒之弗聽已而絳言諤入夏之功乞加旌賞詔從之

發明 絳行而掩之曰襲詭道而勝之曰敗諤之也遂者繼事之胡罪專也程子曰師之與必以盡夷得夏寇賊奸究為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詞以伐之若車騎入于田中優言稼穡於義宜防拒則防拒之如此而動乃得無咎若為之征有苗啓之伐有危盾之征義和自內夏以來其伐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罪必執言不但鳴條以後也宋信淺謀之士時與無名之師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宣王者之心哉歟後無卑諸城相繼滔沒宋之起蒙何益乎綱目之法責義不責功觀于此類益可見矣

粥廣惠倉田

廣惠倉田本絕戶業以賑濟者也王安石請常之以為河北東西陝西京東諸路青苗本錢詔從之

廣義 廣惠倉者仁宗因韓魏公之言置之以給老稚貧病不能存者所謂惠而不費恩至溥也

今謂其田則廣惠之恩絕矣安石之罪可勝誅耶

二月更定科舉法專以經義論策試士

初上篤意經學深懼貢舉之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在遂議更法王安石謂古之取士俱本于學詩與

建學校以復古其明經諸科欲行廢罷詔近臣雜議久而不決他日安石言于帝曰進士科試詩賦亦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士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既而中書門下言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律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以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

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為合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範解章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進士及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舊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制進士入進謝恩銀百兩至是亦罷之仍賜錢二千為期集費

廣義 安石定科之法最為得之觀其言曰士少壯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舉敗壞人材致不如古其識見高於人遠矣但曰士各占治一經而春秋獨不與者此所以為千古叛經之罪人也

三月夏人陷撫寧諸城詔安置種諤于潭州韓絳免

諤進築永樂川賞道嶺二塔分遣都監趙璞燕達築撫寧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潭川開光嶺葭蘆川四塔與河東路脩築各相去四十餘里已而夏人來攻順寧塔遂圍撫寧折總世高永能等擁兵駐紮浮圖去撫寧咫尺累城兵勢尚完諤在綏德節制諸軍聞夏人至茫然失措欲作書召燕達戰憚不能下筆願

運判李南公泣不已由是新築諸堡悉陷將士沒者千餘人詔棄妻城治諤罪責授汝州團練副使

廣義韓絳奉命宣撫但當保境安民飭兵勵將宣

喪師失地任用非人邊患日熾則將安用彼相哉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然則韓種之罪可勝誅乎故皆削去其官以示貶然而何以不書有罪二人罪重罰輕免而安置不足以盡其罪故也此綱目正道之權衡書法之深意耳

詔察奉行新法不職者

陳留知縣姜潛到官纔數月青苗令下潛印榜于縣門又移之鄉村各三日無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願矣即移疾去山陰知縣陳舜俞上書極論新法謫監南康軍鹽酒稅至是復上書言青苗法實便初述不知爾識者笑之

發明說苑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

善者天下樂於遵行四海喜於趨事不啻如水之趨下獸之走曠矣安有一巨之不行一民之不服哉不能以理自明而乃詔諭天下察其不職於乎亦陋矣苟天下之人相率背逆不行新法其奈何耶蓋由中心疑惑惟恐天下以法為弊而不行故汲汲以察之悲夫據事直書其失自見

浚漳河

從都水監丞宋昌言內侍程昉之議也役兵萬人素一百六十里帝患財用不足文彥博曰足財用在乎

安百姓安百姓在乎省力役且河久不開不出於東則出乎西利害一也今發夫開治徙東從西何利之一也治之使行地中則有利而無害會京東河北風變異常民大怨帝手詔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漳河之後妨農來歲為之未晚王安石格詔不下

夏四月以司馬光判西京留臺

光在永興以言不用乞判西京留臺不報又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今陛下惟安石是信附之者謂之忠良攻之者謂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詭惡臣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詭惡者也若臣罪與范鎮同即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不敢逃久之乃從其請光既歸洛自是絕口不復論新法

以鄧綰為侍御史判司農寺

初綰通判寧州知王安石得君專政乃條上時事數十以為宋興百年習安玩治當事更化且言陛下得伊周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願勿移以浮議而堅行之復貽安石書極其佞諛由是安石力薦於帝遂驛召對方慶州有夏寇綰數陳甚悉帝問識王安石呂惠卿否綰對曰不識也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賢人也退見安石欣然如素交屬安石致辭陳升之以綰練習兵事使復知寧州綰聞之不樂請言急召我來乃使還耶或問君今當作何官綰曰不失為館職得無為諫官乎明日果除集賢校

理檢正中書孔日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縮曰笑
馬從他笑罵好官還我為之尋同知諫院時新法皆
出司農曾布不能獨任其事安
石欲藉縮以威眾故有是命

五月右諫議大夫呂誨卒

誨以疾表求致仕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
方妄投藥劑寢成風痺遂艱行步非抵憚蹊戾之苦
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為之奈何雖然一身之
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為憂蓋以身疾論
朝政也至是病亟司馬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
哭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遂卒海內
聞者痛惜之

發明

呂誨居官直諫敢言誠足以不負是職矣卒
而具官宜過予子此綱目勸善之大法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高麗來貢

高麗為遼所阻不通中國者四十三年至是福建轉
運使羅拯令商人黃真招接通好高麗主徽乃因真
還移牒福建願備禮朝貢拯以聞朝議謂可結以謀
遼乃命拯諭意徽遂遣其民官侍郎金梯等由登州
入貢自是與中國
復通聘貢相繼

罷知開封府韓維

保甲法行帝聞鄉民憂無錢買弓矢加以傳惑徒之
戍邊父子聚泣語王安石曰保甲宜緩而密安石對
曰日力可惜維時知開封上言諸縣團結保甲鄉民
驚擾至有截指斷腕以避丁者乞候農隙排定帝以
問安石安石對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
帝言民言合而聽之則聖亦不可不畏也安石對曰

為天下者如止欲任民情所願而已則何必立君而
為之張官置吏也大抵保甲法不特除盜固可漸習

為兵且省財費惟陛下果斷不惜人言以行之帝遂
變河東北陝西三路義勇如府畿保甲法安石由此

益惡維帝欲命維為御史中丞維以凡絳居政府力
辭安石因言維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乞允其請

會文彥博求去帝曰密院事劇當除韓維佐卿明日
維奏事殿中以言不用力請外郎帝曰卿東宮舊人

當留輔政維對曰使臣言得行賢於富貴若
緣攀附舊恩以進非臣之願也乃出知襄州

廣義王安石曲為辯說古今第一箇小人又加以
婦之道張釋之謂魯夫

利口皆安石之謂乎

六月知蔡州歐陽脩致仕

脩以風節自持既連被汚讎年六十即乞謝事及守
青州上疏請止散青苗錢帝欲復台執政王安石力
詆之乃從蔡州至是求歸益切馮京請留之安石謂曰
脩附麗韓琦以琦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
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
安用乃以太子少師致仕

貶富弼官徙判汝州

弼判亳州青苗法行弼謂如此則財聚于上民散于
下持不行提舉官趙濟劾弼沮格詔旨鄧綰乞付有
司鞠治乃落弼武寧軍節度同平章事以左僕射移
判汝州王安石曰弼雖責猶不失富貴昔蘇以方命
強共工以象恭流弼兼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姦帝
不答弼行過應天謂判府張方平曰人固難知也方
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
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至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平惡其為人傲之使出自是未嘗與語獨有愧色蓋弼亦素喜安石也

秋七月貶御史中丞楊繪知鄭州監察御史裏行劉摯

監衡州鹽倉

初繪言提舉常平張覲等科配助役錢一戶多者至三百千乞少裁損以安民心不聽時賢士多引去以避王安石繪又上疏言老成人不可不惜當今舊臣多引疾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年五十有八歐陽脩年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安石聞而深惡之摯為安石所罷拜監察御史裏行始就職即奏言陛下有勸農之心今變為煩擾陛下樂均役之意今倚以為聚斂天下有喜於敢為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為流俗此以彼為亂常此風浸成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漢唐黨禍必起矣因陳率錢助役十害會繪又論提刑趙子幾怒知東明縣賈蕃不禁過縣民使訟助役事撫以他故下蕃於獄而自鞠之是希安石意旨又言助役之難行者有五而摯亦論趙子幾據據賈蕃是欲鉗天下之口乞按其罪於是安石大怒使知諫院張璪取繪摯所論助役十害五難行之事作十難以詰之璪辭不為曾布請為之既作十難且刻繪摯欺誕懷向背詔下其疏於繪摯使各言狀繪錄前後四奏以自辯摯奮然曰為人臣豈可廢於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即條對所難以伸其說曰助役斂錢之法有大臣及御史主之於內有大臣親黨為監司提舉官行之於諸路其勢順易矣然曠日彌年終未有定論者為不順乎民心也臣待罪言責采士民之說以聞職也今乃遽令分析交口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并司農奏宣示百官

考定當否不報明日復上疏曰陛下夙夜勵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致於安且治者誰致之邪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為己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闢搖動舉天地之內無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名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歷日而官自粥之推此以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為無能俠少儂辯者取之為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官民者謂之通變凡政府誅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椽屬曾布者論定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布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寬摯嶺外帝不許詔貶繪知鄭州誦摯監衡州鹽倉璪亦落職遣察訪使通行諸路促成役書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發明 劉向曰賢君之治國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進善言則善無由入矣是時新法之行流毒海內韓維因論保甲法而罪黜歐陽修因論青苗錢而致仕富弼楊繪劉摯皆梗新法救正人而貶謫於身以有限之才急無窮之逐正道之不行未有疎於此時者也綱目備書于冊所以深惡之耳

八月以王雱為崇政殿說書

雱安石子也為人慄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年十三時得秦罕言兆河事嘆曰此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強而邊患博矣故安石聞王韶開熙河議因力主之未冠已著書數十萬年舉進士調旌德尉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預選乃與人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

而經筵可處安石欲帝知而自用乃以勇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鑿板幣於市遂傳達於帝節節曾布又力薦之名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安石更張政事則法不行安石一日與程顥語勇囚首跣足携婦人冠以由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為人所沮故與程君議之勇大言曰泉韓琦富弼之首于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顥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始退

廣義 昔杜鵑啼天津郎子以下南人作相今安石以臨川鼯鼠而壞宋人之國當時羣賢一網打盡然猶未為酷也又有王勇一狠堅出馬幸而宋祚未克告終而勇也早頃厥軀是亦宋之不幸中之不幸耳曾公亮以此事歸之于天斯言亦未必為無理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命王韶主洮河安撫司事

時議取河湟自古渭若接青唐武勝軍應括納蕃部以蕃部裕勒格在青唐最大渭源羌與夏人皆欲羈縻之議先致討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論以成敗遂留宿明且兩種皆遣其豪隨韶以東裕勒格率屬千二萬口內附裕勒格歸朝自言平生聞色中丞朝廷忠臣乞賜姓名包氏帝如其請賜名順

發明 鄧綰安石之子而使之為侍御史判司農寺安石之黨而使之子而使之為崇政殿說書王韶右皆小人也觀綱目之所書是可以占時事之成敗矣

九月粥坊場河渡祠廟○冬十月以鮮于侁為利州轉

運副使

初詔監司各定所部助役錢數利州路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侁時為判官爭之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遂各為奏帝使侁議諭司農曾布使頌以為為式因黜瑜而擢侁副使兼提舉常平侁惡王安石沽激要君嘗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及安石用事侁乃上書論時政以為逆治體而召民怨者不可聚舉其意專指安石安石怒毀短之帝稱其有文學可用安石曰何以知之帝曰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既為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吏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宜能強之哉蘇軾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為三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廣義 觀分注載侁曰願取則與民自不願宜能強之哉此最善處青苗之法者也子瞻稱其為

三難不亦當乎

立太學生三舍法

初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應蔭者為之太學生以八品以下若庶人子孫之俊異者為之試藝如進士法及帝即位尤垂意儒學自京師至郡縣既皆有學至是因言者論太學假錫慶院西北廊甚狹隘乃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廣太學增直講為十員率二員共講一經生員釐為三等始入太學為外舍定額為七百人外舍升內舍員三百內舍升上舍員百各執一經從所講官受學月考試其業優等以次升舍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召試賜第其正錄學諭以上舍生為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者主判直講

復薦之於中書除官其後增置八十齋齋三十人外
舍生至二千人歲一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試補上舍
生彌封騰錄
如貢舉法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六

七十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六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 臣金光悌
騰錄監生 臣常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七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三百九十二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七

起壬子宋神宗熙寧五年 凡十四年
盡乙丑宋神宗元豐八年

年春正月置京城邏卒察謗時政者

發明

虞舜謂禹曰子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夏禹即天子位懸鐘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

士為銘於箕箒曰救寡人以道擊鼓鞀以義者擊
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訟獄者搖鞀
商太甲謂伊尹曰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
尚賴匡救之德惟厥終高宗命傅說曰旨哉說乃
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觀之古昔聖王
惟慮聞言之弗及而竭誠以求之所以治隆俗美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天下又寧拒諫飾非如桀紂者國隨以滅身且不
保是以有天下者當宵旰求言以匡不逮焉神宗
即位子茲五年間善如探湯信讒如飲醴去年書
詔察奉行新法不職者今年書置京城邏卒察謗
時政者一舉而拒諫飾非之事皆在其中能保邦
於沒身而不亂者亦幸焉耳一書再書深譏之也
廣義此即商鞅誅謗之禁耳然則宋之所以不秦
者幸也春秋傳曰諸侯有道守在四方況堂
堂中國而致察于謗上者乎使時政皆得則四海
之人皆為君守何以察為否則舟人皆敵國也雖
置邏卒徧天下且不可況
京城乎書之者饑之也

二月以蔡挺為樞密副使

挺知渭州甲兵整習常若寇至故多立功效然諳智
深險在位歲久鬱不得志寓意詞曲有玉闥人老

之句中使至使優伶歌之傳達
禁中帝聞而愍之故有是命

三月南平王李日尊死子乾德嗣

日尊公蘊之孫也既死乾德遣
使來告哀詔封乾德交趾郡王

判汝州富弼致仕

弼至汝州兩月即上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
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復授司空武寧節度使致
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帝雖不盡用
而眷禮不衰嘗因王安石有所建明却之曰富弼手
疏稱老臣無所告新但仰屋竊
嘆者即當至矣其敬之如此

發明 邦有道殺固君子之所恥邦無道殺亦君子
之所恥故君有過則當諫反覆之而不聽則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二

當去蓋君臣皆以義合義合者何諫行言聽膏澤
下于民之類是也否則雖禁之以高爵錫之以厚
祿君子不能以苟食焉富弼前因論事而貶判汝
州則是諫不行而言不聽矣君子豈可以素餐乎
故以老而乞致仕則于義為當去也前書范鎮歐
陽修致仕此書富弼致仕皆于其知止也予在富
弼則罪在
神宗矣

行市易法

自王韶倡為緣邊市易之法王安石善之以為與漢
平準法同可以制物低昂而均通之遂用草澤魏繼
宗議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于京師凡貨之可市及
滯于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
次市于官者則度其田宅或金帛為抵當而貸之錢
責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過期不輸息外

每月更加罰錢以戶部判官呂嘉問為提舉嘉問上
建置十三事其一欲于律外禁兼并之家執取利帝
去之安石執不可已而帝聞其大煩碎人皆怨讟欲
罷之以問安石安石對曰立法當論有害于人與否
不當以煩碎廢也自是諸州上供薦席黃蘆之類六
十色悉令計直從民願粥者市之以給用尋改提舉
在京市易務為都提舉市易司秦鳳兩浙
熙州成都廣州鄆州六市易司皆隸焉

廣義 大抵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者乃所以為利也
蓋所謂利者義也易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若為國者不以義為利而以利為利則所謂私也
豈利也哉然則為人主者與民爭利而不以義處
之則是出警入蹕之中奉一商人耳其不義孰甚
焉况乎乘弘羊平準之法實萬年願治者之罵名
安石乃昧其目而甘心踵此覆轍者其意何也不
過溺于功名不顧毀神宗于不可為之地也善乎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三

司馬公曰天地所生百物貨財止有此數不在民
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
者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法甚於加賦此乃乘弘
羊欺武帝之言也太史書之以見武帝之不明至
其末年盜賊蜂起幾至于亂苟若武帝不悔過昭
帝不變法則漢幾亡矣此真萬世之藥石也綱目
書曰行市易法而分註云置市易務于京師者以
見京師為天下之首置務于此則是神宗乃天下
商賈之倡也噫以天下之君乃
為天下商賈之首不亦陋哉

夏五月詔宗室非袒免親者許應舉

初試黜其不成文理者餘令覆
試累覆試不中者亦量材擢用

行保馬法

王安石進保甲養馬之法文彥博吳充以為不便安石持論益堅乃詔曾布等上其條約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先行于開封府及陝西五路府界無過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襲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一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為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為一社以待病斃通償者保戶馬死保戶獨償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其後遂徧行于諸路

發明

說苑曰聖人之于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

之惟恐其不至于大也古之聖王愛養其民大率類此是以民之親君有不啻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神宗惑于安石之邪說制作紛紛無一中禮上書行市易法此書行保馬法皆剝民奉

欽定四庫全書

神宗實錄卷之七

四

王安石求去位帝不許

先是樞密都承旨李評喜論事帝多從其言又嘗極言助役不便安石惡之會評妄奏罷閣門官吏安石言其作威福必欲罪之帝亦謂評有罪然未始罪評也明日安石入見乞東南一郡帝曰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知極少朕鄙鈍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天下事方有緒卿何去安石固請帝曰卿得非以李評事謂朕有疑心朕自知制誥知卿屬以天下事如呂誨比卿少正外虛杞朕不為惑更有人能惑朕乎未幾安石復自齋表入請帝不視以表授安石固令就職

發明

嘗觀神宗之待安石可謂過于厚安石之報

神宗可謂過于薄因其稱疾則諭起之因其求去則不許之言聽計從心乎意契雖稷契臯夔之得君不過如此說苑曰王者知所以臨下而御衆則羣臣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蔽欺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定矣安石為政妨賢病國無一而非夫人心之事竊寵祿于一已貽禍患于國家豈非報神宗若是其薄乎雖然蓋由神宗無知人之明耳苟有知人之明如說苑所云者烏能為小人之所惑哉於茲此宋所以終于宋不能進而為三代之宋也故綱目直書以交罪之

秋閏七月以章惇為湖北察訪使

時帝思用兵以威四方湖北提點刑獄趙鼎上言峽州峒首刻剝無度蠻衆願內附辰州布衣張翹亦上

欽定四庫全書

神宗實錄卷之七

五

書言南北江利害遂詔中書檢正官章惇察訪荆湖北路經制蠻事

八月王韶擊吐蕃敗之遂城武勝

秦鳳駐泊都監張守約請名古渭若為軍以根本隴右詔從之遂建為通遠軍使王韶知軍事以圖武勝韶引兵築乞神平堡而蕃酋瑪爾結曰巴等族入境韶率兵度竹牛嶺逼之斬首百餘級焚其廬帳洮西震動瑪爾戩渡河來援瑪爾依其聲勢保集瑪爾本山知德順軍景思立以涇原兵出南路分遣諸將擊瑪爾于納木嘉勒擊瑪爾于古凌城制二酋不得動韶將大軍從東谷徑趨武勝未至數里敵迎戰敗還追至其城首領轄裕勒棄城遁衆出降遂城武勝建為鎮洮軍時瑪爾戩亦敗于古凌城初韶言措置洮河只用回易息錢未嘗輒費官本文彥博曰工師造屋初必小計冀人易于動工及既興作知不可已

乃方增多帝曰屋壞豈可不脩王安石曰主者善計自有付度豈為工師所欺也彥博不復敢言由是詔進討敢肆欺誕朝廷不與計財

發明 天子討而不伐其曰擊者譏黷武也說苑曰上不玩兵下不廢武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

德而後武功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王韶竭天下之財力較勝負于遠夷罪不容于誅矣雖其功蓋世烏足尚哉綱目于黷武者每書擊而不書討則其不貴功之意為可見爾後之不修文德而專尚武力者要以此王韶為監

廣義 分註載王安石文彥博論邊事則知神宗之與安石牢不可破者以其心德之一也雖使

潞公如聖人則亦未如之何矣故曾公亮嘗曰介甫與帝如一人豈非天子信哉使神宗移任介甫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七

者任潞公則貽謀必善其子孫亦未必有如金人之禍有天下者於任人之術不可不慎

觀文殿學士致仕歐陽脩卒

是歲有詔求脩所撰五代史而脩卒矣脩天資剛勁見義勇為平生與人盡言無隱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及在政府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怨誹益衆白五代以來文體卑弱脩遊隨州得唐韓愈遺稿讀而心慕之苦心探賸至忘寢食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學者翕然師尊之謚文忠

發明 脩以文章德行高一世見忌讒邪弗果大用誠可惜也故卒而具官特書致仕者所以明

賢處於敬地則其不

滿當時之意為可見矣

貶唐垌為潮州別駕

垌以父任得官嘗上書言秦二世制于趙高乃失之弱非失之強帝悅其言又言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王安石尤喜之薦使對賜進士出身為崇文校書安石復令鄧綰舉為御史遂除太子中允將用為諫官安石疑其輕脫將背已立名不除職以本官同知諫院非故事也垌果怨安石易已凡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垌乃因百官起居日扣陛請對帝令諭以他日垌伏地不起遂召升陛殿垌至御座前進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請對陛下陛一陳之乃播笏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聽劄子安石進遲垌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疎然而進垌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抵言安石專作威福曾布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七

厮僕且讀且目珪珪慙懼俯首先降又言薛向陳繹安石頤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璪李定為安石爪牙張商英乃安石鷹犬逆意者雖賢為不肖附己者雖不肖為賢至詆安石為李林甫盧杞帝屢止之垌慷慨自若畧不退懾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閣門糾其瀆亂朝儀貶潮州別駕

發明 唐垌言事而貶曷為削去其官誅心也垌初

迫夫授官不協遂背安石是亦反覆之小人也故特削去其官雖然過則勿憚改聖人之格言垌能力劾安石不懼艱險是蓋小人變為君子則能以愛君為心而不計其私矣觀其六十餘條之奏面折廷爭其志為可矜耳故又嘉其悔悟而不書有罪此綱目筆削之至公褒貶之深意凡若此類非君子莫能脩之

廣義分註載唐坳劫安石似乎剛且直矣

頒方田均税法

帝患田賦不均詔司農重定方田及均税法頒之天下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壚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其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即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為地符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為限舊嘗收歲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為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為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均攤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若瘠鹵不毛及衆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為峯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帳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八

有戶帖其分烟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為正令既具乃以鉅野縣尉王曼為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

廣義神宗紛紛糾舉賢于簡冊至于方田均稅之法粗為可觀然亦不見其所謂什一也綱目

特書之者猶為彼善于此

九月少華山崩

其下地裂陷居民數百戶

發明朱子曰自古衰亂之世所以病乎中和者多矣天地之位萬物之育豈以是而失其常耶

曰三辰失行山崩川竭則不必天翻地覆然後為不位矣兵亂凶荒胎殯卵殪則不必人消物盡然

後為不育矣凡若此者豈非不中不和之所致而又安可誣哉神宗惑于邪僻而行逆德其中和之氣斷喪既久故少華山崩陷民數百戶地道為之不位焉是知人君一心天鑒所係君心靡正天變應之而不可須臾之急荒也山崩雖微災異甚大故綱目必揭而書之則其重天變垂後戒亦深切而著明矣

冬十月置熙河路以王韶為經畧安撫使

置熙河路領熙河洮岷州通遠軍升鎮洮軍為熙州以韶為經畧安撫使兼知熙州然河洮岷三州猶未能復也

十一月章惇招降梅山峒蠻置安化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九

梅山峒蠻蘇氏舊不通中國其地東接潭南接邵西接辰北接鼎澧章惇招降之籍其民萬四千八百餘戶其田二十六萬四百餘畝均定其稅使歲一輸築武陽開峽二城置安化縣隸邵州

十二月以陳升之為樞密使

癸丑六年春二月王韶克河州

獲瑪爾斡妻與其子

以沈起知桂州

自王安石用事始求邊功知邕州蕭注喜言兵羨王韶等獲高位乃上疏言交趾雖奉朝貢實包禍心夫今不取必為後憂會交人為占城所敗或言其餘象不滿萬取之易詔即以注知桂州經畧之注入朝帝

問攻取之策注復以為難度支判官沈起言南交小醜無不可取之理乃以起代注起受旨于安石遂一意事攻擾使交趾始貳

三月置經義局

訓詩書周禮義以王安石提舉呂惠卿王雱同修撰帝欲召程顥預其事安石不可

夏四月朔日食

先是司天奏四月朔日當食帝自三月即避殿減膳降天下罪囚一等至是雲陰日不見王安石等進賀以為聖德所感乞御殿復膳從之

文彥博罷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一

彥博久居樞密以王安石多變舊典言于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為先陛下勵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弊爾安石知為已發奮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為不可若萬事勝乃西晉之風何益于治及市易司立至果實亦官監賣彥博以為損國體斂民怨致華嶽山崩為帝極言之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為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為細民久困以抑兼并爾于官何利焉彥博求去益力遂以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徙大名府身雖在外而帝眷有加

置律學

詔士之蒞官以法從事今所習非所學宜置律學命官舉人皆得入學習律令

把之不可以清川雖庸俗皆知之當時決遠衆議特置濟河司設官以主其事迂疎之甚

以范子淵提舉濟河司

河溢北京夏津帝語執政聞京東調夫脩河有壞產者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利害無所校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澱塞昨脩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瀆齒俱為沃壤庸非利乎泥調夫已減於去歲若復葺理隄防則夫愈減矣帝從之乃始置疏濬黃河司先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揚泥車法以濬河其法用鐵為爪形繫舟尾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深數尺官公義同議增損乃別置濬河司其法以石請令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別置濬河司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一尺列于木下如把狀以石壓之兩傍繫大船各用滑車絞之挽蕩泥沙或謂水深則把不及底淺則齒礙泥沙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乃賞懷信而命公義官以把法下大名令都大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一

五月以熊本為梓夔察訪使

提舉河隄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之皆言不可用會子淵以事至京師安石問其故子淵意附會遽曰法誠善第同官議不合爾安石大悅及置濬河司將自衛州瀆至海口差子淵都大提舉公義為之屬

六月置軍器監

王雱言今天下甲冑弓弩以千萬計而無一堅利者莫若更置其法斂數州之所作而聚以為一若今錢監之比擇知工事之臣使其職且募良工為匠將帝頗采雱說置軍器監總內外軍器之政以呂惠卿判監事

知南康軍周敦頤卒

敦頤道州營道人初因舅鄭向任為分寧主簿有獄
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決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調
南安司理有囚法當不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敦
頤力與辯逵不聽敦頤委手板將棄官去曰如此尚
可仕乎敦頤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因得釋調桂陽
令改知南昌富家大姓點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
罪為憂而又以汙穢善政為耻歷知南康軍年五十
七而卒敦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易通明天理之根
源究萬物之終始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
之本原大有功于學者為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珣以
其為學知道使二子顥頤往受業敦頤每令尋孔顏
樂處所樂何事顥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
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于程頤未悟因見
敦頤敦頤留與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程頤驚異之

欽定四庫全書

新刊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三

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如此既至南康即
築室于蓮花峰下前有溪合于湓江取營道所居濂
溪以名之學者
稱為濂溪先生

發明 周子得孔孟之本原大有功于學者誠當代
之大儒也神宗親小人遠賢人而使之僅處

南康軍用以終其身豈不深可嘆哉故于卒
而具官者不惟美周子乃所以譏神宗也

廣義 蓋嘗論之神宗之于濂溪當如成湯之于伊
尹武丁之于傅說先主之于孔明置諸左右

近其人以學之不可頃刻之或舍可也今則煩之
以州縣未聞其一日之在廷然則神宗之朝尚可
謂之有人哉及觀與神宗之相遇者不過王安石
等儉邪之輩而已一時忠良擯斥殆盡况賢如濂
溪者真能見用耶雖然濂溪樂天知命安土敦仁
使神宗得以大用于濂溪乎何加不用于濂溪乎

何損嗚乎在濂溪固無所加損而神宗棄賢之罪
不能免焉大易既濟之六二有曰婦喪其茀勿逐
七日得之臣敢
以為濂溪頌焉

大蝗

發明 蝗食穀之蟲蝗曰大蝗其災甚矣然不言其
地者為天下記異故耳夫以蝗之傷稼其為
害大矣宋人察之以聞于朝宋史異之以書于冊
何也蓋蝗陰物也是時神宗上不能修德格天下
又不能以德庇其民陽淑消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應
然也綱目書物象之應欲人主慎所感也其旨深
哉

秋九月初策武舉之士

欽定四庫全書

新刊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三

凡武舉試義策于秘閣武藝于殿前司及殿試則又
試騎射及策于庭策武藝俱優為右班殿直武藝次
優為三班奉職又次借職末等三班差役初樞密院
修武舉法不能答策者答兵書墨義王安石曰武舉
而試墨義何異學究誦書不曉理者無補于事先王
收勇力之士皆屬于車右者欲以備禦侮之用則記
誦何所施帝從之至
是始策武舉之士

發明 說苑曰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
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

乃服用是而觀則知有天下者文武之道可以並
用而不可以相無者也宋世未嘗策武舉之士至
神宗而殆策之其庶幾不忘武
事者矣特書曰初蓋予之也

吐蕃瑪爾噶復入河州王韶破之遂取岷宕洮疊四城

帝御殿受賀

韶既復河州降羌復叛韶趨擊之瑪爾戩以其間據
河州韶進破格納木藏城穿露骨山南入洮州境道
隘隘釋馬徒行日至六七瑪爾戩留其黨守河州自
將尾官軍韶力戰破走之河州復平岷州首領摩琳
沁以城降韶入之于是宕洮疊三州羌酋皆以城附
韶軍行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
獲牛羊馬以萬計捷書至帝御紫宸殿受羣臣賀解
所服五帶賜王安石進韶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

發明

入者逆而不順之詞存中國也取者收奪之
春秋所罪况非其有而取之乎宋恃大國之兵力
非義奪人之土地誠春秋之所恥也神宗驕侈喜
功御殿受賀其樂于自欺輕視滿足之心見矣夫
王者以天地之心為心行一不義殺一不幸而得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四

天下有所不為何有恃其兵力強奪土地驕於肆
大而可以君臨天下哉直書于冊不再貶而其失

見自

廣義

王韶此捷神宗喜而受賀由君子觀之惡乎
取蓋羌夷之屬地無賦稅居無宮室所得者
不過牛羊駝馬而已抑不知朝廷軍費可償否乎
故孟子有曰善戰者服上刑闕草萊任土地者次
之或曰羌情不義動犯邊郵何以處之曰備禦而
已何以伐為周宣王之于玁狁逐之出塞未聞其
興師動衆也趙克國之于西羌屯田守備未聞其
窮兵黷武也今韶之舉乃安石生事之謀暫得一
幸神宗即有賜帶之喜然不知嗜慾一觔而元氣
索矣何其見之淺而慮之短耶易曰或錫之鞶帶
終朝三褫之此
其安石之謂乎

收免行錢

先是京師百物有行官司所須俱以責辦下逮貧民
浮販類有賄折呂嘉問請約諸行利入厚薄令納錢
以賦吏祿與免行戶祇應而禁中賣買百貨並下雜
買場務仍置市司估物低昂凡內外官員欲占物價
則取辦焉
至是行之

冬十月開直河

時河北流閉已久水或橫決散漫常慮壅遏外都水
監丞王令圖獻議于大名第四第五埽等處開修直
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王安石主其議言于帝曰開
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
水不容施功爾今第見水即以濬川祀濬之苟置數
千祀則諸河淺澁皆非所慮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五

千萬帝曰果爾甚善乃命范子淵領其事
開直河深八尺凡退背魚肋河則塞之

發明

大戴禮曰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
也如赤子之見慈母也上下之相親如此然
後令則從施則行神宗愛民之心一毫無有疲民
之事相繼而興行新法則困民以歸于水火矣事
征伐則驅民以陷于鋒鏑矣開直河則率民以入
于塗炭矣國以民為本苟傷其本則枝葉凋瘵雖
有金城湯池孰與為守堅甲利兵孰與為敵乎自
古迷而不悟者未有甚于神宗馬綱目凡有所興
作而必書於冊者見勞民為重
事示後世治天下之大法也

章惇擊南江蠻平之置沅州

湖北蠻向永晤舒光銀各以其地降惇獨田氏有元
猛者頗桀驁惇遣左侍禁李資始諭之被殺因進兵

破懿州南江州峒悉平遂置沅州以懿州新城為治
所後城徽州蠻酋楊光富亦率其族姓二十三州峒
歸附因置靖州

行折二錢

自王安石為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為器邊閩海
舶不復譏錢之出國錢日耗張方平因對急論其害
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令典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
安石深惡之至是行折二錢除在京及府界外諸路
並通行

七年春正月熊本討瀘夷降之

本嘗通判戎州習夷中俗及至部以為彼能擾邊者
介十二村豪為鄉導爾乃以計致百餘人梟之瀘川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六

其徒股栗願矢死自贖獨柯陰一酋不至本合晏州
十九姓之象發黔南義軍強弩遣大將王宣等帥以
進討賊悉力旅拒宣敗之黃葛下追奔深入柯陰窟
迫乞降本受之盡籍丁口土田及其重寶善馬歸之
官以其酋酋怒知歸徠州其子乞弟為番部巡檢於
是清井長寧烏蠻羅氏鬼主諸夷皆願世為漢官本
還帝勞之曰卿不傷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至
于檄奏詳明近時鮮麗擢集賢殿脩撰賜三品服西
南用兵自此始

發明

宋自用兵以來未嘗書討此書討者瀘夷久
臣中國一旦不朝正王法之所必討而不原
者其與窮兵黷武大不侔矣故變文而書討所
以予其伐有罪也綱目之修狗名責實而已

廣義

熊本開邊生事
者王韶導之也

二月知河州景思立與吐蕃別將戰於踏白城敗死三

月瑪爾戩寇岷州刺史高遵裕擊走之

瑪爾戩屢破屢敗而棟戩別將青宜結果莊之衆復
數擾河州屬蕃時王韶入朝思立與戰于踏白城敗
死瑪爾戩勢復熾寇岷州
州遵裕包順擊走之

發明

思立死于王事何不書死之而書敗死蓋內
書與則主是戰者思立內為曲而外為直也
故怒吐蕃而罪思立是以不全節予之而直書
敗死以示貶不然綱目何不書吐蕃寇河州而特
書知河州景思立與吐蕃別將戰于踏白城其義
蓋可見矣苟不求其實而槩以全節予之則是非
無別何以謂之綱目哉
此微顯闡幽之意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七

遼使人來議疆事遣太常少卿劉忱報之

遼以河東路沿邊增脩戍壘起鋪舍侵入蔚應朔三
州界內使林牙蕭禧來言乞行毀撤別立界至禧歸
帝面諭以三州地界俟遣官與北朝官即境上議之
遂詔忱如遼遣樞密副使蕭素會劉忱于代州境上
詔下樞密院議且手詔判相州韓琦司空富弼判河
南府文彥博判永興軍曾公亮條代北事宜以聞琦
言臣觀近年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為郵彼見形生
疑必謂我有復燕之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為釁
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拾高麗朝貢一也取吐蕃之
地建熙河二也植榆柳於西山以制蕃騎三也朔保
甲四也築河北城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六
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為敵國因事起疑
不得不然臣嘗竊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治國之本
當先聚財積穀募兵于農則可以鞭笞四夷故散青

苗錢為免役法置市易務次第取錢新制日下更改無常而監司督責以刻為明今農怨于賦畝商嘆于道路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為陛下始謀之者大誤也臣今為陛下計宜遣報使具言向來與作乃修備之常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據累朝之宿憤矣弼彥博公亮亦皆有言大抵度上以敵為憂故深指時事云

大旱詔求直言夏四月權罷新法雨

自去秋七月不雨至夏四月帝憂形于色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克湯所不免但當

欽定四庫全書

新法如左湯火

六

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朕所以恐懼者正以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者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為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翰林學士韓維言陛下損膳避殿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變當痛自責已廣求直言帝即命維草詔行之初光州司法參軍鄭俠為安石所獎拔感其知己思欲盡忠及滿秩入京安石問以所聞俠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久之監安上門會歲饑征斂苛急東北流民每風沙塵障扶携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乃繪所見為圖奏疏詰問門不納遂假稱密急發馬通上之銀臺司且云早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欺君之罪疏奏入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遂命

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迫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問歡呼相賀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

發明國之所寶者民天之所愛者君民有疾苦君不能卹怨氣交并天必降災以警君故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信斯言也是時新法害民天怒既久大旱之來是誠逆氣之所致也神宗能求直言胸中之惻隱頗萌矣迨夫權罷新法即日大雨則天人感應之理安可証哉然不曰罷而曰權所以譏其偶值天變姑且罷之非真能革去者也嗚呼吾誰欺欺天子即綱目所書觀之則人心天道可以觀而政之得失可以見是即王道之權衡爾

下監安上門鄭俠獄復行新法

欽定四庫全書

新法如左湯火

十九

輔臣入賀而帝示以俠所進圖狀且責之皆再拜安石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羣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遞罪呂惠卿鄭紹言于帝曰陛下數年忘履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于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蠲罷發明甚矣神言易惑而難曉也天子深居九重生民休戚固難悉知幸而鄭俠繪圖以進時方大旱改法即雨驗諸天時人事新法果使民歎抑病民歎苟新法便民則人心必不咨嗟天意必不譴告耳不能以此自思而乃惑羣姦之言下鄭俠于獄噫神宗何信善言之難而用邪言之易耶蓋由其素無禮義以養心因物有遷易于恐動云爾神宗所為如此則其欺天罔人于斯益見不足與有為審矣是以君子深為神宗惜也

思寧之時民苦
新法如左湯火
野俠以疎遠小
且繪圖上聞其
為民請命忠懇
激切之心猶可
恕見

廣義新法之害朝士后族皆所不免况細民乎是以天人共怒卒不可解神宗非不知之特信

安石之深而不能斷然罷去之耳今因大旱詔求直言嗚乎向來諫新法者其言直久矣但神宗蔽固已深而不能言豈其言之不直而別有所謂直者耶今以鄭俠一圖而權罷新法天亦為之果雨况實罷哉觀此則知天之不雨者特以新法之故陰陽為之不和耳一罷新法是日即雨天人之際何其影響之若是耶借曰雨于明日無乃滋人之惑矣使神宗由此而不復新法其為宋朝之福也豈淺夫何聽狗鼠之輩悲號搖尾而遽復之君子為之長太息也

吐蕃瑪爾戩圍河州王韶擊降之

瑪爾戩圍河州其勢方盛適韶自京師還至興平聞之乃與李憲日夜馳至熙州熙方城守韶命撤之選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七

兵得二萬人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攻其所恃則圍自解乃直趨定羌城破西

蕃結河川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瑪爾戩援絕技柵去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踏

白城後焚賊八十帳斬首七千餘級瑪爾戩窮蹙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乞降韶受之送赴京師初

思立之覆師也羌勢復熾朝議欲棄熙河帝為之肝食數下詔戒韶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授瑪爾戩營

州團練使賜姓名趙思忠

王安石免以韓絳同平章事呂惠卿參知政事

安石執政六年更法度開邊疆老成正士廢黜殆盡猥慧少年超進用事天下怨之而帝倚任益專太皇

太后嘗乘間語帝曰祖宗法度不宜輕改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帝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后

又曰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欲保全之不若

楚出之于外帝曰羣臣惟安石為國家當事時帝弟

岐王顥在側因進曰太后之言至是也不可不思帝

怒曰是我敗壞天下耶汝自為之顥泣曰何至是耶

皆不樂而罷久之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及鄭俠疏進安石不自安遂求去位帝

再四勉留安石請益堅乃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呂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日投匭留之安石感其意

因乞韓絳代己而惠卿佐之帝從其請二人守其成規不少失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惠卿懼中外有議新法者乃作書遍遺監守郡守使陳利害又從容白帝下詔言終不以吏違法之故為之廢法故安石所建無所更改

發明

左氏傳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其草馬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七

者信矣安石病國虐民滔天之罪神宗因太后之言不能貶黜以正王法而僅免其官果何謂哉矧

韓絳惠卿安石之黨免安石而用韓呂則是安石實未嘗免也天下之痼疾何由而愈君側之蛇蝎

何由而屏乎若神宗者真可謂寄生之君馬綱目書此文無貶詞乃所以深貶之耳

廣義太后與岐王于神宗為天合王安石于神宗為人合夫何神宗薄其所厚而厚其所薄哉

嗚乎若神宗之昏庸闇弱當以報獻桓靈目之宋之未亡持幸焉而

初權蜀茶

王韶建開河湟之策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于秦鳳熙河博馬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

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植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稅額總三十萬杞乃即蜀諸州創設

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知彭州呂陶言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今茶場司盡權民茶取息十之三茶戶被害不可勝窮詔止收息十之一而陶亦以是得罪未幾以李稷都大提舉茶場稷與宗閔務浚利刻急一年之間通課利及舊界息稅七十萬七千餘緡稷入辟陸師閔幹當公事以自輔今發明尹氏曰凡良法美意行于聖帝明王之世者後世皆廢不舉至于刻剝括斂之政出于暴君汙吏之手者後世則踵而行之又從而增益推廣之如鹽鐵權酷之類是也權茶之法前此未有神宗始創而行之自此遂為不可易之法書初權蜀茶蓋亦志作備之端謹其始耳嗚乎民生口腹之物自是悉出于官矣

五月罷制科

欽定四庫全書
帝紀續通鑑綱目
卷七
三十三
自孔文仲對策忤王安石意因言于帝曰進士試策則是制科何必復置是耶帝然之呂惠卿執政復言制舉止于記誦非義理之學遂詔罷之

三司使曾布提舉市易司呂嘉問免

先是呂嘉問提舉市易連以羨課受賞帝聞其擾民以語王安石王安石對曰嘉問奉法在公以是媒怨帝曰免行錢所收細瑣市易驚及果實水炭太傷國體安石力辨至譏帝為叢脞不知帝王大畧帝曰即如是士大夫何故以為不便安石請言者姓名今嘉問條析及帝以早故命韓維孫永集市人問之減坐賈錢千萬安石遂持嘉問條析奏曰朝廷所以許民輸錢免行者蓋人情安于樂業厭于追擾若一切罷去則無人祇承又吏胥祿廩薄勢不得不求於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廩中重法則法有時而屈今取於民鮮

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議者乃欲除去是殆不然民未嘗不畏吏方其以行役觸罪雖欲出錢亦不可得今吏之祿可謂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也時市易隸三司嘉問恃勢陵使薛向出其上及曾布代向懷不能平會帝出手札詢布布訪于魏繼宗具上嘉問多收息干賞挾官府而為兼并之事帝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於是詔布與呂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協繼宗使誣布繼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帝欲聽之安石不可帝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為平準以便民若周官泉府者今顧使中人之家失業若此吾民安得泰然也宜釐定其制布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為虐駸駸乎問祭除陌之事矣如此之政書于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哀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嘉問又請販鹽鬻帛豈不貽笑四方帝頷之未決安石去位嘉問持之以泣安石

欽定四庫全書

帝紀續通鑑綱目
卷七
三十三

勞之曰吾已薦惠卿矣及惠卿執政遂治前獄劾布沮新法出知饒州嘉問亦出知常州以章惇為三司使

六月作渾儀浮漏成

時日官皆市井庸販法象圖器俱不能知乃以太常丞沈括提舉司天監括博學洽聞于天文方志律歷醫藥卜筮無所不通皆有所論著始制渾儀景表五壺浮漏招術朴造新歷募天下上太史占書雜用士人分方伎科為五至是渾儀浮漏成以招為右正言

秋七月立手實法

時免役出錢或未均呂惠卿用其弟曲陽縣尉和卿計創手實法其法官為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資貨畜產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蓄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有實以三分之一充賞

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為狀懸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
高下分為五等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數乃參會
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詔從其言于是民家
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于雞豚亦徧抄之民不聊生
初惠卿制是法然猶災傷五分以上不預荆湖察訪
使蒲宗孟上言此天下之良法使民自供初無所擾
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
弛張其法從之民于是益困矣

九月三司火

焚屋千八十楹案牘殆盡詔諸路熙寧
五年文帳悉封上防其因火為姦也

發明春秋之法人大曰火三司會計之所安石用
事聚財瘠民之術怨久矣天之震怒深矣

故上書立手實下書三司火則天意之于人心蓋
可見馬詩云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七

三十四

不曰以受方國神宗敬天勤民之心一毫無有宜
乎天怒民怨而災異頻仍也分注言焚屋千八十
楹案牘殆盡此非小變焉綱目遇災必
書所以為後世人君忽天變者之戒耳

冬十月置三司會計司

初帝嘗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謂增置官司所以
省費帝曰古者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安石謂古非
特什一而已安石又欲盡祿天下之吏帝未之許而
三司上新增吏祿歲至給錢百十一萬有奇主新法
者皆謂吏祿既厚則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
然良吏實寡賂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議者不以善
詔三司帳司會計是歲天下財用出入之數以聞令
宰相提舉其事至是韓絳請選官司以天下戶口
人丁稅賦場務坑冶河渡房園之類租額年課及一
路錢穀出入之數去其重複歲比較增虧廢置及羨

餘橫費計贏缺之處使有無相通而以任職能否為
黜陟則國計大綱可以省察三司使章惇亦以為言
乃詔置三司會計司以絳提舉

十二月以王韶為樞密副使○遼女真部節度使阿庫

納死

五國佛寧部節度使巴哩美叛遼將致討阿庫納
襲而擒之獻于遼主遼主召見燕賜加等以為生女
真部節度使始有官屬紀綱漸立然不肯受印係遼
籍其部內舊無鐵隣國有以甲冑往者以厚價售
之得鐵既多因以修弓矢備器械兵勢稍振前後願
附者衆至是五國穆延部舍音貝勒復叛遼阿庫納
伐之舍音敗走阿庫納將見遼邊將自陳敗舍
音之功行次來流水有疾而卒子和哩石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七

三十五

乙卯八年春正月癸提罷○竄鄭俠于英州罷參知政事

馮京放秘閣校理王安國于田里

使上疏論呂惠卿朋姦壅蔽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
李林甫盧杞傳為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
業圖迹在位之臣與之暗合者各以其類復為書獻
之且薦馮京可相并言禁中有人被甲登殿詔罵等
事惠卿奏為謗訕令中丞鄧綰知制誥鄧潤甫治之
遂編管俠于汀州御史臺吏楊忠信謁俠曰御史緘
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
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為正人助京
在政府嘗與惠卿爭辨而王安石弟安國素與俠善
侍御史張璪承惠卿旨劾京與俠交通有迹時俠已
行惠卿遂令奉禮節舒直往捕遇于陳州搜其篋得
所錄名臣諫疏有言新法事及親朋書尺悉按姓名

治之獄成惠卿欲致俠于死帝曰俠所言非為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罪但徙英州京罷政出知亳州安國奪秘閣校理放歸田里判檢院丁諷蓋鐵副使王克臣等皆得罪俠至英得僧屋將壓者居之英人無貧賤富貴皆加敬乎遺子弟從學為築室遷居之初安國任西京國子教授秩滿至京師帝以安石故特召對問曰漢文帝何如主安國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耳安國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故俄頃呼吸間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羣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于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叢爾國而今必行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刑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專以克舜三代為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帝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安國對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爾帝不悅由

是止授崇文院校書尋改秘閣校理安國屢以新法之弊力諫安石又嘗以佞人目惠卿故惠卿銜之

發明 春秋之法詞煩而不殺必有美惡存焉新序有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

守節不移雖有鉞湯鑊之誅而不懼也尊官顯位而不榮也鄭俠論呂惠卿而為羣奸所嫉竄逐英州馮京安國特立不阿而為羣奸所誣罷放別郡皆非其罪也噫神宗于小人則信之如著龜于君子則疾之如芒刺蓋由心術不端而邪氣乘間以入耳觀綱目之所書則其傷時之意可見

廣義 昔漢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不能用知弘恭石顯之奸而不能退今神宗知鄭俠之忠而不能用知安石之奸而不能退二君之昏庸合轍矣夫何神宗愚不知量反謂文帝不能立法更制及聞安國之對不識亦有愧于心否乎且安國者安石之弟也然其論安石之非在他入容或有傷

于好惡而難以深信者人情然也至于人之親弟本非其兄之惡安敢輕議以傷天合人倫之重哉神宗于安國之說尚不悅况他人乎如是則向來諸賢之說宜其如水之沃石也吁若神宗者是誠亡宋之根柢也歟

二月復以王安石同平章事

初呂惠卿迎合安石建立新法安石故力援引驟至執政惠卿既得志忌安石復用遂欲逆閉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安石聞而怨之時韓絳顯處中書事多稽留不決且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制密請復用安石帝從之安石承命即倍道而進七日至汴京

發明 復以王安石同平章事貳過之辭也神宗既知其過免未踰年至此復相者蓋由左右前

後皆安石之黨以常情論之惠得惠失乃小人之素心蠅營狗苟亦小人之故態韓絳與惠卿不合請用安石安石承朝廷之命七日至汴何汲汲也小人之情狀豈不于斯而可見乎特書于策深譏也之

廣義 抑觀安石始欲要君之大用故君命屢及屢辭遷延顧盼不肯就道者若出于中心之誠也及乎人君求之之切大臣薦之之誠其心以為此正吾舞姦弄佞之秋也于是翻然而起其起也必合意者陟之咈意者黜之奸佞秉征忠良喪弗欺天罔人而絕無忌憚之心及其被黜又薦惠卿而預為起復之地奈何其主昏庸果欲召之即倍道而進無復一毫如向之遷延顧盼不肯就道者之心也噫安石于始也假君子之行以要君子終也逞小人之志以欺君要君欺君厥罪無律君子

於安石
乎何誅

三月遼人復來議邊事遣知制誥沈括報之

劉忱等與蕭素會于大黃平三議不能決遼初指蔚朔應三州分水嶺土壠為界及忱與之行視無土壠乃但云以分水嶺為界凡山皆有分水遼意至時可以罔取也相持久之至是遼主復遣蕭禧來致圖書以忱等遷延為言乃命韓縝代忱等與遼使議縝與禧爭辨或至夜分禧執分水嶺之說不變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不得已先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項歲所議疆地書指石長城為分界今所爭乃黃嵬山相去三十餘里表論之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乃賜括白金千兩使行括至遼遼相楊益戒與議不能屈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為壯曲為老今北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七

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乃還括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淳龐人情向背為使契丹圖上之

夏四月以吳克為樞密使○閏月陳升之罷

升之深狡多數善傳會以取富貴初附安石及拜相即求解條例司世以是議之號為荃相

六月王安石上三經新義詔頒於學官

王安石等以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帝謂之曰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經其以頒行使學者歸一遂頒于學官號曰三經新義加安石左僕射呂惠卿給事中王雱龍圖閣直學士雱辭新命惠卿勸帝許之由是王呂之怨益深新義既頒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先儒傳注一切

廢而不用又點春秋之書不列學官至詆之為斷爛朝報安石又以字學久不講後罷居金陵作字說二

十四卷以進多穿鑿附會其流入于佛老云

發明 嘗觀安石存心詭譎為學偏僻其自幼有矯世變俗之志而設施罔非矯世變俗之為前行新法而害民此上新義而誤士蓋可見矣夫以安石所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先儒傳註一切廢棄而以春秋為斷爛不列于學官新義既頒天下傳習主司以之而取士學者以之而進身其惑世誣民充塞正道何異洪水禽獸之害乎說苑曰有國者不可不學春秋蓋春秋聖人筆削之書寓一王之大法存褒貶之至公安石棄而不用者特以誅亂討逆而心常厭惡云爾經曰非聖人者無法其罪可勝誅哉他日又作字說穿鑿附會流于佛老是乃援儒入墨非特當世之罪人實萬世之罪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七

人也雖然浮雲蔽日不能損其真明聖賢之道昭著于上下貫徹乎古今又豈安石鄙夫所能損益耶據事直書而貶在其中者蓋此類是矣

司徒侍中魏公韓琦卒

琦卒前一夕大星隕州治樞馬皆驚帝自為碑文載琦大節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諡忠獻後追封魏王史臣曰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當治平危疑之際兩宮幾成嫌隙琦處之裕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歐陽修稱其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豈不信哉

秋七月詔韓縝如河東割地以畀遼

遠使爭議疆事不決帝問于安石安石勸帝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于是詔于分水嶺為界禧乃去至是遣天章閣待制韓縝如河東割新疆與之凡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為異日興兵之端

發明

孟子曰諸侯所寶者三土地人民政事蓋三事皆國之寶而土地為先何則土地者受之

天命傳之先君子孫當以世守決不輕易與人此貞常之理也仁宗之朝契丹求地當時富弼諸賢僅克增其歲幣不勞寸兵卒成和好此固外邦無厭之求宜過而不宜縱也自去年至今契丹議疆兩見綱目而割地之謀朝議未許迨夫惑安石姑以與之之言棄東西七百餘里於乎幽薊之地未復尚為中華之恥矧以中華之地復割以賂外邦乎蓋由小人之心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己之物則賈之如珠玉人之物則輕之如瓦礫云爾殊不知損今日之疆界為異日之爭端然則小人之禍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三十

獨貽之于一時而且貽之于後世豈不深可惜哉直書割地不再貽而其惡自見

廣義

安石以祖宗之地輕以與之則後之權奸誤國得以致尤矣是以汴宋之末有檜賊南宋

之亡有賈賊馬一皆割地與人而略無顧惜之心者皆安石之作俑也詩曰誰生厲階至矣為梗信哉矣

八月朔日食○韓絳免

先是絳與安石議事不合會有劉佐者生法免安石欲收用之絳執不可議于帝前不決絳即再拜求去帝驚曰此小事何必爾絳對曰小事尚不仲况大事乎帝為逐佐至是以疾求去出知許州而三司會計司亦同罷絳臨事果敢故韓琦以為有公輔器而薦用之特以素黨安石為清議所少

冬十月呂惠卿有罪免

御史蔡承禧論惠卿姦惡惠卿居家俟命中丞鄧綰亦欲彌縫前附惠卿之迹以媚安石安石子粵復深憾惠卿遂諷綰發惠卿兄弟強借秀州華亭富民錢五百萬與知華亭縣張若濟買田共為姦利事置獄鞠之惠卿竟罷出知陳州綰又論三

發明

按劉氏書法凡免官書某免者可免者也著所坐者有罪者也韓絳惠卿皆安石之黨然

何以一書免而一書有罪免原情定罪也絳雖黨于安石然遇事輒爭非甚阿諛惠卿黨于安石願指氣使罔敢異同考之分注參之書法則可知矣豈以小人之心而遂不別其涇渭哉綱目一字之褒美于華袞一字之貶威于鈇鉞此之謂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三十一

彗星見詔求直言罷手實法

彗出軫帝以災異數見避殿減膳詔求直言赦天下詢政事之未協于民者王安石率同列上疏言晉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又有彗而其在位二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裨竈言火而驗欲禳之國僞不繫鄭亦不火有如裨竈未免妄誕况今星工哉竊聞兩宮以此為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對曰裨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並裨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卧帝慰勉起之其黨謀日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凡所進用悉從之鄧綰言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許之憂人懷隱匿之慮商賈通殖貨利交易有無或春有之而夏已

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其勢安得不犯徒使囂訟者趨賞報怨畏怯者守死忍困而已詔罷手實法

發明

西山真氏曰君德無愧則天為之喜而祥瑞生焉君德有缺則天示之譴而災異形焉災

祥雖異所以勉其為善一也天之愛君如此為人君者其可不以天之心為心乎日者人君之表也者逆氣所并上書曰食下書曰見則其變甚矣神宗詔求直言罷手實法則庶幾有恐懼之心耳苟能自此而擴充之悉遠佞人盡革弊政則天意可回而人心可得惜乎神宗蔽鋼已深終莫能悟可深嘆哉是以弭災之道莫如弭心正則物無不正而災不為害民不為厲矣

廣義

手實之法始于惠卿當惠卿得志之日曾無一人論其非者及其免黜鄧綰小人乃乘其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七

敗而奏免之然罷手實之法當矣夫何綱目止書曰罷手實法若不預縮然者蓋罷之者非縮之本心也特擠之以井上石耳此固春秋誅心之法也綱目之深意也

十一月交趾大舉入寇陷欽廉州

初廣西屯北兵二十指揮以備邊交人畏之會沈起坐邊議罷以知處州劉彛代之彛至奏罷正兵而用槍仗手分戍聽偏校言以為安南可取乃大治戈船交人來互市率皆遇絕表疏上訴亦不得達至是遂分三道入寇一自廣府一自欽州一自峴嶼閩連陷欽廉二州殺士丁八千人事聞起坐駭安置郢州而除彛名

熊本擊渝州獠降之置南平軍

渝州南川獠木斗叛詔本安撫之本進營銅佛堪破其衆木斗舉秦州地五百里來歸為四砦九保建銅佛堪為南平軍台本還知制誥本欲取塌安石因上疏曰天下之治有因有革期於趣時適治而已陛下出大號發大政可謂極因革之理然改制之始安常習故之羣交謹合諫或諍于廷或諍于市或投劾引去者不可勝數陛下燭見至理獨立不奪今雖少定彼將伺隙而逞願陛下深念之勿使彼有以窺其間而終萬世難就之業天下幸甚

遼耶律洪基殺其妻蕭氏

蕭氏姿容冠絕工詩善談論好音樂立為后生太子濬時北院樞密使耶律伊遜專政勢傾一國而忌后明敏于是官婢單登等誣后與伶官趙惟一私通伊遜以聞詔伊遜劾狀遂族誅惟一而后賜自盡歸其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七

尸于家後追謚宣懿

發明

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有夫婦之道誠人倫之大綱而不可忽者洪基惑

以夫婦之譜遂殺其妻則其惡亦甚焉綱目特斥姓名而書殺所以惡而絕之也則其植人倫之本至深切矣

十二月以元絳參知政事曾孝寬簽書樞密院事

絳在翰林諂事王安石而安石嘗德曾公亮之助已欲引公亮子孝寬于政地以報之由是二人同升

罷直學士院陳襄

襄福州侯官人舉進士歷知仙居河陽縣留意教化進縣子弟于學或讒之于判府富弼謂其誘邑子以

資過客弼疑焉人勸襄毀學舍以塞謗襄不從而講說不少解弼由是益奇之及弼相薦諸朝累擢侍御史上疏論青苗之害曰臣觀制置司所議莫非引經以為言而其實則稱貸以取利是特管夷吾商鞅之術望賤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罷韓絳以杜大

臣爭利而進者不聽乃請外帝借其去留修起居法安石屢欲出之帝不許三遷直學士院帝嘗訪人材之可用者襄以司馬光韓維呂公著蘇頌范純仁蘇軾等三十三人對安石益惡之摘其

書詔小失諷御史劾之遂知陳州
發明書曰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古之聖王治天下者其兢兢業業如此尚何有急荒之失乎陳襄因論新法初無大過言而不聽優容答之不當罷黜也神宗自變法以來諫者屢遭貶謫畧無少恕噫苟新法便民則人必不

欽定四庫全書

蘇軾請治通鑑綱目

三十四

言之矣何其護疾忌醫寧沒其身而不悟哉後之拒諫飾非者當以神宗為鑒

更定解池鹽鈔法

自薛向立鹽鈔本其後多虛鈔而鹽益輕至是多言官賣不便乞通商王安石主提舉張景溫之言至課民買官鹽隨貧富作業為多少之差買賣私鹽聽人告以犯人家財給之買官鹽食不盡留經宿者同私鹽法於是民間騷怨鹽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三緡有餘商不入粟邊儲失備

丙辰九年春正月交趾陷邕州知州事蘇緘死之

交人圍邕知州蘇緘悉力拒守外援不至城遂陷緘義不死賊手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死藏尸于坎乃縱火自焚城中人感緘之義無一人從賊者于是交人盡屠其民凡五萬八千餘口事聞詔贈緘奉國節

度使諡曰忠勇

發明見危授命君子本心殺身成仁賢者素志是則其大節凜乎不撓矣肥義曰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苟不以忠貞自守確乎不拔而臨難不偷生苟免者幾希雖然人臣受祿于無事之時而不效死于有事之日尚何犬馬之足齒乎故綱目以全節予緘者所

以為後世人臣徇國之一勸耳
廣義蘇緘死難始于王韶之開邊蕭注慕其功而釀成交趾之釁也無妄之六三有曰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此之謂與

章惇招降五溪蠻遂城下溪州

欽定四庫全書

蘇軾請治通鑑綱目

三五

章惇使湖北提刑李平招納下溪州刺史彭師晏誓下州峒蠻張景謂彭德儒向永勝單文猛覃彥霸各以其地歸版籍師晏遂降詔築下溪州城賜名會溪戍以兵隸辰州出租賦如漢民遣師晏詰闕授禮賓副使自是五溪皆平

二月以郭達為安南招討使

王安石聞欽廉陷不悅會得交人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怒自草勅榜詆之而以天章閣待制趙鼎為招討使宦者嘉州防禦使李憲為副將兵討之憲久在西北邊好論兵王韶之開熙河憲與有勞故用之既而高與李憲議事不合帝因問高孰可代憲高言遠老于邊事願以為使而已副之帝從其言仍詔占城占臘合擊交趾

吐蕃果莊寇五年谷以种諤知岷州○秋七月御史中

丞鄧綰有罪免

呂惠卿既出守陳而張若濟之獄久不成王雱令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王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陳惠卿以狀聞且訟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周上要君帝以狀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忿惠疽發背死帝頗厭安石所為縮慮安石去失勢乃上書言宜錄安石子及壻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綰為國司直而為宰相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斥知虢州

發明

呂惠卿書有罪免則削其官此具其官何綰當言責綱紀所司而乃為安石乞恩失職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七

甚此固小人之羽翼耳故特具其官具官正所以著其罪也其絕惡之旨嚴矣

廣義

自古小人比而不周鮮克有終當惠卿秩滿赴京之時即與安石定交其同聲相和者豈

有一事之出于天理之公事人欲之私也譬諸盜馬謀起于穿窬之初投機如膠漆賊分于負版之日反目如仇讐及其敗露則自相責讓今觀安石父子何以異于是哉後之謀國不臧者可以鑒矣

八月罷粥祠廟

司農粥祠廟于民應天府開伯微子廟皆在粥中判官劉摯嘆曰一至于此往見判府張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言之耶方平矍然託摯為奏曰開伯遷商印主祀炎火為國家威德所乘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

此地亦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乃唐張巡許遠孤城死敗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兒姦瀆慢何所不為歲收微細實損國體乞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疏上帝大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于斯于是天

下祠廟皆得罷粥

廣義

蓋聞所當去者淫祠耳未聞在祀典者得以去之也既不當去必尊敬奉承所謂以承上下神祇是也豈有粥之之理耶神宗于神尚敢慢之其于民也何有今于方平之奏罷粥乃爾其于未奏之前何為者耶

冬十月王安石免以吳克王珪同平章事馮京知樞密

院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七

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于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帝益厭之乃以使相判江寧府尋改集禧觀使安石既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為呂惠卿所誤也充子安持雖娶安石女而充心不善安石所為數為帝言新法不便帝察充中立無與及安石免遂相之充欲有所變革乞召還司馬充呂公著韓維蘇頌及為孫覺李常程穎等數十人光自洛貽書充曰自新法之行中外洵洵民困于煩苛迫于誅斂愁怨流離轉死溝壑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一變敝法今日救天下之急當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謀欲去此五者必先別利害開言治遂為痼疾矣充不能用呂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無使上知及勿令齊年知之語京與安石同年生故云帝以安石為欺而賢京故召用之

廣義 人心之有天理猶天之有日月天理為人欲所蔽猶日月為陰霾雲霧翳之也然人血氣既衰則人欲漸消天理為之發見天地間陰雲之氣將散則日月為之漸明其理一也今安石當國既久甘心為惡朝士發言盈廷小民怨謗騰口自知向日所為被入所誤覺今是而昨非矣雖曰深悔悔將馬及曾子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信哉

十二月郭達敗交趾兵于富良江李乾德降

達次長沙先遣將復邕廉而自將西進至富良江蠻以精兵乘船逆戰官軍不能濟趙高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兩蠻船皆壞因設伏擊之斬首數千殺其偽太子洪真李乾德懼遣使奉表詣軍門納款時官兵八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富良江去其國不遠達不敢渡得其廣源州門州思浪州蘇茂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八

詔宦者李憲節制秦鳳熙河諸軍

時棟戡將果莊聚兵洮岷脇新附羌多叛歸之帝遣內侍押班李憲乘驛往秦鳳熙河措置邊事詔諸將皆受節制御史彭汝礪等極論其不可且言果莊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患小功成其患大章再上不聽

發明

嗚乎宦者之蠹至是深矣宦者之權至是極矣書以李憲節制熙河秦鳳諸軍是舉秦鳳熙河之大皆制于一閣宦之手使之措置邊事使之節制諸將合數鎮之兵權而歸之他時徽宗用賢卒覆天下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大書于冊為後鑒也

丁巳十年春二月王韶免

韶與王安石有隙且以勤兵遠略歸曲朝廷帝亦不悅數以母老乞歸乃出知洪州韶鑿空開邊驟躋政地然用兵有機畧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嘗夜卧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及呼聲振山谷侍者股栗而韶鼻息自如人服其量

秋七月河決澶州

自開直河水勢增漲田廬益壞外都水監丞程昉以不白水災憂死至是大決于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樂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滹郡縣四十五至于濮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遣使修閉判大名府文彥博言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而都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九

水止固護東流北岸希省費之賞未嘗增修隄岸今者之決溢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逾年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

發明

河決者陰逆而與怨氣交并之所致也變不虛生必俟人為之感而生災不妄見必俟人為之感而見故曰嚴恭寅畏小心翼翼時朝廷所用者皆小人天下所行者皆弊政民之所怨者非一日天之所警者非一事宋之君臣玩安忽危恬無戒懼悲夫尚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達于上下敬哉有土古先哲王之治天下惟恐一念之惡或貽天怒故必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求其無過而後已詎敢縱慾無度而不知所警哉

九月河南邵雍卒

雍天性高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溫厚不見圭角時新
法行吏牽迫不可為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
者或貽書訪之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
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耶程顥
嘗與雍議論終日退而嘆曰克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顥嘗曰其心虛明自能
知之及疾病司馬光張載顥願晨夕候之卒年六十
七顥為銘墓稱雍之學純一不雜汪洋浩大就其所
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所著皇極經世觀物
內外篇漁樵問對傳于世元祐中賜諡康節

發明 雍未嘗出仕乃布衣也何以書錄賢也然何
為特書河南而不曰處士蓋雍著書立言抱
道自樂雖躬逢盛世而無一毫富貴之心天性高
邁迥出千古而程子稱其純一不雜汪洋浩大就
其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是誠豪傑之才聖
賢之學耳豈他處士者之可比哉綱目書曰河南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四十一

處士則不足以盡其美必曰河南郡雍卒表其為
河南之人豪無出其右者其子之深矣此皆綱目
之特筆也

廣義 康靖先生道德學行備載本傳萬世學者仰
如山斗固非後生未學所可容喙然竊觀其
語貽書者之言于以見其德氣溫厚如陽春可掬
以至授之以官皆固辭乃受命既而竟稱病不之
官者感鵲聲之驗故也然一則不廢詔命一則能
行己志敬君行己可謂兩得矣非深于道者孰能
與于此哉先儒以復之六四
贊朱子臣亦以此頌邵子云

冬十一月遼魏王耶律伊遜殺其君

濬幼好學善騎射既立為太子兼北南院樞密使時
耶律伊遜擅政構害宣懿皇后而立其黨蕭錫默之

妹為后遂欲害濬會護衛蕭和克知伊遜姦狀伏橋
下欲殺之適值暴雨橋壞所謀不遂乃下獄濬亦以
母故有憂色副點檢蕭錫默謂伊遜曰臣民心屬太
子一旦若立吾輩措身何地伊遜然之乃謀構濬以
罪陰令護衛耶律札剌誣告都宮使耶律薩剌及和
克等謀廢立按驗無狀而罷既而伊遜復令蕭頤都

溫等誣首札剌前告非妄臣實與謀欲殺伊遜然後
及耶律孝傑等鞠治薩剌等誣伏皆殺之而幽濬于
別室濬具陳枉狀謂耶律延格曰吾為儲副尚何所
求公當為我辨之延格伊遜之黨也因易其言為欵
伏逮主大怒乃廢濬為庶人徙于上京濬將出曰我
何罪至此蕭錫默沙叱使登車命衛士問其扉而去伊
遜與耶律孝傑謀遣其私人蕭遠和克等夜引力士
入囚室給以有赦名濬出殺之函首以還詐云疾薨
遼主命有司葬于龍門山既而伊遜復陰遣人殺濬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四十一

妃蕭氏遼主後知其冤悔恨
無及追謚濬曰昭懷太子

發明 伊遜之惡至是極矣前因私忿而譖殺君后
此因妬忌而譖殺君儲是蓋亂臣賊子積惡
于有素其心以為吾君易欺而恣意妄誕吾君之
子立馬將必正其罪而責之故奸謀詭計浸潤之
譖必欲害之而後已觸類而長則雖弑父與君亦
何所憚而不為乎是以亂臣賊子要當謹之于微
其微不謹其勢必盛迨至養成亂階則浸不能制
矣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
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履霜堅冰至蓋
言慎也故綱目斥名直書殺其君之子濬正名定
罪其旨嚴哉

同知太常禮院張載卒

載自崇文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嘗須臾息也散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也故其學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點怪妄辨鬼神其家始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召同知太常禮院以疾歸而卒世稱橫渠先生所著正蒙西銘行于世程頤言西銘明理一而公殊據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

發明 橫渠之學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是深得乎道統之傳者也卒而具官蓋予

耳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四十一

廣義 邵子未嘗實歷其官故于其卒也識其地而不識其地綱目參酌二賢之顛末此書法之所以異焉

戊午元豐元年春閏正月曾孝寬罷以孫固同知樞密院

事

初固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出知真定至是帝思其先見召用之

夏六月朔日食○秋九月交趾來貢

李乾德遣使來貢表求所失州縣詔不許未幾乾德歸所掠民乃以順州賜之其後定交趾界復還其六峒二

以呂公著薛向同知樞密院事

公著在翰林帝嘗以釋老之事語之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為難所以為堯舜也帝默然向幹局絕人尤善商財計笑無遺策為陝西轉運副使八年改三司使洮河用兵資用浩繁向未嘗乏供給用心至到然不能不病民王安石方尚功利從中主之雖御史有言不聽也故益得展奮由文俗吏得大用

議復肉刑

帝初即位韓絳曾布建議復肉刑至是復詔輔臣議呂公著曰後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肉刑不可復將有誦責履殿之譏王珪欲取死囚試剗刑之公著曰不可刑而不死則此法遂行矣議遂寢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四十二

冬十一月罷文武官功臣號○十二月復置大理獄

帝以國初廢大理獄非是又開封囚獲多乃命復置

發明 刑以止邪不可不用然而國有常典必過求蓋禮教未備則刑獄繁未聞禮教既備而刑獄繁者神宗議復肉刑置大理獄噫宋之刑罰不為不備矣屑屑以吏張乎語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苟能以禮教服民則民親其上死其長自有刑措之風焉不能反本徒事于末

民心何所適從哉又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

未二年春二月召程顥判武學既而罷之

顥自知扶溝縣召判武學命下數日李定何正臣劾其學術迂濶趨向僻異且新法之初首為異論復罷

之呂公著上疏言方朝廷備改法度之初凡在朝野孰無論議陛下兼包豈悉記錄而小人殘害指日未已如顛者陛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已素有本末昔在言路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兼所除武學亦未為仕宦要津而小人斷斷必以為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其所措意非特一二人而已疏奏不納顛竟歸故官

發明

曰既而罷之譏不果也傳曰見賢而不能舉

宗知安石之奸而黜罷知程顛之賢而召還胸中之涇渭庶幾少明矣奈何羣吠紛紜遂棄而勿用嗚乎此皆生民之大幾也呂公著上疏切諫懇然不納抑不知神宗何信讒之易而樂善之難耶良由心中無主隨惑而隨遷云爾豈有明哲之君斷之以義而浮言尚能搖奪哉善乎古人有曰用賢不難用賢不疑為難斯言信之矣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四十五

夏五月元絳罷以蔡確參知政事

確善觀人主意與時上下以王安石薦再調監察御史因為之用知帝已厭安石即論安石乘馬入宣德門與衛士競以買直又彥博言潘州杞非潘河之具帝遣知制誥熊本行視以文彥博言為是確遂論本附彥博本坐罷確因代其職改知諫院判司農事觀欲得臺端因論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按獄失實潤甫均皆罷而確得中丞猶領司農兄常平免後之法皆成其手會太學生虞蕃訟博士受賄確深探其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及元絳子者寧以下皆連繫令獄卒同之寢處飲食旋溷共一室設大盆于前凡羹飯飯餅舉投其中以拘混攪分餉之如犬豕久繫不問幸而得問無一事不承遂劾絳為子有

所屬請出知亳州確遂代其位確自諫院為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叱罵而確自以為得計也吳充數為帝言新法不便欲稍去甚者確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為相二道何約束今陛下所自建豈容一人挾怨而壞之法遂不變工於文辭而無特操仕己顧猶謂遲時論鄙之

廣義

蔡確一出而奪人之位如拾芥折枝耳何其易耶然觀其排擠之術未免論疏進于神宗

而後施行神宗何不審其情偽之一二乎若神宗者誠蔡確股掌中之物也于時呂公著以知人安民之語告之而神宗默焉者不亦宜乎

秋八月許二史直前奏前

脩起居注王存乞復唐貞觀二史之職執筆隨宰相入殿帝是其言又故事左右史雖日侍立而欲奏事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四十五

必稟中書俟告存與同修起居注王安石因對及之乃詔許直前著為令

冬十月立水居戶賦役法

詔求水居船戶五戶至十戶為一甲以輸賦役

太皇太后曹氏崩

帝事太后極誠孝后亦慈愛天至故事外家男子毋得入謁帝以后春秋高數請召弟倫入見久之乃許及見少頃后謂倫曰此非汝所當得留輒遣出馬帝嘗有意于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太后白其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繫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

廣義 太皇太后者仁宗之后太尉彬之孫也觀其

訓神宗之言宛然乃祖不嗜殺人之仁也當時仁宗廢郭后而立太皇則太尉之德蓋可見矣雖然要亦杜太后作則于其始也厥後英宗之后高氏史稱為女中堯舜神宗之后向氏哲宗之后孟氏皆有賢德著稱豈非以其源流之深長也哉

下知湖州蘇軾獄敗為黃州團練副使

軾自徐徙湖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益于國中丞李定御史舒亶擯其語以為侮慢因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為文章怨謗君父交通戚里逮軾赴臺獄詔定與知諫院張璪御史何正臣舒亶等雜治之定等謀藥以為誹謗時事鍛鍊久之且多引名士欲寘之死太皇太后曹氏違豫中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為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四十六

乎招至於詩其過微矣宜察之帝曰謹受教吳克申救其力帝亦憐之會同偕起居注王安禮從容白帝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爵祿可立取顧錄錄如此其心不能無缺望今一旦致于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健也行為卿賞之第去勿漏言軾方責怨于象恐言者緣以害卿也王珪復舉軾詠檜詩曰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蠶龍知以為不臣帝曰彼自詠檜爾何預朕事軾遂得輕此舒亶又言駙馬都尉王說輩公為朋比如盛儔周那固不足論若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襄劉摯皆略能誦說先王之言而所懷如此可置而不誅乎帝不從但貶軾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弟軾及說皆生詞貶張方平司馬光范鎮等二十二人俱罰銅初解于仇為京東轉運使以王安石呂惠卿當國正人不得立朝嘆曰吾有薦舉之權而所列非賢恥也遂舉劉摯李常蘇軾蘇轍劉攽范祖禹

等及知揚州會軾自湖赴獄親朋皆絕與交道出廣陵使往見之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文字書問宜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使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為以忠義分違則所願也至是以舉吏累謫主管西京御史臺

發明 甚矣小人之桀黠也苟欲中傷善類無所不至軾以詩諷政雖云小疵未為大咎而李定

舒亶之徒摘其警詞以為侮慢嗟夫君子和不而少有人同而不和正邪相反賢否殊途是以君子苟不能辨而為小人羅織在乎人君辨之何如耳亦不可得而治矣綱目于軾以無罪例書則其權衡亦審焉

庚申三年春正月遼出耶律伊遜于興中府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四十七

伊遜又欲害太子濬之子延禧因言宋魏王和囉噶之子淳可為儲嗣羣臣畏伊遜莫敢言北院宣徽使蕭烏納伊勒希巴蕭托擇曰舍嫡不立是以國與人也遼主猶豫不決會獵于黑山見扈從官屬多隨伊遜後始惡其專遂改伊遜知南院大王事伊遜入謝遼主即日出之興中府其黨多黜遂封延禧梁王為設旗鼓蘇拉六人以護衛之生六年矣

發明 伊遜之惡已著曷為不書有罪遼治之不以罪也惡而不治則惡日出伊遜譖殺君后誣

害君儲在王法之所不原遼主既知其姦不能明正其罪是以欲蓋彌張浸不能已而又欲害太子之子其惡益甚矣茲因臣諫僅出與中傅曰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既不能尸諸市朝又不能投諸荒昧則亂臣賊子慮為天下後世之亂臣書此非為遼之亂臣賊子慮為天下後世之亂臣

賦子慮也故夫書述出耶律伊遜若無罪焉者所以深斥遠之夫政刑也

以章惇參知政事三月吳克罷

克欲有所為每為王珪蔡確所沮至是諫官張璪論克與郭遠書止其進兵故安南無功克既遭同列困毀素病瘠積憂畏疾益侵遂罷為西太乙宮使踰月卒克為相務安靜心正而力不足知不可為而不能勇退為世所譏

葬慈聖光獻皇后○夏四月詔忠州團練使韓存寶經

制瀘夷

先是渝州獠寇南川其酋阿訛奔簡怒熊本重賞檄斬之阿訛弟點習知邊隙簡怒匿不殺會簡怒老以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七

四十九

兵屬其子乞弟與阿訛說侵諸部時羅苟夷叛犯納溪溪提刑穆珣言羅苟起端不誅則烏蠻觀望為害者不細乃詔韓存寶擊之存寶召乞弟持角討蕩五十六村十三國蠻乞降承祖賦乃罷兵至是乞弟率步騎六千至江安城下責平羅苟之賞數日乃引去知瀘州喬叙遣梓潼都監王宣以兵二千守江安而以賄招乞弟與盟于納溪蠻以為畏己益悖慢盟五日遂率衆圍執夷羅箇牟族宣救之一軍皆沒事遂張驛召存寶授方畧統三將兵萬八千趨東川存寶怯懦不敢進乞弟送款始降存寶信之遂休兵于綿梓遂資

六月詔中書詳定官制

國初承唐制三省無專職臺省寺監亦無定員類以他官主判三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履本務給舍

不領本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其官人受授之別有官有職有差遣凡任者以登臺閣升禁從為顯官而不以官之遲速為榮滯以差遣要劇為貴途而不以階勳爵邑有無為輕重議者多以正名為請帝慨然欲更其制乃置詳定官制局于中書命翰林學士張璪樞密副承旨張誠一領之

詔秘書監劉几等定雅樂

帝自即位于禮樂之事未遑制作至是將有事于明堂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遂召致仕秘書監劉几侍郎范鎮與傑參議几傑請遵祖訓一切下王朴樂二律用仁宗時編鐘追考成周時分樂之序更辨正二舞容節而鎮欲求一桴二米真黍以律生尺改修鐘量廢四清聲詔悉從几傑議樂成第加恩資鎮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七

四十九

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預焉復上疏論之不報

發明

定制禮作樂固天子之當為然必功成作樂治是時沿邊之塗炭未消天下之瘡痍未愈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于四方功之不成未有疎于此時者也治之不定未有甚于此時者也賈誼曰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考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不能以此自明而違違及及惟以禮樂為事而生民之榮瘁置之度外是豈治天下者之心哉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此固謬妄焉耳直書定樂深譏之也

秋七月彗出太微垣詔羣臣直言闕失

王安石弟安禮應詔上疏曰人事失于下變象見于上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右大

臣是非好惡不遵諸道秉權射利者用力殫於溝壑取利究于園夫足以干陰陽而召星變願察親近之行杜邪枉之門至于祈禳小數貶損舊章恐非所以應天者帝覽疏嘉嘆諭之曰王珪欲使卿條具朕嘗謂不應沮格人言以自壅障今以一指蔽目雖泰華在前弗之見近習蔽其君何以異此卿當益自信遂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

發明

神宗之世彗星兩見而此出太微垣其異尤甚然前書彗見而詔求直言此書彗出而詔言闕失則其于敬天求言之心庶幾少盡然卒不能見諸行事者由君心之蠹未除耳君心之蠹未除天變之來難遏君心之蠹未除小人也是時小入盈朝迭興迭滅君心之蠹未除不可拔人事失于下變象見于上豈有人事不失而致變象者然則天心之與君心相為一體君心不滅天心垂戒董子仁愛之言至是益信矣後世人君其可不正其心術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五十

九月定百官寄祿格

官制成下詔行之凡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寄祿議者以欲罷樞密院歸兵部帝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以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遂止帝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王珪蔡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上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因薦俞允帥慶使上平西夏策其意以為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名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

以馮京為樞密使薛向孫固呂公著為副使向尋免

向既在政地養威持重同列質以西北事多默不對會詔民蓄馬向既奉命旋知民不便欲改議御史舒豐論其反覆無大臣體斥知潁州

冬十一月朔日食

辛酉四年春正月馮京罷以孫固知樞密院事呂公著韓

績同知院事

京再執政初與王安石不合後為呂惠卿所傾中立不倚人服其操宋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才三人王曾宋庠為名宰相京為名執政不愧科名云

廣義

小人之在朝勢必不容于君子書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必見鋤治簸揚弗至于罷去不已也雖然安石惠卿不能容京於當時而千萬世士君子之公論自能容京也曾何損于京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五十

三月章惇有罪免以張璪參知政事

朱服為御史惇密使客達意于服為服所白惇父俞又彊占民田民遮訴惇惇繫之開封事併聞遂免知州

夏四月築河隄自大名至于瀛州

河復大決澶州小吳埽詔都水監丞李立之經畫以聞帝謂輔臣曰河之為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已而立之言河流自乾寧軍至埽地口入海宜自北京至瀛州分立東西堤五十九埽詔從之立之在熙寧初已主立隄今竟行其言大

抵熙寧專欲導河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帝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尤以河事自任然康賈財用卒無成功

發明

神宗計者但當修政令明賞罰革弊事崇天道自然天意可回河不為害蓋君心無形之隄防人力有形之隄防無形之隄防既修有形之隄防自固苟忽無形之隄防惟事有形之隄防則雖廢費財用何足恃乎故綱目據事直書非所以予之實所以譏之也

五月立晉程嬰公孫杵臼廟于絳州

報其存趙孤也追封嬰成信侯杵臼忠智侯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七

發明

程嬰杵臼一存孤一死節是誠晉之義士也蓋褒一善所以勸千萬世之不善者救一惡所以戒千萬人之為惡者國語曰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旱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神宗憫其忠節贈爵立廟可謂得其正矣神宗祕制作無一中禮獨此舉

差協輿情故特表而出之所以深予之爾

廣義

嗚乎自開闢以來忠義之士不為不少然能如二公之能以死生忠義把握如掌中之物

千傳萬當無毫髮爽者蓋于二公之外不多見馬夫何自漢魏晉唐以來未聞其有封報之典至是忽有元舉不亦偉哉况乎所封之銜既明且切書之于冊足以見神宗激勸忠義之典嗚呼休哉

夏人幽其主秉常秋七月詔李憲會陝西河東五路之

師討之

知慶州俞充知帝有用兵意屢請西伐又言謀報云夏將李清本素人說秉常以河南地來歸秉常母梁氏知之遂誅清奪秉常政而出之宜興師問罪此千載一時也帝然之遂詔熙河經制李憲等大舉征夏而台鄜延副總管種諤入對諤至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往持其臂以來耳帝壯之乃決意西伐方議出師孫固諫曰舉兵易解禍難不可帝曰夏有饜不取則為遠人所有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令裂其地使其首長自守帝笑曰此真鄙生之說爾時執政有言使當直渡河不可留行固曰然則孰為陛下任此者帝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者為之則士大夫孰肯為用帝不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為亂帝諭以無其人呂公著進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七

既無其人曷若己之固曰公著言是也帝不聽竟命李憲出熙河種諤出鄜延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王中正出河東分道並進又

發明

春秋之法凡亂臣賊子隣國不能討則罪隣國天子不能討則罪天子外邦不能討則罪外邦所以然者無非急欲討賊為天下法耳秉常不能立國而為母氏所禁禁暴誅亂王者義兵神宗能詔討之則天子之職全矣故特以討予之然

伐國大事而使宦者主之其失國體比荀林父所以有邲之敗也綱目變文書討者以見師出有名故不計其人之美惡而亦予焉所以見君子之心急于討賊云爾至于以宦者為將夫豈無其失哉

詔定選格

太祖設官分職多襲五代之制凡入仕有貢舉奏蔭
攝署流外從軍五等吏部銓惟注擬州縣官幕職帝
自即位欲更制度詔內外官司舉官悉罷又用判吏
部種頌議凡文武銓注之法悉歸選部分左右曹掌
之初中書有堂選百司郡縣有奏舉皆不隸于有司
王安石以中書總庶務選途留滯不能精擇言于帝
欲罷堂選曾公亮不可而止至是
罷內外長吏舉官法堂選亦廢

韓存寶棄市步軍都虞候林廣擊瀘夷破之

存寶坐逗遛無功斬于瀘州以廣代將乞弟復送款
帝以其反覆無降意督廣進兵廣遂敗乞弟于納江
破樂共城斬首二千級乞弟遁廣帥兵深入自夔納
江即入叢菁無日不雨雪兵夫疾病死亡不可勝計
往往取僮屍鬻割食之過鴉飛不到山至歸徠州竟
不得乞弟而還時朝廷懲安南無功方大舉伐夏故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七
五十四

發明

凡書棄市罪之也存寶既承王命逗遛無功
誠有罪矣故直書棄市以深絕之然何以不
書有罪神宗喜事邊功無故擅興師旅經制瀘夷
則其窮兵黷武之過不能無矣故不書有罪恕存
寶也恕存寶乃所以責神宗也不然何以下書林
廣擊瀘夷破之而不曰討乎權其輕重而書之于
冊此綱目所以為
是非之斷案也

九月李憲復蘭州

憲總熙秦七軍及林戰兵三萬收夏人于西市新城
復襲女遮谷破之遂復古蘭州城之始建為帥府

種諤克米脂城

諤率師延兵出綏德城以攻米脂夏人八
萬來救諤與戰于無定川敗之遂克米脂

冬十月高遵裕復清遠軍○內侍王中正以河東兵入

宥州

中正帥兵出麟州渡無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濕士
馬多陷沒糗糧不能繼又恥無功遂入于宥州持夏
人棄城走河北城中遺民百餘家
中正遂屠之掠其牛馬以充食

發明

春秋之法以者不以者也入者逆而不順之
詞然前皆書復書克而此特書入者徇名責
實也能以衆正可為王師中正既入宥州屠民掠
貨是亦盜賊而已矣非王者問罪之師也是以行
師之道當得老成之人苟使君子用事而又使小
人參之雖貞亦凶矣曰入宥州敗而為盜也然特
書內侍者所以見閹寺之不足任因以譏
神宗用人之非耳變文直書為後戒也

十一月朔日食○高遵裕等兵潰李憲不至靈州而還

劉昌祚率蕃漢兵五萬受遵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以
進入境而慶兵不至昌祚次瑪伊克隘遇夏衆十萬
扼險大破之遂薄靈州城兵幾入門遵裕嫉其功乃
馳使止之祚按甲不敢進遵裕至圍城十八日不能
下夏人決黃河七級渠以灌營復鈔絕餉道士卒凍
溺死遂潰而還餘軍纔萬三千而已夏人躡之復敗
馬昌祚亦還涇原種諤留千人守米脂而自帥大衆
進攻銀石夏州遂破石堡城進至夏州駐軍索家平
會大校劉歸仁以衆潰而軍食又乏復值大雪乃引
還死者不可勝計入塞者僅三萬人王中正自宥州
行至柰王井糧盡士卒死者二萬人亦引退初詔憲
帥五路兵直趨興靈憲總帥東上營于天都山下焚

夏之南牟內殿并其館庫追其統軍日木多凌丹敗之次于葫蘆河遂班師時五路兵皆至靈州獨憲不至

發明 昔程頤子傳易之詞曰任將授師之道當以

弟子衆主之則所為雖正亦凶也自古任將不專而主覆敗者如晉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遵裕等妬功無策李憲等因人成事皆有罪也故書高遵裕等兵潰言兵不能潰乃遵裕等自潰之耳是時諸將皆至靈州獨憲不至故又書李憲不至靈州而還深罪之也此輕重之權衡耳

以吳居厚為京東都轉運使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七

居厚初為武安節度推官奉行新法盡力核開田以均給梅山徑計勞得補司農官屬轉提舉河北常平遂擢京東轉運副使時方興鹽鐵居厚精心計籠絡鉤稽收羨息錢數百萬即萊蕪利國利治官自鑄錢以能擢都轉運使議行河北鹽法搜剔無遺居厚起州縣凡流徒以言利得幸由是嗜進之士從風而靡

壬戌五年春正月貶高遵裕等官以李憲為涇原經畧安

撫制置使

初夏人聞朝廷大舉母梁氏問策于庭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将獨曰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于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餽運可不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師卒無功而還帝曰朕始以孫固言為迂今悔無及矣至是討敗師罪高遵裕責授鄆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神諤王中正劉昌祚並降官憲故以開蘭會

邀功弭責孫固曰兵法後期者斬况諸路皆至而憲獨不行不可赦帝以憲有功但令詰其擅還之由憲以餽餉不接為辭釋勿誅憲後上再舉之策詔以為勳原經畧安撫制置使知蘭州

發明 荀况曰公生明偏生闇王者之論無德不貴

無幸生遵裕等失律無功法固當黜然李憲既為首將衆至靈州違命不往推原其心厥罪已甚而反置之不問不惟不問而又加之以官則是神宗知有李憲而不知有國法也憲乃無知刑人而使之經畧使之安撫使之制置涇原之事在其掌握是豈建官惟賢之義哉據事詳書其失自見廣義 李文靖嘗以土木甲兵之事為憂至是驗矣曰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懲為國者可以鑑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七

夏四月朔日食○御史中丞舒亶有罪免

亶舉劾多私氣焰薰灼見者側目至是坐詐為錄日奪兩秩勒停遠近稱快

發明 御史中丞乃天子耳目之司激濁揚清固其職也說苑曰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

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于國必有補于君亶舉劾多私氣焰薰灼是亦小人之流耳今坐詐偽奪秩勒停不亦宜乎故嗣目具官而書有罪深絕之也

以王珪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為尚書右僕

射兼中書侍郎章惇為門下侍郎張璪為中書侍郎蒲

宗孟為尚書左丞王安禮為尚書右丞

官制成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左右僕射參知政事為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初議官制蓋做唐六典事無大小並歸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受而行必得中書令珪信不疑確乃言于帝曰三省長官位高不須置令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以為然故確名為次相實頗大政珪以左僕射兼門下拱手而已帝雖以次叙相珪確然不加禮重屢因微失罰金每罰輒門謝宰相謝金門謝前此未有人皆恥之確既相屢與羅致之獄縉紳士大夫重足而立富弼在洛上書確小不宜大用帝不從帝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嘆宗孟卒爾對曰人才半為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耶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慚懼無以為容時李憲乞再舉代夏帝以訪輔臣王珪對

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錢鈔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安禮曰鈔不可取必變而為錢錢又變為芻粟今距出征之期纔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為已有備彼宦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與主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于閹寺朕甚恥之安禮曰淮西三州兩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強非淮蔡比憲才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志也

發明 王珪蔡確皆姦險之徒而使為宰相章惇張璪皆邪佞之黨而使為參政蒲宗孟之徒頑鈍無恥亦居執政之官可謂極一時之選選者矣天下何由而不亂乎君心何由而不蠹乎書曰元首叢生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者是已神宗即位一十五載其所退者皆一時之君子所進者皆一

時之小人浸淫而至於哲殿二世壞亂及矣豈非端本澄源之大幾耶大書特書深識之耳

以曾鞏為中書舍人

鞏能文章為歐陽修所重帝深知其才命充史館脩撰專典史事至是命為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至數十人人舉其職于訓辭典約而盡未幾卒呂公著嘗言于帝曰鞏為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

呂公著罷○秋八月詔歲以四五月朝獻景靈宮

帝以先朝御容多寓寺觀乃作十一殿于景靈宮凡神御皆迎入累朝文臣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並圖形于兩廡凡執政官除拜赴宮恭謝其後南郊先詣宮行薦享禮並如太廟

廣義 春祀夏禴秋嘗冬蒸與夫大神之禮自有太廟常典神宗此舉其諸謂之何哉書曰黷于

祭祀時謂弗欽其神宗之謂乎

給事中徐禧護兵城永樂

種諤西討不能如志知延州沈括欲盡城橫山下瞰平夏使敵不得絕磧為寇諤遂上其策于朝且言興功當自銀州始帝以為然遣給事中徐禧內侍李舜舉往鄜延議之舜舉退詣執政王珪迎謂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廷澠掃之職爾豈可當將帥之任耶聞者代珪發怒禧至鄜延上言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已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不如永樂之形勢險阨請先城永樂永樂

依山無水泉種極言其不可帝從禧議乃詔禧護諸將往城之而命括移府並塞總兵為援陝西轉運判官李稷主餽餉禧以諤跋扈奏留諤守延州自率諸將往築十四日而成距故銀州治二十五里賜名銀州若禧等退還米脂以兵萬人屬曲珍守之

發明 凡書城者完舊也築者創始也城者禦暴保中邱城即春秋譏之神宗惑徐禧之妄議護兵城之尋又失焉則亦何益之有况城以秋是收斂之時廢財妨農務而非時矣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

九月夏人陷永樂徐禧等敗死

禧等既城去九日夏人以數千騎來攻曲珍使報禧禧遂與李舜舉李稷往援之留沈括守米脂比抵永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七

樂夏人傾國而至大將高永能請及其未陳擊之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執刀自率士卒拒戰夏人益眾進薄城下珍兵陳于水際將士皆有懼色珍曰君為大將奈何遇敵先自退耶乃以七萬人陳于城下夏人縱鐵騎渡河珍曰此鐵鷄子軍也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逞得地則其鋒不可當也禧不從鐵騎既濟震盪衝突大眾繼之珍銳卒敗奔還蹂後陳夏人乘之珍象大清珍收餘象入城夏人圍之厚數里且據其水岩珍士卒晝夜血戰城中乏水已數日掘井不及泉渴死者十六七括與李憲援兵及饋餉皆為夏人所隔不得前神諤怨禧不遣救師城中大急會夜半大雨夏人環城急攻城遂陷禧舜稷永能皆為亂兵所害惟珍裸跣走免將枝死者數百人喪士卒役夫二十餘萬夏人耀兵米脂城下而還自熙寧以來用兵得夏葭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圖塞門

六怪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穀銀絹不可勝計事聞帝臨朝痛悼為之不食贈禧等官而敗括為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降珍為皇城使自靈武之敗秦晉困棘天下企望息兵而括諤進攻取之策禧素以邊事自任狂謀輕敵遂致覆敗自是帝始知邊臣之不可倚信深自悔咎無意于西伐而夏人亦困弊矣初帝之遣禧也王安禮諫曰禧志大才疎必誤國事帝不聽及敗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

發明 不書死之而直書敗死貶之也師之六四曰師左次无咎未失常也春秋師次于郎次于名陵是已徐禧恃才妄作不能料敵卒以取敗遂使喪師失地身且不保是乃匹夫匹婦之為諒自經于溝瀆而莫知之者矣苟信曲珍之謀全師入城徐圖進取則夏人必不如此猖獗王師必不如此挫衄焉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不信哉禧死而不得以全節書者其以此耳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七

廣義 抑觀築永樂城者徐禧也陷永樂城者亦徐禧也今徐禧不度夏人來爭之勢惟邀築城永樂之功昔者子囊城郢尚爾取敗况永樂之懸居邊塞者乎嗚乎城永樂者是猶置羊牢于虎穴之傍也馬往而不被其吞陷哉神宗于禧輕信過聽而致喪師辱國之醜可謂噬臍無及矣故綱目書曰九月夏人陷永樂徐禧等敗死者以見永樂之城成于八月而九月即陷矣而徐禧敗死又所以見其敗其死宜也然則當書曰徐禧死之此書法之所當辨也此而觀之其義見矣

癸亥六年春二月夏人寇蘭州敗李憲為熙河都總管夏人數十萬圍蘭州已奪兩關門於轄王文都夜集死士七百餘人絕城擊走之未幾夏人復分道入寇

亦多為諸路所敗中丞劉摯言熙河經略使李憲貪功生事一出欺罔避興靈會師之期頓兵以城蘭州遺患至今詔取憲為熙河安撫經畧都總管

夏四月遼大雪

平地大餘馬死者十六七

發明

凡外災告則書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水火兵戎之寇是也然此大雪耳何以書時當孟

夏而大雪隨降則其異尤甚而與水火兵戎何殊馬天子于外夷有卹病救急之義則吉為得禮而不可以不弔春秋四鄰同災許人不弔君子是以知許之先亡也凡志災見綱目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與春秋書宋大水同義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七

閏六月夏人復來脩貢

夏人亦樊于兵西南都統昴星鬼名濟移書示涇原劉昌祚乞通好如初昌祚以聞帝諭昌祚答之及入寇屢敗國用益竭乃遣謨箇咩迷乞遇來上表帝許之復詔陝西河東經畧司其新復城皆徵循毋出二三里夏之歲賜悉如其舊未幾夏主上書乞還侵疆帝不許

司徒韓公富弼卒

遺表大畧云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納說上誤聰明浸成禍患今上自輔臣下及多士畏禍圖利習成敝風去年永樂之役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窮豈諱過恥敗不思救禍之時乎天地至仁寧與羌夷校勝負願休兵息民使閩陝之間稍遂生理兼陝西再圍保甲州縣奉行勢侷星火人情惶駭不

若寢罷以綏懷之臣之所陳急於濟事若夫要道則在聖心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爾苟早有公輔之望名聞遠夏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臨事周悉不萬全不發當其敢言奮不顧身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未嘗忘朝廷計聞贈太尉諡文忠

發明

弼歷仕三朝委身幹國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卒而具其官爵者所以深嘉而亟予之也

秋七月孫固罷以韓縝知樞密院事安燾同知院事

八月蒲宗孟免以王安禮李清臣為尚書左右丞

御史論宗孟荒于酒色及繕治府舍過制故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七

九月朔日食○冬十月遼耶律伊遜伏誅

伊遜在興中府坐以禁物鬻入外國滅死幽于萊州其黨耶律仁傑削爵為民至是伊遜復謀來奔及私藏兵甲事覺伏誅

十一月太師文彥博致仕

彥博自河南入朝帝嘉其輔立英宗而不伐其功加兩鎮節度使將行賜燕瓊林院兩遣中使遺詩祖道當世榮之至是請老以太師致仕彥博之在河南也與富弼等用白居易故事就弼第置酒相樂尚齒不尚官洛陽多名園古刹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都人常隨觀之已而圖形妙覺僧舍謂之洛陽耆英會司馬光年未六十以秋兼暮故事與焉

發明 凡書致仕于知足也彥博歷仕三朝老子王
惟禍將及身抑且素食之恥矣君子
其可不知幾乎特書致仕蓋予之也

以陸師閔提舉成都茶場

李稷既死以師閔代其任
權利尤刻稅息倍于稷

十二月戶部獻今歲民數

時天下凡二十三路東南際海西盡巴楚北極三閩
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萬一千六百二十里
天下主客戶一千七百二十一萬一千七百一十三

發明 大中祥符七年戶部奏戶九百五萬五千七
百二十九口二千一百九十七萬六千九百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七

六十五至是所奏之數戶僅一千七百二十一萬
一千七百一十三而口不與焉然自甲寅至癸亥
一百十五年而所增者一萬九千四十一戶神宗
恃其戶口之數窮奢極欲自謂長享太平不料禍
出目前生民塗炭較諸天寶不能三分
之二然則有天下者豈可不知所戒哉

甲子 七年春正月夏人大舉寇蘭州

初李憲以夏人數至蘭州河外而翱翔不進意必大
舉乃增城守之備至是果大舉入寇步騎號八十萬
圍蘭州意在必取督衆急攻矢如雨雹雲梯草洞百
道並進凡十晝夜不克糧盡引去尋復寇延州順德
軍定西城及
熙河諸砦

夏五月詔以孟軻配食孔子

先是判國子監常秋請立孟軻揚雄像于廟庭仍賜
爵號又請追尊孔子為帝下兩制禮官詳議以為非
是而止知鄆州曾孝寬復請加封孟子乃詔封為鄆
國公至是復詔孟子與顏子並配孔子又追封荀况
為蘭陵伯揚雄為成都伯
韓愈為昌黎伯從祀廟庭

發明 揚雄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
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

言無施雖切何補然類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
孔氏崇仁義貴王賤伯而已若向無孟氏則皆服
左衽而言侏離矣故韓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
在禹下者為此也自孔子既沒天生孟氏以續斯
道之傳斯民之類不至廢燭絕滅者孟氏之功也
神宗惑于邪惡所為不正其視儒道不啻枘鑿之
不相入然以孟軻配食孔子乃見于弊政倥偬之
日故綱目特筆予之亦以見天理之在人心自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七

不可得而泯沒者神宗紛紛制作獨此
為美故特表而出之所以不沒其善也
廣義 嗚乎孟軻配享其舉當矣然封荀况揚雄無
乃不可乎彼荀况嘗曰亂天下者必孟子子
思也其于孟氏之道同乎否乎揚雄賦反騷以詆
屈原作美新以頌王莽是皆叛孔孟而反正道者
也以二子從祀
孔廟不亦謬乎

秋七月王安禮罷○冬十二月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上

資治通鑑

初光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以進英宗
悅之命續其事就崇文殿開局許自選官屬得借龍
圖天章三館秘閣書籍給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
以供果餌以內臣為承受光遂與劉攽劉恕范祖禹

及子康編集帝即位賜名資治通鑑製序文賜之會
光出知永興軍以衰病乞間乃差判西京留司御史
臺及提舉崇福宮前後六任聽以書局自隨光于走
徧閱舊史旁采小說抉摘幽隱較計毫釐上起周威
烈王二十三年下終五代又畧舉事日年經國緯以
備檢尋為目錄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為
考異合三百五十四卷歷十九年而成至

發明

治鑑乃光等之自脩總三百五十四卷歷十
九年而成事非不備而功非不久亦所以寓
一王之法存褒貶之功誠有天下者之所宜閱也
光以是上之則庶幾有愛君之心耳其與上會計
錄祥瑞國者豈不異哉
故綱目直書以著其美

乙丑八年春正月帝有疾三月詔立延安郡王傭為皇太

子賜名照皇太后權同聽政

帝疾甚羣臣請立皇太子及請皇太后高氏權同聽
政許之三月甲午朔立傭為皇太子賜名照先是岐
王顥嘉王顥日問起居太后既垂簾命二王毋輒入
且陰敕中人梁惟簡妻製十歲兒一黃袍懷以來蓋
密為踐祚倉卒備也初太子之未立也職方員外郎
邢恕與蔡確成謀密語太后之姪高公繪公紀日上
疾不可諱延安幼冲宜早有定論岐嘉皆賢王也公
繪驚曰此何言君欲禍吾家耶恕知計不行反宣言
太后屬意岐王而與王珪表裏導確約珪入問疾陽
鈞致珪語使知開封府蔡京伏劍士于外珪珪小持
異則執而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恕
益無所施及太子已立猶與確自謂有定策功傳播
其語于朝

發明 是時神宗寢疾羣姦謀變向非哲后在內維
持調護則儲位易矣是以有天下者當亟立
太子以正國本國本正而天下罔不正
矣故綱目特書于策所以深幸之也

帝崩太子即位赦

帝崩年三十八太子即位生十年矣史臣曰神宗孝
友謙抑敬畏輔相不事遊幸勵精圖治將大有為未
幾王安石入相安石為人悻悻自信知祖宗志吞幽
薊而數敗兵帝奮然將雪數世之恥未有所當遂以
偏見曲學起而乘之天下洶洶騷動帝終不覺悟方
斷然廢逐元老擯斥諫士致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
幾盡自是邪佞日進人心日離禍亂日起惜哉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德妃朱氏曰皇

太妃

德妃帝生母也太皇太后既聽政散遣脩京秩役夫
止造軍器及禁庭工技出近侍尤無狀者戒中外無
苛斂寬民間保尸事由中旨王珪等弗予知之也蔡
確思求媚於太后以自固太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
失律抵罪因上言乞復遵裕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
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而行徹旦不能寐
自是驚悸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
內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乎確悚慄而
退

廣義 高遵裕太皇太后從父至親也觀其拒蔡確

之始政事一新俱有可觀而神宗之不逮遠矣史稱其女中克舜信哉此亦宋之大幸也

罷京城邏卒及免行錢廢濬河司蠲逋賦

尋詔寬民力有司或致廢格者監司御史糾劾之

司馬光自洛入臨夏五月詔求直言

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為君實也神宗崩光欲入臨避嫌不敢時程顥在洛勸光行乃從之衛士見光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避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光懼亟還太后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問為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后復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七

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于是上封事者千數

發明

衰之極者盛之漸否之甚者泰之基易曰有命无咎疇離祉此之謂也時民苦弊政天下

疲勞其曰罷京城邏卒罷免行錢廢濬河司蠲逋賦求直言皆當時之所急者今茲一舉而恤民求言之意已在其中誠傾否為泰撥亂反正之宏綱耳其後新法漸草正人漸用生民既瘁而復蘇天下已傷而復愈蓋由太后之為母也故特詳書以著其美焉

召程顥為宗正寺丞未至卒

顥嘗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安石也至是召為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顥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

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資性過人充養有道純粹之氣益于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歲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為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深有意經濟方

召用遽卒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馬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賢賢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于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辯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于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文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發明

書召程顥喜之也書未至卒惜之也蓋自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七

程子得不傳之學于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于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顥于神宗之朝弗果大用時方知其名而召用之而顥已告終矣豈非斯世斯民之大幾乎使天假之以年則其道大行而民被其澤不致邪說誣民充塞仁義焉是以君子深為顥惜而又為斯世惜也悲夫

廣義

書曰未至卒者傷吾道之不幸也

吳居厚有罪貶知廬州

居厚在京東最苛刻劇盜王冲因民怨聚衆數千欲乘其行部至徐篡取投諸鐵冶中居厚聞之問道遁去至是以言者論降知廬州尋請為成州團練副使黃州安置

王珪卒

珪以文學見推流輩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道諛將順當時目為三首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

發明

王珪為相無所建明率道諛將順而已豈非小人之魁桀乎故卒而削去其官以示貶

以蔡確韓縝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章惇

知樞密院事○以司馬光為門下侍郎

詔起光知陳州過闕留為門下侍郎既而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勿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七十

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災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于是衆議少止羅從彥曰孔子曰三年無改于父之道此孝子居喪志在存父之道不必主事而言也况當易危為安易亂為治之時速則濟緩則不及改之乃所以為孝也天子之孝在于保天下光不即理言之乃曰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以此過衆議則失之矣其後至紹聖時排陷忠良以害于政豈亦光有以召之耶

六月賜楚州孝子徐積粟帛

積事親孝且夕必冠帶定省從胡瑗學所居一室寒一裘啜粟飲水雖瓊瑤遺以食亦不受以父名石至終身不用石器行過石則避而不踐中年屏居窮里而四方事無不知嘗借人書經夕還之借者給言書中

有金葉積賣衣償之不與辨後以近臣薦授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生欲為君子而使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諸君何而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諸君何不為君子聞者敬服及卒賜諡節孝

發明

治天下者衆忠臣所以勸民忠衆孝子所以勸民節此皆為國之善政風化之大開不可不講求之也徐積事親誠孝人無間言今能賜以粟帛則其褒孝之心極其切矣天下之人豈不觀感而興起于孝乎大書特書深予之也

廣義

徐積仕者也何不銜之而稱其孝子乎曰銜味之其義得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七十

秋七月以呂公著為尚書令

公著知揚州被召侍讀太后遣使迎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為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為務與已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逾深法行為之宜不難矣既至拜左丞公著既居政府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草而未暇與草而未定者一一舉行之民惟呼鼓舞稱便

罷保甲法

先是司馬光言于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纜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間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為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

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授以弓弩教之戰陣農民
半為兵也三四年來又令三路置都教場無問四時
每五日一教一丁在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
長以泥墾除草為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
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幾盡廢也至是
復力言其公私勞擾有害無益遂詔罷之

廣義

溫公之罷新法所謂拯溺救焚不足以喻其
快人心也使公之誠未信于上又何以致上
之聽信如此哉易曰
未占有孚溫公有焉

冬十一月復以鮮于侁為京東轉運使

熙寧末侁已嘗為京東轉運使至是居厚貶復用之
司馬光語人曰今復以子駿為轉運使誠非所宜然
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安
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侁既至奏罷蕪萊利國兩鐵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七

治又奏海鹽依河
北通商民大悅

葬永裕陵○罷方田法○十二月罷市易法貶呂嘉問

知淮陽軍

言者交論市易之患被于天下本錢無慮千二百萬
緡率二分其息十有五年之間子本當數倍今乃僅
足本錢蓋買物入官未轉售而先計息取償至于物
貨苦惡上下相蒙虧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監察御
史韓川論市易以為雖曰平均物直而其實不免貨
交取利就使有獲尚不可為况所獲不如所亡願趣
罷其法于是詔罷市易而削前提舉市易光
祿卿呂嘉問三秩貶知淮陽軍其黨皆降黜

罷保馬法

發明

烏乎民之憔悴于虐政可謂極其至矣今能
于保甲方田市易保馬之法次第而罷之其
草故鼎新為可見焉殆見天下之疾首感額者皆
變為含哺鼓腹之俗耳苟或哲宗不改賢母之政
一遵祖宗之法天下何由而亂耶惜乎哲宗不足
以語此易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此之
謂也綱目備書皆
喜而予之之詞耳

起居舍人邢恕有罪貶知隨州

恕博貫經籍能文章從程頤學司馬光呂公著王安
石吳充皆重之然天資詭詐冒進與蔡確謀立岐王
顥事既不成會王珪卒恕與確及章惇宣言太皇太
后及吳充有異議賴確擁護而止自以為功至是復
為高公繪草奏乞尊崇朱太妃為
高氏異日計太后怒黜知隨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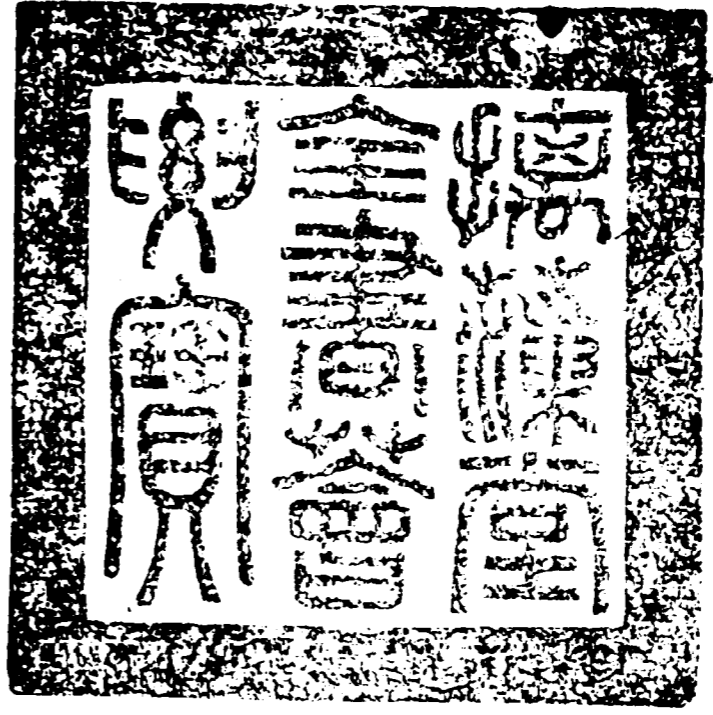
發明

直書有罪貶惡而絕之之詞也前書吳居厚
有罪貶者居厚之在京東最為苛刻邢恕之
在朝廷最為詭詐皆儉邪之小人也
觀綱目之所書則其疾惡之旨嚴矣

廣義

抑觀高后聽政之初起司馬光呂公著程頤
法皆所以合天心而協人意者也
孰謂女后當國而無足稱者哉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七



總校官候補中允 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 臣金光悌

膳錄監生 臣常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卷七千三百九十三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八

起丙寅宋哲宗元祐元年
盡庚辰宋哲宗元符三年 凡十五年

宗皇帝元祐元年春閏二月蔡確有罪免

司諫王觀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繫於大臣今執
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

極論蔡確章惇韓絳張璪朋邪害正章數十上會右
諫議大夫孫覺侍御史劉摯左司諫蘇轍御史王巖

叟朱光庭上官均等連章論確罪且言確在熙豐時
充獄苛政首尾預其間及至今日猶語於人曰當時

確豈敢言此其意欲因竊名位反歸曲於先帝也司
馬光呂公著進用獨除煩苛確言皆已所建白於是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公論亦不容太后不忍
斥之但罷政出知陳州

以司馬光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時先已得疾而青苗免後將官之法猶在西戎之議
未決光嘆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

著曰先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
今以屬公既而詔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

不敢常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邊
人聞之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母輕生事開邊

隙

發明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則不仁者遠矣蔡確
姦邪而衆然之則然之得其宜也司馬光正直而
床相之則相之得其宜也治天下者愛賢如愛寶

詳校官編修 臣汪鏞

惡惡如惡臭然後君子得行其志小人亦效其姦苟不能然則賢否混淆而治亂靡定矣故綱目上書蔡確有罪免所以予其黜小人下書以司馬光為尚書左僕射所以予其用君子綱目非厚光而薄確也得好惡之正云爾

下書章惇范純仁同意
廣義 哲宗初政即罷蔡確相司馬可謂知所先務矣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哲宗其庶幾矣

以呂公著為門下侍郎李清臣呂大防為尚書左右丞元豐官制行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為取旨之地門下尚書奉行而已至是公著以為言乃詔事干三省者執政並同取旨而各行之仍著為令

以李常為戶部尚書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二

司馬光言戶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任其所管財穀事有散在五曹及寺監者並歸戶部詔從之尋以常為尚書或疑其少幹局慮不勝任光曰用常主邦計則人知朝廷不急於征利聚斂少息矣

章惇有罪免以范純仁同知樞密院事

言者論惇讒賊狠戾因上徽明不忠之罪與蔡確等惇不自安及確罷論者益力會與司馬光爭辨後法於太后薰前其語甚悖太后怒斥知汝州以安熹代惇知樞密院事范純仁同知院事命既下給事中王巖叟侍御史劉摯等交章論熹附惇不當職遷至封還詔命熹亦力辭乃詔仍同知院事

罷青苗法

復常平舊法累年積蓄錢穀財物盡委提點刑獄交管罷諸州常平新法提舉管勾官

三月罷免役法

司馬光請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皆如舊制其見在後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於是詔修定後書凡役錢惟元定額及額外寬剩二分已下許著為令餘並除之若寬剩元不及二分者自如舊則尋詔者戶長壯丁皆仍舊募人供役保正甲頭承帖人並罷侍御史劉摯乞並用祖宗差法監察御史王巖叟請立諸役相助法中書舍人蘇軾請行熙寧給田募役法因列其五利王巖叟言五利難信而有十弊軾遂格司馬光復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戶舊充役固有陪備而得者休今出錢比舊費持多年無休息下戶舊不充役今例使出錢舊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恣為姦欺又農民出錢難於出力凶年則賣莊田牛具以錢納官又提舉司惟務多斂後錢廣積寬剩以為功此五害也今莫若直降敕命委縣令佐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三

揭簿定差其人下願身供役許擇可任者雇代惟衙前一役最重難今仍行差法陪備既少當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即乞如舊於官戶寺觀單丁女戶有屋產莊田者隨貧富以差出助後錢尚慮後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司守令審其可否可則亟行如未究盡縣五日具措畫上之州州一月上轉運使以聞朝廷委執政審定隨一路一州各為之救務要曲盡章惇取光所奏疎畧未盡者駁奏之呂公著言惇專欲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資政殿大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孫永等詳定以聞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斂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不得力農而吏得緣以為姦此二害輕重器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卒自是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

街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
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
後民兵益未易也先不以為然然又陳於政事堂先
色忿然執曰昔韓魏公利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
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韓昔問公道其詳豈今日
作相不許執盡言邪先謝之曰是後人患用見數為
額惟衙前用坊場河渡錢在募餘志定差仍罷官戶
寺觀單丁女戶尋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為
招募純仁謂先曰差役當熟講後行不然滋為民病
願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論談
得乘間迎合矣後議或難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
其究竟先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
若欲媚公以為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
先深謝之初差役之復為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
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在役無一違者詣政
事堂白先先喜曰使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四

發明 罷苗法而後常平罷免役法而仍舊制是
皆係其舊染之汚致其維新之意也彼君子
不用則已苟用君子則其設施措置迥出人表是
以行於朝廷者皆公平正大之事達於天下者皆
和柔與順之風華之上六曰君子豹變小人革面
傳曰革道已成君子如豹之變小人亦革面以聽
從矣三後斯言豈不為世之
明驗乎此而觀之其義自見
廣義 昔王安石有忤意者中心藏之不至罷斥不
已也今溫公一聞熟執純仁之論而即謝之
可謂改過不吝而為
為世學者之師也

范子淵有罪貶知峽州

子淵在熙豐間提舉修堤開河糜費巨萬而功用卒
不成獲罪壓塌之人溺死無算至是御史呂陶劾其

歷代講筵之設
率臨御殿廷諸
臣拱侍不過進
講數行徒了故
事而已夫有何
益必清宮便殿

沿心誦讀朝夕
研究始能貫通
義理有會於心

罪黜知峽州中書舍人兼執草制詞有曰汝以有限
之財與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
時以為
至言

置訴理所

許熙寧以來
得罪者自言

夏四月罷熙河經制財用司○召程頤為崇政殿說書

頤願弟也年十八上書仁宗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
為心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至是司馬光呂
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
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
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
所矜式詔以為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為秘書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五

即及入對政崇政殿說書頤即上疏言習與智長化
與心成陛下春秋方富雖屬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
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
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
入侍勸講講罷宿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
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
廣義 哲宗以啟沃之任待伊川伊川以聖賢之學
輔哲宗可謂君臣相遇者矣使哲宗惟和惟
一勿有問之吾見武丁傅說不足專美於前矣夫
何行道未幾明年遂遭熱執之侮而反成黨禍惜
哉雖然此亦不足為伊川損益有無也然其道在
萬世誠安得而侮邪綱曰書曰召程頤為崇政殿
說書雖其文無美辭實足以見哲宗
崇儒重道之意學者味之義自見矣

韓縝免

御史中丞劉摯殿中侍御史呂陶諫官孫覺韓王
觀朱先庭等連章論摯才鄙望輕在先朝奉使割地
七百理以遺契丹邊人怨之切骨不可居相位遂出
知樞密總外事莊重所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
無功烈厚自奉養
世以此晉何曾

王安石卒

安石性強憤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然議
論奇高能以辯博濟其說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故
神宗非衆論力倚任之及議變法在廷交執不可安
石傳經義出己意辨論輒數百言衆不能詰甚者謂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是怨議紛
起終神宗世不復召凡八年安石每聞朝廷變其法
輒然不以爲意及聞罷助後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
罷至此手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又嘗曰新法始終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六

以爲可行者曾子宣也始終以爲不可行者司馬君
實也朱熹曰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
經濟爲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爲庶
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
爲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躡迫彊戾使天下之人
罵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羣姦嗣虐流毒四海至於
崇宣之際而禍亂極矣又曰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
學純心正見於行事然於言語亦無往不得其正如
安石者其始學也欲陵跨揚韓掩迹顏孟初亦豈遽
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
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爲是而大爲穿鑿附會
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

發明

神宗宰相書卒者僅二人王珪王安石王珪
不書爵珪不足道也若安石者亦有說乎夫
宰相代天理物當以平心處之故伊尹謂之阿衡
而周官冢宰職均四海皆公平無私之意今安石

私憾司馬光等乃援引姦邪以傾之新法害民歟
石誤國神宗苟能按罪行辟則安石豈容但已况
其相業無聞此皆小人所爲故綱目於其卒也削
去其官以示貶耳若生而幸免死又無譏則何以
爲筆削之權衡哉是以後之
爲人臣者觀此當加警省云

廣義

荆公以文學名世而際遇神宗可謂遭時得
君之甚者矣夫何執拗不情全無顧忌不肯
安常處順而務以生事爲心以是爲非以曲爲直
始則要君之用遂逞其行終則揮而不去惟患失
之卒致死徒致尤奸人竊魄由是二蔡兩惇檜賊
仇曾似道之徒扇煽搖毒而致宗室不可爲者未
必非荆公之作俑也故綱目於
其卒而不書其官者惡之也

以呂公著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詔起文彥博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七

平章軍國重事

彥博致仕居洛司馬光言其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
太后將用爲三首長官言者以爲不可乃命平章軍
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班
宰相上恩禮甚渥彥博年八十一矣

黜內侍李憲等於外

中丞劉摯言陛下臨御以來分別邪正而元惡大慙
猶有漏網宦者李憲貪功生事漁歛生民膏血與靈
之從首建師期乃頓兵城蘭州遺忠今日王中正將
兵二十萬出河東運道遠詔精兵助騎死亡殆盡亦
用臣董大功德侵陵官司誅求小民奪其衣食之路石
得一領皇城司縱違同爲飛書朝上則暮入程杆
朝士都民相顧以目者殆十年是四人者權勢煇灼
張灼中外幸而先帝神武足以鎮壓不然其爲禍豈

減漢唐官者哉侍御文林且亦以為言詔並降
官憲中正得一提舉官親用且監太平州稅務

發明 欲草君心之宿弊先清君側之匪人蓋入君
之無塵止水之無波苟為物欲所蔽惡人所欺則
類例錯亂是非無別鏡塵而水波矣是以欲草君
心之宿弊先清君側之匪人者其以此耳說苑曰
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
日以察萬方今能以公著為尚書右僕射以又
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則所用者皆君子矣然內侍
李憲等則所退者皆小人矣茲非天下之大幾斯
民之大幸而草弊清惡之一端乎惜其紹聖以後
浸不克然也觀綱目之所書則其予之
意隱然見於書法之間識者當自思之

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科歲暮升朝文臣各舉所知
以勸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
舉人違犯名教必坐舉主毋敢則自不敢妄舉而士
之居卿居冢者惟懼玷缺外聞不待學官日刻月察
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於是詔自今凡遇科舉令
升朝官各舉經明行修之士一人俟登第日用以升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八

發明 德行本也文藝末也德行而無文藝是為
有質無文固不可也文藝而無德行是為
子今而舉經明行修之士則其既明經而又行修
是乃本末之兼全舉而用之不亦宜乎是故欲知
朝廷之治亂先觀用人之賢否欲知用人之賢否
先觀政治之得失時司馬光為相而請立是科苟
或上不能用是為徒請何補於事耶今下能請之

減漢唐官者哉侍御文林且亦以為言詔並降
官憲中正得一提舉官親用且監太平州稅務

上能行之君臣之間兩無所
欺矣綱目特書交予之也

五月以韓維為門下侍郎

神宗崩維自提舉嵩山崇福宮入臨太后手詔勞問
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憂則思
通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為心則民
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
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識而行之則
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未幾起知陳州召
為資政殿大學士兼侍
讀至是拜門下侍郎

命程頤等修定學制

大學自蔡確起大獄連引朝士有司緣此造為法禁
頤等擬每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御史中
丞劉摯以為言至是命程頤孫覺顧臨同大學長貳
看詳修定條制頤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
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
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
道德之士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
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
數十條

六月故鄧綰李定於滁州○置春秋博士○呂惠卿有

罪建州安置

惠卿見正人彙進知不容於時懇求改地右司諫
王觀歷數其姦請投舁四裔以禦魘魅中丞劉摯
復列其五罪於是改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貶建寧軍
節度副使建州安置時惠卿章惇呂嘉問鄧綰李定

蒲宗孟范子淵等皆已斥外言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於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后然之乃詔前朝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言者勿復彈劾惠卿黨稍安或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又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材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耶

發明 陰極陽生自然之理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是時所用皆正人所黜皆邪黨天下既危而復安朝是已衰而復盛王吉曰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修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節制李足狃狗趨而惠卿為尤甚今而一放逐一安置而不容駐足於朝堂此激濁揚清好善惡惡之至公耳豈不為輿論之一快哉故備書予之

廣義 大抵新法之禍雖起於荆公之執拗實成於惠卿之迎合故綱目既削去其官復書其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新法備書治通鑑綱目

罪去其官者以見官非其官爵因及惡德也書其罪者以見罪所當罪天討所必加也况乎自知已罪見正人蒙進不容於時懇求故地則亦無加之何矣易曰無號終有凶其惠卿之謂乎

秋七月罷成都權茶場貶陸師閔官

劉摯燕巖論師閔增場權茶其害過於市易乃貶師閔而遣戶部郎中黃巖使蜀按察燕巖請權熙茶茶勿改而罷成都茶場許東路通商禁南茶毋入陝西以利蜀貨定博馬歲額為萬八千匹朝廷從之

立十科舉士法

舊制銓注有格槩拘以法法可以制平而不可以擇才故今內外官皆得薦舉其後被舉者既多除吏愈難神宗即位乃革去奏舉而槩以定格於是內外舉官法皆罷但令吏部審官院參議選格及帝即位左

司諫王巖叟言其不便司馬光奏曰為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舉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苑授任則世無可乘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只循資序未必皆才乞該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節操方正可備蔽納智勇過人可備將帥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文章典麗可備著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練習法令能斷請職凡十科舉士應侍從以上每歲於十科中舉三人中書置籍記之有事須材執政按籍視其所舉科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告命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謬舉之罪詔從之

廣義 周成王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爾惟不任益欲大臣以得人為務也今司馬公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新法備書治通鑑綱目

既以燕巖並蓄為心又以稱舉匪人為慮蓋其心即古人事君之心也大易蒙之九二曰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其溫公之謂乎

夏主秉常卒子乾順立

帝初即位秉常遣阿拉雅求蘭州米脂等五若司馬光言此乃邊鄙安危之機不可不察靈夏之役本由我起今既許其內附若斬而不與彼必以為恭順無益不若以武力取之小則上壽悖慢大則攻陷新城當此之時不得已而與之其為國家恥無乃甚於今日乎羣臣見小志大守近道遠惜此無用之地使兵連不解願決堅心為兆民計又彥博與光合太后將許之光又欲併秦熙河安肅固爭之邢昺亦言此非細事當訪之邊人光乃召前通判河州孫路問之路拱與地圖示光曰自通遠至熙州繞通一徑熙之北

已接夏境今自北關瀕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扞敵
若捐以予敵一道危矣光乃止會秉常卒遣使來告
哀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塔待歸我永樂臨執
民當盡以給還遂遣穆行往弔祭尋遣使封乾順為
夏國主

九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河內公司馬光卒

時兩官虛己以聽光為政光亦自見言行計從欲以
身殉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
葛亮食火事煩以為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並力病
革諄諄語如夢中皆朝廷天下事也及薨太后哭之甚
慟與帝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年六十八京
師人為之罷市往弔及如陝葬送者如哭私親嶺南
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
必祝焉子康居喪因廢地得腹疾召醫李積于克御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民聞之告積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
往也積至則原疾不可為矣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
居處有法動作有禮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
過人者但生平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
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
無知之乎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
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及居
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為民害者剗草畧
盡或為光曰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
之義聞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亦必無此事
遂改之不振史臣曰熙寧新法病民者將二十年一
旦光起而為政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凡
新法之害民者次第取而更張之海內之民歡忻鼓
舞甚於更生一變而為元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
旋乾轉坤之功而元已
老且病不克終治惜哉

發明 卒而其官爵乃綱目之深予神宗之相王
正大憂國此民熙寧新法剗草殆盡一變而為元
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雖古之
良弼不過如此嗚呼漢業未復而武侯早卒秦基
未固而王猛先殂詎不深可惜哉使天假之以年
則不惟無紹聖之禍亦且無崇寧之禍耳
廣義 臣嘗讀誦先正溫公傳而知其平生立心行
之無不化者蓋不過一誠而已所謂至誠無不動
者是其也易曰成其悔無悔書曰至誠感神此之謂
與

以蘇軾為翰林學士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遷清要尋兼侍讀每經
進進讀未嘗不天覆開導親有所啟悟嘗鎮宿禁中
召見便殿太后問曰卿前年為何官對曰常州團練
副使曰今為何官對曰侍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遷至
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對曰豈大
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
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
才但尚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
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
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銜尉丞畢仲遊
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君官非諫官職非御史而好
非是人危身觸諱以遊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軾
不能

張璪免

諫官王觀御史呂陶上官均等連疏言孫姦邪便佞善觀主意隨勢所在而依附之往往以危機陷人深交舒置數起大獄天下共知其為大姦小人而在高位德之賊也劉摯亦言孫初奉安石旋附惠卿隨王珪黨章惇諂蔡確數人之性不同而能探情變節左右順從各得其歡心今過惡既彰不可不速去之疏入皆不報至是罷知鄭州

冬十月改封孔子後為奉聖公

馮履柳孔宗翰言孔子後世襲公爵本為侍祠今乃兼領他官不在故即於名為不正乞自今襲封之人使終身在鄉里詔改行監公為奉聖公不預他職添給田百頃供祭祀外許均贖族人賜國子監書立學官以誨其子弟宗翰道輔子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十一月以呂大防為中書侍郎劉摯為尚書右丞

摯為中丞數月彈劾多所駁黜百僚敬憚時人以此呂論包拯嘗與同列奏事論及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改變此小人也太后及帝曰卿常能如此用人則國家何憂

丁卯 二年春正月禁科舉用王氏經義字說

時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一語以上非安石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滿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輒上第故科舉並獎呂公著當國始請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題舉子不得以中韓佛書為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等又禁毋得引用王氏字說

發明

安石之禍貽害不細近而朝廷遠而天下上原情定罪則不特為當世之罪人足乃後世之罪人也孟子曰楊墨之道不忠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入相食吾為此懼聞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詞邪說者不得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安石經義字說不惟附會穿鑿抑且流入釋老當時主司用以取士學者資以進身則何異楊墨淫詞之害乎久而成習漫不知非苟不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幾希今而於科舉之中既能革罷則可以洩天地神人之憤矣故特書之

廣義

前此以是取科所謂學者質質焉者也今呂公毅然禁止邪說若棄其轉而得蘇合也當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時學者一何幸焉

夏四月詔文彥博十日一議事都堂

彥博累表乞致仕故也

以處士陳師道為徐州教授

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博學善文家貧或經日不放晏如也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至是以燕貳為授是職

復制科○李清臣免

時釐正熙豐之政清臣固爭以為不可遂罷知河陽府

五月以劉摯王存為尚書左右丞○六月以安燾知樞

密院事○秋七月朔日食○罷門下侍郎韓維

維處東者踰年有忌之者為讒懇詔分司南京王
存抗聲薦前曰韓維得罪莫知其端臣切為朝廷惜
之乃還維資政殿
大學士知鄧州

八月罷崇政殿說書程頤

頤在經筵以禮法自持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
賦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於是頤門人右
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積不能平劾試館職
策問謗訕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狗至公不可
假借事權以報私隙右司諫王觀言賦命辭失輕重
其事小不足考若志考同異深完嫌疑則兩歧遂分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太后然之范純仁亦
言賦無罪遂置不問會帝患瘡症不出頤詣宰臣問
知否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人主有疾而大
臣可不知乎翌日宰臣以頤言問疾因是大臣亦多
不悅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
顧臨遂連章力劾頤不宜在經筵乃罷頤出管勾西
京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不能不以
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以頤為首而朱
光庭賈易為輔蜀黨以蘇軾為首而呂陶等為輔朔
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首而輔之者尤衆
是時庶費用事之臣退休故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
而諸賢不悟各為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懇
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既而帝聞之以問
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姦則小人指君子
為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
則黨禍熄矣因著君子無黨論以進

發明

臣嘗以元祐之事觀之哲后在上而言聽計從
賢人在下而協心輔治此正大有可為之
時也然而韓維以讒懇罷程頤以讒除何也蓋
頤在經筵以禮法自治進講色莊繼以諷諫
以不近人情而嫉胡宗愈等以不宜在經筵而謂
此皆君子之類自相攻訐求其不僱小人之禍蓋
亦難已君子之和而不同寧肯少貶以徇人哉觀於
此可以占世道之升降耳直書於冊深惜之也
廣義 夫禮也者天禮之即文人事之儀則也
於天下乎況乎朝廷之上有君焉以相臨有臣焉
以相事發號施令諫爭納諫部命吁咈于一堂
之上豈可一日而非禮耶不然則狎侮之心生
慢之意起君不君臣不臣其患益有不可勝言者
矣蘇軾以其不近人情豈知伊川之禮正所以合
乎人情者哉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
道也軾為此語是誠齊東之言矣孰謂軾為知道
之人哉綱目書曰罷崇政殿說書程頤者以見伊
川無罪可罷而罷之所以著當時君相之失也嗚
呼元祐元年三月召伊川為崇政殿說書至是罷
之僅一年有奇耳伊川得君行道之日何其促之
若是邪是知伊川之罷非伊川之不幸乃哲宗之
不幸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吐蕃阿里庫誘果莊使據洮以叛岷州將种誼執之檻

送京師

棟哉既死養子河里庫嗣為熟川首領迨果莊使帥
其衆據洮州行營將种誼等帥師執果莊檻送于
京師尋赦之遣居秦州招其子嘉勛幹榘
及印屬以自贖河里庫懼乃上表謝罪

罷右司諫賈易

時程頤蘇軾交惡其黨互相攻訐易因勅呂陶黨軾兄弟語侵又彥博范純仁太后怒欲峻責易呂公著言易言頗直惟詆大臣太甚不可處諫列耳乃止羅知懷州公著退語同列曰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顧主上方富於春秋異時有導諛惑上心者正賴左右力諫不可使人主輕厭言者呂大防劉摯王存私顧而嘆曰呂公可謂仁者之勇

欽明

其心志以天下之耳目為天下之心為心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是時程頤蘇軾漫成疑貳洛蜀二黨互相攻訐則是君子自為君子者矣賈易職當言責理宜繩愆愆言而不聽復為黜罷謂之何哉噫人君莫大乎聽言而罷司諫之任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八

其失已甚故書罷賈易而不去其官傷時之意亦深切矣

戊辰 三年春正月復置廣惠倉

廣義

廣惠倉田韓魏公義起者也神宗熙寧四年王安石請粥之則是廣惠之思絕於民之老幼貧疾不能存者久矣至是始復之所以見哲宗思及無告所謂有志於民者也直書於冊美自見矣

夏四月以呂公著為司空同平章軍國事

公著以老懇辭位乃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詔建第於東府之南故此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問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國初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

而公著與父夷簡居其二世並具榮時照費用步之臣雖去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鴻臚丞常

安氏貽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

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

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為

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至海內之英才使皆萃

於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卧也故去

小人為不難而勝小人為難陳蕃實武協心同力選

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

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為度流萬世及武三

思一得志至於竄移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

也今怨怨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為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

以呂大防范純仁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

孫固劉摯為門下中書侍郎王存胡宗愈為尚書左右

丞趙瞻簽書樞密院事

大防朴厚恣直純仁務以博大開上意忠厚罕士風二人同心戮力以相王室太后復盡心委之故元祐之治比隆嘉祐時黨論方起純仁慮之會右諫議大夫王觀以胡宗愈進君子無黨論惡之因疏宗不可執政太后大怒純仁與又彥博呂公著辨於簾前太后意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外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同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慶歷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為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共相慶曰一網打盡矣此事未遂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並錄歐陽修朋黨論上之然竟出觀知潤州而宗愈居位如故

冬閏十二月蜀公范鎮卒

初起鎮提舉中太乙官兼侍讀且欲以為門下侍郎
鎮雅不欲起從孫祖禹亦勸止之遂固辭不拜以銀
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卒諡忠文鎮清白坦夷恭儉慎
默篤於行義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義色和而語
莊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其學本六經
口不道佛老中韓文說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熙寧
元豐之際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為相者鎮與司
馬光二人至稱之曰景仁君實不取有所軒輊

己巳四年春二月東平公呂公著卒

公著元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見補王泣曰邦國不幸
司馬相公既亡呂司空復逝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
奠贈太師封中國公諡正獻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
心養性為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如華泊然無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所好簡重清淨益天稟然其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
是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
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
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建於上每議政事博采衆
言以為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可回奪神宗嘗言其
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從速聲迹不以知人
自愛王安石博辨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
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語長者即發
其敬服

發明

司馬光呂公著均為宰相勲業炳然光卒而
具其官著公著卒而不具其官則二人之賢
否優劣亦舉可見矣此
綱目書法之深意也

三月胡宗愈免

中丞孫覺右正言
劉安世等論之也

夏四月分經義詩賦為兩科試士罷明法科

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注
及已說又言舊明法最為下科今中者即除司法叙
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乃詔立經義詩賦兩科罷
試律義凡四場經義進士習兩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詩賦
論策凡四場兩科通定高下而取解額中外之名占其
半考經者以經義定取舍兼詩賦者以詩賦為去留
其名次高下則於策論參之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
當先德行後又學說又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章神
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五不
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今天
下師生講解至於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為士者果能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為刻薄
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至是始罷之未幾詔
御試舉人仍試
賦詩論三題

發明

明法者欲士之習於刑名也凍水司馬氏曰
取士之道當先德行而後文學至於律令皆
當官所須使為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
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為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
厚風俗也嗚呼以之設科取士豈不大壞學者之
心術哉特書罷明法科則其子久之意益可見矣
廣義
人持者效治之利經義乃造說人材之公
能以正其材也為往而不可或巧若安石以私學而
取士則其法現短繩而求其材之成也又為往
而可哉中庸曰愚而好自用或而好自專生乎今
之世及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也其安石之謂乎

五月以范祖禹為右諫議大夫兼侍講

祖禹初從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王安石尤愛重之祖禹終不往謁帝即位擢右正言以婦翁呂公著當國引嫌辭職再改著作即兼侍講會夏暑權罷講筵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為邪諂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上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為陛下惜也公著堯始除右諫議大夫尋加禮部侍郎即開禁中覓乳媪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上既勸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后謂曰乳媪之說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為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三

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太后深嘉之

廣義

諫職講官乃天下治亂君德修否之所繫者也書曰以范祖禹為右諫議大夫兼侍講雖曰文無美辭而其得人之美自在其中矣

安置蔡確於新州

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遊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與確有隙上之以為皆涉譏訕其用却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以斥東朝語尤切害於是臺諫言確怨謗乞正其罪確具折確自辨甚悉右正言劉安世等又言確罪狀著明何待具折此乃大臣委曲為之地耳乃貶確光祿卿分司南京臺諫論之不置而諫議大夫范祖禹亦言確之罪惡天下不容尚以列卿外務留都未厭衆論

執政議真確於法范純仁王存獨以為不可力爭之

又彥博欲貶確嶺嶠純仁問之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聞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越六日再貶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純仁又言於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竄誅大臣今舉動宜為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不聽時中丞李常中書舍人彭汝礪侍御史盛洵皆諫不可罪確志貶遠州確至新州未幾卒初確之具折未上也深素自涖州召為諫議大夫過河陽邢怨極論確有策立勳素至奏之太后諭三省曰帝足先帝長子子繼父業其公當然確有何策立勳耶若使確他日復來欺罔上下豈不為朝廷害恐帝年少制御不得故今因其自敗如此行豈益為社稷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三

發明

確固小人前既貶茲因吳處厚之私怨遂復安置新州大以曖昧不明之過竄誅大臣亦夫忠厚之道矣故書安置而不著所坐亦諷之不以罪也

廣義

竊逐奸邪當以安世之言為正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書曰去邪勿疑若純仁輩者其有味於此哉

六月范純仁王存罷

呂大防言蔡確黨盛不可不治純仁面諫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因論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政乃出知潁昌府存確所舉也故亦出知蔡州以趙瞻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許將為尚書左右丞

志彥琦之子也

秋七月安燾罷

以母喪去位也

冬十一月以孫固知樞密院事劉摯傳堯俞為門下中

書侍郎

庚午五年春二月夏人來歸求樂之俘詔以米脂等四若

界之

夏人來歸求樂所獲吏士百四十九人遂詔以米脂葭蘆浮園安疆四若還之夏得地益驕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五

發明 來歸者夏人心服而歸之也因其歸俘界之

之力百戰而得四若則其不義從可知焉今夏人慕義來歸求樂之俘不因此而界之四若則兵連禍結何以服來降之心哉故詳書予之共與春秋書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同義

文彥博致仕

彥博復居政府無歲不求去會殿中侍御史賈易言彥博至和建儲之議不可信太后命付史館彥博並求罷乃以太師充護國軍山南西道節度使致仕令有司備禮冊命宴餞於玉津園先是遣使即律求昌來聘燕館之與求昌入覲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路公也即問其年曰何壯也賦曰使若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總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賢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求昌拱手曰天下

異人也

廣義

抑考路公於元豐六年十一月以太師致仕後於哲宗元祐元年四月復詔起平章軍國重事班宰相上則人臣之位極矣朝廷之恩篤矣然而路公無歲不求去者蓋其心即伊尹周以龍利君成功之心也若夫安石要君而志得患夫若其賢不肖如何耶

三月趙瞻卒以韓忠彥同知樞密院事燕頌為尚書左

丞

忠彥嘗與傅堯俞許將論事不合俱求罷政殿中侍御史上官均言大臣之任同國休戚廟堂之上當務協諧使中外之氣泯然不知有同異之迹若悻悻然辨論不顧事體何以觀視百僚堯俞等雖有辨論之

失然事皆緣公無顧惡大過望今就職太后從之

夏四月孫固卒 固宅心誠粹不喜矯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政更歷夷險而不為人所疾害傅堯俞言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淳德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世以為確論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五

秋八月召鄧潤甫為翰林學士承旨罷御史中丞梁燾

諫議大夫劉安世朱光庭 初潤甫以母喪休制除吏部尚書梁燾權給事中歐

之改知亳州至是復以承旨召燾為中丞與左丞議大夫劉安世右諫議大夫朱光庭交章論潤甫出入王呂黨中始終反覆今之進用竇繫君子小人尚長

初潤甫以母喪休制除吏部尚書梁燾權給事中歐之改知亳州至是復以承旨召燾為中丞與左丞議大夫劉安世右諫議大夫朱光庭交章論潤甫出入王呂黨中始終反覆今之進用竇繫君子小人尚長

之機又言潤甫當為禁確制稱確有定策之功以欺
或天下乞行罷黜累疏不報素等因力請外乃出素
知鄴州光武知亳州安世提舉崇福宮時劉摯上疏
請暫出潤甫留素等燕轍亦三疏論之皆不報自司
馬光卒後王安石之徒多為飛語以搖在位大臣為
自全計呂人仿范純仁二相尤畏之欲用其黨以平
舊怨謂之調停太后疑不決轍復上疏曰先帝疾頹
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而且下不能將順作造諸法
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今二聖因氏所願取而更之上
下惟慰前者用事之臣不如尔速宥之於外蓋已厚
矣而議者惑於衆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此輩
若逆豈肯但己哉必將戕害衆人以快私忿人臣彼
禍益不足言臣所借者祖宗朝廷也疏入太后曰轍
疑吾君且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
停之說
遂已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五

發明

古之聖賢不戒於羣陰盛長之際而戒於一
陰方生之時其政何歟然一陰雖微其勢必
盛與其慮之於始曷若謹之於始非慮其一陰之
進慮其羣陰之連類而進耳故易曰剛致其道至聖
水也潤甫乃王呂之黨其心非端謹之徒今而召
用實素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宗社生民休戚之寄
是以梁素等交章切諫則其防微杜漸之意深矣
不惟不聽而又罷之是益用一小人退衆君子抑
何可以服天下哉綱目上書召鄧潤甫
下書罷梁素等則不再貶而其義自見

冬十二月許將卒

辛未六年春二月以劉摯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燕轍為

尚書右丞王巖叟簽書樞密院事

轍除命既下右司諫楊康國奏曰轍之兄弟謂其無
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為儀秦者也其
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為儀秦者也其
燕轍文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安石也轍以文學
自負而剛狠好勝則與安石無異不報巖叟居言職
五年正諫無隱及拜簽樞密謝因進曰太后聽政以
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
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進言於帝曰陛下今日聖學
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
安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衆上下蔽蔽不
覺養成禍胎爾又曰或聞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
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
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
則泰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
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
則危亡之基也兩宮然深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七

夏五月朔日食○六月浙西水

杭州死者五十萬燕州死者三十萬
詔賜米百萬石錢二十萬婚賑之

發明

日者人君之表水者陰沍之形是皆陰盛陽
微之象政事舛錯之徵是時刻革故弊朝廷
清明而災異疊見者何也意者君子小人迭為消
長而天心仁愛特 謹告焉耳君天下者苟能因
此而警懼之峻小人出入之防嚴政事興衰之路
然後天變可弭人心可格天下可治矣惜乎哲宗
不足以
語此

翰林學士承旨燕轍罷

初轍以論事為衆所忌趙挺之王觀攻之遂出知杭
州未幾召還侍御史賈易復劾元豐末在揚州開

先帝厭代作詩及草呂惠卿制皆誹怨先帝無人臣禮御史中丞趙君錫亦繼言之太后怒罷易知宣州君錫知鄭州呂大防請並罷兩

秋七月復制置解鹽使

詔解鹽復許通商

冬十一月罷劉摯知鄆州

摯性峭直有氣節不為利誘戚休自初輔政至為相修嚴憲法辨白邪正專以人物處心徹立一意不受請謁與呂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於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恕勇於去惡竟為朋黨奇中遂與大防有隙先是蔡確之貶抑摯亦請求州酒稅嘗以書抵摯摯政與摯善答其書有求州佳處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第往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官茹東濟得其書陰錄以示中丞鄭雅殿中侍御史楊畏二人方附呂大防因箋釋其語上之曰休復者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又章惇諾子故與摯子游摯亦問與之接雅畏謂廷見接納為牢籠之計以親後福且論王巖史梁燾劉安世朱光庭等三十人皆其死友太后於是面諭摯曰言者謂卿交通匪人為異日地卿當一心王室若章惇者雖以宰相處之未必樂也摯惶恐退上章自辯而梁燾王巖史果上疏論救之太后曰垂簾之初摯亦排姦邪實為忠直但此二事非所當為也遂罷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駁之曰摯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言者以

廣義

劉摯之罷實大防為之也若大防者其於包荒之量有愧焉

中書侍郎傅堯俞卒

堯俞重厚寡言遇人不設城府人不忍欺論事居前畧無回隱退與人言不復有驚異色素與王安石善熙寧初自知廬州入京時方行新法安石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為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安石怒遂不用司馬光嘗謂堯俞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於堯俞之畏馬雅曰堯俞字也及卒太后謂輔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始終不變金玉君子也

發明

堯俞重厚寡言論事畧無回隱太后稱其清以深子之耳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七年春三月以程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既而罷

之

頤服闋三省擬除館職判檢院蘇轍進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后納之遂差管勾崇福宮頤亦懇辭訖不就職范祖禹言頤經術行義天下共知司馬光曰公若豈欺罔者耶但草茅之人未習朝廷事體則有之寧有他故如言者所指哉乞

發明

甚矣君子之道難行而小人之姦易售也昔

直秘閣而蘇轍以恐不肯靜沮則是蘇氏兄弟相繼擢頤何也蓋由程子剛正不可羣而不黨是先有以見絕於人云耳殊不知君子而過君子則同志合其利斷金心乎息契矣小人而過君子則

心背神馳疾如甚刺勢猶承庚矣故夫書既而罷之所以致其惜之之意焉

發明 向之君子小人一視固足以見子由之正致則抵今伊川亦足以見子由之邪嗚呼人心操舍無常可不畏哉雖然伊川不過哲宗天也蘇氏之子焉能使伊川不過哉

夏四月始補六禮立皇后孟氏

后洛州人馬軍都虞候元之孫帝年並壯大皇太后世選世家女百餘入宮后年十六大皇太后及太后皆愛之教以女儀至是太皇太后諭執政曰孟氏女能執婦禮宜正位中宮命學士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畧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部官議冊后六禮以進遂命呂大防兼六禮使韓忠彥充奉迎使蘇頌王巖叟充發冊使蘇轍趙宗景充告期使高密郡王宗晟范百禄充納成使王存劉奉世充納吉使梁燾鄭雍充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三

納采問名使帝御文德殿冊為皇后太皇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既而嘆曰斯人賢淑惜福薄

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

發明 夫婦人倫之大綱皇后天下之共冊其禮至重固不可忽古者六禮備然後醮六禮者何

也蓋發冊告期納成納吉納采問名是也太后以六禮而立孟后其亦自我作古者矣故特書曰始以見亦世未嘗舉行至是而始行之也雖然綱目書之非惟正孟后之始亦宜正孟后之終而哲宗他日亦不可得而擅廢云耳其謹微之意深焉

五月王巖叟罷

言者論巖叟拔剽擊為朋黨出知鄭州

遼女真部節度使和哩布死

和哩布疾為呼弟英格謂曰烏雅舒柔善若辨集契丹事阿古達能之遂卒母弟頗拉淑襲為節度使和哩布嚴重多智每戰未嘗被甲襲位之初內外潰叛和哩布乃因敗為功變弱為疆破和諾克薩塔烏春烏木罕基業始大初建官屬統諸部其官之長皆稱貝勒馬和哩布有子十一人烏雅舒其長阿古達其次也

六月以蘇頌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轍為門下侍郎范百禄為中書侍郎梁燾鄭雍為尚書左右丞韓忠彥知樞密院事劉奉世簽書院事○秋八月陝西地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震

承興軍蘭州鎮戎軍環州地皆震

發明 地震而必書記大異也地不能自震必逆氣萌誠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也故災異之發先為

隨皆為朱子曰王若知有天而畏之言行必信政教必立喜怒必公用舍必當然陰必明賞罰必行而疏業無怠也苟不畏天肆行無厭則天怒民怨天下亦不能善保矣又安能望其民之歸從哉綱目遇災必書謹天變之慈於斯可見

九月召蘇軾為兵部尚書兼侍讀

軾自揚州召為兵部尚書兼侍讀尋又遷禮部尚書明侍讀二學士御史董敦逸黃裳基言楊為中書舍

人時草呂惠卿謂指亦先帝其弟繼相為表裏以
秦朝政呂大防奏曰先帝欲富強中國鞭撻四夷而
一時羣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太皇太后與皇帝
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採改蓋理之當然比來言官用
此以中傷士人兼欲搖動朝廷意極不善職亦為凡
辨所撰惠卿詞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
仁姑試伯鯨然為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初非謗非先
帝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大防曰先帝一
時過舉非其本意太后曰此事官家宜深知於是罷
致遠慶基為湖北福建路轉運判官未幾亦罷知

癸酉 八年春三月燕頌范百祿罷

先是侍御史賈易坐言事出既復監司更教除知蘇
州頌謂易在御史名教言不宜下達於燕前爭之時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殿中侍御史楊畏來之即附呂大防燕輒即劾頌稽
留詔命頌遂上章辭乃罷為觀又殿學士集禧觀
使頌跪局閣遠以禮法自持為相務在奉行故事使
百官守法遂職量能授任杜絕僥倖之原深戒疆場
之臣邀功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見帝年
幼諸臣太縱紘嘗曰君長誰任其咎每大臣奏事但
取決於太后帝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后已必再稟
帝或有所宣諭必告諸臣以聽照語帝深重之百
祿生與頌同職事長等累
章劾之遂罷知河中府
廣義 大防既罷劉摯夫今又罷燕頌則知大防不
能之夫夫味諸
瓜註其義始得

夏六月梁燾罷

夏人自得四若累遣使以地界為言詔二府議與
同列語不合遂乞去帝不許至是以疾罷燾自立朝
一以引援人物為意嘗作薦士錄具載姓名或曰公
所植桃李來時而發但不向人開耳燾笑曰燾出入
侍從致位執政八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負愧多矣
帝以燾求去遣近臣蘇訪人材燾具奏訪人材可大
任者陛下當自知之但須識別邪正公天下之善惡
國任舊人中堅正統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好惡之
言以移聖意天
下幸甚帝然之

發明

觀於註備載梁燾之事則知燾乃難進
易退之君子也豫之介石燾其有焉

秋七月以范純仁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純仁入謝太后謂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觀彭汝礪
柳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之將召也殿中侍御
史楊畏附燕輒致相之用與來之即上疏論純仁不
可復相乞建用章惇安燾呂惠卿不報及純仁視事
呂大防致引畏為諫議大夫以自助純仁以畏不端
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當言相公耶燕輒即從旁
誦其彈文純仁初不知也己而竟遷畏禮部侍郎

八月京東西河南北淮南水○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崩

太皇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皇太后曰
試言九年間曾施恩高氏否只為至公一男一女病
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又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
戲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
人乃呼左右賜社飯曰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尋
崩太后聽政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討政舉遷若
之地以賜西夏於是字內復安遼主戒其臣下令勿
生事於疆場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有司請備天

歷故事帝后皆御殿又請受冊寶於文德殿太后曰
毋后當陽非國家美事况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
政足矣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安定力
行政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為女中堯舜

發明

水者陰逆而與怒氣并之所致是時數即同
曰而水其異甚矣蓋水乃陰物而小人乃陰

類太后既崩昔宗親政照豐小人次第而復起卒
致天下壞亂漫不能拔豈不深可惜哉上書水而
下書太后崩則其義尤明且切若然後可知天變
不虛生乖異不安作感於下必見於上矣綱目此
事書之其旨如此
觀者不可不知也

冬十月帝始親政詔內侍劉瑗等復入內給事

太后既崩中外洵洵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
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上疏曰陛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方攬庶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
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
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
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
不為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言以事
離間不可不察也唯到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奸言
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惡則恬然無事
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
破壞耶時燕斌方具疏將疎以見祖禹奏曰經世之
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革疏入不報會有旨召內
侍劉瑗等十人復職祖禹又諫曰陛下親政以來未
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於
近習不可弗聽已而祖禹復請對曰照寧之初王安
石召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
國勳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
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怨若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

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滿天下不可復去蔡確連
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

括徐禧俞允種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者不下二十
萬先帝臨朝悼悔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吳居

厚行鐵冶之法於京東王子宗行茶法於福建夔周
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於西川

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
下與先后起而拯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是向來

所介逆之人窺伺事變安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為
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姦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

國家自此陵
運不復振矣

發明

書始親政者八年之政自太后出也嗚呼哲
宗春秋鼎盛刻當親政之初正天下政事與

廢之時君子小人消長之際是宜勵精圖治確守
成憲清淨玄默毋敢怠荒夫何親政之初未遑他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務而亟召閣人入內給事豈瑗等為賢而賴以經
綸天下耶噫其志亦隘矣宜寺乃小人之媒蔡觀
其召宜寺入內廷可知姦邪彙進之機當時所敢
言者惟范祖禹反覆曉告哲宗不省益由立心不
臧而邪氣乘之故耳易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
見者也即此而觀則人心世變可推矣直書於冊
其義自見

廣義 范燕二公之疏可謂先見之明而忠貞日月
者也哲宗不能信用惜哉厥後羣小彙進端
人說轍而昭禍徽宗者皆哲宗有以致之也書曰
敬佑我後人詩曰詒厥孫謀有國者不可以不慎

十二月范純仁乞罷政不許

初太皇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
明肅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毋道明肅上賓唯勸仁宗

蓋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純
仁乞避位帝語曰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為
朕留之且趣入覲帝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純仁對
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
罰故官吏急切以致民害退而上疏其要以為青苗
非所當行行之終不免擾民也時羣小力排太后時
事純仁奏曰大皇孫祐聖躬功烈誠心出明共鑒議
者不恤國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時
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微而行以戒薄俗歸忠彥
亦言於帝曰昔仁宗始政羣臣亦多言章獻之非仁
宗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戒劾陛
下能法仁祖則善矣帝不納

復章惇呂惠卿官既樞密都承旨劉安世知成德軍

呂大防為山陵使甫出國門楊畏首叛大防上疏言
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三五

帝即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
惇安惇呂惠卿鄧潤甫李清臣等行義各加題品且
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
召章惇為相帝深納之遂復惇惠卿官安世諫以為
不可出知
成德軍

發明

復者不宜復也章惇惠卿宗之大姦今復其
官則是大姦得路羣陰蒙進矣況哲宗處諫
陰之中擅改冊政不孝殊甚先儒有曰興王賞諫
臣逸王罰之劉安世以直言而既諫果何謂哉蓋
由哲宗一念之偏而偏者則易入正者則難入自
此而後小人盡用新法盡復不至於天怒人怨四
海分崩而不止也豈不深
可惜乎直不深可惜乎

甲戌 紹聖元年春二月以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潤甫為

尚書左丞

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道
以開紹述故有是命范純仁以時用大臣皆從中出
言於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
實本於此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
古人亦須極天
下之選帝不納

發明

堯舜之揖遜後世之篡國者得以藉口焉征有扈
而後世之黜武者得以藉口焉伊尹廢太甲而後世之賜
之殺同氣者得以藉口焉伊尹廢太甲而後世之賜
君者得以藉口焉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
王能嗣文武之道以開紹述故竊寵榮於戲小人
之心素無蒸肅恥放僻邪侈靡所不為苟欲逢迎其
君雖叱癘欲痔而有所不恤豈顧其行己有恥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三五

義必為之道乎是以昏夜乞哀驕人白日由君子
觀之是誠搖尾乞憐之夫豈也故綱目特揭而書
之於冊所以深罪
當時垂戒後世耳

不盡
如鉤

呂大防罷

大防立朝挺挺進民百官不可下以私不市恩嫉怒
以邀譽執政八年終始如一宣仁石時怒乞罷位右
口上富於春秋公未可即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
矣及后崩殿中侍御史來乞即去探時音首劾大防
而大防亦自求
去帝亟從之

策進士罷門下侍郎蘇轍

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
勤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雅而後
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
先夷之患未弭死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
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為貴聖人亦何有必焉其意
蓋拙元祐之政也蘇轍諫曰伏見策題歷試近歲行
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設施蓋有百世
不可改者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至於事或
失當何世無之又作於前子故於後前後相濟此則
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征內興宮室財用匱竭
於是修鹽鐵權酷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
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
明以識決事上下恐懼入懷不安章帝深鑒其失代
之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天書章憲臨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御攬大臣之議藏之梓宮仁宗聽政飽口不言笑宗
濮議朝廷洵洵者數年先帝履之遂以安靜夫以漢
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
事變易也哉陛下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
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辭大事去矣帝覽奏
大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莫敢救
范純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畧文無賦辭轍以此
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何亦
奴僕卸潤甫越次進曰先帝法度為司馬光蘇轍壞
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曰人謂秦皇
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帝為之少霽
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謝曰公拂地位中人也竟
落職職出知汝州及進士對策考官第主元祐者居
上禮部侍郎楊畏履考乃卷下之而以主熙豐者置
前列遂拔畢漸為第一白足
昭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矣

發明

用天子曰用天下之目為目其目無所不聽矣用天下
之口為口其口無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為心其
心無所不謀矣是時姦臣當朝發策試士其意蓋
拙元祐之政也轍上章辨論切中時宜見忤羣邪
遂遭罷黜抑何罪乎綱目有直書而義自見者觀
於此類為
可見耳吁

廣義

大抵君子與小人較而小人之必勝何也蓋
小人視上之所向何如耳君子惟求其是而
不顧焉若也向使哲宗之向在蘇范則清臣之策
政出而潤甫之次政越即嗚呼哲宗待士求賢而
所為悖謬若此則厥
子之惑尚誰貽哉

以曾布為翰林學士承旨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初可馬光諭布增損後法布辭曰免後一事法令纖
悉皆出己手遂自改易義不可為遂以戶部尚書出
知太原府從江寧
過京留拜承旨

夏四月以張商英為右正言

帝初即位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商英時為開封
推官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
陵土未乾即議變更得為孝乎復屢請執政求進且
為諛詞貽燕杖求入臺呂公著聞之不悅出為河東
提刑至是召為右正言商英在外十年憾元祐諸臣
用極力攻之上疏言神宗盛德大業跨絕今古而司
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援引朋儕敢行譏議凡詳
定局之更明中書之勤會戶部之行違言官之論列
詞臣之誥命無非指摘嗤笑剪除陛下羽翼於內擊
逐股肱於外天下之勢岌岌殆矣今天日清明殊賞

未正乞下禁省檢索前後章續付臣等看
詳養揭以上望陛下與大臣勸酌可否焉

廣義 哲宗即位之初使商英上疏曰新法之苦於
氏也人矣今陛下嗣大歷服之初而遂能改

之則其孝豈惟垂訓於天下抑將垂教萬世也聖
人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此聖人但語
其常耳如其非道何待三年先帝既為前臣之誤
今陛下當奮乾綱舉前臣之誤先帝者各執其罪
則天下幸甚以此為言則商英必將流芳百世抑
何自而道與為年哉書曰以張商英為右正言則
是用小人者哲宗也於商英乎何尤

張商英知英州

全臺復言賦撰呂惠卿語詞訕勞先帝黜職知英州
范純仁諫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四

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
既策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納
忠今乃有是奏豈非觀望耶帝不納未幾待御
史虞策言賦罪罰未當又遣一官惠州安置

詔改元

曹布上疏請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帝從
之改元祐九年為紹聖元年於是天下曉然知帝意
所向矣

發明 無故而改元則必有其說焉哲宗感曾布之
說說以紹述為美談故改元祐九年而為紹

聖元年意以新法為聖而繼繼之何異惡醉而強
其酒乎自安石變法民受其害辛而太后改正無
餘民故欣然有若更生宗社熙熙然有司再使矣
哲宗心感抑謀即以紹述為意悲夫司馬溫公曰

繼體之君謹守祖宗成法苟不隳之以逸欲敗之
以謹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蓋祖宗之法善之
者衆矣必紹述熙豐之弊
政乎特書改元深譏之也

罷翰林學士范祖禹

時帝欲相章惇祖禹言惇不可用帝不悅祖禹遂乞
郡乃知陝州祖禹在通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每當
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事講其說
開列古義參之時按言簡而當義理明白為稱其為
講官
第一

以章惇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范純仁罷

惇之被召也通判陳瓘從衆道謁之惇聞瓘名與
同載詢當世之務瓘因問惇曰天子待公為政敢問
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瓘曰
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之望惇屬聲曰光不務鑽述
先烈而大改或錯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
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為無罪若指為姦邪又復改作
則誤國益甚矣為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
揀獎惇不悅帝既相惇純仁請去並力乃以觀文
殿大學士出知潁昌府自帝親政純仁扶佑之
力居多然羣邪間之不能盡行其言凡薦引人才必
以天下公裁其人不知自純仁所舉或曰為宰相豈
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
用不失正人何必
其知出於我耶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四

發明 先正曰公生明偏生暗甚矣哲宗之昏闇也
則危民以為臺諫則嫉善以為監司則蔽賢以為
宰相則欺主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

宰相則欺主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

國可也安能使之宰正百官儀刑四海乎范祖禹
因諫不用而罷職范純仁恥與並立而求去則是
小人蒙進君子蒙退矣天下何由

廣義 嗚呼當草惇赴召之時因陳瓘之讜言而絕
其醜類改行從善以輔哲宗則哲宗之感易

破而後歛之禍無自而貽矣否之初六曰拔茅茹
以其彙貞吉亨蓋謂小人同進其惡未形能成而
吉則變而為君子矣惜
乎草惇不足以語此

召蔡京為戶部尚書以林希為中書舍人

草惇嘗言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
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林希可會希赴成
都過闕惇欲使典書誥遂壽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為
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為凡元祐名臣既烈之制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皆希為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
讀若無不憤歎一日草制罷擲筆於地曰壞名節矣

復免役法

章惇請復行免役法置司講議久而不決戶部尚書
蔡京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為惇然
之在役遂定差雇兩法司馬光章惇所見不同京再
在其事成於反掌兩人相倚以濟誠者有以見其姦

以蔡卞為國史修撰

元祐中史官范祖禹等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
過以明先帝之聖蔡卞安石壻也上疏言實錄所紀
類多疑以不根乞重行刊定詔從之以下兼同修國
史卞遂從安石從子防所求安石舊作日錄文飾姦

偽芟落事實
盡改正史

發明 夫子繫否之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
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

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
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蔡京林

希蔡卞皆一時之小人徽宗用之卒以覆國豈非
哲宗有以故之歟然則朝廷所用皆小人所行皆
弊政哲宗既以紹述為名徽宗復以紹述為事卒
致國祚顛危浸不可揀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由
辨之不早辨也綱目

廣義 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者史也分註載蔡卞乞
重行刊定詔從之噫刊定曰重者則是欲改

前之刊定者也是非得失果
安在哉書之于冊取幾千古

閏月復以陸師閔等為諸路提舉常平官○罷十科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士法○以安燾為門下侍郎○貶吏部尚書彭汝礪知

江州

言者謂其附會劉摯也汝礪將行帝問所欲言對曰
陛下今所復者其政不能無是非其人不能無賢不
賢則無不得矣至郡數月而卒

發明 當是之時小人得志以一陽而處羣陰之中
反友乎碩果之象也汝礪為羣邪所妬貶知

江州則是非其罪矣
故書貶而不去其官

五月詔進士專習經義○罷制舉置宏詞科

三省上言今進士純用經義如詔誥章表等文皆朝
廷官守日用不可闕者若悉不為試之何以兼收文

學博異之士於是改置宏詞科歲詔進士登科者請
試試者雖多取無過五人詞格超異者特奏命官

劉奉世罷

奉世故之子也為人簡重有法度常云家世唯知事
君內省不愧侍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
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
處之以章淳用事力乞外乃出知成德軍

廣義

坤之六四曰括囊無咎無譽蓋言且當守正
避其得坤之六四者與故書曰劉奉世罷以見罷
由奉世而非上之人得以罷之也其子之之意深
矣

鄧潤甫卒○以黃履為御史中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四書

元豐未復為中丞與蔡確章惇相相交結每確惇
有所矯惡則使怨道風旨於履履即排擊之時謂之
四凶為劉安世所論而出至是惇復引用
俾報復仇怨元祐正且無一得免者矣

廣義

亮舜之世四凶之外皆君子故四凶甘於竄
死而無辭今也哲宗之世凶人滿朝豈止四
凶而已哉時人
之論未為當也

六月除字說之禁○以魯布同知樞密院事○秋七月

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諡取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

官詔諭天下

黃履張商英上官均來之即等文章論司馬光等變
更先朝之法畔道逆理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家斷

棺暴尸帝問許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於
是追奪光公著贈諡卞所立碑奪王巖叟贈官貶太
坊為秘書監摯為光祿卿轍為少府監並外司南京
初李清臣冀為相首倡紹述之說以計去蘇轍范純
仁亟復青苗免役法及章惇至心甚不悅復與為異
惇既既司馬光等又籍文彥博以下三十人將悉竄
嶺表清臣進曰更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元
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乃下詔曰大臣朋黨司
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告天下餘悉不問議
者亦勿復言初朋黨論起帝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
其間陳排擊盡出公議朕嘗說之又曰蘇頌知君臣
之義無輕議也由是頌獲免而燾止謫提舉舒州靈
仙觀擊語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願國事
不憂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正慮意在報復法
全並峻奈
天下何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四書

發明

嗚呼小人之禍至是極矣君子之道至是蹇
矣值昏瞶之世君曰驕而臣曰諂小人得志
以害君子私相攻訐以誣善良三綱頹圯九法淪
斁而天下不可以復治生民不可以復安也司馬
光呂公著等皆元祐正臣初無過舉矧今已故猶
奪贈諡非至不仁者弗克忍為呂大防等既罷而
又貶其官此皆已甚之事耳蓋小人私刻之心勝
公怨之心亡是以疾良善如讐隙犯刑憲如飲食
不至於己甚之事而不止是固治亂之大幾也君
子不惟為司馬光等惜而尤為當世惜此等觀之
其義
自見

廣義

嗚呼元祐諸賢之貶雖若與於羣范而官賢
之心實振於哲宗也君子尚可以立其朝乎
易曰履虎尾咥人凶武人
為于大君其哲宗之謂乎

八月罷廣惠倉○復免行錢○冬十月以呂惠卿知大

名府

監察御史常安民言北都重鎮而除惠卿惠卿賦性深險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將過關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留京矣帝納之及惠卿至京請對見帝果言先朝事而泣帝正色不答計卒不施而去時論快之

十二月重修神宗實錄成安置范祖禹等于遠州

蔡卞進神宗實錄於是祖禹及趙彥若黃庭堅等並坐詆誣降官安置永澧黔州遠卞為翰林學士初禮部侍郎陸佃預修實錄數與祖禹等爭辨大要是安石為之晦隱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意豈非謗書乎至是佃亦落職言者又以呂大防監修神宗實錄徙安州居住

發明

重修者不宜修也重修云者大抵挽邪為正辨曲作直上忠言者以為排謗進佞語者以為嘉謀正人既沮正論不行天下否矣祖禹因修實錄茲復安置此蓋小人中傷善類之意也故夫上書重修神宗實錄下書安置范祖禹等于遠州則其推衡精審筆削謹嚴誠非宋史之舊文也故曰微君子莫能修之

二年春二月復保甲法○夏四月置律學博士○冬十

月鄭雍罷○以許將蔡卞為尚書左右丞○贈蔡確太

師諡忠懷

時確黨屢言確有定策功會滿京卒帝臨奠確子渭京塔也於喪次聞訃遂有是命

貶監察御史常安民監滁州酒稅

時蔡京深結中官裴彥臣安民因論之謂京姦足以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擗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諫佞無恥近乃乞毀司馬光及公著神道碑周秩為博士親定光謚為文正近乃乞斷棺幾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章疏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丐外帝慰勉而已至是復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論章惇頡頏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反覆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於時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為怨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乃為時相游說耶惇益怒至是御史董敦逸論安民黨於蘇軾兄弟會安民言事忤旨惇遂出安民監滁州酒稅安民故之不克

發明

宋水司馬氏曰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人之福是以人君夙夜求之惟弗得聞是時小人用事君子道衰不用於時則已苟為時用則肯戚然以取寵乎安民因論蔡京之姦而得解則足取之非其罪矣詎有求治之君首塞言路尚可與論政事哉易曰天地閉賢人隱括囊無咎無譽蓋言真也觀於此言則君子處衰亂之世焉可不審其去就也歟故綱目以無罪例書深惜之耳

廣義

君子處於羣邪之中固當以明哲保身為貴然則安民言官也焉可以例論或故枉言羣

小人之惡而不顧者是其死職之宜也安民其賢矣乎

左司諫張商英有罪免

商英黨章惇以攻安

發明

杖乘曰忠臣不敢避誅以直諫故事無廢業而功流於萬世也商英既任言責是宜獻可

督否激濁揚清然亦盡己之職非過分也夫何黨於章惇以攻安惇則不惟失其職抑且肆其欺矣

故書左司諫張商英以明其失職書有罪免以明其可免觀綱目之所書則疾惡之旨其嚴矣哉

廣義商英小人也安惇君子也既免商英則安惇遂免安惇迹其乃由蓋哲宗親小人之心多近君子之心少故也故綱目於商英則書其官書有罪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所以著其不當居是職而又有黨惇之罪也然則於安惇而不書其官與其有罪者何蓋不書其官見其不能引身退避如劉奉世不書有罪者以其救常安民也此又不可不知

十一月安燾罷

燾與章惇為布衣交惇親其助已而燾不下之遂有隙惇用白帖貶燾元祐臣僚燾言於帝帝疑之鄭雍欲為自安計謂惇曰王安石作相常用白帖行事惇大喜取其按牘懷之以白帝燾言不行惇怒益深及故常安民惇遂言燾與之表裏出知鄭州

貶范純仁知隨州

時呂大防等竄居遠州會明堂故章惇豫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聞之憂憤故申理所親勸其勿

爾起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如其不然死亦何憾

因上言大防等所罪亦因持心夫恕好惡任情連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反爾之言然牛李之禍數十年

命存不解豈可尚遵前軌願斷自淵表原放大防等疏奏章惇大怒遂落觀文殿大學士從知隨州

丙子三年春正月韓忠彥罷○二月女真伐赫舍哩部阿

蘇奈走

生女真節度使阿拉淑死弟英格嗣以兄和車子薩哈為國相時赫舍哩部阿蘇有異志英格召之阿蘇與部人穆都哩阻兵為難英格自往伐之至阿蘇城阿蘇聞之往訴於遠遠遣使止英格勿攻英格留和車守阿蘇城而還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發明

外邦相攻不書此何以書者女真漸強宋室凌夷之始也綱目謹微之意亦深切矣

秋七月竄范祖禹於賀州劉安世於英州

時劉媿好專寵內庭章惇京師為安世元祐中諫乳媿事以為斥媿好也於是坐二人構造誣謗之罪謫受祖禹昭州別駕賀州安置

廣義

范祖禹呼祖禹安世諫官也罪諫官不祥也考之蓋十有一年矣而哲宗春秋則二十五年也人君

當年富力強之日正當親君子遠小人今而一或

京博之言而遠斥逐二公則哲宗拒諫又浮於神宗也謂之曰哲詎可信哉

九月廢皇后孟氏

劉婕妤嘗同后朝景靈宮祀事就生噴仰皆立侍婕
好獨背立簾下后問中陳迎免呵之不顧問中皆忘
會冬至朝太后於隆祐宮后座朱髻金飾婕妤亦欲
得之從者知其意易座與后等眾弗能平因傳唱曰
皇太后出后起立婕妤亦起尋復坐則或已蹴婕妤
座遂仆於地慙不復朝泣訴於帝內侍都隨謂婕妤
曰母以此戚戚願為大家平生于此座正當婕妤有
也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母頓知醫嘗已后危疾
以故出入宮掖公主藥弗效持道家治病符水入治
后驚曰好掌知宮中禁嚴與外間異耶令左右藏之
俟帝至具言其政帝曰此人之常情耳后即焚符於
帝前宮中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未幾后養母聽宣夫
人燕氏尼法端為后構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
等即皇城司鞠之捕逮宦者宮妾三十人拷掠備至
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獄成命侍御史董敦逸覆錄
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東華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故未下都隨等以言腸之救速畏禍乃以奏牘上詔
廢后為華陽公主王清妙靜德師法名冲真出居瑤
華宮侍章傳欲誣宣仁后有廢立計以后速事宣仁
又陰附劉婕妤欲請建為后遂與那隨構成是獄天
下寃之踰兩旬救逆兼中宮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
察臣嘗聞錄其獄恐得罪天下帝欲貶之曾布曰陛
下以獄出於近習惟治故命救逆錄
問今乃貶之何以取信中外耶乃止

發明

不曰皇后孟氏廢而曰廢皇后孟氏后無可
廢之實哲宗無故而廢之也蓋有夫婦然後

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孟氏太后所立六禮
具備初無失德哲宗溺愛膝妾輕棄正妻誣陷廢
然非其罪矣哲宗於一后尚不能容况亞於后者
其能容乎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矣然則哲宗於
夫婦之情為可見人君能知此義則夫
夫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廣義自古人君莫不以正五倫而興焉五倫而敗
雖則業之君而不以五倫為正者禍不在其
身必及其子孫也蓋倫者天之倫理故曰天叙有
典能於此則為君相為聖賢為君子所謂順天者
昌是也不能此則為奸宄為禽獸為小人所謂逆
天者亡是也今哲宗寵鮑姬而廢正后其如天之
倫理何綱目於孟氏之廢志其月正其號而不書
有罪者所以甚哲宗之惡而為後世人君之大戒
也

冬十月雷大雨雹

發明雷者陽精之發電者陰氣之凝時方十月而
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式凡夫其度人為感之也今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陽夫節而陰氣凝小人之浸或兆矣西夏之構兵
萌矣綱目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而事應具存
惟明於天人相感之際警應之理則見君子所書
之意矣與春秋書三月大雨震電大雨雪同意
廣義九月廢皇后而十月雷且大雨雹者所以著
其陰陽不和人感而天應也洪範咎徵執謂

其無
驗哉

夏人寇鄜延陷金明砦

夏人自得四岩連歲以畫界未定侵擾邊境且遣使
欲以蘭州一境易塞門二砦朝廷不許夏主乾順乃
率其母率眾五十萬大入鄜延西自順寧招安砦東
自黑水安定中自塞門龍安金明以南二百里間相
繼不絕至延州北五里是月自長城一日馳至金明
列營環城乾順子母親督將鼓噪四掠知麟州有

備復還金明而後時之精銳者留龍安邊將悉兵掩擊不退金明遂陷守兵二千八百惟五人得脫城中糧五萬石草千萬束皆盡村官張與戰死初帝聞有夏寇恭然笑曰五十萬衆深入吾境不過十日勝不過一二若須去已

而果破金明引退
廣義 昭聖時夏人連歲犯邊哲宗不以為慮方且罪誅官廢皇后百為之事問不悖琛故夏人

於其九月廢皇后十月即寇那延為呼百圓之木而大風得以拔之者膏液內潤也有國者不可以不慎

以龔原為國子司業

原少師王安石安石之改學校法嘗引原自助原亦為盡力及為司業遂請以安石所撰字說洪範傳及

欽定四庫全書

王雱論語孟子義列板傳學者故學
校舉子之文靡然從之其獎自原始

四年春正月李清臣免

帝幸楚王似第有狂婦人遮道呼告清臣謀反乃清臣姑于田氏外婦也清臣不能引去御史初免之史臣曰哲宗親政之初見慮未定范呂諸賢在廷左右所誤俾日過忠謹疏施回過以端其志向元祐之治業庶可守也而清臣沽才躁進陰親柄用首發詔述之說以陳國是舉姦嗣之術決其障重為為紳之禍

廣義

謀反非細故也哲宗不罪清臣者深有意於上下蒙蔽莫此為甚可不畏哉

二月追貶司馬光呂公著等官

三省言司馬光等倡為姦謀欲毀先帝變易法度罪惡至深當時凶黨雖已死及告老亦宜薄示德沮遂追貶司馬光為清遠軍節度副使呂公著為建武軍節度副使王巖叟為雷州別駕奪趙瞻傅堯俞贈諡追貶維到任及孫固范百祿胡宗愈等遣表恩未幾復追貶光朱崖軍司戶公著昌

復罷春秋科○流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等于嶺南貶韓維等三十人官大防道卒

大防之徙安州也其兄大忠自涇原入朝帝訪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為朕寄

欽定四庫全書

聲問之大防朴直為人所賣二三年可復見也大忠世其語於章惇惇絕之蓋力會侍御史來之節言司馬光畔道逆理典刑未正鬼得而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於是三省言呂大防等為臣不忠罪與司馬光等不異頃朝廷雖則懲責而罰不稱愆生死異罪無以垂示萬世遂貶大防舒州摯鼎州團練副使轍化州燾雷州別駕純仁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于循新雷化永五州劉奉世光祿少卿柳州居住尋安置柳州韓維落職致仕再謫均州安置王觀韓川孫升呂陶范純禮趙君錫馬默顧臨范純粹孔文仲王欽臣呂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姚緇吳安詩秦觀十人通隨峽街蔡亮單饒均池信和金光衛連橫諸州居住王放落職致仕孔文仲落職知衡州張耒是補之賈易並監當官朱光庭孫覺趙高李之衡杜純李周並追奪官職復追貶孔文仲李周為別駕中書舍人葉濤當制文極醜誠聞者切齒先是左司諫張

商英上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
燾無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以激怒之
由此諸賢皆不免時燾已卒大防行至虔州信豐而
卒天下惜之既而蘇軾自惠州徙昌化軍范祖禹自
賀州徙賓州劉安世自夔州徙高州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
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
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
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諸子欲以與司馬
光議役法不同為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
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
言則不可也肯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
止每成子弟不可不有平閒諸子怨章惇必怒止
之及在道舟覆于江純仁衣盡
濕願諸子曰此宜章惇為之哉

發明

小人之貽禍國家中傷善類無所不至在乎
人君聽否何如耳苟盡信其言則國家必覆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善類必傷矣司馬光等前既奪其贈謚茲又追貶
其官呂大防等前既貶其官爵茲又流于嶺南此
皆衰世之事非清朝之典也元祐正人何得罪之
深耶程子曰否者小人得志之時君子居顯榮之
地禍患必及其身故宜晦處窮約也苟為不然則
賢否錯雜是非混淆君子既不能受制於小人小
人亦不能見容於君子禍亂相仍其及救乎是以
君子必引身而退以避小人之難也據事詳書其
惡自見

降太師致仕文彥博為太子少保

言者論其朋附司馬
光詆毀先烈故也

閏月以曾布知樞密院事林希同知院事許將為中書

侍郎蔡卞黃履為尚書左右丞

布初附章惇惇引居同省故章惇制極其稱羨復
贊紹述甚力惇忌之處于樞府由是稍不相能時章
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欲舉漢唐故事誅
戮黨人帝以問將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
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
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帝深然之

廣義

嗚呼元祐宰執與夫太師諸賢非捐館則告
老致仕章惇舍此可也而傷害必致其極者

何也蓋羣陰用事非絕蔽陽光不能震雪之集是
知追貶元祐諸賢者豈非為蔡卞引用諸賊之地哉
學者比而觀
之其善見矣

三月詔中書舍人蹇序辰等編類司馬光等章疏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章惇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帝曰
朕運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惇志不快
於是中書舍人蹇序辰上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
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唯變亂典刑改廢法度
訕謗宗廟睨視兩宮觀事考言實狀彰著其章疏棄
牘散在有司若不彙緝而藏之歲久必致淪棄願選
官編類人為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戒
章惇蔡卞請即命序辰及直學士院徐鐸編類凡司
馬光等一時之疏行文書摺拾附著錄悉不遺由是
縉紳之士無得脫禍者矣卞黨薛昂林自乞毀司
馬光資治通鑑板太學博士陳瓘因策士
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昂自讓沮得免

知渭州章綰城平夏

綰以夏人猛礮上言城葫蘆河川據形勝以備夏朝
廷許之遂罷然河秦鳳環慶廊延四路之師陽結理

他若數十所以示法而陰具板築守戰之備出蒟蘆
河川築二若于石門峽江口好水河之陰夏人聞之
帥衆來乘築迎擊敗之二旬又二日城成賜名曰平
夏城靈平若章博因請絕夏人歲賜而命沿邊諸路
相繼築城于要害以進
拓境土凡五十餘所

發明

魯城中城春秋譏之蓋城非春秋所責經世
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
哲宗信章築之狂謀築城以備夏於手柳末矣孟
子曰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
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治
天下者在乎行仁政以得民心推恩信以服小國
則外無侵陵之患內無肝食之憂不能以理自明
而乃築城備夏人心不固城將奚為况於農事方
殷之時而又輕役大衆愛民之君
豈若是哉直書于策交罪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夏五月路公文彥博卒

彥博遼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平居接物
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卻雍程顥
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立朝端重公忠
直諒臨事果斷有大臣之風功成退居朝野倚重卒
年九十二追復
太師諡忠烈

六月朔日食○秋八月彗星見西方

發明

是時新法縱橫人民愁苦日食彗見天戒昭
昭而反虛內事外恬不知懼其誣天周人若
此綱目書之亦所以見當時不知
警懼之意也深邦沒自顧不幸哉

○鄜延經畧使呂惠卿復宥州

惠卿乞諸路出兵乘便討擊詔河東環慶並聽惠卿
期約惠卿遂遣將官王愬攻破宥州尋又奏築威戎
威光二城加惠卿銀青光祿大夫時章
惇開邊陳故諸道與從進築屢被爵賞

參軍

初愬久斥外心憤恨自河陽間道謁蔡確于鄜州
將緒成太后王珪廢立事以明確與已定策功謀已
定而無司馬先左驗會先子康赴關過河陽愬乃給
康手書稱確功既而梁燾以諫議召過河陽愬復
確功於燾且出康書為證既而愬帥中山置酒誘高
遵裕之子士京曰公知元祐間猶不與先公推恩否
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士京曰有兄士充已死
愬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人也當時王珪為相欲立

欽定四庫全書

徐王遣士充傳道言語於禁中公知否士京曰不知
愬因啗以官爵曰不可言不知為公作此事第勿以
語人士京庸暗從之至是章惇蔡卞將甘心元祐諸
賢引愬自助遂召還三遷為中丞愬道以北齊婁太
后官名宣訓嘗廢少帝立子演設為司馬先語范
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猶可慮又令王樞為
高士京作奏言父遵裕臨死屏左右謂士京曰神宗
彌留之際王珪遣士充來問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
我以此士充去之事遂已會給事中葉祖洽亦以王珪
於冊立時有異論於是詔追貶珪為萬安軍司戶贈
軍節度使

廣義

邪人中傷善類雖言動食息之間其一念之
其邪想之謂
乎險矣哉

十一月梁燾卒于化州○編管程頤于涪州

頤時放歸田里帝一日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頤與司馬先司惡相濟則籍竄涪州河南尹李清臣即日遣使入內別叔毋不許明日雖以銀一百兩願亦不受

廣義

伊川放歸田里哲宗日與羣小狎侮似或可以相忘于吾道也何忽焉與此惡念而自絕于天哉此策紂之所不為而哲宗乃居之不疑尚可以人遺目之手厥後宋社淪于沙漠未必不為害政之報也哉

復立市易務○十二月劉摯卒于新州

發明 泰極而否城復于墮小人內而君子外陽道消而陰道長此不可有為之時也君子之處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斯世既饗君爵既食君祿雖遇小人之難亦所不辭王珪以誣陷而追貶其爵程頤以正直而編管涪州梁燾劉摯一論化州一論新州皆相繼卒於貶所豈不深可惜哉小人疾害善良有同讐隙者宗亦可謂寄生之君耳故必書卒於其地者所謂正燾摯之終罪哲宗之闇也

元符元年春正月得秦璽于咸陽

咸陽縣民段義於劉銀村修舍得古玉印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辨驗京以為秦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帝御大慶殿受寶行朝會禮詔賜義絹二百匹授石班殿直

發明

以天瑞紀元乃漢武之失先儒尹氏論之詳矣真宗惑天書之妖妄而遂有大中祥符之號哲宗得咸陽之璽遂有元符之名甚失古人即位紀元之意其所由來者漸矣後世不知其義改

號紛紛遂著為令何其謬哉綱目直書于冊不曰改號而已在其中非美之也正所以譏其失爾不然一璽微物何足書乎

廣義

傳國璽者秦之前以金銀為方寸璽秦得和氏璧乃以玉為之在六璽之外李斯篆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號曰傳國璽漢高定三秦子嬰獻之王莽篡逆就元后取之莽敗李憲得之李松入長安斬憲取璽送上更始以奉赤眉亦肩立劉盆子盆子奉上光武後董卓作亂掌璽者投諸井中孫堅入洛討卓見井中有五色光堅浚井得璽袁術借逆乃拘堅妻奪之術死為徐璆所得以上獻帝然而漢以傳魏魏以傳晉後劉曜入洛陽魏懷帝取璽曜又為石勒所得冉閔滅勒得璽閔敗璽存於閔大將軍蔣幹其後謝尚得之於幹以晉穆帝永和八年遷建康晉元興三年又為桓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主備逆而得在取劉裕得之齊蕭道成篡宋復得璽蕭衍篡齊為梁又得之其後盜竊璽而歸之于齊又其後陳得之于梁隋得之于陳而秦王世民又得之于竇建德妻曹氏厥後唐昭宣帝四年遣使奉冊寶如朱梁則是溫得之矣又云晉得傳國寶者乃唐僖宗廣明元年黃巢入長安魏州僧得傳國寶以為常玉將弼之或識其為傳國寶乃詣行臺獻之後梁王為盜竊之以迎唐而石晉派唐唐主從珂携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死嗚呼璽至此蓋已亡矣由是後之得國者各自為之故晉作受命寶其文曰受天明命唯德永昌周又更作二寶今綱目大書元符元年春正月得秦璽於咸陽者何哉所以深著蔡京愚惑哲宗之罪也噫秦璽之文如此宜其享國長久何至二世而亡假令其璽之真亦智者之所不貴况其偽者乎故綱目不惟月之而又地之者識其愚也善乎王孫滿對楚子曰在德不在鼎臣亦曰在德不在璽後之

得國者孟亦知
所以貴者云

三月下文彥博子及甫于同文館獄遂錮劉摯梁燾子

孫于嶺南以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安惇為御史中丞

彥博之子及甫居喪于洛服除恐不得京官抵書邢
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稽忌於鷹揚

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入所知也濟之以
粉昆必欲以眇躬為其心快意之地可為寒心其謂

司馬昭者指呂大防獨當國久粉昆世謂駙馬都尉
為粉侯韓嘉彥尚主其兄忠彥則粉昆也恕以書示

蔡確之弟碩至是恕令確子渭上書訟摯等陷其父
陰圖不軌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為證章惇蔡卞因是

欲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為摯有廢立意遂置獄
于同文館令蔡京安惇雜治建議及甫及甫因詭言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其父彥博稱摯為司光昭粉則以王巖叟面白昆則
梁燾字况之况猶兄也京惇因組織萬端將陷諸人

以族罪奏摯等大逆不道死有餘責不治無以示天
下帝曰元祐人果如是乎京惇對曰誠有是心特反

形未具爾會摯燾已卒於朕所京等奏上不及考驗
乃下詔禁錮摯燾子孫于嶺南勒停巖叟諸子官職

京覲求執政故治獄極意羅織元祐諸賢既成而曾
布忌京察言于帝曰蔡卞備位丞轄京不可以同升

遂止進承旨京
布由是有陳

發明

觀此則小人朋邪害正昏夜乞哀之情若矣
是時諸賢既歿子孫僅存一二姦邪尚懷羅

藏君子之道何其否哉故綱目上書下獄禁錮之
事下書以蔡京安惇為學士中丞則是事為二人

之所構可見綱目之
脩循名責實而已

章惇蔡卞請追廢宣仁聖烈皇后不果行

惇下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等謀且結
內侍却隨為助媒藥宣仁嘗欲危帝之事既敗王珪

又起同文館獄又誣司馬光劉摯梁燾呂大防等結
主宣仁閣內侍陳行謀廢立時行已先得罪配朱厓

又以內侍張士良嘗與行同主后閣自郴州召還使
蔡京安惇雜治之以實其說京等立昂鑊刀鋸與前

謂之曰言有即還舊職無則就刑士良仰天大哭曰
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不可欺乞就戮京等鍛

鍊無所得乃奏行疏隔兩官斥隨龍內侍劉瑗等于
外以剪除人主腹心羽翼為大逆不道處死帝頗惑

之至是惇下自作詔書請廢宣仁太后為庶人皇太后
寢聞之遽起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

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帝感悟取惇卞奏就
獨焚之却隨規知之密語惇卞明日惇卞再具狀聖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請施行帝怒曰卿等不欲朕入
英宗廟乎抵其奏于地事得寢

廣義

分注載惇卞自作詔書欲廢宣仁母后則其
窮兇極惡豈在莽卓曹瞞之下乎汴宋所以

傾頽不復振
者蓋以此耳

夏四月林希免

初章惇疑曾布在樞府間已使希為貳以相伺察希
日為布所誘且恨惇不引為執政漸有怨隙邢恕承

惇意論
免之

秋七月再竄范祖禹劉安世于化梅州祖禹尋卒

初章惇怨范祖禹劉安世尤深必欲置諸死地至是
輒蔡京併陷二人以罪詔徙祖禹于化州安世于梅

州安世至敗所章傳將必置之死陰令殺陳行使者
過梅陽安世使自裁使者不忍而止傳又擢土豪為
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承意疾馳未至梅三十里嘔
血而死安世獲免祖禹平居悔惜口不言人遇過事
則別白是非不少借隱長于勸諍論諫不啻數十萬
言開陳治道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
陸贄不
是過也

發明

嗚呼小人忌刻敢毀欺君用上之心至是益
甚矣文房情等既被貶黜客死避荒復拘子
孫下獄禁錮惇下私心未足惡念愈張離間哲宗
請廢太后幸而哲宗稍悟恣謀不行奈何復嫉祖
禹安世再廢州此皆小人已甚之事愈發愈烈而
浸不可遏耳然禁錮再廢宣仁大抵皆傳下
之所為何獨於請廢宣仁則斥其名原情定罪也
宣仁英宗之后神宗之母哲宗祖母正名定分則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哲宗下安可請廢哲宗安敢推廢乎故於禁錮再
廢之事則諱其名而於請廢宣仁則斥其名也

京師地震○冬十月夏人寇平夏城章榘大敗之獲其

將威明阿察

夏人圍夏平章榘之獲其勇將威明阿察西壽駐
軍穆爾塔布斬獲甚眾夏人震駭捷至帝御紫宸殿
受賀榘在涇源日久嘗言夏嗜利畏威不有德艾邊
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制地之制以固吾圉
然後諸路出兵擇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蹙矣章榘
與榘同宗言多見采由是劉州一城皆九屢敗夏人
而諸路多建城皆以逼夏
及平夏之捷夏人不復振

發明

夏人敗之也寇者賊之詞獲者賊之
詞所以內宋而外夏也夏人輕舉大舉入寇

平夏不為無罪曲在夏而直在宋矣師以直為壯
以曲為餒故斥名而曰獲此固書法之為深意也

二年春三月遼人為夏請和

夏人求援於遼遼主遣簽書樞密院事蕭德崇求為
夏人職和仍獻玉帶詔郭知章報之復書謂若果出
至誠深悔謝罪當徐度
所宜開以自新之路

發明

夏人自平夏之役師徒撓敗心喪氣沮然不
能卑詞厚禮請和中朝而反求援契丹將謀
抗拒則是手足倒置而不知去就之方矣故書遼
人為夏請和以見夏不能請而遼為請之也雖然
救災卹鄰春秋所責宋以饋兵之故遼相報伐遼
能為夏請和所以見其有救災卹鄰之意深予之
也故特進而稱人子在
契丹則責在中國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夏五月置西安州

即寧州李新城從
經畧使章榘請也

六月河決內黃

河決內黃口東流斷絕吳安持等三十人
降責有差以元祐間主回河東流之議也

秋七月洮西安撫使王瞻取吐蕃邈川青唐降其酋轄

戩

初阿里庫死子轄戩嗣轄戩性嗜殺部曲斃貳大首
森摩心展等有異志以轄戩季父索諾木丹津雄武
殺之其黨皆死獨心羅結得逃奉棟戩族實巴來
子巴勒藏據薩格城轄戩殺巴勒藏沁羅結奔河州

說知州王瞻以取青唐之策瞻言於朝章傳許之至是瞻引兵趨遊川守者以城降瞻留屯之轄自自知其下多叛乃脫身自青唐來降于瞻詔以胡宗回帥熙河以節制之

發明

取者攻奪之名聲罪伐人而強奪其土地故特曰取以著其惡然汝陽濟西皆魯地其後後得之亦書曰取惡其擅兵爭奪雖取本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異細目取法春秋不以亂易亂故亦書曰取正其本之意也上二年與西夏構兵至是伐吐蕃取地其暴益肆矣

八月城會州

元豐中雖加蘭會與熙河為一路而會州實未復至是始城會州以西安城北六砦隸之未幾又以葭蘆砦為晉寧軍

欽定四庫全書

發明

城非春秋所貴宋自用兵以來城之既多殺民既久綱目凡城必書見勞民為重事也孟子曰城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哲宗輕用民力以城會州竭天下之力而不卹費天下之財而不顧輕內重外忘本逐末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苟有志於天下之君安肯作此無益哉故特書識之

子茂生九月立賢妃劉氏為皇后竈右正言鄒浩于新

州

妃多材藝有威寵既構廢孟后章惇與內侍郝隨劉友端相結請妃正位中宮時帝未有儲嗣會妃生子茂帝大喜遂立焉浩以數論事帝親擢為右正言露章劫章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白立浩上疏言

賢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乃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耶蓋指真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邪帝變色持其章躊躇若有所思因付于外明日章惇欲其狂妄除名勒停羈管新州尚書右丞黃履進曰浩以親被拔擢之故敢犯顏納忠陛下遽出之死地人臣將視以為戒誰復為陛下論得失乎幸與善地不聽初陽翟田書識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屬劉后立書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既得罪畫迎諸塗浩出涕畫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崩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謝曰君贈我厚矣浩之將論事也以告其友宗正寺簿王回曰曰事有大子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及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欽交遊錢與浩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

欽定四庫全書

發明

其母遇者以聞建詣詔獄眾為之懼回居之宴如御史詰之曰曰實嘗預謀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數上除名停廢回即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答又有魯誕者嘗三以書勸浩論孟后事浩不報及浩廢魯誕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讒浩不能力諫孟后之廢而侯朝廷過舉乃言為不知幾云

發明

春秋嫡冢始生即書于冊與子之法也然子受劉妃廢棄正后然欲立劉妃為后之心非一日矣特患立之無名恐來眾議故隱忍至此茲因生子即正坤極以為名正言順無可疑者殊不知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鄒浩既任言責禮宜正諫言既不行復為竈逐謂之何哉此蓋私欲之心勝天理之心忘浩言雖正而蔽錮已深不

能驟入焉爾是誠人主之大患也綱目王道之權衡此類是矣

廣義

嗚呼者宗無罪而廢正后而夫婦之道絕有

後汴宋論于沙漠誰其尸之雖然鄭正言孤忠勁節固人之所難能也惜其不諫於廢后之時而諫

於立妃之日此乃功之所以難為禍之所以易招也意豫讓不諫智氏之貪地而徒殺身於國亡之

秋褚遂良不諫武氏之丹入而徒叩頭於冊命之日鄭浩不諫哲宗于廢后之時而徒盡言于立妃

為后之際是知智氏之豫讓李唐之逆良汴宋之鄭浩其皆失于此乎

御史中丞邢恕免

恕內懷猜猜而外持正論帝多嘉納其言章惇恐其大用切忌之恕亦揣帝稍厭惇因晏白惇短惇遂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臨以罪出知汝州以安惇代之

閏月黃履罷○吐蕃隆贊復據青唐王膽擊降之詔以

青唐為鄯州遼川為湟州

時戰敗降于王膽而膽與總管王慙爭功交訟於朝於是青唐大酋森摩沁展迎實巴囊入城立攻而敵

子隆贊為主其勢復張轄蜀大懼自斃為僧以祈免

熙河帥胡宗回督膽進師膽急馬隆贊及森摩沁展等皆出降膽入據其城詔以青唐為鄯州遼川為湟州事

置看詳訴理局

按得言陛下未親政時表臣置訴理所凡得罪熙豐之間者咸為除雪歸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

詳從初加罪之意復依斷施行蔡卞勸章惇置局命

子茂卒○冬十一月許夏人通好

夏人屢敗遣其臣金能威明結等來謝罪且進

發明

書許夏人通好者悔過之詞予之也春秋不

其息兵之意待物之誠至是可見矣西陸之民不少安哉

詔諸州行三舍法

考選升補悉如太學州許補上舍一人內舍二人歲貢之其上舍附太學外舍試中補內舍三試不升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選其州其內舍免試補太學外舍生

三年春正月帝崩端王佶即位太后權同聽政教

帝崩無子皇太后向氏哭謂宰臣曰國家不幸大行

皇帝無嗣事煩早定章惇抗聲曰在禮律當立母弟

簡王似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神宗庶子莫難如

此分別惇復曰以長則申王似當立太后曰申王有

目疾不可於次則端王佶當立惇曰端王輕佻不可

以君天下言未畢曾布叱之曰章惇未嘗與臣商議

如皇太后聖諭極當蘇卞許惇相繼曰合依聖旨太

后又曰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且仁孝於是惇默然

乃詔端王入即位于樞前羣臣請太后權同處分軍

國事而以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許之端王神宗第

姦拔去未盡已而謀禁復用卒假紹述之言務反前政報復善良副致黨禍君子盡斥而國政益微矣

廣義 哲宗無疾而崩其可駭也博賊當國其能免於後世之疑乎觀分注曰博抗聲博默然其情蓋可見矣

尊皇后劉氏為元符皇后○二月立皇后王氏

后開封人德州刺史孫之女

以韓忠彥為門下侍郎黃履為尚書右丞

忠彥入對陳四事曰廣仁恩開言路去弊似戒用兵太后納之向是忠直敢言知名之士稍見收用

廣義 忠彥之守家法如此則魏公可謂不死矣

三月詔棄鄆澶州以界吐蕃竄王瞻等於嶺南瞻未至

欽定四庫全書

自殺

瞻留邠州縱劫部剽掠先象搗武森等結諸族謀反瞻擊破之悉捕斬城中羌積級如山初瞻又諷諸羌酋籍勝兵者皆涅其臂無應者必羅結請歸帥本路為倡瞻聽之去遂滿駭數千人圍邈川夏衆十萬助之城中危甚苗履姚雄帥所部兵來援圍始解瞻因乘青唐而還實已充與其子希斯羅希據之羣羌復合兵攻邈川王厚亦不能支朝論請並棄邈川謂隆贊乃瑪爾戩之子美命知鄆州賜名趙懷德其弟已爾王勃鄂丹幹曰懷義同知澶州加轄戩懷遠軍節度使而貶瞻於昌化軍厚於夔州胡宗回奪威知鄆州瞻至

發明 鄆州吐蕃故地王瞻等恃大國之兵力百戰而奪之非其義矣今徽宗即位之初正外夷

親德之曰姦棄鄆澶以界吐蕃竄王瞻等於嶺南是乃悔過自新之美圖也蓋自殺之類是也自殺而不書政有政者如王瞻之類是也觀綱目之所書則其微顯闡幽狗名責實之意深矣

詔求直言

以四月朔日當食詔求直言為州推官崔鵬上書曰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政責授朱厓軍司戶司馬為光右以為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為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夫乘時欺蔽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罔權寵謂之姦可也包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足姦結禁庭謂之姦可也以苛使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賞刑自報恩怨謂之姦可也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

欽定四庫全書

簡以指斥以社天下之言掩滔天之罪謂之姦可也凡此數者尤有之乎得之乎實繆罰濫接人倘佯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充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逞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獲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圖跋扈不臣之心此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暗默以為得計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繫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四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為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運乾剛大明邪正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撤樂而無修德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帝覽而善之以為相州

發明 人主之善政不一而致天聽言乃其大者自元豐八年書詔求直言至是十有五年僅克

再見益亦難矣元祐以前賢后臨朝聽言納諫者
可觀者紹興以後哲宗親政諱言非諫而諫者
上不以是而求之下不以是而告之然則天下之
舌甜之久矣天下之疾沮之深矣徽宗獨能明此
而詔求直言益言路一開萬民鼓舞忠告善道者
安能舍之而他適乎雖徽宗弗克盡終亦可以少
舒累年之憤焉耳夫
書特書深予之也

廣義 觀崔鵬之言至今凛凛令人可敬可慕何直
能置諸左右以容故沃而但為相州教授
惡在其為求直言哉各德之號基於此乎

召龔夫為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為左右正言

薛忠彥等為之也御史中丞安惇言鄒浩復用應彭
先帝之失帝曰立后大事也中丞不言而浩獨敢言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何為不可復用傳懼而退陳瓘言陛下欲開正路取
浩既往之善傳乃能悉主聽規聘其私若明示好惡
當自傳始遂
士傳知潭州

廣義 易曰無妄之疾勿藥有
喜其陳鄒二公之謂乎

詔許劉摯梁燾歸葬錄其子孫○夏四月朔日食○以

韓忠彥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清臣為門下侍

郎蔣之奇同知樞密院事○復范純仁等官徒蘇軾等

於內郡

純仁時在永州遣中使賜以茶藥諭之曰皇帝在藩
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在相位

以待不知何疾如何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曰居
鄧州在道拜觀又殿大學士中太乙官使制詞有曰
宣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論嘉謨日聞忠告
純仁間制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既又遣中使
趣入觀純仁乞歸養疾帶不得已許之舟見補臣問
安否且曰范純仁得一職而足矣試自昌化移廉使
水更三載復提舉玉局觀未幾卒於常州試與弟楸
即又洵為又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雖嬉笑怒罵之
辭皆可書而誦之自為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召
為本忠規黨論提提大節但為小人忌惡不得久居朝耳

五月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

初哲宗嘗悔廢后事數曰章惇壞我名節至是太后
將復后位會布衣何文正上書言之遂降足詔自瑤
華官還
居禁中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發明

徽宗踐祚五月觀綱目之所書如詔求直言
召龔夫為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為左右正
言詔許劉摯梁燾歸葬錄其子孫此書詔復哲宗
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下書定復又彥博等三十
三人官凡前入妙賢之心一毫無有詎不謂之賢
哉故綱目備書所以予之也於戲使徽宗慎終如
始不為變史而又有布昭昭武表正萬
邦之才豈不為有宗盛德之主惜哉

蔡卞有罪免

卞專托紐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
皆奪其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
然猶在其術中惇率不思而卞深阻寡言論議之
蔡惇毅然主持下或惇不改為一時論者以為惇述
易明卞心難見至是龔夫論惇下之惡大畧以為昔
日丁謂當國號為忠雖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及惇

則政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
自之間布滿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博
之威勢震於海內此陛下所親見蓋其立造不根之
語文致悖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懼莫能自保俾其朽
骨衝究於地予孫禁錮於矣荒忠臣義士憤悶而
不敢言海內之人得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
而不正典刑哉予事上不忠懷姦深阻凡博所為皆
予發之為力居多望來之至公昭示黷熱未報而臺
諫陳師錫陳次升陳維任伯雨張庭堅等極論予罪
浮於博乞正典刑以謝天下乃出知江寧臺諫論之
不已遂以秘書
少監分司池州

廣義 蔡卞之罪不可勝誅故削其官而書有罪者
甚其惡也曰免者以見當時夫律卞之幸也

追復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三

三人官

從韓忠彥
之言也

六月邪怨有罪安置均州

陳雅論其矯誣
定策之罪也

秋七月太后罷聽政○八月葬永泰陵○九月章惇有

罪免

惇為相專國復怨引蔡卞林希黃履來之耶張商英
等居要地任言責由是正人無一得免死者禍其及
乎屢與大獄以陷忠良天下嫉之及蘇山陵使監舉
陷淳中踰宿而行臺諫豐稷陳次升龔夬陳瓘等劾

其不恭免
知越州

廣義

蔡卞章惇罪惡滿天皆書有罪免者夫討賊
也德昔者丁謂以山陵使敗今惇亦以山陵

使敗奸邪之敗如
出一律可怪也夫

冬十月復以程頤判西京國子監

頤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
尹惇深疑之頤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
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
一月之休焉然後惟吾所欲耳未幾致仕

發明

夫以賢人君子不容於昏亂之世者何也蓋
其存心直諫處事公平不阿諛以欺世不和
光而同塵時君有過則犯顏而諫諍之小人有不
則放逐而進流之是以冰炭之相反薰蕕之異臭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三

不至於廢黜損棄而不止大抵清平之世陽德方
亨則君子進而小人退昏亂之世陰道浸長則小
人進而君子退此固理勢之必然也程子因羣姦
所忌不容於朝幸而正道復伸復得召用庶幾可
以洩天地神人之憤矣雖徽宗間弱不能盡然而
公論寧無少快哉故大書復以程頤判西京國子
監是亦改過之詞也此
綱目扶天理之深意云

安惇蹇序辰有罪除名放章惇於潭州

惇既罷知越州陳瓘等以為責輕復論惇在紹聖中
置看詳元祐訴理句凡於先朝言語不順者加以釘
足到皮斬劓故舌之刑其慘劇如此看詳之官如安
惇蹇序辰等受大臣讒諭迎合紹述之意傳致語言
於為誇詆遂使朝廷紛紛不已考之公論宜正典刑
於是二人並除名放歸田里而貶惇武昌節度副使

居潭

廣義 宋之中葉破壞者皆章惇為之也書曰
放博於潭州是尚為能當其罪也乎

蔡京有罪免削林希官徙知揚州

侍御史陳師錫上疏言京下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日夜交結內侍戚里以覲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壞矣蔡夫亦言京治文及甫獄本以償報私仇始則上誣宣仁終則歸咎先帝必將族滅無辜以逞其欲臣料當時必有案牘章疏可以見其瑕隙陳附會願考證其實以正姦臣之罪皆未報會中丞豐稔召自河南初入對與京遇京謂之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稔正色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姦狀帝猶未納臺諫陳權江公望等相繼言之帝亦不聽稔曰京在朝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吾屬何面目居此復力論之始出知永興軍言者不已乃奪職居杭州右司諫陳祐復論林希紹聖初黨附權要詞命醜哉之罪乃削端明殿大學士知揚州

發明 徽宗初政清明正入漸用小人漸去有可觀

之類皆同惡相濟盡政害民今而或免官或安置或除名或放逐或削爵繼書於冊皆所以予之也然必曰有罪則其疾惡之旨嚴矣

廣義 夫之九三曰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君子夫大若濡有愠无咎豐稔之處蔡京其事象之

以韓忠彥曾布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

布初附章惇凡惇所為多布所建白及不得同有始與非與元符中惇以士心不符欲為引名士且乞正

所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謚布以為無益沮之且奏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自丞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

不知畏陛下其意蓋欲傾惇會哲宗崩而止及帝即位銳意圖治延進忠鯁布因力排紹聖之人而去之

既拜相其弟翰林學士肇引嫌出知陳州言於布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卜復起之萌

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迹去朝所進以為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日事惇卜者一旦勢異今日

必首引之以為同位計思之可為慟哭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則必論元祐人於帝前退則盡排元

祐者於要路異時惇卜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乎布不能從

十一月詔改元

時議以元佑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遂詔改明年元為建中靖國由是邪正雜進矣初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八

曾布密陳紹聖之說帝不能決以問給事中徐勣勣對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天下之事有是與非朝廷之人有忠與佞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

發明

時議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

消釋朋黨遂詔改明年元為建中靖國由是邪正雜進矣嗚呼君子小人不宥並立今而邪正雜進然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天下不可得而治矣徽宗銳意圖治延進忠鯁而曾布之徒不能分別是非密陳紹聖之說君心惑亂不可救藥惜哉故綱目直書於冊乃所以深譏之也

以安燾知樞密院事黃履免○置春秋博士○以范純

禮為尚書右丞○女真攻阿疎城取之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
卷八



總校官候補中允 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 臣章宗瀛
謄錄監生 臣常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九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三百九十四 史部

起辛巳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 凡十四年
年盡甲午宋徽宗政和四年

徽宗皇帝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朔有赤氣亘天

夜之幽日為陽夜為陰東南為陽西北為陰朝廷為
陽宮禁為陰君上為陽臣下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
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君子道消之證也天心仁愛
以災異為警戒願陛下進忠良紓邪佞正名分擊姦
惡使小人無得生犯上之
心則災異可變為休祥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發明

禎祥者福之光妖孽者禍之萌夫以國家將
興雖不求禎祥而禎祥自生國家將亡雖不

欲妖孽而妖孽自見此無他和氣致祥乖氣致異
故耳時方正歲之始赤氣起于夜間善乎任伯雨
曰日為陽夜為陰東南為陽西北為陰朝廷為陽
宮禁為陰君上為陽臣下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
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君子道消之證也是時中
國之政事日非在位之小人浸威伯雨之言豈不
為明驗乎徽宗苟聽其言益加惕厲則天變可弭
人心可得惜其不足以語此即綱目之所書察當
時之得失則世之
治亂可以觀矣

高平公范純仁卒

純仁疾革口占遺表勸帝清心寡欲約已便民絕朋
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議邊事易迷言官辨明宣

仁誣謗且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
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者也卒贈開府儀
同三司謚忠宣純仁性夷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諠
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
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
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
明雖有聰明恕已則皆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
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王偁曰純仁忠厚
仁恕宰平天下不澄不撓人莫能窺其際而其愛君
憂國之心凜然有仲淹之風使熙寧用其言則元祐
無改更之患元祐行其說則紹聖無黨錮之禍
孟子謂仲尼不為己甚者於純仁見之也

皇太后向氏崩

謚欽聖
憲肅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追尊太妃陳氏為欽慈皇后陪葬永裕陵

陳氏帝
生母也

遼耶律洪基死孫延禧立

遼主卒于混同江行宮年七十孫延禧即位是為天
祚皇帝改元乾統詔為耶律伊遜所誣陷者復其官
爵籍沒者出之流放者還之尋尊其考昭懷太子濬
為大孝順聖皇帝廟號順宗妣蕭氏曰貞順皇后誅
伊遜黨徙其子孫于邊發伊遜德勒台
之墓剖棺戮屍以其家屬分賜被殺之家

二月貶章惇為雷州司戶參軍

任伯雨論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縉紳乘先帝
變故倉卒輒逞異志向使其計得行將寘陛下與皇

太后于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
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間中國熱惇放箸
而起稱善者再謂南國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為只
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
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為可殺也章八上未報會臺諫
陳瓘陳次升等復極論之乃貶惇為雷州司戶參軍
初蘇欽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為強
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傲甚明乃止至是惇問
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
也後徙睦州卒初惇之入相也妻張氏病且死囑之
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祥惇語陳瓘曰悼亡不堪奈
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語耶惇無
對以

發明

章惇動搖中官毒流海內雖擢髮不足以數
其罪臺諫論之契丹議之是不惟國人皆曰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可殺雖契丹亦云可殺徽宗誠宜加天討而正王
誅也蓋大惡不誅無以懲惡大善不賞無以勸善
夫何既因衆勅僅貶雷州然則宋于小人何惜之
之深而于君子何棄之之速哉綱目書貶章惇若
無罪焉者宋用法太輕故
書法如此所以深譏之也

廣義

章惇罪惡彌天不可勝誅者也徽宗一得正
言伯雨之論即當原情定罪明正典刑使華

夷知此大奸之脫距則新服光明神人胥悅願不
俸哉夫何伯雨之章八上猶且逡巡不決必待臺
諫諸公極論然後止貶其為雷州司戶參軍足見
其無剛果勇決而不足與有為矣書曰慎厥終惟
其始徽宗其昧于此哉綱目所以特月
之而削其官者蓋亦代徽宗之斧鉞也

三月罷權給事中任伯雨

伯雨初為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百八疏大臣畏其
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然即為真伯雨不聽抗
論愈力時曾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人才
固不當外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
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并用終于君
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
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既而欲劾
布布覺之徒為度支員外郎

廣義

伯雨剛勁不撓君子也曾布依違取容小人
也使徽宗移任曾布之心以任伯雨則于初
豈小補哉然則外注載曾布徒伯雨為度支員
外郎而綱目則歸之徽宗者命令出于君而徽宗
不得其責也

夏四月朔日食○葬欽聖憲肅皇后○六月罷尚書右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四

丞范純禮

時韓忠彥雖首相而曾布專政漸進紹述之說諷中
丞趙挺之排擊元祐諸臣純禮從容言于帝曰通者
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
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宜仁聽
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盡懷邪為私
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以藉口以元豐為
是則是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為非則欲斥元祐之士
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
也純禮沈毅剛正曾布憚之謂駙馬都尉王誥曰上
欲除君承古范右丞不可說怒會詭館使純禮主
宴說誣其輒斥御
名遂罷知穎昌府

廣義

純禮大臣也于其罷而外注謂之誣者何耶
蓋徽宗初政乃君子小人並進之時也豈有

邪正並立者哉况范公日侍徽宗又不能卜
其為人之實世稱二疏見幾范公其有愧焉

罷左司諫江公望

先是公望上疏言自先帝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
以媚于已為同忠于君為異借威勢以快私隙使天
下騷然秦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于熙
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
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鉤斬祛之隙也先帝信他人
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為名必有元豐紹聖為之對
有對則爭與爭與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
思建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
實聞斯言今若諭之奈皇天后土何帝嘗以示范純
禮純禮贊之乞褒遠公望以勸來者會蔡王府相告
有不遜語及于王公望乞勿以
無根之言加諸至親遂坐罷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五

秋七月安燾罷以蔣之奇知樞密院事章采同知院事

陸佃為尚書右丞○冬十月李清臣免

清臣與韓忠彥有姻好忠彥惟其言是聽
范純禮之罷亦其謀也至是以忤曾布免

罷權給事中陳瓘

瓘議論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掩
味之過及權給事中曾布使客告以將即真瓘語子
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
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義私恩兩有愧
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且
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
辨移時至其語評語瓘色不變徐起言曰適所論者
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據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

信宿出瑾
知秦州

發明 子所以為否或以君子小人雜處則是賢否

異趨亦難為治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

終于君子盡去小人獨留然治天下者如人之

身其血氣也任伯雨江公望以論事切直忤曾布

而罷官范純禮陳瓘亦言事剛直忤布而降官職

則是小人復盛君子復衰矣天下烏可得而平治

哉此君子所以深為藏宗
惜也詳書于冊其義自見

廣義 一歲中罷兩權給事中一石丞一司諫復召

巨姦為翰林學士則徽宗初政之失蓋可

見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十一月以陸佃温益為尚書左右丞

益初知潭州凡逐臣在其境內如鄒浩范純仁劉奉

世韓川呂希純呂陶輩率為所侵困用事者悅之

復召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

供奉官童貫性巧媚善測人主微指先事順承以故

得幸及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累月蔡京與之游

不舎晝夜凡所畫屏障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

附語言論奏于帝所由是帝屬意用京左階道徐

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皇后所太學博士范致虛與

之厚因薦京才可相知常入宮言之由是宮妾宦官

眾口一詞譽京遂起京知定州改名會韓忠彥與

曾布交惡布謀引京自助乃召為翰林學士承旨

發明 三家城費春秋以為履霜之戒蓋凡事當謹

于微其微不謹其盛難制是故履霜之事雖

未至于堅冰而聖人以為堅冰之將至然則幾微

之際豈非聖人所護乎司馬温公曰世之治亂人

之窮通事之成敗不可以力致不可以力求遇不

遇而已矣舜遇堯而五典克從百揆時叙禹稷皋

陶遇舜而六府三事允治地平天成於乎自蔡京

進用而君心漸驕矣正人漸進矣小人漸盛矣無

益漸作矣夫小人所進雖微所害極大歷觀自古

以繼世之君未始不戒于君子而敗于小人也故

尚書曰君勿以辨言亂舊政周易曰小人勿用必

亂邦也論語曰遠佞人古之聖人卷卷以小人為

戒則其教詔未世也亦深切矣綱目以蔡京

復召而特書于冊者其亦履霜堅冰之意云

廣義 翰林當以宿儒處此祖宗之垂訓也蔡京奸

險渠魁豈可居此况乎文苑清高之地烏可

以宦官宮妾之譽者而當是任耶徽宗

所見若此他日委身沙漠尚何尤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再詔改元

曾布主于紹述請改明年元為崇寧帝從之

發明 再詔者已甚之詞也哲宗之時曾布上疏請

復先帝政事遂改紹聖之號此亦曾布主于

紹述遂改崇寧之名然則曾布一小人而兩朝天子

皆為所惑布之罪可勝誅哉直書于冊深譏之

也

以鄧洵武為給事中兼侍講

洵武為起居郎嘗因對言陛下乃神宗子今相忠彥

乃琦之子神宗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忠彥

更神宗之法是忠彥為能繼父志陛下為不能也必

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紀年表列旁行七重別為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即官館閣學校各為一重左序助紹述者執政中惟溫益一人餘不過三四若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適之屬而已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咸在以百數帝出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謂非相此人不可以與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與臣見異臣安敢與議明日改付溫益蓋折然奉行請相蔡京而藉異論者于是善人皆不見容而帝決意相京矣乃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侍講

廣義

徽宗欲相蔡京意什八九又得魏類無取一策譬則熱火而油沸湯而薪雖有龍逢比干亦無益于事也宋室不競豈無自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罷禮部尚書豐稷復蔡卞邢恕呂嘉問安惇蹇序辰等

官

稷初自河南入對論罷蔡京又欲率臺屬論曾布布覺之遷稷尚書而以王觀代為中丞稷數以論事忤權近大抵以崇儉愛人為言至君子小人之際必反覆究切至是出知蘇州

發明

於戲徽宗至是浸不克終矣欲觀其政事之得失先觀其用人之賢否人君用人賢則政

事和而天下治人君用人否則政事舛訛而天下亂矣故孟子曰國人進賢如不得已豐稷以正直而罷職蔡卞等以奸邪而復官則是涇渭不分而是非無別雖有天下不可一朝居也綱目據事而特書之則其子奪之意亦深切而著明矣

壬午 崇寧元年春正月河東地震

太原等十一郡地震彌旬晝夜不止壞城墜屋守人畜死者甚衆

發明

地乃陰質小人乃陰類地宜靜而震則是陰盛朝災異之來必矣張氏曰宣王周盛世之君也

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景公宋小國之君也反身修德熒惑亦為之退舍此皆恐懼而修省者也今而太原等十一郡地震彌旬晝夜不止其異莫甚于此馬宋之君臣曾未見其省己責躬之實上下恬然恕不之懼豈不深可惜哉特書于冊垂戒切矣

二月太妃朱氏卒謚曰欽成皇后祔葬永裕陵

哲宗生母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三月命宦者童貫製御器於蘇杭州

童貫置局于蘇杭州造作器用曲盡其巧牙角犀玉金銀竹藤裝畫糊抹雕刻織繡諸色匠日役數千而材物所須悉科于民民力重困

發明

慎終惟始哲王所遵閉邪存誠聖人所謹蓋與難制者人心莫難過者私欲是以古之聖

賢皆防欲于未萌禁私于將動孔子之告顏子曰非禮勿視非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曾子釋經文曰此謂修身在正其心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也何則欲心一萌終必難制故辭邪侈無不為已故紂為象箸箕子知其必驕侈也徽宗初政清明至是蠱惑爰命宦者製器蘇杭嗚呼陋矣天子器用自有常制曲盡其巧之何哉自御器既作而花石禽玩之事興花石禽

玩之事興而慕道窮兵之事舉由是小人擅權朝綱日紊天下大亂浸不能支人君一念之偏其流之弊至于如此所以有天下者當謹之于微也綱目持書于策者一以見用費之漸一以見奢欲之漸一以見亡國之漸也

廣義 此亡國之因也書曰始熒熒厥攸灼叙弗其絕此之謂乎

夏五月罷韓忠彥知大名府

忠彥為相召遠流人進用忠謹之士張庭堅陳瓘鄒浩龔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陳次升陳君錫張舜民等皆居臺諫俞然稱為得人然與曾布不協至是左司諫吳材右正言王能甫附布論忠彥變神考之法度遂罷神考之人材遂罷知大名府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一

廣義

此正治亂之機絨興亡之關換也使徽宗移用曾布者而用忠彥則如金之禍何自而來哉

復追貶司馬光等四十四人官

吳材王能甫等復舉元祐黨籍以排斥諸賢諫議大夫彭汝霖言諸人罪狀已經紹聖黜削案籍俱在但可據以行不必俟指名彈擊于是司馬光文彥博等四十四人復貶奪有差

詔籍元祐元符黨人陸佃罷

詔元祐并元符末今來責降人除韓忠彥曾任宰相安燾曾任執政王觀豐稷見任侍從官外蘇轍范純禮劉奉世范純粹劉安世費易呂希純張舜民陳次升韓川呂仲甫張耒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吳安詩

黃庭堅黃隱畢仲游常安民劉當時孔平仲徐常王鞏張保原晁補之商倚張庭堅謝良佐韓跋馬琮陳彥然李社陳祐任伯雨陳郭朱光喬蘇嘉鄭俠劉昱曹君貺陳瓘龔夬汪衍余爽湯誠程頤朱先庭張奕

張士良曾燾趙約譚辰楊傑陳向張琳裴彥臣凡五十餘人並令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又詔司馬

光等二十一人子弟無得官京師佃與曾布比而持論近恕每欲參用元祐人材尤惡奔競嘗曰人才無大相遠當以資歷序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

安平苟為輕事改作是使之騎射也會御史請更懲元祐餘黨佃言于帝曰不宜窮治乃下詔云元祐諸臣各已削秩自今無所復問言者亦勿輒言揭之朝堂言者用是論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

遂罷知亳州卒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一

發明

黨人之禍其來尚矣自漢立黨錮而正士擯天下隨滅何也蓋正人國之元氣元氣過絕國能久乎宋自仁宗寶元元年書詔戒百官朋黨慶曆四年書詔戒朋黨相許其端雖起于仁宗然亦戒

之意非藉之之意也徽宗即位纔二年上書復追貶司馬光等四十四人官下書詔籍元祐元符黨人則其見惑小人而浸不克終之意可見矣天下何由而治乎是時羣姦肆虐固敢誰何獨陸佃一言以拯之其禍少息見許朋邪遂為罷出可勝惜哉綱目備書于冊所以深識之也

以許將溫益為門下中書侍郎蔡京趙挺之為尚書左

右丞

京素與屯田員外郎孫鑿善鑿嘗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及是京謂之曰我若用于天子願助我鑿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不言兵天下幸甚京默然挺之初通判德州希時相意行市易法及召試館職學士蘇軾言其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挺之深銜之既拜中丞遂與曾布比黨建議紹述排擊元祐諸賢由是進居政府

閏六月曾布免

布與蔡京素有隙議事多不合會布擬塔久陳佑甫為戶部侍郎京言布私其所親布忿然爭辨久之聲色俱厲溫益叱之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帝不悅殿中侍御史錢遜言布援元祐之姦黨擠紹聖之忠賢于是布請罷出知潤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廣義

布與京同一姦黨也宜其魚水何冰炭乎噫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此小人之情狀也聖人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信哉綱目嚴于去惡故于曾布免不惟月之而又不銜之也

秋七月以蔡京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制下之日賜生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御何以教之京頓首謝曰敢不盡死

發明

宰相弼亮天工師長百僚不可以非其人也和羹作鹽梅陳平對文帝曰宰相佐天子理陰陽順百物撫四夷相道有闕于君道之成敗是故精于遠選固敢輕忽蔡京以翰林學士承旨尋為尚書左丞未幾擢為右相不過鼎之九四耳安能免

折足覆公餗之凶乎繫辭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自是以右撥職拜左揆得君如彼其專功烈如彼其卑君心愈驕天下愈亂豈不深可惜哉綱目書此文無貶詞乃所以深貶之耳

禁元祐法置講議司於都省

蔡京起于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為而京陰託紹述之柄箱制天子用熙寧條例司故事即都省置講議司自為提舉講議熙豐已行法度及神宗欲為而未暇者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等十餘人為僚屬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戶牧每一事以三人主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而法制屢變無常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廣義

嗚呼汴宋之禍始于神宗安石終于徽宗蔡京君子原情定罪不當置神宗安石于徽宗之下

章粲罷○復罷春秋博士○八月詔天下興學貢士作

辟雍於都城南

蔡京請興學貢士縣學生選考升諸州學州學生每三年貢太學考分三等入上等補上舍入中等補上舍下等入下等補內舍餘居外舍諸州軍解額各以三分之一充貢士京又請建外學乃詔即京城南門外營建賜名辟雍外圍內方為屋千八百七十二楹太學專處上舍內外生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士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舍內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於是上舍至二百人內舍六

百人外舍
二千八

發明 呂氏曰漢唐之小人易知宋朝之小人難見蓋自古小人之所以候國者聚歛也嚴刑也

用兵也而宋之日為小人者自王欽若丁謂始然欽若請蠲通負釋繫囚丁謂請罷兵撫變魁今蔡

京入相請與學貢士回視欽若丁謂前後一轍其與君子處事何異惜其既入政府患得患失之心生

而改節易行矣故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未始不為小人也然興學貢士

作辟雍本為美事作之于貶斥正人之後乃所以譏之耳

廣義 天抵學校之設無非所以明人倫辨邪正公善惡而為禮義先見之地今蔡京以姦而欺君子

以邪而害正以惡而凌善凡人之所不為者京一切為之也然其建學之舉正以陰為不善而陽欲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揜之也學者以意逆志則如見其肺腑矣

以趙挺之張商英為尚書左右丞

商英為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及任翰林學士草蔡京拜相制極其褒美故京引之

廣義 書曰以趙挺之張商英為尚書左右丞分注云京引之而其綱若不預京者責在徽宗也

復令進士兼試律○復紹聖役法○九月立黨人碑於

端禮門籍元符末上書人分邪正等黜陟之

時元祐元符末羣賢貶竄死徙者累盡蔡京猶未愜意乃與其客強浚明葉夢得籍宰執司馬光文彥博

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惟孫固范百祿胡宗愈

李清臣蘇軾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曹任待制以上官蘇軾范祖禹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覺鮮于

侁賈易鄒浩等餘官程頤秦觀張表晁補之黃庭堅孔平仲等內臣張士良等武臣王獻可等凡百二十

人等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于端禮門京等復請下詔籍元符末日食求言章疏及熙寧紹聖之

政者付中書定為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以是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為正等志加旌

擢鄧考甫以下五百餘人為邪等降責有差又詔降責人不得同州居住

廣義 抑考元符三年夏四月丁酉朔食日之變于陳師錫嬰央豐稷陳瓘江公望等相繼論蔡京之

姦故京有罪免官至此立黨人碑籍元符末上書者追憾諸公故也噫京之此舉固不足以加損于

彼而適足以重己之過也書曰作偽心勞日拙京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之謂矣

冬十月蔣之奇罷○復廢元祐皇后孟氏貶韓忠彥等

官竄豐稷陳瓘等於遠州

時元符皇后閣宦者郝隨譏蔡京再廢元祐皇后京未得聞既而昌州判官馮漸上書論復后為非于是

御史中丞錢適殿中侍御史石豫左廂連章論韓忠彥等乘一布衣狂言復瑤華之廢后掠流俗之虛美

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踈避小臣詣闕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望詢考大臣斷以大義

無牽于汎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京與許將溫益趙挺之張商英皆主臺臣之說帝不得已從之詔罷元

祐皇后之號復居瑤華宮且治元符末議復后號者降宰臣韓忠彥曾布官追收李清臣雷州司戶參軍

黃履新州團練副使安置翰林學士曾肇御史中丞
豐稷諫臣陳瓊龔夬等十七人于遠州擢馮漸鴻臚
寺主簿

發明 復廢者甚詞也孟氏哲宗之後徽宗之嫂况
曾母儀天下哲宗以非義而廢之合念既久

徽宗已知其枉復其居號此萬世之公議也今因
奸黨之言遂興復廢之典正諸名分豈有臣廢君

叔廢嫂之義乎韓忠彥等奏然既久茲因主復孟
后仍為盜逐殿官嗚呼正道不行而邪說滋橫天

下自此多事矣若徽宗者果何以
師表百王哉據事直書其義自見

廣義 考之哲宗神宗之嫡子徽宗神宗之庶子于
時神宗支庶最多而徽宗之行居十三也哲

宗以無嗣之故傳位徽宗則是徽宗受天下于哲
宗矣夫天下既受于哲宗則哲宗乃徽宗之父而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孟后乃其母馬况乎孟后之廢實由無罪天下冤
之忠臣救之令而一聽讒賊之言而復廢之則徽
宗乃無母之人也嗚呼禽獸尚且有母豈有身為萬
姓之主而反禽獸之不若哉是知當時天地鬼神
之交憤而陰祐金人之
疆而假其手理或然矣

以蔡卞知樞密院事○遠將蕭哈里叛女真部節度使

英格擊斬之

蕭哈里叛遠亡入女真阿克展部遣族人額特埒至
生女真的同舉兵英格執之會遠主命英格討哈里
英格募兵得千餘人兄子阿古達曰有此甲兵何事
不可圖也遂次混同水蓋先是女真甲兵未嘗滿千
也及與哈里遇時遠兵追哈里者數千不能克英格
謂遠將曰退爾軍我當獨取哈里遠將許之英格使

阿古達與哈里戰哈里中流矢墜馬阿古達執而殺
之因大破其黨函哈里首獻于遠遠主大喜賜予加
等英格自是知遠兵之易與蓋自
肆矣未幾英格死兄子烏雅舒嗣

廣義 遠始弱而蕭哈里叛金始強而英格能討叛
臣以此見天心之向背哉培儲復理必然矣

十二月追謚哲宗子茂為獻愍太子竄鄒浩於昭州

初鄒浩召自新州入對帝首及諫立后事贊嘆再三
詢諫華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陳瓊瓊曰禍其在

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紙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乃
使其黨偽為浩疏有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以為己

出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子之語帝詔暴
其事遂追冊茂為太子而竄浩于昭州

發明 甚矣小人之愚弄其君也當時之正人獻可
替否一切指為邪說毫髮之事莫不舉樂以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誣善良其禍慘矣鄒浩諫立劉后在理當然蔡京
惡浩偽為造疏羅織其罪乃竄昭州然則一飯之
德必報報之怒必償小人之故態也今以蔡京
陷鄒浩之事觀之為道信馬直書于冊不再貶而
其義
見矣

廣義 小人也投間抵隙以中傷善類其心無時而不
在也京賊之陷文忠果如陳瓊所料吁可畏

哉君子之防小人
計亦不可疎矣

癸未二月春正月安置任伯雨等十二人於遠州

蔡京蔡卞怨元符末臺諫之論已悉陷以黨事同日
貶竄任伯雨昌化軍陳瓊廉州龔夬化州陳次升階
州陳師錫郴州陳祐澧州李深復州江公望南安軍
常安民温州張舜民商州馬涓吉州豐稷台州初蔡

京師蜀張庭堅在其幕府及入相欲引以自助庭堅不從京恨之至是亦編管于象州

發明

安置未有不書故者不書故無故者也考之注蔡京蔡卞怨元符末臺諫之論已悉陷

黨事同日貶竄謂之何哉朱子曰小人為惡有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媚嫉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于此者以其有惡于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于後世而未已也當時之正人恣其羅織悉陷于罪相繼貶竄死亡畧盡悲夫卒致天下大亂勢不能支伊誰之過歟小人之過也故綱目一書再書蓋亦傷時之意焉耳

誠徽二州蠻納土加舒亶龍圖閣待制

舒亶知南康軍辰溪蠻叛蔡京使知荆南以開拓邊土至是亶奏知誠徽州楊晟臻等二千餘人並納土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六

詔加亶待制羣臣表賀未幾由敕兩路改誠為靖州徽為蔚州

發明

變表納土舒亶加官則徽宗好昧喜功之心可見矣得久而不亂乎綱目特書蓋陋之也

溫益卒

益仕宦從微至顯無片善可紀至其狡諂傳合益天性也

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二月尊元符皇

后劉氏為皇太后

宮名 崇恩

復榷茶法

茶自嘉祐通商熙寧中李稷提舉成都茶場稍復榷法而利復歸于官至是蔡京請荆湖兩淮兩浙福建七路所產茶悉仍舊禁榷官買勿復科民即產茶州即隨所置場申商民園戶私易之禁詔從之

三月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

其應緣趨附黨人罷任在外指射差遣及得罪停替臣僚亦如之尋又詔元符末上書進士充三舍生者罷歸以元祐學術聚徒傳授者監司覺察必罰無赦元符上書邪等入亦毋得至京師

廣義

注云禁元祐學術蓋元祐學術有見重走卒皆知者有先帝誦其文章而擢用之者用

為講官而欲人主親賢士大夫而遠宦官宮妾者凡若此類皆其學術之正是以施諸政事無往不善

特許安石之姦故各罷竄逐耳噫元祐學術豈且善于宋哉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數君子者何負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十九

於宋而錫治歎揚之若是邪觀其禁元祐學術則凡非元祐學術之公平正大者一切用之而恣情極欲靡所不至矣徽宗終于播遷其亦自貽厥禍也哉

策進士於集英殿

時李階為禮部進士第一階深之子而陳瓘之甥也時奏名安枕對策言使黨人之子階魁南宮多士無以示天下遂奪階出身而賜枕第忱悖兄也又黃定等十八人皆上書邪等臨軒名謂之曰卿等攻朕短可也神宗哲宗何負于卿等亦並黜之

發明

書策進士而不言所得之人當時中選如李

則亦以上書邪等素而不取是以餘人付之以不足錄示其不滿之意耳嗚呼策士以待非常之才

而非常之才反由此而擯
黜策士若是果何取哉吁

廣義蓋聞衆者公論之所在也于時廷試則羣賢
畢至國論豈有公于此者乎然既賜其及第

矣而蔡京復追曩日上書之正與邪者黜陟之何
哉跡其心術無非欲新進者之附乎已也嗚呼京

雖售奸計于一時萬
世公論京其能逃乎

夏四月詔毀司馬光等景靈宮繪像

司馬光及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梁燾
鄭雍趙瞻王巖叟凡十八人時又詔毀范祖禹唐鑑及

三蘇張庭堅
秦觀文集

廣義文章之用于世猶元氣之運于天地間也彼
陰霾妖氛雖欲蔽之得乎蔡京當國未幾而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十

詔毀諸賢文集者其意蓋欲諸賢踪磨跡滅聲銷
影沈而後已吁使其文章果無繫于世教則蔡京

奚能媚嫉之若是哉然則京于諸賢其所以毀之
者適所以譽之也京能毀于當時其能毀于後世

邪實足以
自毀之耳

以趙挺之為中書侍郎張商英吳居厚為尚書左右丞

安惇同知樞密院事

廣義考之蔡京嘗為翰林承旨于哲宗之世衆論
其奸而落職矣京也正當痛懲前日之非變

惡為善幸而當國非京薦賢之時乎彼之受其薦
者雖以趙挺之之輩而量征矣然其惡未形能相

戒而善則變而為君子矣豈不美哉易曰拔茅
茹以其彙征吉亨惜乎京之才識不足以及此

除故直秘閣程頤名

言者希蔡京意論頤學術頗僻素行詭怪以詭異
聾替愚俗乃追毀頤出身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嚴

加覺蔡京致虛又言頤以邪說鼓行惑亂衆聽而尸
焯張繹為之羽翼乞下河南盡逐學徒頤于是遷居

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
間行所知可笑不必及吾門也

發明

按劉氏書法除名例有二書除某名者無罪
者也其餘名者有罪者也夫以河南程子接

孟氏不傳之緒為當代儒者宗師而羣奸論其學
術頗僻素行詭怪則邪說誣氏可勝誅哉雖然孔

子大聖而有叔孫武叔之毀孟子大賢而有婁人
威倉之沮此皆斯世陰替之大機也聖賢樂天之

誠抑何為而不豫乎綱目特以無罪例書則
其深疾當世之意隱然見于書法之間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十一

廣義伊川既致仕者無預于宋事矣今亦除其名
者何哉蓋蔡京既進羣小則陰類衆矣况乎

伊川名專汚世正猶剝之碩果也碩果不食則衆
心願戴于君子宋事或可為也今京于碩果猶且

食之則是通天地間而閉塞焉者
也讀史者至此寧不為之三嘆

更鹽鈔法

蔡京欲糶括四方之錢實中都以誇富彊而固恩寵
俾商人先輸錢于權貨務請鈔赴產鹽州郡授鹽而

舊鈔悉不用商人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因無貨
更鈔已輸錢悉乾沒于是有齎數十萬券一旦廢棄

者朝為豪商夕已儕流丐有赴水投縲而死者商賈
不通遺儲失備提點淮東刑獄章繹見而哀之奏改

法誤民京
怒奪繹官

廣義自古姦人誤國未有不改作成憲者也况當時跳梁跋扈者莫甚于西陸足于邊用者莫甚于益法蔡京欲固寵而不顧國祚之促其為計甚于鴆毒也可不畏哉

詔童貫監洮西軍六月貫及安撫王厚復湟州貶韓忠

彥等官有差

蔡京復開邊還王厚前秩會羌人都爾伯奉希斯羅斯謀復國趙懷德畏偏奔河南種落更扶之以合諸部朝廷患衆羌崩結遂命王厚安撫洮西合兵十萬討之京又與內客省使童貫善因言貫嘗使陝右審悉五路事宜與諸將之能否請以貫用李憲故事監其軍帝從之貫至湟州適禁中大帝下手札驛止貫母西兵貫發視遽納韓中厚問故貫曰上趣成功耳遂行都爾伯知王師且至集衆以拒厚聲言駐兵而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陰戒行羌備益弛乃與偏將高永年異道而進都爾伯三子以數萬人分據險要厚擊殺其二子唯少子阿穆爾中矢去道過都爾伯與俱遁厚拔湟州獲間進蔡京官三等蔡下以下二等降德音于熙河南會路論棄湟州罪貶忠彥為磁州團練副使安燾為祁州團練副使曾布為賀州別駕范純禮為靜江軍節度副使奪蔣之奇三秩凡預議者貶黜有差

發明

春秋宋公龍信聞寺殺世適座君子識之况以覆國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何甚矣胡氏曰前

有任趙高以亡秦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以亡唐僖宗不知鑑覆車之轍不亦悲夫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矣

秋八月張商英罷

商英復與蔡京議政不合數詆京身為輔相志在逢君御史以為非所宜言且取商英所作元祐嘉禾頌

及祭司馬先文斥其反復罷知亳州詔入元祐黨籍

廣義

小人相處決無終合之理譬諸二陰相轄常欲凝滯豈能和順而長養萬物哉觀諸商英

蔡京可見矣

九月始定選人階官

吏部侍郎鄧洵武言神宗稽古建官既正省臺寺監之職而以寄祿階易空名矣今選人七階自兩使判官至主簿尉有帶知安州雲夢縣而為河東幹當公事者有河中府司錄參軍而監楚州鹽場者有瀛州軍事推官充濮州教授者殺亂紛錯莫甚于此宜造為新名因而制祿詔悉更之乃改留守節察判官以及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承直郎書記文使防團判官為儒林郎留守節察推官軍監判官為文林郎團防推官為從事郎令錄為通仕郎知令錄為登仕郎判司簿尉為將仕郎後改通仕為從政登仕為修職將仕為迪功

廣義

人君設官分職莫要于名實之相稱名實不稱其為治也皆苟而已書曰始定選人階官

者以見前此未嘗定而始定之也孰謂詢武小人而無是見乎所謂能動人主正此類也

令州縣立黨人碑

蔡京又自書姦黨為大碑頌于郡縣令監司長吏聽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錮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間者愧之

發明

於乎小人之疾忌至是極矣徽宗之昏庸至是甚矣朱子曰于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于天下之議有從則開以誠心而勿悞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

德業威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通心悅誠服前書立黨人碑于端禮門又書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此書今州縣立黨人碑略無一毫矜恕之意黨人何負于國而疾之深也外注載石工之言深合道義矧得時行道出于安民萬者而反蠹害善良哉宜乎外注備載以表之也一書再書深惡之耳

廣義 安民一石工也尚知國事之非則當時食祿後世之言非有卓然之見者能之乎安民剛正如此使徽宗知而樂于微賤之中則有識者皆彈冠願仕矣又奚翅免如金之禍將見回宋狂瀾于既倒不難矣噫人才之生無處無之特願人主所尚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三五

何如耳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可不慎哉

高麗與女真通好

女真雖借屬高麗不相通者久矣會高麗繫者至女真還言于高麗王曰女真居黑水者部族日彊兵益精悍其王乃通使于女真自是來往不阻

冬十月置都大軍器所

初知渭州邢恕建兵車之議下諸路創造凡數千乘及是蔡碩又請製河北五十萬兵器及兵車萬乘于京師置官以領之

十一月遼封耶律淳為越王

淳與宗之孫也篤好文章昭懷太子之得罪也道宗嘗欲立淳為太子羣臣不可而止遂立即位寵待如厚錚其父和囉囉為太叔封淳越王留守京東

甲申 三月春正月鑄當十大錢

自太祖以來諸路置監鑄錢有折二折三當五隨時立制未嘗鑄當十也至是蔡京將以利惑人主始請鑄于諸路與小

平錢通行于時

發明

立法亡弊其弊尚多立法有弊其弊滋甚宋興來而錢法屢變則有折二折三當五然皆隨時立制未嘗鑄當十也至是蔡京將以利惑人主始請鑄于諸路噫錢法屢更民不知遵守矣小

人欺蔽之禍可勝言哉故細目特書以著其失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三五

命方士魏漢津定樂鑄九鼎

帝銳意制作以文太平蔡京復每為帝言方今求樂所積贏五十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帝惑其說而制作營築之事興矣至是京客劉昂為大司樂引蜀方士魏漢津見帝獻樂議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為度之文因取帝指三節三寸為度定黃鍾律請先鑄九鼎以備百物之象然後均弦裁管為一代之樂制帝從之漢津本刺員兵士自云居蜀師事唐仙人李良授鼎樂之法皇祐中與房庶俱被召至京而泰律已成不得伸所學而退或謂漢津嘗執役于范鎮窺見其制作因掠取之蔡京神其說託之於李良云然漢津曉陰陽數術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人未之信也

發明

古之聖王珍禽奇獸不足以為嘉祥而時和年豐方謂之嘉祥景星慶雲不足以為嘉祥而時和

所積贏五十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帝惑其說而制作營築之事興矣至是京客劉昂為大司樂引蜀方士魏漢津見帝獻樂議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為度之文因取帝指三節三寸為度定黃鍾律請先鑄九鼎以備百物之象然後均弦裁管為一代之樂制帝從之漢津本刺員兵士自云居蜀師事唐仙人李良授鼎樂之法皇祐中與房庶俱被召至京而泰律已成不得伸所學而退或謂漢津嘗執役于范鎮窺見其制作因掠取之蔡京神其說託之於李良云然漢津曉陰陽數術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人未之信也

發明

古之聖王珍禽奇獸不足以為嘉祥而時和年豐方謂之嘉祥景星慶雲不足以為嘉祥而時和

而民康物阜方為之太平是時災異頻仍弊政繼作斯民之憔悴益甚太平之瘡痍未安徽宗方且銳意制作以文太平蔡京鄒夫逢迎君意蓋禮樂之事待人後行漢津蜀之方士謬舉于朝定樂鑄鼎豈不貽笑夷狄取譏天下乎直書而義自見者此類是矣

三月令天下坑冶金銀悉輸內藏

發明 武王踐阼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

光古先哲王戒飭如此所以終無危溢之行也傳曰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天子無私蓄量入為出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徽宗侈心一動浸不克終以為國之常儲不足復令天下坑冶金銀悉輸內藏恃其富實而土木金革之事興矣土木金革之事與暴斂橫征之事復作則民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不堪命天下豈不從而殆哉直書於冊其義見矣

廣義 金銀天地自然之利所以養民者也為可輸之內藏而不與民同哉噫商紂無鹿臺之積則必無牧野之誅德宗無瓊林之富則必無奉天之幸徽宗無內藏之諭亦未必有如金之禍傳曰

不仁者以身發財此之謂歟

三月大內災○高麗侵女真女真敗之

高麗既與生女真通好會為雅舒造碩歎以其兵狗海蘭甸之地下其七城高麗恐不利于人請議事碩歎使博囉往而海蘭甸亦使二詳袞如高麗高麗執二詳袞而拒博囉不納于是五水之民皆附高麗執女真團練使十曰人進攻女真碩歎連破之及必勒騰水逐其殘衆踰境高麗王懼遣還所俘

請和由是使好復通

夏四月罷講議司

詔諸州見行新法文字許直達尚書省其講議司官屬依制置三司條例司例推恩自張康國以下違官者幾四十人尚書省復言追復先朝法度以來無慮千百數尚懼講求未盡乞令諸路官司有未興復者各具以聞從之

廣義 蔡京得志之初切欲箝制天子即置講議于都省至是罷之者何哉蓋何以講議名則凡

曰公曰私皆得而議之也今京所為皆私而議之者或出于公則必與京矛盾矣噫置此司者蔡京也罷此司者亦蔡京也大臣之秉鈞衡不出于公則不無亡人之國矣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王厚復鄆廓州五月封蔡京為嘉國公以厚為武勝節

度留後

厚帥大軍次于湟命高永年將左軍別將張誠將右軍自將中軍約宗鳴兩川羌置陣臨宗水倚北山豁斯羅斯張黃屋建大旆乘高指呼望中軍旗鼓爭赴之厚麾遊騎登山攻其北親帥強弩迎射羌退走右軍濟水擊之大風揚沙斃羌目不得視遂大敗斬首四千三百餘級俘三千餘人羅斯以一騎馳去其母龜茲公主與諸酋開城門以降厚計羅斯必且走青唐將夜追之童貫以為不能及遂止師下青唐知羅斯留一宿去貫始悔之厚將大軍趨廓州羌酋喇寶鈞凌結以衆降遂入廓州詔加京司空封爵而超拜原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史臣曰吐蕃之裔守護西塞為不侵不叛之臣固當宣力王家奮擊夏人而王

安石主王詒章博主主賡蔡京主王厚三月師其國
嘉勒氏子孫無罪而就覆亡功雖訖成邊患不息及
金人得秦隴乃能求其後而
續其血食不較勝于宋哉

廣義 奸臣國寵榮身未始不以僥倖造功為事殊
不知功雖成而國用隨用譬猶剝股充饑餓

雖充而身亦隕其
為身謀也愚矣哉

置京西北路交子所

蔡京請置京西北路專切管幹通行交子所做川峽
路立偽造法通情轉用并辭人不告者皆罪之私造
交子紙者罪以徒配已而令諸路更用錢引準新樣
印製四川如舊法惟閩浙湖廣不行錢引趙挺之以
為閩乃京鄉
里政得免焉

欽定四庫全書

六月圖熙寧元豐功臣于顯謨閣

廣義 抑觀功臣圖形于閣有自來矣在兩漢則有
宣帝之麒麟明帝之雲臺在李唐則有太宗

之凌煙嗚呼功臣得預于是者豈偶然哉非攻城
畧地則謀猷贊畫是皆有前世之功無前之積故

人君思念不忘所以圖之于既往而勉之于方采
也今也徽宗作此顯謨一閣而圖畫熙寧元豐功

臣者意在耶豈不曰熙寧有功之臣莫加于王
安石呂惠卿章惇蔡確之輩彼司馬二蘇歐陽韓

富周程張載之徒無足多者以是有功之臣而繪
之于閣正欲使我後嗣子孫皆得以恪守成憲國

日以富兵日以強而傳之萬世不替矣噫徽宗用
心若此宜乎魏美漢唐之君而輝耀今古夫何漢

唐之君生榮死哀而有宗制之稱徽宗委身沙漠
而有昏德之跡蓋漢唐之所圖者與王之業徽宗

之所圖者七國之事此
成敗之所以不同也

以王安石配享孔子

辟雍初成詔荆國公王安石孟軻以采一人而已其
以配享孔子位次孟軻吏部尚書何執中請開學殿
使都人
縱觀

發明

嗚呼時丁否運正學不明上有陰柔之主下
有陰柔之臣正如大易繫嗣豐之上六曰豐
其屋薪其家闢其戶闢其無人三歲不覲凶傳曰
以陰柔居豐極處動終明極而反暗者也故為豐
大其屋而反以自蔽之象無人不覲亦言障蔽之
深其凶甚矣安石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入
言不足惜愚誑人主又以春秋為斷爛不列于學
官其欺天罔人莫此為甚權髮不足以數其罪也

欽定四庫全書

豈非聖門之警陳乎雖以之配享魁猶為不宜
况我天子在天之靈安肯與邪僻小人會于一堂廟

之上而享此非禮之祭哉細日書以
王安石配享孔子乃所以深貶之耳

廣義 嗚呼吾天子德侔天地道貫古今納污穢疾
無所不容自古帝王莫不由之而興皆之而

亡所謂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是也特以有德無位
故得專二百四十二年春秋之權觀夫春秋一經

斷自聖心起自特筆如化工之妙隨物付形隨事
立義此其志也彼左氏浮誇公毅想像紛紛先儒

之說皆未能造其蘊奧其大要則周子所謂春秋
正大道明大法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信乎為傳世

之要典經世之大法也其有德者不可不崇信此經
也夫何以荆公執拗之偏處已以妾婦之道要君

及乎當國則違棄聖經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
設官經筵不以進講其叛此經而譬于吾天子也

甚矣噫豈唯是哉吾夫子迅雷風烈必變安石則曰天變不足畏吾夫子以武王周公善繼善述安石則曰祖宗不足法吾夫子以聖人之言為可畏安石則曰人言不足信豈不悖哉以之配享與孔子無所玷而于王氏亦無所榮而徽宗則徒遺萬年之臭也此又讀史者之所當知

置書畫算學

書學習篆隸草三體明說文字說爾雅博雅方言說文則今書篆字著音訓餘書皆說問答以所解義觀其能通書意與否畫學以不做前人而物之情態形色俱若自然筆韻簡高為工算學以九章周髀及假設疑數為算問仍併歷算三式天文書為本科其生皆占經以試其取士法畧如太學上舍三等推恩以通仕登仕將仕郎為次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三

廣義

蓋聞人君之學以修身為本以齊治為末本末具舉則為君之能事畢矣未聞以書畫算學為急務也使是學為致治之本則唐虞三代不世出之君當先為之矣又何待于宋之徽宗乎特書于冊所以譏徽宗用意之失也

重定黨人刻石朝堂

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為一籍通三百九十八人刻石于朝堂餘並出籍自今毋得彈奏戶部尚書劉極言漢唐失政皆自朋黨始今日指前日之人為黨焉知後日不以今日為黨乎大抵人之過惡自有公論何必恣拘于籍而禁錮之哉蔡京大不憚颯臺臣劾之出知蘄州

發明

重定者皆一時之君子既非有盡政害民之事又

非有扶私報怨之愆何以謂之黨人而疾之之深耶蓋君子有朋而無黨小人有黨而無朋然反以君子為黨者非公平正大之事也良由小人之心欲陷君子而難其名必目之為黨人則濟濟多士皆羅網中而小人之私意方遂耳殊不知正人天地之紀伐天地之紀則國未有不敗亡者徽宗苟能知此悔過自新可也夫何沈溺于豫弗克稍悟惜哉客死五國夫乃非天報乎一書再書深譏之也

廣義

小人之害君子直欲其聲銷影沈沒世無聞者其皆出于此乎嗚呼君子小人義利之間學者不可不辨之早而決之力也

秋七月復行方田法○八月許將罷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三

將居政府十年不能有所建明中丞朱諤收將舊謝章表析文句以為謗且謂將在元祐則盡更元豐之所守居紹聖則陰匿元祐之所為遂罷知河南府諤蔡京之黨也

邦潘疊三州蕃落來降

秦鳳招納司言階州生蕃納土得邦潘疊三州計二千五百里大小首領一百二十人詔本路經畧胡宗回加樞密直學士渭州郭景修為西上閣門使然所奏皆誕妄

九月以趙挺之吳居厚為門下中書侍郎張康國鄧洵

武為尚書左右丞

紹聖中蔡京治役法厲康國為屬及京當國定黨籍議紹述康國皆預密謀故京引援之甚力自福建轉

運判官不三歲入翰
林為承旨遂拜左丞

以胡師文為戶部侍郎

初東南六路糧斛自江浙起綱至于淮甸以及真揚
楚泗為倉七以聚蓄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般運上
京而以江淮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
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
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于
豐熟以中價收糶穀賤則官糶不至傷農饑歉則令
民納錢民以為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其法良善及
蔡京當國始求羨財以供侈費于是以其姻家胡師
文為發運使以糶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為戶部侍郎
自是繼者效尤時有過獻而本錢竭矣本竭則不能
增糶儲積空而輸般之法壞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廣義 安石變法以羨財而民以貧蔡京變法以羨
財而國以困姦臣設國如出一律為人君者

蓋亦致謹于
大學理財云

罷科舉法

時雖設辟雍太學以待士之升貢者然州縣猶以科
舉貢士蔡京以為言遂詔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
其州郡發解凡試禮部法並罷而每
歲試上舍生則差知舉如禮部法云

冬十二月復封孔子後為衍聖公

廣義 徽宗復封孔子之後為衍聖公者何也無非
尊敬之也蓋其意以為尊敬聖人不若使聖

人之後綿常與天地相為悠久不亦善乎噫徽宗
尊敬聖人可謂至矣獨不思尊敬聖人者止欲行

其道也苟不能行其道則與不尊不敬者等耳惡
在其為尊敬者乎厥後身亡金國者非不尊敬也
不行其道故也

是歲大蝗

發明 曰大蝗言其甚也不舉其地為天下記災也
人謀不臧感召天變徽宗以災為玩粉飾太平
豈不惜哉蓋畏天災重民命見王者之心矣忽
天災而不懼輕民命而不圖國之亡無日矣何足
與論治道乎綱目
所以謹而書之也

安惇卒

廣義 安惇以小人致位通顯故于其
卒而不銜之也不銜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以陶節夫經制陝西河東五路

初蔡京任節夫帥鄜延節夫誕妄特甚每進築一城
寨即奏云此西北人安害必爭之地未一年自常調遣
至樞密直學士然未嘗遣一騎一卒出寨蓋與虜戰
則有勝負獨進築則無虞又皆速靈武數百里之地
虜所不爭故皆得就功論賞
而京力主之奏使經制五路

乙酉四年春正月蔡卞罷

卞居心傾邪一意婦翁王安石所行為至當以兄京
晚運而位在上致已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
至是京請以童貫為制置使卞言不宜用宦者必
誤邊計京于帝前詆卞去遂出知河南府

以童貫為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畧安撫制置使

發明童賁前既命監洗西軍令又以為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畧安撫制置使則是邊將大兵皆

一宦者專之也直筆書之宋室為無人笑豈不甚可愧哉

廣義考之汴宋中葉之患莫甚于西邊曩有韓范二公所以西憂為之少弭然其才識少有不

及二公者固不足以當此又况刑餘腐身裁參不

分者乎昔晉文公得原問守于勃鞞尚貽識者之

笑今徽宗用童賁為諸路安撫使則又甚于晉文

之問勃鞞也宜乎見鄙于君子以為千古之嗤

二月以張康國知樞密院事劉逵同知院事何執中

為尚書左丞○閏月鑄夾錫鐵錢

自太祖以來閩屬陝西多用鐵錢每十文當銅錢一文至河東轉運判官洪中孚言遼夏以鐵為兵

器者雜以鉛錫則脆而不可用請改鑄之乃詔置

陝西河東河北京西十八監鑄當二夾錫鐵錢

廣義錢之通于民者便民之用也以銅為之者欲其堅久也雜以鉛鐵者脆而不可用也徽宗

此舉為遼夏設也非便中國之民也

三月以趙挺之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黎峒王

江蠻內附

時蔡京開邊知桂州王祖道欲乘時邀利乃誘王江苗楊晟免等使納土夸言向慕者百二十峒五千九

餘萬口

廣義徽宗一好開邊其臣王道祖即能投其所好以邀功然則為人上者為可不謹其所好哉

復銀州○竄知慶州曾孝序于嶺南

初孝序察訪湖北過關蔡京畏孝序見帝言舒直事

密遣客以美官啖之孝序不從又與京論講議司事

曰天下之財貴于通流取民膏血以聚京師恐非太

平法京街之遂出知慶州至是京行結羅儀羅之法

盡括民財充數孝序上疏曰民力殫矣一有逃移誰

與守邦京益怒遣御史宋聖寵劾其私事追逮其家

人鍛鍊無所得但言約日出

師幾誤軍期除名竄嶺表

發明賈山曰天子之尊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然貴

求善無廢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

聽也曾孝序以言事切直見忤蔡京遂遭竄逐則

是當時無涉之權盡歸蔡京徽宗不過拱手而已

豈不深可惜哉然而善言沮抑諛言日聞天下其

不至于亂者幾希矣故書竄考

序而以無罪例書其義可見

夏人寇涇源遂誘吐蕃圍宣威城執知鄯州高永年殺

之詔貶王厚為鄯州防禦使

蔡京使王厚招夏綽羅右監軍日本多保忠厚言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數上京責厚愈急厚乃遣弟詣保忠還為夏通者所獲遂追保忠赴牙帳厚以保忠縱不為夏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于事京怒必令以金帛招致之夏乃點兵延渭慶三路各數千騎出沒聲言假兵于遼而朝廷用京計又命西邊能招致夏人者毋問首從賞同斬級令陶節夫在延安大加招誘夏主遣使與請皆拒之又令殺其放牧者夏人遂入鎮戎畧數萬口與羌酋希斯羅斯合兵逼宣威城知鄯州高永年出禦

之行三十里為羌人所執都爾伯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宗族漂落無處所遂殺之探其心肝食焉已而羌眾復焚大通河橋以叛新彊大震事聞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款御史侯蒙往秦州逮治蒙至秦仲武等囚服聽命蒙喻之曰君輩皆侯伯無庸辱獄吏第以實對獄既具蒙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子玉繼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由之以死是自戕其肢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治唯王厚坐迺遣降受鄧州防禦使

廣義 未幾夏人遂報州郡之役開邊果何益哉此綱目所以辭繁而不致也

置議禮局

初太祖命聶崇義重集三禮圖劉溫叟等選開元通禮景祐中賈昌朝撰太常新禮及祀儀皇祐中文字彙欽定四庫全書

博撰大享明堂記嘉祐中歐陽修撰太常因革禮元豐中宋敏求詳定朝會儀注祈禱蕃國喪葬禮總百六十三卷常以為未備置議禮局于尚書省命詳議官具禮本末議定請旨以給事中劉易領其事

廣義 蓋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所以辨上之而備詳其目者亦足以見禮樂自天子出也使凡徽宗所用之心若此何咎

夏四月遼人來聘遣翰林學士林摠報之

遼為夏人求還侵地及夏兵也

廣義 遼來聘而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遼之來為夏求還侵地及退兵則是自通故進之矣故不念其舊惡而遂進焉然因遼來聘遣使報

之此乃中國之正體耳綱目尚輯和之義意深遠哉

夏人入寇鄜延將劉延慶等敗之○五月除黨人父兄子弟之禁○六月趙挺之罷

初帝以蔡京獨相謀置石輔京力薦挺之及既相與京爭權屢陳京姦惡且請去任以避之遂罷

秋七月置四輔郡

右司諫姚祐請置輔郡以拱大畿詔以潁昌府為南輔升襄縣為拱州為東輔鄭州為西輔澶州為北輔各屯兵二萬重其資給蓋蔡京欲兵權歸已故也

廣義 四輔之制其來尚矣周漢皆然其所輔者皆碩德良佐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者也夫豈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三

以屯兵為戍守之計哉蔡京竊四輔之美名售一己之奸計其愚極矣也孰甚律有曰倚法為奸京之謂

還上書流人○八月以王祖道提舉溪峒司

祖道言王江山川形勢據諸峒要會宜開建城邑置溪峒司主之詔從之于王口皆置懷遠軍尋分其地置峒地為庭乎二州

新樂及九鼎成九月帝受賀於大慶殿

九鼎成奉安于九成宮以蔡京為定鼎禮儀使帝幸宮行酌獻禮鼎各一殿周以垣牆上施埤堦壇壝如方色外築垣環之中央曰帝鼎北曰寶鼎東曰牲鼎東北曰蒼鼎東南曰罔鼎南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曰

制鼎西北曰魁鼎又鑄帝坐大鐘及二十四氣鐘時
制新樂亦成賜名大晟置大晟府建官屬九月帝受
賀于大慶殿加號魏漢津盧和冲顯寶應先生帝之
幸九成宮也酌獻至北方寶鼎忽破水流溢于鼎外
或者以為北
方致亂之兆

發明 人君當以道德為履以仁義為威以賢才壯
國以恩信結民則不必制禮作樂而天下自
服不必騎矜侈肆而天下自尊徽宗既命漢津定
樂鑄鼎至是甫成御殿受賀則其尊已微物之心
可見矣以方士所定之樂以方士所鑄之鼎果何
足取而侈大之若是哉分注言帝幸九成宮酌獻
至北方寶鼎鼎忽破水流溢于外此非小變也意
者北方致亂之兆詎不必然徽宗苟能悟此益加
砥礪則宣靖之禍或未
深見也故書以深譏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廣義
九鼎何始乎禹除水患分別九州任
土作貢井田封建以盡養民之道所以即其
成功鑄于九鼎以為萬世之準故後世欲傳功業
于悠久者亦必以鼎為未聞以此為聲樂之本也
漢津欲欺徽宗故以九鼎聲律身度為作樂之本
言欲作樂必先鑄禹之九鼎是欲以徽宗方之大
禹也噫大禹聖人也徽宗愚人也蔡
京以方士蠱惑君心厥罪曷可勝誅

詔徙元祐黨人於近地

惟不得
至畿甸

廣義 書詔徙元祐黨人于近地是亦京賊天理
明自惡其奸之所發也然猶止于近地而不
得至畿甸者又恐眾皆崇信諸賢攻已之
惡京賊之作偽也味諸綱目義自見矣

冬十一月林摠還自遼

摠之使遼也蔡京使其激怒以啟釁摠遂恣情不遜
遼人大怒空容館絕烟火三日乃遣還凡饗餼祖稿
皆廢歸復命議者以為怒隣生事猶除禮
部尚書遼人以失禮來言始出知潁州

廣義 林摠以四月如遼報聘通好也况古者交鄰
之道有德則如湯文否則謹夫守禦而已烏
可激其怒以起釁哉觀京使摠所為則直在遼而
曲在宋矣曰京之心何心也曰其心蓋求遼殺宋
使然後可以與師問罪而已得立邊功也岌岌
手險哉然則林摠何以削其官惡其從京也

以朱勔領蘇杭應奉局及花石綱

先是蘇州人有朱冲者及其子勔俱給事蔡京所京
寵其父子名姓于童買軍籍中皆得官帝頗垂意花
石京諷冲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
之後歲歲增加舳舻相銜于淮汴號花石綱乃命勔
領應奉局及綱事勔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
十百萬計于是搜巖剔數幽隱不置凡士庶之家一
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
使獲視之微不謹即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
扶牆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惟恐
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中家破產或粥賣子女以供
其須斷山輦石程督慘刻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
取之必得乃止至截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船揭所貢
累其上萬工柁師倚勢貪
橫凌轢州縣道路以目

發明 嗚呼自應奉花石之事興而天下大亂矣書
徽宗不寶賢人而寶遠物自是一草一木一禽一
獸凡可玩者漁獵于民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

取之必得乃止民之預是役則破產粥子以供其
須而民不堪命從可知矣蓋節儉保邦之本驕奢
喪國之媒徽宗惟思適己而不思害民天下壞亂
其柰何哉自古之君未有長傲縱欲而不亡社稷
者後之有天下國家之
責者當以是為鑒也

廣義 徽宗任市井丐兒為此縱欲逆天之事其與
隋煬帝陳後主一律也然煬帝之顛斫于宇
文化及之手後主之身隕于臺城辱并之中徽宗
之命歿于金人沙漠之地天豈有意肆毒于三君
也哉無乃自取之也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
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况三君兼
有者乎觀于此則有國者不可以
不預建太子而使端人導之也

方士魏漢津死賜號嘉成侯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四十一

漢津年九十死于京師賜號嘉成侯詔于鑄鼎之地
作寶成宮置殿以祀黃帝夏禹周成王周公旦台公
夷置堂以祀唐
李良及漢津

發明 漢津雖為方士然前加虛和冲顯寶應先生
今復賜號嘉成侯前史書曰卒而綱目特筆
曰死何哉彼以鄙賤之民奉虛無之教固當從貶
削之例也綱目之於貶削雖膺封號亦皆書死况
漢津乃
方士乎

丙戌五年春正月彗出西方長竟天

發明 三皇邁德七曜順軌此固聖賢在位而日星
為之明潤也烏有帝王修政立事而天變屢
形于上者哉是時徽宗繼統使其果足以任代天
子民之職則無是矣書彗出西方長竟天而不聞

有恐懼修省之實未幾弊政大作終于不悟海內
愈亂不可救止人主觀此可不克謹天戒也哉
廣義 四年冬用朱勳領應奉局及花石綱于蘇杭
州其逆理違天也甚矣故五年春正月彗出
西方長竟天嗚呼天道
之應捷于影響可畏哉

○以吳居厚為門下侍郎劉逵為中書侍郎○詔求直
言毀黨人碑復謫者仕籍

帝以星變避殿損膳劉逵請碎元祐黨人碑寬上書
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刻翌日
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尋以太白晝
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權罷方田之法及諸州歲貢
供奉物詔崇寧以來左降者無
問存沒稍復其官盡還諸徒者

發明 徽宗因星變而能詔求直言毀黨人碑則庶
幾有敬天聽言之意矣故夫上書除黨人父
子兄弟之禁書還上書泯人書詔從元祐黨人于
近地書毀黨人碑皆所以予其悔悟之心也古之
聖賢不貴無過而貴改過者其以此耳徽宗苟能
自是一新舊染遷善戒惡則何天變不消而民心
不得哉惜其求言未幾而罷求直言戒心未形
而邪侈復熾此其終于悖亂而不救也噫

廣義 直言以詔求因星變也毀碑以半夜畏蔡京
則國體不可立易曰輿說
輟夫妻反目此之謂歟

二月蔡京有罪免

京懷姦植黨威福在其手託紹述之名縱更法制貶
斥羣賢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

惟王不為說每及前朝借財省費者必以為陋至
于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時天下久平吏
員冗濫節度使至八十餘官留後察院下及遠郡刺
史多至數千員學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員京因親都
庾盈溢遂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真土
累朝所儲掃地矣帝嘗大宴出玉璣玉卮示輔臣曰
欲用此恐人以為太華京曰臣昔使契丹持玉盤瑤
夸臣謂石晉時物南朝無比今用之上壽于禮無嫌
帝曰先帝作一小臺上封事者甚眾朕畏其言此器
已就久矣僕人言復興久當莫辨京曰事苟當于理
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
計哉帝悅其言乃置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
杭造作局其名雜出大率爭以奇巧為功而花石綱
之害為尤甚矣彗星見帝悟其姦凡所建置一切罷
之而免京為中太乙宮使留京師言者論不已中丞
吳執中言于帝曰進退大臣當全體貌帝為京下詔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四三

戒飭言者乃已

發明 蔡京總權用上誤國殄民觀其所為無一而非違天理失人心之事故因免而特書有罪

所以深貶之也見君子之心得惡惡之公矣

廣義 徽宗因天變而悟蔡京之奸可為幸矣故綱目于京之免書二月者記其去惡之時也書

有罪者正其為惡之實也然猶謂免之者失討賊之義也

以趙挺之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蔡京既免帝名見挺之曰京所為一如卿言復拜右相挺之與劉遠同心輔政凡京所行悖理虐民之事稍稍澄正之然挺之多知慮後患每建白務開其端而使遠畢其說遠亦欲自以為功直情不顧初蔡京

興邊事用兵累年至是帝臨朝語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釁端一開兵連禍結生民肝腦塗地豈人主愛民之意哉挺之退謂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將順時執政皆京黨但唯笑而已

廣義 蔡京窮光極惡無所顧忌趙挺之深奸極詐依違取容一月之間退一小人進一小人則進退具瞻皆小人也安望所謂輔導正救之益哉噫徽宗孤立上羣邪交攻于下譬諸顛木被風雨而求其不仆者鮮矣

而求其不仆者鮮矣

三月罷求直言

尋復方田諸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

廣義 二月拜趙挺之為相三月罷求直言則知罷求直言者難由徽宗要亦挺之逢迎之所致也然則正月因天變而詔求直言三月即罷之如是誠天變不足畏矣噫直言既罷則邪說交攻宋之狂瀾吾知其不可回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四三

也然則正月因天變而詔求直言三月即罷之如是誠天變不足畏矣噫直言既罷則邪說交攻宋之狂瀾吾知其不可回矣

許夏人平

廢銀州為銀川城罷五路經制司徒陶節夫知洪州

廣義 按春秋解仇釋怨曰平此曰平何惡宋也蓋宋不能撫馭外夷常欲致怨起釁而又無如之何然則曰許者其亦因彼之所求歟學者察之義自見矣

之何然則曰許者其亦因彼之所求歟學者察之義自見矣

夏五月行紀元曆

劉昂所造也

秋七月朔日當食不虧

廣義日者東陽之精人君之象當時徽宗猶能置

外夷之怨封聖人之裔退蔡京之奸行紀元之歷

冬十二月朔日當食不虧羣臣稱賀

發明凡書稱者不宜稱也日當食不虧者應官擇

日不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扶其惡乃其職也夫何因

矣綱目兩書日食不虧者所以著其從侈無度阿

諛諂佞云爾夫豈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劉逵罷

蔡京今其黨進言於帝曰京之改法度皆稟上旨非

私為之今一切皆罷恐非結述之意帝惑其說復有

用京之心然羣臣未有覺者鄭居中性來鄭妃父紳

所知之即入見言陛下所建立皆學校禮樂居養安

帝悅居中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正夫因請對語與

郎

發明小人患得患失之心至是益見矣是以欲知

事君言聽計從則就之少有拂逆則去之雖終身

不用畧無怨患之意小人之事君實緣攀附以進

之逢迎阿諛以悅之雖昏夜乞哀殊無羞惡之心

蔡京乞罷相位憂心冲冲潛令其黨進言京即尋

復召用則其奸險之心豈不從可知哉雖然徽宗

既識其奸而免復因人言而用則徽宗之心卒無

定見矣直書于

冊交識之耳

吳居厚罷以何執中為中書侍郎鄧洵武梁子美為尚

書左右丞

子美初為河北轉運使傾漕計以奉上至攝縉錢三

百萬市北珠以進由是諸路漕漕臣效尤爭進羨餘矣

北珠出于女真子美市于遼遠嗜其利虐女真

捕海東青以求珠女真深怨之而子美用是顯

三月趙挺之罷以何執中鄧洵武為門下中書侍郎梁

子美朱諤為尚書左右丞○以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初居中直學士院自言為鄭貴妃從兄弟妃家世微亦依為重及居中入樞府妃時已貴重子居中無所賴乃用宦者黃經臣計以親嫌為請改授中太乙宮使居中不憚蔡京為言府本兵之地非三省執政用親無嫌經臣沮之于居

以蔡攸為龍圖閣學士兼侍讀

攸京長子也元符中監在京裁造院帝時為端王每退朝攸適趨局遇諸塗必下馬拱立王問知為攸心善之及即位遂有寵自鴻臚丞賜進士出身拜秘書郎歷官集賢修撰京再入相遂進學士

蔡攸京之長子不學無術以父勢而驟得學

濟而名器濫矣一姦未退而復用一姦其弊可勝言哉此徽宗所以終致禍亂而不悟也吁故綱目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特書
譏之

立八行取士科

八行者孝友睦婣任恤忠和也凡有此八行者即免試補太學上舍知台州李諤文以徐中行薦中行聞之盡毀其所為文入委羽山以避之或問之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歟

廣義 聖人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朱子釋之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今徽宗能特設八行取士

科可謂敦本務實之舉有足觀矣但蔡京當國吾恐所取者或非其實矣

夏五月以蔡疑為給事中

疑以諸生試策揣蔡京且復用即對曰熙豐之德業足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紹聖之續述足以永賴

不幸繼之以靖國陛下兩下求言之詒冀以聞至言不實用也而見于元符之末者方且幸時變而肆姦

言乘間隙而投異志詆誣先烈不以為疑動搖國是不以為憚願逆處其未至而絕其原于是擢為第一

廣義

前書以八行取士蓋八行者孝友睦婣任恤忠和也繼書以蔡疑為給事中者何蓋蔡疑

所陳皆迎合阿附之說其有愧于八行多矣宋之徽宗設科取士而所得者皆逢已之惡者也書曰違上所命從厥攸好此之謂歟

鄧洵武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時妖人張懷素謀反朝士多株連者而洵武與其黨連昏坐免

詔諸路監司勿任元祐學術者○六月以梁子美為中

書侍郎○朱諤卒○秋八月以徐處仁為尚書右丞林

摠同知樞密院事處仁尋罷○九月貶侍御史沈疇監

信州酒稅竄御史蕭服于處州

蔡京怨劉達會蘇州盜鑄錢獄起京欲陷達婦兄章縱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鞠之株連者千餘人羶抑使承死者甚眾京猶以為緩遣侍御史沈疇御史蕭服往代疇至蘇即日決釋無左證者七百人歎曰為天子耳目司而可傳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閱實平反以聞京大怒貶疇監信州酒稅服羈管處州

而繼竟
竄海岳

發明

君子之所守者義而已不以威武而屈節不以權勢而移心蔡京妄興大獄株連千人而遺時服徃治苟趨富貴者必附會羅織以成其獄焉君子以為事不合義寧違權安詎肯阿諛以陷人于非法乎觀其所歎之言毅然有守確乎不拔是誠輕勢利于鴻毛者矣嗚呼非明于大義安能言之若是哉然當時皆京之所為故其貶官而以無罪例書則其義蓋可見矣

廣義

夫法者天下公共之理非一人之所得私也今蔡京以私滅公而濫殺無辜沈疇蕭服直欲以公滅私而問釋無辜且曰為天子耳目司而可傅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觀于此言則其直氣至今凜凜可謂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矣故綱目不惟月之而又銜之而又地其貶竄者正欲掩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揚清風以起後人也

故直秘閣程頤卒

頤手書無所不讀其學本于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標指而達于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卒得孔孟不傳之學為諸儒倡著易春秋傳平生詩人倦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而劉絢李穎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呂大臨呂大鈞尹焞楊時成德尤著世稱頤為伊川先生卒年七十五絢力學不倦頤每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若絢者吾無疑焉仕終太常博士穎頤稱其才器可大任又言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做而信從者觀與劉絢有力焉仕終校書郎良佐學問該贍事有未澈則頤有此嘗與頤別一年復來見頤問所進對曰但去得一矜字耳頤喜曰是子可謂博學切問

而近思者與遊酢楊時呂大臨在程門號四先生仕終監西京竹木場酢初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頤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及程頤興扶講學酢盡棄故所習而學焉仕終知濠州繹家世甚微年長未知學傭力于市間邑官傅呼聲心慕之即發憤力學遂以文名會頤自涪還河南繹往受業頤稱其穎悟嘗曰吾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焞也兩始學于張載而事二程卒業仕為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邪等人編管饒州卒大鈞大防之弟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始張載每歎其勇為不可及仕終陝西轉運從事大臨大鈞之弟通六經尤邃于禮每欲掇習三代遺文舊制令可行不為空言以拂世矯俗仕終秘書省正字

發明 凡卒故官錄賢也程頤既已削其官矣此猶書故直秘閣者頤無故不予其削也蓋程子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兄弟鳴道河南繼正學之統宗振斯文之墜緒誠一代之賢人也惜其弟果大用為憾耳雖然其學雖屈于一時其業實伸于後世夫豈因其弟果大用而遂貶其道哉綱目書之非為程子惜而為當世惜也

廣義

考之伊川于元祐元年春三月以司馬充呂七年春三月服闋除直秘閣紹聖四年冬十一月哲宗追憾其直道事人編管涪州元符三年冬十一月徽宗即位之初復以伊川判西京國子監受俸一月致仕崇寧二年言者希蔡京意除直秘閣程頤名然則既除其名矣今于其卒而不書直秘閣而書故直秘閣者何哉蓋直秘閣乃哲宗所授不與于徽宗也觀綱目之書法其義當與晉徵士陶潛卒例同

冬閏十月以林摠為尚書左丞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

居中既怨蔡京遂陰與張康國比而間京都水使者趙憲得龜兩首于黃河獻以為瑞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居中言首豈有二人皆駭異而京獨主之殆不可測帝命棄龜金明池謂居中愛已故申前命

廣義尚書為百僚之宗樞密為六軍之轄尚書之統百僚樞密之掌六軍非才德兼備者莫能

勝也觀夫林摠以怒隣生事被謫居中以後官寵嬖承羞二人之不可當重任也明矣徽宗不察乎此而以之負乘其何以師表庶官而純御六師哉綱目記其月而大書者譏之也

流太廟齋即方軫于嶺南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軫上書言蔡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專以結述熙豐之說為自媒之計內而執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其門人親戚京每有奏請盡作御筆行出語人曰此上意也明日不行又語人曰京實啓之也善則稱已過則稱君必欲陛下飲天下之怨而後已自元符未陛下嗣服忠義之士投匭者無日無之京分邪等黜配編置不齒仕藉則誰肯為陛下言哉京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為獻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亂臣以為京必反也請誅京詔宣示京京請下軫獄竟流嶺南

發明蔡京用事以言為諱而方軫獨論京姦擬然不畏詎非鳳鳴朝陽者乎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非忠臣也軫固知京方得君而不可觸上初信京而不可犯然

緘默充位苟馬無恥雖祿之以天下不顧也言而不聽則直在我而曲在彼矣我何為而不豫哉故

書流太廟齋即者既美方軫之愛君又責當時之無人也吁

廣義方軫上書之言直氣凜然信乎為千古忠義之倡奈何蔡京當國日以虛辭薰炙忠良少

有違忤遂加貶黜是以有懷者不得自盡無志者舉為廝役朝廷黜天下悽惶故方軫上畏天命下悲人窮所以奮不顧身為徽宗痛言京賊之罪而請誅之也于時徽宗則當大古羣臣宣示軫言播告中外斯時也必有忠鯁之臣如軫者同致去惡之力也夫何徽宗不以軫言示衆反以軫言示京使京得以大肆其流毒于軫故綱目書曰流太廟齋即方軫于嶺南以見軫之流雖出于蔡京而徽宗不得辭其責矣君子原情定罪則徽宗蔡京可謂厥罪惟均者也

十一月朔日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蔡京以不及所當食分率羣臣稱賀

廣義日者人君之象天之垂戒莫先于斯故書曰者殺無赦以見古先哲王立法垂訓之謹天戒如此今蔡京當國上天垂戒正當亟告徽宗省身克己君臣警懼改過從新上天必將轉禍為福矣今而恬不知省反率羣臣稱賀則豈特所謂天變不足畏者哉蓋將誣罔上天靡所不及矣孟子曰

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及亡者蔡京之謂也

十二月置黔南路加蔡京太尉名王祖道為兵部尚書

南丹州地與宜州及西南夷接壤世為莫氏所居自署刺史王祖道欲取之乃誣其首莫公佞阻文蘭州不令納王發兵討之擒公佞以南丹州為觀州公佞弟公晟結溪峒報復侵掠城邑殺刺史蔡京匿不以

間特置黔南路領庭乎平允從宜柳融及觀九州京以功如太尉而召祖道為兵部尚書祖道在桂二年厚以官爵金帛執諸夷建城邑調兵鎮戍筆翰內地錢布鹽粟無復齊限地瘴癘戍者十七五六實無尺土一民並于縣官時廣南西路轉運副使張莊與祖道表裏遂以代其任祖道在既鑿空超取顯美由是龐恭孫趙通程隣相與效之邊壤益多故矣

廣義考之祖道以崇寧三年希蔡京意開邊至是矣嗚呼開邊之臣而得擢顯位如此則凡食徽宗之祿守徽宗之土者孰不以開邊為意哉有國者不可不慎

涪州夷內附以其地為珍承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五

知涪州龐蔡孫說誘之也

黃河清

乾寧軍言河清踰八百里凡七晝夜詔以乾寧軍為清州

發明有道之世雖遇異而為祥無道之世雖遇祥而為異何也蓋有是事而有是應則為嘉祥無是事而有是應則為災異舊史災異與慶祥並記故黃河清得見于綱目若舊史不記君子亦不得附益之也然自宋及元歷年既久善政亦多豈無河清而不見于綱目是君子于他君皆削之矣

獨徽宗黃河清元順黃河清則存而弗削緣此二君獲罪于天今乃河清是反常也在不修綱目則為慶祥君子筆之則為變異是綱目於宋史舊文能立與王之法也

廣義夫水者動物也于五行所以屬知焉動則濁靜則清宜動而不宜靜清則靜而不動濁則濁動而不靜此水性之自然又况黃河巨地飛沙括土奔流到海自古迄今而常濁者以其性之動也

警則人身之有營衛焉未有營衛不勤而獲其體之安寧者也且名其地為乾寧于以見乾為君象理所當寧河清者國體不寧之象也然則世有獻河清頌者不知其味此理歟抑不知其故為是說侯之證也臣故因綱目所書姑廣此義以俟識者云

戊子二年春正月朔受八寶於大慶殿赦

先是玉以玉印六寸龜紐獻者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詔名鎮國寶至是又得良玉工帝命作六寶以合秦制天子六寶之數與受命鎮國通曰八寶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五

發明易曰豐亨王假之弗憂宜日中傳曰然王者憂無益但能守常不至于過盛則可矣故戒以弗憂宜日中也古之聖人處豐大之時兢兢如此未聞有逸樂之心也徽宗驕於侈肆粉飾太平乃特于正旦受寶肆秋誇耀天下國事置之于度外私欲逞之為固然吁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特書于冊深譏之耳

廣義考之外注曰時得良玉工帝命作六寶以合秦制天子六寶之數與受命鎮國通曰八寶嗚呼秦為無道之國古今以敗亡為戒者莫不以之為首稱苟秦制之合禮何為一世而亡然則徽宗之作是寶無非秦京固寵之謀也觀夫得秦璽于咸陽義自見矣

二月以葉夢得為翰林學士

夢得初用蔡京薦為禮部員外郎京罷相趙挺之更其所行及京再相復反前政夢得入對因言事不過可不可二者而已以為可而出于陛下則今日不應廢以為不可而不出于陛下則今日不可復令徒以大臣進退為可否無乃陛下未有了然于胸中乎帝悅以為起居郎遂進學士

夏五月朔日食○童貫復洮州詔加貫檢校司空

奏至百官表賀以玉帶賜蔡京貫尋復積石軍易鎮奉寧恃功驕恣選將吏皆取中旨不復關朝廷蔡京

不悅

發明賞罰人君之大權不以私喜而加賞不以私怒而加罰存于義之可否而已義苟當賞不

以私怒而廢賞義當罰不以私喜而廢罰今蔡宗前置點南加蔡京太尉此復洮州加童貫司空則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是賞罰之權倒置矣夫小人則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優之以金帛可也况太尉三公之職安可加于京之小人司空六卿之任安可加于貫之閹寺乎則是徽宗知有京貫而不知有賞罰也豈不深可惜哉豈不深可愧哉此而觀之其義自見

秋八月梁子美罷九月以林摠為中書侍郎余深為尚

書左丞

深為中丞時摠知開封府同知妖人張懷素獄事多連蔡京二人曲為掩覆凡獄辭及交通書問有及京者輒取焚之京深德二人故力引之

廣義是時致位通顯者無非蔡京門人故老同惡相濟之徒也林摠余深掩覆其惡即力引之

如此則知當時立于徽宗之朝者皆京黨也吁徽宗孤立于上京黨羣劫于下所謂燕雀在堂而母

皇后王氏崩

謹曰靖和

冬十二月葬靖和皇后○安化諸州蠻內附詔以張莊為黔南經畧安撫使

知桂州張莊奏安化上三州一鎮諸蠻納土共五萬一千一百餘戶二十六萬二千餘人幅員九千餘里又奏寬樂州安沙州諸州四州七原等州納土計二萬人一十六州三十三縣五十餘峒幅員萬里蔡京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帥百官表賀詔莊兼黔南經畧安撫使

渝州蠻內附以其地為漆州○詔以孔伋從祀孔子廟

發明子思之作為中庸開闢聖道澤及後學誠宜以子思從祀孔子則是冠履倒置而胸中之溼滑不明矣詎有安石小人而性配享之列子思大賢

反與從祀之列乎即此一事而觀則其用人行政從可知矣綱目特書通所以識之也

廣義徽宗尊禮先聖賢孫可謂光明正大之舉夫何敬聖人而背其道邪孟子所謂自棄者微

謂也宗之

己丑三年春二月南平夷內附以其地為遵義軍及播州

○三月張康國暴卒

康國始因附蔡京而進及在樞府寔為崖異時常惡京專復陰令康國阻其姦且許以相京忌康國遂引吳執中為中丞執中將論康國康國先知之且奏事留白帝曰執中今日入對必為京論臣願避位既而執中對果陳其事帝怒執中知滁州至是康國因朝退趨殿廡得疾仰天吐舌昇至待漏院卒或疑中壽云

廣義

湯太甲聖賢之君也仲虺伊尹以謹始之道勉之何也蓋人情孰不善于其終然始之不謹而能善其終者鮮矣康國始因蔡京而進已不能謹其始矣始既不謹安能善其終哉觀夫必注載康國之言其亦具乎惜然不識事體者也愚在急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于進取但得好官不擇是非一意為之噫與其不義富貴而暴卒于待漏院孰若安貧守賤而考終命于蓬蒿之下為愈乎綱目于康國削其官而著其暴卒之實者良有以也

謫右正言陳禾監信州酒稅

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中丞盧航表裏為姦措紳側目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遂上書勸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言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却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童貫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禾得如此不祥語耶遂奏禾狂妄請監信州酒稅

發明臣畏威而不諫則是職人君當以從諫為務人而不從則是君不知務矣是時童貫權威陳禾論之及帝不從而起禾乃引落帝裾觀其言曰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苟非愛君之誠盡忠之至者曷克言之若是哉夫何微崇惑羣小之言受無辜之譴則是禾能盡職而帝不能知務也賈山曰為人臣者盡忠竭誠以直諫主陳禾無愧焉故綱目直書謫右正言則其君拒諫之非曉然見于書法間矣

廣義

孟子嘗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之心即所謂多難興邦殷憂啟聖也當夫徽宗之時夏人憑陵遼人跋扈皆欲覬覦中原豈細故哉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能者在職土木之功不興禱祀之非不作若然則九夷八蠻殆將聞風向化尚何憑陵跋扈者之足慮哉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是也昔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若陳禾之謹言所謂逆徽宗之心者也童貫等邪說所謂遜徽宗之志者也徽宗于逆心之言若進鳩毒避志之語若飲醇醪其與太甲不可同日而語者矣太甲安得不興而徽宗安得不亡乎直書于冊是誠後世人君之龜鑑也

夏四月林摠有罪免

集英殿唱貢士摠當傳姓名不識甄益字帝笑曰卿誤耶摠不謝而語誠同列御史論其寡學倨傲不恭失人臣禮然知滁州久之自揚州徙大名道過闕為帝言頃使遼見其國中搗麩若兼而有之勢無不可

益欲報其辱也帝由是始有北伐之意

廣義 傲不恭失人臣禮故黜之且甄益二字其果

難識者邪苟于此字而不識則其于理道必弊乎其未有間也故不惟月之而又去其官書有罪者

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管師仁同知院事余深為中書

侍郎薛昂劉正夫為尚書左右丞

昂與余深林據附蔡京最久昂至舉家為京避私諱或誤及之輒加笞責昂嘗誤及即自批其口

五月流孟翊于遠方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孟翊獻所畫卦象謂宋將中微有再受命之象宜更年號改官名變庶事以厭之帝不樂詔竄之遠方

發明 識緯術數之學固非君子所尚然狂天之言

卦象而知宋將中微是亦思患預防者微宗不樂竄之遠方嗚呼過矣縱不能從其改號變事之說獨不能警省于身乎此微宗所以淪于危亡而終不能悟也綱目于孟翊以無罪例書所以恕孟翊也也起孟翊乃所以罪微宗耳

六月管師仁罷○蔡京有罪免

中丞石公弼殿中侍御史張克公勅京罪惡章數十上京遂罷為太乙宮使時有郭天信者以方技得親幸深以京為非每奏天文必指陳以撼京密白日中有黑子帝為之恐後屢白不已上始疑京故罷之

廣義 考之蔡京于哲宗之朝為翰林學士承旨以五年二月因替星見帝悟其奸復有罪免至是人

于蔡京書有罪免之者凡三皆失計賦也今微宗于蔡京屢起之屢免之則知微宗乃罪人之主蔡京實罪惡之魁矣嗚呼蔡京不恥于有罪過以要君微宗又樂于用罪人以縱欲求之君臣安其危而利其災者如此寧不起讀史者之三嘆

以何執中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執中一意謹事蔡京遂代為首相太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之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黯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若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至此如人一人職膺受珍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負綠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遠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而卷注益異

冬十一月詔蔡京以太師致仕留京師

提舉修英宗實錄改封楚國公朝朔望石公弼言京盤旋京師餘威震于羣臣願持必斷之決以消後悔殿中侍御史洪彥昇言京假紹述之名一切更張敗壞先朝法度明嘉誤國公私困弊既已上印而偃蹇都城上憑眷顧之恩中懷跋扈之志願早賜英銜遣之出京殿中侍御史毛注言京擅持威福動搖中外以翰林學士葉夢得為腹心交植黨與帝為遂夢得而還注為侍御史京遂致任注得極論京受孟翊妖姦之書與逆人張懷素游處引凶朋林據置政府用所親宋喬年尹京等事太學生陳朝老亦疏京惡十

四事乞投界遠方以禦魑魅皆不報

發明

秦誓曰人之有技媧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蔡京妨賢病國兼秦誓之長而有之正仁人之所深惡者當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可也夫何因衆論不容僅令致仕復居京師則是春卷不舍故塞一時之議云耳燕宗于一小人愛猶同氣卒致天下大亂播越海濱方有悔之之心嗚呼亦晚矣故直書以深識之

廣義

蓋聞致仕者致還其君之事也人臣致仕則已焉今蔡京既曰致仕仍提舉英宗實錄留京師者意其名為致仕實為起復之地也小人貪戀權位如此其與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者其賢不肖何如耶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罷鑄夾錫錢○禮書成

尋又置禮制局命劉昫討論古今宮室車服器用昏喪冠祭沿革制度及更置郊廟禮祀之器為五禮新儀頒行天下

瀘州夷內附以其地為純滋州

庚四年春正月以余深為門下侍郎張商英為中書侍郎侯蒙同知樞密院事

蔡京既免商英自峽州起知杭州過闕賜對因奏曰

神宗修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今欲一一舉行則盡結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矣遂留居政府帝嘗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也蒙對

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如帝使密伺京所為京聞而銜之

夏五月立詞學兼茂科

帝以宏詞科不足以致文學之士改立詞學兼茂科歲附貢士院試去檄書而增制誥中格則授館職歲不過五人

彗出奎婁詔直言闕失貶蔡京為太子少保出居杭州

帝以彗出奎婁間避殿減膳令侍從官直言指陳闕失石公弼等遂極論京罪張克公亦論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輕賜予以嘉國用託爵祿以市私恩役將作以葺居第用漕船以運花石名為祝聖而修塔以壯臨平之山託言灌田而決水以符輿化之識法名退送門疏朝京及不軌不忠之罪凡數十事毛注又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論京罪積惡大天人交譴雖罷相致政猶怙恩恃寵偃居賜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其咎實在於京考京之罪蓋不可以縷數陛下去黨碑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已而別為禁防陛下頌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議已而重致于法以嚴刑峻罰勝持海內以美官重祿交結人心錢鈔屢更而商賈不行邊事數興而國力大匱聲焰所震中外憤疾宜早今去國消弭天變奏上乃出知杭州

發明

彗出奎婁其異甚矣楊氏萬里曰且夫災者雖在乎天變之者實在於君心故君心之彗存銷則他無彗存矣君心之景星慶雲出則他無景星慶雲矣徽宗能詔直言闕失貶蔡京出居杭州則庶幾有敬天聽言之心焉苟能從此改過自新則何往而不善惜其求言未幾而復拒貶京未幾而復用為可憾耳原其情不過驕奢一念既侈而難遏

因物有遺不能定主也是
以人君當防未萌之欲噫

廣義時政闕失莫甚于蔡京之朋奸誤國也百姓
懷惶神人憤怒今者忠言交進明正厥罪為

徽宗者或誅戮或流放或竄極速舒百姓之冤神
人之怒則上天必有行愛之心殆將轉禍而為福
矣夫何徽宗既識其奸又且使之為尊官居勝境
而不投諸荒裔以禦魑魅者何哉由其與之心乎
意契不忍一日釋去朝堂跡其此舉特以公論不
容故其名雖貶而恩不替耳考其顛末意自見矣

余深罷

深與蔡京結為死黨京既去國深
不自安上疏乞罷乃出知青州

貶王祖道為昭信節度副使放張莊於永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三

討妄言拓
地之罪也

廣義觀公注討妄言拓地之罪則知當時王祖道
言蔡州內附者無非希蔡京之意邀邊功以趨利耳

豈真有所內附哉今以蔡京之貶而羣奸因以敗
露是亦當時
之一決也

六月以張商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蔡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異同更稱為
賢帝因人望而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商英受命是
夕彗不見明日雨帝喜
因大書商霖二字賜之

廣義商英阿附蔡京之徒也其立心操行無以過
人特以能立異同故時人稱其賢耳方之蔡

京稍優矣是時蔡京既貶國事一付差勝之人而
天意即為之改則知當時天厭蔡京之醜蓋可知
矣不然綱目何以前書五月貶蔡京而
六月即用商英矣此而觀之其義自見

薛昂免○秋七月罷方田○八月以吳居厚劉正夫為

門下中書侍郎侯蒙鄧洵仁為尚書左右丞○九月朔

日食○冬十月立貴妃鄭氏為皇后

后開封人本欽聖殿押班初帝位端王常朝欽聖太
后太后命后供侍及帝即位遂以賜帝后性端謹善
順承帝意好觀書章奏能自製
帝愛其才寵冠後宮竟立為后

發明皇后母議天下儂體宸極猶坤之配乾其禮
甚正豈宜苟立然貴妃乃太后之押班因其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三

善于承順遂正東朝之尊是誠悖禮而亂德也
故書立貴妃鄭氏為皇后循名責實其有嚴矣

鄭居中罷以吳居厚知樞密院事

蔡京之免居中自許必得相帝
覺之不果用至是復以外戚罷

辛卯政和元年春三月以王襄同知樞密院事○秋八月

張商英罷

商英為政持平謂蔡京雖名結述但借以劫制人主
禁錮士大夫耳于是大革弊事改京所鑄當十大錢
為當三以平泉貨復轉般倉以罷直達行鹽鈔法以
通商旅蠲橫斂以寬民力勸帝節華侈息土木抑僥
倖帝頗嚴憚之嘗謂商英忠直然意廣才疎凡所當為
必匡匡樓下時稱商英忠直然意廣才疎凡所當為

先于公座誦言故不便者得預為計初何執中與蔡京同相凡營立皆預議至是惡商英出已上與鄭居

九月王襄免

生薦引
近侍也

遣端明殿學士鄭允中及童貫使遼

童貫既得志于西羌遂謂遼亦可圖因請使遼以覘之乃以鄭允中克賀連主生辰使而以貫副之或言以宦官為上介國無人乎帝曰契丹間貫破羌故欲見之因使覘其國策之善者也遂行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發明

一宦者至微耳遣之使遼特稱使以書之殆若將陰指街專命然者所以著其擅君命肆欺妄開邊釁亡宋室之端也如前書唐遣宦者馬彥珪使蜀同意

冬十月羈管陳瓘於台州

瓘以忤蔡京竄柳州瓘子正彙在杭訟京有動搖東宮述杭州蔡瓘執送京師陰告京俾為計事下開封府併逮治瓘尹李孝壽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傳于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志父子之恩而指其為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為京之姦邪必為國害瓘固嘗論之于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問也內侍黃經臣在鞠問其詞失聲太息謂曰主上政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安置通州瓘嘗撰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

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詛妄以正君臣之義

張商英為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瓘又徙台州何

執中起遷人石城知台州欲實瓘以必死瓘至執中

至庭大陳獄具將賜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

之事豈被制旨和憾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今取尊堯

集耳瓘曰然則何用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

以神考為堯主上為舜尊堯何得為罪時相學術短

淺為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

乎憾慙損瓘使退所以窘辱之者百端終不能害執

中怒罷械瓘平生論京兄弟皆披摘其處心發露其

情惡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

廣義 陳瓘嘗為諫官其剛介正直人所難能然于

得而罪之也綱目辭同

而美別者以此類耳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童貫以遼李良嗣來命為秘書丞賜姓趙

燕人馬植本遼大族仕至先祿卿行汚而內亂不齒于童貫使遼道盧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見貫與語大奇之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植即獻策曰女真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啟之懼非中國之利不聽帝召問之植對曰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遺棄炭之若復中國任昔之疆代天誼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盡漿來迎萬一女真得志事不俾矣帝嘉納之賜姓趙氏

發明

以者不可者也馬植燕之鄙夫冒姓李植童貫以其有圖遼之策遂與俱來徽宗不鑒是

非加官賜姓則是君臣辱失之矣雖然貫乃無知
奴材利在欺君安能憂國詩云匪教匪誨時惟婦
寺此益刺幽王嬖褒似任奄人以致亂之詩也然
則人君未始不為婦寺之所惑者徽宗寵任童貫
言聽計從自與李良嗣來而圖燕之議起矣厥後
國之大亂實由二人尸之故綱目因童貫以李良
嗣來而持書之所以
志其基禍之始也

廣義分注載童貫薦李良嗣獻滅燕之策議者謂
祖宗以采難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

自船不得行百餘年矣一旦啟之懼非中國之利
不聽則徽宗自當恪守祖宗之法一如議者所言
謝絕良嗣責譴童貫如光武之于西域不亦可乎
今而一得姦人之策若飲甘醴何等快心嗚呼徽
宗如金之禍豈非由于
偏聽而自貽伊戚也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二年春正月詔元符上書邪等人不得除監司○二

月復蔡京太師賜第京師

京自杭州召還帝宴
之于內苑太清樓

夏四月復行方田○禁史學

詔士每得兼習史學從監
蔡御史李彥章之請也

五月詔蔡京三日一至都堂議事

京患言者議已乃作御筆密進而弓帝親書以降謂
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以行
至有不類帝書者羣下亦莫敢言由是貴戚近臣爭
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京復病之而

亦不能止矣呂中曰自奸臣創御筆之令凡私意所
欲為者皆謂御筆行之違者有刑于是給舍不得繳
臺諫不得言而紀綱壞矣昔有勸仁宗攬權者上
曰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從中出此言真為萬世法

發明

親善而不近則善為益疎去惡而不遠則惡
為日長徽宗之遇蔡京猶魚之得水雖堯舜

之待高舉陶不是過也上書復蔡京太師賜第京
師此書詔蔡京三日一至都堂議事其尊之也至
其敬之也隆殊不知大奸得路屢險彙進養成亂
階悔將奚及是亦氣數之使然歟抑亦徽宗之樂
禍歟一書再
書深識之也

廣義

大抵人臣致仕者致還人君之事而無再仕
之義也京當致仕矣而又再仕者何徽宗私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制之重反輕為鴻毛其
不亡國者吾未之信也

六月以余深為門下侍郎○秋九月更定官名

蔡京率意自用欲更置官名以繼元豐之政乃首更
開封守臣為尹牧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內侍省
職悉倣機廷之號修六尚局建三衛即遂詔太師太
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為三師古無此稱合依三代
為三公為真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
主兵之任皆非三公宜罷仍立三孤為次相之任
更侍中為左輔中書令為右弼尚書左僕射為太宰
兼門下侍郎右僕射為少宰兼中書侍郎罷尚書令
及文武勳官而以太尉冠武階然時既濫冗名
且繁雜甚者走馬承受升擢使華黃冠道流亦盈朝
品元豐之制
至此大壞

廣義書曰明王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
後人可得而變也今徽宗繼蔡京幸意自用而更
制官名則是祖宗之法廢于一朝矣欲求國之不
亡者不
可得也

冬十一月受元圭於太慶殿赦

時民間有得玉圭來獻者
帝御殿受賀執政皆進秩

發明君人者謹其好惡嚴其政令勿作無益事勿
為厲民圖則國本固而天下治反是則政日

弊而今日逆不惟國不可治而天下不可治不惟
天下不可治而身且不保矣大觀元年書受八寶
于大慶殿赦是年書受元圭于大慶殿赦則徽宗
驕矜自肆之心益甚矣治天下者以豐年為利賢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臣為寶玩戲之物馬足以為輕重邪蓋赦乃小人
之幸而君子之不幸數赦則獎生獎生則民慢諸
葛武侯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苟不行仁政而
欲數赦以結人心豈不憂乎其難哉迹徽宗之所
為則其崇無益縱侈欲而無可為之機云
耳安得久而不亂乎故直書以著其失也

以何執中為少傅○十二月加童貫太尉

發明加者不宜加也周禮閭人之設不過使之掌
門禁供洒掃而已雖功蓋天下不當加之以

爵也太尉三公之職貫以邪僻材材安可任三公
之職乎官不及私昵惟其賢爵亡及惡德惟其能
徽宗以貫為賢歟則無經邦濟世之才以貫為能
歟則無輔世長民之德不過養成亂階貽禍天下
耳徽宗忍以祖宗之天下而敗壞于閹人之
手哉故不曰以而特曰加其義蓋可見矣

蜀夷內附置棋亨州

龐恭孫說
誘之也

癸巳三年春正月追封王安石為舒王安石子雱為臨川

伯從祀孔子廟

時新廟成于正月元日舍菜仲春仲秋上丁舍奠以
充國鄒國公及舒王配享殿上頌辟雍大成殿名于
諸路
州學

發明春秋繫王曰天其尊無對而公侯伯子男謂
之五爵是為列侯自秦政初併天下自稱皇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帝後世因之遂以王封臣子甚失古人稱尊之法
也蓋安石邪辟小人王雱陰柔小子擬以春秋之
法乃亂臣賊子之魁桀耳前書以安石配享孔子
此又如贈王爵以雱從祀抑不知安石父子何功
于聖門何德淑後進而授以至貴之爵予以尊崇
之禮哉則是徽宗知有安石而不知有公議也凡
直書而貶在其
中者此類是矣

以何執中為太宰○吳居厚罷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

居厚久居政府以周謹自媚雖無
大惡可言然一時聚斂者推為首

二月太后劉氏自殺

帝以哲宗故曲加恩禮于后而后頗干預外事且以
不謹聞帝與輔臣議將廢之而后已為左右所逼即
簾鉤自縊死年
三十五謚昭懷

發明 自殺未有不書故者不書故無故者也無故

不謹之非然處置得宜防範有法禁交通之漸嚴出入之途可也行將廢黜彼何能堪况劉氏哲宗

之後徽宗尊為太后則名分已不可廢矣今以小過逼后自縊然則徽宗之心何心哉故直書太后

劉氏自殺則正名定分而徽宗不能辭其責矣

廣義 太后者劉媪好也其輕浮佻悅嘗爭座而搆

摏藝而立之耳嗚呼天下豈多藝者之可為邪然而自殺者必其心有愧作而不可居于人上故

也分注所謂不謹聞者意自見矣

三月朔日食○夏四月鄧洵仁罷○作玉清和陽宮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在福寧殿東奉安道象帝所生之地也

廣義 作不宜作也作和陽宮安道像則其名義已非正矣古之聖王寧薄于自奉而厚于神人

不以無益之事費民財不以無益之作勞民力雖宮室之卑飲食之菲美顧焉徽宗置講議司以飲

天下之財置應奉局以羅天下之物賞邊功以啟天下之兵作和陽以竭天下之力日積月累無一

而非夫人心之事人心既失天命必離迨至宣和之末始悔而罷之則天下怨入骨髓雖欲改之不可得已故綱目特書以

著其奢縱之甚云耳

以薛昂為尚書左丞○閏月改公主為帝姬○五月葬

昭懷皇后○頌新燕樂

詔曰大晟之樂已薦之郊廟而未施于宴饗比令有司攝之故坊試于殿庭無意遽焦急之聲可領之天

下其舊樂悉禁

秋八月以何執中為少師○九月賜方士王老志號洞

微先生王仔昔號通妙先生

漢人王老志初為小吏遇異人授以丹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間為人言休咎多驗太僕卿王亶以名聞時

帝方嚮道術乃召至京師館于蔡京第嘗緘書一封至帝所啟視乃昔歲秋中與喬劉二妃燕好之語也

由是益信之號為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求書初者不可解者卒應者什八九其門如市京慮太甚頗以為

戒老志亦謹畏乃奏禁絕之踰年而死洪州人王仔昔初隱于嵩山自言遇許遜得大同隱書豁落七元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之法能道人未來事京薦之帝召見賜號沖隱處士篆符有驗封為通妙先生由是道家之事日興而仔

昔恩寵寢加朝臣咸里黃綠闕通中丞王安中上疏請自今招廷山林遁術之士當責所屬保任宣召出

入必令察視其所經由仍申嚴臣庶往還之禁并言蔡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帝欣然納之已而再

疏京罪帝曰本欲即行卿章以近天寧節俟過此當為卿罷京京伺知之大懼其子攸日夕侍禁中泣拜

懇祈帝為遷安中翰林學士

發明 自漢武崇尚虛無而寵信方士至于樂大李少君之輩或為列侯或為公主唐憲之寵柳

以皆漢唐失德主之所為宋興以來初無是失真宗慕道以方士王中正為左武衛將軍至于徽宗

其弊滋甚矣帝殷鑒不遠何以循其覆轍乎蓋由燭理不明故有是過耳剛明之君詎如是哉自此

崇尚虛無之心駭駭乎已不可遏矣綱目特書其義自見

廣義 注云王老志嘗緘書一封至帝所啟視乃昔歲與高劉二妃燕好之語觀此則知其為人言休咎者大率類此不知果何補于治哉後世尊尚言休咎者莫過于邵子然程子有曰吾兄弟二人那得許多工夫蓋程子于邵子之學非鄙之也正恐其流弊之極有妨于修齊治平故也況淫邪之去邵子萬萬者哉嗚呼邪正之在人無世無之猶陽之有陰君子之有小人聖學之有異端每相為之對待特在人主好尚何如耳人主好正而正者以進好邪而邪者以來苟人主惟正之是好則邪者反見役而為之助焉正猶陰之輔陽小人之事君子異端之歸聖學一也孟子曰術不可不慎信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冬十一月祀于圜丘以天神降詔百官

帝南郊執大圭以道士百人執威儀前導蔡攸為執絰官玉輅出南薰門帝忽曰玉津園東若有樓臺重覆是何處也攸即奏見雲間樓殿臺閣隱隱數重既而審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帝又曰見人物否攸即奏有若道流童子持幢幢節益相繼而出雲間眉目歷歷可識遂以天神降詔告在位即其地建道宮名曰迎真作天真降臨示現記由是益信神仙之事矣

發明 傳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蓋心必自欺然後人欺之欲必自侈然後人侈之何者君子可誑以理之所有而不可昧以理之所無天子儀刑四海表正百官事非合義則不言言非當理則不發天子者父天母地故天子祭天地職分之當為夫天者何理而已豈有樓臺重複人物駢雜

之事乎蓋由既欺其心邪氣乘之而美膳之間恍惚如見耳雖然徽宗以為自見天神詔諭百官而蔡攸鄙夫曲為承順是乃徽宗甘于自欺而小人亦得以欺之彼陽氣輕清上浮為天陰陽屈伸謂之鬼神安有天上復有神人如世之王公大人者哉此理甚明不足辯者若徽宗者誠易惑而難曉云爾自是土木神仙之事與馴至于亂而後已也綱目特書存後戒耳吁

廣義 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書曰有典有則貽厥之說肅人鄙夫之不足若者何邪其意以為吾祖而甘為庸人鄙夫之不足若者何邪其意以為吾祖真宗尚或為之吾今志在結述烏可以背其道哉彼非不知天神降為非也而直欲聳聳華夷之耳目也故綱目書曰以天神降以者用也徽宗用天神降豈真有天神之降哉噫人心之公庸可欺乎徽宗祇自欺耳自欺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悲夫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二月詔求道教僊經于天下

廣義 綱目記其月而特書于冊者所以著徽宗祇自欺耳自欺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悲夫

女真阿古達自稱達貝勒

初遼主如春州幸混同江釣魚生女真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過過魚頭宴遼主命諸部次第起舞至阿古達辭不能但端立直視遼主諭之再三終不從他日遼主密諭北院樞密使蕭奉先曰阿古達雄豪不常司托以邊事誅之否則必貽後患奉先曰彼麓人不知禮義且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化心

設有異志蓋滿小國亦何能為遠主乃止阿古達歸
疑遠主知其異志且以遠主淫酗不恤國政遂稱兵
先併房近秩至是節度使烏雅舒死阿古達襲位為
達貝勒達貝勒之稱者長官也遠使阿息保往謂之
曰何故不告喪阿古達曰有
喪不能予而乃以為罪乎

發明 稱者不宜稱也書自稱達貝勒者所以著其
跋扈不臣之始也末踰年而浞不可制矣綱
目書此亦童牛之結之戒有
國家者可不當知所謹哉

甲午四年春正月置道階

時王老志王任昔徐知常等得幸遂置道階先生處
士等名秩比中大夫至將仕郎凡二十六級後又置
道官二十六等有諸殿侍宸校籍
授經以擬待制修撰直閣之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發明

嗚呼徽宗崇尚虛無之心至是極矣拜官階
是也然不過用賢之資目徽宗寵信方士遂置道
階而有二十六級二十六等之歸則其無知妄作
悖禮滅義之事為可見焉上書求道教仙經下書
置道階無一而非慕道之事噫苟以是心推之治
國則亦何往而不善哉
大書特書深識之也

夏五月祭地祇于方澤○秋八月新作延福宮成

宮在大內北拱宸門外初蔡京欲以宮室媚帝召內
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訐藍從熙五人諷以內侍通察
之狀五人乃請因延福舊名而新作之五人分任工
役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夸尚各為制度不務
沿襲及成號延福五位東西配大內南北稍劣其東
直景龍門西抵天波門其間殿閣亭臺相望鑿池為

海既泉為湖鶴莊鹿砦文禽奇獸乳翠諸柵蹄尾動
數千嘉花名木類聚區別怪石巖壑幽勝宛若天成
不類塵境既成帝自為文以記之其後大為村居野
店酒肆青帘于其間每歲冬至後即放燈自東華門
以北並不禁夜使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羣飲至
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尋又跨舊城修築號延福第
六位復跨城外浚濠作二橋橋下壘石為固引舟相
通而橋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夾道
皆植奇花珍木
殿宇對峙焉

發明

宗廟書成慢也宮殿書成費也昔唐堯居帝
位薦玉以白繒茅茨不剪樸楹不斲素題不
枅大路不畫越席不綠夏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
洫漢文惜一臺之廢唐太宗惜一殿之資有天下
者未始不戒于節儉而敗于奢侈也徽宗之作延
福極其華麗雖竭民財而亦不少卹嗚呼傳有曰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
者舒則財恒足矣今以有限之財恣無窮之費豈
不深可惜哉故特
書成所以識之也

冬十月女真阿古達叛遼取寧江州

遼主好畋獵淫酗怠于政事每歲遣使市名鷹海東
青于海上道出生女真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女真厭
苦之馬雅舒嘗以遼主不遺阿蘇為辭稍拒市鷹使
者及阿古達繼位相繼遣普嘉努實古納等索阿蘇
遼主終于不許古納歸具言遼主驕肆廢弛之狀阿
古達乃召其所屬使備銜要建御堡修戎器遼主使
侍御阿息保往詰之阿古達曰我小國也事大國不
敢廢禮大國德澤不施而通逃是主以此字小能無
望乎若還阿蘇朝貢如故不然城未已阿息保還遼
主遂發渾河此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古達聞之

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必先發制之無為人制乃與薩哈子尼瑪哈等謀遂集所屬諸部兵以尼楚赫羅棟摩等為將而使博勒和徵和蘭都古魯訥兵九月阿古達率兵進次察晦城諸部兵皆會于拉林水得二千五百人遂命諸將傳檄而誓至遼界遇渤海軍耶律色寶壁馬阿古達射殺之阿古達之子幹布與敵騎陷遼圍中阿古達救之免胄戰或自傍射之阿古達顧見射者一矢而斃謂其下曰盡敵而止眾從之勇氣百倍遼軍大奔蹂踐死者十七人薩哈在別部聞之使尼瑪哈及古紳來賀勸其稱帝阿古達曰一戰而勝遂稱大號何示人淺也進軍寧江州填整攻城寧江人自東門出阿古達邀擊盡殲之遼統軍司以聞時遼主射鹿于慶州畧不介意唯遣海州刺史高仙壽應援而已十月朔寧江州陷遼防禦使樂太師等被獲阿古達陰縱之使招諭遼人遂引兵還初女真部氏皆無徭役壯者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悉為兵平居則漁畝射獵有警則下令諸部徵之凡步騎之仗輒皆自備馬其部長曰貝勒行兵則稱曰明安穆昆明安猶千夫長穆昆猶百夫長也

發明

者收奪而稱名斥而貶之也叛者不順之罪取

臣耳以臣叛君其罪甚矣君臣之義內外皆然豈以運主淫醜而未或其罪哉綱目書此亦所以存君臣之分立上下之防也

廣義

大叛者何背其城邑之謂也女真遼之屬國也其眾頭于遼久矣特因遼主荒淫得遂其

觀觀之心不然亦遼之率服者耳豈可以或叛也哉綱目書阿古達叛遼者正君臣之分昭史筆之公也

十一月遼遣都統蕭嗣先伐女真阿古達迎戰于混同

江遼軍大敗

遼主聞寧江州陷召羣臣議漢人行官副都統蕭托斯和曰女真雖小其人勇而善射我兵久不練若遇強敵稍有不和都統離心不可制矣令莫若大發諸道兵以威壓之北院樞密使蕭德勤曰如托斯和之謀徒示弱耳但發沿水以北兵足以拒之乃以司空蕭嗣先為東北路都統蕭托卜嘉副之發契丹奚軍三千及中京禁兵等七千屯出店河阿古達帥眾來禦未至混同江會夜阿古達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舉燧而行黎明至混同江遼兵方壞凌道阿古達選壯士十人擊走之因帥眾繼進遂登岸與遼兵遇會大風起塵埃蔽天阿古達乘風奮擊遼兵潰將士多死其獲免者十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有七人樞密使蕭奉先嗣先兄也懼嗣先得罪輒奏東征潰軍所至劫掠若不肆赦恐聚為患遼主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自是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無功退則有生無罪故士無鬪志遇敵輒潰阿古達進襲遼蕭地望于葛琳樂東殺獲甚眾遼人嘗言女真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

發明

也也戰者所以著其抗君之罪也書大敗志

強弱之機興亡之迹可知矣

廣義

春秋聲罪致討曰伐上書十月阿古達叛遼

此雖然遼師之敗女真之與何哉蓋遼師雖衆行師而無紀律易曰師或與尸是也女真雖寡行師

而有紀律易曰師出以律是也嗚呼此雖人事亦繫于天觀夫遠與女真其眾寡不敵也審矣自非大風忽起塵埃蔽天而為阿古達之助于時勝負未可知也是則天子夷主要惟福善禍淫有不爽矣嗚呼漢高因大風而殪項籍先武因大風而滅王莽阿古達因大風而滅遼人蓋歷代之興亡雖異而天為之應者理則同耳故曰裁者培之傾者覆之不其諒哉

十二月遼賓解咸三州及鐵驪部叛降女真

鐵驪王奚和勒博降女真未幾逃歸

以童貫為陝西經畧使

環州定遠大首領夏人李阿雅卜遺書其國統軍梁多瑛曰我居漢二十年每見糧草轉輸例給空券方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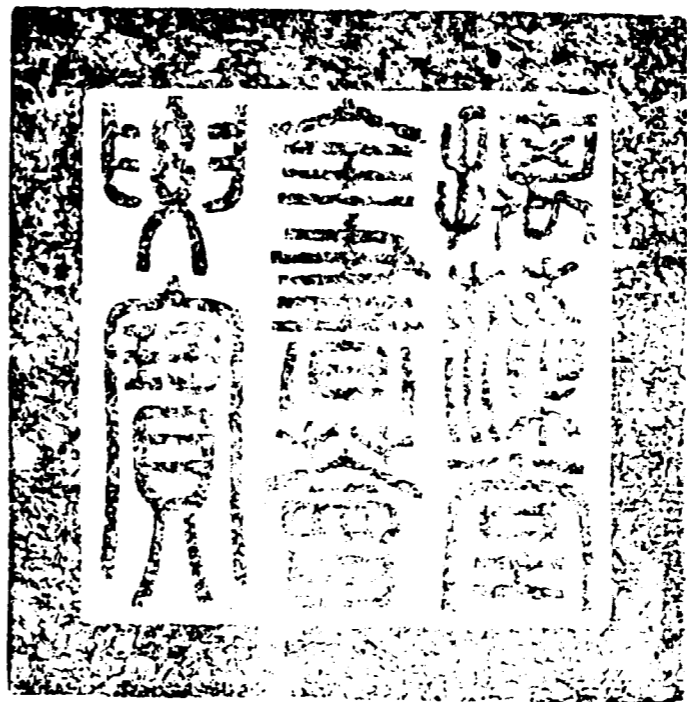
春未秋士有饑色若徑持定遠唾手可取既得定遠則旁十餘城不攻而下矣我儲穀累歲闕地截之大兵之來斗糧無濟可坐而飽也多凌遂以萬人來迎轉運使任諒先知其謀募兵盡發笞殺多凌圍定遠失所藏越七日阿雅卜以其部萬餘歸夏夏主築藏底河城詔童貫為經畧以討之

發明

自用貫為陝西經畧而邊陲之事興矣徽宗

竭民力財力既竭府庫空虛天之災異不足畏國之忠言不足惜而乃虛內事外忘本遂末迨夫天怒人怨淪于敗亡未始不由童貫啟之也徽宗信一刑人有如手足殊不知宣靖之難貫豈得而解之哉直書於冊益識之也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九



總校官候補中允 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 臣朱攸
謄錄監生 臣朱希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

詳校官編修 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三百九十五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

起乙未宋徽宗政和五年 凡十一年
盡乙巳宋徽宗宣和七年

五年春正月女真完顏阿古達稱帝國號金



古達既屢勝遼其弟烏奇邁率將佐勸其稱帝阿古達不許鄂蘭哈瑪爾普家努尼瑪哈復以為言阿古達遂于正月朔即皇帝位且曰遼以賓鐵為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色尚白况所居在安春水上于是國號大金改元收國更名旻以烏奇邁為安班貝勒薩哈舍音為古倫貝勒其國語謂金為安春謂尊大為安班謂國相為古倫舍音亦阿古達弟薩哈阿庫納之孫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

發明

稱者不宜稱也是故不宜王而王則書稱王

中外之辨于阿古達雖書稱帝稱皇帝綱目所謹者舉僅進稱人於其卒也斥名而書死至二世烏奇邁始進而稱主以其漸染華風故耳此春秋待吳楚君之例也春秋吳楚止以州舉外之也今綱目于女真亦以號舉者蓋以春秋待吳楚諸國者例之所以立內外之防也然則金之強盛已見後十餘年漸啟侵伐之謀矣此又君子之所深懼也

廣義

抑觀阿古達起自海上其志不小故其所得成就焉彼其背遼之初眾勸其稱帝乃曰何

示人之不廣也眾又勸之復不許眾迫之且曰吾將思之然則其視草寇之得一隅獲一勝而遂稱尊僭號者大不侔矣其興也不亦宜乎

晏州夷叛以趙適為瀘南招討使平之

知梅嶺皆高公老之妻宗女也嘗出金玉器飲晏州夷酋卜漏等漏心艷之會瀘帥賈宗諒以斂竹木擾夷部且誣致其酋卜固誘等罪夷人咸怨漏遂相結因上元張燈襲破梅嶺皆榜公老妻及其器物四出剽掠梓州轉運使趙適聞之倍道趨瀘劾宗諒罷之詔康延魯代宗諒聽適節制適陰有專討意兵端蓋大于是詔發陝西軍三萬以適為招討使適與別駕馬覺張思正分道出期會于晏州漏據輪縛大圍其山崛起數百仞林菁深密諸村因夷為通賊潰者悉赴之乃壘石樹柵以守適軍不能進巡檢種友直所部多思黔土丁習山險而山多狽適遣土丁捕之代去蒙密綠崩石挽藤葛而上得狽數十頭束麻作炬灌以膏蠟縛于狽背暮夜復遣土丁負繩梯登崖巔乃絕梯引下人人銜枚挈狽蟻附而上比雞鳴友直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

等悉力擁刀斧穿箐入及賊柵出火燃炬狽熱狂跳賊廬舍皆茅竹狽窺其上火輒發賊號呼奔撲狽益驚火益熾官軍鼓譟破柵賊擾亂不復能抗拒赴火墮崖死者不可勝計斬數千人生擒卜漏晏州平拓地千里適為建城砦畫疆畝募人耕種且習戰守號曰勝兵

遼遣使如金議和金不從

遼主使僧嘉努持書往金議和使為屬國阿古達遣薩喇復書云若歸叛人阿蘇遼黃龍府于別地然後

廣義

方是時也乃遼主怠忽荒政之日正金主卧新嘗膽之秋遼弱金強蓋可知矣夫何遼主視為蕞爾小國遣使持書既名曰和又使為屬國果何義哉宜其倔强不服而反有倨傲之辭

金擊遼兵于達魯噶城大敗之

金主自將攻遼黃龍府進薄益州州人走保黃龍金取其餘民而去遼遣都統鄂爾多左副統蕭伊蘇右副統耶律章嘉努都監蕭色佛呼將騎二十萬步卒七萬戍邊且屯田以為長久計金主聞之率眾趨達魯噶城登高望遼兵若連雲灌木狀顧謂左右曰遼兵心貳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趨高阜為陣摩囉歡以右翼先馳遼左軍左軍却羅索尼楚赫衝遼中堅陷陣力戰尼瑪哈以中軍助之遼兵遂敗金兵乘勝追躡至其營會日已暮圍之黎明遼軍潰圍出金人逐北至阿魯岡達步卒盡殫耕具數千皆為金人所獲是役也遼人本欲屯田且戰且守故併其耕具皆失之

廣義

嗚呼金主可謂知兵者矣觀其謂左右曰遼主雖眾心貳而情怯不足畏也則其胸中自有定見而勝負先決于此不待羅索尼楚赫尼瑪哈摩囉歡等斬敵陷陣而後知也議者不可謂敵無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

熙河將劉法敗夏人于古庫勒

童貫遣熙河經畧使劉法將步騎十五萬出湟州秦鳳經畧使劉仲武將兵五萬出會州貫以中軍駐蘭州為兩路聲援仲武至清水河築城屯守而還法與夏右廂軍戰于古庫勒大敗之斬首三千餘

發明

說道而勝之曰敗譏黠武也王者之兵禁暴誅亂今夏人未聞犯邊而遽興大眾較勝遠夷方且居驕臣諂粉飾太平謂之何哉故綱目于諸將伐夏皆曰攻曰克曰敗所以貶之也合前後書法觀之見綱目責義不責功之深意目

廣義 春秋傳說道勝之曰敗夏人雖戎出兵征之要在有名堂堂中國而以說道勝夏人不足

也取

二月立定王桓為皇太子赦

桓帝長子顯
恭皇后所生

廣義 王者建儲即擇端人正士以為師傅講明格致誠正之學以為修齊治平之本則後日必

無多欲之累吾知土木之功不與禱祀之非不作能去奢侈能絕玩好百度惟貞百志惟熙而宗社有所托生民有所仰矣今以是年二月立太子三四年間未間求一賢人輔導青宮至宣和元年纔得一楊龜山亦不過為秘書郎而不曾使其左右太子也其故何哉蓋由徽宗平素厭正人妬正學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四

背正道故也厥後父子如金蓋有由矣

以童貫領六路邊事

時永興廊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各置經畧安撫司以貫總領之于是西兵之柄皆屬于貫

三月遼遣使諭金降

遼主使章嘉努等六人齎書使金猶斥阿古達名冀其降金主以為書辭慢侮畱五人獨遣章嘉努還報書亦斥遼主名諭遼主降

廣義 遼主嘗使耶律僧嘉努如金議和金主不從反得其倨傲之辭况師屢出而屢為其挫衄

豈不知其為勍敵又使使諭降哉其報書斥辱也宜矣于時遼主自當內修德政外睦鄰國選將用

賢降詔罪已輯邊陲謹斥埃回顧國中無有不善彼必為之聽命矣今也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宜乎自己甫田之荒穢而功亦不及于他人之畝畝也故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信哉

夏六月作三山河橋

蔡京以孟昌齡為都水使者鑿大岷三山兩河創天成聖功二橋調役夫數十萬民不聊生至是畢工未幾水漲橋壞

廣義 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今當鄰國侮而以號令天下可也不知作此河橋與夫前之王清

陽和延福等宮果何益哉分注曰調役夫數萬民不聊生嗚呼譬猶百圍之木膏液內涸然後風可得而拔也哀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五

遼復遣使如金金人執之

金主以書辭慢畱遼使蕭薩喇不遣

廣義 遼主嘗遣使如金議和得其倨傲之辭再遣使如金諭降致其斥名之辱今也猶不知省

又使使持書以往宜乎使之被執而不遣也子貢曰多見其不知量也其遼主之謂乎

秋七月朔日食○八月作明堂

初元豐禮官以明堂寓大慶殿別請建立以盡嚴奉而未暇講求至是下詔內出圖式宣示于崇政殿且以明堂宜正臨丙方近東以據福德之地乃從秘書省于宣德門東而以省地營之命蔡京為明堂使開局興工日役萬人

發明

作不宜作也三山明堂非大事而必書之者見役民為重也國之所寶者民之所重者

食前作三山調役夫數十萬民不聊生此作明堂開局興工日役萬人况六月八月亦農事方殷之時興作如此則傷民之力闕民之食為可見矣人

君愛民如子恤其饑寒救其疾苦而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安有三月之間兩與大役民其可得安

生乎大抵節儉之君惟恐民之弗逸奢侈之君惟恐民之有逸每相反而已矣文王惠鮮鰥寡懷保小民詎若是之作無益哉絕民之君天必絕之他

日之亂其及救乎故備書以深譏之

廣義夫明堂者王者發號施令之所王政之所由出者也今徽宗作此明堂無一善政之出則孰若不作之為愈也雖曰美之實貶之也豈愛禮存羊之意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 六

遼伐金 遼主下詔親征女真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蕭奉先為御營都統即律章努副之以精兵二萬為先鋒餘分五部北出駱駝口別以漢步騎三萬南出寧江州發數月糧期必滅女真

廣義金雖強強遼之屬國也然屢無禮于遼宜遼之聲罪致討焉綱目大書于冊正名定罪也

有星流出于柳 其光照地色赤黃有尾占者以為天子宗廟有喜國家建造宮室之祥祭京率百官表賀

發明凡書有者所未嘗有者也星流出柳其光照地變異莫甚于此矣蓋示變而警天心之自然遇變而懼君心之當然宋之君臣未間更相戒飭圖惟修已而且以為天子宗廟有喜國家建造

宮室之祥祭京鄙夫率官表賀嗚呼小人之蒙蔽其君可勝言哉是時徽宗失德無益繼作其宮室之建靡有休息而祭京等不能引君當道顧乃長君之惡狐媚狼貪苟焉無恥必正之以春秋之法

京其誅首歟綱目特筆于冊其義蓋可見矣

廣義嗚呼朝廷興土木之工而勞民傷財其不祥莫大焉祭京反率百官為賀其欺天罔人也

安置太子詹事陳邦光于池州 蔡京獻太子以大食國琉璃酒器羅列宮庭太子怒曰天子大臣不問以道義相訓乃持玩好之具蕩吾志耶命左右碎之京間邦光

實激太子諷言者擊逐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 七

發明有事是君為容悅者有以安社稷為悅者何則懼容悅之小人以妄悅而病吾君之心也君心勤政彼病之以逸豫君心憂亂彼病之以宴樂君心裕民彼病之以聚斂君心靜治彼病之以威武是皆小人之故態耳蔡京以琉璃酒器獻納東宮之中太子不悅遂命撞碎蔡京罪邦光羅織竄逐光何罪邪蓋由小人之心惟以得君為念意豈不曰天子既被盡惑繼天子而主天下者太子也苟不預為賄賂地時何以容身故先進玩好以要結之不惟病君之心亦且固君之寵所以其謀不成而遂忌邦光也吁

九月金取遼黃龍府 金主攻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可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楫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以

濟遂克黃龍府遣蕭薩喇還遼
曰若歸我叛人阿蘇即當班師

廣義 大抵國之所以興者雖曰人為實惟天耳然則栽培傾覆天豈以中外異哉分注載金主

渡混同江之事其亦可怪也夫嗚呼光武信滹沱
河水之堅金主藐混同江水之淺同一機耳噫滹
沱之水混同之水
天即人即天也

遼軍渡混同江副都統耶律章努作亂伏誅

遼師渡混同江副都統章努與耶律淳妃弟蕭迪里
及其甥蕭延留等謀迎立淳誘將士亡歸上京遣迪
里以其謀告淳淳曰此非細事主上自有諸王當立
比南面大臣不來而汝言及此何也密令左右拘之
有頃遼主使行宮實達爾伊遜等持書至言章努之
謀淳即斬迪里等携其首單騎詣廣平淀待罪遼主
欽定四庫全書

遇之如初章努知諄不見聽乃率麾下掠取上京府
庫財物至祖州帥其黨告太祖廟數遼主罪惡移檄
州縣遂結勅海羣盜至數萬趨廣平犯行宮不能克
率眾北走順國女真阿固齊以三百騎一戰勝之擒
其貴族二百餘人並斬以徇餘得脫者皆奔女真章
努詐為使者欲奔女真為遜者所獲縛送行在要斬
于市

廣義 悲夫遼主之渡混同也勅敵迫之親戚畔之
譬諸虓鹿之人而又加以寒疾不汗其能保
有厥躬乎綱目大書而備載分注者所以
正耶律章努之罪以見遼事之不濟也

王厚等攻夏臧底河城敗績夏人遂大掠蕭關

厚與劉仲武合涇原鄜延環慶秦鳳之師攻夏臧底
河城敗績死者十四五秦鳳第三將全軍萬人皆沒

厚懼重賂童貫匿不以聞
未幾夏人大掠蕭關而去

發明 王厚攻城不克失律喪師未聞有詰責之舉
夏人大掠蕭關縱其出入未聞有備禦之謀
則宋人玩法弛備之情可見矣欲其不亂
蓋亦難焉此綱目微顯闡幽之深意也

冬十二月金襲遼軍于呼卜圖岡大敗之

金主間遼出軍勞而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
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至奈何非人死戰
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為福諸軍
皆曰事已至此唯命是從金主遂帥師迎敵遼主自
將至駝門駝馬蕭特默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
至鳴琳灤金主行至約羅與其臣謀曰遼兵號七十
萬其鋒不可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駐于此深溝
高壘以待之會復遼督餉者知遼主以章努反西還
欽定四庫全書

已二日矣諸將請乘急擊之遂追遼主及于呼卜圖
岡金主曰彼眾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
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
攻之遼兵大潰枕藉相屬百餘里獲輿輦帝幄兵械
軍資他寶物馬牛不可勝紀蕭
特默焚營而遁金主亦引退

廣義 是役也遼主無章努之叛則遼金勝負未可
知矣孟子曰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其遼主之
乎謂

丙申六年春正月遼將高永昌據遼陽以叛

遼東京留守蕭保先嚴酷渤海苦之正月朔夜半有
惡少年十餘乘酒執刀踰垣入府刺殺保先戶部使
大公鼎聞亂即攝留守事與副留守高清明集奚漢
兵千人盡捕斬之撫定其民裨將渤海高永昌時以

兵三千屯八口見遼政日衰金兵方強遂誘渤海
并戊卒入遼陽據之旬日之間遠近響應有兵八千
人因借號稱隆基元年遼
主遣蕭罕嘉努張琳討之

發明

永昌之入遼陽也而直書曰叛何也人臣當
國家憂難之時則必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委
置其身可也夫何見遼日衰遂懷異志乃據遼陽
改元僭號則其罪之暴白亦不可掩矣故直書據
遼陽以叛據者不順之詞叛者不赦之罪其與春
秋書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同意學者宜併觀之

賜方士林靈素號通真達靈先生

靈素温州人少從浮屠苦其師答罵去為道士善妖
幻往來淮泗間丐食僧寺僧苦之及王老志死王
仔昔寵哀帝訪方士于左階道錄徐知常知常以靈
素對即召見靈素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為最高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

其治曰府神霄王清王者上帝之長子王南方號稱
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其弟號青華帝
君者主東方攝領之又有仙官八百餘名今祭京即左
元仙伯王黼即文華使鄭居中重貫等皆有名而已
即仙卿褚慧下降佐帝君之治時劉貴妃方有寵靈
素以為九華玉真安妃帝心獨喜其事甚加寵信賜
號通真達靈先生賞賚無算為改温州為應道軍靈
素本無所能惟稍習五雷法召呼風霆間禱雨有小
已驗而

發明

人君之德莫大乎明能明則不明弗能蔽矣
莫大乎正能正則不正者弗能間矣靈素乃
邪柔鄙夫以妖術惑人誠清朝之所必誅而不貸
者也徽宗因徐知常之薦召賜號寵錫尤隆可
醜之甚徽宗自即位以來賢人君子未聞召用而
方士小人信無虛日豈不深可惜哉靈素市井無類

之徒初無驚世駭俗之行抑不知通何
之真達何之靈乎直書于冊其失自見

廣義

考之分注靈素本無他能惟駕一通空虛誑
誕之辭以贊替徽宗之耳目其無羞惡之尤
者也夫何徽宗悅其無微之獎即加無算之賜其
昏愚孰甚焉嗚呼信虛無者莫甚于徽宗罹慘禍
者亦莫甚于徽宗後世人君
有崇信虛無者尚鑒于茲

以童貫為陝西兩河宣撫使○劉法攻夏日木多泉城

屠之

童貫使劉法劉仲武合熙秦之師十萬攻夏日
木多泉城城中力守援不至乃降法受而屠之

發明

童貫擅開邊釁與夏構兵闔右之民困于
用童貫擅開邊釁與夏構兵闔右之民困于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一

鋒鏑其禍慘矣劉法等方且阿諛苟容頤指氣使
故不曰伐而曰攻敗之詞也迨夫既克其城即
肆屠戮是乃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抑豈得為王者
之師即他日戰于統安身且不保然則窮兵黷武
者果何益哉時天下益疲外患疊至而宋之君臣
未聞內修外攘之策顧乃溺于宴安養成禍亂謂
之得計可乎直書曰
屠所以著其暴也

渭州將神師道克夏賊底河城

師道世衡
之孫也

閏月立道學

從林靈素之言也尋詔太學辟雍各置內經道德經
莊列博士二員又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為紀志

賜名
道史

廣義

嗚呼玉石不可以相用薰蕕不可以同處奪朱亂雅君子惡之今也徽宗攻乎異端之極不惜吾道之害獨不觀夫白圭不以蠅矢而玷太清不以纖雲而翳雖使異端雜于吾道之中然于吾道固無所損而徽宗則徒貽萬年之臭也此舉陋哉

二月作上清寶籙宮成

帝間林靈素之言于景龍門對晨暉門作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署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列諸館舍臺閣多以美材為楹棟不施五采有自然之勝上下立亭宇不可勝計帝時登皇城下視之由是開景龍門城上作複道通寶籙宮以便齋醮之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十三

發明

作不宜作者然宮殿書作于是月成于是月者譏速費也徽宗惑林靈素之言立道學作寶籙兩月之間二事並舉國家大政廢而不恤勞民傷財無時休息自古繼世之君未始不成于戒謹而敗于逸豫也於乎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徽宗皆兼而有之雖欲不亡烏可得乎是以古之人君當以繫于苞桑為戒人臣當以昊天板蕩為勉此所以常保其泰而無顛危之失也

廣義

大抵禁者人君燕息之所深宮固門閣寺守也此日碑所以不惜其子而傷于恣賦若使外人得以出入其中惡在其為宮禁哉觀分注之所載則知徽宗之志荒矣

夏四月金人攻高永昌殺之遂取遼東京州縣

永昌使人求援于金且曰願併力以取遼金主使呼實布謂永昌曰同力取遼固可東京近地汝輒據之以借大號則不可若能歸款當授王爵永昌不從金主乃遣韓魯帥諸軍攻永昌時遼張琳等討永昌久不克韓魯與戰敗之遂取瀋州永昌大懼率眾拒金遇于活水金師既濟永昌之軍不戰而却遂北至遼陽城下明日永昌盡帥其眾與金戰又大敗遂以五千騎奔長松遼陽人托卜嘉執永昌以獻金主殺之于是遼之東京州縣及南路繫遼女真皆降于金金主以韓魯為百路都統沃稜知東京事

發明

攻者自相搏擊之詞殺者殺非其罪之詞取者收奪之名皆所以貶之也然永昌既據遼陽恃君叛國乃亂賊耳昌為不書討書誅而書攻書殺即蓋阿古達之叛君猶高永昌之叛國不過是乃利其土地非能倡義而討之者故下書曰遂取遼東京州縣則其義亦可見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十三

廣義

高永昌遼之叛臣也納叛春秋惡之觀金主謂永昌曰同力取遼固可東京近地汝輒據之以借大號則不可若能歸款當授王爵斯言也何其正大之若是哉及其殺永昌得東京即除遼法省賦稅其與中國之興者無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信哉

何執中罷

執中輔政一紀年高疾甚賜之寬告尋以太傅就第朝朔望儀物廩稍一如居位時未幾卒執中嘗為端王侍講故始終恩遇不替然無所建明惟以謹畏迎順主意贊飾太平而已

詔蔡京三日一朝總治三省事

京改都堂為公相廳詔
京總治三省正公相位

五月以鄭居中為少保太宰劉正夫為少宰鄧洵武知

樞密院事

時蔡京大興工役民不聊生變亂法度吏無所師鄭
居中每為帝言帝亦惡京專乃拜居中太宰使伺察
之人以正夫議論數與京異拜為少宰居中存
紀綱守格令抑僥倖振淹滯士論翕然望治

六月遼以耶律淳為都元帥○秋八月以侯蒙為中書

侍郎薛昂為尚書左丞○九月帝詣王清和陽宮上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四

帝徽號赦

帝奉玉冊玉寶如玉清和陽宮上王帝尊號曰太上
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詔天下洞
天福地脩建宮觀塑造聖像又上地祇徽號曰承天
效法厚德光太后土皇地祇上寶冊儀禮一如上帝
尋改宮名為玉清神霄宮又鑄神霄
九鼎安置于上清寶籙宮之神霄殿

發明

凡天子所臨曰幸尊之之詞也前史皆書幸
和陽綱目變文曰詣所以譏徽宗崇尚虛無
故貶而卑之也蔡京大興工役民不聊生變亂法
度吏無所師則其肇亂之基莫甚于此徽宗弗為
之懼而乃溺信無稽崇飾虛禮易曰帝出乎震
傳曰帝者天之主宰其尊無對詎必加以徽號云
乎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徽宗所為若此而殊無一
毫省已之心使或疲民而奉天天其為我祐之哉

凡不再賤而其義
自見者此類是也

廣義

傳曰以理言之謂之天以主宰言之謂之帝
帝馬而非理烏能主宰即天與帝非有二也
一理而已故字書加一字于大字之上此所謂其
尊無對者也世之庸夫愚婦不諳乎此往往以為
有一象冕丈夫號為玉皇大帝據于青天之上崇
奉之則降福消災不然則獲罪戾殊不知凡百所
為合理則福違理則禍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
善降之百殃然謂之降者非從上降下之降皆本
于吾心自有之天善惡一萌禍福隨之以其合在
天之天故有若降之然也苟如世俗之論動作不
必合理但崇奉玉帝自能獲福若然則為盜為奸
之徒亦嘗設齋誦經崇奉矣而終必敗露死于桎
梏非命者何也此可見上天無私非如世俗之所
謂也徽宗之于玉帝既加以美名又詔告天下則
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五

其所以崇奉之者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厥後
斥辱外庭號為昏德而死于沙漠者何玉帝之不
仁而不一青盼也綱目書此誠足以發千
古之笑臣故廣此義以俟談理者評之

冬十月以白時中為尚書右丞○夏人寇涇原屠靖夏

城

夏大舉攻涇原靖夏城時久無雪夏先使數萬騎繞
城踐塵漲天乃潛穿壕為地道入城中城遂陷屠之

而去

發明

寇者賊之也屠者暴之也前書劉法晉日本多
息率土地食人肉其禍慘矣其罪甚矣然非夏之
跋扈乃宋之自取也安在窮兵啓釁而可以為王

者之師乎綱目特書于冊以為後世慎兵之戒耳

十二月劉正夫罷

正夫在相位能迎時上下持祿養權至是以開府儀同三司致仕

廣義

分注載正夫在相位能迎時上下持祿養權至是以開府儀同三司致仕觀此則知正夫之行其異于馮道者幾希矣豈有身為宰執而素行若此哉綱目所以削其官者鄙之也

茂州夷內附置壽寧延寧軍

丁酉七年春二月大理入貢

廣州觀察使黃麟誘大理入貢詔以其主段和譽為雲南節度使封大理國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六

帝幸上清寶錄宮命林靈素講道經

時道士皆有俸每一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凡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貧下之人多買青布幅巾以赴日得一飲餐而禱施錢三百謂之千道會且令士庶入聽靈素講經帝為設帷其側靈素據高座使人于下再拜請問然所言無殊絕者時時雜以滑稽媒語上下為大開笑莫有君臣之禮復令吏民詣宮授神霄秘籙朝士嗜進者亦靡然趨之

發明

是時天下雖平然小人猖獗天下陵夷此正慎恥自強之時而君臣相與從事虛無何哉蓋蔡京王黼之為相而重賈為之將三人皆佞道者也太學不幸而幸寶籙國政不講而講道經未幾邊警侵迫敵至則罷講敵退則仍前甚至冊為教主道君皇帝帝言天神降于坤寧殿紛紛交舉

政和之政日以紊矣特書屢書不一書而止皆所以深貶之也其與唐書置百萬座講仁王經同意

夏四月道錄院上章冊帝為教主道君皇帝

帝諷道錄院曰朕乃上帝元子為太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為人主今天下歸于正道卿等可冊帝為教主道君皇帝于是道錄院上表冊之然止于道教章疏內用

發明

迷而後悟者謂之中人以下迷而不悟者謂之下愚不移微宗酷信虛無舉措失義可愧之甚焉冊者上封下之詞以臣而冊君其禮安乎以天子為道君其義正乎微宗敦尚道教貶抑佛法不過一偏之見耳非謂之至言也善乎劉文安公定之曰佛本西域之人而其徒謂佛之身體而貌皆若金色微宗所謂中華被金狄之教指佛教而言也然其言可謂妄矣未幾女真起自遼海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七

號大金挾據中華斯言若為之先兆也唐僖宗紀元為廣明是時黃巢初起曰唐去君而存黃以為廣此黃當代唐之徵後之論者謂天記昏主以告亡于世微宗之言豈不類此噫以文安公之言驗諸書法參諸分注為益信矣是故傳曰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綱目特書于冊所以深譏之爾

廣義

分注載微宗諷道錄院曰朕乃上帝元子為太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為人主今天下歸于正道卿等可上表章冊朕為教主道君皇帝于是羣臣及道錄院上表冊然止用于教門章疏內而不施于政事其亦惡無理也嗚呼微宗此舉可謂無恥之甚矣設此誑誕之語以欺人吾誰欺欺天乎况人君為民物之主凡有冊命皆出于君非君則不敢專也今異端者流反得冊一至尊其諸謂之何哉其意不過欲愚夷人俾其知畏上帝不敢無禮于我故也殊不知金人

淳樸之風尚多于徽宗矣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厥後父子同歿于外則是反受金人之教而不知自己所主之教果安在哉關異端尊中國儒者之事也世變一至于此可哀也

六月明堂成○秋七月置提舉御前人船所

時東南監司郡官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送物至都計會官者以獻大率靈壁太湖慈溪武康諸石二浙奇竹異花海錯福建荔枝橄欖龍眼南海柳實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木皆越海度江毀橋梁鑿城郭而至植之皆生而異味珍苞則以健步捷走雖甚遠數日即達色香未變也至是蔡京又言陛下無聲色犬馬之奉所尚者山林間物乃人之所棄但有司奉行之過因以致擾願節其浮濫乃請作提舉淮浙人船所命內侍鄧文誥領之詔自後有所用即從御前降下乃如數貢餘不許妄進意欲

以便民而實擾害如故

發明

孟子曰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然則天下之存亡在仁不在仁之間耳徽宗窮奢極欲不恤國政無益繼作愆怨四海天下其岌岌矣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而蔡京諸臣不能盡心匡救而乃阿諛苟容是時東南監司大為民害既知其弊宜當速蠲而蔡京小人方欲節其浮濫嗚呼陋矣雖置人船擾害如故果何益哉故綱目直書以著其失

熙河環慶涇原地震

旬日不止壞城壁廬舍壓死者甚衆

發明

楊氏萬里曰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是二氣之相應猶桴鼓也和氣若政平訟簡興賢育才

是也乖氣者反是是故和氣克溢而祥瑞生乖氣克塞而災異見熙河環慶涇原乃隣夏之地而徽宗內不修德用兵西夏今而地震旬日不止得非此之應歟徽宗方且溺于虛無想不之懼謂之何哉綱目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所以曉後世之人君遇災而懼之意也夫豈無故而書之耶

八月鄭居中罷

居中與蔡京不相能至是以母喪去位京以居中王珪瑑也乃使蔡確子懋重理定策事遂追封確清源郡王御製文立石墓前欲借是憾居中然卒不能害懋即謂也

遼置怨軍

遼主自燕至陰涼河募遼東人為兵使報怨于女真號曰怨軍凡八營屯衛州羨蔡山以渤海鐵州人郭欽定四庫全書

藥師等為帥

冬十月侯蒙罷

蔡京惡之也

十一月命蔡京五日一赴都堂治事

發明 王衍未用識者知其必壞蒼生後用之而為唐害信乎小人不可不防之于其始是故履霜之警恐其堅也取女之戒懼其壯也童牛之桔防其盛也金柅之繫止于進也無非拒絕于未進之時如舜之誅四凶成王之誅管蔡是也蔡京敗壞天下盡惑君心不能正明其罪而乃屢加寵渥謂之何哉前書詔蔡京三日一朝總治三省事

此書命蔡京五日一赴都堂治事何若是之尊崇乎吁若徽宗者知有蔡京而不知有天下目一書再書深取之也

○起復鄭居中為太宰以余深為少宰白時中為中書

侍郎十二月以薛昂為門下侍郎○方士王仔昔下獄

死

仔昔倨傲而慙帝待以客禮故遇宦侍若童奴又欲羣道士皆宗已林靈素忌之乃與宦者馮浩誣以言語怨望下獄死

廣義

分注載靈素忌仔昔與宦者馮浩誣以言語怨望下獄死今綱目所書有若徽宗殺之者何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二十

蓋生殺人主之大權仔昔得罪于徽宗故也

有星如月南行

發明

西晉之末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唐末星交流如織今此有星如月南行可謂變異之甚

矣然當時君臣未聞有恐懼修省之意故自是而後兵禍滋熾宇縣分裂生民屠戮幾盡歷二十餘年而後止綱目大書于冊天戒豈不明哉

○帝言天神降于坤寧殿詔示百官

帝惑于林靈素之言建宮觀徧天下又造青華帝君正畫臨壇及火龍神劍夜降內宮之事託天神臨降造帝誥天書雲篆務以惑世欺眾其說妄誕不可究質宦者道士有所不快必託為帝誥則莫不如志尋

如靈素號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張虛白通元冲妙先生視中大夫出入訶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家兩府其徒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

發明

古先聖王之治天下恒守正道罔敢怠忽不作無稽不為非禮故能永保天命而無傾危

也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徽宗安而忘危存而忘亡治而忘亂乃下愚耳蓋天者理而已矣凡陰陽之屈伸者謂之鬼神鬼神之道二氣之良能也豈有形像之可觀如徽宗所云者嗚呼君者孟也臣者水也孟方則水方孟圓則水圓徽宗自欺如此安有人不我欺乎哉前書帝以天神降詔百官此帝言天神降皆所以深譏之耳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二十一

廣義

嗚呼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書曰大哉王言由是知詔者人君以言而詔告天下者也然謂

之王言非大公至正者不可以教乎人今徽宗以怪誕不經之言而詔天下則是黃屋中居一浪說之人耳尚何以君人乎哉

以童貫領樞密院事

內侍自古無賜坐者時貫加開府儀同三司領樞密院每春秋大燕則坐于執政之上日與宰相同班進呈畢即自屏後入內復易窄衫與羣閣為伍出則為大臣當體貌之禮入則為近侍執使令之役古所未有也

作萬歲山

初帝以未得嗣子為念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言京師西北隅地協堪輿倘形勢加以稍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為數仞岡阜已而後宮生子漸多帝甚喜始信道教于是蔡攸倡為異聞謂有珠星壁月跨鳳乘龍天符雲篆之符以達迎之遂竭國力以經營土木之工至是又命戶部侍郎孟揆于上清寶籙宮東築山以像餘杭之鳳凰山號曰萬歲

發明

作不宜作也徽宗視民財猶瓦礫輕民命猶草芥謂之守成之君可乎昔商民所大病者其政貪散財發粟之令一下而四海服秦民所大病者其政酷約法三章之令一下而萬民悅周漢之興無非以得民心而興商秦之亡無非以失民心而亡徽宗惑蔡攸之狂言興土木之大役於戲民之財力有限國之興作無窮雖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長尚弗克濟况財力非草木之可比乎若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十

徽宗誠可謂寄生之君目持書于冊深惡之也

竄侍御史黃葆光于昭州

初葆光為左司諫始莅職即言三省吏猥多乞非元豐舊制者一切革去帝命釐正之一時士論翕然蔡京怒其異已密白帝降內批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為哀亂減省之計從為符寶即明年復拜侍御史至是大旱帝以為念葆光上疏言蔡京強悍自專侈大過制無君臣之分鄭居中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故致此異疏上不報京權勢震赫舉朝結舌葆光獨出力攻之京懼中以他事竄之昭州

發明

楊氏曰君不自任則大惟不自任其智而兼衆智是以大其智故曰智臨大君之宜二帝三王之聖一也舜曰大舜禹曰大禹好問拜昌言而已徽宗即位以來忠諫之臣貶斥殆盡當時以

言為諱無敢倡者葆光力劾蔡京遂為竄逐則是自任其智而無可為之勢明矣自古人君未有閉塞言路而能致治者此徽宗所以終于危亡而不採也直書竄而不去其官則其說不待辨說而自明矣

廣義

考之分注黃葆光言當時大旱由蔡京專權之所致舉朝結舌而葆光獨力攻之其事不異于鳳鳴朝陽也綱目樂道人之善故于葆光之竄不惟銜之而又地之也

遼耶律淳及金將烏楞古戰于蒺藜山敗走金遂取遼

八州

遼主命淳會四路兵馬防秋淳遣金成州都統烏楞古書議和烏楞古告于金主金主猶以歸薩喇及阿蘇為言淳軍至蒺藜山烏楞古及知東京事沃梭等進攻顯州遼軍帥郭藥師乘夜襲走之烏楞古遂與淳戰淳敗走烏楞古追至額勒錦敗遂拔顯州于是乾懿豪徽成川惠七州皆降金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十

金遣使求封冊于遼

遼東鐵州人楊朴言于金主曰自古英雄開國必先求大國封冊金主從之使至遼時遼東諸州盜賊蜂起掠民以充食樞密使蕭奉先等勸遼主許之

廣義

金主求封于遼遼亦許其所求可謂兩得矣此即淮陰求王于齊之計耳雖欲不許不可也得也

戊重和元年春正月作定命寶成

于闐上美王踰二尺帝命制寶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篆以魚蓋制作之工幾于秦璽號曰定命寶合前八寶為九寶以定命為首且曰八寶者國之神器至于定命乃我所自制也寶成帝御殿受賀肆赦

發明

古之人君不戒懼于蹇難之時而戒懼于豐亨之日驕生于安儉生于危故也吳氏曰自處于危者乃自安保位之道也凜乎若將亂者乃所以常保其存常有其治也蓋于久安存治之時而能不忘危亡亂之禍是以身之位得以安而國家可保其久存長治也徽宗無益繼作愈肆驕吝每以秦政漢武為法噫其志亦陋矣他時客死異國天下紛擾命何可定寶何可補耶綱目一書再書不一而足皆所以深貶之爾

欽定四庫全書

廣義

書曰天難謀命靡常厥德保厥位由是知也是以成湯能顧諟明命以卜商世于六百文王知峻命不易以卜周世于八百考之前史未聞湯武仗玉璽而延長有如此者厥後召公之告成王曰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蓋言成王能繼天出治則庶幾天有一定之命而治民今即休美矣亦未聞召公之責玉璽也惟呂政得一玉為璽欲傳之萬世僅二世而亡後世人主何不察此動以秦璽為慕今徽宗得玉製寶其文曰範圍天地幽贊鬼神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篆以魚蓋製作之工幾于秦璽號曰定命寶嗚呼秦皇父子尚得死于國中徽宗父子則殞身異域又秦皇父子之不若也孰謂天之定命乃在玉而不在德也哉

以王黼為尚書左丞

黼美風姿有口辯寡學術而多智善任初以何執中薦累官左司諫張商英為相寢失帝意帝遣使以玉環賜蔡京于抗黼塊知之因數條奏京所行政事並擊商英及京復相德其助已歲中三遷為御史中丞黼欲京專國遂疏執中二十罪已而改翰林學士會京與鄭居中不合黼復內交居中京由是怨之徙為戶部尚書將陷以罪黼以計復免還為學士承旨遂入政府

二月遣武義大夫馬政浮海使金約夾攻遼

建隆中女真嘗自其國之蘇州泛海至登州賣馬故道猶存至今有漢人高藥師者泛海來言女真建國屢破遼師登州守臣王師中以間詔蔡京童貫共議命師中募人同藥師等齎布馬詔以往不能達而還帝乃復委童貫遣人使之遂使武義大夫馬政同藥師由海道如金致言于金主曰主上間貴朝攻破契

欽定四庫全書

發明

不曰伐而曰攻明遼之無罪若宋之黠武也禁暴誅亂王者盛心救災卹鄰中國善政是時女真叛遼憑陵沙漠誠王法之所必禁天子不能舉弔伐之師四隣不能有救援之義而反利人土地約攻契丹是乃助桀無道耳魯公會戎春秋所恥曾謂中國天子而乃與外邦共功耶建隆二年女真入貢是外邦求通于中國也重和元年馬政使金是中國求通于外邦也厥後遼亡未幾宋亦不保果何益哉綱目書此亦謹始慮終之戒云

廣義

分注云通金好自此始臣謂與金誓亦自此始

夏五月朔日食○秋七月以鄭居中為少傅余深為少

保○八月以童貫為太保○九月掖庭大火

自甲夜達曉大雨如傾火益熾凡蒸五千餘間苑後廣聖宮及宮人所居幾盡焚死者甚眾

發明 嘗觀天變之應速緩不一應之速者如此書以童貫為太保而下書掖庭大火元書封已

延為秦王是日秦州山崩地裂之類是也楊誠齋曰夫閣寺為患者如王安石創立新法而三司火用兵西夏熙河環慶涇原地震之類是也楊誠齋曰夫閣寺為患從古有之惟信之愈深則為害愈烈南司之臣可傾而北司之勢終敗甘露之禍可免而鳳翔之變難逃漢鼎一移而曹節安在唐祚不振季述亦亡所謂信之愈深則為害愈烈者蓋以此也童貫閣人以為太保果何謂哉下書掖庭大火則天怒之意為可知矣徽宗迷而不悟悲夫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

薛昂罷以白時中王黼為門下中書侍郎馮熙載范致

虛為尚書左右丞○鄭居中罷

居中乞持餘服詔許之

廣義 居中此罷得矣綱目何不書其官惡其依違畏避蔡京也

閏月立周恭帝後

詔周柴氏後已封崇義公復立恭帝後以為宣義郎監周陵廟世世為國三恪

冬十二月置裕民局尋罷之○遼大饑人相食

發明 凡外災告則書不曰饑而曰大饑言甚也人相食則尤甚目遼既罹兵難重以饑饉則其

亦殆矣遼之窮迫從可知焉自古天子有救災卹鄰之義宋未救卹反欲攻之豈不悖哉綱目特書于冊所以志遼亡國之本

已宣和元年春正月詔更寺院為宮觀

林靈素欲盡廢釋氏以逞前憾請于帝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為仙人道士僧為德士易服飾稱姓氏寺為宮院為觀改女冠為女道士尼為女德

發明 前書以林靈素為通真達靈先生此書詔更寺院為宮觀則其崇尚異端特有好惡偏私之異耳非灼然明達不惑者也綱目特揭而大書之則其是非得失瞭然見矣

廣義 嗚呼佛老之害人國也尚矣徽宗之世佛老盛行而老氏之學尤為極甚今觀綱目具載于以見林靈素肆意妄行絕無忌憚改僧名易寺院欲更即更無不如意徽宗乃其掌中之物徒擁虛器而已汴宋淪夷豈無自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

金人來聘遣馬政報之不至而復

金主與尼瑪哈議遣渤海人李善慶女真索多持國書并北珠生金等物同馬政來備好詔蔡京等諭以夾攻遼之意善慶等唯唯居十餘日遣政同趙有開齋詔及禮物與善慶等渡海報聘行至登州有開死會謀者言遼已封金主為帝乃詔政勿行止遣平海軍校呼慶送善慶等歸金主遣慶歸且語之曰歸見皇帝果欲結好早示國書若仍用詔決難行也初高麗來求醫帝命二醫往至是歸奏云高麗館醫甚勤日夕引之視其用兵布陣禦敵之方曰聞天子將與女真圖契丹苟存契丹猶足為中國捍邊女真

乃強敵不可交也宜早為之備帝聞之不樂

發明 金稱人進之也朝聘者中國諸侯之事雖外邦而能脩中國諸侯之事則不念其背遼不

臣而遂進馬雖然金之來聘由宋先通之也夏商修德萬國來朝周公行政重譯來獻然當是時未

聞禹周先通而後來之也徽宗善結強鄰以速土崩其志亦惜矣變文而書來聘者猶為中國諱之

馬耳綱目揭而書之則興亡之機識者可以觀焉宜乎有以來高麗之諫也

以余深為太宰王黼為少宰

黼賜第城西日導以教坊樂供張什器悉取于官寵傾一時是時朝廷已納趙良嗣之計將會金以圖燕

會謀云遼主有亡國之相黼為畫學正陳克臣使遼竟臣繪遼主像以歸言于帝曰遼主望之不似人君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十

若以相法言之亡在旦夕幸速進兵兼弱攻昧此其時也并圖其山川險易以上帝大喜取燕雲之計遂

廣義

分注載王黼為畫學正陳克臣使遼繪遼主像以歸言于帝曰遼主望之不似人君若以

相法言之亡在旦夕幸速進兵兼弱攻昧此其時也帝大喜取燕雲之計遂決嗚呼武王興王之業

十有八九商紂亡國之勢十有七八武王師臨牧野尚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惟以德義為主其他

非所先也宋之與遼迹其立國之初各逐其鹿亦非有不共戴天之仇特以澶淵一事為之介介耳

今而一聽細人之言遂定取燕雲之策果何德何義哉彼天祚荒淫不道固有亡國之勢初不繫于

相也昔煬帝自稱好頭頭終斫于宇文化及之手臣觀宋史載徽宗縱逸樂好奢侈必其儀容俊雅

其相優于遼主也多矣然而後世論亡國之君者莫不以徽宗為首稱何耶德義不修而料敵之失也故

占城入貢

占城在中國西南東至海西至雲南南至真臘一月程西北至交州四十日所統大小聚落一百五大畧如州縣自上世未嘗通上國周顯德中始入貢其後朝貢不絕然與交州相近互相侵擾焉至是封為王始與交趾加恩均矣

二月以鄧洵武為少保○三月以馮熙載為中書侍郎

范致虛張邦昌為尚書左右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十

發明

徽宗之世政出權姦觀其所用之人所行之事無一善之可取欲其不亂蓋亦難矣故綱目特揭其執政之臣而歷書之所以著宋肇亂之始

○遼遣使冊金阿古達為東懷國皇帝阿古達不受

遼遣耶律努克如金議和金主復書曰能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中京上京興中府三路州縣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為質還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并赤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既而努克至金使呼圖克昆與俱如遼免取質子及上京興中府所屬州郡我減歲幣之數且曰必以兄事我冊用漢儀方可為約言如不從勿復遣使遼主從之凡七遣使如金議冊禮金乃使烏凌阿贊謨如遼迎封冊至金金主以無兄弟事之語又不稱大金而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義語涉輕侮乃復使贊謨如遼責其冊率體式如依

前書所定然
然後可從

廣義 遼人之道金人豈願其鼎也久矣然其求封冊迎封冊皆偽也遼人不察乎此反以東懷

國皇帝冊之金人之意以為若是者則處我于一附庸也然且謂之懷者懷遼之義也遼主既以皇帝之名自居又以其冊金則是非不知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也特畏其強而不得以是冊之目曰然則綱目于金主何以名之邪曰君前臣名之義也

劉法及夏人戰于統安城敗走夏人追殺之

童貫使劉法取朔方法不欲行彊遣之乃引兵二萬出至統安城遇夏主弟察克率步騎為三陣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七時兵饑馬渴死者甚眾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蓋朱峴守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

兵追之斬首而去貫隱其敗而以捷聞察克見法首惻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于古庫勒日木多泉吾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料今為一小卒梟首哉其失在恃勝輕出不可不戒遂乘勝圍震武震武在山峽中熙秦兩路不能餉自築城三歲知軍李明孟清皆為夏人所殺至是城又將陷察克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乃自引去

發明 內書及則主是戰者劉法而曲在內矣不曰敗績而曰敗走敗絕之詞也追者已去而躡

之謂劉法擅起邊釁兵連禍結其罪已甚故書夏人追殺易于匹夫然者所以罪其既率大軍不能死敵而先為苟免之計焉耳不然何以不書死之而書殺之乎觀綱目之所書則其貴義不貴功之意隱然見于書法之間矣

廣義 童貫敗軍而無敢言者畏貫之兇馘也嗚呼徽宗倒持太阿而授之于貫其不斷指裂膚

者幾希矣

夏四月朔日食○五月京師大水

京師茶肆傭傭晨興見大犬蹲榻傍近視之則龍也軍器作坊兵士取而食之逾五日大雨如注歷七日而止京城外水高十餘丈帝懼甚命戶部侍郎唐恪決水下流入五大河起居郎李綱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矣未嘗有此異夫變不虛生必有感召之災非易禦必有消復之望求直言采而用之以答天戒詔與綱去

發明 日者東陽之宗水者陰沴之發蓋日為陽而水為陰京師為陽而四方為陰君上為陽而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

臣下為陰今而日食大水則是陽淑消而陰慝長推原其義乃君道之虧而強敵小人竊發之機也善乎李綱曰變不虛生必有感召之災非易禦必有消復之當時視為泛常畧無戒懼然則玩安忽危未有甚于徽宗者也天變曷從而弭哉後之有天下之責者可不致謹于斯

廣義 飛龍在天豈有蹲榻之理然而俄致大水之異者此強臣敵國禍亂之徵也可不戒哉

六月夏人來詔童貫罷兵秋七月以貫為太傅

闕右既因童貫諷夏人因遼進誓表納款遂詔六路罷兵及夏遣使來賀天寧節後以誓詔夏使辭不取貫不能屈但追館伴強之使待還及境棄之道中而去賈炎得而上之貫始大沮尋加貫太傅封涇國公時人稱蔡京為公相貫為媼相

發明

直書曰來不予其朝也夏人之來初非心服持因闕右既困童貫諷之故耳及授詔書夏

使不肯持還及境棄之道中而為敵人輕侮如此則宋之不競從可知矣然太傅三公之職重貫何人而可當之乎矧兵連禍結迄無成功不能加誅而反行賞謂之何哉以至貴之爵授刑餘之人則是徽宗知有私恩而不知有名器也厥後女真人境重貫逃回則貫之才畧亦可想見矣比而觀之其義自見

廣義

刑餘奴隸之賤既處以師傅之尊復列以上公之爵不知匡贊治化與夫開國元勳將何以處之邪嗚呼徽宗昏庸若此宜其不死社稷而甘心受辱焉

八月范致虛罷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三十一

時朝廷欲用師契丹致虛言邊釁一開必有意外之患宰相謂其懷異會母喪去位

金製女真字

女真初無文字及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金主遂命古紳依倣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女真字行之後復製女真小字謂古紳所製為大字云

九月幸蔡京第

帝幸道德院觀金芝遂幸蔡京第時京子攸儵備及攸子行皆為大學士儵尚帝女茂德帝姬家人所養亦居大官賸妻封夫人京每侍上恒以君臣相悅為言帝時乘輕車小輦頻幸其第命坐賜賜器用家人禮京謝表有云主婦上壽請酬而肯從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却蓋實事也

發明

按劉氏家法凡書君入諸臣之家皆譏詞也天子深居九重固敢輕出况蔡京姦險柔佞小人豈有謀焉則就之禮乎厥後遊幸無度往來市廛卒無忌憚馴至大亂而後已故徽宗之放肆蔡京有以啓之也蔡京之恣橫徽宗有以成之也然則有天下者詎可不知所警哉直書幸第深愧之也

加蔡攸開府儀同三司

攸有寵于帝進見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攸繡着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中多道市井淫媒謔浪語以獻笑取悅攸妻宋氏出入禁掖攸子行頌殿中監寵信傾其父攸嘗言于帝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帝深納之因令行頌皆倣江浙為白屋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三十一

施五采多為村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以為不祥之兆

冬十月頒詔述熙豐政事書于天下○十一月以張邦昌王安中為尚書左右丞

安中附重貫王黼為中丞因論蔡京罪為帝所知遂居政府

十二月帝數微行竄秘書省正字曹輔于郴州

帝自政和以來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傳之四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曹輔上疏諫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輦出入廛陌郊坰極遊樂而後返臣不意陛下當宗社付託

之重玩安忽危一至于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
則為腹心離則為楚越畔服之際在于斯須甚可畏也
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
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况有臣子不忠言者可不
戒哉帝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余深曰輔小
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王黼陽
顧張邦昌王安中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
事雖巷里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
知焉用彼相黼怒令吏從輔受詞輔操筆曰區區之
心一無所求爰君而已退待罪于家黼奏不重責輔
無以息浮言遂編管柳州初輔將有言知必獲罪
召子紳來付以家事乃閉戶草疏及貶怡然就道
發明 微行者匹夫之事自漢武微行而宋太祖效
之太祖微行而徽宗又效之不惟行而曰數
甚言其無節也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其出則警
其入則蹕戒不虞也今乃輕車小輦浪遊塵陌間
欽定四庫全書

遇不測其及救乎秘書正字官之卑者尚能力諫
其非當時之羣臣誠有愧耳而余深王黼之徒方
且曲為辨說竄逐柳州小人之蒙蔽其君有如是
哉苟卿曰忠信而不諛諫諍而不諂矯然剛折端
立而無傾側之心曹輔近之矣然綱目上
書帝數微行下書竄曹輔則其義為可見
廣義 曹輔忠君愛國而反蒙竄逐則徽宗之縱欲
拒諫其與楊廣陳叔寶一轍矣不亡得乎

召楊時為秘書郎

時南劍將樂人初舉進士第聞陳顥兄弟講孔孟絕
學于河洛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于穎昌相得甚歡
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顥卒又師事程頤
于洛蓋年四十年矣一日頤偶與坐時與游酢侍立
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後歷知瀏陽餘杭
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時安于州縣未嘗

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
曰龜山先生會蔡京客張甯言于京曰今天下多故
事至此必敗宜急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
及京問其人甯以時對京因為之會路允迪自高麗
還言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
安在乃召為秘書郎

發明 自立黨禁小人盈朝天下否矣蔡京因張甯
之言遂薦楊時召為館閣是蓋天理民彝隨
處發見不終泯沒云爾使其奮革前習鼎新事業
悉訪賢才與之共政則天下容或未亂也惜乎徒
能召時而不改故轍可勝憾哉
綱目書此亦所以不沒其善

廣義 龜山碩德重望英才正學雖夷裔之國尚尊
慕之况中土耶夫何微宗昧于求賢溺于私
昵衆賢在野羣小滿朝今者一得龜山即當置諸
左右如尹如說則太甲高宗之事業不難矣既名
欽定四庫全書

曰召止以為郎惜哉且蔡京之于賢人君子非不
知不好也特以私欲之私蔽錮已深雖有賢聖在
馬譬諸泰山峙目雷電轟耳而亦不見不聞也今
而直抵無可奈何之地始以龜山為薦此可見小
人之于天理未嘗有所泯滅也吁使龜山為郎固
無所損使其為相亦無所益而宋之宗社幸與不
幸實在于賢人君子之用與不
用何如日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二年春正月罷道學○林靈素有罪放歸田里

靈素初與道士王允誠共為神怪之事後忌其相軋
毒殺允誠遂專用事及都城水帝遣靈素鳳勝方步
虛城上役夫爭舉棍將擊之走而免帝始厭之然橫
恣愈不悛道遇皇太子弗欲避太子入訴于帝帝怒
以靈素為太虛大夫斥還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温州
察之端本廉得其居處過制罪詔徙置楚州命下而

靈素已死遺奏至猶以侍從禮葬焉

發明

靈素奸偽小人既疏以通真達靈先生又寵錫無比蓋亦不愧之甚矣及其道遇太子亦

弗欲避乃始賤之不亦晚乎夫小人不道也其如國法何哉書曰有罪放歸田里所以著徽宗之失而非予其能罰有罪也然帝于方士始雖為其所罔及陷于罪則亦往往取而討之如王仔昔林

靈素之類皆在所不赦是又帝之明斷也嗚呼茲其所以不沒其善也歟使推是心以治京黼則亦

何往而不善哉惜乎尚明于他而獨暗于此耳

廣義

異端之害雖曰易以惑人實係乎時君世主之賢否也今焉無他事而遽罷之者必其見

悔于靈素多矣徽宗似難以語人者也故分注載靈素並肆橫恣道遇皇太子弗敏避太子訴于帝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

帝怒以靈素斥還故里其意蓋可見矣嗚呼靈素肆侮于宋也甚矣雖使厥軀寸斬邪徒亟死猶不足以謝天下今其死也反以禮葬則不惟失討賊之義而適以遂賊之計矣惜哉

二月遣趙良嗣使金

先是呼慶自金還具道金主言并持其書來請別遣使時童貫密受旨圖燕因建議遣右文殿修撰趙良嗣往仍以市馬為名其實約攻遼以取燕雲之地

○三月遼復遣使如金議冊禮金不許

先是遼遣蕭寶誦持冊葉如金金遣烏凌阿贊謨持冊副本報遼遼以金所定大聖二字與先世稱號同遣寶誦往議金主大怒謂其臣曰遼人屢敗遣使求成惟飾虛詞以為緩師之計當議進兵乃令咸州

路統軍司治軍旅修器械將以四月進師令色克雷兵一千鎮守棟摩以餘兵來會于渾河和議遂絕

廣義

臣前所謂金之求冊者偽也今果以之而絕和議焉金人之計如是而遼人其可當乎

夏五月金侵遼上京留守耶律托卜嘉以城降

金主自將攻遼以遼使蕭寶誦持冊來使趙良嗣從遣降者馬乙持詔諭城中使速降遼主獵于呼圖哩巴山間金主進攻且謂寶誦持冊趙良嗣曰汝可觀吾用

兵以去就遂臨城督戰諸軍鼓譟而進自旦及已棟摩以麾下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托卜嘉以城降良

嗣等奉賜為壽皆稱萬歲金主乃還

發明

潛師入境曰侵凡降讖也以城降甚譏之說苑曰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托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

卜嘉為遼內族命以留守城非不堅兵非不多弗克死守而乃迎降其罪甚矣故大書曰以城降則見其上京之兵足以拒敵而托卜嘉偷生苟免則非力屈而降者比矣綱目書此以為後世人臣不忠之戒耳于托卜嘉乎何誅

六月詔蔡京致仕

京專政日久公論益不與帝益厭薄之子攸權勢既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間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為仇敵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為盼視狀曰大人脈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邪此兒欲以為吾疾而罷我耳閱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仍朝朔望

發明 凡書致仕予知止也此子之歟曰非也致仕者人臣知止之稱詔其致仕則非知止者焉

分注言京專政日久公論不與帝亦厭薄况父子各立門戶遂為仇敵則是君臣父子之間慙德多矣語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三綱既絕彞倫亦廢雖祿之以天下不能一朝居也惡在其能經綸天下宰正百官者哉直書詔致仕則貪位慕祿者不吝之意可見矣

廣義 觀分注備載蔡京致仕之由其逆理違天莫有過于蔡京父子也今焉蔡京之子既叛其父京獨不叛其君邪昔齊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故後世莫不賢景公者以其篤信聖言而為政事之根本也今蔡京得君如此之專行乎國政如此其久彼為親子尚不能處而致其叛逆如此其于君臣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

何有哉徽宗不此之察而被其蠱惑是猶與豺狼同處而望其馴于我也其不為伊吞啗者幾希矣

復僧寺額

尋又復德士為僧

發明 徽宗惑于方士廢斥浮屠既而稍悟甫罪林靈素等即復僧寺額皆不顧理之是否惟務相反而已綱目合而書之識者可以觀矣

廣義 嗚呼異端之害莫甚于僧與道也故有忿其穢汚而除之者一見于元魏再見于五代之周由東漢以迄于今舍此而未聞如魏如周者焉故程子曰昔之入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不其諒哉綱目前書罷道學放靈素君子幸焉未幾而遂復僧寺額者譬諸一盜出而一盜

入也然欲保其貨貲之不失者難矣哉宋室不競良可惜耳

秋八月金人來議攻遼及歲幣遣馬政報之

趙良嗣謂金主曰燕本漢地欲夾攻遼使金取中京大定府宋取燕京析津府金主許之遂議歲幣金主因以手札付趙良嗣約金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宋兵自白溝夾攻不然不能從因遣貝勒偕良嗣還以致其言帝使馬政報聘書云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帝遠承承示書致罰契丹當如來約已差重貫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

發明

金人無厭之求至是見矣其初議攻遼必及歲幣則異時覬覦之欲詎可遏乎明哲之君熟思審處審其來意必善絕之以防憑陵之患可也惜乎徽宗利人土地駸駸不已不顧禮義屈已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

要盟豈不深可歎哉是知謹始慮終謀國之善策作事謀始應變之良規徽宗之通金由其不能謹始所以未免慮終觀綱目之所書可以占宋事之隆替矣

廣義

分注載徽宗致書于大金皇帝約共攻遼及許歲幣與遼同者嗚呼宋陽公不能正衛人之罪而反糾之以伐無罪之鄭春秋惡之况遼素通好于宋無罪可伐金為遼之屬國乃叛君者耳金可伐而遼不可伐也明矣今反助之而與攻遼何哉畏其強而俛首聽命焉耳正藝祖所謂吾平生不欺善怕惡今其嗣孫乃怕惡欺善者也藝祖曷得不興而嗣孫曷得不亡乎及許歲幣與遼同者是乃踵弱國之末算其志不亦卑乎嗚呼漢以金縵秦白奴賈誼薄之慮患深也他日金人愈肆其強指以歲幣為口實而索燕雲之租稅者此其驗也日然則事已如此為徽宗計者奈何曰遼雖弱

而不可攻金雖強而不能伐惟當致書絕皇帝之辭交隣無歲幣之許內脩德政外輯邊疆禮賢士用良將俟其有過然後傳詔天下徐興問罪之師蔑不勝矣何金之可畏哉若曰金果脩德而如湯如武我誠有所不建必如孟子所謂鑿池築城與民守之是也舍此而求他計末之難矣抑觀徽宗此舉其失有三助強鄰而伐無罪之國不仁也敵人而與之盟不義也許夷人以歲幣不智也失此三者國本搖矣可不慮哉

以余深為少傅○冬十月朔日食○加內侍梁師成太尉

師成點慧習文法初領詹思殿文字外庫主出外傳上旨政和中漸得幸因竄名進士籍內累遷至河東節度使遂加太尉時帝留意禮文符瑞之事師成善逢迎希恩寵帝命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四

擇善書吏習做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庶莫能辨師成賈不能文而高自標榜自言蘇軾出于時天下禁誦蘇文其尺牘在人間者皆毀去師成訴于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軾之文乃稍出以翰墨為己任四方僞秀名士必招致門下往往遺點汚多置書畫卷軸于外舍邀賓客縱觀得其題識合意者輒密加汲引執政侍從可階而升王黼以父事之稱為恩府先生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為隱相所領職局至數十百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布衣朱夢說上

發明

凡書加不宜加也太尉三公之職內侍刑餘小人以三公之職加刑餘小人此徽宗所以瀆亂名器也嗚呼宋室宦者之禍相尋于無窮焉得而不亂哉是時亂根尚在而代者已踵其後故書加梁師成太尉則是一重貫未去一重貫已生矣禍亂果何時而弭乎吁其與唐書以程元振為

驃騎大將軍同意

廣義

觀分注載師成之言則知其點慧無能出其右者也不能書而竊御書以重其權不能文而竊蘇文以鈞其譽彼徽宗特其掌中之木偶耳其亦可笑也哉

睦州人方臘作亂

睦州清溪民方臘世居縣場村託左道以惑眾初唐永徽中睦州女子陳碩真反自稱文佳皇帝故其地相傳有天子基臘因得憑藉以自信縣境梓桐幫源諸洞皆落山谷幽險處民物繁夥有漆楮杉材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醕取之臘怒而未敢發時吳中困于未劬花石之擾比屋致怨太學生節肅進詩諷諫帝不聽放肅歸田里而益橫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遊手之徒以未劬為名起作亂自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四

聖公建元永樂置官吏將帥以巾飾為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弓矢介冑惟以鬼神詭秘事相扇誅焚室廬掠金帛子女誘脇良民為兵人安于太平不識金革聞金鼓聲即斂手聽命不旬日聚眾至數萬兩浙都監蔡遵頽坦擊之皆敗死于息坑

發明

嗚呼宋室自此亂矣方臘作亂自往年萌孽之謀接踵而起宋遂不支儻以徽欽昏淫相繼為亡宋之主則方臘之亂實起于重和初年是時徽宗失德既形禍已若此然則逆氣所鍾妖孽乘之尚復何說之有哉下書陷睦歛杭州陷婺處州陷衢州冠秀州如入無人之境然則花石之害民其流之弊至是甚矣識者可以察之後之有天下者可不戒諸

廣義

分注載朱勳花石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不

而非君則何所奉戴是知君民一體可相有而不

可相無者也民可恃乎哉歷觀往古得窺神器者

何莫不自因民不惑中來耶是故后羿因民不惑

而得距太康于河此五子之所以悲也自時厥後

成湯因夏民不惑而桀有南巢之放武王因商民

不惑而紂有牧野之誅漢高因民不惑而嬴氏以

亡光武因民不惑而新莽以滅民不惑于陳后主

之侈而楊堅興于隋民不惑于隋煬帝之驕而世

民王于唐今徽宗之民不惑于朱勳故方臘得以

因之也但臘以下愚之見而不能成弔伐之舉耳

且諫君之道其來尚矣堯舜大禹聖人也亦有都

俞吁咈勸戒之辭迨至湯武從諫如流而商周以

興桀紂拒諫飾非夏商以亡漢魏以下其興其亡

無不然矣彼鄧肅以詩諷諫深得古人之意所謂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

四

吟咏性情以諷其上言之者不可罪間之者足以
戒是也故康公慢賢而權輿是作陳佗無良而墓
門以興他如簡兮之諷衛侯巧言之刺幽王是皆
臣子愛君之意此所以見取于聖人也由是知諷
諫者古人之遺意罪諫者國君之不祥今鄧肅朝
進諷諫之詩暮承放歸之詔于以見徽宗拒諫之
心素所橫于胸中雖以陳司諫之落裾尚遭其貶
况肅之無官守者邪綱目備載于分注所以著微
宗罪諫之惡而識
其亡國之大端也

十一月余深罷

時福建以取花果擾民深
為言之帝不悅出知福州

以王黼為少保太宰

初蔡京致仕黼陽順人心悉反其所為四方翕然稱
為賢相及拜太宰遂來高為邪多蓄子女玉帛自奉
稍擬禁省

十二月方臘陷睦歙杭州詔以童貫為江淮荆浙宣撫

使發兵討之

臘攻陷清溪遂陷睦歙州東南將郭師中戰死遂北
掠桐廬富陽諸縣進逼杭州郡守趙震棄城走州即
陷殺制置使陳建廉訪使趙約縱火六日死者不可
勝計凡得官吏必斷臂支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
叢鏑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警奏至京師時方聚
兵以圖北伐王黼匿不以聞于是凶焰日熾附者益
眾東南大震淮南發運使陳邁上言臘眾強東南兵
弱乞調京畿兵及鼎澧槍牌手兼程以來使不至滋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

四

蔓帝得疏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而以童貫為宣撫
使譚稹為兩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番漢兵十五
萬討之

真臘入貢

真臘在占城南地方七千里政和中始通中國至是
遣郎將來朝詔封其王金泉賓深為國王恩比占城

三年春正月鄧洵武卒

鄧氏自給以來世濟其奸而洵武阿蔡
京尤甚京之敗亂天下禍源自洵武始

童貫承詔罷蘇杭應奉局花石綱

初帝以東南之事付童貫且曰如有急即以御筆行
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眾言賊不至平坐此耳

貫即命其僚董耘作手詔罪已罷諸應奉造作局及御前花石綱運并木石彩色等場務而帝亦黜朱勳

父子弟姪之在職者吳民大悅

發明

盜不自發必有激之而發者妖不妄作必有感之而作者是時應奉花石之事害民深矣

使老弱轉于清壑壯者散于四方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為矣故方臘一呼遠近響應無恒心焉耳童貫既知花石之害即作手詔罷之由是吳民大悅賊亦甫平可見民心之與天命相合而不相離不得乎此則失乎彼必然之理也徽宗因茲小警益修厥德省浮費斥小人求實政用賢才豈不為有宋守文之主哉惜其盜賊甫滅而應奉復舉花石復用日積月累民怨益深所以淪于危亡而不悟也綱目特書亦以嘉其自新之念耳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四

方臘陷婺州又陷衢州

衢守彭汝方被執罵賊而死賊屠其城

二月罷方田○罷州縣學三舍法

省宗學辟雍諸路提舉學士官

方臘陷處州○淮南盜宋江掠京東諸郡知海州張叔

夜擊降之

宋江起為盜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知亳州侯蒙上書言江才必有過人者不若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帝命蒙知東平府未赴而卒又命張叔夜知海州江將至海州叔夜使間者

現所向江徑趨海濱劫鉅舟十餘載函獲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副賊江乃降

發明

方臘未除宋江復起蓋由積不善必有餘殃者焉徽宗恣行逆德天下之亂其奈何哉人君視此可少警矣綱目備書于冊所以著其亂亡之漸也噫

方臘寇秀州官軍敗之

臘將方七佛引眾六萬攻秀州統軍王子武乘城固守已而大軍至合擊賊斬首九千賊還據杭州

遼都統耶律伊都叛降金

遼主四子長趙王實訥將次晉王額魯溫次秦王定次許王寧晉王文妃蕭氏所生積有人望女真與兵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五

境內郡縣所失幾半而遼主畋遊不恤忠臣多被疎斥文妃作歌諷諫遼主街之樞密使蕭奉先元妃之兄而秦許王之舅也以國人屬意晉王恐秦王不得立因潛圖之文妃姊適耶律達哈拉妹適耶律伊都一日其姊若妹俱會軍前奉先諷人誣文妃與駙馬蕭昱及伊都達哈拉等謀立晉王而尊遼主為太上皇遼主遂誅蕭昱達哈拉等而賜文妃死伊都在軍中聞之大懼即率千餘騎叛降于金遼主遣蕭錫默等將兵追之及諸間山縣錫默等謀曰主上信蕭奉先奉先視吾輩茂如也伊都乃宗室豪俊常不肯為即給曰追不及伊都至金金主見之因詔成州都統司曰自伊都來灼見遼國事宜已決議親征其治軍以俟師期

發明

人臣之事君義而已矣故于豐亨之時君有過則犯顏諫諍蹇難之時君有急則仗節死

義程子曰就是一箇是此之謂也伊都既為都統則非卑末之可比既為宗室則非異姓之可倫當國家厄運之秋正臣子憂勤之日雖搆以讒邪弗克暴白亦當奉辭討伐辨析是非必不得已死之可也夫何忘君背國忍恥事仇其惡可勝言哉特書叛降所以著其不赦之罪也綱目之修誅亂討逆而已耳

廣義

仲虺之告成湯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之日也何以言之文妃遼主之敵體也

遼信護而見殺晉王遼主之賢子也又有意而殺之伊都遼主之親戚也一旦棄之以資敵國遼主不惟荒淫而又剛暴何足道哉曰然則綱目于耶律伊都何以書官而書其叛降哉蓋具官者所以著其為遼之臣書叛降者所以律其臣叛君也遼主雖曰不君而在伊都則有甚不可為者耳噫遼主自伐其國若此尚何以不伐而望金人哉

欽定四庫全書

綱目

夏四月童貫合兵擊方臘破之執臘以歸

二月童貫譚稹前鋒至青河堰水陸並進臘復焚官舍府庫民居乃宵遁還清溪幫源洞諸將劉延慶王稟王渙楊惟忠辛興宗王淵等相繼至盡復所陷城四月貫等合兵擊臘于幫源洞臘衆尚二十萬與官軍力戰而敗深據巖屋為三窟諸將莫知所入王淵裨將韓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即挺身仗戈直前擣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辛興宗領兵截洞口掠為已功併取臘妻子及偽相方肥等五十二人于峒石穴中殺賊七萬餘人其黨皆潰臘之亂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洞逃者相望百餘里

五月以鄭居中領樞密院事○大蝗

發明

蝗蝻屬春秋書之記災異也人所致者曰災大蝗大災也程子曰民以食為命故有災必書之于時徽宗間弱京貫奸貪凡百所為皆殃民之事曰然則天何為而先肆毒于民邪曰食者民之命民者國之本故凡災由人致而異出于天人君自致其災如此則是絕民之命而喪其本矣本既喪矣國豈能存此理之決然者也果何係于天哉

○安置御史中丞陳過庭于黃州

過庭以睦寇竊發嘗上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言朱勗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昭正典刑以謝天下三人憾之至是陷以罪罷知蘄州未半道謫黃州安置

欽定四庫全書

綱目

發明

楊氏曰堯之舍己從人舜之間見一善上也唐高祖從諫如轉圜太宗導人使諫次也故曰堯舜聖之隨高祖太宗賢之隨徽宗飾非拒諫京黼阿諛苟隨以正人為讐隙視忠言為芒刺過庭因進直言無辜罹罪則君臣之間貪淫樂禍粉飾太平天下之亂于茲決矣故綱目以無罪例書之深惜之也

廣義

夫有所為而為者私也無所為而為者公也過庭豈不知蔡京王黼朱勗權傾人主言出而禍隨哉蓋以灼見三人將覆宋室特以其心有所不忍而為徽宗痛言之耳豈有所為而為者哉夫何不此之察反陷過庭于死地惜哉故綱目于過庭之謫不惟銜之而又地之者明其無罪也

閏月復置應奉局

方臘既平王黼言于帝曰士大夫懷姦弗俊抑損應奉妄為譏諂望特置應奉一司臣專總領庶杜姦謀從之仍令梁師成總領于內遂復諸應奉局奪發運乾漕之卒為用戶部不敢詰自是四方珍異之物充物二人之家而入尚方者纔什一

廣義

分注載方臘既平王黼言于帝曰士大夫懷姦弗俊抑損應奉妄為譏諂望特置應奉一司臣專總領庶杜姦謀從之遂復諸應奉局嗚呼方臘之起因民不怨于應奉局故其得以藉口而

茶毒生靈以舒平昔之積怨宿恨也于士大夫何預焉今王黼聞知徽宗溺于玩好故其言一入而應奉之局即復矣使徽宗聽士大夫之言如聽王黼則災害不生而禍亂不作矣雖然王黼重貫皆巨姦也觀此則黼罪又浮于貫矣吁徽宗間縱欲之言如魚得水訓志之言如水沃石不亡何待宗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

秋七月廢新置州軍

夔峽廣南邊臣開納土之議建立軍州上靈國用下彈民財至是言者以為病乃廢純亨滋祥祺泰承播思隆允孚十二州及熙寧遵義二軍或為縣或為堡寨

黑青見于禁中

元豐末嘗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見哲宗崩至大觀間漸晝見政和以來大作每出若列屋摧倒之聲其形僅丈餘彷彿如龜黑氣蒙之不大了了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又或變人形或為驢晝夜出無時多在掖庭及內殿習以為常人亦不怖又洛陽府畿內忽有物如人或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眉目始夜則掠小兒食之後雖白晝入人家為患所至喧然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夜執鎗自衛亦

有託以作惡者二年乃息

發明

積祥妖孽隨感而應善不善之積而已誠齋楊氏曰惟天愛君惟聖畏天天之于君厭之者則驕之以嘉祥愛之者則懼之以災異絕之者則侈之以強盛念之者則懼之以災害徽宗窮極奢淫棄滅禮法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土木大興兵戎妄作花石禽獸取自遐方聲色貨利充牣畿甸則其見絕于天災異之來必矣官禁深嚴黑

青條見民間喧哄易于皇惑此蓋乖戾之氣醞釀而成也上書大蝗所以著民命之難全此書黑青所以著天心之告戒即當時之故事觀之始可知綱目書法之深意而人心天理之本然矣

廣義

按春秋傳異天之變也災人之害也一歲中既有大蝗之災又有黑青之異災異迭興如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

此正天怒民怨之時也徽宗方且罪諫官縱已欲不畏天變不恤民隱雖欲不亡得乎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

八月加童貫太師封楚國公○方臘伏誅

改睦州為嚴州歙州為徽州

廣義

漢世非軍功不侯故其末世子孫有封宦者為侯君子惡之徽宗之于童貫殆有甚焉既

加以師傅之尊復錫以上公之爵何哉揆厥所由皆童貫邀功之所致也且方臘度劉疆土戕害生靈誅之恨不早耳童貫于夏四月執方臘以歸即當致辟于獻俘之日今則濡滯遂巡直待加封然後正臘之罪謂非其邀功之奸計乎况太師國公人臣之極位而偏于乘輿者也故成王以宋公封

微子而諄諄焉以僭偪為戒者正恐其覲覲之心
潛滋暗長于隱微之中也設使貫心無厭又欲以
等而上之者求封不知將何以界之也其與夫稱
父母目門生者無異矣厥後辱德之號誰其尸之

九月以王黼為少傅鄭居中為少師○詔宦者李彥括

民田于京東西路

初胥吏杜公才獻策于內侍太傅楊戩立法索民田
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轉完尋至無可證則度地所
出增立賦租始于汝州浸淫于京東西淮西北括廢
堤棄堰荒山退灘皆勸民主佃額一定後雖衝蕩回
復不可減一邑率于常賦外增租錢至十餘萬緡水
旱蠲稅此不得見權公才為觀察使至是戩死以內
侍李彥繼之彥復密與王黼表裏置局汝州臨事
愈劇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皆指為天荒雖
欽定四庫全書

執印券皆不省魯山闔縣盡括為公田訴者輒加威
刑致死者千萬京西提舉官及京東州縣吏皆助彥
為虐民不勝忿痛發物供奉大抵類朱勣責辦于民
無休息期農不待之田牛不得耕墾彈財靡帛力竭
餓死或自縊轉輒間如龍鮮薛荔一本輦致之費踰
百萬喜賞怒刑禍福轉手因之得美官者甚眾前執
政冠帶操笏迎謁彥馬首彥處之自如所至倨坐堂
上監司郡守不敢抗禮有言于帝梁師成適在旁抗
聲曰王人雖微序于諸侯之上
豈足為過言者懼不敢復言

發明

王者以四海為家以天下為度天之立君所
以為民君子得民所以守國民富則君不至
于獨貧民貧則君不能以獨富是故省刑罰薄稅
歛以足民之食節財用省浮費以寬民之力蓋君
之所畏者天所寶者民微宗災異迭見而不悟是
乃不畏乎天也虐政繼作而不息是乃不寶乎民

也民心既畔天命亦離雖有天下烏可以一朝居
哉矧民田衣食所資今而括之則是與民爭利而
貽害大矣安有堂堂天朝較利民間尚能君臨萬
國而父母斯民乎直書于冊所以著其荒縱昏庸
之失也

廣義

觀分注備載李彥括民田之事則知于時民
窮財盡矣善乎有若之告哀公曰百姓足君
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故曰民惟邦本
固邦寧正陸宣公所謂財者民之心也傷其心是
傷其本傷其本則榦枝凋瘵而根柢廢拔矣昔紂
以民財而足于鹿臺故不待牧野之師而根柢先
拔于鹿臺德宗以民財而足于瓊林故不待奉天
之幸而根柢先拔于瓊林徽宗括民田于京東西
路然亦不待如金之禍而根柢先拔于京東西路
矣自古國之所以亡者未有不先民窮財盡而後及
欽定四庫全書

冬十月詔童貫復領陝西兩河宣撫使○十一月馮熙

載罷○以張邦昌為中書侍郎王安中李邦彥為尚書

左右丞

邦彥本銀工子也俊爽美風姿為文敏而工然生長
閭閻習振鄙事應對便捷善謳詠能蹴鞠每綴街市
俚語為詞曲人爭傳之自號李浪子以善
事中人爭薦譽之累擢翰林承旨進右丞

廣義

前詔宦者李彥括民田于京東西路是理財
之失也為國之道莫要于理財用人二者
而已二者胥失則宋事日非蓋可知矣

金侵遼中京

初即律伊都奔金尼瑪哈言于金主曰遼主失德中外離心今乘其釁可襲取中原天時人事不可失也金主然之羣臣言時方寒金主不聽竟用尼瑪哈計以舍音都統內外諸務普嘉努尼瑪哈幹布斡里雅布富勒呼副之即律伊都府

廣義

即律伊都遼之親戚也分注載金以即律伊都為鄉導以趨遼中京大定府嗚呼遼主荒淫不道豈特所謂親戚畔之者哉其即視君如寇讐者也敵情狠復固不足道其為後世有國者之鑑

不亦痛且切乎

壬寅四年春正月以蔡攸為少保○金克遼中京遼即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

延禧殺其子晉王額魯溫走雲中

金克中京遂下澤州遼主時獵于鴛鴦灤伊都引羅索奄至遼主憂甚樞密使蕭奉先曰伊都乃王子班之苗裔此來欲立甥晉王額魯溫耳若為社稷計不惜一子誅之可不戰而退會即律薩巴等復謀立額魯溫事覺遼主召樞密使蕭德劬等議曰反者必以此兒為名若不除去何以復安德劬唯唯遼主乃遣人縊之或勸額魯溫亡額魯溫曰安忍為蕞爾之軀而失臣子之節遂就死遼主素服三日即律薩巴等皆伏誅額魯溫素有人望諸軍聞其死無不流涕由是人心解體伊都引金兵逼遼主行宮遼主率衛士五千餘騎自鴛鴦灤走雲中遺傳國璽于桑乾河

發明

克者力勝之詞殺者殺無罪之詞延禧當國祚傾危之時遊宴無度不恤國政固有可亡

之理然而祖宗土地不能死守惟務逃奔謂之何哉晉王延禧之子人望所鍾頃因讒忌即縊殺之噫

其志亦陋矣意豈不曰晉王既有人望苟立為君庶幾能保宗社少延契丹之祀顧非幸歟亟殺嫡冢此何禮耶故特斥名而書殺所以著其殘悖不明之罪也

廣義

觀分注備載遼人為金所敗之詳則知遼主既聽奉先之譖而殺一賢妃後又聽奉先之譖而殺一賢子國人安得不解體而敵國安得不乘釁修者其遼主之謂也

二月管勾太平觀陳瓘卒

或問游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酢曰四海人才不能周知以所識知陳了翁其人也劉安世嘗因瓘病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

使人勉以醫藥自輔曰天下將有賴于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至是卒于楚州

發明

瓘忠亮有守遭時積棄客死楚州誠可惜也之意可見矣

三月金襲遼軍延禧走夾山

金尼瑪哈敗遼奚王于北安州拔其城遣古紳略近地獲遼護衛實訥等知遼上下離心使人報舍音曰遼主窮迫若失機會事難圖矣舍音意未決幹布勸從之舍音乃出青嶺尼瑪哈出歌嶺期會于羊城樂遼兵在雲中以金兵為憂蕭奉先猶言女真雖能攻我上京終不能遠離巢穴及聞金師將出嶺西遼主遂趨白水灤尼瑪哈以精兵六千襲之將近行營遼王計不知所出遂乘輕騎入夾山始悟奉先之不忠

怒曰汝父子誤我至此誅汝何益恐軍心忿怒爾曹
避敵苟安禍必及我其勿從行奉先下馬哭拜而去
行未數里左右執其父子縛送金兵金人斬其長子
昂以奉先及其次子昱械送金主道遇遼軍奪以歸
並賜死蕭德勸自
知不免亦絕食死

廣義

分注載遼主于事勢窮蹙之際猶不忍誅奉
先而遣之使去既去被左右縛送金兵金兵
械送金主道遇遼軍奪以歸國遼主不得已而賜
之死者何哉蓋遼主之亡也亡于蕭奉先之一人
耳其罪大惡極人人得而誅之今既悟其不忠而
猶隱忍不底其罪者夫討賊也欲其國之不亡得
乎

遼燕京留守李處溫等以即律淳稱帝遙廢其主延禧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

為湘陰王

遼主之走雲中留南府宰相張琳參知政事李處溫
與淳守燕京處溫聞遼主入夾山命令不通即與族
弟處能及子爽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幹謀立淳處
溫邀張琳白其事琳曰攝政則可即真則不可處溫
曰今日之事天意人心已定豈可易也琳不敢執遂
與諸大臣即律達實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
集蕃漢百官諸軍詣淳府引唐靈武故事勸進淳不
許將出李爽持楮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淳驚駭
再三辭不獲從之羣臣上尊號曰天錫皇帝建元天
福以妻蕭氏為德妃妃普賢女也加處溫守大尉張
琳守太師餘與謀者授官有差改怨軍為常勝軍軍
旅之事悉委達實達降遼主為湘陰王遂據有燕雲
中及上京遼西之地遼主所有沙漠已北西南西北
路兩都招討府諸蕃族而已淳遣使來報免歲幣結

好亦遣使奉表于金乞為附庸金人不報即律達實
者太祖八世孫通遼漢字善騎射登進士第累擢翰
林學士承旨遼謂翰林
為林牙故稱達實林牙

發明

按劉氏書法曰以稱帝何不宜稱者也帝王
所未嘗書主此書廢其主何正名分也處溫等奉命
留守即律淳承旨監軍正宜號召豪傑北向爭衡
恢復故地奉迎乘輿必不得已死守燕京可也夫
何貪圖榮利共行悖逆皆綱目之所深絕者故書
稱帝以著其僭竊之罪書廢其主以著其叛亂之
罪觀綱目之所書則其君臣之分明逆順之勢定
而亂臣賊子殆無所容于天地之間矣凡若此類微君子莫能修之

廣義

嗚呼觀遼國之亡也則知當時君臣父子夫
婦兄弟之大倫一旦陵夷漸滅銷鑠已盡哀
哉雖欲不亡其可得乎孟子曰人之所以異于禽
獸者幾希希夫虎狼猶父子也蜂蟻猶君臣也鵲鴿
馬以兄弟睚眦鳩馬以夫婦是故生于天地間者未
有外倫理而能獨立者也豈有軍國子民而置倫
理于不講哉故蒯輒拒父孔子惡之夷齊讓國孔
子賢之今也淳雖遼主之叔以分言遼主君也淳
則臣也平日不能如周公之訓成王今因家國顛
覆處溫爾稱帝建元降封其君證以李唐靈武故事
吾誰欺欺天乎且昔者明皇幸蜀肅宗即位靈武
逆尊明皇為太上皇帝後世大儒猶曰肅宗即位
靈武分明是篡况降封乎曰為淳計者奈何曰量
力而動力能迎主歸國則迎不能則如張琳之計
而為君死社稷
則庶乎其可也

金克遼西京

遼之建國在宋
之先相繼百有
餘年一旦交遼
之敵結金以圖
之不知唇亡燕
寒失策益矣知
信誓昭然甘於
背棄其不祥孰
大焉固不待請
庚之末而知其
傾覆矣

詔童貫蔡攸等勒兵巡邊以應金

金人攻西京大同府遼敗守忠救之尼瑪哈摩囉歡
幹布等繼至尼瑪哈率麾下自其中衝擊使餘兵去
馬從旁射之守忠大敗其眾殲
馬西京西路州縣部族皆降金

朝廷既與金約夾攻遼以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熙
河鈐轄趙隆嘗極言其不可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
拜隆曰隆武夫豈可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
時啓譽萬死不足謝責貫不悅鄭居中亦力陳不可
謂京曰公為大臣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
廟算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耳居中曰公獨不思
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
為之由是議寢及金數敗遼兵童貫乃復乞舉兵居
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時睦冠初平
帝亦悔于用兵王黼獨言曰中國與遼雖為兄弟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目
卷十
五十六

邦然百餘年間彼之所以開邊慢我者多也且兼弱
攻昧武之善經也今而不取燕雲女真即強中原故
地將不復為我有帝遂決意治兵黼于三省置經撫
房專治邊事不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
六千二百萬緡以充用黼又遺童貫書曰太師若北
行願盡死力會間即律淳自立乃以蔡攸副貫勒兵
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且招諭幽燕使童貫不習事
謂功業可唾手致入辭之日二美嬪侍帝側攸指而
請曰臣成功歸乞以
是賞帝笑而弗責

發明

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器夫兵猶火也不戢
將自焚徽宗志在混一海宇用兵不已蓋自

政和五年代西夏討諸夷之後凡八年間兵禍四
起征調日繁凡見于綱目所書者皆可覆也一旦
強隣竊發大駕蒙塵幾亡社稷是果誰之咎哉此
書勒兵巡邊以應金下書進兵擊遼敗績其為殷

鑒豈不甚明人主觀此其亦知所
自治而不以窮兵黷武為意乎

廣義

中國與敵人盟不能保其不渝蓋敵情貪
稍不如意則必敗盟矣是故唐肅宗約戎狄以
求援而戎狄背其約德宗信戎狄以與盟而戎狄
劫其盟蓋盟者出于事不獲已列國有盟春秋惡
之况與強敵盟乎此聖人所以書隱公及戎盟于
唐而必日之者甚其非義也今徽宗與金約夾攻
遼其與虞公假道之愚何異哉後之帝中
國者慎勿刺漆以止渴養虎以貽患可也

夏四月金取遼東勝諸州獲阿蘇以歸

阿蘇至金金
主杖而釋之

五月童貫進兵擊遼敗績退保雄州詔班師貶都統制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目
卷十
五十七

種師道為右衛將軍致仕

貫至高陽聞用知雄州和說計降黃榜及旗述帛民
伐罪之意且云若有豪傑能以燕京來獻者即除節
度使遂命統都制種師道護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
日之舉譬猶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
無乃不可乎貫不聽分兵為兩道師道總東路兵趨
白溝辛興宗總西路兵趨范村即律淳聞之遣即律
達實蕭幹禦之師道次白溝遼人謀而前師道前軍
統制楊可世敗績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槌
自防賴以不大敗退師雄州遼人追擊至于城下辛
興宗亦敗于范村帝聞兵敗而懼詔班師遼使來言
曰女真之侵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
利棄百年之好結強大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為得計
可乎救災卹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種
師道復請許之和貫不納而密劾師道助賊王黼怒

責授師道右
衛將軍致仕

發明

以官人為制將雖舉朝力爭皆不之聽至是

果辱王師故書童貫擊遼敗績以罪之上書童貫
敗績下書貶種師道為右衛將軍致仕則是連坐
之人明矣夫童貫身為制將總率大兵失律誤國
謂宜亟誅以正王法而乃南免刑誅即劾師道則
是徽宗知有重貫而不知有國法也此事觀之其義自見

廣義

大抵行師貴乎名實相副而忌乎有名無實
也名實相副者勝有名無實者敗此理之必

然者也何則商湯周武仁義之師名實相副者也
宋襄成安仁義之師有名無實者也此商湯周武
之所以勝而宋襄成安之所以敗歟今童貫用和
說之計以聲弔伐之舉且云若有豪傑能以燕京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

宋獻者即除節度使觀此則知宋之出師惟在欲
得燕京耳惡在其為弔伐哉此所謂有其名而無
其實者是也安能服豪傑之心問敵國之罪以求
必勝乎昔者森桓伐楚責其不貢包茅是也然曰
昭王南征不返則非矣此所以來楚之傲辭而終
不能成厥功也善乎老種有盜入鄰家之譬何其
當哉况乎遼使之言雖出于一時之倉卒要亦公
平正大之說此誠決汴宋將亡之確論也豈有堂
堂中國而為此不仁不義之舉而反欲取勝于人
耶或曰師道之喻可謂善矣而其處已何如曰未
善也曰曷為未善曰師道既以朝廷此舉為非則
當角中私第口不言兵可也何甘心于刑餘奴隸
之節制乎有前所喻而不能退避是不能見幾明
決也甘受貫之節制而不能破敵是其戰陳無勇
也曰然則綱目于其貶何以書致仕乎曰正以見
宋之此舉為非專在童貫而不由乎師道也曰使

宋此舉為得而師道不能
死敵何如曰律之而已

六月以王黼為少師○遼耶律淳死其妻蕭氏稱太后

主國事李處溫伏誅

淳廢疾聞遼主傳檄天德雲內朔武應蔚等州合諸
蕃精騎五萬約以八月入燕并遣人勞問索衣裘若
樂淳其驚命北南面大臣議而李處溫蕭幹等有迎
秦王拒湘陰王之說惟南面行營都部署耶律寧曰
天祚果能以諸蕃兵大舉奪燕則是天數未盡豈能
拒之否則秦相父子也安有迎子而拒其父者處溫
等以寧扇亂軍心欲殺之淳曰彼忠臣也焉可殺天
祚果來吾有死爾復何面目相見邪已而淳疾自知
不起密授處溫蕃漢馬步軍都元帥意將屬以後事
及蕭幹等召宰執入議處溫稱疾不至陰聚勇士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

備給云奉密旨防他變淳死蕭幹等乃立淳妻蕭氏
為皇太后主軍國事奉遺命逆立秦王定為帝蕭后
遂稱制改元德興諡淳為孝章皇帝廟號宣宗葬于
燕西之香山蕭后聽政幹以後命召處溫至以時方
多難未即加誅但追殺元帥劉子處溫父子懼禍南
遁童貫欲挾蕭后納土北通于金欲為內應事覺后
執處溫問之處溫自陳有定策力后曰誤秦晉國王
者皆汝父子何功之有并數其前罪惡數十處溫無
以對乃賜死蕭其子爽而磔之籍其家得錢七
萬緡金玉寶器稱是皆為宰相數月間所取也
發明 而斥名書死者不子淳之借稱也下書其妻
蕭氏稱太后以見不宜稱也處溫助淳悖逆誤國
殄民乃亂臣賊子之魁桀耳分注以賜死為文綱
目變文特書伏誅非所以予蕭氏之能討有罪也
為天下之討有罪也其所以扶三綱立人極而教

詔後世也嚴矣

廣義

嗚呼淳不能迎主歸國而反乘時射利是穿
箭之不若也今而得戴其元以歸地下幸矣
及乎李處溫以禽獸之行逞立其君之子為帝厥
罪何可勝誅惟即律寧不忍乎此故曰自古安有
迎子而拒父者豈非造次顛沛而能禮義自守者
哉此寧之所以異于國人也多矣然則分注載李
處溫不過曰賜死而其綱則大
書曰伏誅何邪正名定罪也

夏人救遼金襲敗之于宜水

夏主使李良輔將兵三萬救遼金將韓魯羅索敗之
于宜水追至野谷澗水暴至夏人漂沒者不可勝計
發明 閱元年齊人救邢春秋義之凡書救者未有
不善之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宋救李璿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

圍是也救在外邦則罪中國契丹救北漢夏救遼
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吐蕃嘉勒斯賚敗元昊

于河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
康王入衛次于東平是也救而不敗救者則書所

至以罪其怯曲端次于襄樂不進是也兵者綱目所甚
重衛靈公問陳孔子對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獨

至于救兵而書法若此君子之情見矣其稱人進
之也輕行而掩之曰襲詭道而勝之曰敗皆所以

賤金而
子夏也

廣義

當是時也遼金之不敵也審矣夏人何以救
為哉曰彼但知救災卹鄰之意其間強弱非
所論也嗚呼觀夫夏人此舉則知其正大光明非
若宋之助叛以伐無罪之國也孔子曰夷狄之有
君不如諸夏
之亡也信哉

秋七月詔童貫蔡攸再舉伐遼以劉延慶為都統制

王黼間即律淳死復命童貫蔡攸治兵
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劉延慶為都統制

初收經制錢

先是命陳邁經制江淮七路治于杭州以供餽餉
以財用不給創議比較酒務及度公家出納錢糧量
取其贏統經制錢遂
為東南七路之害

發明

嗚呼宋之虐民益甚矣東南為應奉花石之
擾民不聊生今而又收經制則是民間之利
悉歸于上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而大為
東南七路之害矣特書曰初蓋譏之也

八月金阿古達襲遼延禧于石輦鐸延禧敗走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

遼主既失西京及沙漠以南遂奔于額蘇倫金舍音
使斡里雅布告金主曰今雲中新定諸路遼兵尚數

萬新降之民其心未固諸將望幸軍中金主從之既
而聞遼主在大漁濼乃將金兵萬人襲之普嘉努斡

里雅布率兵四千為前鋒晝夜兼行追及遼主于石
輦鐸軍士至者才千人遼兵二萬五千方治營壘普

嘉努與諸將議即律伊都曰我軍未集人馬疲劇未
可戰也斡里雅布曰追及遼主而不亟戰日久而適

則無及矣遂戰短兵接遼兵圍之數重副都統蕭特
烈諭軍士以君臣之義士皆殊死戰遼主謂斡里雅

布兵少必敗與妃嬪登高阜觀戰伊都指遼主麾蓋
以示諸將斡里雅布遂以騎兵馳赴之遼主望之大

驚即遁去遼兵遂潰斡里雅布還金主曰遼主去不
遠蓋亟追之斡里雅布追至鄂勒哲圖遼主棄輜重

而遁蕭特
烈被執

九月除朝散郎宋昭名

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異時金必敗盟為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敢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于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王黼大怒之除昭名編管海州

發明

家語曰人臣而忠其國者爵祿不足以賞也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宋之諸臣依何取容以饜富貴而國家利害罔肯究心宋昭官非臺諫職非言責不思素餐之恥力陳經國之圖見忤奸黨即除其名果何說哉其後金人敗盟一如昭料若合符節然則君子之先見出于尋常萬萬矣故書除宋昭名所以著其無罪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

廣義

觀夫宋昭上書之言不惟中心激烈而且有先見之明此即柳惲之料吐蕃也何其驗哉綱目大書其官者予之之深也

金遣使來命趙良嗣報之

金人聞童貫舉兵恐朝廷徑取燕而歲幣不可得乃遣使來議師期帝遣趙良嗣報之且言不負初約

遼將郭藥師以涿易二州來降

遼常勝軍帥郭藥師為涿州留守以蕭后立蕭幹專政國人多貳謂所部曰天祚失國女政不綱宋天子重兵壓境此男兒取金印時也遂擁所部八千人奉二州來降童貫受之以間詔授恩州觀察使以兵隸劉延慶

發明

外國之臣名姓不登于史冊者微也藥師遼將曷為以姓名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降是接我以利而我入其利兩譏之也胡氏曰為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必危矣為己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綱目于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為後戒也州而言以者言所歸之易也如春秋書莒牟婁來奔同意

冬十月劉延慶及郭藥師進兵攻遼藥師襲燕敗績延慶兵潰

慶兵潰

童貫遣劉延慶郭藥師將兵十萬出雄州以郭藥師為鄉導渡白溝延慶軍無紀律藥師諫曰今大軍跋隊行而不設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奔潰矣不聽至良鄉遼蕭幹率兵來拒延慶與戰而敗遂閉壘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今志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之城可得也因請延慶子光世簡兵為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揚可世與藥師率兵六千夜半渡盧溝倍道而進質明常勝軍帥甄五臣領五千騎奪迎春門以入藥師等繼至遣人諭蕭后使趣降蕭后密報蕭幹舉精甲三千還燕巷戰光世逾約不至藥師去後而敗與可世棄馬縋城而出死傷過半世宣死焉延慶營于盧溝南幹分兵斷餉道擒獲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敵其目留帳中夜半為相語曰吾師三倍漢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為應舉火為期鐵之無遺既言乃陰逸一人歸報延慶聞而信之明旦見火起以為敵至即燒營遁士卒蹂踐死者百餘里幹因縱兵追至涿水而去自熙豐以來所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

五

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知宋之無能為作賦及歌詩以謂之樂師還猶進安遠軍承宣使

廣義

是役也童貫以奸貪閣覽樂師以叛君降敵而延慶又非智勇之將正孟子所謂以若所

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是也惟是之故故蕭幹帳中之謀一出宋師遼爾狼狽積年所蓄軍實一旦盡為金有宜有以宋燕人之謂也由是觀之則知君能知人然後可以擇將將得其人然後可以克敵

以蔡攸為少傅判燕山府○十一月金人來議燕地十

二月遣趙良嗣復如金求營平灤三州

初朝廷與金約但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平營灤三州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黼悔欲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

併得之金主不肯及趙良嗣往金主使善嘉勞責良嗣以出兵失期且云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薊景檀順涿易六州良嗣言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抗辨數四金人不從良嗣乃與其弟

李靖偕來止許山前六州帝復遣良嗣送之且請營平灤三州

發明

遣使須索之謂求昔者天王求賄求金求車春秋識之况求地于敵人乎細目于求營平

深三州特書曰求垂後戒也王者有求下觀而化孟子曰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胡氏曰古之人君必內脩厥德辨上下定民志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故府庫充實倉廩盈餘四方觀德萬國來王而天下治矣及侈心一動沒不可遏必至于三綱淪沒五典弛廢迫其亡國滅身而後止也觀綱目所書則

見宋室喪亂之由而知興衰撥亂之說矣

廣義

抑觀燕乃石晉故地賂契丹者與夫營平灤三州皆非宋祖宗立國之初所得之地也徽

宗何不自揣而屑屑請求于金邪然謂之求則必屈已下人而俛首聽其俵撥耳孰謂剛明之君有是哉曾子曰吾聞與人者常驕人受人者常畏人蓋以此耳書稱成湯由七十里而至于有萬邦其所有之萬邦未聞其有一之請求于人也惟知當時室家相慶而已稱又王曰惟我有周誕受多方其所有之多方亦未聞其有一之請求于人也惟知

當時西土怙冒而已故成湯自諸侯而陞為天子又王由西伯而道行中國若火之始然而自有不可遏者矣後世不量力而度德動輒請地求地于人其最甚者惟智伯耳智伯之下又有徽宗馬使智伯倘德自強而無狼臯之貪求則豈特頭漆于襄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

子而襄子且將見役矣今徽宗備德自強而無燕雲之固請亦豈至身及于金人而金人必將受命矣昔唐太宗所謂割腹藏珠柳子厚所謂負販者智伯徽宗似焉

加郭藥師武泰節度使○金克遼燕京耶律淳妻蕭氏

奔天德

童貫再舉伐燕不克成功懼得罪乃密遣王環如金以求如約夾攻金主遂分三道進兵遼德妃蕭氏五上表于金求立秦王定金主不許遼人遂以勁兵守居庸關金兵至關崖石自崩戍卒多壓死遼人不戰而潰金兵度關而南遼統軍都監高六等送款于金金主次于城南遼宰相左企弓參政虞仲文康公弼樞密使曹義勇張彥忠劉彥宗等奉表降詣金營請

罪金主並釋之命守舊職而遣左企弓等撫定燕京諸州縣蕭德妃與蕭幹自古北口趨天德于是遼五京皆為金有金主遣精騎送趙良嗣還且獻遼俘

廣義

嗚呼貪功利者莫如童貫而無能為者亦莫如童貫分注云童貫再舉伐遼不克成功懼

得罪乃密遣王環如金以求如約夾攻及至克遼未聞其有分毫之力况乎金師至遼如入無人之境其陷燕京也若探物于嬰兒之握何其易哉此所以來輕宋之心而垂涎于汴鼎也曰遼主何以書名而于其後何以書妻因其事而敗之也故主猶存所以斥其名而妻其後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臣亦曰綱目修而亂臣賊子懼

萬歲山成更名曰良嶽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

山周十餘里其最高一峯九十步上有亭曰介分東南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萼綠華堂書館八仙館紫石巖樓真澄覽秀軒龍吟堂山之南則壽山兩峯並峙有鴈池壠壠亭山之西有藥寮西莊紫雲亭白龍泚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巖又西有萬松嶺半嶺有樓曰倚秀上下設兩闕闕下有平地鑿大沼沼中作兩洲東為蘆渚浮陽亭西為梅渚雪浪亭西流為鳳池東作為鴈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有巢鳳閣三秀堂東池後有揮雪廳復由磴道上至介亭亭左復有極目亭蕭森亭右復有麗雲亭半山北俯景龍江引江之上流注山間西行為漱瓊軒又行石間為煉丹觀環山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及清澗閣北岸有勝筠庵躡雲臺蕭間館飛峯亭支流別為山莊為回溪又于南山之外為小山橫亘二里曰芙蓉城窮極巧妙而景龍江外則諸館舍尤精其北又因瑤華宮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曰曲江池

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封丘門而止其西則自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闔闔門為複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德宮既成帝自為良嶽記以為山在國之良位故也初未勦于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城斷橋毀堰折牌數月乃至會得燕地因號昭功敦慶神運石立于萬歲山又作絳霄樓勢極高峻盡工藝之巧其後羣閣興築不已于是山林巖壑日益高深亭臺樓觀不可稱紀又以金芝產于萬壽峰因更名壽嶽云

發明

特書曰成譏久費也政和七年冬書作萬歲山至是年冬而始竣事則跨歷六年極土木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

之盛殫億萬之財天怒于工而不悟民怨于下而不知欲蓋彌章泰然自侈是時強敵在外漸為國患宋之君臣曾未見其思患預防之心而徒今日歛民貲明日勞民力自古荒淫之君愚之甚者未鳥獸豈能獨樂哉綱目書此文無貶詞乃所以深立法之意嚴矣

廣義

前輩嘗謂秦皇以奢侈暴斂而亡漢武奢侈

過等事之善與夫後人不失其道而無子嬰之愚故也又况盜賊滿山終無豪傑下至叔寶楊廣無足為道今也徽宗良嶽之奢溢于阿房之侈托石于焚書坑儒凡百所為甲于秦皇而其胸襟齷齪又非秦皇比也其視漢武不啻天冠地履何敢望焉况乎金人一豪莫之與競實非漢武時賊盜而徽宗用兵行師乃付之昏庸闈寺之費譬則久病危羸之人而加以酒色並行雖命扁鵲能起哉其可悲也已

戶部獻今年民數

時天下分為二十六路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五十
四監六十三縣一千二百三十四戶二千八百八十萬
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
八十四戶口視西漢盛時蓋有加焉隋唐疆里雖廣
而戶口皆不及

發明

元豐六年戶部奏戶一千七百二十一萬一
千七百一十三至是所奏之數戶二千八百一
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
千七百八十四較之元豐實多三分之一夫有盛
必有衰固天地盈虛之數徽宗恃其戶口之富窮
奢極欲自謂長享太平不料禍出目前生民塗炭
才四年間其天下大亂向來庶富之盛果何恃乎
方其溺愛之時特一蔡京童貫所信僅若毫芒然
欽定四庫全書

而驕奢淫佚之事皆由之而出其極至于喪壞生
靈若是其眾可謂其源甚微其流甚廣者矣人主
觀此要當兢兢持守毋使乍盛而忽衰暫安而遽危則
亦庶乎其可也於戲保治之難如此可不畏諸可
不戒

廣義

分注云戶口視西漢盛時蓋有加焉隋唐疆
之運雖賢明之君尚或難于撫馭况中材與庸闇
者乎昔唐太宗與羣臣論創業守成乃曰創業固
難守成亦不易蓋以知夫君心之侈不生于天下
多事之日每生于天下富豐之時逸樂者危亡之
本憂患者治平之基徽宗當天下之富豐則當統
業自持常恐仰馬愧于天俯焉作于人而吾宗社
之重何以堪之厥位之尊何以保之四夷未王何
以來之金人築點何以待之若游大川懼不克濟

親君子遠小人旁求俊彥以釐天事若然則仰不
愧天俯不作人宗社不足安厥位不足保四夷來
王而金人聽命也必矣大易蒙之六五曰童蒙吉
是也惟其不然故不至于危亡不止也大書戶部
獻今年民數則知
徽宗之志益驕矣

癸卯五年金太宗完顏烏
哥邁天會元年春正月遼知北院樞密事奚和

勒博自稱奚帝

金兵入燕奚和勒博即箭筈山自立為奚國皇帝改
元天復設奚漢渤海三樞密院改東西節度使為二
王分司遼主命都
統即律瑪格討之

發明

自稱者不宜稱也人臣當國步艱難之時不
能匪躬濟蹇而乃據地稱尊皆綱目之所惡
也故夫書遼知北院樞密事奚和勒博所以正
君臣之分也書自稱奚帝所以嚴上下之防也

金遣使來趙良嗣復如金

良嗣至燕與金主議燕京西京之地金主曰若宋必
欲平濼等州則并燕京不與因以答書先示良嗣良
嗣讀至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歸本朝良
嗣因曰租稅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其租稅者尼
瑪答曰燕京自我得之則當歸我大國熟計若不早
見與請速追涿易之師無留我疆于是遣李靖等與
良嗣偕來靖既入對遼見王黼謂靖曰租稅非約
也上意以交好之故欲以銀絹充之靖復請去年歲
幣帝亦特許之仍
命良嗣與靖偕使

以王安中知燕山府郭藥師同知府事

朝廷以金人將歸燕謀帥臣守之左丞王安中請行
王黼贊于帝遂授安中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燕
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郭藥師為檢校少保同知
府事詔藥師入朝禮遇甚厚賜以甲第姬妾命貴戚
大臣更互設宴又召對于後苑延春殿藥師拜庭下
泣言臣在虜中間趙皇如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龍
顏帝深褒稱之委以守燕對曰願效死又令取天祚
以絕燕人之望藥師變色言曰天祚故主也國破出
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畢命他所不敢辭若使反故
主非所以事陛下願以付他人因涕泣如雨帝以為
忠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賜藥師出諭其下曰此
非吾功汝輩力也即剪盆分給之加檢校少傅歸鎮
燕山府路轉運使呂頤浩言開邊極遠其勢難守雖
窮力殫財無以善後又奏燕山河北危急五事帝怒
命貶官而職任如故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

金以遼平州為南京命張鼓留守

遼平州人張鼓為遼興軍節度副使遼主之走山西
也平州軍亂殺其節度使蕭迪里鼓撫安亂者州民
推鼓領州事即律淳死鼓知遼必亡乃籍壯丁五萬
人馬千匹練兵為備蕭德妃遣時立愛知平州鼓拒
弗納金人入燕京訪鼓情狀于康公弼公弼曰鼓狂
妄寡謀彼何能為當示以不疑金人招時立愛赴軍
前加鼓臨海軍節度仍知平州既而尼瑪哈又欲先
下平州擒張鼓公弼曰若加兵是趣之叛也公弼請
自往覘之遂見鼓鼓曰契丹八路七路已降今獨平
州存敢有異志所以未解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
使還公弼還言于尼瑪哈曰彼無足慮也乃升平
州為南京加鼓試中書門下平章事判留守事

廣義

嗚呼遼之亡也若土崩瓦解無一人忠義
相與維持固守可哀也已當是時也七路已

降獨平州一路未降為張鼓者尚可傳檄四方招
集勤王若顛木之有邑藥可也今乃反日所以未
解甲者防蕭幹耳觀此一言則知遼之諸臣共以
遼國持贈金人也厥罪可勝誅邪故綱目大書曰
金以遼平州為南京命張鼓留守以見張鼓者遼
之守臣也金人不廢一鐵不遺一矢命遼守臣守
遼之士而已噫非金之滅遼運乃
自滅之耳學者味之其義見矣

二月以李邦彥趙野為尚書左右丞○遼延禧追廢淳

為庶人殺淳妻蕭氏

遼主聞南京破出奔四部族蕭德妃來見遼主怒殺
之追降淳為庶人降其屬籍而赦其黨蕭幹奔奚

廣義

或曰秦晉國王淳遼主之叔也蓋嘗稱帝而
后迺其妻矣綱目何以不帝不后而名之氏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

三月遣使如金

之邪曰不然周公之與成王以親言則周公叔父
也成王猶子也以分言則自有君臣尊卑之禮截
然而不可紊者也故書稱周公作誥而傳之者則
曰周公傳王命以告多士所謂天無二日民無二
王是也烏有一君在而自立為君者哉其篡逆之
惡莫過于此綱目嚴毅剛正而直書于冊者誅首
惡之法律也
也可畏哉

趙良嗣至燕謂金主曰本朝徇大國多矣豈平灤一
事不能相從邪金主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
議租稅金主曰燕租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
泳易舊疆及常勝軍我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朝自
以兵下泳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邪且言御筆許十
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金主謂之曰

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時左企弓嘗以詩獻金主日君王莫聽捐燕計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背初約要來不已良嗣既還金間遠王謀復故地乃悉斷盧溝北橋梁焚次舍以防之良嗣行至雄州以金書遞奏其畧言貴朝兵不克夾攻特因已力下燕所以拘稅今據燕管內每年租六百萬貫良嗣等稱御筆許二十萬以上不敢自專其平灤等州不在許限僅務侵求難終信義仍速追過界之兵王黼欲功之速成乃請復遣良嗣自雄州再往使許遠人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及議畫疆與遣使賀正且生辰置榷場交易金主大喜遂使尼楚赫等持誓書草來許以燕京及六州來歸而山後諸州及西北一帶接連山川不在許與之限帝曲意從之遣盧益及趙良嗣等持誓書往至涿州金古紳等先索書觀之言其字畫不謹令易之益言帝親書所以示尊崇于大國也金人不聽凡至汴京更

易者數四金人又言近有燕人趙溫訊等逃出南朝須先還方可議交燕地良嗣諭宣撫司縛送溫訊于金既至尼瑪哈釋其縛而用之金人又求糧良嗣許以二十萬石

發明

抑考童貫再舉伐燕不克成功懼得罪故遣使如金求夾攻燕至于克燕乃獨金人之力

貫無分毫之功今馬屑屑請求燕地金人曷得不索燕租而遽爾與之邪且爭地以戰本為租稅以克國用既以租稅與人其地將焉用之况租稅既以我為主而四方俱受制也今反以租稅與人而已徒取其地不免俯首乞憐何其惑與是則索燕租者金之上策與燕租者宋之下策耳何也蓋敵情貪狡稍不如意則必敗盟所以他日致其興兵之辭者其原蓋出于此

夏四月金人來歸燕及涿易檀順景薊之地詔童貫蔡攸班師

金人既遂所欲乃使楊璞以誓書乃燕京六州來歸而營平灤三州終以非石晉所賂契丹之地不預焉詔童貫蔡攸入燕交割時燕之職官富民金帛子女皆為金人所掠而東惟存空城而已尼瑪哈猶欲止割涿易金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為之貫等奏燕城老幼迎謁焚香稱壽帝為之曲赦兩河燕雲命即日班師

發明

來歸者金人心服而歸之也然苟為心服而歸之宋求地于金惟遂欲速之心不顧禮之可否所欲必得無請不從增歲幣納稅租而燕之子女玉帛皆為金人所取所得者不過空城而已

以有用之財易無用之地竊謂徽宗不取也春秋書齊人來歸鄆龜陰田君子美之定公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行相事以禮相見却裔俘拒兵車之命而罷宴享之攝由是齊侯歸三邑以謝過此所謂心服而歸之也徽宗屈已徇金僅得燕地夫豈心服而歸之乎然宋既求于金而金樂然與宋是亦心服者故其書法如此美惡不嫌同辭其義自見

廣義

觀綱目所書則知金人所得者實效也宋之所得者虛名也實效與虛名其所得者奚翅什伯千萬哉宋之君臣謀國如此其左尚何以勝人為望邪噫已不可欺也徽宗此舉是欺已哉既欺乎已而欲人之不己欺者難矣

金襲遼延禧于青塚獲其子女族屬從臣以歸延禧邀

戰敗績走雲中

金以幹魯為都統幹里雅布副之使襲遼主于陰山至居庸獲林牙耶律達實幹魯使幹里雅布尼楚赫羅索以兵三千分道襲遼主將至青塚遇泥濘不能進幹里雅布以繩繫達實使為鄉導趨遼主營幹魯等大軍繼至時遼主往應州其子秦王定許王寧及諸從女并從臣皆被執盡失輜重萬餘乘惟太保特默格竊遼主次子梁王雅里及長女特哩乘軍亂出起遼主軍得免幹魯魯兵至索勒敏為書招遼主遼主自金城來間金人以所獲東去率兵五千餘邀戰于白水濼幹里雅布以兵千餘敗之遼主遁去金人獲遼主長子趙王實訥埒追奔二十餘里盡得其從馬別獲遼牧馬萬四千匹車八百乘遼主使人持免紐金印偽請降于金而西走雲中幹里雅布復以書招遼主諭以石晉北遷事遼主答書乞為弟若子量賜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輯覽
卷十
地幹里雅布不許

發明

輕行而掩之曰襲獲者賤之之辭書獲其子女族屬從臣以歸惡其不能死難賤而絕之也不曰敗而曰敗績謂與讐戰雖敗亦榮也延禧雖值喪亂而不忘仇敵此所以嘉其志而不絕焉耳較諸偷生迎降服為臣敵者豈不大相懸絕哉

五月以楊時為通英殿說書

時入對言于帝曰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宗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者在今甲皆焚之以滅其迹自是分為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者為綱目有宜于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

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于中而已又言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為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無高山巨浸以為阻衛士人各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帝首肯之除通英說書

廣義

觀夫龜山人對之言其救時之策莫良于此子曰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其微宗之謂歟

以王黼為太傅總治三省事鄭居中為太保蔡攸為少

師進封童貫為徐豫國公居中辭不拜

王黼竭天下之財以北征僅得七空城至是率百官表賀詔以收復燕雲宰執皆進位而命王黼總治三省事賜王帶以趙良嗣為延康殿學士居中自稱無功不拜

發明

徽宗竭天下之財力得七郡之空城論功行賞不亦謬哉惟居中自稱無功不受封爵庶幾彼善于此者矣據事直書美惡自見

廣義

燕地之租不入于金則燕雲之地決不可得也故王黼羣奸欲速邊功之成所以許歲幣許租錢不惜國體然後得復此燕雲空虛之地夫何微宗不此之察反加王黼等爵位之尊而不知國實被其潛賈也惜哉曰居中何以辭而不拜乎曰蓋惡之心人皆有之賢者能弗喪耳居中有焉

遼延禧奔夏都統蕭特烈等以梁王雅里稱帝

夏主季乾順遣使請遼主臨其國遼主從之中軍都統蕭特烈等切諫不聽遂渡河次于金肅軍北遣使

冊乾順為夏國皇帝人情惶懼不知所為特烈陰謂即律元直曰事勢如此億兆離心正我輩效節之秋不早為計奈社稷何乃共劫遼主第二子梁王雅里走西北部三日遂立為帝改元神歷以特烈為樞密使特默格副之雅里性寬大惡誅殺復亡者答之而已自歸者即官之

發明

奔者急詞也以稱帝何不宜稱者也然雅里立子以安人心乃權而得中者昌為以借稱書蓋肅宗亦明皇之子明皇奔蜀肅宗即位于靈武君子尚以篡位為嫌是時延禧未聞有傳位之事蕭特烈等禍福奔夏即立梁王是蓋與篡國之臣特一間耳其與劇輒拒父之意何殊哉

廣義

自古國君之所以得常勝夫敵國者以其勢在我也遼主奔夏則其勢在夏而依其勢在夏馬今而反冊夏主何其不知量哉易曰利用為依遷國遼人何足以知此其不至于魏武之于宇又秦者幾希矣

奚和勒博為其下所殺

和勒博為郭樂師所敗一軍離心其黨即律阿古等遂殺之

廣義

昔者安史反逆皆死于其子天理固為甚明和勒博采亂借竊尤而效之故為其下所殺綱目書之為斯世戍亂臣賊子尤欲稱亂不已乎

金遣使如夏

斡里雅布趨天德開夏迎護遼主遼主渡河乃遣書于夏使執送遼主且許割地

六月金張毅以平州來歸

金驅遼宰相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同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民流徙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逆入城言于張毅曰左企弓不能守燕致吾民如是公今臨巨鎮握強兵盡忠于遼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毅遂召諸將領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出沒漠南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祚以圖興復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使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則宋無不接納平州遂為藩鎮矣即後日金人加兵內用營平之軍外藉宋人之援又何懼焉毅又訪于翰林學士李石亦以為然毅乃遣張謙帥五百餘騎傳留守台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至灤河西岸數企弓等十罪皆縊殺之毅乃稱保大三年盡天祚像朝夕謁事必告而後行稱遼官秩榜諭燕人復業恆產為常勝軍所占者悉還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十

燕民既得歸大悅李石更名安弼借故三司使高黨至燕京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勝之地張毅總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幸招致之毋令西迎天祚北合蕭幹也安中深納之令安弼黨與至示以聞帝以手札付同知燕山府事詹度第令羈縻之而度促毅內附毅乃遣張鈞張敦固持書來請降王勸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權後不可悔不聽良嗣坐削五階而詔安中及詹度厚加安撫與免三年常賦毅聞之自謂得計

發明

張毅何以不書叛背金向宋理之正也况張毅本契丹之臣又與女真種落不同其歸宋者欲倚之以復遼仇耳是蓋心服而歸之者也雖然招亡納叛清朝不取宋納張毅而遂為金人用兵之端豈非貪利忘害之大病乎迨至殺毅界金不惟失國體抑且將士離心矣蓋察理不明而有

此弊豈不深可惜哉

廣義 張毅既以平州降金復以之歸宋則其中無所主而聽命于人者也曾謂忠臣義士有是

哉若毅者其見利忘義之小人也

鄭居中卒以蔡攸領樞密院事○秋七月童貫致仕以

內侍譚稹為兩河燕山路宣撫使

貫與蔡攸歸自燕頗失上意王黼梁師成共薦稹代貫交雲中之地稹至太原招朔應蔚諸州降人為朔

寧

發明 嗚呼觀徽宗無歲不以宦官為用迭興迭滅其禍相尋于無窮焉得而不亂哉是時童貫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

南令致仕而代者已踵其後故書以譚稹為兩河燕山路宣撫使則是童貫雖罷而實未嘗罷也天

下何由而秦乎吁

廣義 仕者與君共天位食天祿者也非其德足以正君善俗其才足以修政立事者不預焉豈

有刑餘奴隸之賤而可以致仕名之乎且又以譚稹代貫者于以見宋之邊事皆付之閹豎也雖欲

不亡得乎

禁元祐學術

中書言福建印造司馬光等文集詔令毀板凡舉人傳習元祐學術者以違制論尋又詔蘇軾黃庭堅等獲罪宗廟義不戴天片文隻語並全焚毀勿存違者以大不恭論

廣義 抑觀元祐學術通天地貫鬼神闢奸邪扶正

無間然者也諸賢何負于徽宗前既禁其學術矣又禁以元祐學術政事授業者今又再禁其學術

嗚呼徽宗之世所謂通天地而閉塞焉者也一有正直之士眾必鋤治蔽揚使其不能容足於朝非竄

逐則安置朝進實封慕承貶詔其視學術之正如元祐者毒如仇家則是通國皆非元祐學術者也

故曰不有君子其何能國宋其殆矣

八月朔日食○遼都統蕭幹自稱奚帝引兵破景蕭州

遂攻燕與郭藥師戰敗走死詔加藥師太尉

金人既陷燕京幹就奚王府自立為神聖皇帝國號大奚改元天嗣時奚人譏幹出龍盧嶺攻破景州又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

敗常勝軍于石門鎮陷薊州寇掠燕城其鋒銳甚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洶頗有謀棄燕者已而藥

師大破其眾乘勝窮追過盧龍殺傷大半幹遁去尋為其下所殺傳首京師詔加藥師太尉

金阿古達死弟烏奇邁立

金主去燕京六月有疾命尼瑪哈為都統普嘉努幹魯副之駐兵雲中以備邊而還八月至部堵濼而卒

年五十六古倫貝勒舍音等請安班貝勒烏奇邁即位更名晟改元天會以舍音為安班貝勒幹布為古

倫貝勒相與輔政幹布太祖庶長子也九月葬太祖于海古勒城西

發明 春秋吳楚之君書卒而不書葬避其號也阿

疏則曰稱帝其舉兵則曰金人其卒則斥名而書死皆所以正其本國之名而不使其同于中國諸

侯之稱耳知乎此始可與論綱目矣

廣義 阿古達國王也何以書死蓋謹之也

冬十月遼雅里死蕭特烈等復立即律珠拉為帝

珠拉聖宗孫也

詔建平州為泰寧軍以張毅為節度使

金人間毅叛遣棟摩將三千騎來討毅率兵拒之于營州棟摩以兵少不交鋒而退毅遂妄以大捷聞朝廷拜毅節度使犒賞銀絹數萬

十一月幸王黼第觀芝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一

帝由便門過梁師成家復來黼第因大醉不能語夜漏上五刻乃開龍德宮復道小門以還內侍十餘人執兵接擁是夜諸班禁從皆集教場備不虞幾至生變翌日猶不御殿殆半日人心始稍安祖宗以來臨幸未之有也

發明 凡觀譏之也幸王黼第觀芝甚譏之方是時金人強悍肆意侵陵既敗遼師勢益猖獗因

納張毅每欲加兵此乃敵國外患臨深履薄恐懼修省之時其君當倚于法家拂士以德修國政其臣當責難陳善以禮格君心內用賢才外弭強敵保祖宗之業若弗暇也今乃施施然安于不競無憤恥自強之志惟無益之物是觀是玩及金人入寇工下離心願欲徵兵拒敵不亦晚乎綱目之法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是以深惡徽宗之失德明其義者然後知君子作綱目于一臺固之策一

無益之觀必謹而書以重民力以譏廢政其弭亂持危固結人心之慮遠矣

金人襲平州張毅奔燕山平州人殺金使以拒守

棟摩無功而退金主使幹里雅布督棟摩攻平州會張毅聞朝廷擢賜將至喜而迎幹里雅布乘其無備襲之與毅戰于城東毅敗宵奔燕山王安中納而匿之平州郡統張忠嗣及張敦固出降金金遣使與敦固入諭城中城中人殺其使者立敦固為都統閉門固守

發明 金稱人浸強也政和五年擊遼兵于達魯噶城大敗之固已強矣然獨舉其號者始見綱目則本其僭竊之罪名其侵奪之非者王法也宣和元年來聘嘉其慕義乃以人書四年襲遼軍惡其叛主復以號舉至是伐張毅也亦書人者豈許其代罪而人之乎據中原借大號逼宋室擅威權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一

其所由來者漸矣其與春秋書楚人伐鄭義同後皆倣此

詔殺張毅函首以畀金

金人以納叛來責朝廷初不欲發遣金人索之益急王安中取貌類毅者斬其首與之金曰非毅也遂欲以兵攻燕安中言必不發遣懼起兵端朝廷不得已令安中縊殺之函其首併毅二子送于金于是燕降將及常勝軍士皆泣下郭藥師曰金人欲殺即與若求藥師亦將與之乎安中懼因力求罷召為上清寶錄官使以祭靖知燕山府事自是降將卒皆解體而金人遂用此與師矣

發明 凡事順來者當以逆料逆來者當以順揆毅之背金歸宋此固順來者也為宋計者則必熟思審處意以毅之背主歸來彼必見惡猶我叛人之歸彼亦我之所惡也責人之心責已恕己之

心怒人由是拒之而弗納則彼此相安而釁端絕矣夫何既利其土地而納之復因其來索而殺之噫何故相率來降以求殺邪嗣此燕之降將叛卒怨憤泣下人無固志金亦藉此以為用兵之端豈不深可惜哉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此之謂也故直書詔殺張毅函首畀金所以深罪之耳

廣義 嗚呼宋人可謂識見短而中情怯者也當張毅反覆小人也既叛于遼復叛于金前既以平州降金則平州乃金之所有者也今以之歸我則金必仇于我使或加兵而無禮于我我將何以禦之度其可禦受之可也而不可禦不受可也今幹里雅布遣人以納叛來責則直在金而曲在于宋也明矣由是一聞金欲加兵遂殺張毅以塞其責此所以示弱于金而金人得以指為他日興兵之由也臣故曰宋人可謂識見短而中情怯者也

欽定四庫全書

遼珠拉及蕭特烈為亂兵所殺○金人來歸武朔州

朝廷以山後諸州請于金金主新立將許之尼瑪谷自雲中至言于金主曰先帝初圖宋協力攻遼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帝辭其幣而復與之盟曰無匿遁逃無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累疏叛人姓名索之童貫不遣盟未期年今已如此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寧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畧或難持久請勿與之金主遂遣使以武朔二州來歸

廣義 大凡理勢在我則請求得遂理勢在彼如請求何觀尼瑪谷之言則理勢之在于金也什

其九矣使金不與武朔亦無如之何既與武朔宋其幸焉

甲辰六年春正月夏稱藩于金金以邊地畀之

夏得金書遣巴哩公亮奉誓表請以事遼之禮稱藩于金且受割賜之地尼瑪谷承制割下塞以北陰山以南伊實伊喇部圖嚕澤西之地與之自是兩國信使不絕

三月金人來索糧不與

金遣使詣宣撫司索趙良嗣所許糧二十萬石譚稹曰二十萬石豈易致邪良嗣口許豈足憑也遂不與金人由是大怒

欽定四庫全書

救哉愚以為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之也吁

廣義 書曰朕聖護說珍行詩曰取彼諧人孔子之故也彼趙良嗣者本燕人無行之馬植也前既以圖燕之下策妄進于朝今又以糧餉之重事輕許于金是則議國燕者良嗣也許糧餉者亦良嗣也嗟乎宋與金終不能解仇釋怨而貽禍之烈者由乎徽宗輕信讒人也傳曰辟則為天下僂矣信哉

閏月京師河東陝西地震

宮殿門皆搖動有聲河東陝西尤甚蘭州地及諸山草木悉沒入而山下麥苗皆在山工詔右司郎中黃潛善按視潛善不以實聞上意乃安遷潛善為戶部侍郎

夏四月起復李邦彥為尚書左丞

時邦彥居父喪纔兩月

發明

書起復者譏詞也非有金革之事奪人之喪自奪其喪皆非也邦彥姦邪未聞黜逐今乃仍起之為尚書左丞此何義也是時徽宗惑于邦彥之欺蔽所為若此悖禮甚矣此事觀之其失自見

六月金人陷平州

張敦固出兵與金人戰大敗州民猶不肯降金王名幹里雅布還下詔招撫棟摩克克平州執敦固殺之

科免夫錢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自得燕地悉出河北河東山東之力以往饋官軍率十數石致一石纔一年三路皆困王黼乃請詔京西淮南兩浙江南福建荆湖廣南措置調夫各數十萬並納免夫錢每夫三十貫委漕臣限督之又詔宗室戚里宰執之家及宮觀寺院一例均敷于是偏率天下所得纔二十萬緡而結怨四海矣

秋七月置璣衡所

王黼言頃得方士璣衡之書足以察七政詔置璣衡所以黼及內侍梁師成領之

發明

是時天下惶懼四海離心宋之君臣正宜更相戒飭一新政令而逆續天命焉顧乃溺于晏安耽于逸樂惟知自奉而不知瘠民科免夫錢而結怨四海矣置璣衡所而朝政愈煩矣故曰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徽宗寵信姦回變更法制日積月累漸迫危亡既無禹湯

文武之仁而有桀紂幽厲之暴天下之亂不占可知也君子豈不深為徽宗惜哉備書于冊其義自笑見

遼延禧復東勝諸州至武州與金人戰敗走山陰

遼主復汲河居于圖魯卜部耶律達實自金來歸遼主責之曰我在汝如何敢立淳達實對曰陛下以全國之勢不能一拒敵棄國遠遁使黎民塗炭即立十淳皆太祖子孫豈不勝乞命于他人邪遼主無以答賜酒食而赦之金襲遼主營遼主北走瑪克實迎遼主至其部事之謹遼主遂得至烏爾古德呼勒部遼主得耶律達實及瑪克實之兵自謂有天助再謀出兵收復燕雲達實諫曰向以全師不謀戰備使舉國皆為金有國事至此而方求戰非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不可輕舉遼主不從遂及於敗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發明

凡與仇戰皆春秋之所予故變文書復所以嘉其志而樂予之者也夫金遼世仇不共戴天延禧不競遂失全國今能大振萎靡恢復諸州則其中心亦非甘于自棄者蓋復仇之心無時焉而少忘也功雖不就其志可尚戰而敗走庸何傷乎較諸輿櫬面縛服為臣僕豈可同日而語哉此綱目所以特書而亟予之耳

八月譚稹罷復以童貫領樞密院事兩河燕山路宣撫使

初金人以拓跋故地雲中二千里遺夏止以武朔二州來歸至是夏人舉兵侵武朔地界譚稹遣兵擊之兵數交夏人未即退聽又金人以朝廷納張毅不給糧遂攻應蔚遼守臣朝廷罪稹措置乖方詔致仕以貫代之時遼主延禧在夾山帝欲誘致之始遣一番僧齋御筆絹書通意及延禧許歸遂易書為詔許待

以皇弟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築第千間女樂三百人
延禧大喜貫之是行名為代頭交割山後土地其實
已約延禧來降
自往迎之也

發明 前知童貫之非才罷之而用譚稹此惡譚稹
之無畧罷之而用童貫何謬妄之若是耶夫

天下禍亂近在目前皆童貫等陰賊于內蔡京等
陰賊于外誠王法之所不原者徽宗溺愛不明以
為賢優才幹復舉用之以之領事樞密以之宣撫
邊方而謀臣戰將一切擯棄殊不知用貫一日而
天下壞亂一日也蓋由胸中邪正不分是非無別
知有童貫而不知有社稷焉耳徽宗之心何心哉

赦

以復雲
燕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

九月以白時中為太宰李邦彥為少宰趙野宇文粹中

為尚書左右丞蔡懋同知樞密院事○冬十一月王黼

有罪免

黼位元宰每陪曲宴親為俳優鄙賤之役以獻笑取
悅太子間而惡之黼以鄆王楷有寵陰為畫奪宗之
計未成及帝幸其第觀芝而黼第與梁師成連牆穿
便門往來帝始悟其與師成交結狀還宮眷侍頓衰
李邦彥素與黼不協陰結蔡攸共毀之會中丞何臬
論黼姦邪專橫十五事遂詔黼致仕其黨胡松年等
皆免

廣義

分注載詔黼致仕嗚呼刑與禮一致也故尚
書傳曰禮刑一物也失禮則入刑蓋有罪者

加之刑無罪者加之禮此古今之通議也且
王黼欺君誤國其罪不可以縷數既云有罪則當依
律抵之烏可以禮去官邪徽宗馭臣而措置顛倒若
此譬則遇寒疾不汗而昏潰之甚者也不亡得子
故綱目于分注止載王黼致仕
而大書則曰有罪者誅奸佞也

置講議財利司罷應奉局

自蔡京倡豐亨豫大之說勸帝窮極侈靡久而帑藏
空竭言利之臣殆及秋毫宣政以來王黼專主應奉
括剝橫賦以羨為功所入雖多國用日匱至是宇文
粹中上言祖宗之時國計所仰皆有實數量入為出
沛然有餘近年諸局務應奉司妄耗百出若非痛行
裁減慮智者無以善後于是詔蔡攸就尚書省置講
議財利司除茶法已用定制餘並講究條工攸請內
侍職掌事于宮禁應奉省事委童貫取旨由是不急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

之物無名之費悉議裁省帝亦自
罷諸路應奉官吏減六尚歲貢物

發明

古之足財用者傳有之曰國無遊民則生之
者眾矣朝無佞位則食之者寡矣不奪農時

則為之者疾矣量入為出則用之者舒矣夫如是
則財安有不足者乎徽宗惑于權奸窮極侈靡虛
內事外費出無經生之者既寡食之者既眾為之
者不疾用之者不舒則國用竭矣雖講而議之復
何益哉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人
主觀此則知侈用必至于傷財傷財必至于害民
故愛民必先于節用而無益妄費不可形之于
念慮也知乎此然後可論興衰撥亂之說也

廣義

是舉也美則美矣君子
惜之蓋亦啞齶無及矣

十二月詔蔡京復領三省事

王黼既致仕朱勳力勸用京帝從之京自是四當國
目昏眊不能視事悉決于季子僚凡京所判皆僚為
之至代京入奏之僚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叩
身語堂吏數十人抱案以從由是恣為姦利竊弄威
柄驟引其婦兄韓偓為戶部侍郎媒孽密謀斥逐朝
士劉宣和庫式貢司四方之金帛與府藏之所儲盡
拘括以實之為天子私財白時
中李邦彥等惟奉行文書而已

廣義

古者四十始仕七十致仕蓋仕始于四十者
精力強壯足以有為而能幹君之盡況不為
他岐之惑也仕致于七十者精力衰耗不能為
而致匪躬之節况當全考終乎此為賢人士夫出
處而設彼其藏奸蓄穢以妾婦之道事君者不與
焉歷觀蔡京誣事徽宗其于精力強壯之時固未
嘗以道事君至其末年精力衰耗則昏惑愈甚邪
僻愈滋直其不顧廉恥而所為又浮于前也今蔡
欽定四庫全書

河北山東盜起

時轉糧以給燕山民力疲困重以鹽額科歛加之連
歲凶荒于是饑民並起為盜山東有張仙者眾至十
萬又有張迪者眾至五萬河北有高托山
者號三十萬自餘二三萬者不可勝數

都城有女子生髭詔度為道士

郡城中酒保朱氏女忽生髭長六七寸疏秀甚美宛
然一男子特詔為道士又有賣青果男子孕而誕子

發明

凡書有者所未嘗有者也生髭乃男子之常
理女子生髭此所以反常而為異耳夫女子
陰類而生髭則是女變為男陰化為陽則小人竊發之
子為陽小人為陰茲既陰化為陽則小人竊發之

獲之以歸

遼主畏中國不可仗謀奔西夏會党項小呼嚕遣人
請遼主臨其地遼主遂趨天德過沙漠金兵忽至遼
主徒步出走乘從者馬得脫途次絕糧從者至嚙冰
雪以濟饑過天德至夜將宿民家給曰偵騎其家知
之乃叩首跪而大慟潛宿其家居數日喜其忠遙授
以節度使遂趨党項以小呼嚕為西南面招討使總
知軍事二月至應州新城東六十
里為金將羅索等所獲遼遂亡

發明

春秋之法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
其君歸皆服而以之易詞也書獲雖云賤詞
然延禧無降服之狀強獲以歸而逆志也或以為
延禧亡國之君故其斥名書獲以罪之曰非也亡
國之詞有三死之工也走之雖非猶有恥焉降則
為下矣金人恃強叛遼凡十有四年而見滅延禧
在顛沛流離之中尚圖興復罔肯降仇不得已而
為羅索所獲非伏為臣敵之比也然不曰遼亡者外
而不內貶之詞也延禧有社稷之仇不與共天
下播越沙漠致死不降至于力屈就擒其志可尚
也則延禧為
君之道得矣

廣義

自古敗亡之國未嘗無死節之臣何遼之亡
也寂無一人焉蓋由天祚荒淫匪仁匪義有
以導之故其施報至于如此也孟子曰君之視臣
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

視君如國人蓋以此耳觀其自女真擾攘以來其間但見有以所部降者有以謀反誅者有據遼陽以叛者且壽春遼東渤海遼之名郡也降于金若建瓴然節義之士無間焉顯乾懿豪徽成川惠遼之藩屏也陷于金若走塘然節義之臣不見焉耶律托卜嘉上京留守也以城降金而無固守之心即律伊都遼之懿親也以怨降金而懷反噬之毒走雲中而遺金印也臣下輕之如浮雲適夾山而立新主也臣下棄之如敝屣祥穩之家遼主奔之而無救援之意耶律達實遼主逆之而起自立之眾叛親離卒至于亡誠可哀也已易曰來馬班如泣血連如其天祚之謂乎

遼耶律達實稱帝于奇爾滿

先是達實以諫遼主不從遂殺北院樞密蕭伊蘇自立為王率眾西走至哈北城駐于北庭都護府會西鄙七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輯覽

卷十

州十八部王諭以興復事得精兵萬餘置官吏立排甲具器械又遺書假道于回鶻王必里克必里克得書即迎至邸願質子孫為附庸送至境外所過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者數國獲牛羊駝馬不可勝計至塔實干西域諸國舉兵十萬號呼爾察來拒戰達實分所部為三軍進擊大敗之僵屍數十里駐兵塔實干凡九十日回國國王來降貢方物又西行至奇爾滿羣臣共冊立達實為帝改元延慶上尊號曰天祐皇帝妻蕭氏為昭德皇后是為西遼

發明

時延禧既獲遼祚已亡達實據有土地稱帝改元而必于延禧既獲之後使遼之統緒不絕祀典有歸其志亦可嘉尚已然達實稱帝即書于下者又以見達實有結續本國之意故亦書而及之也其與五代漢劉崇稱帝于晉陽同意君子宜並觀之

蔡京以庸劣之流依附小人以圖登進即當燭其奸回之意豈能迨其該國而始逐之也無及矣用人之道誠不可不慎之於始也

夏四月勅蔡京致仕

蔡條鍾愛于京擅權用事其兄攸嫉之數言于帝請殺條帝不許白時中李邦彥亦惡條乃與攸發條奸私事帝怒欲竄之京力丐免乃止勅條養因安置韓偓于黃州條條侍讀發賜出身勅欲以撼京而京猶未有去志帝乃命童貫詣京令上章謝事貫至京泣曰上何不容京數年當有相譏諧者貫曰不知也京不得已以章投貫帝命詞臣代京作三表求去乃降詔從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輯覽

卷十

發明

勅者強逼之詞蔡京貪位慕祿進不知止前書詔致仕此書勅致仕其義可見矣蓋君子難進小人易盛乾之初九陽始萌坤之初六陰始生陽始生則曰潛龍勿用言方隱而未可以進也陰始生則曰履霜堅冰至言雖微而必至于盛也觀聖人之言可以知君子之難進小人之易盛也蔡京再相專權自恣父子構隙遂成仇讐誠不可以帥正百僚也直書曰勅則昏夜乞哀苟焉無恥而進不知止之情益著矣人臣視此寧無警哉

廣義

鳴呼父子兄弟天合者也君臣義合者也蔡京之與二子其逆理違天也特甚微宗獨不思曰條攸之親弟也親弟尚欲殺之其能忠于我乎京于二子尚不能教之其能以道事我乎一思之間羣邪立辨其于斥逐三人也何有惟其不然所以成伊誤國欺君之惡耳况乎人之所以為人

廣義 觀夫達實論七州十八部王之言若忠肝義膽恢復疆宇之志者也至于在道間關降附者眾似可以回轅東向以復不共戴天之仇今乃鼓行而西至于窮沙極漠之地何哉其心不過欲自帝耳于時東歸烏能帝哉故綱目書稱帝者所以著達實無君之心也詳味書法其義得矣

者莫大乎恥也故曰存之則進于聖賢失之則入于禽獸觀京泣許童貫何其無恥之甚邪易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無攸利蓋言丈夫不可用此無恥之女猶人君不可用此無恥之臣也徽宗何足以知此書曰勤者所以著蔡京之貪戀無恥也

復元豐官制

詔行元豐官制復尚書令之官虛而不授三公但為階官毋領三省事

六月封官者童貫為廣陽郡王

帝援神宗遺訓能復全燕之境者昨土錫以王爵封貫為王

發明

童貫初見綱目既揭官者書之自此拜官封爵但書其姓名而已至是又揭官者書之何

欽定四庫全書

綱目批讀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

前既正其始此復正其終也尚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小人雖有功但賞之以金帛徽宗以其能復全燕之地封以廣陽郡王於乎名器亦削施矣童貫姦說奴材初無過人才德伐夏以困關右之民攻遼以疲河北之士庶權姦而小人之道長導奢侈而天子之心荒迹其所為厥罪固赦然歷考漢唐以來閣官之禍雖云迭盛亦不過假之以兵權寵之以干政而未聞有加以王爵者加以王爵此宋之大病也故綱目特書封官者童貫為廣陽郡王所以明其不當封耳其旨嚴哉

廣義 分注云神宗遺訓能復全燕之地者昨土錫以王爵惟是之故故童貫急于邊功不恤國用虛耗市此全燕空地號曰收復所謂設虛名而受實禍也徽宗被其愚惑迷而不悟哀哉况乎宦者封侯穢汙青史至今為識者所笑徽宗之于童貫也殆有甚焉向嘗錫以上公之爵猶未足以為

尊至此加以王爵可謂尊之極矣綱目因之而書宦者童貫所以著徽宗爵及惡德之失也嗚呼嚴哉

前寶文閣待制劉安世卒

安世為章惇蔡卞蔡京所忌連貶竄極遠惡地無不歷之至是卒安世少從學于司馬光平居坐不傾倚書不草率不好聲色貨利忠孝正直皆取則于光除諫官在職累年正色立朝其面折廷諍或逢盛怒則執簡却立俟威少霽復前抗辭旁列者見之蓄縮聲汗年既老羣賢凋喪畧盡歸然獨存以是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得小吏吳默常趨走前後者使持書啗以即大用默勸為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若為子孫計不至是矣還其書不答蘇軾常評元祐人物曰器之真鉄漢王偁曰君子小人

欽定四庫全書

綱目批讀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

不兩立君子必惡小人而小人必忌君子此朋黨之論所以興也方元祐之際朝多君子如安世忠直有餘持嫉惡太甚以激小人之怨及章惇得志而流毒縉紳貽患國家朋黨之禍偏于四海嗚呼天下不幸小人竊君之權使生民受敵為君子者宜求其所以勝小人之術而無務于口舌力爭啓其根戾不肖之心以重天下之不幸

發明 凡卒前官錄賢也安世正直立朝不附羣小深可惜乎故綱目于其卒而特具其官者皆所以深予之也宋有是人弗克大用徒為之老死擯棄尚可謂有人之國哉吁

秋七月熙河蘭州河東地震

熙河地震有裂數十丈者蘭州尤甚倉庫皆沒

發明

去年閏月書京師河東陝西地震今年書熙河蘭州河東地震蓋地乃陰道而外方小人

則陰類有其事必有其應未有無其事而有其應者以氣合氣以邪感邪而一毫之差忒無有焉是時外方竊發小人盈朝而地道不寧兩見綱目然則災異之來豈可視為泛常而不恤乎能畏天則雖遇異而變祥不能畏天則雖遇祥而化異在乎人君之修為何如耳綱目特書于冊以見人心天道之不可誣也有天下者其可不鑑哉

八月金烏奇邁廢遼延禧為海濱王

遣使以復遼主來告慶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九月有狐升御榻而坐

時又有都城東門外鷲萊夫至宣德門下忽若迷罔釋荷擔向門戟手且詈曰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戎來道尚宜速改也邏卒捕之下開封獄一夕方省則不知向者所為乃于獄中盡之

發明

水火兵戎之謂災山崩川竭之謂異是皆害及民物春秋必書徽宗嗣位二紀于茲水火

兵戎之災固多山崩川竭之異不少蓋由逆氣所激因而生之自綱目所書山崩地震日食彗孛大旱大水蝗疫則有之矣然未聞書狐升御榻而坐者御榻至尊極嚴之地狐乃荒原曠野之物以荒原曠野之物居至尊極嚴之地其異滋甚是則春秋之法所必書者蓋遇災而懼當加修省也以狐而升御榻則宋人失據中原之兆明矣變不虛生災不妄作下書金將尼瑪哈幹里雅布分道南侵

其應豈不明且切哉宋之君臣溺于宴安不思警省是以終淪危亡而不可以救藥也吁

廣義

賦說文曰狐妖獸也昔者楊再思諂佞滿朝其最甚者蔡京父子童貫王黼也觀分注所云豈非趙宋宗社之靈以彰徽宗近佞之惡而欲其改與夫

變常之謂怪聖人之所不語者語常而不語變也故曰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今也狐升御座則是諂佞專權之兆也豈非妖孽之甚者乎厥後汴宋亡于諂佞其兆明矣

冬十月金尼瑪哈幹里雅布分道南侵

初幹里雅布在平州遣人索叛亡戶口朝議弗遣且聞童貫鄭樂師治兵燕山幹里雅布請于金主曰苟不先舉伐宋恐為後患金主以為然而未敢輕舉及使者往返既數道路險易朝廷治否府庫虛實漸得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要領而即律伊都劉彥宗亦言南朝可圖師不必眾因糧就兵可也及既獲遼主遂即決意南侵以安班貝勒舍音領都元帥居京師尼瑪哈為左副元帥古超太原遼蘭為六部路都統棟摩為南京路都統劉彥宗為漢軍都統幹里雅布監棟摩彥宗兩軍戰事自平州入燕山

廣義

蓋間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用兵貴乎有名也分注載童貫郭藥師治兵燕山不知此兵

何名也然則金人來索戶口叛亡者因宋弗遣而舉兵則是宋師無名而金人有名矣故曰利人土地謂之貪兵貪者敗不得已而起謂之應兵一應者勝觀此則知宋兵貪兵也金兵應兵也一勝一負其機決于此矣且敵人之擾中國以名實相副之師臨之尚憂其不服况無名乎曰然則于金

乎何以入寇書
蓋尊中國也

十一月郊

帝纔下壇而密報金將犯界左右秘之日恐妨恭謝
宰相亦不知也及恭謝畢宰相又共匿之以不聞

發明

郊廟常事不書失禮則書甚矣小人愚弄其
君有同兒戲也金人入寇已經踰月此正宵

衣肝食不違寧處之時而宋之君臣方且從容自
如舉行郊祀謂之何哉考之分注左右秘之恐妨
恭謝宰相知之匿不以聞嗚呼君臣惟事蒙蔽微
宗益肆驕奢欲求天下不亂其可得乎自金人入
寇而天下分為南北矣然則小人之
禍可勝言哉特書曰郊深貶之也

太常少卿傅察使金不屈死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

察為金賀正使至境遇韓里雅布兵脇之使拜且降
不拜左右捍之伏地愈植立反覆辨論不屈遂遇害
察竟俞從孫也十八登進士蔡京嘗欲妻以女拒弗
答平居恂恂然若無所可否及倉猝徇義聞者莫不
壯之後
諡忠肅

發明

使于四方不辱君命此國人之高行也傳
察使金挺然不屈反覆辨論畧弗少挫不惟

不辱君命抑且不辱其身矣雖云被害忠何損乎
世有偷生苟免求生害仁而蒲伏丐命于強敵之
前者視察寧不為之頽汗哉故家語曰人臣之節
當君大事惟力所及死而後已察無愧焉綱目特
以全節予之所以為
人臣徇國之一勸耳

詔神師道為兩河制置使

時師道致仕居南山豹林谷金人南下趨召之師
道聞命即東過姚平仲有步騎四千與之俱赴汴

十二月童貫自太原逃歸金尼瑪哈陷朔代州遂圍太

原

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蔚應州及飛狐靈丘縣帝信
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間尼瑪哈自雲中南下貫
乃使馬擴辛興宗往使諭以交割地事擴至軍前尼
瑪哈嚴兵以待趨擴等庭參如見金主之禮既畢首
議山後事尼瑪哈曰爾尚欲此兩州兩縣邪山前山
後皆我家地尚復何論汝家別削數城來可贖罪也
汝輩可即去我自遣人至宣撫司矣擴還具言于貫
貫曰金初立國邊頭寧有幾許軍馬遽敢作如此事
邪擴曰彼既深恨本朝結納張鼓又為契丹舊臣所
激故謀報復今宜速作備禦貫不從既而尼瑪哈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

王介儒色埒默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叛等事詞
語甚倨貫問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色埒默曰
兵已興何告為宜速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為界用存
宋朝宗社乃報國也貫聞之氣襁不知所為即欲假
赴關稟議為名遁還京師知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
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枝梧今大王去
人心必搖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既失河北豈可保
邪願少留共圖報國兼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未
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為遂行孝純嘆曰平生貫太師
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懼奉頭鼠竄何面目
復見天子乎尼瑪哈引兵降朔州克代州都巡檢使
李翼力戰被執罵賊死尼瑪哈
遂進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

發明

逃者匹夫之事貫居太原金人入寇當與守
臣力拒雖死可也幸而敵退苟見免焉即選

將練兵分屯要害則不辱君命矣不能以理自明而反以匹夫之行遁逃苟免趣還京師不亦賤乎特書曰遁以著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也貫既逃歸宋不能討失政刑書自太原逃歸又以罪宋也童貫既去河東益孤而相繼陷沒不克支悲夫徽宗信任童貫猶如腹心而臨難苟免惟恐或後然則閣人之無益于國豈不信哉

廣義 嗚呼國之大事莫戎事若也官者童貫牧羊豎耳曷足以堪大事乎臣聞兩兵相接曰戰戰敗而走者有之輕行而掩曰襲被襲而遁者有之環其城邑曰圍潰圍而出者有之未聞有敵使方至一見其辭倨傲而遽爾逃歸者也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此聖帝明王之所難固不可責之徽宗也雖然徽宗非聾非瞽特以私欲蔽銅之深而受其蠱惑耳然一日之內豈無片時天理之呈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

露邪童貫日侍徽宗其親昵又非其他宦者之比而不能揣知其臧否之一二其可怪也夫觀分注載張孝純之言足以貽笑千古後世人主欲委大事于閣宦者當以童大王為戒

金幹里雅布入檀薊州郭藥師以燕山叛降金金盡陷燕

山州縣

初郭藥師與詹度同職自以節鉞欲居度上度以御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加以常勝軍橫暴藥師右之度不能制朝廷慮其交惡命蔡靖代度靖至坦懷待之藥師亦重靖稍為損抑及安中被召靖代知府事藥師每令部曲持良械精甲貿易于他道為奇巧之物以奉權貴宦侍譽言日聞于帝遂專制一路增募兵至三十萬而不改契丹服飾朝論頗以為疑進拜太尉召之入朝藥師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

去就不然則挾之借來貫至藥師拜迎帳下貫避之曰汝今為大尉與我等耳此禮何為藥師曰太師父也藥師唯拜我父焉知其禮何為貫釋然遂邀貫視師至干迥野畧無人迹藥師下馬當貫前掉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輝日莫測其數貫眾皆失色歸為帝言藥師必能禦敵蔡攸亦從中力主之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朝廷輒不省詹度又言藥師瞻視非常趣向懷異逆節已萌凶橫日甚始詔遣官究賈而金兵已南下幹里雅布自平州破檀薊至三河蔡靖遣藥師及張令徽劉舜仁帥師四萬五千迎戰于白河兵敗而還藥師遂帥所部兵劫靖及郡轉運使呂頤浩以降幹里雅布執靖願浩置軍中以行于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為金有幹里雅布得藥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為鄉黨懸軍深入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

發明

入者逆而不順之辭所以抑強敵也叛者作亂悖逆之辭所以討有罪也嘗觀信任叛亡

之君未始不為叛亡所誤漢武之信江克而父子之情乖梁武之信侯景而君臣之義廢藥師遼之叛將宋射一時之利委以腹心之托加官賜予言聽計從雖聞間言無復深慮殊不知于殺張毅之時叛意已萌矣而乃界之節鉞寄之全燕謂之何哉然藥師所歸者惟泳易二州而併失全燕之地雖欲悔之其可及乎自藥師叛降金人備知虛實而懸軍深入矣綱目直書君臣交罪之也

廣義 嗚呼人之死也死于心腹受病者常多死于少瘥若夫心腹者軀命所關苟或受病日深則中必崩潰雖俞扁莫能愈焉奸人誤國何以異于是哉若郭藥師者崩潰心腹喪身之惡疾也觀其在遼則叛遼而降宋在宋則叛宋而降金當夫邀

貫視師之日揮衆一集明示欲叛夫何童貫昏愚不察反以其能禦敵而遣之邪彼其敗績于白河者乃藥師之詐也不然獨降于金可矣何以執蔡靖同降哉是役也不以藥師禦敵則宋金勝負未可知也噫當藥師降宋之時遼之腹心被其崩潰而死宋之腹心已受其病特其病之尚穉未足以殺其軀命耳至此降金則宋之心腹崩潰而其身于是乎死焉然則是疾也如是之毒而卻之之術何居曰不縱欲不貪求親賢遠佞養吾元氣而已

罷花石綱及內外製造局○詔內侍梁方平帥衛士守

黎陽

帝以金人南下悉以禁旅付內侍威武軍節度使梁方平守黎陽步軍都軍候何灌謂白時中曰金人傾國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掃精兵以北在京皆疲弱也萬一方平不枝梧何以善吾後蓋留以衛根本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百

發明

金人南寇勢益猖獗為未計者誠宜亟求備禦之策蓋嚴出入之防選猛將訪謀臣分守要害以遏敵衝必如師之丈人始得吉而元咎方平無知闕人以之供灑掃之役則有餘以之任將帥之職則不足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徽宗信任童貫卒以覆國矧一童貫未去一童貫復用者哉他時師潰黎陽金人深入京師不保中原隨陷龍用閣人果何益邪此徽宗所以終于敗亡而不悟也直書于冊失自見矣

廣義

書詔內侍梁方平者譏其蹈童貫之覆轍也

以皇太子為開封牧

帝以金師日迫為憂蔡攸探知帝意欲內禪引給事中吳敏入對軍執皆在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渝盟舉兵犯順陛下何以待之帝蹙然曰奈何時東幸計已決命李稅先出守金陵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便為棄京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須死不奉詔宰執以為言稅遂罷行而以太子為開封牧

詔天下勤王許臣庶直言極諫罷道官及行幸諸局

初宇文虛中為童貫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極言之王黼大怒又累建防邊策議皆不報及金人南下貫與虛中還朝帝謂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今事勢若此奈何虛中對曰今日宜先降詔罪已更革弊端俾人心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帝即命虛中草詔畧曰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百

朕以寡昧之質藉盈成之業言路壅蔽面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縉紳賢能陷于黨籍政事興廢拘于紀年賦歛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酷權已盡而牟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譎見而朕不寤衆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及思得奇策庶解大紛望四海勤王之師宣二邊禦敵之畧永念累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急應天下方鎮郡縣守令各率衆勤王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獎異草澤異材能為國家建大計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用中外臣庶並許直言極諫帝覽之曰今日不吝改過可便施行虛中又請出官人罷道官

發明

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徽宗明仁之君固當刻革弊政期抵太平矣自崇寧

初年侈心一動喜佞樂諛黜忠彥而用蔡京于是
塞言路斥正人興大獄事邊功窮聚斂縱奢侈溺
聲色盜游逸事神怪凡亡國敗家之事靡一不舉
重以童貫王黼之徒交扇其禍天下雖欲不亂不
可得也向使金不入寇則是荒淫之君可以長享
福祚而奸邪誤國之徒亦可以長保無虞矣上天
降罰變起幽燕四海分崩兩河覆沒凡前日媒亂
之事次第革罷深自追悔然後知治忽所繫毫秒
不差而小人得志未有不反其初者網目于金人
入寇書之甚輕則見其為寇已久畧無預防之意
至于徽宗禦侮之事則書詔內侍梁方平帥師守
黎陽詔天下勤王用見武備之弛至命官者為將
至召天下之兵其為後王
鑿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廣義 分注載帝命宇文虛中草詔罪已何其自責
之明且切哉或曰漢武帝之輪臺唐德宗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

奉天皆罪已也二君之國何以不亡而徽宗獨亡
乎曰三君之詔名同而實異者也何以言之蓋武
帝德宗有亡國之事而無亡國之臣徽宗既有亡
國之事又有亡國之臣故也觀夫武帝之時如田
鴻臚之明見霍子孟之孤忠李廣利之將畧輔弼
者多諛佞者少當時聚斂如桑弘羊言者欲烹况
乎盜賊雖多終不如金人之強武帝奚其亡德宗
之世如陸敬輿之忠鯁李常侍之啓沃李西平之
忠勇奉公者多徇私者少當時欺罔如裴延齡論
者不置又况吐蕃雖強亦不如金人之盛德宗奚
其亡徽宗則不然耳侈靡過武帝括財浮德宗蔡
京王黼等諂佞于內童貫方平等典兵于外其視
武帝德宗之臣奚翅孰優而孰劣孰得而孰失乎
羣小在朝衆臣在野阿諛者為順旨姦回者為忠
直凡百所為其有戾于武帝德宗也多矣又况金
人強盛實非徽宗之才可以禦之也其詔雖曰罪

已要亦噬臍無及
矣徽宗宜其亡

詔熙河經畧使姚古秦鳳經畧使种師中將兵入援

時欲召古師中令以本路兵會鄭洛外援河陽內衛
京師帝命宇文虛中為河北河東路宣護使護其軍
虛中以徽召古師中兵
馬令直赴汴京應援

發明 時金人憑陵君父蒙難此正臣子捐軀報國
不救必待詔趨然後入援義者必急
其君豈若是哉直書曰召蓋譏之也

以吳敏為門下侍郎

帝東幸之意益決太常少卿李綱謂敏曰建牧之議
豈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敵勢猖獗非傳太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

子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
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
不出于明皇後惜之上聰明仁恕公曷不為上言之
翌日敏入對具以綱言白帝帝即召綱入議綱刺臂
血上疏曰皇太子監國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
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
何以號召天下若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為陛下守宗
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帝意遂決明日宰
臣奏事帝留李邦彥語敏綱所言
遂拜敏門下侍郎即草詔傳位焉

廣義 嗚呼忠臣義士無世無之願人君用舍何如
耳觀夫徽宗之時親近者莫如童貫蔡京王黼明行

黼疎遠者無如吳敏李綱當童貫蔡京王黼明行
妄作之時徽宗不識吳敏李綱何如人物也然而
披露忠肝義膽于國步艱難之秋不在其親近之
童貫蔡京王黼而在于向義排難之吳敏李綱其

人品之賢不肖有如是夫
君人者不可不慎其用舍

帝傳位于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

皇后為太上皇后

帝下詔禪位太子自稱曰道君皇帝太子入禁中被
服涕泣固辭不許遂即位尊帝為教主道君太上皇
帝退居龍德宮以李邦彥為
龍德宮使蔡攸吳敏副之

發明

徽宗傳位太子此固一時權宜異于唐之立
宗矣然即位二紀窮極奢淫國事怠荒四海
鼎沸及其金革彌興心喪膽落縮首無策傳位太
子嗚呼徽宗享逸樂于平時懼危亡于亂世烏足
謂之中人以上者乎迨至太子嗣位尊為教主道
君以萬乘之尊為道教之主至于沒齒而尚不悛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

善乎劉文安公曰今日為教主道君皇帝于宋何
其尊也以此欺愚眩眾不自知他日封為昏德公

于金而不勝卑辱矣可勝嘆哉
綱目據事直書所以深譏之爾

廣義

臣聞以道化天下者曰帝伏義神農黃帝是
是也道與德非有二皇與帝其理同然而名號之
殊者乃後人尊稱之異耳亦非當時數聖人自稱
之也至秦呂政自謂功過三皇德兼五帝故總自
稱為始皇帝云以明道德皆萃于其身故也何其
不知量哉後世臣子遂因襲之皆稱其君父曰皇
帝如呂刑稱舜者此皆尊敬君父之盛心夫何足
怪故魯君侯爵孔子以公稱之尊君父也聖人尚
爾况去聖人之萬萬者哉今徽宗自稱為道君皇
帝者臣知其所謂道者惟是靈素之道豈皇帝之
道邪至其厥子猶弗知悟又尊以教主之名且彼

所謂教者亦以靈素之道為教而又非以皇帝之
道為教也厥後父子得號昏德重昏者不亦宜乎

以李綱為兵部侍郎

綱上書言方今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
無統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
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內奸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
君皇帝付託之意召對延和殿時金議割地綱言祖
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
與人帝嘉納之拜兵部侍郎

廣義

嗚呼李公之言何其剛正明白誠嗣王新服
厥命之藥石也使徽宗預用李公又何至于
今日之顛沛乎書稱
知人之難信矣哉

赦○立皇后朱氏

后武康節度
使伯材之女

以耿南仲簽書樞密院事

南仲帝東
宮舊僚也

遣給事中李鄴使金

告內禪請修好鄴至慶源府韓星惟布欲還
郭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從之

廣義

汴宋之亡亡于叛臣郭藥師之一言
耳孔子曰一言而可以喪邦其然乎

太學生陳東上書請誅蔡京等六人

時天下皆知蔡京等誤國而用事者多受其薦引莫
肯為帝明言之東率諸生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



亂于前梁師成陰賊于內李彥結怨于西北朱劬聚怨于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于二敵創開邊隙使天下搃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

發明

陳東請誅六人而必以蔡京為首者討首惡也京等蠹君疲國結怨天下雖摧髮不足以

數其罪也外患之來非京等有以啓之乎王氏濟曰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顧嫌避咎此人臣不忠之利非人主社稷之福時天下已亂強敵憑陵京等享爵自如畧不之罪陳東乃太學生員初無官守之寄又無言責之託亦能上書糾劾忠憤激烈宋庭諸臣寧不為之少愧哉觀于此則東討賊之心切而憂國之心誠矣直書于冊深予之也

廣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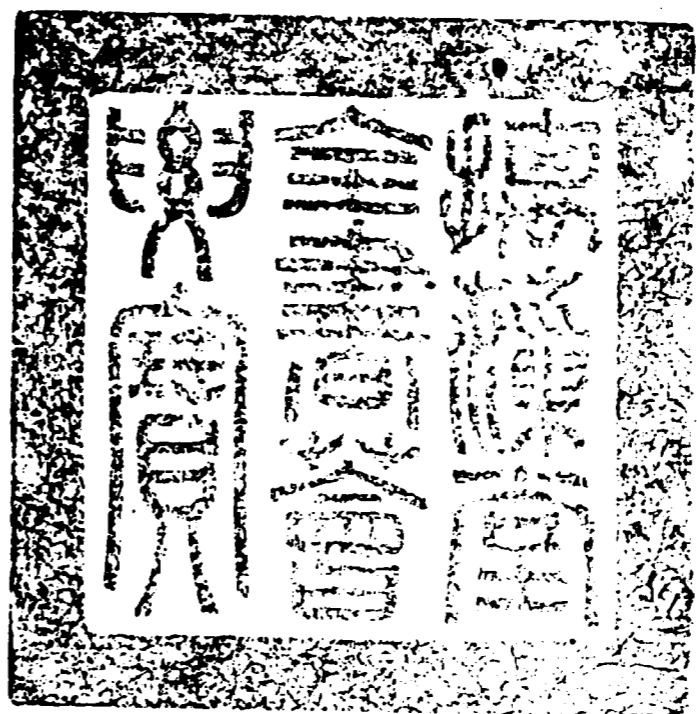
嗚呼陳東之言賈太傅所謂痛哭者是也欽宗即位之初一得陳東之書正當奮乾剛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頁

斷即以六奸肆諸市朝詔告天下將見天下之懷忠秉義者莫不曰有君如此我不可不出而輔之且大奸脫距黨勢自孤不能為害也必矣况釜人一聞新君如此有為氣亦少沮汴宋基圖孰能搖之今于陳東之言既嘉納之又不要行足見其不能有為也噫不能有為于其始安能有為于其終邪書曰去邪勿疑惜乎欽宗不足以語此



總校官候補中允 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 臣劉汝暮
謄錄監生 臣許祖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三百九十六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一

起丙午宋欽宗靖康元年凡二年

宗皇帝靖康元年春正月詔中外臣庶直言得失

金人入遼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陰沮抑

發明元城劉氏曰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三從

言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

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傳說之獲于高宗曰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當時言路久塞阿諛成風欽宗嗣位之初首下求

廣義臣觀當時實封之言未有剴切如陳東者也

詔書雖下而無有

梁方平之師潰于黎陽金人遂渡河

餘里雅布臨相濬二州時方平帥某旅屯于黎陽河

北岸金將達呼布魯王方平奔潰河南守橋者望見

全兵旂幟燒橋而過河北河東路制置副使何澹帥

兵二萬退保滑州亦望風迎潰官軍在河南者無一

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

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
我豈得渡哉遂陷滑州

發明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
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夫鑿池築城者為國

之備所謂事也效死而民不去為國之本所謂政
也宋情方平之守不修城郭不擇大將須臾師潰

金逐渡河信無備矣然敵至而師潰其上不能使
民效死而不去則昧於為國之本也雖隆黎陽之

城何益乎故綱目於師潰特書之者以明城郭溝
池重門擊柝皆守邦之末務必以固本安民為政

之急耳如春秋書莒
潰楚人入郢義同

廣義用兵行師國之大事也豈可付以陰類邪且
陰道用事未有能生物者也易曰用行師終

有大敗以其國君凶是也徽宗用童貫童貫逃歸
而金人圍太原欽宗用方平方平師潰而金人遂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二

濟河徽欽父子揮將用兵如出一
律而欲保有家國難矣哉

以吳敏知樞密院事李稅同知院事○竄王黼于永州

賜李彥死並籍其家放朱勔歸田里黼至雍邱盜殺之

黼聞金兵至不俟命載其孥以東詔賊為崇軍節
度副使永州安置吳敏李綱請誅黼事下開封尹鼎

昌遣武士臨及於雍邱南賊之民家取其首以獻
帝以初即位難於誅大臣託言為盜所殺彥賜死並

籍其家勔放歸田里勔以花石取媚流毒州郡者踰
二十年積官至寧遠軍節度使居蘇州公肆培克其

園池擬禁服飾器用上備乘輿又託執舟募兵數
千人擁以自衛聲威煥灼東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

門邪人穢夫候門奴事時謂東南小朝廷上皇末年
益親任之居中白事傳達上旨大畧如內侍進見不

避官嬪一門盡為顯官駢僕亦至金紫天
下為之扼腕至是凡由勔得官者皆罷

發明王黼等欺天子忌賢才導奢侈啟敵讐其罪
大矣按法行辟死有餘辜綱目一書竄一書

放一書賜死若無罪焉者宋罰之不滿意也然欽
宗既遣聶昌殺王黼託為盜殺何歟夫以天子而

行盜賊之誅是亦盜賊而已書黼至雍邱盜殺之
不知所謂盜者何人哉可愧之甚矣與唐書盜殺

李輔國
相似

廣義王黼欺君誤國罪不容誅李彥朱勔同條共
貫者也于時皆當合門寸斬以謝天下反以永州

安置按之失討賊也然而聶昌遣人殺之足以快
人之心而書曰盜者何哉蓋昌亦黼之流耳其殺

之也尚書曰盜沉昌乎臣嘗跡宋之亡亡于朱
而文公尚書曰盜沉昌乎臣嘗跡宋之亡亡于朱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三

勔之花石綱也何也蓋逸樂者人君之大戒故雖
大舜之聖其臣伯益猶以逸樂為戒況去大舜之

遠者哉蓋逸樂既生則君心縱弛而凡傷財害民
之事皆將不顧理義而為之是雖嘉謨之入告不

足以勸其聽馬夫惟君心安于逸樂如此譬如盤
水之滿涓滴之不可入伊尹所謂習與性成者也

為君者至此而欲家國之保殆見其難矣抑觀朱
勔作孽于宋之由始于崇寧四年蔡京竄勔姓名

于童貫軍籍中故與父冲皆得官自是徽宗注意
花石之費卒不可破疏諫者安置諷諫者放歸由

是勔之得君無尊卑之分有魚水之諧富擬封君
權傾人主城社二十餘年其間蠹國害民之事日

新月盛而盜宗迷不知悟豈不痛哉又況東南為
錢穀淵藪于時汴宋之命實懸于此勔則腹削殆

盡戕斷國本民怨不解故方臘因民不忍而嘗泄
憤悶之氣陳東有言朱勔結怨於東南是其獨見

之明也辰後雖以誅殺寬所猶未
足以謝天下也君子於劫乎何誅

太上皇出奔亳州遂如鎮江

帝聞幹里雅布濟河下詔親征以蔡攸為太上皇帝
行官使守文料中為副使奉上皇東行以避敵庚午
上皇如亳州於吳是百官多潛遁初童貫在陝西蔡長
大少年號勝捷軍幾萬人以為親軍探列第舍及自
太原還京適上皇南幸貫即以此軍自隨上皇過浮
橋衛士望號恟恟惟恐行不速使親軍射之中矢
而路者百餘人道路流涕蔡京亦盡室
南行為自全之計辛巳上皇至鎮江

發明

也播越之詞有三如緩詞也奔急詞也走賤詞
出失天下也蓋王者以四海為家京師為空故
所在曰行在所而巡行幸則曰車駕次于某是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四

也徽宗躬臨大寶垂廿五載際天所覆悉主悉臣
一旦敵至乃棄宗廟委天屬獨携所愛脫身而逃
則是一匹夫耳故綱目於此書出書奔不以天王
之禮予之而以匹夫庶人之事待之可謂賤之甚
矣夫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一旦失國奔走曾
匹夫之不若人主觀此可不兢兢業業知所畏謹
也哉

廣義

嗚呼徽宗乃坊市間小才末藝之流身豈黃
屋左蘇中人物耶京貫日侍左右不知其姦
其昏愚孰甚焉然其流離播越宗
社不守而納身夷地者非不幸也

以李綱為尚書右丞東京留守兼親征行營使京師戒

嚴

李綱之忠相馬
擊誠有人過人
者茅靖康之時
國勢已不可為
即使盡行其言
久居其位亦未
必有濟也

宰執議請帝出幸襄鄆以避敵鋒行營參謀官李綱
曰道君皇帝幸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然
然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
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
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人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
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
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勃
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
使為帝力陳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即
時幸蜀宗廟朝廷毀于賊手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
奈何輕舉以陷明皇之履難手會內侍奏中宮已行
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
勿致疎虞綱曰朕今為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
綱趨朝則禁衛軍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五

等願守宗社手願從行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
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子妻孥皆在都
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敵兵已
逼知乘輿未速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帝感悟而止
禁衛六軍聞之無不悅者皆拜伏呼萬歲乃命綱兼
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
廣義 嗚呼當童貫蔡京王黼等急邀邊功之時貫
手國勢願危彼向之受富貴者一皆奉頭鼠竄舉
無一策可施危何也揆厥所由皆由徽宗平昔扶陰
抑陽之所至也且賢才立于人之朝隨時變遷與
道俱化其君舍之則守己以正括囊無咎無譽與
躬之故蹇之六二君用之則奮不顧身王臣蹇蹇匪
六四蹇之六二者臣於李公見馬况李公力陳不
可出幸者即孟子謹守常法之意也使李公自中

無定見安能出此此然如泰山不可動推之論哉
嗚呼宋有社稷之臣如此而不能用於未亂未

危之日
惜哉

白時中免以李邦彥為太宰張邦昌為少宰趙野為門

下侍郎王孝迪為中書侍郎蔡懋為尚書左丞○遣使

督諸道兵入授

發明觀此則宋之失人心為可見矣能以善政回
民心則民親其上死其長若子弟之衛父兄

手足之捍頭目何用智
之入援哉故書譏之

金幹里雅布圍京師李綱力戰禦之金人來議和詔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六

內帑及括借士民金帛與之遣康王構及少宰張邦昌

往為質

時幹里雅布軍抵汴城據岸駭問帝召羣臣議之李
邦彥力請割地求和李綱以為擊之使帝竟從邦彥
計命虞部員外郎鄭望之及高世則使其軍未至過
金使吳孝民來因與借往是夜金人攻宣澤門李綱
禦之斬獲百餘人金人知有備又聞道君已內禪乃
退甲戌孝民入見問納張毅事令執送童貫譚貞磨
度且言曰上皇朝事已往不必計今少帝與金別立
誓書結好仍遣親王宰相詣軍前可也帝因求大臣
可使者李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綱曰安危在此
一舉臣恐李綱怯懦誤國事也不聽遂命稅使金軍
幹里雅布乃底兵南向坐稅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
怖喪膽失其所言幹里雅布謂曰汝家京城破在頃

刻所以欲兵不攻者徒以少帝之故欲存趙氏宗社
我思大矣今若欲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

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尊金帝為伯父歸燕雲之
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

為質送大軍過河乃退爾因出事目一紙付稅道還

稅等唯唯不敢指一言遂與金使蕭三寶勿耶律中

王油等偕來凡金人所要求皆郭師教之也乙亥
金人攻天律景陽等門李綱親督戰募壯士縱城而

下自卯至酉斬其酋長十餘殺其衆數千人何灌力

戰而死丙子稅至李邦彥等力勸帝從金議帝乃避
殿減膳括借都城金銀及倡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

銀四百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
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七

與之議所以不可不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
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能輕

中國而和可久也李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旦夕尚何
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數帝默然綱不能奪因

求去帝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退
則誓書已成稱伯大金國皇帝姪大宋皇帝金幣割

地遣質更盟一依其言遣沈晦以誓書先往並持三
鎮地圖示之庚辰以張邦昌為計議使奉康王構往

全軍為質以求成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不意
身自為質及行乃遷帝署御批無變割地議帝不許

康王與邦昌乘筏渡壕自午至夜始達金營
康王道君皇帝第九子韋賢妃之所生也

發明其久強鄰之不可與共功也始以唐事觀之
踵而罹其患又况宋之慢藏誨盜者乎夫借助走

狄奪人土地帝有中國苟如是而無貽禍則外邦
真可與為一矣滅遼未幾即為入寇蓋其受禍之
淺深視其得力之輕重始是終是毫釐不差故夫

宋氏之亂不惟謀國之乖刺蓋亦天意借是重戒後人使萬世之下知強隣之不可與共功欲其戒之謹之毋至自貽伊戚耳綱目特書屢書不一書而足至於書金幹里雅布圍京師則無可言者矣若夫李綱書力戰禦之者見其以留守盡忠王事也金人書來議和者見其畏中國有備欲和者敵也書詔出內帑及括借士民金帛與之者見其儲蓄空虛因以議其自弱也書遣康王構及少宰張邦昌往為質者見其不能自強因以譏其失策也後之欲用外敵者可不鑒哉

廣義 甚哉李公之抱負也當汴京受圍之日親自請行向使使得遂其請而至幹里雅布軍必有懾服全人之言如顏真卿之於李希烈韓退之於王庭湊是也汴圍未必不可解而康王未必為質矣况和之云者必勢均力敵而後可一或勢力有所偏重則和終不可議矣幹里雅布圍京師則其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勢力之偏重於金也明矣尚何以和為議哉和曰議者全人之詐也苟如李公所論則將不議而自和况議乎哉吁李公之計不行於欽宗而至於國破君辱者天乎人也何尤

以唐恪同知樞密院事○都統制馬忠敗金人于順天

門

金游騎大掠於城下忠以京西募兵適至擊金人敗之于順天門外金師遂收斂為一西路稍通投兵得

以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如金尼瑪哈軍種師道帥師入援以師道同知樞密院事統四方勤王兵

師道至洛陽聞幹里雅布屯東城下或止師道言賊方銳願少駐記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敵哉揭榜沿道言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若稍北欲游騎但守牟馳岡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其為老種帝問其甚喜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若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之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以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陛下歸手帝曰業以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陛下歸手帝曰業以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陛下歸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廣義 內有李綱之捍國外有師道之勤王豈徒退敵云乎哉可使制挺以撻金人之堅甲利兵矣夫何欽宗昏庸而不

以楊時為右諫議大夫兼侍講

時言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為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童貫為三路大帥奈軍進歸朝廷置之不罪故深方平之徒相繼而進當正典刑以為不忠之戒自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別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遂有是命

貶梁師成為彰化節度副使尋賜死

師成晚年益通賄謝士人入錢數百萬以獻頌上書為名令赴廷試唱第之日侍於帝前囁嚅升降之其

小吏儲宏亦與科甲而執後如初師成貌若不能言然陰鷲遇間即發王黼嘗為郭王指陰畫奪宗之計以避罪師成自以舊恩留京師太學生陳東既疏其罪惡布衣張炳亦以為言遂貶令開封吏護送至貶所行一日追殺之

廣義師成之罪不容誅矣分注云行次八角鎮緹殺之以暴死聞觀此足見欽宗有賊不能討矣尚何勸天下之忠義而收恢復之功哉綱目書賜死者代欽宗之斧鉞也

二月都統制姚平仲將兵夜襲金營不克而遁

時朝廷日輸金幣于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允恃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一

投陷甯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約日舉事種氏姚氏皆素為山西巨室平仲以父古方帥熙河兵入援慮功名獨歸種氏乃云士不得速戰有怨言帝聞之以語李綱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日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師中至因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八日帝亦為緩平仲請先期擊之二月朔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幹里雅布取康王以歸夜半帝遣中使諭李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平仲方發金候吏覺之幹里雅布遂擊之平仲兵敗懼誅亡去李綱率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戰于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却之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

數千人授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彥等畏懦皆不果用

發明而懼好謀而成者也交兵大事非敵大機要當熟思審處必求萬全斯為宜耳平仲輕慮淺謀邀功敗事其謀不成徒益敵備既而懼誅率兵亡去其罪可勝言哉輕行而掩之曰襲偷生而苟免曰適皆所以罪平仲也弗克為君分憂而反益君之憂若平仲者安得謂之大丈夫乎

觀於此綱目責望當時之意可見矣

廣義昔者禹之征苗其誓師乃曰爾尚一乃心力不一力之定厥功以克永世蓋軍家之事未有日所恃者內有李綱外有種與姚耳今而種姚兩家各不相下以私滅公卒至喪師辱國其罪可勝言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一

哉書曰姚平仲襲金營不克而遁平仲其有愧于千古云

罷李綱以謝金人

幹里雅布召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為動金人異之乃使王洵來致責且請更以他王為質洵至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兩非朝廷意也因罷李綱以謝金人廢親征行營司時宇文虛中聞汴京急馳歸收合散卒得東南兵二萬人以便宜起李邀領之令駐于汴河會姚平仲失利援兵西來者皆潰虛中總而入京帝欲遣人奉使辨劫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欲行虛中承命慨然而往

發明其矣宋人之愚也當時敵兵臨城朝野恐懼羣盜無策惟冀速和而委身狗國者惟李綱

一人而已昔者晉武帝獨斷而成平吳之功唐憲宗獨斷而逐破蔡之績欽宗不能奮義禮之勇乾剛獨斷委任無疑不容浮言挫奪可也夫何心持兩端非克果決竟罷忠直以謝蒞警鳴呼陋矣金人果受我耶則必不勞師遠涉也金人果警我耶則何必匿怨而友之也矧女真空國入寇就食中華則將望旌旗而騰落矣不能以此自強偷安一時貽禍後日使敵人從容屯駐志其劫掠是豈有人心者哉書之足以發千古之一笑爾

廣義當幹里雅布圍汴京也其可憐者惟李尚書音而全人亦何所憚哉

城防禦使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十一
東等千餘人上書于宣德門言李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稅之徒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中外相慶而邦彥等疾如仇讐恐其成功因緣沮敗且邦彥等必欲割地曾不知仇讐三關四鎮是棄河北也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又不知邦彥等能保金人不復敗盟否也切恐敵兵而向大梁不可都必將遷而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况金陵正慮童貫蔡攸朱勛等往生變亂雖欲遷而都又不可得陛下將於何地而奠宗社邪邦彥等不為國家長久之計又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李綱罷命一傳兵民駭動至於流涕咸謂不日為敵擒矣罷綱非特墜邦彥等計中又墮敵計中也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且

以閩外付種師道宗社存亡在此一舉不可不謹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會邦彥入朝衆數其罪而罵且欲毆之邦彥疾驅得免吳敏傳宣令退衆莫肯去樞壞登聞鼓喧呼動地殿帥王宗溲恐生變奏帝勉從之宣綱後期衆鬱而磔之並殺內侍數十人侍朱拱之宣綱後期衆鬱而磔之並殺內侍數十人知開封府王時雍麾之不退帝顧戶部尚書聶昌俾出諭旨諸生始退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既而都人又言願見種師道詔趨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衆塞簾視之日果我公也相麾聲喝而散明日詔誅士民殺內侍為首者禁伏闕上書王時雍欲盡致太學諸生於獄人人惴恐會朝廷將用楊時為祭酒遣聶昌詣學宣諭然後定吳敏欲弭謗議奏東為士學錄東力辭以歸

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十一
廣義嗚呼汴京之急也都人士庶之所恃者李公耳然李公之識見忠勇非特太學諸生知之都城數萬人莫不知之而所不知者獨欽宗耳今而復用李綱者非欽宗之本心乃出於衆情之迫切不得已而然也噫欽宗當國事任德之日猶無德慧智術以察臣下之忠佞况承平乎欽宗其不足與有為可知矣

廣義

元祐黨籍學術之禁乃蔡京獨鼓其說而倡將死其言也善天理之不可泯此之謂歟

廢苑囿宮觀可以與民者

廣義 嗚呼欽宗以苑囿宮觀與民可謂甚前人之德矣書之于冊庶亦可觀

更以肅王樞為質于金康王構還

宇文虛中冒鋒鏑至金營露坐風埃自已至申金人注矢露刃周匝圍之久乃得見康王次日侍王至金幕府見幹里雅布辭語不遜禮節倨傲抵暮遣王油隨虛中入城要越王及李邦彥吳敏李綱並駙馬曹晟等與金銀驛馬之類且欲御筆書定三鎮界方退軍明日帝命肅王往代質康王張邦昌還

廣義 高宗還天意也天其或者為太祖之後而設歟

以徐處仁為中書侍郎宇文虛中簽書樞密院事蔡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罷○詔割三鎮地以畀金金幹里雅布引兵北去京師

解嚴

初金人犯城蔡懋某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及李綱復用下令能殺敵者厚賞眾無不奮躍金人懼稍引却至是宇文虛中復奉詔如金許割三鎮地幹里雅布得詔不俟金幣數足遣韓光裔來告辭還師北去肅王從之京師解嚴神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為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于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

發明 嗚呼宋之削弱滋甚矣宋之不競可知矣蓋地受之天命傳之先君雖尺寸之地不可

擅以與人必不得已死生以之蓋子曰守正而致死者義也金人圍城踰兩閱月四方勤王之師已

集敵人陵莠之心已極此正楚漢角力不容並立之時也未聞出兵拒戰惟圖屈已請和朝進一言

以求盟善措一策以結好謀臣猛將相率積憤而割地之謀興矣矧王公設險所以守國三鎮宋之藩屏割之何以為邦今日割一城明日削一地然後得一旦安寢起視四境而金兵又至矣然則宋

豈不深可惜哉一之大臣不能講究至理二三執政不能擬議洪謀尸位素餐果何足取

不待貶絕而其義自見者此類是也

廣義 信如李種二公之策雖不界以三鎮之地而主遂使宗社之地淪于北庭豈不痛哉

且詔論士民自今庶事並遵用神宗舊制凡嘉國害民之事一切廢罷復罷宰執無神霄玉清萬壽宮使

廣義 上條分注載呂好問之言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而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

赦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斯言也何其灼見之明且切哉為歎宗者則當朝警夕惕雖卧薪嘗膽尤以為急可也今於好問之

言如水沃石畧無介意而反以赦為急者何哉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也是赦之舉無乃被

小人之所使歟此條分注載詔論士民之言雖或可觀在當時亦以講求禦敵為急而此馬或可以

緩也禦敵之不講而此馬雖善亦無以救其急譬

諸病危之人不進以暝眩之劑乃徐徐以參苓加

之而欲起死回生也殆見其難矣

李邦彥免

邦秀無所建明惟阿順趨詔而已都人目為浪子宰相

以張邦昌為太宰吳敏為少宰李綱知樞密院事耿南

仲李悅為尚書左右丞○宇文粹中罷○姚古種師中

及府州將折彥質以兵入援

姚古種師中及府州帥折彥質等各以兵勤王凡十餘萬人至汴城下而幹里雅布退李綱請詔古等追

之且戒侯其間可擊則擊而三省乃令護送出之勿輕動以啟讐時大臣政令矛盾故迄無成功

發明 三人能知急君之義矣功雖不就志亦可嘉故綱目特揭而書之于冊者所以為臣子狗

國之勸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一

種師道罷

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沈毅有謀不可使解兵柄帝謂其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剪而用李信兵辱於

楚漢宣帝老趙充國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以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師道智慮未衰雖老可

用也帝不納翰又言金人此去存亡所繫當令一大創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

又有不救之患宜遣師邀擊之帝亦不聽

廣義 師道為時名將華夷著稱而金人素所忌憚者也當夫國步艱難之日無故而棄名將適

足以壯敵人之志而自促其敗也善乎范氏曰山有猛虎則藜藿為之不採今也猛獸去山殆恐採

宋之藜藿者若固

以楊時兼國子祭酒

時知無不言然不見聽及太學生留李綱種師道吳

或則將自定帝曰無以逾卿遂用之

廣義 上書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可以崇正學次書以苑園宮觀與民可以得民心至是書楊

時為國子祭酒可以定國論是三者實

金尼瑪哈入威勝軍陷隆德府

尼瑪哈攻太原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固守不下乃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防守使內外不相

通及聞幹里雅布議和遣人來求賂宰臣以勤王兵大集拘其使而不與尼瑪哈怒乃分兵趨汴京折可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一

求劉光世軍皆為所敗平陽府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尼瑪哈歎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無人矣

既過知威勝軍李植以城降遂攻下隆德府知府張確死之進屯澤州呂中曰取燕而不知取三關之險

守京城而不知守關河之險此敵所以嘆無人也

貶蔡京為秘書監童貫為左衛上將軍蔡攸為太中大

夫

以陳東之言也時三人皆從上皇行

廣義 敵國外患自古有之未有不自開其邊塞而

上書之言欲擒此賊肆諸市朝非特貶其官而已今綱目大書曰貶者非當其罪也必如東之所言

而後可為欽宗者則當陳啟太上及為國家之禍
聲自此徒此徒姦庶欲自保全故從陛下行幸其
意實非為陛下也譬猶狐之馮城鼠之依社而人豈
敢肆其攻畧之心哉一或攻之畧之必將抵以隳
城傾社之罪伏願陛下剴思新義早以此徒檻車
赴京獻諸太廟明正厥罪播告天下以舒神人之
憤則金人犯順之心必回天下勤王之師必雲集
響應陛下回鑾之日可期太原宗社之地可復而
臣新服之命庶乎可保天下幸甚如是則徽宗雖
惑于心必俞所啟豈無父子之情邪夫何欽宗不
此之務止此徒之官是失討
賊之義也尚何恢復之可望哉

梁方平伏誅

發明 蔡京蔡攸童貫梁方平惡均罪敵死有餘辜
何為一書貶而一書伏誅蓋宗等罪重罰輕故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九

其書法若無罪焉者所以深譏欽宗之失政刑也
方平既正典刑故即以伏誅書之綱目原情定罪
其旨嚴矣噫欽宗初政若此抑何以
服天下哉此其所以無益於敗亡也

廣義

金人過河由方平之師責于
蔡陽也大書伏誅厥罪正矣

王孝迪罷○以聶昌為東南發運使未行而罷

初上皇南幸童貫高俅等以兵扈從既行聞都城受
圍乃止東南兩郡傳及勤王之師道路籍籍言貫等為
變朝議以聶昌為發運使往圖之李綱曰使昌所圖
果成震驚太上此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
太上於東南求劍南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英若罷
聶昌之行請於太上去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帝從
之

廣義

分注載李樞密之言可謂識時達權者也欽
宗從之亦為當時之慶惜乎行之不勇不決

耳

金尼瑪哈還雲中留軍圍太原○三月張邦昌李稅免

議者以邦昌私於敵故尼瑪
哈復至社稷之賊也遂免

以徐處仁為太宰唐恪為中書侍郎何臬為尚書右丞

許翰同知樞密院事

帝召處仁問割三鎮是否處仁言不當棄與兵敏議
敏為處仁可相遂拜太宰時進見者多論宣和間
事恪言于帝曰革弊當以漸宜擇今日之所急者先
之而言者不顧大體至毛舉前事以快一時之憤豈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九

不傷太上之心哉京攸貫黼之徒既從竄斥始可已
矣他日邊事既定然後白太上請下一詔與天下共
棄之誰曰不可帝曰卿論甚善
為朕作詔書以此意布告在位

廣義

羣賢彙狂若可以傾否矣然而否終不
能傾者以唐恪一人在焉識者恨矣

宇文虛中免

言者劾其議和
之罪出知青州

詔神師道屯滑州姚古神師中援三鎮古復隆德府威

勝軍師中追幹里雅布至北鄙而還

詔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尼瑪哈深入南陷隆德先
敗元約朕夙夜追咎已點罷元主和議之臣其太原

中山河間三鎮保塞陝西所在營當固守於是命種
師道為河北河東宣諭使駐滑州姚古為河北制置
使種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而
師道實無兵自隨乃請合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
兵再至朝廷以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松不用師
中渡河上言尼瑪哈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
黨擒其不意當可以遲朝廷疑不用幹里雅布至中
山河間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幹里
雅布出境姚古以兵復
隆德威勝北南北關

發明 事迫者已去而躡之謂自金人南下諱言兵
之氣為之大屈矣今而演起宸斷命將出師也滑
州援三鎮追幹里雅布於女真甫退之時此舉豈
強人意故特喜而書之所以深予之也使其始終
如一奮發有為則安患金之復至哉惜其邪正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一

言交作未免惑於
邪而棄其正耳吁

廣義 斯時也急莫急于備禦之策朝
論如此則宋事日非斷可識矣

詔李綱迎太上皇于南京

時用事者言太上將復辟于鎮江人情危駭既而太
上皇后先還或謂后將由端門直入禁中內侍輩頗
勸帝嚴備帝不從既而太上還至南京以書問改革
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不可測綱曰
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爾綱往具道皇帝聖孝思
慕請陛下早還京師太上因及行宮止遞角等事綱
曰當時恐全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因言皇帝每
得詰問之詔輒憂懼不食臣竊譬之家長出而冠
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宜措置長者但當以
其能保田園大計而慰勞之苟謀及細故則為子弟

者何所逃其責耶陛下回鑾臣謂宜有大慰皇帝
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太上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
網且曰卿捍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
疑阻當遂委名于青史綱還具道太上意帝始釋然

廣義 嗚呼李公善處艱欽父子其即韓魏公
之高致也千古令人景仰不亦偉哉

夏四月夏人陷天德雲內諸城金人襲取之

先是尼瑪哈遣薩滿使夏許割天德雲內全肅河清
四軍及武州等八館之地約攻麟州以牽河東之勢
夏人遂由金肅河清渡河取天德雲內武州河東八
館之地因攻鎮威城兵馬監押朱昭力戰而敗乃盡
殺其妻子約尸井中復帥士將戰死之城遂陷既而
金將古紳以數萬騎陽為出獵掩至天德逼逐夏人
悉奪有其地夏人
請和金人執其使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一

發明 時王室難全兵殘虐夏人未開修連帥之
職道金兵以安中國顧乃復為臣虜背順向

逆攻陷城邑乘人之危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
是誠五霸之罪人也迨夫所得土地復為金有將
欲以利己適所以利人所謂攘人者必為他人所
攘詎不信乎此何以異於鴟蚌相持漁人得利也
於乎夏得之易而失之亦易夏取之非義而金亦
以非義取之曾謂非天道哉後之逞其私智伐人
家國者可以鑒矣凡若此
類不再取而其惡自見

太上皇至京師

太上將至幸執進迎奉儀注朕南仲謀欲屏太上左
右車駕乃進李綱言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
自誠明推之可至於克舜之道輔陛下乃闇而多耗
勝言者朕南仲不以克舜之道輔陛下乃闇而多耗

南仲憚然曰臣通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為李綱結士
民伏闕者乞下御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
論國事也南仲乃為此言臣何
敢復有所辨因求去帝不允

立子諶為皇太子○以耿南仲為門下侍郎趙野免○

詔吏部考覈濫賞

凡由揚啟李彥之公田王輔未勅之應奉童背諱貞
等西北之師孟昌齡河防之役夔蜀湖南之間禮閣
陝河東之改幣及近習所引獻頌可
併持赴殿試之丞所得爵賞悉奪之

發明

天下之治特患人主無其志爾宋自哲徽之
後國勢耗弱威令不振疑若無可為者然欽
宗繼之猶能振厲有為而氣象已異於是先朝解
政相繼剗削使其能謹終如始未必不為有宋盛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德之主綱目於前書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發苑
園宮觀可以與民者此書詔吏部考覈濫賞皆所
以著其初政之美云爾夫豈以其不終之
故遂沒其可紀之實此固筆削之公也

以神師道為兩河宣撫使○復以詩賦取士禁用王安

石字說○召河南尹焞至京師賜號和靖處士遣還

焞洛人師事程頤給聖初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詩
臣議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焞曰焞
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母曰
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
於是終身不就舉焞徒洛中非喪闋不出士大夫
宗仰之神師道為焞徒行召至京師不許出師
和靖處士遣還戶部尚書梅執禮戶部侍郎即中
丞呂好問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焞言動可以師法

冠識可以任大
乞擢用之不報

發明

楊氏曰時止則止也時行則行亦止也非
行之為止也時乎當行道乎可行吾斯行焉
吾雖行焉止乎道也時乎當止道乎可止吾斯
馬非吾自止亦止乎道也尹焞窮居樂道不求聞

達而所學得乎伊洛之真傳誠一代之偉人也夫
何召至不用賜號遣還雖梅執禮等合詞懇留帝
皆不報噫隱居求志固君子之本心舉賢而先乃
人君之盛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值衰亂之
時正用賢之日而反棄賢者其不足
與有為明矣據事直書深譏之耳

廣義

昔孟子稱伯夷柳下惠為百世之師者一則
以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志潔行
高為聖之清一則以其不差行君不鄙小官進不
惡賢必以其道為聖之和今也欽宗朝廷惡之極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矣在朝之人惡者多矣然而和靖應詔而至者以
宋事之尚或可為故不欲去有似乎患之和也至
而欲去者知宋事之不可為故不欲留有似乎夷
之清也噫若和靖者可謂不夷不惠而善學聖人
者也夫何欽宗不能下賢
以資中興之算君子惜之

五月罷王安石配享孔子猶從祀廟庭國子祭酒楊時

致仕

時上言恭宗用事二十年壹同害民幾危宗社人所
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
為名實扶王安石以周自利故推尊安石如以正爵
配享孔子廟庭今日之禍皆安石有以殺之安石扶
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
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

合符契其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象使邪說淫辭不為學者之惑疏上詔罷安石配享降居從祀之列時諸生習用王氏學以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揚時目為邪說羣論藉藉於是中丞陳過庭諫議大夫馮漸上疏詆時乃罷時祭酒詔改給事中時力辭遂以徽猷閣待制致仕時居諫垣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云

發明

自安石變法結怨四海羣臣肆虐詆徇規其弊彌長創立新法以塗炭天下之民偽作三經以黃惑天下之士今而海內濁亂固非醜醜而成實萬世之罪人也夫豈可以配享孔子乎當時因襲之弊未有決其是非獨揚時上章極論深切時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宜非以道事君者安能若是耶欽宗既知其失當碎其遺像投諸水火斷天下之疑絕後世之惑可也夫何甫黜配享之禮降居從祀之列謂之何哉由是羣吠紛紜時乃致仕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觀乎此則世運人心斷可識矣綱目

廣義

大抵取士莫要於明經為治莫大乎正學舍正學而雜以他途殆恐學不得其正而士不

得其純者也將何以為致治之具邪嗚呼春秋一經斷自聖心安石叛之王氏之學出自己見學者宗之數十年間積弊已久急於仕進者莫不資之以取科第益以習故蹈常莫覺其非一旦龜山目為邪說宜乎駭人耳目而反詆為非矣向使欽宗覺悟于上時宰贊襄于下羣邪為正就是去非使設科取士惟事乎六經之正學屏棄乎王氏之邪說則士豈有不得其純者而治豈有不獲其效者

哉奈何欽宗惑於王氏之說既罷配享猶且從祀而使龜山正論不得見于設旒惜哉孔子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龜山可謂以道事欽宗者也大易豫之六二有曰介于石不終日若龜山者其有合于豫之六二者歟

詔神師中姚古進軍太原師中與金人戰于殺熊嶺敗績死之古軍潰

太原圍不解詔神師中由井陘與姚古犄角師中避次軍乘勢復壽陽榆次等縣留屯真定時尼瑪哈避暑還雲中留兵分就畜牧觀者以為將遁告于胡許翰信之數遣使趣師中出戰責以逗撓師中嘆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為罪乎即日解嚴約姚古及張灝俱進而輪重賞犒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物皆不以從行師中抵壽陽之石坑為金將完顏和尼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姚古將兵至威勝統制焦安節妾侍尼瑪哈將至古與灝皆失期不至師中兵饑甚敵知之悉眾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郊至已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資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才百人師中身被四鎗力疲闕死師中老成持重為時名將既死諸軍無不奮氣全乘勝進兵迎古過于盤陀古兵潰退保隆德事聞李綱召

發明

師中姚古均承上命進軍太原正宜戮力同相期刻日同進而師中死戰古不援馬遂使全軍覆沒身且不保然而則姚古之罪可勝誅哉故綱目

以死節于師中而以軍潰責姚古若曰軍非能潰而古自潰之云爾勸懲之法何其切耶

廣義也嗚呼天下之事莫不咸于所謹而敗于所忽

馬而忽雖未必其事之敗而終必敗于許翰

之困而忽者敗事之媒也今師中之敗敗于許翰

師中而信以死節子之者何哉蓋以敗績歸者以見

六月詔諫官極論闕失

師中不避敵而得以盡忠也綱目之旨微矣

右正言崔鷟上疏曰諫議大夫馮漸近上章言熙寧

元豐之間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漸尚敢為此嘉言

乎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

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蔡京又以

學校之法馭士人如馭卒伍有一異論累及學官其

奇綱多士同已密矣而漸猶以為太學之盛歎因不

已甚乎仁宗英宗選敦樸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

日為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

天下安於泰山及蔡京得志引門生故吏更持政柄

倡紹述之論以欺人主使天下於詭倭紹述同風

俗而天下安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紹述造士

而人才衰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京之術破壞天

下已極尚忍使其餘蠹再破壞邪京亦邪之計大

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宋之宗社疆宇亦未必如是之狼籍也夫何寥寥

乎二十六年之間久處鷄於閒曠之地仗之居矮

屋而不得一擡其頭惜哉今而幸居言路於欽宗

新服厥命之時宜其極論朝廷闕失而端在蔡京

之朋黨破壞天下何其言之當且切哉然而以一

木不支大廈之顛不過重為君子之長太息也

召种師道還以李綱為兩河宣撫使

京師自金兵退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

為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每有謀議從為

耿南仲等所沮及姚古种師道中敗潰种師道以病

歸南仲等請棄三鎮綱言不可乃以綱為宣撫使劉

幹副之以代師道又以解潛為制置副使以代姚古

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

理兵事今使為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

疾乞致仕章十餘上亦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

帝以其為大臣游說斥之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遣行

之意乎此非謂違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爾

公不起上怒且不測奈何許翰復書杜郵二字以遺

綱綱不得已受命帝手書裝度傳以賜之宣撫司兵

僅萬二千人綱請銀絹錢各百萬僅得二十萬庶事

皆未集綱乞展行期御批以為遷延拒命起召數四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無有沮難

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聖臣自度

不能為即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

義上為感動陛辭又為上道唐恪

聶昌之在任之必誤國言甚激切

發明

師道老將而召還李綱書生而往代則其時

之乎直書于

冊失自見矣

廣義 書曰致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用是道則為
聖帝為明王而國以之興合是道則為庸君
為暗主而國以之亡臣嘗悼夫徽欽二宗不能善
為其國也何則汴宋立國之初即與契丹為隣宋
之祖宗與之繼好百年曾無一臣之敢創開邊釁
者是亦祖宗善禦強敵也今也不然徽宗約金以
攻遼是其君禍於未亂未危之時欽宗忽金之退
師是其速禍於既亂既危之日又況國無忠良獨
致其憂者惟李綱一人耳而欽宗又受南仲等蠱
惑之深陷李綱于必死之地是亦盧杞之害真卿
也誠如臺諫所言以綱運籌帷幄擇將捍邊則宋
人之國猶或可為惟其不然是以破壞不可收拾
也豈不深
可痛哉

路允迪免○謫左司諫陳公輔監合州酒務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三

公輔居職敢言耿南仲指為李綱之黨公輔因自利
且辭位復言李綱書生不知軍旅遣接太原乃為大
臣所陷後必敗事時宰
怒其言斥監合州酒務

發明 是時天下既亂北方靡寧王收求治常若
不及之秋也詢訪嘉謀召用君子庶幾天命
可續人心可回欽宗惑耿南仲之讒問熟逐李綱
因敢直諫公輔既居言責義所當告見忤時宰謫
監酒稅謂之得計可乎上書詔諫臣極論闕失而
下書論左司諫陳公輔則是求言非誠不過虛應
故事馬耳安有誠心樂善而反忌言者尚可以求
諫乎哉欽宗即位之初天下猶未帖泰殿鑒不遠
復罪言官苟有志於興衰撥
亂者必不無故而謫諫臣矣

天狗星隕

有祥
如雷

彗出紫微垣

長數丈北拂帝座掃文昌大臣有謂此乃夷狄將衰
非中國憂也提舉醴泉觀譚世勣而奏垂彗可畏當
修德以應天不宜惑其說
說詔除民間疾苦十七事

發明

天狗惡星也彗者逆氣所結也人事感於下
天變動於上前此者金兵南下憑陵中華後
此者二帝后妃遠狩沙漠中原既陷而王室遂虛
法度廢弛威信陵遲之象著矣漢成帝永始中亦
有星隕之異而五侯擅權賊莽居攝漢之宗支
掃蕩幾盡天之示人顯矣綱目謹於天象至矣

廣義

考之隕之義自天而隕沒於半空而不至
地之謂也漢成帝永始中有星隕之異其後

五侯擅權賊莽居攝卒滅西漢今馬天狗星隕而
有祥如雷其亦異之異者焉况乎紫微乃天帝之
座之近者豈宜彗犯于此哉天之
垂象如此則汴宋將亡之徵顯矣

高麗稱藩于金以保州界之

高麗王楷遣使奉表稱藩一依事遼之禮金遣
高伯淑報之且以保州與之自是朝貢不絕

秋七月除元符上書邪等之禁○竄蔡京于儋州道死

童貫趙良嗣伏誅

京再貶崇信軍節度副使貫再貶昭化軍節度副使
至是復竄京于儋州其子孫二十三人分竄遠地遇
赦不許置移竄貫于吉陽軍趙良嗣于柳州記下十
日京死于潭州朝廷遣御史張徽誅貫轉運副使李

昇之誅良嗣于貶所正旨赴闕泉于市京天資山誦
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顯狙伺為因位計帝亦知其姦
屢罷屢起且擇京不合者執政以扼之京每聞將退
免輒入見祈哀蒲伏叩頭無復廉恥見利忘義至於
兄弟父子自為秦越暮年即家為府營進之徒集門
輸貨僮隸皆得美官察紀細法度為虛器根株連結
牢不可破卒致宗廟之禍雖以謫死天下猶以不正
典刑為恨貫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奔走期會過于
制勅嘗有論其過者詔方劾往察劾一動一息貫悉
偵得之先密以白且陷以他事劾及得罪逐死貫狀
魁梧偉瞻視頭下生鬚十數皮骨勁如鐵不類閭人
有度量能疎財後宮自妃嬪以下皆獻饋結納左右
婦寺譽言日聞寵煥翁赫庭戶雜運成市兵牧輔
弼多出其門窮姦給禍沆毒四海死不足以償責

發明

鳴呼欽宗曲庇姦臣可謂姑息之甚矣蔡京
罪逆深重死有餘辜誠宜肆諸市朝按罪行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辟以示天下可也夫何僅寬得州善終於道王法
何由而正亂賊何由而警乎故書竄蔡京而若無
罪然者所以譏宋責之不以其罪也然書法盜賊
庶人則書死京特書死者所以貶其同於盜賊庶
人而不得與於中國士大夫之列耳苟或生不加
誅死不示貶又何以為賞善罰惡之權衡哉至若
童貫良嗣明正典刑特書狀誅以正

廣義

大臣為國柱石非賢而有德者不無禍人之
國而貽生民無窮之害也傳之所謂不能保

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是也蔡京宋之元老海其
所為真禽獸之不若者豈可師長百僚而富萬姓
之具瞻哉故曰不有君子其何能國且大易有曰
聞國承承小人勿用况乎徽宗信任童貫良嗣上
不保其宗社中不保其身體下不保其子姪此真
近聞宦小人之禍也然則此徒雖曰伏誅其於事

也何補有國
者可以鑑矣

李綱至懷州諸軍潰于太原

綱留河陽十餘日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次懷州
造戰車期兵集大舉而朝廷降詔罷所起兵綱上疏
言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防秋兵
盡集尚恐不足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
騎以副其救奈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且以軍法勒
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
應者矣疏上不報趣赴太原綱乃遣解潛屯威勝軍
劉韜屯遼州幕官王以寧與都統制折可求張思正
等屯汾州范瓊屯南北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並
進時諸將皆承受御畫事皆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
徒有節制之名多不遵命綱嘗具論之雖降約束而
承受專達自若於是劉韜兵先進金人併加禦之給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兵潰潛與敵遇于關南亦大敗思正等領兵十七萬
與張浩夜襲金羅索軍于文水小捷明日戰復大敗
死者數萬人可求師潰于子夏山於是威勝軍
隆德府汾晉澤絳民皆渡河南奔州縣皆空

發明

命將之道貴乎專於委任將焉不專軍無紀
律遇敵駭懼迄無成功時諸將皆承御畫事

得專達進退自如宣撫使徒有節制之名不遵約
束之命則是任將不專之病也李綱區畫方畧則
期進取甫至懷州諸軍皆潰則是無紀律之病也
今以太原諸軍而無統率進退自如故曰師出以
律失律凶也綱目於此以自潰為文若曰太原之
軍無有能潰之者宋自潰之云爾夫以步騎十七
萬之衆一旦無過自潰然則宋之不亡豈非幸歟

八月復以神師道為兩河宣撫使召李綱還

網以張灝等違節制而敗又上疏極論節制不專之弊且言分路進兵彼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及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因薦為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擊敵會以議和止網進兵網亦求罷

金尼瑪哈幹里雅布復分道入寇

先是朝廷以肅王為彼所質亦留其使臣蕭仲恭以相常踰月不遣其副趙倫懼不得歸乃給贖伴邢保曰金有即律伊都者領契丹兵甚眾或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幹里雅布尼瑪哈執政以仲恭伊都皆違責戚舊且而用事於金當有亡國之感信之乃以蠟書命仲恭致之伊都使為內應仲恭還見幹里雅布以蠟書獻之幹里雅布聞于金主麟府帥折可求又言遼梁王雅里在西夏之北結宋以復怨于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金吳敏勸帝致書梁王由河東之麟府亦為尼瑪哈所得復以開於是金主歲以尼瑪哈為左副元帥幹里雅布右副元帥分道南浸尼瑪哈發雲中幹里雅布發保州

發明 復者已甚之嗣入寇者外而斥之詞所以惡金也然考之分注皆由宋人啟釁以致金

人渝盟細目畧其啟釁之事而直書復入寇者蓋復警禦侮春秋所尚豈以雪仇恥為非是乎惜其負虛名而來實禍耳雖然欽宗以欲速之心信淺謀之士其機不密願舉先開社稷邱墟生靈塗炭詎不深可惜哉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觀於此言為益信矣

廣義 甚哉輕信人言之敗事也向使當國大臣不信蕭仲恭折人言之敗事也向使當國大臣不以速其南侵也然分注曰侵而大書則曰寇者何蓋潛師掠境曰侵敵入犯邊曰寇書法若此亦存

秋尊中國攘夷狄之意也此又不可不知

徐處仁吳敏許翰罷以唐恪為少宰何臬為中書侍郎

陳過庭為尚書右丞聶昌同知樞密院事李回簽書院

事

翰處仁主用兵而吳敏耿南仲欲和論議不合辭罷知亳州處仁又與敏爭于帝前處仁怒柳筆中敏面鼻頰為黑南仲與唐恪聶昌欲排去二人而代之位諷中丞李回論之於是俱罷初敏以昌猛厲可使助己自衡州召知開封府不數月拜同知入謝即陳行架之策曰三關四鎮國家藩籬也聞欲以昇敵一朝渝盟何以制之願勿輕與而撤天下兵集都畿堅城守以遏其衝簡禁旅以備出擊壅河流以斷歸路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有聖域後有大河勁兵四面而至彼或南下墮吾網中矣臣願激合勇義之士設伏開闢出其不意掃其營以報帝壯之命提舉守禦得以便宜行事未幾言者論敏因蔡京進用安置涪州

遣給事中王雲使金軍

先是遣劉岑李若水分使金軍以求緩師岑等還言幹里雅布索歸朝官及所欠金銀尼瑪哈則深諱金銀專論三鎮至是乃遣雲往許以三鎮賦入之數

九月金尼瑪哈陷太原副都總管王稟等死之

尼瑪哈乘勝急攻太原知府張孝純力竭不能支城遂陷孝純被執既又釋而用之副都總管王稟負原廟中太宗御容赴汾水死通判方篔轉運韓揆等三十人皆被害金分兵陷汾州知州張克戡舉力打禦

城破猶巷戰不克乃南向拜
自引決一家死者凡八人

發明 王稟等為宋守臣城陷而死固其分也然而
據慨捐生以赴汾水其志可尚由是通判方

箕之轉運韓揆等三十三人皆無苟免可謂明於君
臣之大義殉難之正理者死得其所宜乎書以予

也

蔡攸朱勳伏誅

先是竄勳循州籍其家四至三十萬畝他物稱是言
者又論攸與燕山之役禍及天下駭奮淫佚載籍所
無於是遣使即
二人所至斬之

以王富為尚書左丞○罷李綱知揚州謫中書舍人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珣胡安國于遠州

安國初為太學博士蔡京惡其異已會安國舉永州
布衣王繪鄧璋遠京以二人乃范純仁鄒浩之客
賈徽推治安國坐除名張商英相始得復官帝即位
召赴京師入對言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
要語甚剴切日昃始退耿南仲聞其言而惡之力諫
于帝帝不為動中丞許翰入見帝謂曰卿識胡安國
否翰對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起然
遠逆不為所污如安國者實鮮遂除中書舍人及言
者論李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罷知揚州舍人劉珣
當制謂綱勇於報國吏部侍郎馮澥言珣為綱游說
珣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且論澥職論事耿南仲大
怒何桌從而擠之遂出知通州安國在者一月多在
告之日及出必有論或曰事之小者蓋始不必
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之小事為不必

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
無時可言也人服其論

發明 楊氏曰小人不能動君子則國安一鬲不可
動則萬議息故流言

不能動周公刺客不能動裴度而周唐遂安矣是
時金兵南下山西陷沒此正君臣惕厲講求備禦

外秋而耿南仲當國專主和議譬忌李綱陰擠于
外劉珣當制正言求解詎以遊說珣亦坐貶安國

封還詞頭力劾蔡黨見許羣小出知通州於戲值
國家多難之時正君子進用之日而為小人專輒

危撥亂反正者詎若是之叢勝哉據事直書其失
危撥亂反正者詎若是之叢勝哉據事直書其失

見自

廣義 李綱之主揮禦劉珣安國之定國論實中興
之良佐也夫何欽宗惑于羣小一切貶逐使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國事日非敵志日驕馴至於不可維持者豈非不
能自貽其咎命歟周公之戒成王曰勿用佞人其
惟吉士用勳相我國家其意亦慮此也嗚呼狂瀾
不已而伐其砥柱大厦將顛而去其支木而欲瀾
之不倒履之不傾
者臣末之信也

置四道都總管府以李回為大河守禦使折彥質為河

北宣撫副使

從何桌之請分天下二十三路為四道建三京及鄆
州為都總管府分總四道兵以知大名府趙野總北
道知河南府王襄總西道知鄧州張叔夜總南道知
應天府胡直信總東道事楊守時得專用官符辟
置

罷西南勤王兵

金師日逼南道總管張叔夜陝西制置使錢蓋冬統兵赴閩唐恪狀南仲專主和議函檄止諸軍勿前遣給事中黃諤由海道使金以請和

發明罷者不宜罷也夫除戎器戒不虞乃守國之常事耳今女真日逼京師孤危正宜號召眾

傑徐圖備禦以戒不虞也唐恪南仲之鄙夫方且力主和議函止諸軍其誤國之罪可勝言乎敵方

攻掠不息宋乃歛兵議和自古闢葦無為之君未有若欽宗之甚者此何異啟戶縱盜而後丐其少

取盜安得而舍之哉噫小人之欺蔽其君至是益甚矣故直書以著其失

廣義觀上條分注所載則知汴京顛沛之秋其技援之策莫良於何桌也夫何唐恪輩以狐鼠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之見畏金如虎力沮其謀而竟罷西南勤王兵其事機之失可勝言哉汴宋之亡實判於此况乎金人之鈞宋也專以和議為餌宋人不察而吞之此膏油所以終潤其昂腹也悲夫

夏人陷西安府○金幹里雅布陷真定都鈴轄劉坤死

之

種師閔及幹里雅布戰於井陘收績幹里雅布入天威軍犯真定時率眾晝夜搏戰久之城陷師苦戰麾下稍散亡師願其弟曰我大將也可受賊戮乎因挺

刀欲奪門出不果自經死知府李德被執北去

發明書曰死之于全節也金人之犯真定也時師

也可是賊戮乎蓋亦明於君臣之大義者較諸偷生迎降之徒豈可同日語哉

冬十月安置李綱于建昌軍

廣義嗚呼當汴受圍之急其間力排國難者獨李綱一人耳今而喪師失利一則由乎宰執輕

信人言一則墮其和議之計耳豈綱專主用兵之罪哉噫李綱之逐全人之幸綱何負于宋人哉故

綱日於網之逐月之而又地之者所以惡宋人之逐網而惜綱之去也

金遣使來

金二酉遣楊天吉王油等以書來詰責索親王詣軍前陳謝仍要割地且求金帛車輅儀物及加其主敵

號

罷御史中丞呂好問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金人復至大巨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畧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乃請並集

沿滑邢相之戍以過奔衛而列勤王之師于畿邑以衛京城疏入不省金人臨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

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為解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坐貶知袁州帝問其忠下遷吏部侍郎

發明天下無多難有一難君子者解難之原故洪水非

堯之難而四凶過於洪水四凶非四凶之威而一

兵烈於四凶是時臣主和好之謀金人恃攻取

之策好問言之不從諫之不聽以直罹罪貶知袁

州則其言之者何罪而然之者何心哉蓋由小人之心和無謀畧苟偷目前之安而日後之患皆不

之恤也宋始終為小人之所誤悲夫上書安置李綱此書能呂好問皆惜之之詞耳

廣義 好問嘗言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必傾國

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其先見之明羣

臣皆莫能及也奈何疏入不報今也金人果復大

至人皆不知所出好問又設備禦之策可謂策之

善者也又不見聽迨至金人剝床以膚君臣猶以

和議為辭好問出於事不獲已乃率臺屬劾大臣

畏懦誤國是亦舉得其當者也反得坐貶惜哉嗚

呼前既逐李綱今又貶好問則是宋國空虛無人

可憐由是知金之滅宋則固非金之滅宋

也乃宋之自滅耳夫豈金之德與智力哉

召种師道還尋卒

師道次河陽遇王油掃敵必大舉亞上疏請幸長安

以避其鋒大臣以為怯召還以范訥代之師道尋卒

忠憲 諡曰 忠憲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三

以馮澥知樞密院事○貶王寓為單州團練副使

命寓副康王使幹里雅布軍訖故不行乃貶單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

十一月夏人陷懷德軍

知軍事劉鈺通判杜翊世元之

籍譚貞家○詔百官議三鎮棄守

王雲至金幹里雅布軍使從吏先還言金人不復木地但索五輅及上尊號且須康王至軍乃議和幹里雅布尼瑪哈亦使王油等來帝乃命馮澥副康王往王未行而車輅至長垣為金人所却王遂不行至是聖還言金人中變今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兵取汴都中外駭震詔集從官于尚書省議割三鎮百官多

請割與以行國禍何樂曰三鎮國之根本奈何一旦

棄之且金人無信割亦來不割亦來唐恪耿南仲等

力主割地栗論辨不已因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粟

地則並其民棄之為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帝悟乃

止東退謂恪曰割三鎮則傷河外之情不割則太原

真定已失不若任之恪唯唯遂詔河北河東京畿清

野令流民得占官舍寺觀以居禁京師民以浮言相動者

發明 承平之世在德不在險衰亂之世在德亦在

自安天下自固災害不生福亂不作所以德而

不在險也東亂之世紀綱陵夷法度廢弛人心皇

惑天下蕭然邊患盜賊接踵而起所以德而亦

在險也三鎮宋之藩屏乃必守而不可棄者苟棄

三鎮則宋以險要昇敵而國不可守矣況金人深

入不思備禦尚欲議其棄守哉直書詔議深幾之

也 廣義 太原中山河間乃陵寢之所在國之根本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三

金尼瑪哈陷河東諸州郡李回折彥質師潰金人遂渡

河陷西京詔馮澥使金軍請和

尼瑪哈自太原趨汴所至破降平陽府威勝隆德軍澤州皆陷官吏棄城走者遠近相望尼瑪哈不河外以萬騎折彥質以兵十二萬拒之夾河而軍時李彥質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連日

孟津尼瑪哈從之於是知河陽燕英一河南留守西道
都總管王襄皆棄城走永安軍鄭州悉降于金尼瑪
哈既渡河不復言三鎮直遣人來言欲盡得兩河地
請畫河為界於是京師戒嚴遣馮澥李若水往使行
至中牟守河兵相驚以為金兵至左右謀取間道去
澥問何如若水曰戎兵畏敵而潰奈何效之今正有
死爾敢言退者斬爾定既行若水屢
附奏言和議必不可請乞中飭守備

發明 觀此則宋人積弱之情可見矣以河東諸郡
不能抗烏合之金以大河東兵不能禦一郡

之敵但見棄城逃者有之倒戈迎降者有之望風
奔潰者有之固敢北向而發一矢使女真長驅如
蹈無人之境廟堂良策惟冀求和而與兵拒敵之
誰為安故矣宋事至此微何為哉故夫書李回折
彥質師潰金人遂渡河可見李折之兵弱足拒敵
因其自潰敵乃渡河所以深罪其怯也書詔馮澥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使金軍請和請者下求上之詞所以深
譏其弱也綱目之修內夏外夷而已

廣義 抑者是年二月尼瑪哈入威勝軍陷隆德府
按春秋傳造其國都曰入三月神師中姚古

復之至是十一月金人復得陷河東諸州即者何
子以見宋人之無備也誠能於姚種二帥收復之
日一如李綱好問之謀不惑於唐恪而仲鼎昌升
蛙之見則金人且將北奔之不暇其能復陷我疆
哉傳說之皆高宗曰惟事事有
備有備無患欽宗矣足知此

下哀痛詔徵兵于四方

發明 嗚呼欽宗至是無可言者矣然書下哀痛詔
徵兵于四方則見其倒垂之急猶有望於救
解之意而遠近諸郡漢然未聞有一人惻然哀憫
奔赴君父之厄者則是小人克威虐足以脅制

天下而忠臣義士束手無策亦且莫之救也主危
如此披唐恪耿南仲諸人懷姦謀國各自討植其
業亦可愧也已其亦可誅也已人主觀此可不兢兢
業業也哉其與唐昭宗書遣問使告難于四方同
意

詔王雲副康王構使全軍許割三鎮至磁州州人殺雲

構還次相州

雲回請康王往使詔以資政殿學士副王使幹里雅
布軍許割三鎮奉表見王務尊金主為皇叔且上尊
號十八字王由滑滑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
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以迫復去何
益願勿行先是王雲奉使過磁相勸兩郡撤近城民
舍運粟入保為清野之計民怨之及是次磁會康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出謂嘉應神詞雲在後民遮道諫王勿去屬辭指
雲曰真姦賊也王出廟行民譟執雲殺之幹里雅布
軍濟河避兵日至磁城蹤跡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
亟以帛書請王如相服囊鞬部兵以迎於河上王逆
行至相勞伯彥曰他日見上當以京兆薦公由是受
知議者以為是役雲不死王必至金無復還理相州
湯陰人岳飛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
吳兵法有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射鵰宣撫真
定募取戰士飛與馬屢擒劇賊至
是因劉浩以見王以為承信郎

發明

天下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是
以古之聖王行仁政以得民心恒厥德以凝
天命未聞無故而以土地人民與人者以土地人
民與人則自絕天下其不可也必矣宋自金人再
侵遂巡畏縮無歲不以割地為議抑何庸諺若是
耶迨夫民殺王雲以示不叛欽宗獨無愧於心哉

綱目直書不再
既而其失自見

廣義 嗚呼天道之密人豈能測哉假使康王投足
北庭則必不能延南宋一百五十二年之祚

天其或者錫盾
藝祖其信然矣

何臬罷以陳過庭為中書侍郎孫傳為尚書右丞

臬主戰守與唐恪耿南仲不合罷為開封尹傳為兵
部尚書上書乞復祖宗法度帝問之傳對曰祖宗法

惠民熙豐法惠國崇
觀法惠安時謂名言

以郭京為成忠郎選六甲兵以禦金

孫傳因請丘濬感事詩有郭京揚適劉無忌之語於
市中訪得無忌於龍衛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聖

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二將而掃蕩無餘其法用七十
七百七十七人朝廷深信其言不復疑命以官賜金

帛數萬使自募兵無問伎藝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
音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敵攻益急京談笑自

如云擇日出兵三百可致太平直襲擊至陰山乃止
傳與何臬尤尊信之或謂傳曰自古未聞以此成功

者正或聽之姑少付以兵俟有尺寸功乃稍進任今
委之太過懼必為國家羞傳怒曰京殆為時而生敵

中瑣微無不知者幸君與傳言若告他人將坐沮師
之罪捐使不出又有劉孝錫等募眾或稱六丁力士或

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闕大將大率放京所
為識者危之京嘗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

發明

楊氏曰易中極亂之詞未有痛於否之象者
通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手萬物不通則舉天下
而為墟天下無邦則舉國家而為墟小人之禍何

若是烈也然則當世道傾危之時正選將擇兵之
日郭京神小人市井無賴頃因孫傳無識誇奉

以為於朝如官錫爵信任不疑豈有所謂六甲之
兵而能禦敵者耶嗚呼以市井游惰之輩抗方張

不制之師何異泰山之壓卵乎語曰以不教民戰
是謂棄之宋室君臣何其愚哉他日郭京敗走京

城隨陷然而輕信無
藉之徒者可以鑒矣

廣義 抑考古者兵誌之辭有曰同力度德同德度
義何如耳未聞以六甲妖術而能勝人也孟子嘗

曰天時不如地利郭京之法又非孟子之所謂天
時也且以何臬孫傳之賢尚尊信之况其地乎跡

其流弊其原皆出於徽宗重素之邪妄而徽宗之
邪妄又本于神宗天書之誇張為幻也嗚呼君心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聖

不正而流毒至於如此之慘孰謂正心誠意之學
而無益于人國也哉今觀郭京於市勢窮促之際

而藉此妖術以免禍正猶莽賊之坐斗以避兵也
噫王莽以苛而亡欽宗以弱而敗金人無先武之

仁光武非全人之謫與亡
之跡大率類此可恨也夫

遣耿南仲聶昌使金軍許盡割兩河地昌為絳人所殺

南仲奔相州

聶里雅布遣使來議割兩河地帝許之命耿南仲往
報南仲以老辭改命聶昌昌以親辭陳過庭曰主憂

臣辱願效死帝為揮淚太息而怒南仲及昌乃命南
仲如河北幹里雅布軍昌如河東尼瑪哈軍昌言兩

河之人忠勇萬一為所執死不瞑目矣行至絳人
米里壁拒之昌持詔抵城下絳而空鈴轄趨于清苑

泉投昌扶其目而嚮之初南仲為東宮官十年自請
首當相用而吳歆李綱越次進位在己上心不能平
故每事異議力沮戰守與吳升聖請割地以成和好
故朝廷戰守之備皆罷致金師日逼至是與金使王
油借行互衛州衛鄉兵欲殺油脫去南仲遂奔相
州以帝旨喻康王起河北兵入衛京師因連署募兵
榜揭之人
情始安

發明 前書割三鎮此書割兩河則是以祖宗之地
為媚獻之資何其愚耶且祖宗拔堅執銳親

犯矢石百戰而得疆域割以界金易於反掌心安
忍乎嗚呼金人欲三鎮則以三鎮與之欲兩河則
以兩河與之願指氣使罔敢違逆宋之事全如子
之事父舉天下而聽命於敵人豈不深可痛哉迨
夫聶昌被殺南仲奔相則是其民知人類之幾於
淪胥相率守義違命不降宋自絕乎民而民不肯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十一

乎宋然則宋之君臣亦可謂頑鈍無耻者矣綱目
直書于策者既著強敵之貪婪又議宋人之削弱
也

以孫傳同知樞密院事曹輔簽書院事○以范致虛為

陝西五路宣撫使會兵入援○金人入懷州知州事霍

安國等死之

安國被圍折禦不遺力昂澧兵至亦相與共守拜敵
獸閣侍制城竟陷尼瑪哈引安國以下問不降者為
誰安國曰守臣安國也問餘人通判林淵鈐轄張彭
年都監趙士訥張謹于潛昂澧將沈敦張行中及隊
將五人同辭對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尼瑪
哈今引於東北鄉望拜亦不屈乃解衣面縛從十三

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無噍類

發明 責難陳善人臣敬君之本然仗節死義人臣
而死固其分也觀其對金之言是蓋勇於為義者
故特書死之所以予其全節也又豈求生害仁之
哉可也

金斡里雅布尼瑪哈圍京城要帝出盟

斡里雅布自真定趨汴僅二十日至城下屯劉家寺
尼瑪哈自河陽來會屯於青城使劉晏求要帝出盟
時西南兩道援兵為唐恪取南仲遣還於是四方無
一人至者城中惟衛士及弓箭手七萬人乃以萬人
分作五軍備緩急救護命姚友仲辛永宗分領之
五萬七千人分四壁守禦遣使以蠟書間行出關召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十一

兵之約康王及河北守將來援多為邏兵所獲唐恪
計無所出密言于帝曰唐自天寶而後屢失而復興
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今宜舉景德故事
留太子居守而幸西路連據秦雍領天下兵親征以
圖興復帝將從之開封尹何栗入見引蘇軾所論謂
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翻然而改以足頑
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

發明 書要帝出盟辱之也是時勤王之師稍集乃
為唐恪等遣還以至強隣壓境計無所出故

效景德故事今天子出奔避敵庸臣謀國至此是
誠何心欽宗主中國不能自強縱敵深入弗克備
禦迨至城下要帝出盟其屈辱甚矣要皆其君
臣之所自取也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欽宗既
不能修政治以安中國反為之屈已求和割地資
敵其庶恥道衰三綱淪是實所謂城下之盟矣

女能望其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沮苦以爲周
祐以對于天下哉直書要帝出盟所以深懼之也

李回免○南道都總管張叔夜將兵勤王

叔夜聞召即日自將中軍合于伯奮將前軍仲雄將
後軍合三萬餘人與金游兵轉戰而前至都下帝御
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入對言賊鋒甚銳願如明皇
之避祿山雙詣襄陽以圖幸雍帝不答時東道都總
管胡直孺亦將兵入衛與金人遇于拱
州兵敗被執全人示于城下都人大懼

發明

欽宗失謀再貽敵禍女真兩犯京師逼逐乘
輿是時叔夜一聞檄召帥兵入援而綱目持

書其將兵勤王者予其有急君之心也向使欽宗
早從李綱之言叔夜早懷入援之義又安有復至

之患哉吁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復元豐三省官名○以何臬為門下侍郎○閏月唐恪

免以何臬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恪從帝巡城為都人遷擊策馬得脫透臥家求去御
史胡舜陟劾恪和慮不能經畫邊事但長於交結內
侍今國勢日蹙誠
不可以備位乃罷

馮澥至自金軍以為尚書左丞

澥與李若水至懷州全使蕭慶扶與俱
還自後凡三遣慶來堅請帝出會盟

詔張叔夜簽書樞密院事將兵入城

朱熹曰叔夜領兵合駐旁近以為牽制且仲
縮自如一入城便有牽掣所以定無成功

金人要親王出盟遣馮澥曹輔以宗室往受盟金人不

許

金人屯青城日縱兵攻掠殿前副都指揮使王宗漢
與金人戰於城下敗死金人攻南壁張叔夜范檣分
兵禦之遙見金兵奔還自相蹈藉死者以千數乃遣
間使趣召諸道兵兵無至者城中惟衛士三萬可用
然亦什失五六因時令挑戰以示敢敵金人復來言
不須上出城請親王及何臬往議詔越王往將行而
尼瑪哈以兵來近王乃止於是金人宣言失信攻城
益急再遣使來趣親王出盟詔遣馮澥曹輔與宗室
仲溫士誦如金軍以請和既至
尼瑪哈即遣還不與交一語

發明

若是一人能與破敵之謀者宜乎為金人之難
有一人能與破敵之謀者宜乎為金人之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侮也據事直書則
強弱之勢可見矣

詔康王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

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為士民所留
乃天意也乞就拜為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援何臬
以為然密草詔藁上之帝令募死士得秦仔劉定等
四人遣侍矐詔如相州拜王為兵馬大元帥知中山
府陳邕為元帥汪伯彥宗澤為副元帥使盡起河
北兵連入衛仔至相州於項髮中出詔王讀之嗚咽軍
民感
勅

彗星出長竟天○郭京出禦金軍敗走京城陷帝如金

營請降

全人攻通津宣化門范瑾以千人出戰渡河冰裂沒者五百人自是士氣益挫會大雨雪連日不止何果乃數趣郭京出師京徒期再三至是京盡令守禦人下城毋得竊窺因大啟宣化門出攻金師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謀而前京兵敗退走墮死於護龍河填屍皆滿城門急開京白叔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眾南遁金兵遂登城眾皆披靡四壁兵皆潰金人焚南薰諸門統制姚友仲死於亂兵由壁守禦使劉延慶奪門出奔為追騎所殺統制何慶言陳克禮中書舍人高振力戰與其家人皆被害京城遂陷帝聞城陷恸哭曰不用神師道言以至於此衛士入都亭驛執全使劉晏殺之軍民數萬皆左掖門求見天子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孫宣率其眾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孫傳梅執禮呂好問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致孫傳訶之宣以語侵傳好問警曉之曰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四

若屬志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城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缺而後動詎可輕邪宣誣服曰尚書真知軍情麾其徒退何桌欲親率都民巷戰全人宣言議和退師乃止帝聞全人欲和而退命何桌及齊王相使其軍以請成尼瑪哈幹里雅布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桌還言全人欲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驚憂而疾必欲出朕當親往遂如青城尼瑪哈軍奉表請降桌喜和議成既歸都堂作會飲酒談笑終日史曰全人自陷太原以來即以講和割地為言李邦彥吳敏耿南仲唐恪皆墜其計獨何桌孫傳以為地不可割朝廷任之然初無奇策可以濟難城破乃反傾意講和夫不望于造謀之始而信于破城之後棄天下之

發明

是始兵禍偏及之兆歟時全人圍津守禦軍

弱漂乎若一絲之引千鈞朽索之御六馬彼賊臣志在求和而不主戰守欺君罔民亦已甚矣迨夫簽市井之白徒投郭京以出敵此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多見其不知量也綱目書京出禦金軍於豈出之下則其矯誣之情固自可見然京甫敗走大梁隨陷宋之君臣敏手無策但見天子恸哭幸相乞盟而已使宋之君臣能知國君死社稷之義便當獎率軍民背城一戰同死社稷庶幾可也夫何惑何真之淺謀以和議為足恃親幸金案上未請降屈萬乘之尊輕宗社之重則是舍垢忍辱北面而事人者耳亡國之君死之上也逃之雖非猶有耻焉降則為下直書請降惡其服為臣妾故貶而絕之也若欽宗者雖手免於春秋之所罪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四

十二月康王構帥師入衛次于東平
康王開大元帥府于相州有兵萬人分為五軍而進既渡河次于大名宗澤以二千人與全人力戰破其三十餘營履水渡河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王納之既而知信德府梁揚祖以三千人至張俊苗傅楊沂中田師中等皆在麾下兵威稍振會帝遣曹輔齋燈詔至云全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毋動汪伯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全人拔諸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伯房難之勸王遣澤先行王乃命

澤趨澶淵自是澤不得預帥府事矣
耿南仲及伯彥請移軍東平從之

發明

次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為善救而書次以

曰利侵伐師之六四則曰左次無咎進退勇怯之
顧義何如耳康王徽宗之子欽宗之弟既受大元

帥之職又領速入衛之言父兄受厄危如累卵此
義之所當勇者况諸將奮發兵威稍振王宜斷以

大義帥師解難以舒父兄之憂可也夫何惑汪伯
彥之邪言違宗汝霖之正議怯懦恐懼僅次東平

於戲宗社之厄勢猶倒懸而不敢全警戴天而不報哉
王豈忍視宗社倒懸而不敢全警戴天而不報哉

直書于策
深譏之也

廣義

觀分注載宗澤之策則京城之圍不足解矣
夫何康王惑於伯彥之畏懦而不見聽馬良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可惜也嗚呼前有李綱而不用其謀後有宗
澤而不行其計則汴宋之亡厥有由矣

帝至自金營遣使如兩河割地以界金

帝還宮士庶及太學生迎謁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
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金遣使來索金一十萬錠銀

二千萬錠帛一十萬疋於是大括金銀定京師未償
勸糶以振民縱民伐紫筠館花木以為薪以陳過庭

折彥質等為割地使如河東北割地以界金又分遣
歐陽珣等二十人持詔而往珣常上書極言祖宗之

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復抗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地
他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地他日取之屈時宰忽欲殺

珣乃以珣為將作監承奉使割深州珣至深州城下
憫災謂城上人曰朝廷為甚臣所誤至此吾已辨死

來矣汝等直勉為忠義報
國全人怨執送燕焚死之

發明書至自金營危之也欽宗受祖宗之付託屬
降金由其無禮義養心故也苟有人心必自憤耻

今而身降于敵復思割地界金則是己不能保社
稷而反使人叛社稷耳將何顏面以見宗廟臣民

乎及其還宮士庶迎謁掩面大哭歸罪宰相嗚呼
自己昏昏馬能使人昭昭既知宰相之誤曷不謹

之於始既知降敵之辱曷不慮之於終幸而還宮
猶惜一死與其服為巨虜曷若舍生取義泣血述

如何濟於事乎孟子曰無恥之恥無恥矣欽宗之
謂也故綱目特書以深貶之

人主觀此可不及時為善哉
廣義書曰帝至自金營即春秋公至自乾侯之義

君臣大倫綱目所以祖春秋者以此獨悲夫割地
之策為益愚矣何則敵情狡獪割亦來不割亦來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益力能解圍以圖恢復則如周書所謂率寧人有
指疆土不能則如孟子鑿池築城以盡國君死社

稷之義也割地
之策果何益哉

范致虛會師入援至鄧州師潰

致虛聞汴京圍急會陝西節度使錢蓋之師凡十萬
入援至穎昌聞汴京破西道總管王襄南遁致虛獨

與西道副總管孫昭遠環慶帥王似照河帥王倚帥
步騎號二十萬命馬祐昌統之以趨汴以僧趙宗印

為參議官致虛將大軍遵陸宗印將舟師趨西京宗
印又以僧為一軍號勝勝陸童行為一軍號爭勝隊

致虛勇而無謀委己以聽于宗印宗印徒大言實未
嘗知兵師出武關至鄧州千秋鎮金將羅索以精騎

衝之不戰而潰死者過半王似王倚孫
昭遠等留陝府致虛收餘兵入潼關

發明以行師之道貴乎得正又不可使小人參之今
議官是弟子帥師雖正亦凶也故綱目於此以自
潰為文若曰二十萬之衆無有能潰之者致虛自
潰之云爾夫以宗社危急日望援師而致虛慮
淺謀師徒撓敗豈不深可惜哉君子責望當時之
意深矣

金初稅牛具

每牛三頭為一具
每牛具賦粟五斗

發明也金之行政未嘗書此何以書見病民為重事
今而每牛三頭為一具每牛具賦粟五斗則是帝
賦之外復加賦焉其病民深矣特書曰初蓋譏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丁二年 五月高宗皇帝構建春正月詔兩河民降金民
未二年 炎元年金天會五年

不從

陳過庭至西河民堅守不奉詔至是
復詔兩河民開門出降民猶不肯

廣義 闡有國勢日促而民欲降敵者罪其所降之
民未聞使民降敵而民反不從者也嗚呼為

宋民者尚能守義如此而欽宗反不能為社稷守
是誠何心哉噫欽宗此舉縱不愧于心獨不愧于

斯民

帝命太子監國復如金軍

金人索金銀急且再邀帝至營帝有難色何桌李若
水以為無虞勸帝行帝乃命孫傳輔太子監國而與
桌若水等復如青城唐恪聞之曰一之為甚其可再
乎閣門宣贊舍人吳革亦白桌曰天文帝座甚傾車
駕若出必墮

敵計桌不聽

發明 宗古之惟邦本本固邦寧國以民為本民以君為
有詔令降金乎迨夫民不肯從猶有耻焉欽宗使
降無耻甚矣復者已甚之詞欽宗既如金營幸而
得返苟或復往必墮計中當時羣臣不知可否何
桌李若水之正人尚有無虞勤行之說唐恪之姦
邪乃有一之為甚之言是誠宰相之誤宋也何桌
固不足道李若水亦為是言豈不深可惜哉及其
劫帝北行若水死節嗚呼亦
晚矣此而觀之其義自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河東割地使劉韜自經于金軍

韜至金營金人使僕射韓正館之僧合謂韜曰國相
知君今用君矣韜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也正
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為正代與其徒死不若北
去取富貴韜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書片紙曰貞女
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况主辱臣死以順為正者
妾婦之道此予所以必死也使親信持歸報其子

羽等即沐浴更衣酌危酒而縊金人嘆其忠瘞之寺
西同上遍題憲壁以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斃顏色
生如

發明 劉韜死義表表無疑然何以不書死之而書
自經狗名責實也夫以金雖強武不能以威
屈韜爰命館伴以善諭降觀其偷生以事二姓有
死不為之言至今凛凛猶有生氣沐浴更衣酌酒

屈韜爰命館伴以善諭降觀其偷生以事二姓有
死不為之言至今凛凛猶有生氣沐浴更衣酌酒

自繼何從來也故特書自經於金軍以著其死節
之實若曰給之忠義為敵所服敵不能害而給自
經之云爾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于溝瀆
而莫知之者哉此綱目書法之深意君子宜細觀
之

副元帥宗澤大敗金人于衛州

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
王撤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
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曾楙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
為在不答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南先馳云前有敵營
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
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
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
千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澤計敵衆勢必復來乃暮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五十一

徒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悍澤不敢
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擊擊敗之

發明

蘇宗龍一蒼京使宗廟社稷皆不相保此康
王所切齒者也而又信一汪伯彥仗之縱敵
猶猶沮抑援師遂致覆亡宗社何哉綱目書副元
帥宗澤大敗金人于衛州而不言帥師是無兵可將
也向非宗澤敢勇當先倡義殺敵則未為無人手嗚
呼小人之禍至此宋帝猶不知悟則亦未如之何
已也

遼耶律達實建都于呼遜

西遼主達實引兵東還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
號呼遜鄂爾多改元康國以蕭鄂羅羅為都元帥率
騎七萬東征以青牛白馬祭天誓衆復與鄂羅羅行
萬餘里無所得牛馬多死勒兵而歸達實曰皇天弗

順數也

大風震雲霧四塞○二月金劫上皇及后妃太子宗戚 至其軍吏部侍郎李若水死之

帝自如青城都人日出迎駕而尼瑪哈留不遣太學
生徐揆上書請帝還宮金人取而殺之烏奇遜得帝
降表遂廢帝及太上皇帝為庶人知樞密院事劉彥
宗請復立趙氏不許而金人整南薰門路人心大
恐丁卯金人令翰林承旨吳弁夫部尚書莫壽入城
令推立異姓堪為人主者且邀上皇出城孫傳曰吾
惟知吾君可帝中國爾若立異姓吾當死之上表金
人請立趙氏不報京城巡檢范璋逼上皇與太后御
輦車出宮鄂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及六宮有位號
者皆行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獲免初金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五十一

以內侍都述所具諸王皇孫妃主名機開封尹徐東
哲盡取之秉哲令坊巷五家為保母得藏匿前後凡
得三千餘人東哲悉令衣袂相聯屬而往金人逼帝
及上皇易服若水抱帝而哭詆金人以惡聲金人曳
若水出擊之賊面氣結仆地尼瑪哈令鐵騎十餘守
視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
可為者公今日爛從明日富貴矣若水嘆曰天無二
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
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觀若水此之曰吾不復顧家矣
金人又逼上皇召皇后太子孫傳留太子不遣統制
吳革欲以所募士微服衛太子清園而出傳不從而
密謀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太子者及宦者二人赦之
並斬十數死囚持首送之給金人曰宦者欲竊太子
出都人爭鬪殺傷誤中太子因帥兵討定斬其為亂
者以獻苟不已則以死繼之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
吳弁莫壽督脅甚急范璋恐變生以危言警衛士逆

極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傳曰吾為太子傳當同死生
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百官軍吏奔隨太
子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至南薰門
范瑒力止傳全守門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何預傳
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傳也當死從遂宿門下以待
命若水在全營旬日尼瑪哈召問立異姓狀若水因
罵之為副賊尼瑪哈令撫之去若水反顧罵並甚謂
其僕曰為我回死職耳奈併累若屬何又罵不絕口
監軍趙破其唇噴血罵愈切至以刀裂頸斷舌而死
全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唯李待
即一人呂中曰李若水嘗主車駕出城者也使其不
死亦在誤國之數惟其一死明白昭晰故誤國之罪
釋而言忠
義者稱焉

發明

風雲霧霭皆陰逆怨氣交并所致也是時宋
室衰微兵戎滿野風雲霧霭四塞穹蒼特以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著其昏眩慘惻之象耳綱目書全劫上皇后妃太
子等於大風雲霧霭四塞之下則其義固自可見
蓋金舉號譏其殘暴也劫者強執之詞賊而斥之
也宋庭諸臣依阿忍恥無一死義者獨李若水知
宋人之不可降於金人大罵不屈捐軀殉國雖云
無補志可尚已當時幸執豈不愧哉宜乎全笑其
無人也故綱目
特書以著其節

金人大括金帛殺戶部尚書梅執禮等

時金人邀索金帛每曰和議已定但所需滿數則奉
天子還闕梅執禮及禮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
振給事中安秩皆主根索四人哀民力已困相與謀
曰金人所欲無藝極雖銅鐵亦不能給盍以軍法結
罪懲其求而宦者扶宿怨語金人曰城中百萬戶
所取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換米麥當有出者已而

果然金酋怒呼四人責之執禮等曰天子蒙塵臣民
皆願致死雖肝腦不計於金銀何有哉顧比屋朽空
無以塞命爾金人問官長何在振恐執禮獲罪遽前
曰皆官長也金人怒先取其副胡舜陟等各杖之百
搥四人殺之而梟其首

發明

書大括金帛著金兵之貪婪無厭也殺殺無
罪也夫以金帛之暴貽禍至此皆由宋室不

能自立而使無辜之民困於誅索忠義之士辱於
刀鋸豈非奸邪誤國專主和議之所致乎是時全
人方大索金帛執禮等正言辨論皆罹杖殺不亦
悲乎宋室不幸而為金人專制擅其生殺陵虐大
臣可勝歎哉故特具官而書殺既嘉執禮之不
辱又惡金人之貪殘其垂世立法之意深矣

康王構次于濟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王有東八萬分屯濟濮諸州高陽開路安撫使黃潛
善總管楊惟忠亦以部兵數千至東平王遣真定總
管王淵以三千人入衛宗廟金人聞之遣甲士及中
還京王問計於左右後軍統制張俊曰此金人詐謀
耳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因請進兵王遂如
濟州既而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呂好問聞之遣
人以書白王曰大王之兵度能擊則擊之不然即
宜遠避

發明

觀此則康王誠無意救君父之難者矣是時
車駕蒙塵宗社震恐此正臣子憤慨激切奮

不顧身之日也四方征鎮擁兵自固未聞有勤王
之師康王有兵八萬戰將數員又非力寡不敵之
比當斷以大義獎率三軍北向一決子弟之衛父
兄亦職分之宜然耳康王何故去年次東平今年

次濟州優柔不斷生失事機安忍視君父宗社之危而不急救之乎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嗚呼君父受辱理宜惻隱今而擁兵不救是無惻隱之心矣故直書次于濟州所以深譏之也

金人議立異姓執孫傳張叔夜及御史中丞秦檜

吳升其侍復召百官議立異姓眾莫敢出聲相視久之計無所出王時雍問於拜侍二人微言敵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以為然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金營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乃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金人執叔夜及孫傳置軍中尼瑪哈召叔夜約之曰孫傳不立異姓已赦之公年老大家豈可與傳同死叔夜曰世受國恩義當與之存亡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金人皆義之太帝寺簿張浚開封士曹趙忠司門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不書名唐恪書名仰藥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五八

而死已而時雍復集百官詣秘書省至即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瓊論衆以立邦昌意衆唯唯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馬伸獨奮曰吾曹職為爭臣豈容坐視乃與御史吳給約中丞秦檜共為議狀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邦昌當上皇時嘉國亂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恣執檜去吳干英傳持狀詣軍前邦昌入居尚

書省
發明 凡書執者執無罪也力屈而被執也上書金人議立異姓下書執孫傳等則傳等不助金人之意可見矣噫宋室至是無可為者舉天下之大聽命於金人要天子出盟則天子往劫宗戚至軍則宗戚行括金帛則殺廷臣立異姓則執臺諫而其間絕無有倡鳴大義與之一決者然則宋室之弱益可見矣金人之強於斯極矣綱目垂戒亦深切矣

三月金立張邦昌為楚帝閭門宣贊舍人吳革率眾討邦昌不克而死

金人勸進邦昌始欲引次或曰相公不前死城外今欲塗炭一城邪適金人奉冊贊至邦昌北向拜受冊即位號大楚遂升文德殿設位御床西受賀遣閭門傳令勿拜王時雍率百官趨拜邦昌但東面拱立閭門宣贊舍人吳革取屈節異姓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孥焚所居舉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今悉棄兵仗乃從後襲之殺百餘人捕革併其子殺之又擄新十餘人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惶沮邦昌亦變色唯時雍吳升美倚范瓊等欣然以為有佐命功邦昌心不安拜官皆加權字以時雍權知樞密院事領尚書省拜權同知樞密院事傳權簽書院事呂好問權領門下省徐秉哲權領中書省邦昌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五九

見百官稱予手詔曰手書雖不改元而百官文移必去年號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百官猶未以帝禮事邦昌唯時雍每言事稱臣啟陛下又勸邦昌坐紫宸重拱殿以見金使好問爭之乃止時雍復議肆款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邪乃止救城中而還郎官為四方密諭使及金人將還邦昌詣營祖之服柩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時

發明 金舉號斥之也斥金則斥邦昌矣邦昌君父帝所以明其不宜立也邦昌篡逆舉朝和之舉天下和之是無一人知義者獨吳革屈節異姓奮志起兵從者僅數百人可謂微之微者矣然書爵書討書死者所以正逆賊之罪褒死節之義為後世勸也雖不克而死然聲大義於天下使邦昌之罪益以暴著其有功於宋為如何哉其與書漢劇

三月金立張邦昌為楚帝閭門宣贊舍人吳革率眾討邦昌不克而死

崇起兵討莽不克而死義
同君子宜合前後觀之

廣義甚矣天下之不可苟得也非功德兼隆澤被
生民普天率土之願戴者不可也故舜以天

下與禹以禹有地平天成之功禹以天下讓皋陶
以皋陶有民協于中之德湯德日新故萬邦惟懷

文德緝熙故西土怙冒迨夫二周分治世道日衰
為君者君道廢弛為臣者臣節凌夷亂臣賊子接

跡當世是以裁君如魯桓逐嫡如鄭厲者肩唐袂
屬下至秦漢魏晉隋唐五代或即位未幾而遽滅

其君或折節下士而居攝尊位或奸雄自逞而挾
制天子或把柄而弑君立君篡奪相尋烈為

南北亦有負托之寄而竊移其易者享國不永而
禍及其子孫甚則至於以賊黨而敢行篡逆以異

姓而入繼大統屈身外邦而驕人於中國者有之
毀傷其膚而冒居于黃屋者有之是皆無功無德

于民惟以詐力相高負乘南面故天之報之使其
國祚不長而各罹厥禍其間惟漢唐除暴亂以立

國而功德底及於民故其子孫各能享國久長然
亦得此失彼治不古若而見譏於君子也多矣嗚

呼民生有欲無主則爭君人者治其爭亂而富有
四海者也非天攸命厥位焉可苟焉以得哉且貧

人寡子驟攫一金亦云命矣况天位之尊者耶昔
景讓之母家素貧偶得金於頽垣中乃曰無故而

得身之災也今邦昌則當思曰我為宋臣不能死
敵死有餘辜安忍無故而受敵人之立竊君之神

器也耶又安知是非一定而不伏僭逆之誅
耶臣哉邦昌之見其亦異乎景母之見矣

夏四月金人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

上皇聞張邦昌稱位日邦昌若以節死則社稷增重
今既尸君之位則吾事決矣因泣下雷霖至是歸里

雅布魯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
王母章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由滑州去尼瑪哈以

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桌孫傳張叔夜陳過庭司
馬朴秦檜等由鄭州去而驛馮瀛曹輔孫觀汪藻郭

仲荀等于張邦昌邦昌率百官送辭二帝于南薰門
象物天有什絕者凡法駕自舊皇太后以下車輅南等

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
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太清樓秘閣三

府庫書天下府州圖及官吏內人侍從藝工匠倡優
呂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

人曰留一員勒統之可也好問曰日勒責人有如觸
發致疾則負罪深矣金人乃不留兵而去宗澤在衛

聞二帝北行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
據金人歸路逸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

果史臣曰初幹里雅布北還也以尼瑪哈在太原其
勢未合恐勤王之師有以乘之既退之後為宋計者

宜為遠謀而乃忽李綱神師道之言上下相慶以為
無虞曾不數月再致金師太原真定咽喉已塞而猶

論定時我已渡河矣蓋當是時廟堂之相方顧之將
皆出於童蒙王梁之門無可以繫天下之望唯以割

地請和為言未聞有能出一計與之抗者是以金人
之來如破竹然及圍城逾月外援不至竟以妖術取

敗吁可怪哉○上皇離青城金人以牛車數百乘載
諸王後宮皆胡人牽駕不通華言至邢趙幹里雅布

遣郭藥師迎謝上皇曰天時如此非公之罪藥師慚
而還幹里雅布請王婉容位帝姬與尼瑪哈次子作

婦許之至燕山館于延壽寺帝自離青城頂青筵笠
乘馬後有監軍隨之自鄭門而北每過一城輒掩而

號泣至代工部員外郎滕茂實號泣迎謁茂實蓋嘗
副路允迪出使者尼瑪哈逼茂實易服茂實力拒之

見者墮沃茂實請侍舊主俱行尼瑪
哈不許帝遜從代渡太和崩至雲中

發明以其君歸為其服為臣虜故絕之也夫滅人

之國其罪大矣然宋二帝信讓葉禮恃和忘戰所

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國

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以為有命而又貪生忍辱

不死於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二帝等北去二

帝不能死位而與歸也雖欲曲為隱諱亦

不可得已後之人主可不當知自強也哉

廣義孟子曰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

可且與其不義而生執若以義而死何則欽宗包羞降

敵不義也使其死社稷乃義馬當幹里雅布尼瑪

哈二人圍城之日遣馮淵普輔求成不許何東奉

濟王相請平又不許欽宗當思曰若然則金人目

中己無我宋而必欲降我矣我大宋天子安可屈

辱夷人而遺萬年之臭哉即當潛遣使速詔康

王大集勤王之師牽制於外內則激勸忠義誓以

死守下詔曰有主和議欲朕如金師者悉以叛逆

從事如是則懷忠秉義者莫不脫穎而出向之畏

懦者且將變而為勇敢孰肯甘心悅悅而甘心降

金人圍中山○張邦昌號哲宗廢后孟氏曰宋太后

呂好問謂邦昌曰相公欲真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

為之圖也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

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爾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

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蓋逆還政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六三

可轉禍為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廡母令
衛士夫陸敵所遺袍帶非戎人在勿服車駕未還下
文書不當稱聖旨為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
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伸具書請邦昌速
奉迎康王極陳逆順利害邦昌讀其書氣沮乃尊元
祐皇后為宋太后迎居延福宮而遣人至濟州訪康
王其太后策語有曰尚念宋氏之初首崇西宮之禮
蓋用太祖即位迎周太后入西宮故事識者有以現
邦昌之意非
真為趙氏也

發明邦昌之竊國固無足言者然自三月以前綱

始削去之而稱張邦昌自此以後皆若矣其與王莽書法同

廣義邦昌不死於金人立己之時今乃順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六三

郭京伏誅

京自京城走沿路稱撒豆成兵假幻惑眾至襄陽有

眾三千餘屯洞山寺欲立宗室為帝錢蓋王襄及張

思正等止之不從會有自京城來者

具說京謀國事思正因京刺殺之

發明考之分注京為張思正所殺綱目變文而曰

幸而思正獲之以典大辟此皆綱目之所喜者故

書伏誅以正其罪苟生既免於刑誅死而不加貶

絕何以為筆削權衡哉後之以

五月康王即皇帝位于南京大赦改元

呂好問謂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康王相公先遣人

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他人聲罪致

討悔可追耶宗至子莊知淮寧府關二帝北遷與江
淮經制使翁房國等誓眾登壇歃血同獎王室康王
遣使推為大元帥府參議官子莊又移書訶斥邦昌
使其反正並曉王時雍等辭指激切邦昌乃復遣謝
克家往奉迎王時雍曰騎虎者勢不得下所宜熟慮
他日噬臍悔無及矣徐秉哲從旁贊之邦昌不聽克
家至濟州勸進王不許張俊曰大王皇帝親弟人心
所歸當早正大位既而邦昌又遣蔣思愈等持書詣
濟州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權宜一時以紓
國難爾非敢有他也王復書與之而論宗澤等以為
邦昌受偽命之人義當討然慮事出權宜未可輕
動合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謂邦昌篡亂蹤跡
已無可疑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
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與復社稷不可不辦好問亦遣
人來言大王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邦昌又遣
謝克家及王舅忠州防禦使章淵奉大宋受命寶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濟州復以手書號太后曰元祐皇后入居禁中垂簾
聽政以俟復辟以馮澥為奉迎使邦昌自稱權尚書
左僕射率百官勸進而退居于資善堂克家等至濟
州王恟哭受之命克家還京辦儀物皇后命太常少
卿江藻草手書告中外俾王嗣統其畧曰歷年二百
而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憂
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
茲乃天意夫豈人謀濟州父老詣軍門言州四旁望
見城中火尤屬天請王即皇帝位會宗澤及權應天
府朱勝非來言南京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
尤易王遂決意趨應天府既發濟州鄰廷副總管劉
光世自陝州來會王以光世為五軍都提舉西道都
總管王襄宣撫司統制官韓世忠皆以師來會王至
應天邦昌來見伏地恸哭請死王撫慰之王時雍等
奉乘輿服御至羣臣勸進者益眾王命禁壇于府門

之左五月庚寅朔王登壇受命畢乃勸哭進謝二帝
遂即位於府治改元建炎大赦張邦昌及應干供奉
金國之人一切不問惟蔡京童貫朱勗李彥昂呂頤
梁師成譚正子孫等更不叙叙是日元祐皇后在東

京撤

發明 漢高已平天下猶未正尊位必待諸侯力請
而後從之高宗未能削平海內遽正尊位何
哉創業之與中興固自不同當是時二帝既已北
狩四方並賊竊發者非一中外望星莫知所向高
宗苟不早正位號以繫人心則天下之望孤矣故
書東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者深幸之也焉可以
漢高為此而擬議之哉其
與光武昭烈晉元書法同

廣義 康王即位於應天出于眾心之願戴其亦趙
氏之項果也惜乎中興之業偏安一隅性延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餘息而已竟不能如東漢
之光復舊物可勝歎哉

遙上靖康帝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以黃潛善為中

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

廣義 高宗即位之初而非其
人則其初政蓋可見矣

尊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太后遙尊韋氏為宣和皇

后遙立夫人邢氏為皇后○以張邦昌為太保封同安

郡王五日一起都堂參決大事

帝問宰執何以處邦昌黃潛善等曰邦昌罪在不赦
然為金人所脅今已自歸惟陛下所處帝曰朕欲

以王壽其時金人有詞使邦昌以天下不忘本朝而歸賢避位之意告之故有是命尋詔邦昌宜如文彦博故事一月西赴都重

發明

初則伐其壁人之謀徐而寢其九錫之命強

臣自死而王豈以寧亦之六二也雖然六二之遭如班如者其病于陰柔而無剛明之才耳

致天下怨憤綱目書以張邦昌為太保封同安郡王則其謬可知矣安有逆賊不討反如王壽果可恢復其可得哉綱目書此大無貶詞乃所以深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發明

即奉行天討則國體之弱蓋可見矣

耿南仲免召李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綱再敗寧江金兵獲至開聖悟和議之非召綱為開封尹行次長沙被命即帥湖南勤王師入援未至而京城失守至是召拜右相趨赴行在所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為金人所喜雖已為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為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帝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

喜岐語塞而退又遣人封其章示綱觀沮其來右諫議大夫范宗尹論綱名浮于實有震主之威帝亦不聽江伯彥黃潛善自謂有攀附之勞擬必為相及召綱于外二人不悅遂與綱行至太平上疏曰

興衰撥亂之主非英雄不足當之英利用心剛足以渡大事而不為小人之所搖哲則見善明足以任

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願陛下以漢之高光唐之太宗國朝之藝祖太宗為法

發明

亦明矣使其始終如一不惑羣議則何往而不為有未撥亂反正之主哉

書法

欽宗時李綱為羣小所沮抑即棄而不用故羣小不能感高宗之明故能致其與優然則賢人君子之有羞于入國也如此為人君者其可不謹

于任

用哉

遣馬忠等追擊金軍

尼瑪哈等既去留為戶尼楚赫元太原副統素赫七真定羅素圍河中蒙克進據磁相渤海大托卜嘉圖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河間帝命忠及忻州觀秦使張拱將所部合萬人自恩真趨河間以襲之

馮澥免以呂好問為尚書右丞

元祐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應天帝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除尚書右丞後李綱以羣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舍后繩以峻法懼者衆矣綱乃止

書法

好問雖賢嘗受張邦昌偽命觀其卷李綱之言要亦為己之說耳君子其可不慎於始

哉

曹輔卒○置御營司

時王淵楊惟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以帥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乃置御營

司主行幸總齊軍政命黃潛善兼御營使汪伯彥副
之而以王淵為都統制劉九世提舉一行事務韓世
忠為左軍統制張俊為前軍
統制楊惟忠主管殿前公事

竄李邦彥吳敏蔡懋李祝字文虛中耿南仲鄭望之李

鄴等于遠州

論主和誤國割地罪也邦彥潯州敏柳州
懋英州祝盧中南仲望之鄴廣南諸州

迨敗蔡確蔡卞邢恕等官

詔以宣仁聖烈皇后保祐哲廟有大功而奸臣造言
誣謗着于史牒令國史院據實修正播告天下于是
蔡確蔡卞邢恕皆追罷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六十九

發明李邦彥等以主和誤國而竄逐蔡確等以誣
誘宣仁而進敗此亦撥亂反正之宏綱也故

備書
予之

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自殺于金軍

叔夜既北邊道中惟時飲水不食其粟至白溝御
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雙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
明日扼吭而死何粟孫傳後從淵聖帝至燕山亦相
繼卒朝廷聞叔夜死贈開封儀同三司諡忠文公
其忠已足稱及北邊之役一無至者叔夜以孤軍入
其忠已足稱及北邊之役一無至者叔夜以孤軍入
終之義無憾矣

發明叔夜始終之義不為中論之詳矣故綱目持
其官以見其不失所守持書自敘以見其

不辱其身蓄時俛首
事敵者寧無愧乎

金人陷河中府及解絳慈隰諸州

時馬志張揆退襲金人于河間黃潛善等獲主和義
請遣宣義郎傅雱為祈請使又令張邦昌作書貽二
商仍用靖康誓書盡河為界且下令不得下赦文于
河東北及河中府退襲兵詔也大河之南應機進止
不至度不能守自殺其家人已而城陷與其子致厚
皆不屈而死

廣義臣觀死節之臣而綱目無不予之金羅索以
重兵壓境而郝仲連莫得死節之宜綱目合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六十九

道也綱目豈偏于善善者
哉味乎必注其義得矣

以宗澤知襄陽府

澤見帝應天陳輿授大計帝
欲留澤黃潛善等沮之故出

廣義黃潛善等即耿南仲之流也宗澤謁見高宗
高宗欲留而被其所沮其為中興之累也多
矣

安置監察御史張所于江州

靖康中所以熾書冒國卷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
廷棄我猶有一張蔡院能拔而用之應卷首十七萬
人由是所聲震河北帝即位遣所按視陔將所還上
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奸臣之謀始

到三鎮繼割西河其民怨入骨雖至今無不扼掌若
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子否則西河兵民無所繫望陸
下之事去失且請帝亟還京城因具言有五利奉宗
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
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足處而一意于邊防五也
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
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
江而南安能自保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費潛善
奸邪不可用恐言新政潛善引去

發明

秦之九三曰無平不伐無往不復艱貞無咎
勿恤其孚于食有福程頤子傳曰無常安平
而不險彼者謂無常泰也無常往而不返者謂陰
當復也平者彼往者復則為否矣當知天地之心
為如泰之時不取安逸常艱危其思慮正固其施
為如是則可以無咎高宗亦艱難危懼之時正宜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十一

聽言求治之日則否可頌而泰可保也奈何信
奸邪不從謹論是豈艱貞者乎前宗澤以力陳與
復大計見沮黃潛善而安置則罪之非公可見矣高宗親
見許黃潛善而安置則罪之非公可見矣高宗親
履艱險尚忌直安能得無咎而有福哉此君
子所以深為高宗惜也直書于策其義自見
廣義抑觀張所陳深宗澤而下皆莫能及是
興之良弼也列于方叔召虎鄭冠夫何愧哉
高宗志于苟安以疎奪朱以鄭亂雅伏陰抑陽非
正是邪反罪所而用潛善卒致中興事業
不能比跡周宣先武者歟亦有所自也

金人陷密單州○六月李綱至行在固辭相位不許

綱至入見帝西交律帝為勸容因奏曰金人不
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廢其計中賴天命未改

陛下總師于外為天下所推戴內修外攘選二聖撫
為相因力辭帝命峻奉祠併出范宗尹綱辭猶力帝
曰朕知卿忠義智畧久矣其勿辭綱頌首泣謝且言
昔唐明王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
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
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夷能守
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矣
若先自治專以守為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
議大舉二曰議行幸謂車駕不可不一至京師見宗
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為避幸之計天下形
勢長安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
為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
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偽赦為法如故赦惡逆及罪惡官
盡復官職皆不可行宜悉改正四曰議儲逆謂張邦
昌為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
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偽命謂國家更迭
鮮有伏節死義之士而受偽官者不可勝數若肅宗
平賊汚偽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做之以厲士風六曰
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
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心復來宜于
河江淮持重拒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
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以任
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効幾皆宜慎擇而又任
之以責成功十曰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慎修
弟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聖日班
綱議于朝惟儲逆偽命二事固中不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十一

綱條上十事極論其失固請避位可謂得大臣之
體矣故書以予之與書書章處履請避位不許同

發明

綱條上十事極論其失固請避位可謂得大臣之
體矣故書以予之與書書章處履請避位不許同

義

廣義分注載李綱以十事選高宗自化姚崇何其

直又過于崇親夫綱之節操乃知其為宋璟之流
非崇之所及也况當南渡之時願沛流離幾閱全
人之吻入非立宗平內難之比綱于此時一有忠
憫之謀即為奸狡所沮卒致君臣之好不終觀此
則如其事又難
于環也多矣

以黃潛善為門下侍郎○安置張邦昌于潭州貶放其

黨有差

李綱以備逆偽命二事留中言于帝曰二事乃今日
刑政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即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位首權為相方國家禍難全人為異姓之謀邦昌如
能以死守節惟明天下戴求之義以感動其心敬人
夫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以為得計假然正
位號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以為得計假然正
下之與乃不得已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
迎邦昌借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以春秋之
法斷之夫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
賊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備位號而誅趙盾不討
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為赤眉
所立其後以十萬眾降先武但待之以不為死邦昌
罪又尊榮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
借逆之罪以示四方其誰不體又偽命臣僚一切
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執政中有議
不同者帝召黃潛善等語之潛善主邦昌甚力帝願
呂好問曰卿昨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為何如好問附

潛善持兩端綱言邦昌借逆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
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陛下必欲用邦昌

第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知
帝乃出綱奏責授邦昌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
并安置王時雍徐秉哲吳玠李綱孫覿于高
梅永全柳歸州而願博文王紹以下論罪者差

發明按宋書張邦昌與金人私通立為楚帝則邦

為張思正殺之故綱目亦得以此正其代誅之名至
于邦昌乃陰謀僭立之而又不正典刑故綱目書
也夫重莫重于備逆宋人且不能明之行天討之失
哉

廣義甚哉李僕射之剛正也觀其直言諱論不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有生意使潛善伯彥之徒因李公之孤忠勁節率
焉奉公而質襄王成其美始終不渝此志如周易
否之初六拔茅茹以其彙征吉亨則未國可謂有
人矣其于恢復也何有夫何潛善等志不伴前惟
務引君子退法卒致高宗中興之業
弗克全美而寄生于偶誰之過也

贈李若水霍安國劉韜官詔諸路訪死節之臣以聞

李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
禍能伏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
加贈卹帝從其請遂贈若水觀天殿學士諡忠愍
國廷康殿學士給資政殿學士仍詔有死節者諸
以詢訪

發明李若水等或特立不屈或挺然不屈從谷非

寺問此也至是書贈其官坊其名者所以見

當時樂崇之典表其死節之烈為後勸也
廣義 嗚呼事矣大乎死義也况死君臣之大倫乎
高宗初政首用李僕射之言而獲贈死節之
臣是誠激勸人心而為當時
之急務大書于丹美自見矣

以李綱兼御營使

綱既受命拜謝有旨兼充御營使入對言曰今國勢
不遠靖康間速甚然而可為者陛下英斷于上羣臣
輯睦于下庶幾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機
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修軍
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
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
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
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謂規模也至于書急而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先者則在于料理河北河東蓋西路國之屏蔽料理
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
代太原澤潞汾晉河北所失者真定懷衛滹其餘諸
郡皆為朝廷守西路士民兵將皆推豪傑以為首領
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使使
以大慰撫之必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
金人之困雖在忠義之心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
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于河北置招撫
司河東置經制司有為材畧者為之使宣諭天子恩
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獲一
郡者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之方鎮使自為守
非准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
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
者綱薦張所傅亮亮西人習古兵法綱與語謂可為
大將因奏用之又立軍法五人為甲中正以牌書伍
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為甲中正以牌書伍長

人姓名百人為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
餘人為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
百人為軍統制官以牌書部長正副十人姓名命招
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以此法團結及詔陝西山東諸
路帥臣並依此法互相應援
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

子粵生大赦

皇子生故事當肆赦李綱言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
遺河北河東及勤王之師夫兩河為朝廷堅守而赦
今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
之師在道路半年擄甲荷戈冒犯霜露雖未劫用亦
已勞矣加以疾病死亡思郵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
人願因今赦廣示德意帝從之于是人情翕然間有
以投書至者金人圍守
諸郡之兵往往引去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發明

綱接胡傳曰嫡家始主即書于策與子之法也
本防後世配嫡爭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其不曰
太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必待長而冊立然後
為太子綱曰取法春秋故其書法與丁卯子同主
同意然曰大赦者又以譏乎人數赦之禁耳一年
之問而故天下法度縱弛為何如哉是以我朝
制度未嘗輕赦所以超越前古卓冠百王也歟
廣義 特書曰王子粵
生者重國本也

還元祐黨籍及元符上書入官爵○以汪伯彥知樞密
院事○遣宣義郎傅粵使金軍通問二帝

初黃潛善白遣粵為祈請使又遣大將以和周望為
通問使與未行李綱上言亮辭之遣粵第而已

之事不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強則二帝不迭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界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致思慕之意可也帝從之遂命綱草表付粵以往且致書于尼瑪

廣義
正法儒可知矣向使高宗用李公剛正之言則二入之剛

舍潛善法儒之志則中興之業必不止此惜乎高宗不能知人而昧于國論之是非適足以滋長敵人之怨可勝歎哉

立沿河江淮帥府

從李綱請也凡十有九府要郡三十九次要郡三十八帥府兼都總管守臣兼鈐轄都監總置軍九十七萬七千五百人別置水軍七十七將造船江淮諸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以張慤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

初慤為計度都轉運使帝為大元帥募諸道兵勤工慤飛輓踵道建議印給鹽鈔以便商旅不聞旬得緡錢五十萬以佐軍需即位以為戶部尚書至是除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慤建言三河之民怨敵深入骨髓恨不殲其類以報國威之仇請因唐于民使合力抗敵謂之巡社其法五人為一都社有五隊五隊為部五部為社皆有長五社為一都社有正副二都社有都副總首甲長以上免身役所結五百人以上借補官有差有功或藝彊及都總首滿二人無過者並補正官論者以其法精詳前此言民兵者皆莫之及詔某為書行之隸安撫司

呂好問罷知宣州

侍御史王質論好問嘗汚偽命不可立新朝帝曰邦昌借號之初好問募人齎帛書道京師曰外之事全入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迹非他人比好問自慙力求去且言邦昌借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莫不為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冒國齎書于陛下疏入除資政殿學士如宣州以思封東萊郡侯

發明
不曰罷呂好問而曰呂好問罷知宣州何也若曰宋非罷而好問自罷之云爾然何以不若罪好問身居朝列職任清顯一旦罷然盡削其官已足以見惡之之意矣何待善罪而後見乎

以宗澤為東京留守澤累表請帝還京師不報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澤在襄陽聞黃犢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一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疏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隳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播救天子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誠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驽怯當躬矢石為諸將先捐軀報國思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及開封尹陶李綱言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為汝者賊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軍民於治樓櫓出帥以挫敵上疏請帝還京師俄有詔制襄江莊農民尚欲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時將

師以慰人心其倡為異議者不通如張邦昌輩陰與
金人為地兩既而金人遣使以使偽楚為名至開封
偽楚其人乞斬之有詔廷置利籍澤奏曰金人假使
人言優如禮意臣愚乞斬之以彰國弱帝乃于札
諭澤竟縱道之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
為入攻之計澤以為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謀事宜以
同收復而于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遣戰
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壁二十四所于城外沿
河鱗次為連珠若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皆忠義民兵
于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
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守禦之具既備累表請帝還
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秉義即去
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以
五百騎投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澤在
院制而謂之曰兩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遠然好野戰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
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

發明

鳴呼末金世雖其勢不俱生強弱異形其勢
之以強可以作士氣可以固民心可以保宗社可
以言雖恥退則示之以弱士氣日沮民心日離宗
社日壞雖有智慮不知乘勢魏徵曰千載休期時難
得高宗自負大譽不思報復旬延歲月坐失事機
雖宗澤累請還京終弗能信其亦中人以下之資
乎是故觀宗澤之請不行則知其失中原之漸觀
高宗之意不允則知其無父母之心此綱目書法
之深意觀者不可
以其近而思之也

廣義

其高宗之法慎也既有宗澤忠勇智畧之
將即當委心聽順一以中興之事計之不暇

奸佞之徒混可也今宗澤累表請還京師而高宗
卒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而不報者何耶蓋高
宗素怯懦者也使其如毀武丁周宣王漢光武唐
德宗之剛明果斷一得澤疏則必赫然震怒大肆
義理之勇以雪父兄之恥臣知宋室金瓦既碎而
復完蓋有不難者矣惟其怯懦之志素與潛善等
合由是一得其策如魚技水若于宗澤剛正之謀
則方底而圓蓋矣雖然澤之忠于高宗固無待于
傅說召虎鄧攸李晟諸賢而高宗無志恢復則有
愧于武丁周宣光武德宗也意古之君有務偷安
之計而忘父兄之讎
者其惟宋之高宗乎

金斡里雅布卒

斡里雅布聞帝即位議歸上呈議好尼瑪哈未許
會其死事遂中輟蓋尼瑪哈專權烏奇邁不能守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虛位而已
發明前阿古達書之曰死此其臣也何以卒書考
故不念其用兵殘虐而遂進也
此綱目樂與人為善之深意

詔諸路募兵買馬勸民出財

李綱言熙豐間內外禁旅五十萬今禁旅軍弱何
以捍強敵而鎮四方莫若取財于東南募師于西北
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自成精兵此最
為急務于足昭陝西河北京東馬路募兵十萬更
入衛河北西路括買官民馬勸民出財助國餉于
中不足則勝騎騎不足則勝車請以我車之制頒于
東西西路使制

廣義 卷兵買馬勸民其財此固救時之急務也書

若弱兵騎武征
伐四夷者比哉

以張所為河北招撫使

賜內府錢百萬緡給空名告身千餘道以京西京東
十自衛尉使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從事所
對條上利害且乞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緒乃授且言
北轉運副使張並謙附黃晉善意奏招撫司之授且言
自置司河北道賊愈熾李綱言張所尚留京師並謙
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為盜豈由置司並謙
非理沮抑如此必有使之者上乃命並謙分析命下
樞密院汪伯彥猶用其奏語責招撫司綱與伯彥力
爭伯彥語塞所招張彥擇王彥為都統制時兵
上書言勤王之師日集宜乘敵急而擊之黃潛善汪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並南恐不足繫
中原之望願陸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
作氣中原可復坐越職言事奪官歸詣所所以飛為
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
在先定謀樂技也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所曰國家
定也所置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所曰國家
都汴恃河北以為固苟馮據要衝時列重鎮一城受
圍則諸城或撓或救全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
之地固矣招撫使能提兵壓境飛
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飛武經郎

秋七月以王瓚為河東經制使傅亮副之

入以錢益為
陝西經制使

以許翰為尚書右丞○右諫議大夫宋齊愈以罪棄市

齊愈附黃潛善汪伯彥上疏謝李綱募兵買馬括財
三事之非不報章擬再上其鄉人譙齊愈者劾其
示綱時方論借逆附偽之罪而齊愈是書邦昌姓名以
之示衆者于足違齊愈于獄齊愈不承獄吏曰汪尚
書華所坐不輕然但遷嶺南
西齊愈引伏遂命戮于東市

發明

齊愈之死罪當死也此亦可謂之殺諫臣乎
曰非也齊愈附會時宰謀陷忠賢則失諫臣
之職矣然則何以書官曰書其官所以貶之也齊
愈身為諫議乃朋比奸邪故書官以重其罪使之
有愧于是官耳然則何以知之以其書有罪棄市
而知之也使其以諫死職則當以殺書之矣故曰
齊愈之死罪當死也其與唐書
賜諫議大夫矣通玄死同意

廣義

齊愈附小人也豈可使其處諫垣而定國
論哉綱曰子宋齊愈書其官者以見高宗
宗殺之當也此綱目書法之公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以范致虛知鄧州

李綱嘗言車駕北幸之所關中為工襄陽水之建康
為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鄧襄示不志致
都繁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
期矣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感泣既而有詔
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
起于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于東南則不
能復中原而有西北益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
委中原而棄之豈惟全人將棄間以獲內地盜賊亦
將出起為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運關不可得矣况
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焉
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
可以召將士東連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

歲次正行年餘
未之請臣夫有
能金一更苦其
助所謀難法
直未必得當
其血于君父之

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
汴都東無出于此者今
伊第恐一夫中原則東
一隅不可得也况著降
詔墨未乾遽失大信帝
州修城池繕宮室輸錢
陰主揚州之議或謂綱
決綱曰國之存亡于是
元祐太后如揚州

帝從汪伯彥黃潛善言
攝使郭仲荀奉太后先
使詣汴京迎奉太后
廟神主赴行在

罷四道都總管○閻門宣贊舍人曹勛以上皇手書至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自全

上皇在無山謂閻門宣
我昔四日並出此中原
肯推戴康王否因出御
可即直未教父母又輸
原之策悉舉行之母以
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
以開勛南遷亦脫所御
我白大王願如此環得
至御東境奉上帝以示
發明子倫之重者其重
上皇乃高宗之父其弟
之元肅王乃高宗之弟

心則猶可取也

族不可稱起則足父母
元帥而能解父母之危
天之神于心軍無愧作
然後動于中哉况復因
者誠無足與論人倫之
矣據事直書其義自見

廣義

高宗若能以志帥氣盡
謀營復不共戴天之讎
亦界乎詩曰殺其逆矣
盜史斌借號于興州○

命都統制王淵等分討江淮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盜

自宣和末羣盜蜂起至
之徒皆招安赴行在李
之如銅馬綠林黃巾之
之則致疑正當以術制
使之凡潰兵願歸營與
數萬其地以新法團結
淮寧之杜用山東之李
而拱單州皆有潰卒數
博勢雖遠平乃白遣部
之既而光世遣部將擊
河北招討司
白欽盜並原

八月杭州軍亂

軍校陳通作亂執帥匡葉夢得殺轉運判官吳
疇等尋詔王鼎兼領杭州副資蓋賊使以討之

以李綱黃潛善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

綱著待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于政事者覽
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至播遷何也綱對曰入主之
職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斷石徑
書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
斷大事帝嘉綱之綱所論諫其言切直帝初無不
納至是或于黃潛善汪伯彥之言常中而不報呂中
曰自綱之入相也以英哲全德勉人主以修政擴矣
為已任抗志數疏中時膏肓和守之議決而國是明
備逆之罪正而士氣作幸都之謀定而人心安他如
修軍政變士風定經制改弊法招兵買馬分布要言
遠張所招撫河北王瓌經制河東宗澤留守京城西
顧闕陝南董樊鄧且將並據形便以為必守中原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計朱子謂李綱入來方
成朝廷者正謂此也

發明 書以李綱黃潛善為左右僕射所以志君子
見矣高宗用人如此
何以中興社稷乎

廣義 必為讒間所惑者多矣故周公戒成王曰相
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又曰國則
固有立政用人蓋言小人用則君子退理必然而
矣且君子小人之進退猶陰陽之升降君子陽類
小人陰類用君子則升其國于昌明用小人則降
其國于晦昧是以符應用王強而殺樊世泰以之
與先王用凡明而拒張松蜀以之帝凡若此者
宗則不然矣其于潛善伯彥等奸言諛說則用之

宗則不然矣其于潛善伯彥等奸言諛說則用之

猶恐不及若于李綱輩之忠言諫論每抵牾而不
暇借曰用之猶勉強也故終不得成其志而國事
日非焉此則用小人去君子而降其國于晦昧者
然也意君子小人能無亡人之家國也如此君人
者其可不謹
其所與哉

更號元祐太后曰隆祐太后

尚書省言元字犯后祖諱
請易以所居宮名從之

廣義 孟判氏曰堯舜之知而不偏物急先務也先
之年號也今以元字犯后祖諱而更之是嫌于后
祖之諱也且后祖之諱臣也界也哲宗年號君也
尊也元二名不偏諱邪方是時也得脫虎口而即
位南京亦云幸矣正當親賢人以圖恢復急先務
以堅守備不此之思而為其所
不當為則高宗之初志可見矣

召河東經制副使傅亮還行在罷李綱提舉洞霄宮

傅亮軍行十餘日黃潛善等以為逗遛令東京留守
宗澤節制亮車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
誤國事李綱為之請潛善等不以為然綱言招撫經
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傳亮又臣所薦用今黃潛
善汪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
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
如此願陛下虛心觀之既而召亮赴行在綱言聖意
必欲罷亮乞付黃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里綱退
而亮竟罷綱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明乃兩
皆善伯彥與直為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
下為安便哉願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

宗澤節制亮車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
誤國事李綱為之請潛善等不以為然綱言招撫經
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傳亮又臣所薦用今黃潛
善汪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
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
如此願陛下虛心觀之既而召亮赴行在綱言聖意
必欲罷亮乞付黃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里綱退
而亮竟罷綱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明乃兩
皆善伯彥與直為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
下為安便哉願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

皆善伯彥與直為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
下為安便哉願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

下以宗社為心以生靈為意以二聖未還為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網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忠禍非所恤也

會侍御史張浚劾網以私意殺宋齊愈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潛善伯彥等復力排網請帝去之遂罷網為觀文殿大學士浚論網不已乃落職止提舉洞霄宮凡在相位七十七日網罷而招撫經制司廢車駕逆東幸兩河即縣相繼淪陷凡網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兵益熾關輔殘毀而中原盜賊益起矣

胡一桂曰李綱為相朝綱兵防皆已振整方七十餘日為汪黃所讒張俊所論而罷汪黃不足責矣浚乃如深

可惜也

發明 人君為治莫大乎別邪正邪正別然後可以言治邪正不別天下不可得而治也是故惡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十一

是而非者惡紫之奪朱也惡莠之亂苗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又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宋室屢為小人所誤乃高宗之所目擊者當是之時用君子斥小人求正道遠邪佞常恐不及夫何專任汪黃疑貳李綱是宜中興之良策乎矧高宗既承上皇即真末救之言誠宜惕然警省克復舊物可也今乃使一君子任事而又使兩小人參之則其不足與有為明矣綱目書

此所以譏其闇弱不明之失爾

廣義 嗚呼李僕射之忠可謂通天地貫日月曾鬼長使其過主于巷而得行其道是即伊傳周公之徒何古人之多讓哉高宗惑于讒間而罷之無乃自絕于賢乎厥後僅得寄命一隅而不能光復舊物者正坐此也

殺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

東自丹陽召至未得對會李綱罷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揭示綱請幸金陵舊秦東言綱在途中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為正必速罷潛善輩會撫州布衣歐陽澈徒步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諫用事大臣潛善遽以語激怒帝言若不亟誅將復鼓眾伏闕書區處家事字書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于吾親食已如廁更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首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印乃與澈同斬于市

四明李猷贈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為之死識與不識皆為流涕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十二

發明 宋自太祖以來諫臣之貶竄罷出者多矣然為高宗初登大寶天下尚未底寧亦可少知自警而乃殺諫臣此正如垂絕之人而復投以酖毒未有不亟亡者雖然東澈一為儒者一為布衣無官守言責之寄其所論列不過好善惡惡云爾曷為殺之蓋東澈之死乃出于汪黃之手綱目察而書之何耶夫人君廣開四聰明見萬里今乃使言事之臣為姦徒誣殺而不知則亦可謂不君之甚矣書法如此是亦君為元首之義也夫豈過哉

廣義 嗚呼陳東可謂從容就義者也非其平昔涵守死善道若陳東者是誠不負聖人之訓者也至若澈一布衣耳有但者果何心哉

許翰罷

李綱罷翰言綱忠義英發舍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帝不許及陳東見殺翰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於市吾在廟堂可乎乃為東激著哀辭而入上章求罷遂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封子粵為魏國公○安置河北招撫使張所于嶺南

廣義

張所者李綱宗澤之輩不可去者也於不可去而去之則亦無所不去矣噫高宗播遷不已而又無人手其側是猶滅燭夜行而求其不仆者臣未之信也

都統制王彥等渡河敗金人于新鄉進次太行金人

圍之彥兵潰走保其城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彥率岳飛等十一將部七千人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將爭奮逆復新鄉明日見于侯兆川飛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會食盡詣彥壁乞糧彥不許飛獨引兵益北與金人戰于太行山擒其將托卜伊勒呼數日又與敵遇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其將黑風大王金人敗走飛知彥不悅已遂率所部復歸澤澤復以人為統制彥以屢勝因傳檄州郡金人以為大軍至率騎數萬薄彥圍之數匝彥以眾寡不敵潰圍出走諸將敗走彥獨保其城西山遣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求彥急彥慮變夜寢屢遣其部曲覺之相率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感勵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皆附之眾十餘萬綿亘數百里皆受彥約束金人患之台其首領俾以大兵破彥壘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若堅如鐵石

未易圖也金人乃間遣騎兵撓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斬獲甚眾

發明

金人戎馬之跡布滿畿甸誠宋朝之所薄伐者苟臣子能知大義率眾攘擊綱目之所必

予也王彥率十一之戰將部七千之雄兵併力過河大敗金師其殉國之心誠矣奈何既至太行金人圍困不能效死拒敵而乃潰圍逃奔又豈統乎義者哉此綱目始焉喜之終焉惜之予而未盡乎耳

盜趙萬陷常州鎮江府

萬襲常州執守臣何袞縱兵大掠遂犯鎮江知府趙子崧遁保瓜洲

張邦昌伏誅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初邦昌居禁中華國靖恭夫人李氏數以果實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楮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寧殿夜飾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私送之語斥乘輿至是事聞下李氏于獄詞伏馬仲如潭數邦昌之罪賜死併誅王時雍等

發明

邦昌之罪固無足言者然分注猶以賜死為文綱目變文而正以伏誅之名者蓋邦昌僭

偽之徒乃宋之亂賊亂臣賊子不討則無以懲後而接跡於天下矣綱目誅亂討逆之書而邦昌之徒實所不赦此可見其扶天理過人欲正名分植綱常而為萬世亂賊之戒其旨嚴哉故曰綱目成而亂臣賊子懼

廣義

綱目於邦昌去其官而書伏誅者正天討也

金盡臨河北州郡

金棟摩臨河間府雄州達蘭臨祁保州永寧
順安軍惟慶源府邢洺冀磁相州久之乃臨

冬十月帝如揚州

先是黃潛善汪伯彥力主幸東南會金人攻河陽汜
水軍許景衡亦言建康天險可據帝從之詔淮浙沿
海諸州增修城壁招訓民兵以備海道又命揚州守
臣呂頤浩繕修城池至是謀者言金人欲犯江浙詔
暨駐淮甸捍禦稍定即還京闕有敢妄議惑眾沮巡
幸者許告而罪之不告者斬宗澤上疏諫曰京師天
下腹心不可棄也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
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間中人勸幸成都惟寇準嚴
然請親征卒用成功因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
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輒為汪黃所抑二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九十

每見澤奏至皆笑以為狂於是帝決意幸揚州十月
朔帝登舟時兩河雖多陷于金而其民懷朝廷恩所
在結為紅巾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號金人稍稍引
去及聞帝南幸無不解體澤復上疏言欲遣閣勅王
彥各統大軍盡平賊壘望陛下早還京闕臣之此舉
可保萬全或吝謀敵欺未即還闕願陛下從臣指畫
勿使嘉臣沮抑以誤社稷大事陳師鞠旅盡掃兵塵
然後奉迎鑾輿還京以塞嘉臣之口以快天下之心
帝優詔答之

廣義

大易益之六四曰利用為依遷國蓋言國阮
播遷之季貴乎因不失其親如周遷依晉邢

遷依齊許遷依楚是也今高宗雖迫于強寇內有
李綱運籌帷幄許翰裁決國論外有宗澤岳飛之
捍邊破敵而又有所持外有所依雖不遷思
不叛則高宗之內有所持外有所依雖不遷思

也然豈特不遷而已哉且其復還借物益有不難
者矣惟其不以謀臣策士是用而反惑于嘉邪懦
怯之謀甘於奉頭鼠竄卒使趙宋
國祚迄遷而南不復可振哀哉

王淵誘趙萬誅之○十一月竄李綱于鄂州

尋責授單州團練
使安置于萬安軍

發明

李綱為嘉謏所忌不容於朝既已罷官屢遭
所為若此比事
觀之其失自見
幸

廣義

此黃汪恐沮幸
東南之謀也

盜張遇陷池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九十一

遇本真定軍校聚眾為盜自淮西渡江水陸並
進至是犯池州入城縱掠驅強壯以益其軍

遣朝奉郎王倫使金

倫旦之族孫也家貧無行為任陝往來京洛間數犯
法幸免至是選能專對者使金問二帝起居乃假倫
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問舍人朱弁副之至雲
中見尼瑪哈議事時金方大舉南下倫說百端尼
瑪哈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卒先是淵聖自雲中徙
燕山始與太上皇相見居于愍忠寺至是並遷于霄
郡霄古漢國也在燕山北千里既至居于相府院嗣
濮王仲理等千八百人尚在燕金人計口給糧監視
嚴密死者甚眾

以張懋為中書侍郎顏岐許景衡為尚書左右丞郭三

益同知樞密院事 知密州趙野棄城走為其下所殺

野見山東盜賊充斥帝如淮甸乃携其家眷城走軍校社彥等乘間作亂自為知州遣人追野殺之

發明 公如家見危致命乃其職耳蓋守君之城者

當以城為存亡不可遽懷疑貳趙野既知密州有民人焉有社稷焉雖盜賊充斥當隨宜撫定必不
得已死生以之可也夫何擅棄信地偷生苟免是
烏足以知君臣之義哉然卒未能遠遁軍校殺之
如斃犬豕何益之有故既書棄城走以著其幸免
之罪復書為下殺以著其天報之速識者可以觀
矣

十二月王淵討杭州亂卒誅之○金人分道入寇遂陷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西京留守孫昭遠走死河東經制使王瓌引兵遁蜀

金開帝如揚州起燕京等八路民兵分三道南侵尼
瑪哈自雲中下太行由河陽渡河攻河南分遣尼楚
赫等攻漢上鄂爾多烏珠自燕山由滄州渡河攻山
東分河里富勒罕軍趨淮南羅索與薩罕里赫鋒自
同州渡河攻陝西尼瑪哈至汜水關孫昭遠南走為
叛兵所害宗澤聞金人將謀侵汴遣劉行超滑州劉
遠趨鄭州以分其勢戒諸將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
集烏珠乃不敢向汴夜斷河梁而去羅索至河中官
軍阨河西岸不得渡乃自韓城履水過臨同華州沿
河安撫使鄭麟赴井死遂破潼關王瓌棄陝州引兵
遁入蜀中

原大震 發明也書分道入寇外而斥之也書走死敗而賤之
也書引兵遁蜀罪苟免也蓋留守之任不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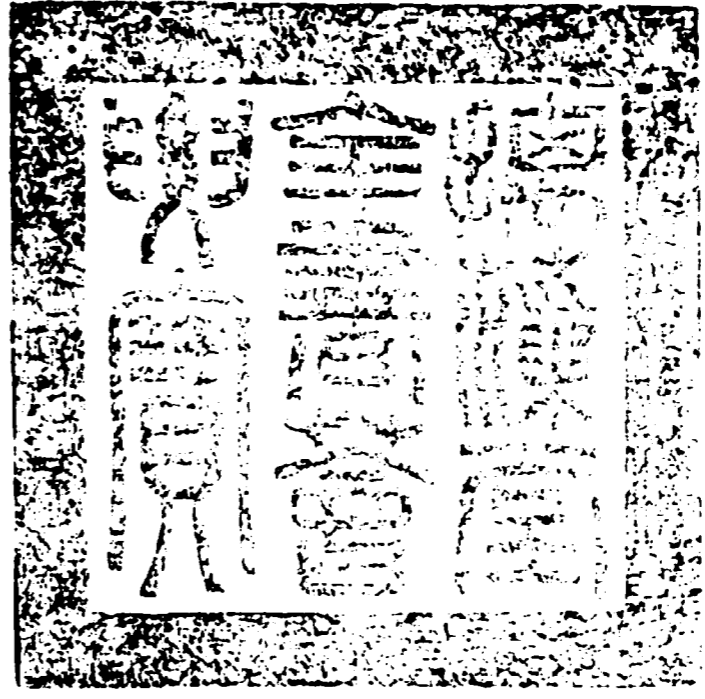
小矣經制之職不為罕矣論其兵足以破敵保其
力足以守城未聞與之一戰而乃率眾逃奔棄其
城而不恤哉其民而不顧是乃妾婦之道非忠臣
也雖然妾婦尚有從一而終之念彼二人者安能
擬乎吁綱目書此以為
後世人臣不忠之戒耳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一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一



總校官侯補中允 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 臣章宗瀛
謄錄監生 臣常 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三百九十七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二

起戊申宋高宗建炎二年 凡三年
盡庚戌宋高宗建炎四年

高宗皇帝建炎二年 金天會六年 春正月金人陷鄧州范

出奔安撫使劉汲死之京西州郡皆陷

尼瑪哈謀知鄧州將為行在所命尼楚赫急攻之致
虛遁汲分兵守要害自以牙兵四百登陴敵至皆死
關天下如雨軍中請汲去汲不聽遂死之初議南陽
備巡幸時甚多悉為金人所有又分兵襲襄陽均
房唐汝陳蔡鄭州賴昌府悉遷其民于河北通判鄭
州趙伯振知賴昌府孫默知汝陽縣郭賢皆不屈死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發明

忘其身者事君之忠黃氏幹曰臣子之于君
父與生俱生而不可解于心者也食人之祿

者當任其事此亦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致虛既知
鄧州則君命之託不為不重民社之寄不為不專
金師臨城弗克死守而乃逃奔何以謂之大丈夫
乎故書出奔而不言其地所以言其出走茫然無
知也劉汲分兵固守登陴死戰城陷而死志可尚
已故特具官而以全節與之然則劉范之忠邪分
矣綱目之于奪
嚴矣垂戒深矣

金將烏珠犯東京宗澤敗之

金烏珠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
問計宗澤乃對客圍暴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
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
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尼瑪哈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兵克戰危大將
臨敵當何如戒
懼可與客對奕
乎或其時亦有
矯情鎮物之意

紀事者未必不加飾其辭耳

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閻中立郭俊民李景良等帥師趨鄭遇敵大戰兵敗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景良斬之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持書來招澤澤皆斬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澤部將張搗往救之搗至滑衆寡不敵或請少避之搗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搗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宣知滑州金自是不敢犯東京澤得金將遠臣王策于河上解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去宗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為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至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則天下之民何依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

命

欽定四庫全書

二

廣義

分注載澤對客圍其與謝安矯情鎮物同一機也雖然澤之器局功業無愧于安而高宗又非晉武之荒淫然一則不能雪懷愆之恥一則不能復徽欽之仇其故何哉蓋論其信用諂佞疏斥道則高宗固無晉武之失德論其信用諂佞疏斥賢輔則一而已此晉之所以終于東而宋之所以終于南也

金人破永興軍經畧使唐重死之

羅索既陷同華諸州遂圍永興時京兆兵皆為經制使錢蓋調赴行在重度勢不可支以書別其父及金兵圍城重與守臣會盟死守而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奪門出降重遂與副總管楊宗閔提舉軍馬程迪提點刑獄郭忠孝等八人俱死

發明 臨陣捐軀人臣大節唐重書生能死于所事其視當時擇利叛主者則有間矣故綱目亦書而予之也

東平軍校孔彥舟作亂渡淮寇黃州

彥舟聞金兵將至山東遂帥所部劫殺民居燒廬舍掠財物而南渡淮犯黃州

金人陷青濰州

鄂爾多使棟摩攻濰州知州韓浩率衆死守城陷與通判朱廷傑皆力戰死浩琦之孫也

王淵招張遇降之

遇焚真州遂陷鎮江府王淵招降之以其兵萬人屬韓世忠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三

竄內侍邵成章于南雄州

時所在盜起汪伯彥黃潛善匿不以聞成章上疏言二人必誤國帝怒除名編管南雄州

發明

朱子曰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是時所在盜起汪黃匿不以聞是欺其君也成章聞人尚能忠君愛國上疏極諫怒而竄黜謂之何哉詩云昊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猷回遘何日斯沮謀賊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高宗值草昧之秋正憂勤之日何故惑于邪謀而不能斷以從善乎然則奄人猶知惡惡當時宋廷諸臣何為可諛苟容而不急救正之耶故竄成章而以無罪例書不予其以無罪而竄之也若以奄人之故而遂昧其書法之公烏得謂之綱目哉

廣義

綱目成章此舉其與童貫梁師成豈可同日語哉綱目不表而出之其亦等于奄寺矣語曰

不以人廢言此可見書法之公也

以劉豫知濟南府

豫景州人為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避地真州張慈薦之起知濟南時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不許豫忿而去

發明

劉豫姦邪非可用者茲因人薦起知濟南觀其易郡之心則其不忠可見矣他日竊據中原貽禍宋室尚誰咎哉書之所以志宋失濟南之漸

二月河北盜楊進等降于宗澤

楊進聚眾三十萬與丁進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擁眾各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澤遣人諭以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四

禍福悉招降之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眾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危難之時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効力遂解甲降

金人陷淮寧知府向子韶死之

金人晝夜攻城子韶率軍民固守遣人詣宗澤乞援未至城陷金人欲降之子韶罵不屈遂為所殺闔門皆遇害事聞賜諡忠毅淮寧初陷時楊時問之曰子韶必死矣蓋知其素守云呂中曰當建炎之初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他固在也李綱招撫經總之事既沮故當時無連衡合從相援之勢敵兵方盛又非一州之所能敵既破一州又取一州使忠臣義士守孤城以待盡豈不惜哉

發明

死節必書勸徇國也子韶之死淮寧悉力固禦及其城陷奮罵不屈迨與唐之張巡許遠

同符而合轍者矣向非君臣之義暴白于胸中者臨難詎無苟免之失哉綱目特揭而書之于冊者所以褒忠臣表節義而為萬世臣子不忠之戒也

和州防禦使馬擴聚兵于真定五馬山奉信王榛以總制諸砦

制諸砦

擴奔五馬山砦聚兵得上皇子信王榛于民間奉之以總制諸砦兩河遺民間風響應

金人寇熙河都監劉惟輔逆擊于新店破之隴右都護

張嚴追戰五里坡敗死

羅索既陷永興鼓行而西秦川帥臣李積降敵勢益張引兵犯熙河經畧使張深遣惟輔以精騎二千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五

禦之夜趨新店金人恃勝不慮黎明軍進惟輔奔稍刺其帥黑鋒洞胸墮馬死敵為奪氣深更檄張嚴往追之嚴追羅索及鳳翔境上銳意擊賊至五里坡羅索伏兵坡下嚴與曲端期不至徑前遇伏戰不利死之

發明

逆者因來而拒之謂逆者已去而躡之逆者因來而拒之謂逆者已去而躡之詞曰逆擊曰破之所以予惟輔也然張嚴拒敵而死其忠可尚表表在人無可疑者昌為不書死之而書敗死蓋行師之道當慮萬全以順則吉從逆則凶故易曰師左次无咎張嚴嗜功輕進陷敵計中而死師徒撓敗與尸而歸何益之有是時金革彌興斯民塗炭天下之生靈能幾何哉嚴不審利害輕進取禍而使三軍肝腦塗地是不知左次之義功既無成身亦難保豈不深可惜邪故不以全節予之敗而與邀功生事者同例其責備之

意蓋可見矣

金尼瑪哈焚西京而去三月翟進復之詔以進為京西

北路安撫使

尼瑪哈聞張嚴東出自河南西入關以獲羅索盡焚西京廬舍擄其民而北時韓世忠以所部萬人受詔赴西京捉殺盜賊尼瑪哈復留烏珠屯河陽以待之翟進得以其眾復西京尼瑪哈道聞嚴死遂自平陸渡河歸雲中

知中山府陳邁為其下所殺金人遂陷中山

中山受圍三年城中糧絕人皆羸困不能執兵知府陳邁欲盡括城中兵力戰部將沙振潛哀及入府害邁及其子錫等十七人振出為帳下卒所殺碎裂之身首無餘城陷金人見邁尸曰忠臣也歟而莖之

發明

逆者繼事之詞上書陳邁被殺下書金陷中山則足拒敵未幾遂陷因邁死於後陷之也則邁之徇義為何如哉特書其下殺者既嘉陳邁忠於所事之義復著宋人不能救援之失其義亦深切而著明矣

夏四月金烏珠復入西京翟進擊走之

烏珠率眾來攻西京進與韓世忠迎戰而敗世忠被矢如棘力戰得免乃收餘兵南歸烏珠入西京進復其御兵與戰屢敗之殺其將翟海乘勝入洛陽金人率懷孟蒲衛之眾復至斧門而入進與巷戰金人引去時烏珠等聞尼瑪哈渡河亦留兵屯河陽北還

金羅索寇涇原經畧使曲端使吳玠擊之羅索敗走同

華

羅索既破張嚴勢益張引兵寇涇原曲端使吳玠進擊于青溪嶺士殊死鬥大敗之敵遂東走同華

石壕尉李彥仙復陝州

金人得陝州降者守之使招集散亡時彥仙保三嵎屢敗金師破其五十餘壁以計復陝州及絳解諸縣事聞詔彥仙知陝州兼安撫使

發明

是時中國之氣稍稍振起故翟進有西京之捷吳玠有涇原之捷李彥仙有陝州之捷綱目備書于冊皆所以喜而予之之詞也

工部侍郎兼侍講楊時罷

帝初即位除時工部侍郎陞對言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興學為務者除兼侍講以老連章巧外遂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洞霄宮時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

以信王榛為河外兵馬都元帥五月下詔還京師不果

時宗澤招撫羣盜聚城下又募兵儲糧召諸將約曰汝等皆將皆掩泣聽命澤乃上疏大約言祖宗基業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日望救兵西京陵寢為賊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而兩河二京陝右淮甸百萬生靈陷于塗炭乃欲南幸湖外蓋姦邪之臣一為金人方便之計二為姦邪親屬皆已津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六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七

置在南故也今京城已增固兵械已足備人氣已勇銳望陛下毋沮萬民敵愾之氣而循東晉既覆之轍奏至或言信王榛有渡河入汴之謀帝乃降詔擇日還京

發明

書下詔還京師喜之也書不果惜之也李氏原而有東南起于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宗澤還京之疏不知幾上帝皆不聽誠何心哉是時父母兄弟蒙塵沙漠西京陵寢為敵所據寧忍棄京師而南幸乎機不可失時難再得進尺則得寸退寸則失尺高宗怯懦無為因循苟且忘國大仇而不恤偏信大姦而不知寧失中原以資敵人而甘作江南之龜茲豈不深可怪哉豈不深可歎哉若高宗者誠可謂寄生之君耳吁

許景衡罷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二

時朝廷有大政事景衡必請問極諫黃潛善汪伯彥以為異已因共以渡江南幸之議為景衡罪罷之景衡行至瓜州得賜疾卒諡忠簡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慮忠純議論不與時俯仰既卒帝思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許景衡耳

廣義

嗚呼景衡賢人君子也時南幸之議成于汪黃二姦之怯懦于景衡何預焉今也二姦一見高宗允澤之請遂嫁禍于景衡而在己若不與者然噫二姦將以欺人適以欺天吾誰欺欺天乎君子于二姦乎何誅

定詩賦經義試士法

元祐中科舉以經義詩賦兼取紹聖以來罷試詩賦至是命參酌元祐科舉條制定試士法中書省請習

詩賦舉人不兼經義習經義人止習一經解試省試並計數各取通定高下殿試仍對策三道故事廷試上十名內侍先以卷奏定高下帝曰取士當務至公豈容以己意升降自今勿先進卷

以朱勝非為尚書右丞○以宇文虛中充金國祈請使

虛中降金

虛中時竄韶州會詔求使絕域者虛中應詔乃復資政殿大學士充祈請使稱臣奉表于金時金人方與兵南侵已留王倫朱弁矣虛中至金人遣之歸虛中日奉命北來求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遂留時金國初建制度草創頗愛虛中有才藝每加官爵虛中即受之遂與韓昉俱掌制

發明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二

虛中降金不書其叛亦有說乎夫以天子君臨四海富有萬方不思自強以復仇却乃祈于金人則是使之者固有罪非獨為使者之有罪故直書降金而不曰叛所以恕虛中而罪高宗也雖然虛中將命至金忘君臣敵豈無罪歟彼以奉使之臣覲顏北面事人謂之行已有恥不可也偷生以事二姓謂之不辱君命不可也嗚呼羞惡之心人皆有之無羞惡之心非人也若虛中者忍恥苟榮與禽獸奚擇哉故一旦盡削其資政殿大學士之官而足以著其叛逆之罪云爾此固書法之意深

詔御營統制韓世忠會宗澤以禦金王彥引兵屯滑州

時得報敵分道渡河詔世忠與澤率所部迎敵澤聞王彥聚兵太行山欲大舉趨太原澤即以彥為忠州防禦使制置河北軍事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彥悉召諸寨指授方略以俟會合乃以萬餘人先

發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澤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彦遂屯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彦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瀋相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洛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早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

金羅索大掠而東遂陷絳州

初宗澤承制以王庶為陝西制置使曲端為河東經制使未幾錢蓋聞敵陷長安檄庶兼節制懷慶涇原兵既而金人東還庶以金人重載可襲取勝移文兩路協力更戰而環慶帥王似涇原帥席貢不欲受庶節度遂具文以報而實不出兵金人至清溪為吳玠所扼至咸陽望渭南義兵滿野不得渡遂循渭而東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一

其支軍入鄜延攻康定庶急遣兵斷河橋又令劉延亮屯神水峽斷其歸路敵遂去曲端乘敵退復下秦州端雅不欲屬庶會延亮自鳳翔歸端斬之庶猶以書約似貢欲逼餘敵渡河復限大河自守似貢竟不應時絳州猶為國拒守羅索還軍陷之

發明

羅索一金將也大掠而東遂陷絳州宋之守將畧無牽制邀擊之謀迄使敵人出入自如

恣其剽掠陷其城邑是果誰之咎哉考之分注王庶欲謀襲取勝而為王似席貢所沮欲限河自守又為曲端似貢所致也綱目特書則其深罪當時之意可見矣

張慙卒

慙善理財論錢穀利害猶指諸掌在朝諤諤有大臣節然論議可否不形辭色未嘗失歡同列時論善之

六月以王庶節制陝西諸軍曲端為都統制

時陝西撫諭使謝亮持詔賜夏國庶移書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夏人之患小而緩金人之患大而迫方此賊挫銳于熙河奔北于本路子女玉帛不知紀極占據同華畏暑休兵閣下能仗節督諸路協同義舉爭先並進亦可以驅逐渡河全秦奠枕徐圖恢復亮不聽

秀州軍亂御營統制張俊討平之

秀州軍校徐明等作亂囚守臣朱芾命張俊討之俊擒明送行在秀前守臣趙叔近與王淵有宿憾俊故淵之曲部希淵旨誣叔近以同叛殺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一

京畿淮甸蝗

發明 識者不以天占時而以時占天敵騎縱橫盜賊充斥生民之憔悴益甚天下之水火益深

雖然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徽宗享盈成之業存侈大之心欺天虐民長傲縱欲只圖長享太平不料禍出穀下舉族北轅社稷分崩貽禍至今而不息是以人君當謹之于微云

秋七月東京留守宗澤卒以杜克代之

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潛善伯彥又疑澤為變以郭仲荀為副留守以察之澤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眾

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
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
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計聞贈觀文殿學士諡忠
簡澤子頴居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請以頴繼父任時
已命杜克代澤不許克酷而無謀至汴悉反澤所為
于是豪傑離心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史臣曰
方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
萬眾若響之應聲實澤之忠義有以風動之也使當
時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一指顧間且
黃潛善汪伯彥嫉能忌功而高宗惑于儉邪之口善
善而不能使澤不得
信其志發憤而卒悲哉

發明

宗澤忠君愛國之心堅如鐵石至死不渝此
然為東京之保障則其心宋誠矣嘉謀不遂
發憤而卒可哀也已故特具官以予之杜克酷而
無謀使之代為番守由是豪傑離心盜賊復叛遂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十三

致東京不守克卒降敵尚誰咎哉故特書以杜克
代者不惟識當時之失策亦抑見東京之陷實基

此于

廣義

嗟乎宗澤之志其諸葛孔明之志乎但孔明
之佐先主君明于上臣良于下是以道行當
時而無所沮抑故雖志不得就千載之下諒無所
愧若宗公之輔高宗則不然且時則君闇于上臣
佞于下故雖欲行其道而不可得也使其得君如
先主則羣雄聽命巨姦受戮金人雖黠蓋有不足
殄者矣其功烈豈不有過于孔明哉惜乎廣志以
沒徒起後人之歎噫九京可作當傑汪黃二姦以
謝天

八月作御寶

金之入汴也九寶惟大宋受命寶及定命寶在于是
帝作金寶三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
同之寶三曰
書詔之寶

賤殿中侍御史馬伸監濮州酒稅卒于道

伸自湖南還上疏言黃潛善汪伯彥不法十七事乞
速罷二人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疏入番中明日
改授衛尉少卿伸辭不拜錄其疏申御史臺且言臣
論可米即乞施行非是合坐誣罔之罪因移疾待命
詔伸言事不實送吏部責監濮州酒稅趣使上道伸
怡然襍被而行竟死道中聞者冤之伸學于程願勇
于為義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
所累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

發明

馬伸之賤初無過也特因上疏論汪黃之姦
乃善言耳善言違之不善言從之果何謂耶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十三

詩曰滄滄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具臧則具是違謀
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嗚呼小人
同而不和其慮深矣嘉謀不行邪說暴作遂使正
人賤黜客死于途詎不深可惜哉高宗親履艱難
殷鑒不遠而乃棄正人信壬士其處徽宗之時則
其不為徽宗蓋亦鮮矣是以人君當以正心誠意
為本而以親賢遠佞為先
天下庶可得而平治也

廣義

嘗謂自古國家之敗亡者每出于姦邪之陷
忠良而人主迷而不悞也且有宋言之神
宗不悞王安石之姦是以滿朝君子一網打盡而
禍已胎旺于此時矣未幾大蔡小蔡大惇小惇之
徒踵而行之釀成徽欽之禍卒莫之救而至于宗
社滅亡生靈塗炭后妃受辱舉族淪于金人而高
宗幾不能保厥躬其微驗亦豈遠哉詩曰殷鑒不
遠在夏后之世况繼世而與耳目之所逮者乎為

高宗者一得馬伸之疏即當惕然警悟改絃易轍辨其孰為君子而親之孰為小人而遠之卻邇幸之計壯恢復之謀使忠良協心姦邪失勢則大事不去而大仇可復矣奈何馬伸朝進忠言暮承貶詔卒致忠良解體姦佞肆兇其昏庸亦幾于微欽矣噫宋室不競皆其君之自取而由人乎哉

以趙子砥知台州

子砥至燕山適歸命輔臣問北事甚悉子砥大畧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吾國與金勢不兩立昔契丹主和議女真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譬人畏虎以肉餵之食盡終于噬人若設陷奔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遂命知台州

河北京東捉殺使李成叛詔江淮制置使劉光世討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二 十四
光世至光州大破成衆 招降二萬餘人成遁去

金主烏奇邁廢上皇為昏德公靖康帝為重昏侯徙之

韓州

金主命二帝赴上京以素服見金太祖廟遂見金主于乾元殿金主封太上皇帝為昏德公淵聖皇帝為重昏侯未幾徙之韓州今下之日盡空其城命晉康郡王孝篤等九百餘人至韓州同處給田十五頃令種蒔以自給惟秦檜不與徙依蓬蘭以居蓬蘭亦厚待之

發明

徽欽主中國非金主所能廢也其書金主廢之者蓋言宋不能自立恢復中原惟信任姦邪專主和議思欲偷安旦夕豈知歲輸金幣困用屢耗一旦敵兵入郡城卒為俘掠乃猶不能身殉

社稷忍死偷生顧願受命于金人聽其廢置微欽父子相繼皆以昏稱流離遷徙不遑寧居此時且未為禍臣稱臣北面事人而不可得豈非其自取哉人君觀此其亦防微杜漸不見是圖謹于禮以處國勤于政以御宇務明其德而天下歸無怠無荒而四夷王必使忠良輔政而姦邪盡斥中國既治而外患自弭則亦庶乎其可也

廣義

昔者宋嘗稱臣于金矣金人既得而臣之則亦得而廢之矣然綱目于金主斥其名于微欽尊為帝者何蓋斥其名者譏其暴也尊為帝者著其辱也雖然其號微欽父子不亦宜乎

九月郭三益卒○金將鄂爾多襲破信王榛于五馬山

若遂會尼瑪哈入寇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二 十五
初馬擴自五馬山詣行在黃潛善汪伯彥疑其非真及行授密旨使議察信王榛且令擴聽諸路節制擴知事不成遂留大名不進金鄂爾多恐擴以援兵至急發兵攻五馬山諸砦斷其汲路諸砦皆陷時詔韓世忠以所部自彭城至東平張俊自東京至開德馬擴為河北應援使以備金鄂爾多既破五馬山探知擴兵南來使人馳會尼瑪哈共備之尼瑪哈將歷懷衛而東聞鄂爾多已敗擴兵于清平遂由黎陽渡河會兵以攻澶瀨榛亡走不知所終

冬十月隆祐太后如杭州

侍御史張浚請先定六宮所居地詔孟忠厚奉太后及六宮皇子如杭州以苗傅劉正彥為扈從都副統制

楊進復叛寇汝洛程進戰死

楊進復叛衆至數萬剽掠汝洛間程進患之與其兄興謀擊之未果楊進遣騎數百絕洛水犯進營進乘半渡擊之追奔數十里破賊四砦馬驚墜整為賊所害賊乘勝大敗官軍詔以興為京西北路安撫招討使

發明

程進忘身殉國死得其所以全節之例予之原情也兵家之勝不可不知孫子曰故

能示之不能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斯無歎矣程進恃勝不虞為賊所害則與邀功生事者無異故特貶而書曰戰死所以深著不滿之意也為將者可不知兵家之勝哉

廣義

臣聞良將用人猶良醫之用藥也是故烏頭葶毒物也一遇良醫皆其佐使而能愈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二

之疾否則芝苓參朮亦可殺之觀夫楊進當宗澤東京留守之初舉三十萬之衆來降澤能用之進則俯首聽命甘心從役今也宗澤既沒杜克繼之克也不能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悉反澤政由是豪傑解體致進叛心復萌不肯為國破敵反肆操戈之心豈不猶烏頭葶毒之遇夫醫師之良與不良者哉是知進之復叛者進固有罪也亦克不能守澤之政故也

知濮州楊粹中襲破金尼瑪哈軍十一月金人陷濮州

粹中死之

尼瑪哈鄂爾多合兵圍濮州以濮州小易之至城下知州楊粹中固守命將姚端夜擣其營尼瑪哈既足走僅以身免遂攻城益急凡三十日而陷粹中被執竟不屈而死

發明

粹中是舉亦可謂邀功生事乎曰非也金人日強宋室削弱苟有志于興復出奇制勝乃

綱目之所必予况敵軍臨城者乎粹中守君臣之義奮不顧身城陷被執不屈而死何其壯哉故綱目特筆起義而以全節予之所以為萬世臣子徇國之勸也

金羅索陷延安王庶使曲端將兵救之端次于襄樂不

進

庶至京兆端不欲屬庶凡有命多託辭不行庶無如之何復還端涇原時金羅索渡河謀知庶端不協乃併兵攻鄜延庶調兵自沿河至馮翊據險以守金人先已乘水渡河犯晉寧侵丹州又渡清水河破潼關秦隴皆震庶傳檄諸路會兵禦之時端盡括涇原精兵駐淳化庶日移文趣端進端不聽而遣其副將吳玠復華州自引兵遷延于道自邠之三水與玠會于襄樂金攻延安急庶自坊州收散亡往援知興元府王瓌亦將所部兵赴之比庶至甘泉延安已陷庶無所歸以兵付瓌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赴襄樂勞軍猶以節制望端欲倚以自副端彌不平見庶問延安失守狀謀殺之不果乃拘其官屬奪其節制使印會庶自劾得詔罷守京兆乃去時王瓌將兩軍在慶陽端使其統制張中孚往召之曰瓌若不聽則斬以來會瓌已去追不及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二

玠復華州自引兵遷延于道自邠之三水與玠會于襄樂金攻延安急庶自坊州收散亡往援知興元府王瓌亦將所部兵赴之比庶至甘泉延安已陷庶無所歸以兵付瓌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赴襄樂勞軍猶以節制望端欲倚以自副端彌不平見庶問延安失守狀謀殺之不果乃拘其官屬奪其節制使印會庶自劾得詔罷守京兆乃去時王瓌將兩軍在慶陽端使其統制張中孚往召之曰瓌若不聽則斬以來會瓌已去追不及

發明

凡救者未有不善者也兵伐而書次以次為善救而書次以次為譏次于襄樂不進譏之

也是時敵寇延安危迫甚曲端屢奉王庶之檄便當速往救之一以解延安之倒懸一以舒君父之震恐可也夫何統率精兵次于襄樂而遷延怠慢之心著矣人臣無將將則必誅端之兵足以破

敵端之勇足以拒敵而逗撓如此謂之何哉故特書次于襄樂不進所以罪不急君也

廣義 嗚呼帥臣之志孰不欲為國破敵以樹功名哉然未有離心離德而能成之者也使王庶

曲端不二其心如幸然在山首尾相顧則富察羅索必成擒矣豈曰救之云乎哉惟其心之不一所以獲喪師失地之罪而遂金人之謀耳書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又曰爾尚一德一心立定厥功以克永世惜乎王庶曲端不足以知此也

金始撰國史

女真初未有文字尼瑪哈好訪問女真老人多得其祖宗遺事及金主嗣位韓昉輩皆在左右文學之士稍見拔擢至是詔採摭遺言舊事以備國史命烏頁與耶律迪延掌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二

金烏珠陷德府相州○以魏行可假禮部侍郎使金軍

行可應募使金軍見金人于澶淵金人知其布衣借官待之甚薄因畱不遣行可嘗貽書金人誓以不載自焚之禍竟卒于金

朝享祖宗神主于壽寧寺

廣義 自古祖宗創業孰不望其子孫有以守成之也高宗不能興復祖宗之業而復還舊都播遷至此其有負于祖宗也多矣今而不能朝享祖宗于太廟陵寢而朝享于僧寺使宋之祖宗有靈必不受此辱己之享噫高宗縱不愧于祖宗寧不愧于寺之僧也耶

○郊大赦

發明 事有緩急時有治亂二者失其序則顛倒而日並猖熾末之宋人制禦自詔韓世忠宗澤備金之外他未之聞其間攻陷州郡幾半天下至是陷濮州陷延安陷開德陷相州如入無人之境當時天下不聞有勤王之師朝廷不聞有破敵之功徒見宰相壅蔽天子依違而已夫以強敵橫行如此而宋之君臣了無一策惟間以魏行可使金朝享祖宗神主郊大赦嗚呼陋哉若高宗者是誠急而行緩亂而行治者也綱目備書于冊不再賡而其

失自見

金人寇晉寧軍知軍事徐徽言拒却之知府州折可求

叛降金

先是徽言陰結汾晉土豪約以復故地則奏官為守長聽其世襲會朝論與敵結和抑其所請敵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其患既破延安遂自綏德渡河圍之三月徽言屢破却之至是徽言約可求出兵夾攻金人羅索聞之執可求之子彥文使為書招可求可求遂以所屬麟府豐三州降金可求與徽言連姻金人使招徽言于城下徽言引弓射之可求走徽言引兵擊敵大敗之斬羅索之子

發明

所貴乎中國士大夫者以其有禮義廉恥四者而已四者既亡則冠裳而禽獸何以齒于人乎金人之寇晉寧徽言悉力固守遂約可求併力禦敵苟有人心者則必同謀協力以獎王室此固職分之宜也夫何因其執子相率降金則禮義廉恥為之掃地矣故直書叛降以著其不赦之罪

吳玠襲史斌斬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二

史斌圍興元不克引兵趨關中義兵統領張宗諤欲還長安欲徐圖之曲端怒宗遣玠襲斬斌而自襲宗之殺

十二月劉豫叛降金

達蘭圍濟南劉豫遣子麟禦却之達蘭遣人啗豫以利豫懲前忿遂殺濟南驍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絕城納款

發明

按分注達蘭圍濟南劉豫有破敵之功及啗叛降金者以見濟南之力猶足拒敵而劉豫自降之也然劉豫既有專城之寄又反降仇而背君父他日借立非次妄干位號則其罪不可得而逃矣此綱目所以書其叛降以正其反逆之誅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金鄂爾多陷北京提刑郭永死之

鄂爾多攻大名急守臣張益謙欲遁永曰北門所以遮梁宋敵得志則朝廷危矣因自率兵晝夜乘城且絕死士告急于行在會大霧四塞城遂陷益謙與轉運判官裴德迎降鄂爾多問曰城破乃降何也二人以永不從為辭鄂爾多遣騎召永謂曰沮降者誰永曰不降者我鄂爾多以富貴啗之永罵曰無知之徒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降乎鄂爾多怒併其家屬皆殺之

發明

郭永職任提刑非守臣比然且率兵固守力竭而亡當時張益謙裴德之言則君臣之義罪可勝誅哉觀其罵敵之言則君臣之義明死節之分定矣特書死之予全節也

廣義

張益謙裴德不能死封疆而郭永死之是二人之生不如一永之死孟子曰則凡可以得

生可以避患者何不為也益謙與德是也至若舍生取義而能盡臣節者永獨有焉

以黃潛善汪伯彥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

顏岐朱勝非為門下中書侍郎盧益同知樞密院事

潛善伯彥入謝希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時金兵橫行山東盜賊蜂起而潛善伯彥既無謀畧專權自恣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留臺泗州委之郡守言事者不納其說請兵者不以上間金兵日南而潛善等以為李成餘黨無足慮者

發明

宰相之職經體贊元所繫甚重苟徒尸位而無經綸之策何以謂之宰相乎高宗以黃潛善汪伯彥為丞相而以顏岐朱勝非為參政可謂物以羣分者矣嗚呼高宗以汪黃為能而相之何異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饑如酌孔取然而汪黃但知譏害人以取爵位而不知其不勝任也故特書以深貶之任相如此則時事豈不可知哉吁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廣義

分注備載汪黃二賊蒙蔽高宗而高宗恬不見辱于金人者特幸也使其如父若兄則將有昏伯之封矣大易豐之上六曰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闐其無人三歲不覲凶高宗之謂也

金尼瑪哈陷襲慶府

軍士有欲發孔子墓者尼瑪哈問其通使高慶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聖人尼瑪哈曰大聖人墓安可發遂殺軍士

以禮部侍郎張浚參贊御營軍事

浚極言金人必來請預為備黃潛善汪伯彥以為過計而笑之命浚參贊軍事與呂頤浩教習河朔兵民

己酉三年金天會春正月河北制置使王彥致仕

彥以所部兵馬付東京留守司而率親兵趨行在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人言大舉北伐言辭憤激二人大怒遂請降旨免對差克御營平寇統領彥遂稱疾致仕

發明

凡書致仕予知止也然天下未寧外患未息正用人之時何以致仕蓋必有其說焉王彥力陳恢復之議見忤汪黃稱疾致仕則抑鬱不自伸之意可見矣詩曰雨雪瀼瀼見曉日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高宗偏信讒言不肯賤下而遺棄之徒以忠言為佞佞言為忠中興之業烏能成乎然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二

則小人之禍烈矣君子之道消矣綱目具官而書致仕所以重予王彥而深罪當時也夫豈于兵亂

尚可以道其責哉

廣義

偉哉王彥之見幾明決也然豈不知黃汪之不欲北伐哉特以勢在二姦不得不與之言耳假使不與之言而陳于高宗殆見高宗之志亦二姦之志焉上下同心亦不能必其允也夫王彥不言而行北伐之舉不可也言之不允而行之亦不可也二者無一而可則將如之何哉曰行吾之志而已故于其降詔免對之時即稱疾致仕其制行何其若是之勇哉豫之介石彥具有焉

以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盜張用王善復叛寇淮寧

用善駐京西連亘數州自京西至光壽據千里之地兵馬接迹不斷擄掠糧食所至一空

金尼瑪哈陷徐州知州事王復死之

金人圍城復與子倚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城陷復謂尼瑪哈曰死守者我也願殺我而舍僚吏百姓尼瑪哈欲降之復嫚罵求死闔門百口皆被殺

發明

王復之死死于義也觀其謂敵之言則其盡忠不屈之心可見矣故特書死之所以不沒其節也

韓世忠會兵救濮州至沫陽兵潰金尼瑪哈遂入淮泗

世忠屯淮陽會山東兵以援濮州尼瑪哈聞之分兵萬人趨揚州自率大軍迎戰世忠以眾寡不敵夜引還尼瑪哈躡之至沫陽世忠棄軍走鹽城眾遂潰張遇戰死尼瑪哈入淮陽以騎兵三千取彭城間道趨泗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二

淮東入泗州

二月詔劉光世將兵阻淮以拒金光世兵潰走還金尼瑪哈遂陷天長軍帝奔鎮江

瑪哈遂陷天長軍帝奔鎮江

尼瑪哈至楚州守臣朱琳降遂乘勝而南陷天長軍內侍鄭詢報金兵至帝即被甲乘騎馳至瓜洲步得小舟渡江惟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俊內侍康履等從行日暮至鎮江府時汪伯彥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罷會食堂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蒼黃乃戎服乘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籍無不怨憤司農卿黃諤至江上軍士以為黃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鐐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是日金將馬五帥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聞帝已南行乃追至揚子橋時事起倉卒朝廷儀

物皆委棄太常少卿李陵取九廟神主以行出城未數里回望城中煙焰燭天陵為金人所追亡太祖神主

發明

光世受命拒金兵潰而死固其分也夫何偷生苟免棄衆走還豈事君之義乎故書走還罪怯也金陷天長漸逼畿甸高宗未聞命將出師背城一戰但見天子單騎出走宰相猶聽浮屠謂之何哉故綱目于此書帝奔鎮江不以天王之禮予之而以匹夫庶人之事待之可謂賤之矣天王出居鄭春秋譏之夫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一旦夫國奔走曾匹夫之不若焉故特書奔鎮江所以深譏之也是舉君臣皆罪之爾

廣義

嗟夫黃汪二賊欺君誤國至于如此之極厥罪何可勝誅于時四面皆金兵矣尚聽浮屠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二

說法何異平日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其二賊之謂歟向非鄒藹之報而急渡江則高宗亦成擒矣若使李綱不安置王彥不致任用馬伸之言而罷二賊則高宗未必如是之狼狽也噫然則高宗之東奔西逐者無乃其自取乎

帝如杭州以呂頤浩簽書樞密院事守鎮江

帝至鎮江宿于府治翌日召從臣問去留吏部尚書呂頤浩乞留蹕以為江北聲援羣臣皆以為然王淵獨言鎮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江以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險帝意遂決以頤浩為江淮制置使與行在五軍制置使劉光世駐鎮江又以楊惟忠節制江東軍馬駐江寧是夕發鎮江越四日次平江命朱勝非節制平江秀州軍馬張浚副之留王淵守平江又二日次崇德時呂頤浩從行

即拜同簽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以兵二千還屯京口又命張俊以兵八千守吳江

廣義

金陵帝王州也有石頭之固有長江之險故如吳如晉如宋如齊如梁如陳莫不藉此以固王業然皆不能混一天下者非其地之罪也溺于苟安故也豈抗黑子彈丸之比哉且杭州不過東南瀕海之一郡耳未聞有立國于此而能興復者也高宗何獨取于此哉臣知其意非不欲留金陵也但慮金人之迫近止圖偷生免死而已豈有他哉使金人乘勝取杭亦惟航海一策耳舍此何能為哉人謂宋高宗中興實未足以愜識者之論

遣閻門祇候劉俊民使金軍詔錄用張邦昌親屬

仍用俊民持邦昌貽金人約和書藁以行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二

金羅索陷晉寧軍徐徽言死之

羅索破晉寧軍徽言據子城拒戰因潰圍走被擒使之拜不拜臨之以兵不勳命折可求諭使降徽言大罵羅索殺之統制孫昂與士卒皆不屈被害事聞贈徽言晉州觀察使諡忠壯

發明

徽言之守晉寧宣力已久城陷被執憤罵不降誠所謂威武不能屈其忠盛矣故特以全節予之也

帝至杭州赦

帝駐蹕杭州即州治為行宮下詔罪已求直言赦死罪以下放還士大夫被竄斥者惟李綱不赦更不放還蓋用黃潛善計罪綱以謝金也和州防禦使馬楛應詔上書言前日之事其誤有四其失有六今願陛下

下西幸巴蜀用陝右之兵留重臣使鎮江南撫淮甸
破金人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為上策都守武昌襟帶
荆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密約
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是為中策駐蹕金陵
備禦江口通達漕運精習水軍厚集將士以幸一勝
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為下策若倚長江為恃幸
金人之不來猶豫遷延候至秋冬金人再舉驅虜舟
楫江淮千里數道並進方當此時然後又悔是為無
策擴累數千
言皆切事機

金人焚揚州而去

金人焚揚州而去呂頤浩遣
陳彥渡江襲金餘兵復揚州

黃潛善汪伯彥以罪免

欽定四庫全書
新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二
潛善伯彥自知不為眾所容聯疏求退中丞張浚論
二人大罪二十致陛下蒙塵天下怨懟乞加罪斥乃
罷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潛善猥恃國柄嫉害
忠良逐李綱沮宗澤臺諫內侍言者隨陷以奇禍中
外為之切齒而帝不悟伯彥則
居位日淺論者或未減其罪云

發明

詩云教猷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微猷小人
與屬朱子曰言小人骨肉之恩本薄王又好
諛佞以來之是猶教猷升木又如泥塗之上加以
泥塗附之也苟王有美道則小人將反以為善以
附之不至于此矣汪黃主和誤國始賢欺主以
致金人入寇帝之播越皆二人之罪也豈非高宗
好諛佞而小人得以乘之乎茲因人論
而免之宜矣故直書以罪乃深貶之

廣義

黃汪二賊之罪雖礙于市朝不足以謝天下
豈賤官之可厭于人情耶高宗于李綱反安

置子二賊則罷免顛倒是非何以為
訓君子以恢復之事望高宗則難矣

以葉夢得張浚為尚書左右丞○贈陳東歐陽澈官

仍官其親屬一人恤其家又召馬伸
赴行在時伸已卒詔贈直龍圖閣

發明

尹氏曰無雨東之禍則子胥之諫不驗無泥
水之敗則王猛之言不酬太宗思魏徵于伐
遼之後玄宗思張九齡于奔蜀之餘忠臣智士為
國遠慮而人主常患于忽其言而不用至于禍敗
已形則回思曩昔之告如著龜明鑑毫髮不爽然
已無及矣豈天固欲以此顯忠賢之先見耶前此
東澈論黃潛善之誤國請高宗之北征帝不聽而
復殺之今已三年矣向來之言無一不驗故凡金
人再逼雖起于彼其實皆汪黃醞釀以成之耳嘉
其忠而不誅二賊高宗猶未為盡知東澈者也網
目如此特書贈官所以予悔悟也為何如哉人主
觀此其亦聽用忠謀于無事之日毋徒思之于有
事之後
乎吁

三月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命張浚駐

平江○葉夢得罷以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

先是帝渡江劉光世見帝泣曰王淵專管江上海船
每言緩急不誤今臣所部數萬騎二千餘不能濟淵
忿其言斬江北都巡檢使皇甫佐以自解朱勝非制
見淵督之淵始經畫已無所及遂失諸將心至是制
下諸將籍籍帝乃
命淵免進呈書押

以呂頤浩為江東安撫制置使○扈從統制苗傅劉正

彥作亂殺王淵及內侍康履等劫帝傳位于魏國公專請隆祐太后臨朝

苗傳自負世將以王淵驟遷顯職心不平之而劉正彥亦以招降劇盜功大賞薄怨上二人因相結時內侍康履蓋珪恃恩用事履尤妄作威福凌忽諸將諸將嫌之會內侍臨浙觀潮供帳遮道傳等怒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邪中大夫王世修亦嫉內侍恣橫言于正彥正彥曰會當共除之及王淵入樞府傳等疑其由內侍以進遂與世修謀先斬淵然後殺宦者議既定時以劉光世為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傳正彥令世修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即捧下馬誣以結宦者謀反正彥手斬淵即與傳擁兵至行宮門外梟淵首于行闕分捕內侍皆殺之復馳入宮白帝帝大驚朱勝非急趨樓上詰傳等擅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二

之故中軍統制吳湛排門引傳黨入內奏曰傳等不負國家止為天下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請帝御樓撫諭之日將午帝登樓傳等望見黃蓋猶山呼而拜帝憑檻呼傳等問故傳厲聲對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主得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遂竄王淵遇敵不戰首先渡江因交康履乃除樞密臣自陛下即位以來功多賞薄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曾擇誅之以謝三軍帝曰潛善伯彥已降黜履擇當重與降責卿等可歸營傳曰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官擅權若不斬履擇臣不還營帝猶未許逾時傳兵不退帝不得已命世執履與之傳即于樓下腰斬履其內梟首與淵首相望并捕擇斬之編管藍珪于遠州帝諭傳等歸營傳等進曰陛下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未知何以處之帝命朱勝非絕樓下委曲諭之傳請隆祐太后同聽政

及遣人使金議和帝許之即下詔請隆祐太后垂簾傳等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况道君皇帝已

有故事勝非還白帝帝曰朕當退避但須太后手詔耳乃遣顏岐入內請太后御樓太后至帝立楹側從官請帝坐帝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因乘肩輿下樓出門見傳等諭之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重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金人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况皇帝初無失德止為黃潛善汪伯彥所誤今已逐竄統制豈不知之傳等對曰臣等必欲太后為天下主奉皇子為帝后曰今強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益加輕侮傳等不從后顧勝非曰今日正須大臣果決相公可無一言勝非還白帝曰傳等腹心有王鈞甫者適語臣曰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為後圖之緒帝乃即坐上作詔禪位于皇子而請太后同聽政宣詔畢傳等麾其軍退于是皇子勇即位太后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二

垂簾聽事尊帝為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寧寺為睿聖宮是夕徙帝居之大赦改元明受以張徽為中書侍郎韓世忠為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張俊為秦鳳副總管分其眾隸諸軍又以王孝迪為中書侍郎盧益為尚書左丞加傳為武當軍節度使正彥為武成軍節度使以吳湛主管步軍司王孝迪盧益為大金國信使朱勝非奏母后垂簾須二人同對此承平故事今日事機須密奏者乞許臣僚獨對而日引傳黨二人上殿以弭其疑太后語帝曰賴相此人若汪黃在位事已狼籍矣傳等欲挾帝幸徽越勝非諭之以禍福乃止

發明二逆豎作亂而建置天子在其掌握而羣臣無如之何則宋室愀愀不振之勢可見矣又

安能恢復舊物中興天下哉據事直書其義自見

廣義

夫抵人君所恃以為治者刑與賞而已刑賞者治天下之具也非其心之至公至明者烏

能執其柄以懲勸天下之人心哉何則刑賞出于天而不出于人者也故舉陶曰天命有德五服五

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故曰爵人于朝與眾共之刑人于市與眾棄之謂之眾者公之所在也

公則天私則人矣君也者法天以政養萬民者也烏可不以公而以私也高宗當國步艱難之秋不

能立乎窮且益堅之志動輒信讒而使刑賞大權每出佞諛閹寺之輩而國且不治尚望其能恢復

哉今于苗傳劉正彥之亂其不至于魯昭高貴卿公者幸矣臣嘗推夫苗劉作亂之由非其本心也

乃不平之故也當夫金人追高宗于揚州之日君臣上下若癡若騷注黃二賊方且聽浮屠說法視

其君如路人豈有一人有功之當賞者耶無非可刑者耳故劉光世見高宗泣訴王淵管船不法之

罪則淵在所當刑者也夫何高宗溺于閹宦之邪說反以淵簽書樞密院事當其制下之日諸將即

有不平之心豈特苗傳正彥哉苗傳正彥特患愚戇故其未立見耳善乎王鈞甫曰二將忠有餘而

學不足斯言得之矣觀夫苗傳對高宗之言句句是實但在君父之前不應如此之倖直也况其擅

殺之罪將安逃乎綱目書作亂者所以者其逆也非不學之驗乎曰然則苗劉于此將何如哉曰其

心能隱忍則乘時以立功名不能則如王彥之角中私第何不可哉噫苗劉固激于刑賞之不公高

宗則昧于刑賞之至公也春秋責備賢者君子奚可獨罪苗劉哉

張浚呂頤浩會兵討賊

改元赦書至平江張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既而得苗傳等所傳檄浚慟哭召東野及提刑趙哲謀起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三

兵討賊時傳令張俊以三百人赴秦鳳而以餘兵屬他將俊知其偽拒不受軍士洶洶俊諭之曰當詣張

侍郎決之即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俊見俊語故相持而泣且諭俊以將起兵問罪俊泣拜曰此須侍郎

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也赦至江寧呂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

望拯救其肯遽遜位于冲幼乎灼知兵變母疑也即遣人寓書于浚浚以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

約共起兵且告劉光世于鎮江令以兵來會頤浩得浚書因上疏請復辟遂以兵發江寧舉鞭誓眾士皆

感厲張浚又念傳等居中欲得辨士往說之節制司參議官馮輔請行浚遣之至杭見傳等折以正義今早

反正劉正彥遣輔約浚至杭浚命張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復辟苗傳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

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敢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驛回人情震懼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自鹽

城由海道將赴行在至常熟張俊聞之曰世忠來事濟矣因白浚以書招之世忠得書以酒酌地曰誓不

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憂也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眾

皆感憤于是令世忠帥兵赴闕戒之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他變宜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兵

之至世忠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而大修戰具傳等聞之始懼欲拘世忠妻子以為質朱勝非給傳曰

不若遣之使返世忠而慰撫之則平江諸人益安矣傳從之乃白太后封世忠妻梁氏為安國夫人俾返

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于秀州勝非喜曰二虎真無能為也張浚復遣馮輔往杭因報書于

正彥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大逆無道大逆無道者族

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傳等得書而恐乃遣苗瑀馬柔吉將重兵扼臨平亟除俊世

忠節度使而誣浚欲危社稷黃州團練副使柳州安置浚等皆不受願浩將至平江浚乘輕舟逃之咨以大計願浩曰曩諫開邊幾死官臣之手承乏漕輓幾陷外方之域今事不諧不過亦族為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既而劉光世兵亦至浚乃草檄脅傳正彥之罪以韓世忠為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為游擊願浩浚總中軍光世分兵殿後太后降旨睿聖皇帝處分兵馬重事以浚同知樞密院事李昉鄭穀並同簽書院事浚願浩等發平江上疏乞建炎皇帝還即尊位傳等聞之憂恐不知所為未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集者使是間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即召李昉張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賜傳正彥鐵券傳等遂帥百官朝于睿聖宮帝慰勞之傳正彥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也傳黨張達曰趙氏安苗氏危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三十三

發明

苗劉作亂劫帝傳位天下之亂賊耳當時諸將擁強兵據大鎮無有與義兵以討賊為事者獨張浚願浩仗義勤王則其急君之心可見矣然綱目亦予其討者所以勸徇義之人且以正逆

賊之罪也

盜邵青掠泗州

青本五丈河舟人去為盜聚兵剽劫楚泗間

金以劉豫知東平府節制河南州郡

時京東諸郡多陷于金金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又以豫子麟知濟南府鄂爾多還屯濱州尼瑪哈歸至東江命連蘭屯兵衝要以鎮撫之

王復故將趙立復徐州

初金人破徐州王復死之都虞侯趙立戰死而復蘇求復尸瘞之陰結鄉民為收復計及金師北去乃帥殘兵邀擊大敗之遂復徐州事聞詔以立權知州事時山東為盜區立介居其間威名流聞

發明

凡書故將予義也蓋善有可錄雖盜賊小人不棄也王復死于王事而趙立乃有興復之功細目樂與人為善亦不以偏裨之故而錄故特書王復故將趙立復徐州以予之

夏四月帝復位召張浚知樞密院事

太后下詔還政朱勝非帥百官詣睿聖宮親掖帝乘馬還行宮與太后御前殿垂簾復以建炎紀年以苗傅為淮西制置使劉正彥副之越四日太后撤簾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三十三

呂頤浩張浚敗賊將苗翊于臨平苗傅劉正彥夜遁願

浩浚入杭州

呂頤浩張浚軍次秀州願浩諭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進次臨平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水為陣中流植鹿角以梗行舟韓世忠舍舟力戰張俊劉光世繼之翊眾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于是士卒皆用命翊引神臂弩待滿以待世忠瞑目大呼挺及獨前翊眾辟易矢不及發遂敗走勤王兵入北關傅正彥急趨都堂取鐵券擁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以走犯富陽新城二縣將南趨聞中願浩浚入城世忠手執王世修以屬吏願浩浚入見伏地涕泣待罪帝問勞再三謂浚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吸羹忽聞

敗卿不覺覆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之帝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港佐逆為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港握手與語折其中指與王世修俱斬于市逆黨王元左言馬瑗范仲熊時希孟皆賤

朱勝非顏岐王孝迪張澂路允迪盧益免

朱勝非見帝言曰臣昔遇變義當即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因乞罷政帝問誰可代者對曰呂頤浩張浚帝問孰優對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疎帝曰浚太年少對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此舉浚實主之中丞張守論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猖獗宜罷之不報至是與同位俱免未幾復落職居張澂

于衡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二

三五

發明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無尤也大臣值國家大變則必設謀措事削平內難必不得已死生以之可也勝非等值苗劉之亂依阿取容殊無可否誠宜罪者高宗復位而皆免之豈不得其宜哉故直書免者以明勝非等之可免也其旨嚴矣

以呂頤浩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邴為尚書右

丞鄭穀簽書樞密院事

以劉光世為御營副使韓世忠張俊為御前左右軍都統制

禁內侍干預朝政

詔內侍不得與主兵官交通及饋遺假貸借役禁軍干預朝政外官非親戚亦不得往還如違並行軍法

重正三省官名

自元豐肇建三省凡軍國事中書揆而議之門下省覆之尚書承行之三省皆不置官長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侍郎二相既分班進呈首相遂不復與朝廷議論元祐初司馬光乃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至是從呂頤浩之言詔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書門下侍郎為參知政事省尚書左右丞三省始合為一

發明

上書禁內侍干預朝政下書重正三省官名皆所以予其革宿弊也是亦過而能改者乎表而出之蓋亦不沒其善耳

以李邴參知政事○帝如江寧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二

三五

既至改江寧為建康府

冊魏國公專為皇太子○盜薛慶據高郵張浚諭降之

慶據高郵有眾數萬浚恐其滋蔓請往招之入慶壘諭以朝廷恩義慶感服遂降浚留撫其眾或傳浚被執呂頤浩等請罷浚帝從之越十日浚還帝驚歎即日趣就職

金人陷廊坊州

未幾又陷鞏州

五月以張浚為川陝京湖宣撫處置使便宜黜陟

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蜀則東南不可保因慷慨請行詔以浚為宣撫處置使聽便宜

黜陟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帝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于秦州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為趨陝之計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川相首尾帝然之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

發明

觀此則浚之得君可謂專矣君之任浚可謂篤矣川陝秦湖悉為所轄以之宣撫以之處置以之便宜黜陟而數郡之權皆歸于浚耳易曰

在 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苟非浚之德望素有以暴白于天下者安能寵任之若是哉故綱目特揭而書之于冊既足以表張浚之才又足以著高宗之明也君臣之間無所歉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二

廣義

大抵取天下之術道德為先形勝次之蓋道德本也形勢末也有其本而兼其末者得之

必易而傳之者亦遠恃其末而遺其本者得之雖易而傳之者亦促三代以下得之易而傳之遠者西漢是也得之易而傳之促者嬴秦是也彼呂政以武人為大君恃關陝之固以一滅六然而仁義不施其于道德也何有故卒至于二世而亡非其得之易而傳之促者乎若夫漢高據巴蜀之險而能養民致賢以興仁義之師是以不五載而滅西楚厥後因婁敬之說以都關中其亦有取夫形勝也故歷年四百有九傳世二十有四非其得之易而傳之遠者乎然人徒知取天下尚乎形勝殊不知形勝固可尚使無道德以為本則雖得之必失之矣孟子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是也張浚勸高宗幸川陝似乎計之得者也惜

乎無一語道德以及之亦未為無失也浚于此時言聽計從之時也蓋亦告高宗曰今當國步艱難之秋不可以怯懦自處陛下當奮乾剛之勇先正其心以定恢復之計不為邪說所惑然後正其心以待人正其心以決事正其心以用賢正其心以去惡若然則邪正有所分而賢否有所別矣賢如李綱馬伸張所王彥者復之以爵位惡如潛善伯彥者加之以顯戮必使前後左右無非正人則邪佞無自入而大事可圖矣夫然後誓約同志奉駕以幸秦川則天下勤王之師必雲集響應而大仇可復也中興之業豈止于是而已哉不此之務而徒以形勢為言亦未為策之得者也噫以浚之賢尚為棄本逐末之說況下于浚者哉

以滕康同簽書樞密院事○遣徽猷閣待制洪皓使金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二

金人拘之

尼瑪哈自東平還雲中鄂爾多自清州還燕山帝遣皓如金遺尼瑪哈書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于藩臣時所在道梗皓艱難百端得達太原留一年遣至雲中尼瑪哈迫皓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恐事之邪留亦死不即豫亦死不願偷生狗鼠間願就鼎鑊無悔尼瑪哈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目止劍士為皓跪請得流遞冷山

發明

節義者國家之綱維士人之高行在昔蘇武

仗節單于起敬趙咨正論魏主尊崇誠有如霜降水涸涯涘乃見疾風凜凜勁草自若而能挺身不變者此尤可敬洪皓使金特立不懼觀其不願偷生狗鼠間願就鼎鑊無悔之語至今讀之令人毛疎苟非以節義自守等富貴如浮雲視輕生

如脫履者鮮不為其所恐動矣所謂使人之道繫國勢之安危詎不誠然乎哉故綱目具其官既足以表其不辱之義曰拘之尤足以著其不屈之節也

韓世忠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

世忠言賊擁精兵距甌閩甚邇倘成巢穴卒未可滅帝詔世忠與劉光世追討之世忠自衛信進至浦城之魚梁驛與苗傅劉正彥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擒正彥及傅弟明王德亦執苗傅斬馬柔吉傳亡入建陽縣人張剽執之獻于世忠世忠悉送行在斬之帝手書忠勇二字賜世忠

京西安撫使程興擊楊進殺之

楊進居鳴皋山北興與子琮帥鄉兵時出擾之進懼棄輜重南走興邀擊于魯山進中流矢死餘眾數萬悉潰去河南平

廣義 楊進降于宗澤者也夫既降之又復叛之則其罪又浮于未降之日矣其敗也豈不宜哉

綱目書此其為叛逆者之戒深矣

六月大霖雨詔郎官以上言闕政罷王安石配享神宗

廟庭

時久雨恒陰呂頤浩張浚皆謝罪求去詔郎官以上言闕政司勳員外郎趙鼎上疏曰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心至崇

寧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于蔡京今安石猶配享神宗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莫大于此帝從之遂罷安石配享尋下詔以四失罪已一日昧經邦之大畧二曰昧戡亂之遠圖三曰無紘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仍榜朝堂使知朕悔過之意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居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后母后羶肉酪漿之味服細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于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栗栗聖心不倦而天不為之順助者萬無是理也今罪己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耳

發明

霖雨者陰逆之氣而亦怨憤之氣交并之所致也當時闕政固多不可枚舉而正人心關

邪說却外邪復仇恥此其大者觀趙鼎之一疏張守之六思詞嚴義正則足以救時之急務惜高宗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雖然帝能詔言闕政罷安石配享則庶幾有敬天聽言之心矣故亦特書以予之也

廣義 高宗南渡之失非止一端其最大者昧邪正而首不及此者其亦罪之末當也然宋室之禍實自王安石揭開其蒙流毒于後趙鼎一疏可謂適

流而源深得其當信乎時政之闕莫大于此綱目書曰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者所以深著高宗聽言之美亦足以為南渡之一幸也

罷右司諫袁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二

植請誅黃潛善及失守者權邦彥等九人詔以朕方念咎責已豈可盡罪臣下植雖敢言然蕙朕以殺人此非美事遂出知池州

發明

尚書曰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又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古之聖王

未嘗不以求言納諫為務袁植既居諫職理宜進言潛善厥罪滔天法當諫強帝以蕙朕殺人為言不亦誤乎蓋刑以止邪有邪而不刑則是縱其邪而不禁將不勝其邪矣上書詔郎官以上言闕政下書罷右司諫袁植則其求言而反忌言不若不求之為愈也故直書以著其失

廣義

首者伯鯨方命圮族即見殺于大舜攝位之初少正卯瀆亂厥政亦見誅于孔子攝事之始高宗此時正當旌別淑慝非大舜孔子時比然已之有咎固所當責而答在臣下亦所當懲若以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十一

高宗之言為是則大舜孔子為暴而高宗為仁矣綱目書罷右司諫者明袁植之不當罷也其罪高

深矣

金烏珠大舉入寇

尼瑪哈鄂爾多既還烏珠請大起燕雲河朔兵南侵金主烏奇邁從之遂陷磁單密州又陷興仁府帝以金人復來乃遣工部尚書崔縱使金并通問二帝縱至金首以大義責金人請還二帝金人怒從之窮荒縱不少屈竟死焉

發明

金舉號譏之也斥名貶之也大舉惡恃眾也入寇外而斥之也綱目所謹者用兵之事故

書法如此然金人之屢入寇者蓋由積勝之威而無挫敗故耳自烏珠率眾深入殘雲中原由是而

渡江由是而東下如入無人之境宋室之不競亦可哀也金人之肆暴亦已甚也綱目之所書亦不

秋七月太子專卒

諡元

鄭穀卒○以王絢參知政事周望同簽書樞密院事○

御營司提舉范瓊有罪伏誅張浚發建康

初汴京破二帝及宗室北遷多瓊之謀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為之從衛至是自洪州入朝恃慢無禮且乞貸苗劉等死帝畏其威以為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川陝與樞密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十一

誅之一日命張俊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詔瓊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為設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為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眾數瓊在圍城中附金迫北帝北狩之罪且曰止誅瓊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也眾皆投及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瓊下獄具服賜死子弟皆流嶺南瓊既誅張浚乃發建康

發明

惡人不滅則正人之志不行小人未去則君子之道必沮范瓊嘗污偽命跋扈無君天子

畏其威羣臣避其勢罪惡浮矣典刑宜矣張浚將赴川陝密謀誅之分注尚以賜死為文綱目變文直書伏誅所以正其悖逆之罪也蓋欲復塞外之疆土先清君側之惡人故綱目上書范瓊有罪伏

誅而下書張浚發建康則浚之所忌者瓊瓊
誅然後得行其志也其義亦深切而著明矣

升杭州為臨安府

初呂頤浩與張浚定幸武昌之議及浚行頤浩以為
道遠饋餉難繼乃變前論會滕康張守陳武昌有十
害不可往帝從之遂升杭
州為臨安府將定都焉

詔李邴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奉隆祐太后如洪州

太后至建康會防秋迫命劉寧止制置江淮荆湖扈
太后往洪州百司非預軍事者悉從命康邴權知三
省樞密院事從行凡四方奏謝吏部差注舉辟賞功
之數皆隸焉又命四廂都指揮使楊惟忠將兵萬人
以衛過落星寺暴風覆舟宮
人溺死者無數惟后舟無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二

四三

以杜克同知樞密院事

克畱守東京以糧絕歸行在遂有是命克將發汴岳
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
他日取之非數十萬眾不可不聽朝廷命郭
仲荀程昌寓相繼代充然畱守司名存而已

盜郭仲威掠淮陽軍

仲威本李成之黨成先往泗上仲威乃引兵圍淮
陽凡四月城陷仲威入城大掠取強壯以充軍

廣州教授林勳上本政書

勳上本政書十三篇言國朝兵農之政大抵因唐末
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地利多遺財用不
足皆本政不修之故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
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

未作皆驅之使為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
以為什一之稅每十六夫為一井每井賦二兵馬一
匹蠶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
兩其說甚備書奏詔以為桂州節度掌書記其後朱
熹甚愛其書陳亮亦曰此書考古驗今思
慮周密世之為井田之學者無以加矣

發明 本政一書深切時務宋不能用可勝惜哉宜
乎為朱子之所甚愛也特書于冊深予之耳

廣義

勳有經濟之才而不得見用于時
古稱君臣相遇之難不其諒哉

八月李邴罷以劉珪權知三省樞密院事○陝西節制

使王庶罷

以王似
代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二

四三

遣使致書于金金人不答

時間金人南侵而洪皓崔縱未得前帝求可使緩師
者乃遣京東轉運判官杜時亮及修武郎宋汝為使
金師以請和致書于尼瑪哈曰古之有國家而迫于
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
地此所以認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赦已故前者
連奉書願削去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
無二工亦何必勞師涉遠而後為使
哉又命呂頤浩遺書劉豫俾諭此意

發明

直書不答者金之強也蓋為國莫大于自強
苟能自強則政令一新臣民推戴外侮不至

四海肅清舊將可復元惡可殄古之人有行之者
光武是也高宗即位三年于茲國政不修大仇未
雪東奔西走迄無寧居弗果有為甘于屈辱謂之
何哉使金之人肩摩踵接或拘于彼者有之或降

于彼者有之和議不成徒示削弱敵不可測其意昭然與其委靡而不振曷若奮發以有為茲復致書于金詞語卑辱金人不答寧無愧乎孟子曰鑿斯池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勿去則是可為也不能以理自明而但左枝右梧何益于事嗚呼若高宗者誠哉無羞惡之心者矣據事直書其義自見

廣義自古立國禦敵貴乎自強自強然後可以求成可以請平一或不能自強而勢在于彼則彼為重我為輕彼為主我為客彼強我弱則彼勝我負也必矣欲求成而成不可求欲請平而平不可請雖匍匐叩頭無益也况致書乞憐哉向用李綱張所王彥馬伸宗澤岳飛之謀將見欲成欲平皆在于金而求之請之宋將不許焉奈何高宗忠言不聽姦計是從以和議為長策以退避為善謀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二 四四
南宋君臣謀國至此可謂陽九之極矣是書也揭之于冊所以見其不惟無益于當時適足貽愧于古

閏月以呂頤浩杜充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

罷起居郎胡寅

寅上疏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亟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偷安歲月各無扞禦及敵騎乘虛匹馬南渡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民怨咨恐非自全之計也因進七策一罷和議而修戰畧二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三務實效去虛文四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五都刑襄以定根本六選宗室之賢才封建任使之七存紀綱以立國體

書凡數千言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于外

發明直諫非人臣之利乃社稷之福甚矣諫之多端也犯顏逆鱗叩頭流血其名曰直宜也鄒浩極諫得罪世疑其責直引裾折檻之人范公之所憂是直或議其激也和容婉色微言婉辭其名曰諷可也李文靖以密啟為讒佞深切惡之心知其非而詞辯不及者雖趙公槩不免于譏是諷又疑于佞也胡寅一疏忠憤激烈至今誦之猶有生氣誠高宗之所宜聽者昔人有言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高宗何聽德不聰而罪言者哉然則呂頤浩亦不能逃其妨賢之責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二 四五

廣義高宗于是年六月霖雨詔即官以上言闕政今者胡寅一書深切時病觀其大義其與肅宗即位靈武不殊其三曰務實效去虛文者深中高宗之膏肓也其四曰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非高宗昧經邦之大畧乎其五曰罷和議以脩戰備非高宗昧戡難之遠圖乎六曰選宗室之賢才者封建任使之即其綏人之德也七曰存紀綱以立國體即其馭臣之柄也凡寅之所言者無非因高宗之病而藥之耳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高宗于切直之言而拒之如此可謂距人于千里之外者也君臣義合不合則去孰肯與之言哉是知高宗向日罪己非罪己也實護己也非虛文而何君子于高宗惡乎取

詔杜充韓世忠劉光世分屯江東以備金

帝詔諸將議駐蹕之地張俊辛企宗請自鄂岳幸長沙韓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呂頤浩曰金人之計以陛下所至為邊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于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帝

曰朕左右不可無相乃以充兼江淮宣撫使守建康王瓚隸之韓世忠為浙西制置使守鎮江劉光世為江東宣撫使守太平池州皆受充節制

帝如臨安

考功員外郎樓炤上疏言今日之計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為屏蔽權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為險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于是帝還臨安不復議防淮矣

九月朔日食○金人陷南京

知府凌唐佐被執劉豫因使為守唐佐與宋汝為密疏其虛實以蠟書告于朝事世豫並其家捕之唐佐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二

見豫責以大義豫怒殺之境上

詔周望守平江

謀報金人治舟師將由海道窺江浙詔韓世忠守圖山福山望為兩浙荆湖宣撫使總兵守平江

以張守同簽書樞密院事○命劉光世移屯江州

杜充嚴急光世不樂屬充會朝議以隆祐太后在豫章恐有震驚乃命光世移屯江州以屏蔽之

廣義

分注云恐震驚太后故也若以震驚太后為慮與之偕行可也使其至建康如洪州者此

果何義哉

遣直龍圖閣張邵使金金人囚之

邵至濰州見達蘭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為南北朝從臣無拜禮且具書言兵不在強弱在曲直天未厭宋而金乃裂地以封劉豫復窮兵不已曲有在矣達蘭怒取國書去送邵密州囚于祚山砦

發明

吳武安責金以神人憤疾天地不容之書至今讀之令人毛竦李顯忠責金以汝本外方

遠墜大信之言至今聞之猶有生氣此皆節義之昭著者張邵使金力辯不屈金人囚之其志可尚其與洪皓之節前後而一轍也苟非節義之決洽其能若是乎故特書以深予之雖然高宗不能自窮荒卒無所益豈不深可惜哉豈不深可惜哉

金禁民漢服殺故知真定府李邈

金下令禁民漢服又令髡髮不如式者殺之邈故為真定帥被執三年金人欲使知滄州邈笑不答及髡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二

髮令下邈憤詆之敵搥擊其口猶吮血嘔之遂遇害邈將死顏色不變南向拜訖就死燕人為之流涕後

事間諺曰忠壯

發明

禁民漢服則是變為金矣殺者殺無罪也殺故知真定府李邈予不忘宋也李邈被執迄

今三載金人使知滄州則邈不答金人使易漢服則邈不從是蓋精忠之節動搖山岳剛大之氣凌逼雲漢豈他偷生者之可論乎或以不能速死為嫌蓋晉之程嬰公孫杵臼一存孤一死節一死于十五年之前一死于十五年之後皆不失為忠臣李邈被執三年不屈而死又何嫌哉比而觀之義

自見矣

冬十月帝至臨安留七日復如越州

時烏珠分兵一自滁和入江東
一自蕪黃入江黃帝遂如越州

郭仲威降于周望○李成掠淮北

成殺知泗州耿堅據其城舉兵擾淮北帝降詔撫諭
之命成知泗州未幾成復陷滁州殺安撫向子俊及
諸官屬

張浚治兵于興元以圖中原

浚至興元上疏言漢中實形勝之地前控六路之師
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號令
中原必基于此宜謹積粟理財以待巡幸于是辟劉
子羽參議軍事承制以趙開為隨軍轉運使專總四
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權
貨尚存贏餘而貪猾認為已有共相隱匿惟不恤怨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二

詔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
疑于是大變酒法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釀設官主
之麴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場自釀
斛輸錢三十頭子錢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
不限數也又于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
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
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以為便時浚荷重寄
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于開開悉
智慮于食貨算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貲財常有
餘初曲端欲斬王庶朝廷疑其叛浚以百口保之且
以其與敵屢用欲仗其威聲承制築壇拜端武威大
將軍宣撫司都統制軍士歡聲如雷子羽又為涇原
都監吳玠及弟璘之才勇浚
以玠為統制璘掌帳前親兵

發明

浚自受命宣撫川陝之任間踰跋履左右高
宗未幾金人入寇雖曰東南無虞然宋業未

復國仇未雪固當乘時進取今馬身率大軍西駐
興元將以規恢關洛克復舊物其志豈肯苟安一
隅而已細目書張浚治兵于興元以圖中原其正
大氣象讀之凜凜猶有生意義聲充滿于天地之
間矣其與書漢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
中原同意則其為臣子徇國之勸豈不切哉

廣義

張浚志于興復此舉得矣惜其建炎元年八
月初罷李綱而致車駕之東幸適足以為中
原之幸耳書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浚亦不能無愧矣

金人趨江西劉光世引兵遁十一月隆祐太后如慶州江西州軍多陷

烏珠遣當堪先取壽春而自以兵繼之掠光州擊破
張用軍聞太后在南昌遂攻陷黃州知州趙令載不
屈被殺光世在江州日置酒高會金人自黃州渡江
凡三日無知之者金兵薄城下光世遂引兵趨南康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二

金人入城由大治趨洪州滕康劉珪聞金兵至奉太
后出城江西制置使王子獻棄洪州走金人遂陷臨
江軍洪撫袁三州亦陷太后至吉州方五日金人追
之急后乘舟夜行質明至太和縣舟人景信反楊惟
忠兵潰失官人一百六十滕康劉珪皆遁兵衛不滿
百遂自萬安陸行如慶州后及潘貴妃以農夫肩輿
而行至慶州府庫皆空衛兵所給惟得沙錢市買不
售與百姓交鬪縱火肆掠土豪陳新率眾圍城楊惟
忠部將胡友自外引兵破新于城下后
稍得安既而金人陷吉州還屠洪州

發明

遁者匹夫之行光世親率大軍受命拒敵弗
克死守而乃逃奔以中國大夫而效匹夫之
行適逃苟免不亦賤乎故書引兵遁所以著其力
足以拒敵而光世不之拒爾蓋義者必急其君未
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綱目特書曰遁所以著其苟
免而不知命之罪爾豈有身為大將親擁強兵而

逃遁者尚可
追其誅責哉

廣義

光世小器也何其志易滿而慾易縱邪跡其
南渡以來其建立事功亦不多見抑嘗考其

作人矣當徽宗時其父劉延慶與郭藥師嘗禦遼
之蕭幹矣藥師謂延慶曰請公子三將軍為後繼
觀此則知光世之虛譽素隆矣當時光世既銜父
命而援藥師即當奮不顧身夫何逾約逗撓不進
藥師失援而敗其為人蓋可知矣其後當高宗之
在揚州也金人入天長光世亦不能守禦以致喪
師潰軍帝南渡江光世之罪多矣雖其追苗傅捕
正彥皆韓世忠之功也光世何有焉且光世之守
江州高宗以太后在豫章恐有震驚使光世以屏
蔽之光世則當思曰君父命我守此土者正欲蓄
衛母后也使或失守罪當曷歸故當憂勤惕厲以
此介心可也豈置酒高會之時乎昔者漢高得秦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二 五十一

盜劉忠陷舒州

忠初聚兵于東京自蘄州轉入湖南遂陷舒州
通判州事孫知微被執不屈忠怒鬻而食之

帝如浙西未至復如越州

帝初欲幸明州用呂頤浩計復還杭州乃下詔親征
百官有至曹娥江者有至錢清堰者侍御史趙鼎力

諫以為眾寡不敵不若為避
敵之計遂復召百官回越州

知徐州趙立將兵勤王敗金人于淮陰

立聞詔諸路以兵勤王乃將兵三萬趨行在杜充承
制以立知楚州金人聞立棄徐州將赴楚州乃以兵
趨于淮陰立麾下勸立不如還保徐州立奮怒嚼其
齒曰回顧者斬于是率眾徑進與金人遇轉戰四十
里至楚州城下立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揮
諸軍前歇定方拔出之議者謂自燕山之役南北戰
爭未有如此
之鏖戰者

發明

春秋之法凡書救未有不善者然于救之中
又有不得而樂論者焉救在王室則罪諸侯
子突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隣晉陽處父救
江是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狄救齊吳救陳是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二 五十二

是時金人強盛宋室危如累卵四方藩鎮擁兵自
固未聞有勤王之舉趙立遠在徐州乃能將兵勤
王大敗金人綱目據事書之近地諸鎮得毋愧乎
美在遠者則責在近者此固書法之深意也吁

加周望同知樞密院事

仍守
平江

以范宗尹參知政事趙鼎為御史中丞

二人皆嘗建議避敵故遂用之鼎上言經營中原當
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
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顧川陝右
控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公安為行關
而屯重兵于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

廣義 觀分注載趙中丞之言則知古之善取天下者不過如此豈真興復而已哉然高宗當屯難之時而不能以此剛明之臣其不足與有為可知矣

金烏珠渡江入建康杜充叛降金通判楊邦乂死之

時江浙倚重于充而充日事誅殺且無制敵之方及烏珠與李成合兵攻烏江充閉門不出統制岳飛泣諫請視師充不從烏珠遂乘充無備進兵取和州無為軍王善迎降遂由馬家渡渡江陷太平州充始遣都統制陳淬及飛帥師迎戰王璉以軍先遁淬敗死諸將皆潰充兵亦散烏珠至建康守臣陳邦光戶部尚書李稅迎降充渡江保真州諸將怨充嚴刻欲乘其敗害之充聞不敢還營居長蘆寺烏珠遣人說之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還建康與稅邦光率官屬迎金師拜烏珠于馬首通判楊邦乂欽定四庫全書

發明

上書杜充叛降金已正杜充叛國之罪下書通判楊邦乂死之是予其死節之實其旨明矣夫杜充叛君事仇邦乂審于大義守死不屈視其所以血書衣裾之語可謂詞旨甚白故綱目書而予之亦所以為知義守節者之勸也

廣義

杜充殘忍薄幸人也宗澤既沒悉反其政專事苛刻又乏備禦之才高宗不察復以其守建康要地及至金師一臨杜門縮首而射利出降此誠國之巨盜豈可屬以大事耶然觀楊邦乂之死節至今猶有生意綱目大書曰杜充降通判楊邦乂遂死之則足以見誅杜充於千載之下而顯邦乂于萬古也綱目賞罰之公於此見矣

帝奔明州

帝聞杜充敗謂呂頤浩曰事迫矣若何頤浩遂進航海之策其言曰敵兵多騎必不能乘舟襲我江浙地熱必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帝然之遂如明州

發明

自金人再擾綱目書帝如臨安如浙西如越州至是金人之兵漸逼乃書帝奔明州何哉

金人之兵不烈于前時明州之幸不急于鎮江而書法不同如此者高宗播越不能任人拒敵諸將有功畧無慰勞撫恤之意乃聽汪黃之言咫尺侵疆不復尺寸而惟事奔逃遂使敵人猖獗大舉入寇此蓋信用小人其禍至此高宗于忠臣賢士之言百不一從而于小人之言受命如響凡所以再致播遷皆其自取故特書奔以賤之且奔者匹夫逃竄苟免之事以萬乘而書奔可愧之甚矣然則

欽定四庫全書

帝北時資治通鑑綱目

高宗又為足與論大勇哉

廣義

高宗狼狽如明者失于用杜充也使充得人噫高宗用人之失而事勢卒不可為者有如是夫然則有天下者知人之學不可以不講

盜桑仲據襄陽

初張浚承制以程千秋為京西制置使軍襄陽千秋招降劇盜曹端桑仲未幾疑仲有異命端圖之端及千秋所部俱為仲所敗千秋棄城自金州入蜀仲遂據襄陽京西列城皆為仲所有

韓世忠自鎮江退守江陰十二月金烏珠陷臨安遣兵

渡浙追帝帝航于海

烏珠自建康趨廣德殺守臣周烈遂過獨松關見無
成者謂其下曰南朝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遠
度哉遂犯臨安守臣張允之棄城走錢塘縣令朱蹕
死之烏珠聞帝在明州遣阿里富瑋瑋帥精騎渡浙
追之帝乘樓船入海次于定海縣留范宗尹趙鼎于
明州以俟金使又謂張俊曰若能杆禦成功當加王
爵呂頤浩奏令從官以下各從便去帝曰士大夫當
知理義豈可不扈從若然則朕所至乃同寇盜耳于
是郎官以下多從衛越
四日帝舟次昌國縣

發明 是年之秋詔韓世忠等分屯江東以備金則
是朝廷付以拒敵之任也既而世忠為浙西

制置成望大振則世忠有珍敵之勢也夫何亟
棄鎮江退守江陰不欲北向一敵遂至敵兵自避
金人長驅使世忠尚能悔悞勉勵奮發猶或庶幾
今乃縱敵深入畧無牽制邀擊之謀近使兩浙覆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二

至

沒乘輿播遷是果誰之罪哉綱目書詔世忠備金
于前書烏珠陷臨安于後則世忠辱命退怯之罪
為如何哉使江中之戰不勝
世忠亦不免誤國之誅也

廣義 嗚呼航海之既固高宗失于用杜充之守建
康也然觀分注載頤浩之言則知其為奸邪

也必矣豈宜在帝左右以上去就哉其欲從官各
從便去者抑不知其置君父于何地也其意不過
欲為杜充之所為耳其惡可勝言哉向以苗劉之
亂而會師勤王張浚以其素有威望能斷大事抑
不知其事之大者孰有大于天子航海乎噫向也
勤王是一頤浩也今也欺君又一頤浩也若頤浩
者乘時射利之小人也尚何
威望能斷大事之可目哉

江淮統制岳飛敗金人于廣德

飛率所部自建康躡金人于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
金將王權俘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義遣
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破之駐軍鍾村軍
無見糧將士悉饑秋毫無犯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
爺命軍也
爭降附之

廣義 岳武穆者雖古之孫吳韓鄧不是過也向使
杜充一聽其諫則高宗必無明州之奔而烏

珠且將授首矣
嗚呼雄矣哉

孔彥舟犯荆南詔諭降之以為湖北捉殺使○金人陷

越州遂寇明州張俊使統制楊沂中迎戰于高橋敗之

阿里富瑋瑋入越州宣撫郭仲荀奔温州知府李鄴
降富瑋瑋遂濟曹娥江至明州西門之高橋張俊使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二

至

統制劉保與戰而敗楊沂中等復殊死戰沂中舍舟
登岸知明州劉洪道帥州師射其旁大破之殺數千
人金使來召人至若計事俊使小校往金人與語欲
入越州請降俊拒之戒將士慮敵必再至下令清野
多以輕舟伏
弩閉關自守

發明 自金師深入攻畧自如莫敢櫻其銳者今而
高橋則二將捍敵勤王之心
可見矣備書于冊深予之也

四年 金天會 春正月金人陷明州屠其民遂襲帝于海

帝走温州

是月朔西風大作金師乘之復攻明州張俊劉洪道
坐城樓遣兵掩擊殺傷大半金人奔北死于江者無

教夜拔若退屯餘姚而遣人請濟師於烏珠烏珠道
兵與阿里富瑀復攻明州張俊懼帥師趨台州劉
洪道亦遁金師入城屠其民帝聞明州陷遂移次台
州章安鎮金人乘勝破昌國縣間帝在章安以舟師
追三百餘里弗及提領海舟張公裕引大船擊
却之金人引還帝發章安如温州泊于港口

發明

直書曰屠者金暴也綱目于高宗前書奔鎮
江次書奔明州如臨安如越州盡改前史辛

鎮江幸明州幸杭州幸越州之文所以垂後王兢
業保邦之戒者如此至是温州之行又復變文書
帝走温州言走則匹夫輕身之事其卑賤輕佻又
甚矣夫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一旦為金人所逐竄
身苟免不啻狐兔之避鷹犬則亦以保養奸回忘
仇事敵賢否不明是非淆亂之所致目書曰予臨
兆民深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又曰予視天下愚夫
愚婦一能勝予觀之金人陷明州帝走温州之事
而益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二

廣義

萬乘之君而有航海之難此天翻地覆屯極
之象也嗚呼險哉公裕之功譬則浸淫之水

迫于岸巔其傾頽奔潰之勢岌岌矣向非公裕寸
土之障則泛濫瀰漫不復可救然則高宗不成擒
于富埒璋者公裕之力也劉
光世呂頤浩蓋亦愧死矣

金羅索陷陝州知州事李彥仙死之

彥仙在陝蒐軍實增埤濬隍益為戰守備遣都統邵
興復虢州金將烏魯來攻彥仙敗之羅索聞之自蒲
解率兵大至彥仙又大敗之羅索僅以身免彥仙度
金人必併力來攻即遣人求兵于張浚已而羅索果
率折可求等眾十萬來分其軍為十以正月旦為始
日輪一軍攻城期以三旬必拔彥仙意氣如常數出

兵與戰既而食盡告急于浚浚檄曲端以涇原兵援
之端素嫌彥仙不奉命浚曰金若下陝則全據大河
且窺蜀矣乃出師至長安道阻不得進彥仙日與金
戰羅索奇其才誘啗百端彥仙悉斬其使力盡城陷
彥仙投河死其屬官居民無
一人降者羅索怒盡屠之

發明

彥仙之守陝州蒐軍實修戰備不少遲緩雖
即兵寡弱亦不暇顧是以綱目特表而出之

未幾受圍危急金誘啗百端悉斬其使毅然正色
誓以必死此其志在徇國有殞無貳固非他人之
比宜乎綱目書其全節與忠臣等也士君子苟明
此理則必不計利害而不明逆順擁兵自衛而不
救君
父矣

廣義

自古媚嫉之人豈惟不能成功亦足以殺其
軀焉目當羅索之攻陝也使曲端不嫉彥仙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二

而出兵援之則羅索奚翅不能取陝哉就擒未可
知也然則曲端他日見殺于張浚其禍實昉于此
可不
戒哉

滕康劉珪免

御史張延壽論其不能憂國使
太后涉險為敵人追迫故也

金以韓企先為尚書左僕射兼侍中

時金方議禮制度企先博通經史
知前朝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中
發明 外邦拜官未嘗書此何以書錄其賢也企先
博通經史知前朝故事乃金之賢相耳故特
進而
予之

二月河北盜鄧瓊降于劉光世

瓊相州人初隸宗澤澤死調戍滑州金人入境戍卒亂殺其統制推瓊為主瓊因誘眾勤王行收兵北渡淮有眾萬餘至和州為金當海所敗遂率眾降于光世詔以為楚州安撫使

以盧益李回權知三省樞密院事○金人屠潭州

金既破江西諸郡乃引兵犯湖南遂陷潭州將吏王曉劉玠趙聿之戰死向子諲率兵奪門而出金兵遂大掠屠其城而去

金烏珠引兵北還

烏珠還臨安縱火焚掠以輜重不可遵陸取道秀州而北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二

金人入東京

權留守上官悟出奔為盜所殺自是四京皆沒于金

鼎州人鍾相作亂陷澧州

金人去潭州羣盜大起相嘗以左道惑眾因結集忠義以捍賊為名自稱楚王改元天載寇澧州陷之

周望棄軍走太湖金人大掠平江

金游騎至平江周望奔太湖知府湯東野棄城遁烏珠入城縱火焚掠死者五十萬人得脫者十之一二烏珠遂入常州鎮江府

發明

直書棄軍罪辱君命也走者匹夫輕身之事賊之也大掠斥之也周望奉詔留守復擁精

兵又非弱固不可以敵強之比而乃棄君逃遁繼敵大掠其罪可勝誅乎書望棄軍走所以著其效匹夫之行偷生苟免而不知命之罪也人臣觀此庶知愧矣

三月遣使迎隆祐太后于虔州

帝謂輔臣曰朕初不識太后自迎至南京愛朕不啻已出今在數千里外兵馬驚擾當亟奉迎以惟朕朝夕思慕之念遂遣盧益及辛企宗潘永思等奉迎于虔州

孔彥舟獲鍾相送行在誅之其黨楊太復聚眾于龍陽

○盜戚方陷廣德軍

初韓世忠退保江陰潰卒戚方等遂趨鎮江劫知府胡唐老部眾以行唐老怒罵不從遇害方縱兵陷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二

軍德

夏四月張浚引兵入衛間金軍退乃還○金人入潼關

曲端使吳玠拒于彭原敗績端走還涇原

金羅索既陷陝遂長驅入關曲端遣吳玠拒于彭原而擁兵邠州為援金人來攻玠擊敗之薩里罕懼而泣羅索整軍復戰玠軍敗績端退屯涇原金乘勝焚邠州玠怨端不為援大罵之由是二人有隙金人雖勝玠以端全軍退去且入夏遂復還河東

發明

凡走者匹夫輕身之事賊之也是時敵入潼關端當協力破敵共收成功是亦職分之當為目夫何遷延邠州擁兵自固因玠敗績退屯涇原畧無

濟弱扶傾之意則端之罪可勝誅哉考之分注猶以退屯涇原為文綱目變文直書走還所以著其效匹夫之行深貶之也

帝還越州

金人退帝將西還召羣臣議駐蹕之所呂頤浩曰將來宜駐浙右徐圖入蜀范宗尹曰苟便入蜀恐兩失之據江表而圖關陝則兩得之帝曰善遂發温州至越州下詔親征巡幸浙西尋升越州為紹興府

韓世忠邀擊金烏珠于江中大敗之走建康復引兵襲

世忠世忠敗績烏珠遂趨江北

初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烏珠師還擊之及烏珠由秀趨平江世忠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二

不就遂移師鎮江以待之金師至江上世忠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烏珠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復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王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烏珠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眾虜烏珠之壻龍虎大王烏珠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沂流西上烏珠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艦艘大艦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烏珠窘甚或曰老鸛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烏珠從之一夕渠成凡三十里遂趨建康岳飛以騎三百步兵三千邀擊于新城大破之烏珠乃

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于黃天蕩太一軍江北烏珠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豫以鐵鏈貫大鈞投使者明且敵舟謀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鏈一艇則曳一舟沉之烏珠窮感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烏珠語塞又數日未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烏珠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蓬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于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檣槳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若蓬則不攻自破矣烏珠然之刑白馬以祭天及天霽風止烏珠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烏珠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烟焰蔽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烏珠遂濟江屯于六合縣世忠以八千人拒烏珠十萬之眾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二

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發明

江中之勝世忠以八千人破烏珠十萬之眾相拒四十八日向使天或祚宋而閩之鄙夫

不獻禁舟之策則女真之全軍必沒而華夏之丕風庶幾少振矣世忠甫敗烏珠濟江而敵得以長驅北歸此固南北之大幾也然金人自是喪膽不敢復渡長江世忠之功顧不偉哉雖然宋以八千之兵能破十萬之眾苟或合諸將之兵併力而北則中興之業易于反掌宋人不能奮理義之勇諸鎮不能修連帥之職金兵初退視為苟安不得播故文于陝之蒲解恐怒金人不得屯戍卒于河之東西恐妨和議而但今年增歲幣明年貢方物以國之大仇置之度外以金之侮慢安于固然兵哀將老生失事機高宗不能奮之于前孝宗不能振之于後不過易君臣之稱為叔姪之號上下相安

恬不知耻殊不知國之所損者亦多矣豈不
深可惜哉綱目書此始焉喜之終焉惜之也

廣義 嗚呼世豈可以一時之成敗利鈍論人物哉
惟當要諸久可也然以一時成敗利鈍論之

雖偏人販夫皆可得而言矣惡在其為品藻耶若
論其功業于悠久而不在于一時之成敗利鈍然

後知敗者乃其所以為成也鈍者乃其所以為利
也觀夫世忠邀擊烏珠之時駐軍青龍江灣海口

其意即欲一鼓擒之及事不就遂移師鎮江其料
敵其設伏若善射者之中的無毫髮爽然而不勝

者失于知者之千慮也夫豈其罪哉世忠可謂出
當時諸將一頭地者也君子烏可以一時之敗績

而遂敗其功哉臣意世忠雖不能成功于一時而
自是之後烏珠卒不能窺江而延南宋一百五十

二年之祚者誰之力也昔者張巡之守睢陽獨嬰
孤城以寡禦衆力竭死賊識者謂其雖不能成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二

三

于一時而唐得全江淮財用以濟中興者巡之功也
孰謂濟高宗之中興者不由于世忠江上之敵績也

還趙鼎為翰林學士辭不拜呂頤浩免

初御營使本以行幸總齊軍政而宰相兼領之遂專
兵柄樞府幾無所預頤浩在位尤願恣中丞趙鼎嘗

疏論之及聞韓世忠敗金人頤浩請帝幸浙西下詔
親征帝將從之趙鼎以為不可輕舉頤浩惡鼎異已

改鼎翰林學士鼎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乃上言
陛下有聽納之誠而宰相陳拒諫之說陛下有眷待

臺臣之意而宰相挾控沮言臣之誠堅卧不出上疏
論頤浩過失凡千餘言頤浩因求去詔以頤浩倡義

勤王宜從優禮乃罷為鎮南軍節度使醴泉觀使而
復命鼎為中丞論之曰朕每聞前朝忠諫之臣恨不

之識今於
卿見之

發明 詩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
論雖不定但王不用善而淪胥以至于敗矣頤浩

專權自恣惡聞善言而趙鼎上疏力劾畧無回隱
由是改鼎翰林學士既辭不拜改鼎吏部尚書復

辭不就然則頤浩以官加鼎者非公議也特恐其
論人而以官啗之耳曾謂君子而可以貨取乎趙

鼎再疏劾之頤浩竟罷相位豈非君子而不同
者哉故夫書還趙鼎為翰林學士所以明其以官

而相誘書鼎辭不拜所以嘉其不入于其黨書呂
頤浩免所以誅其有過之可免

綱目是非之權衡此類是矣

廣義 分注云趙鼎論頤浩過惡千餘言而高宗即
從之以免頤浩可謂勇于聞善矣大非寵信

汪黃之日也中興之
業庶幾其可望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二

三

留守司統制牛皋追敗金人于寶豐

金人犯江西者聞烏珠北還亦自荆門引去留
守司統制牛皋潛軍邀擊敗之于寶豐之宋村

五月以范宗尹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張守參知政

事趙鼎簽書樞密院事○岳飛襲金人于靜安敗之

烏珠既濟江金人在建康者大肆焚掠執李悅陳邦
光等自靜安渡宣化而去悅道死邦光歸于劉豫岳

飛邀擊金人于靜安鎮大敗之初杜克之敗也其將
士潰去多行剽掠獨飛嚴緝所部不擾居民士夫避

寇者多
賴以免

王綰罷○以翟興等為荆湖淮南諸路鎮撫使分地處之

時京東西荆湖南北淮南諸路盜賊蜂起大者數萬人據有州郡朝廷不能制范宗尹言于帝曰羣盜皆為合之眾急之則併死力以拒官軍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可以漸制帝善之乃以程興等併為鎮撫使分地界馬騶興河南府孟汝唐州趙立楚泗州連水軍劉位滌濠州趙霖和州無為軍李成舒蘄州吳翊光黃州李彥先海州淮陽軍薛慶高郵天長軍未幾又授陳規德安府復州漢陽軍解潛荆南府歸陝州荆門公安軍程昌寓鼎澧州陳求道襄陽府鄧隨鄂州范之才金均房州馮長寧順昌府蔡州軍興聽便宜從事俾立顯功許以世襲然李成薛慶輩起于羣盜程興劉位土豪李彥先等皆潰將既無統屬有急又不遣援故諸鎮鮮能自守未幾求道與劉忠等戰敗沒又命孔彥舟為辰沅靖州郭仲威為真揚鎮撫使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二

金人圍楚州

金連蘭圍楚州急趙立命撤廢屋城下然火池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鉤取投火中金人選死士突入又將殺之乃稍引退至是烏珠將北歸以輜重假道于楚立斬其使烏珠怒乃設南北兩屯絕楚餉道

六月周望有罪連州安置

侍御史沈與求論之也

罷御營司以范宗尹兼知樞密院事○滌濠鎮撫使劉

位為盜所殺

發明 劉位乃土豪耳既無折衝之才又無御眾之術以為鎮撫取敗之道也况諸鎮擁兵自固

有急不相救援未幾或為盜殺或為敵取皆不能保有土地以藩王室范宗尹之謀豈不誤哉直書則位之有愧是職亦多矣

張浚罷其都統制曲端

浚雖重用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乃使張彬詣渭州察之彬至謂端曰今兵合財備羅索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于我我今反為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獲彼不得耕獲必取糧河東則我為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弊乃可圖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還白浚浚不以為然及烏珠留江淮浚議出師境之端曰平原廣野敵便于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水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後十年乃可浚積前疑遂以彭原之敗罷端兵柄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二

再敗海州團練副使萬安軍安置

發明

雖然前書命浚便宜黜陟則是君既命之非專也雖然讒間之言難入而易惑苟非至明無疵者鮮不為其所移故曰浸潤之譖庸受之想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浚雖重用曲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茲因議事不合由是罷黜萬安則浚聽德之聰豈不亦少虧哉噫浚以碩德重望尚以積疑而忌曲端則他人之劣于浚者其不信人之讒幾希矣罷之猶可他日殺之則又甚焉故綱目直書浚罷而不去其官所以明其無罪也

戚方降于張俊秋七月以岳飛為通泰州鎮撫使

諸將討戚方飛與戰數十合皆捷方遂降于張俊還盛言飛可用乃以飛為通泰鎮撫知泰州飛辭乞

淮東一重難任使收復本路州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可次第而復不聽

發明 飛且因以薦之也雖然今日薦飛者俊也他

日忌飛者亦俊也是何好惡之不倫乎然今日之薦飛者公義也他日之害飛者私意也蕭何始薦韓信而終如韓信此小人之心始薦之者已之位尚高于彼也終如之者已之位反卑于彼也位卑則譏忌之心生譏忌之心生則謀害之意作是以君子小人之不容並立焉目綱目特書于冊其所以謹微之意亦深切著明矣

金烏珠引兵趨陝西

時張浚以金兵萃淮上懼其復擾東西謀牽制之欲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其虛烏珠聞之遂自六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二

合引兵趨陝西金主亦以羅索專攻陝西所下城邑旋復拒守因其請益兵命鄂爾多往監其軍

張浚遣兵復陝西軍州

趙哲復鄜州吳玠復永興軍其餘州縣多迎降

金徙二帝于五國城

金將帝劉豫乃徙二帝于五國城去上京東北千里從此踰月太上皇后鄭氏崩洪皓自雲中密遣人奏書以桃梨栗麵等獻二帝始知帝即位之實

發明 前已書金廢上皇為昏德公靖康帝為重昏侯而此不書者不欲重言以諱內惡也然二

帝獨無罪乎二帝服為臣虜偷生忍辱其罪已不言而可知矣綱目書法如此猶為中國諱之耳

建人范汝為作亂

時方艱食民從之者甚眾州遣兵出戰為所敗賊勢滋盛統制李捧捕之官軍大潰而遁詔福建安撫使程邁會兵進討時汝為已破建陽乃移命神武副軍統制辛企宗討之

八月以謝克家參知政事○隆祐太后至越州○承州

鎮撫使薛慶與金人戰于揚州敗死○盧益罷○以桑

仲為襄鄧隨郢鎮撫使

范宗尹念鄉國被禍請赦仲罪而授以官從之

九月金立劉豫為齊帝

初金主聞帝如東南遣尼瑪哈南伐諭之曰侯宋平當援立藩撫如張邦昌者及烏珠北還眾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豫以重寶賂達蘭請立已達蘭許之乃言于尼瑪哈未之許高慶裔說之曰吾家舉兵只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則立張邦昌今河南州郡官制不易者豈非欲循邦昌故事邪元帥益不早建議而使思歸他人也尼瑪哈從之乃遣使即豫所部咨軍民所宜立者眾未及對豫鄉人張浚請立豫議遂定達蘭以聞于是金乃遣慶裔及知制誥韓昉備置丞相寶冊立豫為大齊皇帝世修子禮奉金正朔置丞相以下官九月豫即位都大名府以張孝純為丞相李孝揚為左丞張東為右丞鄭億年為工部侍郎李儔為監察御史王瓊為汴京留守子麟為提領諸路兵馬兼知濟南府弟益為北京留守冊其母程氏為皇太后妾錢氏為皇后改明年為阜昌元年朝廷聞之凡偽仕于豫而其家屬在東南者悉厚加撫卹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二

發明 立者不宜立也金舉號斥之也斥金則斥劉

豫矣豫叛君背國君父于金苟焉無恥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况區區河南數郡而又為金

立者乎豫之僭立固無足言者自是而後削去其偽齊之號而稱劉豫所以不予其為僭國也綱目誅亂討逆之旨亦甚嚴矣

光黃鎮撫使吳玠棄城走

以李成兼領光黃

詔劉光世督諸軍救楚州光世不進鎮撫使趙立死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二

楚州陷

楚州被圍久立遣人告急趙鼎欲遣張俊救之俊辭不行乃命劉光世督淮南諸鎮救楚州李彥先首以兵至淮河扼不得進揚州郭仲威按兵天長陰懷顧望光世將王德鄰瓊多不用命惟岳飛僅能為援而衆寡不敵帝覽立奏以書趣光世會者五光世迄不行金人知外援絕進攻東城立登燈道以觀飛礮中其首左右馳救之立曰我終不能為國殄敵矣言訖而絕金人疑立詐死不敢動越旬餘城始陷立為人木強不知書忠義出天性仇視金人所俘磔以示衆未嘗獻賦也事聞贈奉國節度使諡忠烈

發明

書不進罪不急君也楚州受圍五月糧盡援疾之可也夫何頓兵不進遷延坐視其逆命不忠之罪著矣故書不進以深貶之趙立之守孤城竭

力備禦中礮而死可哀也已苟天假之以年則楚州安得而遽陷乎立乃武人且不知書前書起兵復徐州又書將兵勤王又書死之則其始終心朱切矣故綱目特以全節予之噫一武夫尚能全節如此矧當時士大夫之叛逆者寧無愧乎此綱目褒貶之至公書法之深意耳

張浚使都統制劉錫帥五路之兵與金羅索大戰于富

平敗績浚退軍秦州

浚間烏珠將至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偃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畧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七萬匹以錫為統帥迎敵決戰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則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閣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未可浚曰吾寧不知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二

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為是耳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且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亦不從遂行次于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徒已而羅索引兵大至與柴囊土籍淖平行進薄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鉄騎直擊趙哲軍他將不及援哲因離所部其將校望見塵起遂驚遁諸將皆潰敵乘勝而進關陝大震浚時駐邠州督戰既敗退保秦州召趙哲斬之而安置劉錫于合州令諸將各還本路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之自是關陝不可復論者咎浚之輕師失律焉

發明

春秋莊九年書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傳曰內不言敗此言敗者為與仇戰雖敗亦

榮也張浚此舉雖違眾議而有輕師失律之愆然以復仇舉事則此戰為義戰雖曰敗績而其義聲充滿于天地之間矣前書治兵興元以圖中原此書帥五路之兵與金大戰則其復仇之義徇國之心表表然者夫豈因其功之不成而遂少賦之哉使天或祚宋其志得行華夏之氣寧不由是大伸乎觀綱目之所書其予之意蓋可見矣

廣義

孔子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千古用兵之格言也張浚興復之志可謂銳矣惜其不講

于此而卒以取敗夫金人之善用兵者莫過于烏珠是誠勦敵也當其將至之日諸將皆曰未可輕舉者必其鋒之未易當也然凡事本乎人情通乎物理則用力少而成功多况行師之大事乎今也張浚平生興復之志在此一舉實國家之命脈生民休戚之所關也奈何執物偏見不聽偏禪之說而致變起不虞反以敗衄之罪歸諸他人而使興復之志不得伸者其悔可勝言邪故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然則為將者文事不可以不講

淮陽鎮撫使李彥先引兵救楚州不及敗死○冬十月

金人縱秦檜還

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達蘭為其任用達蘭信之及南侵以為參謀軍事又以為隨軍轉運使達蘭攻楚州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連水軍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奪舟而來欲赴行在遂航海至越州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疑其與何桌孫傅等同被拘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從軍達蘭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安得

與王氏偕惟范宗尹及李回二人素與檜善盡破羣疑力薦其忠檜入對首奏所草與達蘭求和書帝謂輔臣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遂拜禮部尚書先是朝廷雖數遣使于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仇息兵則自檜始蓋檜首倡和議故達蘭陰縱之使還也

發明

秦檜之還前史皆書秦檜歸自金為文綱目特書金人縱秦檜還者徇名責實也蓋檜執

于金守衛甚嚴况自燕至楚二千餘里踰河越隘關津既多檜之夫妻寧能高飛遠舉駕空憑虛而歸之歟此由賊檜陰主和議見悅女真而伴縱之還耳故綱目變文直書金人縱秦檜還不以小人陰謀之故而遂與之曲諱原情誅意其若嚴矣當是時朝廷雖數遣使于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仇息兵則自檜始也故綱目于檜之還特書于冊者其謹于微之意深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七十二

以李回同知樞密院事○淮寧鎮撫使馮長寧叛附劉

豫○十一月趙鼎罷

上欲以副都統卒企宗為節度使鼎言企宗非軍功持不下帝不樂遂罷鼎提舉洞霄宮欲申企宗前命謝克家曰如此是使鼎得名企宗得利而陛下獨負謗于天下後世也

廣義

高宗當厄難之際以一言忤旨而罷國家柱石之賢臣可謂不知務者矣

以富直柔簽書樞密院事○金人復陷涇原諸州郡

金人既陷涇原遂取渭州鎮戎軍環慶叛將慕洵復引金兵陷環慶

日南至帝率百官遙拜二帝

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禮其後正且亦然

發明 長至之節送賀二帝則高宗于天性之恩亦非怒然罔念者然卒致二帝不還侵疆不復

大讐不報王業偏安何耶蓋由苟免之心勝姑息之政多而無憤悱自強之志耳苟有人心者必思父兄妻子陷溺窮荒冬至令辰弗克相會嗣是宵衣旰食卧薪嘗膽積粟聚兵以圖恢復斯可謂之大孝也今而隆之以虛禮飾之以虛文則亦何益之有哉據事直書其義自見

以王彥為金均房州鎮撫使

時所在盜起加以饑饉無所資食惟蜀富饒巨盜往往窺覲桑仲既陷均房遂乘勢直搗金州白土關眾號三十萬仲彥舊部曲也以申牘請于彥曰仲于公無敢犯願假道入蜀就食日彥遣統領閔立為先鋒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七十二

擊之賊銳甚立戰死將士失色或請避之彥叱曰柩相張公方有事關陝若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敢言避者斬即勒兵趣長沙平沮水據山設伏以待仲見官軍少蟻附搏戰彥執幟一麾士殊死關仲敗走彥休士進擊追奔至白磧遂復房州張浚以彥為金均房州鎮撫使

張浚軍興州遣吳玠守和尚原以拒金

浚聞金人入德順軍乃退保興州時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間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隘險堅壁

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請即奉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眾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聚兵阨險于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山大潭孫奭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于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

十二月金人寇熙河副總管劉惟輔死之金羅索卒

金人掠熙河惟輔擊敗之殺五千餘人已而復至惟輔顧熙河尚有積粟恐金人因之以守急出焚之為金人所執梓以去惟輔大呼曰斬即斬吾頭豈汝梓耶顧坐上客曰國家不負汝一旦遽降敵邪即閉口不言而死所部亦多不屈被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七十二

發明 金人之寇熙河惟輔竭力守禦及其被執梓也凜然忠義之氣死而猶生其志可尚故綱目以全節予之至若羅索之卒即書于下者所以明天道昭然特假手以償好殺之心耳謂天道之遠而可忽邪後之代人國家者可以鑒矣吁

定差役法

帝在河朔親見閭閻之苦嘗嘆知縣不得其人一充役次即至破家及即位深加講議乃定差役法以二十五家為一保十大保為一都內選才力高富者二人為都保主一都盜賊烟火之事其次有保長若品官則一品限田五十頃至九品五頃免差子孫蔭盡則同編戶太學生及得經解省試者許募人充役軍丁女戶及孤弱悉免

金人大索客戶拘殺之

金密諭諸路令同日大索兩河之民及拘行旅于道
凡三日而罷應客戶並籍入官刺其耳為官字鎖之
雲中及散養民間立價鬻之或驅之于韃靼諸國以
易馬蓋既立偽齊以舊河為界恐陷敵者逃歸豫地
故爾樂壽縣得客戶六十八人誤作六百八人以報
尼瑪哈必責其數縣官執窮民以足之被掠歸雲中
者不令出城無以自活士大夫往往乞食于途
尼瑪哈見其多恐或生事聚三千餘人坑之

發明

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無惻隱之心非
人也殺者殺無罪之辭客戶者皆兩河之民

不幸宋室陵夷淪沒外域又從而拘殺之抑何義
乎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金雖敵國亦當念胞與之
義而愛之何乃驅兩河之平民肆無辜之殺戮也
是乃無惻隱之心安得謂之仁哉此其終于外邦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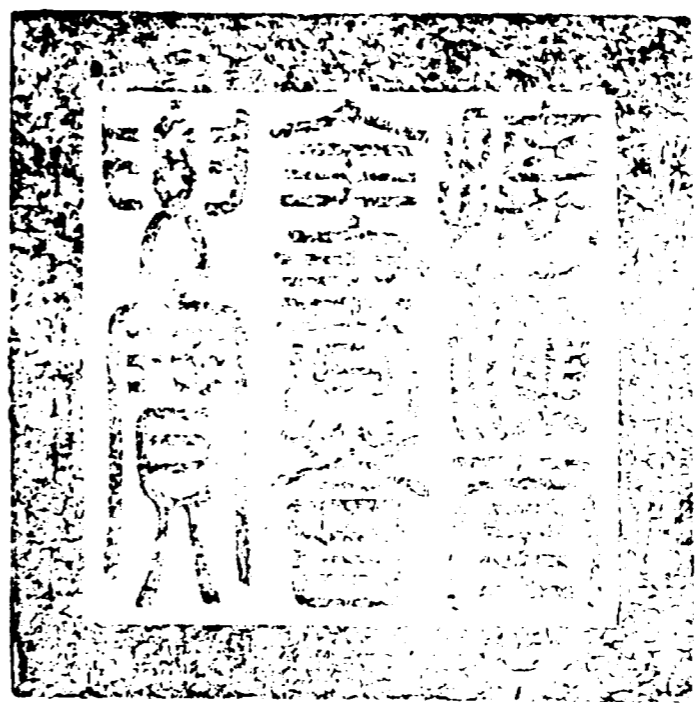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二

而不能為中國之主也綱目不曰索而曰
大索不曰殺而曰拘殺所以直著其暴耳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二



總校官候補中允 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 臣章宗瀛

謄錄監生 臣常安